#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貳拾玖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叄輯·貳拾玖册目録


群談採餘十卷 〔明〕倪綰輯 一
夢園瑣記十二卷 〔清〕方濬頤撰 四七九
風世類編十卷 〔明〕程時用撰 六四一

# 群談採餘十卷

〔明〕倪綰輯

明萬曆二十年倪思益刻本

# 群談採餘序

孔門論道始於博學終於篤行易象大畜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君子於道未有不由知而行者世之冥行徑趨叛經拂理者多起於不知而知之未至由於識之未廣耳余友白窓君少穎異專極群書每與朋儕講學論道種種千言根極要領至談時事計成敗策始終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然予退嘗心服其能而知其適於世用也在黌校廿餘年每試輒冠諸生踐棘闈凡若干次以數奇竟不入彀遂拂衣求退退而益鋭意于博古之學凡昔人前言往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及天時人事草木禽魚灾祥寒暑之變悉討論而備録之名曰群談採餘曰群談者乃前人所嘗言也曰採餘者推其未盡之意而發之也録成屬序于余余取而讀之見其確而有據雜而不繁足以備鑒戒而垂法程長智慮而開蒙惑可以傳矣余詢其故謂自業舉子業時即嘗究心於此至于退而老不忍釋手焉乃知其少壯時與朋儕論學談當世之務不遺錙銖尺寸者由于此也用益知此書之有助于人而畜德之本於多識約禮之始于博文古聖賢之垂訓若揭日月而行天耳夫學由識充識由聞見廣今觀白窓處家交友律身行已動無尤悔進不競時退不

餒志終能訓迪其子謙菴克成家學取高第為名司理非其效乎謙菴以經術餙治卓有長識理劇郡而民自不冤其所得於斯書亦既多耳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又曰鑒於水者可知美惡鑒于往者可知興亡予故知是書之可傳而為之序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

友人陳奎序

# 群談採餘序

語有之書非盡言之器夫道以言彰且曰靡盡況於無書道胡以載孔子之時大道有墳常道有典索以求義丘以聚賾既要且備猶然刪約讚述罔遺餘力則莊周所稱察古人之全能備於天地之美者乎未學膚受聞陋見寡藉口反約甘心面墻雖似守其師說或亦許其見鮮而不知自堂徂階庶焉歷奥門墻未至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徒欺我耳善乎余年伯白窓君之言曰不博不約不擇不精彼利涉者楫之既棄筏何以前以此而求濟于淵必無獲矣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矧夫一簣初覆九

仞未至不積土窮源而有能成其山海者乎自時師俗學習為博士家言章句誨詁之外目不得窺耳不得聞甚之獵聲競進捷徑是趨陳言是勦以涉獵為迂談以該貫為廢事白窓君遠志卓識嗜學慕古於理無所不究於書無所不窺摭拾蒐羅久而成帙門分胪別題曰



羣談採餘余因謙菴兄得以遍覽則見森然武庫璨然玉山称多聞識矣至如旁薄宇宙而理皆從心窮極變幻而事悉根理一展閱焉而羲皇之世皆目前梯航之鄉皆掌上古人云鏡明則照源遠則挹高明有驗是書之謂與嗟乎臨川所編元朗所綴不過揮麈之資白窓

君以竹林為沂水蘭亭為鄉雲則二氏尚得為之衙官吾知其逍遥於道真且將與天為徒此書特其緒餘耳謙菴兄於余為同年友理吾郡申宪理枉民有神明之頌將德位日盛名號日彰不可謂趨庭無異聞乃令將以是書付之剞劂所加惠於後學者公矣溥矣則三不朽



之謂也小子識之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年家晚生林承芳頓首拜序

閩晉安倪綰維綏甫纂輯
增城縣知縣樂邑林繼衡 仝校
香山縣知縣晉安鄧思啓

天文

天形混茫孰辯度數然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與天會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近極則天地氣交而為暑日行遠極則天地氣閉而為寒一寒一暑若自為運實日之進退主之晦朔而日月之合則月掩日而日食既望而日月之對則月



亢日而月食曆家所謂闇虛者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躰如燈燭當爐炎之所衝則黑焰蔽光不照其喻切矣天包地外旋遶不停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而不陷不墜其說然乎月中黑闇乃本體渣滓之存不受日彩耳或謂外入之影則月有高下東西影當有變何以隨在不殊山河地影其論謬矣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光耀既散墜而為石者得地氣而凝陰陽幽明之故如人精神既散形亦剄強陰遏乎陽畜極而為風故烈而猛其和而柔者陽盛之極陰不足以遏之也陽伏于陰暴發而為雷故啓蟄而奮其歷冬威藏者陰盛之極陽不足以發之也至於藹而蒸者為雲和而暢者為雨不外陰陽二氣而已

漢高祖定天下置酒沛中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擊筑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守四方至漢武帝幸河東祠後土中流與群臣飲讌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懽樂



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唐溪詩話云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武帝秋風詞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語故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道也

唐備詩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皆協騷雅

宋藝祖皇帝嘗有詠日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正見於詩矣初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上即應聲而作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衆星與殘月蓋宋朝以火德王天下故登極之後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宋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因請韻曰些子兒多遜詩云太液池



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曹希蘊貨詩都下有人以敲稍交爲韻索賦新月曹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稍誰家寶鏡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然終不能勝之

太祖一夜觀新月諸皇子在侍皆命作詩東宮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霄頭雖然未得團圓象也有清光照九州時建文君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皆不懌

章子厚丞相謫雷州因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見之不爲禮已而倚檻看雲厚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僧曰曾有夏雲一詩甚奇子厚令誦之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子厚默然

邵京實閩人務學尚隱所交皆一時清雅惜其唱和散逸惟鍾明德題京實山居十六詠內巫頂飛雲詩云



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古今山亦無語雲無心有人結廬占巫頂白石支頭卧雲影清霄雲起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韓偓字致先嘗作雷公詩云閒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世說云夏侯太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不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故韓偓用倚柱二字有來處　朱文公亦有聞雷詩云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

雄斷苔羣心慈溪黃震曰讀此詩令人感動豈爲龍
大淵輩發耶
蘇東坡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詩云城頭初日始翻鴉陌
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
退空吟氷柱憶劉叉　方萬里云雪宜麥而辟蝗蝗
生子入地雪深一尺蝗子入地一丈玉樓爲肩銀海
爲眼道家語盖黃庭一種書相傳有此說又詩云黃
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



不知庭院已堆塩五更曉色侵書幌半夜寒聲落畫
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方云馬耳山
名與臺相對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
甚險而再和尤佳
東坡再用韻二首九陌淒風戰齒牙銀盃逐馬帶隨車
也知不是堅牢玉無柰能開頃刻花對酒強歌愁底
事閉門高卧定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氷下寒魚漸
可叉　又已分杯酒欺淺懦敢將詩律鬪深嚴漁簑
句好眞堪畫柳絮才高不道塩敗履尚存東郭指飛

花又舞謫仙簷書曰生事業眞堪咲忍凍孤吟筆退尖
方云鄭谷漁簑道蘊柳絮賴此增光而世無異論不
道塩三字作南史詳見詩話退之詩凫尖齊莫並若
若寒則退尖矣李白詩好鳥吟春歌後院飛花送酒
舞前簷又尖二字和得全不喫力此詩冠絶古今非
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王荊公胡澹庵心服屢和
俱壓不倒看來好詩在前似不當和也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廼以詩促之云南征五
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淸興發故人



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預
想來遊須秉燭瓊瑤還襯馬蹄歸識者知公之才力
事功矣
明善元遺老善戲謔能以詼諧諷人僞吳張士誠據蘇
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
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
邀明善咏雪善走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
田地凍殺吳氏都是你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
愧卒亦莫敢誰何

吳文定公原慱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愁高處不勝寒飢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進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閑話頭

太祖高皇帝咏雪詩云臘前三日曉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兆此矣　又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



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遥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之治又見矣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澹抹墻腰月半稜次仲曰甚佳惜未大也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

夏日對雨裴晋公詩云登樓逃甚暑萬象正埃塵對面雷嗔樹當堦雨趂人簷疎蛛網重地濕燕泥新吟罷清風起荷香滿四隣此首是文苑英華句句清切嗔字趂字尤見夏雨之快

韓忠献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云何假嗔雷擊怒桴默然嘉澤浹民區經時亢旱群心駭數月焦熬一陣蘇已發宋苗安在揠再生莊斛不虞枯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若無上句言雲動風行雷行作觧之事斷句言羣心安而神功歛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卒無效霶溢益甚人謌曰禮賢不觧開東閤燮理



惟能閉北門

儒士彭友信有詩名太祖一日微行指虹詠曰誰將青紅線兩條撫雲無雨繫天腰命續彭對云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異之相約詰朝候於竹橋同早朝明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為北平布政使

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将覇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

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于奎占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後歷年多予意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於是　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諒占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於室當時予謂人曰室營室也卄德居申皆指室為太廟吾知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先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太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嗚呼自周至今二千八百餘年而五星聚會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矣此治



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微垣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巳巳熒惑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北方予時在京聞之特夜起視果出紫垣掃五尚書不知何人應此占也未幾白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繼之至五月廿七日天官屠公亦去五尚書之應不爽孰謂天道遠而難稽乎
蘇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雪軟紅猶戀屬車塵兩收九陌登豐後日嚴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王仲至亦和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漢久之蓋漢倪寬川人坡亦川人



俱自揚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渭上乳長七尺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審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倪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愯然坡時尚書亦乘車駕在前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作詩曰煌煌太白出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咸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雖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與堯湯偃禾拔木悟

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脩德
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綱紀內脩政
事仍外攘誓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
為福非為殃願勿徒以虛文禳
謝疊山作五星詩云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覇沛公
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
元至正六年司天監奏稱天狗星墜地始於楚終於吳
遍及於齊趙諸地但不及於兩廣當血食人間五千
日也時雲南王案山忽生小赤犬無數群吠於野占



者曰此天狗墜地有六軍覆境又父老傳
太祖登極後每日市曹殺人之處夜有一大白犬食血
予意徐壽輝韓山童陳友諒明玉珍倪文俊輩俱起
湖湘而南直吳中尤盛其後山陜滇蜀四方俱有甲
兵之禍惟福建兩廣王師到即降以是占之則占驗
人傳之說信矣
嘗聞震澤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圻或以上下不交
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第四星常
不明何也余固不知天文常見其商巫咸謂第四星
名天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不明或變朝廷廢正
樂今桃李冬華兩暘不時歲歲有之却又今之樂果
古之元聲乎太常典樂之官不過脩跡而已果如阮
咸信都芳者乎是可知矣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
據　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梟首又
不應乎聞正德初年彗星掃文昌其後劉瑾一出首
遂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豈非文之厄也乎
湯序善天文占候之術由欽天監小官至侍郎與曹欽
往來甚密天順五年七月偶至太常凌信尚詣家凌



屏人問曰近日天象如何湯曰來年當喋血京師但
不傷社稷凌默記之六年七月某日欽果反都城巷
戰殺人甚多不日平定湯亦以與謀被誅全家謫戍
廣西至今子孫猶習其業知禍而不避者何也抑數
不可逃耶
曾鐸湖廣景陵人康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之初京
師有善占天文六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荅曰文
星在楚魁在湖廣越一月將揭曉復命占之占者訝
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後鐸中會元海

中狀元人事之上應天象如此

宋黃山谷有二十八宿支干之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詩卷掇具餘作此聊奉一咲曰夜閒空簞囓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夸舊業兎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鵾鷄鳴喔喔客来犬吠催煑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地理

天地之氣東南暑熱西北寒凉寒凉之方堅凝高峙故西北多山暑熱之方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潮汐說者不一盧肇謂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爲不刊之見不知天無入海之理日無激海之勢盖亦不知而言也余安道誌潮候甚詳然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又堕盧氏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不知水無從月之理謂與月相應可也臨安志所論爲氣有升降地有浮沉然地本鎭静之物水未有因氣而盈縮者謂水隨氣而往来可也三家之論皆有未盡惟邵子所謂地之喘息似爲得之盖潮汐有形之物非氣以運之水亦不能自行然氣即水之氣一翕一張如循環畧無停機故潮之一往一来應期不爽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茂其勢奔走溪谷合輳回環者其中草木暢茂盖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輳者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之人其峻急

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寛緩深沉者所蓄必多於物無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咏卓筆峰范詩曰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我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雲來衫溪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氣象於此可見

胡曾題呂望釣渭詩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飛熊兆已向斜陽嘆白頭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荊棘余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余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塟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余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哉以謂塟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黙然 出七脩稿

孔墓所多栢樹無禽鳥上中有古洹一株無葉傳聞大改革則發枝葉係孔子手植地亦無野草此多人親歷其地而得其說 高皇帝興時產一枝 世宗誤時產一枝



晉荀息爲大夫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困疲息托物以諷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靈公曰危哉息曰不危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能耕女不能織亦甚危矣靈公乃止

焚書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有人題云焚書秖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黄石讀兵書又章碣焚書坑儒詩云竹帛烟銷帝業虚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碣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爲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王介甫皆有詩歌爭出新意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到者詩曰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閑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别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

種兎辛苦望長年
王介甫兎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兎源種兎者爾來種兎不記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間忽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晋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淚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高齋詩話云荆公説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



人惜用事欠精
陶淵明詩云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黄綺之商山伊人亦聞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暧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儒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異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

舉尋吾契
天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咲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又題博浪沙云一擊沙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揺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二詩俱豪邁出人
韓信嶺有韓苑洛先生踏莎行高嶺連雲寒烟帶雨長楊滿路悲風起將軍墓上草蕭蕭荒祠白日眠狐鼠九里山前未央宮裏凄凉往事煩胸臆烏江卯水兩悠悠東流不盡英雄淚且云欲吊淮陰而原忠之詩



甚婉乃製小詞淮陰欲吊思遅遅已有原忠壁上詩黄鶴樓前無李白西風惆悵寫新詞有揚受堂御史詩云將軍傳首日高帝擊豨年天下誰爲定英雄不自全固知兒女詐豈識赤松賢古廟重經處傷心狗兎篇廟中題咏甚多或咎侯不能如赤松或謂侯不當假王以啓疑或云侯遅疑以招禍不知天下已定勇略震主高帝盖無一日能忘情於侯侯不至於身首異處不已也嗚呼侯之心則如青天白日云近日名公如斛山楊爵詩遥憶當年拒蒯生將軍心事白

分明可憐宇宙無窮恨盡在中宵悲樹聲秋齋周宣云虎鬪龍爭日擾攘英雄堪羨亦堪傷項亡畢竟無他志齊破何疑作假王自是龍顔似烏喙幾曾烏盡必弓藏荒岩一點淒凉月夜夜移光到寢堂

嚴子陵釣臺題者甚多頃見不知名氏者一詩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迹累山樊先生正爾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

嚴本姓莊避顯宗諱改姓嚴子俞子詩云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



宋范文正公謫官過嚴州題釣臺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成功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又贈釣翁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波濤裏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時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関寒驢騾馬雜山猿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騾及牛馬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説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故人不同書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乃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事耶二説雖有然虞邵庵孟像詩云風雪空空破帽温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非唐矣盖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晋時竹林七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驢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數其乘鹿車者後或訛畫爲牛也



且接䍦烏帽晉人所載而唐則巾矣元時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談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稀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之以俟博識

望夫石王建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劉禹錫詩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年初望時後郭功甫一詩善於形容云杜鵑啼血

春林碧妾有離愁思今昔上盡高山第一峰目亂魂
飛化爲石化爲石可柰何淚懸白露衣薜蘿千古萬
古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蟬多漢家天子點征役良人
荷戈歸不得此身未老将何從不似山頭化爲石蔡
蒙齋云此石在處有之世俗相傳以爲其夫出役妻
登其山望之遂僂爲石郭詩正模寫此意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遯跡遊方外與黄蘗禪師同
觀瀑布泉禪師咏一絶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
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



作波濤後宣宗踐大位已先見於此詩矣然宣宗以
後接懿僖之時寓内遂不靖其作波濤之語豈非讖
耶
唐賈島狂猾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度於興化作
池亭島作詩譏之曰破却千家鑿一池不栽桃李種
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人惡其不
遜然此句可以警世但不當施之裴晋公輩
唐韋莊金陵圖詩云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
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謝疊山云臺

城乃梁武餓死之地國亡陵谷變遷人物換世
惟草木無情只如前日此必梁朝所種至唐猶存
無情依舊四字最妙端平北使王撝詩云到處江山
是戰場淮民依舊説耕桑梅花不識興亡恨猶向東
風咲夕陽譏本朝文士不知邊事之危急景定間北
将胡諳議留江州詩云寂寞武磯山上廟蕭條羅伏
水中船垂楊不管興亡事依舊青青兩岸邊亦譏本
朝将相不知國家将亡文臣武臣隨時取樂視危急
如平安無事時也二詩皆從此詩變化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
之誓碑用銷金黄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
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
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
黄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黄門驗封啓
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
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視皆
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
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

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温公呂許公申公皆天
下重望累朝家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
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
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
有罪不得加刑縱有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
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
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
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
天子不及知云云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詩於郵亭曰沙堤築處迎
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底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
自由身此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也胡秘監但
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聞之以公爲己而發遂
有稱快之語聞者咲之

山庄四樂詩宋舒城李公麟所作也一云兆李花開春
雨晴聲聲布谷迎村鳴家家場頭酧酒䑛爲告庄主
東作興黄犢先破東南村二云火雲蔽日當空浮田
頭耨草汗欲流綠竹人寂鳥聲休暫來歇午衆清幽
山妻送餉扇遮頭三云黄雲萬里秋有成村村酒熟
家家迎封羊賽社人不醒醉後鼓腹歌昇平欣然同
樂倉滿盈四云寒風十月雪欲飛居人木榻添紙幃
地爐活火酒頻煨瓦盃不説羊羔肥醉来曲肱歌聲
微

蘇東坡咏村景詞云蔌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繰
車牛衣古柳賣黄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
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高齋詩話云東坡云云參寥
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詩



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咲語聲三詩大同小
異皆奇句也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
生子壻相繼得政鑄寳器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
姓名下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爲魑
魅自此黨論大興人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
墟及金兵入汴見鑄器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
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罪之魁雖後
漢晚唐禍不若是烈也劉文靖公詠安石詩云當年

一線縈匏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
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亦云枝老歸耕白下田青苗
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柰花飛怨杜鵑皆
云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司馬温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
走石群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及碎忽仆
碑下而死
蘇文忠公為司馬公題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
望陶冶童子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司馬公置獨樂園春際草木秀茂許人觀之觀者咸以
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于千而納於公公曰
吾豈少此耶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於是創一
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為兩枝至稍全其
生中格以木斫以示裂奸檜以雪岳之死也乃天順
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為之
趙魏公孟頫挽岳武穆墓詩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
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

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問西湖歌此曲
水光雲影不勝悲
高則誠詩云莫向中河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
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
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處二帝遊魂更可悲
嘉陳延齡年少作岳武穆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
便覺厭膻腥兩宮環珮烟塵迥百戰山河草木青雨
暗靈祠嘶鐵馬月明陰井泣銀瓶凄凉古墓西湖上
老樹悲風不忍聽



趙汝愚題福州皷山寺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
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来朱晦翁
摘詩中天風海濤字刻石人不知趙公詩也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来蘇盖予由貶高安監酒
時東坡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来蘇嗚呼
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經過之地溪翁
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
傳云黃河清聖人生愚謂黃河陰類也宜濁而反清乃
陰干陽下奸上之徵後世遇河清上表稱賀悞矣五

代時黃河清歐陽公謂非聖世之事元末黃河清庚申帝臨朝不樂盖知此意又按黃河發源於星宿海其水本清其後西域諸水合流濁雜泥沙遂不清矣盖河水性急故也

王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兎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楊



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淳祐壬子饒信行經量番陽以邑庠置局有題詩云大成殿下水漫漫堂上盡是經量官孔子回頭碩孟子是你說出許多般咸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等處士人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縱教添一丈也應不似舊封疆時又有詞云宰相巍巍坐廟堂說着經量便要經量那箇臣僚上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久拋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

理宗時賈似道欲舉行推田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



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嶺葛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箋來秪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依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往來此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云

宋韓侂胄寧宗朝以定策功進位太師官至平章威權

隆重朝野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一日過南園山庄趙
師羇偕行殆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究
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
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兩悠悠九重雖竊阿衡
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羇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
牧童咲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內平章胄曰汝
宰相何人柰未識荊童曰公如欲見枉駕草廬欣然
而行至則竹籬茅舍石磴藤床書畫琹棋亦甚整潔
屛間有二律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



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汚趙汝愚羊質虎
皮千載恥民膏血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早買
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徼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
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
愚幼主彰聞悪德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
流杜宇紅　胄韓琦五世孫後為史彌遠誅于玉津
園　胄閱畢勃然變色方欲促駕童報曰主人至矣
乃見一叟龐眉鶴髮深衣幅巾扶節而來年可七八
旬態度閒雅自稱袁處士揖胄進曰貴人光賁有失
秪迎乞恕不恭之罪揖遜而坐胄徐曰屛間之詩何
人所作處士荅曰老樗寫懷二律不意見譏於貴人
也胄曰軍國重事何敢私議處士咲曰太師挾振主
之威操不賞之權群小盈朝國士日非土崩瓦解可
立而待雖欲建恢復之功誠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騷動矣愚意勢倒氷山危如朝露誠孔子所謂不
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太師其審圖之胄面色如
土左右欲兵之胄嘆曰真諒士也扶而去之厥後胄
用師果無功效未幾禍作悉如其言



宋史丞相彌遠欲占育王之寺地作墳衆僧俯首莫敢
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作偈云寺前一塊
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墳不知主何意用是題於
通衢史意遂息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頒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
四句至宋太宗刪繁擇取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頒行天下高宗紹興間復以
黃庭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本朝則立於甬道
至元癸巳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

爾謹以中刑罰 評見考證門
李涉嘗作登山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
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談藪云東坡
一日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款之坡因誦此詩印曰學
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一笑
元翟祐字宗吉錢塘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作西湖四
時望江南詞云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
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　西湖景夏日正
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粧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

鷗　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巒金粟富芙蓉洲
渚彩雲間爽氣滿前山　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
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令賦鍾山詩廉夫立就曰鍾山
千仞楚天西王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
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水勢壓乾坤五岳低
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
值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淦人鄧
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藁既呈中一聯鰲足立四極

鍾山蟠一龍　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為怒
驚死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南京紫金山即古鍾山蔣山也我　太祖陵寢在焉葬
之時掘地數尺見一石龜頸長數寸首足口目皆具
今藏于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則雨久雨而腹下乾
則晴其異如此
太祖嘗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坐已滿回觀惟有
土地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
生何處生曰重慶出對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

府生對一人為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
酒主復移神上坐是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
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
後知　太祖馬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京國子監將成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
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可喚為雞鳴以
然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
看圖上　太祖哂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
之無何一夕為雷所擊突兀處悉平如前猶老人使

爲神土地遂至今無鼠九言為與天合也

國初建宮闕時劉伯温相其地築前湖爲正殿基已立椿水中矣　上嫌其逼少徙於後伯温見而怪之問曰誰所遷耶　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可但後世不免有遷都之舉耳竟如其言

洪武初京師既定　上行視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基笑曰是不能除是燕子會飛入耳燕子者燕國之子指太宗也

洪武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



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哭問故曰吾夫爲國死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出我右故哭之　上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　上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壼之墓遂命掩之

孝陵城西門内有吴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多取給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遲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故其人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來無足怪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礱碑陰鋸紋朗朗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其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此事二公相類皆可爲戒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不可得一日常作一詩及書契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



亭禊事今非晉兆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不敢受即日還之

成化杭州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欲竊之乃自撰文爲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其年余家有碑以紀漣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可驗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貧賤得不爲盗也耶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

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
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塟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之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貲翁許之乎張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塟之明年清明拜墓國瑞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



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醞相與款洽幾日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讌之酒五行輦錢三百緡寘之阼實纁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賸請以此爲翁壽翁愕然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塟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予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撑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客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死不悔聞二人之風可少愧矣

正德年間江西士夫郭某者有女善於詩詞一日嫁女過湖阻風於安仁舖時都憲王守仁亦阻風至此閑中以石牛山爲題作一絶云安仁舖内倚闌干遥望



孤牛俯在山下句搜求終不快意問此處有文人才子能續者賞之其女聞之即續下句云任是牧童鞭不動田園荒盡至今閑時寧藩肆虐百姓逃亡田園多至荒棄者故此言及之守仁見詩大喜仍命作石牛律詩云怪石崔嵬號石牛江邊獨立幾千秋風吹遍體無毛動雨洗渾身有汗流嫩草平抽難下嘴長鞭仍打不回頭至今鼻上無繩束天地爲欄夜不收詩上守仁羡之命備綵幣送過湖完親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京之北其中有

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鈎闌甃栞奇堀玲瓏又
有飛閣曲房欒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圍又
有老樹壽藤葱青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
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
曰樂哉茲野翁費直錢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曰
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
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
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
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蹶然



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
子孫作馬牛矣

弘治間海寧陳玉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
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娥眉正
少年

吉州趙某嘗於城外隆慶寺建塔十三層規模壯麗其
聚斂以百萬計時有詩云仁山寶塔寶崔嵬那是君
家把出來百萬貫錢民骨髓十三層土禍胚胎一堆
空積無情木萬劫難銷入巳財浪說天花誰得見只

聞平地一聲雷至咸淳庚午年爲火所焚文山有詩
中兩句云四城扶起吳胥眼一柱燃成漢卓臍

夏桂州白鷗園改賜陶真人閩人胡龍江題云相公御
賜是何年又見真人築墓田行過隣家乞薪火竹籬
茅舍只依然

嘉靖羅念菴狀元作赤壁賦詩云五百年來續此遊水
光依舊接天浮排徊今夜東山月恍惚當年壬戌秋
有客得魚臨赤壁無人載酒出黃州詩成一望諸山
寂孤鶴橫江掠小舟



嘉靖作天河釣叟詩云長竿百尺倚天浮坐泛仙槎犯
斗牛光拱衆星爲玉餌象垂新月作銀鈎掣開雲漢
三千丈鈎住江山億萬秋相遇玉皇如有問綵綸今
屬大明收

崑山之俗以八月十八日爲潮生日合邑往東門觀潮
弘治甲子顧昂臣觀潮詩云海若鞭潮出海門霆奔
雪捲帶靈氛六鰲駕撼三山動萬馬聲傳百谷聞應
織更期人似玉往觀誰使女如雲傳巖舟楫真時用
康濟功成日未曛明年大魁天下

晉郭璞錢塘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風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都天目乃主龍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是非

晉郭璞遷福城記桑田爲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當見其害更重着衣周廻重載鄭國歸朝重闕烏待烏出木空千載不昧前有雙眉重施粉黛溪澗水來盡歸



于海主揖其客客住主在穩首東日高山鎮寨本自添金因成右允但其蛇影莫知坐亥事過方知知而未會龍山高山光照其代巧婦能裁得令人愛者解脩心得其終倍市龍放火聚集磊磊有一老翁手把竹筒重添新牢在言不在銘曰太康之載遷插甌基四色牢城層巒三徑洪許南流瑞龍地應其主螺女現對花峰千載不雜世代興隆諸邦萬古繁盛仁風其城形狀如鸞似鳳勢氣盤拏遇兵不鏜遇荒不掠逢災不染其甲子滿廢而復興太康三年（晉武帝年號元年庚子二年辛丑三年壬寅）太守嚴高圖越王山南之形勢以咨郭璞璞曰方山秀拔于前三山環峙于後八百年後大盛又有讖曰中間岸兀創危亭八百年前兆此名天降元精如漢佐岳陶靈氣似周臣中抵不見容舠路古渡應無病淡人好是褰裳待今日晉浦坊中人挾生（按三山志嘗有人得石刻於城南釣龍臺其文如此也）

時令
立春日貼宜春於門王沂公曾書皇帝閣立春帖子云
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寫宜春
中宗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
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蕋之先開
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
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揷頭上平一左右交揷因
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飮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
蕭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

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
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嘆美
唐明皇在東都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
絶結綵繒爲燈樓中間高五十丈垂以珠玉風動鏘
鳴燈有龍鳳虎豹之狀士民縱樂初止三五夜又增
十七十八兩夜當時惟王右丞摩詰奉和御製一詩
括盡時事詩曰玉路笙歌滿春城刻漏長遊人多晝
日明月讓燈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
樂百福迓名香仙妓來金殿都人繞玉堂定應偷妙

舉從此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願將天地
壽同以獻君王
唐開元中元夜以黃柑賜近臣貴戚謂之傳柑宴宋時
亦襲其事蘇東坡元夜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
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下又有傳柑遺細君唐
人作元夕觀燈詩云三五成佳夕長安樂未央月華
侵晝影火樹艷春光花覆天街上星臨閣道旁大脯
隨地賞廣樂自天張禁弛金吾肅更分玉漏長雕輿
公子侍寶馬少年行御燭移龍照吹簫集鳳翔燈搖

環珮影風散綺羅香地接宜春苑人遊不夜鄉太平
真有象歌舞頌時康
蘇味道正月十五夜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
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佑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
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製上元詩如何使故事
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
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妙於使事詩曰雪消華

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
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
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
又添一杯王和甫和云鑾輿清曉出瑶臺羽衛瞻迎
扇影開鳳闕張燈天上坐鷄撫獻曲海邊來脩文可
咲秦無策舐賦休誇楚有才星漢未斜鈞樂闋居王
宣示萬年杯
梅窓老人有元宵詞乃阮郎歸調用四文體詞曰皇州
新景媚晴春春晴媚景新萬家明月醉風清清風醉
月明人遊樂樂遊人遊人樂太平御樓神聖喜都民
民都喜聖神



宋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有陳
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
貧家一盞燈夫妻相對哭太守風流知不知猶恨笙
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洪武初張行中仁和人為刑部主事詞翰清麗有次韻
元宵詩云月到中宵午漏深青衫羅薄露華侵鰲浮
仙島春無際人下高樓醉不禁大地金蓮分夜色上

方玉燭慰民心歸來更有傳柑宴坐列宫釵十二金
太祖甞誦唐人李元甫上元詩吟哦不絶詩曰南朝天
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
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
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安不忘危之心也
永樂己丑元宵令臣民赴午門外觀燈上御午門御製
使儒臣奉和時許應制諸作以侍講陳敬宗五首為
上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
萬民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



及詞臣二紫禁蹕鍾静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盖萬
炬綴金蓮瓊禮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
過玉堦前三劍珮青霄近峰巒翠洛重花明金幄月
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遥聞歌吹發
五色慶雲中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川星彩
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霄朗鸞吹叶氣和臣民涵聖
澤齊作太平歌五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
斗轉珠闕倚天開歡合春聲偏恩從淑氣回願歌漁
藻詠長奉萬年杯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賞花釣魚賦詩詩曰
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呂端時叅知政
事賡以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
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如此自趙元昊叛
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再脩故事御製詩
云晴旭暉暉花蘂開氤氳花蕊好風來遊絲捲絮縈
行仗墮萼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潑剌鶯留深樹
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遊觀近侍陪王介甫
和云陰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

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蕊暁含風浩蕩戲鱗晴
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蘇魏
公語錄云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皆屬和
而詩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諸公和篇皆押徊字詩
罷再就坐教坊進雜劇為數人尋稅第者詣一宅觀
之至前堂觀訖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
東西序環顧而不去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咲
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
韓魏公時為首相是日微陰寒應制卒章云輕雲閣雨

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
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
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
遊宴太頻上為之咲
宋真宗朝賞花釣魚一日臨池御釣久而魚不食羣臣
應制丁謂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真宗稱賞羣臣以為莫及
李宗愕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一詩云
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

去恰似當年下第歸上覽之特詔預宴既出改官
楊億初為光祿丞不預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語諸館閣
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
由到始覺仙凡逈不同上聞之詰所司不召之故左
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
食人家插柳滿簷男女亦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
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人皆至塚上添土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帳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絶曰
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
醉青塚兒孫幾箇知二詩同意但賈賊知人生無錢
故乃躭樂葛嶺不知蒞蒞報國非可以此意比也蘇
詩既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且不見梨花
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為兎花爛熳更佳
晏殊字同叔好吟詩凡門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
和其示張丞王校勘詩云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
徑獨排徊春寒不定班班兩宿醉難禁灩灩盃無可

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来遊梁賦客多風味莫
惜青錢萬選才詩話云王琪有大明寺一詩公大加
賞後召至同飲因言得句如無可柰何花落去未能
有對王應曰似曾相識燕歸来公甚喜遂辟置館職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吟曰茸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
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遥指鄉關涕淚漣茸母草
名北地寒食則茸母生詠此詩令人至今愴然
宋乾道中高宗與孝宗遊宮中後園好花異木開豁心
目太上倚闌適隻燕掠水飛過有旨令曾覿進詞遂

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
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体態狂為
憐流水落花香啣将畫梁
舒芬狀元咏遊春詩云金鞍寶馬去遊春石有清泉花
有香絲柳依依千緒緑竹松欝欝四時新麹樽酒酌
情偏好土脉陽回地里中单作馬鞭鞭馬走木橋流
水響嫠嫠
梁貢父會燕京人大德初為杭州總管作西湖送春木
蘭花慢詞云問花花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笑春色三

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咲但相逢樽酒
莫相催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
高臺烟樹渺吟懷栟一醉留春春不住醉裏春歸西
樓半簾斜日怪啣春燕子却飛来一枕青樓好夢又
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天仙子張子野作送春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
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
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来花弄影重
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古今詩話云有一客問張子野曰人皆目公爲張三
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
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来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
倦花影柳逕無人墜絮飛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
又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
長短句云雲破月移花弄影又隔墻送過秋千影並
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苕溪漁隱云細味二說當以
古今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玉樓春宋子京詠春景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



紋迎客棹綠楊烟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
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
且向花間留晚照遯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詞章
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謂其侍者
曰尚書欲見雲破月移花弄影郎中耶子野屏後呼
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筭子詞云有意送春歸
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来何事休歸去目斷楚
天遥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似愁點點飛紅雨

嘉靖初吳人唐子畏有花前對酒歌云九十春光一擲
梭花前拍手唱山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
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
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明年花開又一枝明年来
看又是誰明年明日花開否今日今年誰得知天時
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
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来
人生不向花前飲花咲人生也是呆　又云人生七
十古来少早除幼年晚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



憂愁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
前有酒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間錢多賺不盡
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一生到底恐難
保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一課埋青草草裏高低多
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二作與上意同但此公詞多
悲慨詩畫雖工因讒致弃壽亦不永

四月初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
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而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
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峰和尚偈云

吼聲未絶便稱尊攬得三千海嶽昏悪水一年繞一
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花絲乃遺風也風土記云端午
日以菰葉裹粘米包之謂之角黍宋時端午以菖蒲
或縷或屑泛酒章簡公端午帖子云菖華泛酒尭樽
緑菰葉縈絲楚粽香餘見考證門
雨中花王逐客作夏景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
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
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緑待玉漏穿花銀河



垂地月上闌干曲温叟詩話云此詞不用浮瓜沉李
事而天然有塵外凉思非觸熱者所知
夏日林和靖詩云石枕凉生菌閣虚已因梅潤入圖書
不辭齒髪多衰疾所喜林泉有隱居粉竹亞梢垂宿
露翠荷差影聚遊魚北窓人在羲皇上時為淵明一
起予此隱君子之詩自然不同五六下兩隻字詩眼
大工
六月伏日周時無至秦乃有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
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藏伏因名伏日

魏程曉為汝南太守作伏日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
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
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揺扇臂中痛流汗正
滂沱傳戒此高明熱行宜見呵
早秋杜牧之詩云疎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暑去酷
吏清風來故人樽酒酌未酌晩花嚬不嚬銖秤與縷
雪誰覺老陳陳此言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
之來倒裝一字便極高妙晩唐無此句也先輩才高
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也尾句怪



東坡作中秋月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声轉玉
盤此天此夜不長好明日明年何處看蒙齋云東
坡又有十月十五夜觀月黄樓席上次韻詩云為問
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又和子由山茶盛開
云雪裹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王元之黄州
竹樓記云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近世有賦賞春詞云
末句有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噫好景不常
盛事難再讀此類令人有歲月飄忽之感
永樂七年八月中秋節　文皇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

所搶因命解學士縉賦解作風露梅一闋其詞曰嫦
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搶今宵倚欄不去眠
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
御街行范希文秋月懷舊詞云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
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
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
行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敧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
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後東坡居潁春夜對月王
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人未及也



遂作詞云不是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宋孝宗秋日幸秘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浩
以下詩曰玉軸牙籤煥寶章簪紳侍列映秋光宴開
芸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慙菲德禮
賢下士法前王歆臻致治觀熙洽更罄嘉謀為贊襄
此賢君氣象呂東萊時為國史編脩和云麟閣龍旗
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
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頓將
實學酧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韓魏公九日水閣詩云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
重陽雖慙老圃秋容淡且看閑花晚節香酒味已成
新過熟蟹黃先實不須霜年來飲興衰難強謾有高
吟力尚強 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
着力所立特全又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盖深鹽虎陷
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公為詩用意非詳味之莫見
朱文公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得歸字
詩云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風雨客思歸故山此日



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
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祗合從今老翠微此詩
第二聯各自為對愈好
漁家傲歐陽永叔咏初冬詞云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
煖閣新粧徧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懶玉壺一夜氷
澌滿樓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
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雲撩亂
宋藍元威作寒詩朔風陣陣送將來日午柴門半不開
壟照只教添短褐孟光重喚煖深盃苦吟簷角玲瓏

王閑撥爐頭撍咄灰移步東籬紅日晚細看夾蝶尚依梅

宋朝頃年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時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此與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意同

冬至夜白樂天詩云老去襟懷常護落病來鬚鬢轉蒼浪心灰不及爐中炭鬢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身



寂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覓孟光與詩心灰鬢雪引喻最佳

元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蛻骨寒酒萬瓦氷垂鬚道人凍卧山之巖暮爇松明煑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氷關東諸將面欲裂巖光獨釣桐江雪

史育博聞強記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云曹子建號稱七步臣五步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詩對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人以謂爲王涯之詩非也

漢時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烟焰燭天炮音聒耳家庭舉宴長幼咸集終夜不睡謂之守歲燃燈室中謂之照虛耗是日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正月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罷市往來邀飲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光飾門戶男子衣



帽婦女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遺俗也餘見考證門

花木

李白花月詩花正開時月正明花開如綺月如銀團圓
月下花千朶灼灼花前月一輪月下看花花富貴花
前賞月月精神可憐花月俱無主惱殺花前月下人
侯鯖録載東禪院林酒僊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
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
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荅林問矣全唐詩話載
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意
出此嚴禪與杜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色冉冉歸何



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
誰開君子於世何物足惹蕙耶
劉禹錫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甘心醉幾杯但愁花有
語不為老人開蘇子由云此詩感慨東坡吉祥寺賞
牡丹一絶與此同意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
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鈎此詩取杜
牧之東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恐不如康節云花
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怯
羅隱牡丹詩落盡深紅始見花花昔比屋事豪奢買栽

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
籠輕日護香霞歌鍾滿座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
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又宋王文康公詩
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
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為華而不實秀而無用
之戒公之事業益可見矣
牡丹唐以前未有至武后昔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
香高掩羣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



已奇矣至宋朝紫黄丹白標目尤盛近時則翻騰百
種愈出愈奇
唐裴璘題白牡丹於慈恩寺壁　敬宗幸寺見之令宮
婢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年
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
起就月中看歐陽永叔花品序云牡丹出丹州延州
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西出洛陽今為天下第一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
明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此昔花有數百本客曰此

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敷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先生再揲其蓍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吝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羣馬厩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齧奔出叢中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此說得之司馬文季名朴

楊巨源作城東早春詩云詩家清景在新春緑柳纔黃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謝疊山



云此詩喻士大夫知人當於孤寒貧賤中求之若待其名譽彰聞始知奬拔特衆人之智矣邵康節與章惇會飲惇不識邵有傲態因而論牡丹惇問邵邵曰見根荄而知花之品色者上也見枝條而知花之品色者次也見蓓蕾而知花之品色斯爲下矣如君所言又其下者也有人賦牡丹云洛陽園苑草烟寒夢想堯大一寸丹安得枝頭知上品今人多是就花看

雪壓喬林凍未開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此王沂公梅詩也呂文穆見之曰此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秦少遊名觀哲宗朝蘇子瞻以賢良薦除博士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當世重之如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詩云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絶倒爲怜一樹傍寒溪花本多情自相惱清淚班班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落參横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花向晴昊　東坡亦和云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時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界昊

林和靖小梅詩衆芳揺落獨喧妍占盡風情向小園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

檇梅花詩吟懷長恨負芳音為見梅花輙有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人憐紅艶多應俗天與清香自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醉将風調角中吹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絶人争寶之曾自題云我家洗硯池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顔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初見高廟應制題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别有春上大賞之

劉廷美僉憲薄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間為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為劉八句年伍拾辭綬



成化初邢公宥為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絶句曰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花何不種梅花邢得之喜

程瑞饒人也詠梅詩清淺溪橋水短長籬外枝這些風骨異瘦盡古今詩即此見其清才峻節

姚宋佐一絶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様明梅月蕭疎兩奇絶有人踏月繞花行

前輩花詩多比美女如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山谷作酴醾詩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而劉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温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荼䕷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艶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荼䕷雅客桂儒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脩宋禮部郎中吳人



明皇於禁苑中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宴於樹下曰不獨萱艸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又一日與妃幸華清宫宿酒初醒凭妃肩同看木芍藥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艶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艶尤能醒酒

陶弼字商翁有文武材工詩宋神宗朝仕宦廣西晚守欽順二州途次衆縣覩千葉桃花一詩云三月宫桃滿上林一花千蕚貴春心葉公城外襄河北一樹無

人色更深　又對花有感云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
人事若花枝穠紅李白薔薇紫問着東風自不知
螢雪叢說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也
有朋友試罷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龍舒王先生
奉一絶云得則欣欣失則悲穠紅李白各隨時雖然
蜀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丘文莊公十三歲時題紅指甲云金鳳花開血色鮮佳
人故染指尖丹搊箏亂落桃花片把盞斜排玳瑁斑
拂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有時閒托香腮



立疑是春風點玉顔　又題五指山詩云五峰如指
翠相連撑住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
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自是
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撫中原不但詠物得體何等
氣象益用洪武韻也
翟宗吉詠玉簪花白露初凝氣候凉花神献寶助新粧
移来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氷琢
骨新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
髻旁

杜子美父名閑詩中不用閑字母名海棠不詠海棠子
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娟娟戲蝶過閑幔何
嘗忌諱至如花草多矣子美皆無所咏豈特海棠耶
或者偶爾不賦之也善乎東坡有云少陵為爾牽詩
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鄭谷海棠詩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
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古今詩話云杜子美
母名海棠子美諱之不作後吳中復詩云子美詩才
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云杜甫句何畧薛



能詩未工至楊誠齋乃云豈是少陵無句子少陵未
見欲如何陳去非亦有詩云海棠黙黙要詩催日暮
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艶處明朝有雨試重来盖
用濃艶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之意
宋鄭剛中之鎮蜀也春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
間遺火延燒房屋鄭公出坐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
詩一首乃借東城海棠詩以譏之云火星飛上富春
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
紅粧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

文衡山題蘭云靈根珍重自甌東紺碧吹香玉兩叢和
露細爲湘水珮凌風如到蘂珠宮誰憐別有幽貞在
我已相忘臭味中老去相如才思減臨惣欲賦不能
工
洪武中象山史本家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獻闕下
太祖雅愛之仍畫扇面製詩以賜從臣曰月宮移就日
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點
為君開又曰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浮粟粟照林丹應
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人傳其本史
氏後家昌焉



菊花枯不零落惟黄州一種片片散落王荆公甞賦云
羨秋菊之落英蘇長公嘲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分
付詩人子細吟荆公頗銜之後遷蘇公于黄一日賞
菊見花零落乃悟云荆公野狐精也言其無所不知
太祖咏菊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
戰一塲遍身穿就黄金甲又咏雪竹云雪壓竹枝低
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俱見帝王氣象
清暇録載黄巢下第有菊花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
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黄金甲彼
此一意予以香氣透長安不過竊據之意滿城盡帶
甲擾亂一番也巢兵敗在秋天擒士誠友諒與得大
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為帝耶
韓丕菊花絶句云造化工夫豈異端自然開晚少人看
若教揔似陶潛眼肯向芳春賞牡丹此詩題出菊花
晚節與淵明風致俱高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驚
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姑蘇唐子畏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愀然
有感題云黄花無主為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
金錢買脂粉一生顔色付西風
三國昔蜀後主於羅城多種芙蓉至秋花開四十里如
鋪錦繡高下相照張立作詩諷之曰四十里城花發
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
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
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
如初可謂能以詩諷諫矣

王元之橄欖詩江南多果實橄欖為最奇北人將就酒
食之先顰眉皮肉苦且澁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
始覺甘如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直道逆君耳
斥退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採詩官
毋輕橄欖詩
楊誠齋謝趙吉甫餉三山荔枝走筆賦詩云吾州五馬
住閩山分我三山荔子丹甘露落來雞子大曉風凍
作水精團西川紅錦無此色南海綠羅猶帶酸不是
今年天下暑玉膚照得野人寒方云元注五羊荔子



上上者為綠羅子曾嘗閩蜀生荔三歲亦嘗廣荔當
以閩為最楊妃所愛者蜀荔小而酸此詩盖熟嘗之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據唐記明皇以
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
枝盛暑方熟詞美而失事實
棄子奇草木子曰蒲萄漢張騫使西域西瓜元世祖征
西域中國始有種由是觀之易言以杞包瓜其美善
讀詩言七月食瓜禮言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
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非謂西瓜耶學者當詳之
杜工部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
數迴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
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
轉蓬
前漢王吉宣帝旹為諫議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
中吉婦取而啖之吉知去婦東家聞之欲伐棗樹鄉
里共請吉還婦為之諺曰東家伐樹王吉去婦東家
棗完去婦復還盖東家得其仁王吉得其義



唐韓琮詠柳詩枝鬭纖腰葉鬭眉春風無處不垂絲灞
陵岸上入離別多少長條拂地飛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咏松云半依嵓
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
曾作大夫官　荊公詠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
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
誅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黜染猶不免
萬世之譏矧士大夫哉
王荊公詠竹云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

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栢到風霜慈溪黄氏震曰此
詩見其自少抱負不凡近又有人咏竹云未出土時
先有節到凌雲處亦無心
鄱陽胡公閏號松友懐瑾自珍不詭隨於世題竹詩云
幽人無俗懐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聖祖討陳友諒道經饒謁長沙吴文王廟見壁間此詩
鑒賞久之尋召見帳下登極授補闕遷大理少卿後
文皇渡江胡直氣強項不撓　上命力士以金爪碎
其齒又不屈遂支解赤族



戛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窻着意
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洒爭柰金人不愛看此責徽
宗不君也　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瓶
出内家天香濃浸月中芭六宮總愛清凉好不道金
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不子也　又有人詠石榴曰金
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
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之之意二詩
皆有含蓄後詩琢句得工
高明甫詩云世人不愛竹只為沓花能奪目籬邊桃臉

紅似霞陌上梨花白於玉偶因一夜風雨多紅霞散
盡玉消磨却来此軒看此竹行看坐看看不足
題竹木寒鴉云古木撑空掛雲影竹敲碎玉霜風冷寒
烏點點亂斜陽愛殺君家畫中景木老如太公竹老
如伯夷烏能反哺若曾子廼是人間三絕奇噫萬物
要當關世教此圖意趣兼忠孝侯門孔雀牡丹花抹
翠塗紅真可笑
宋青州布衣張在題老栢院詩云南陵北舍牡丹開年
少暴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



為文潞公誦之公甚惜其不傳
方惟深隠居以詩名吟古栢云四邉喬木盡兒孫曾見
吴王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灰塵
王抑菴歸泰和嘆落花詩云寂寞東園桃李花可堪飄
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惜花吟昨日看花花滿枝朱朱紫紫團臙脂今日看花
花滿地班班點點成塵泥人生富貴春花耳不足悲
兮不足喜一榮一瘁瞬息間白頭翁是紅顔子對花
對花醉且歌造化不出大圈裏

宋庶寧中閩越地多植榕樹其木擁腫不中繩墨郡守
程師孟命閩人多植之自爲詩曰三樓相望枕城隅
臨去重栽木萬株試問國人行住處不知還憶使君
無至今目爲榕城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
活人心疾益緣當昔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曾璵有
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爲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
爭貯之心疾不瘳須一茹　又嚴州釣臺無別草盡
生白茅見潔清之意予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



義草木顯清風盖指其事也二草皆可謂之奇
菊不落英黃州菊落英楊柳春榮冬落蜀都楊柳狀類
冬青經冬不凋而青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竹
歲一筍嘉定州有月竹每月生筍海棠無香無實四
川海棠香而實土人琢之爲佳菓茄子根幹歲易廣
東茄子宿根二三十年枝幹如樹梯而摘之待其樹
老子少然後伐之天地生物不同如此
鄭谷詠落葉未嘗及零凋句而意自含詩曰返蟻難尋
穴歸禽易見窠滿階僧不厭一箇俗嫌多

禽鳥

鳳九苞一曰口包命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
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五曰
彩色光文采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曰距銳
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户不
妄納也
漢辛繕治春秋明讖諱隱居華陰光武徵之不至有大
鳥高五尺鷄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
繕槐樹旬昔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爲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爲鳳
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鷟多白色者鵠
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以爲博物
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隺徒揭空籠
以献楚王曰齊王使臣献鶴過於水上不忍鶴渴出
而飲之飛去吾欲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
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主欲赴他國
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仙客鶴也李文正詩云胎化仙禽性本殊何人携來到

京都因加美號爲仙客稱向閑逸伴楚夫馨香有聲
雲外遠翹沙晴影月中孫青田萬里終歸去暫處鷄
羣莫嘆吁宋太宗丞相李昉畜五禽名五客鶴曰仙
客鷺曰雪客白鷴曰閑客南客曰孔雀西客曰鸚鵡
永樂中解縉爲學士時西番進五色鳥大如鶴長頸長
尾兩股一脚滿朝不識縉曰此禽臣知其性聞鍾便
鳴聞鼓便舞上令鍾鼓驗之果然山海經云有鳥有
鳥一足兩股聞鍾則鳴聞鼓則舞此亦格物一端
宋高宗宮養鸚鵡甚多能言語高宗一日問曰思鄉否



應曰思鄉遣中使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鸚鵡
問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又問上皇使臣曰上皇
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悼之曰隴口山深
草似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
頭說上皇
鄭谷題燕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烟暝度瀟湘低飛
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棲杏梁閑几硯中窺水淺落
花逕底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此詩燕甚着題司馬温公同幕以妓會飲僧廬王荊

公往閙之使妓踰墻而去荊公戲集句云年去年來
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
鶯過短墻但集句一詩不可用二句司馬温公事未
詳
蘇州沈石田題燕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
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
認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
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
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



唐寅紫燕吟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啣泥兩椽間一
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蠅不易捕黃
口無飽期嘴爪錐已成心力不知疲須臾上往來猶
恐巢中飢辛苦三十日母瘦兒且肥喃喃教語言一
一刷毛衣翩翩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首隨
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飛入空巢裏啾
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爲兒日高
飛捨母昔當時爾不念今日爾當歸
袁景文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

明漢水初無影雲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晝簷香入夢梨花深院冷侵衣趙家姊妹應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翟宗吉白燕詩脫却烏衣絕點瑕銀瓶珠箔舊生涯玉京老去粧初改王謝歸來鬢已華避雨有時沾柳絮夢雲何處認梨花飛瓊不向瑶臺去却入尋常百姓家

文徵明題白燕云高下翩翻雪羽齊江南社後絮飛時夢回王謝烏衣盡舞罷昭陽縞袖垂簾外風輕銀剪剪釵頭春冷玉差差畫樓霜月傷心處只許張家盼盼知



沈石田題鷄云山菓紅柟秋着霜窓禽迎日露文章三聲喚白東樓紙帳裏閨人夢不長又羽毛彩彩見精神紙上函關寫得眞勸讀問安皆賴汝日高那有晏眠人

徵明鷄聲乍鳴滄海日東昇再唱長安萬户醒風雨何曾迷曉漏霜天還解徹疎星誰憐半夜燈前舞常自衝寒馬上聽此日山窓呼不起壯心回首摠凋零

太祖微時鳳陽城中遇一僧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因指鷄卵爲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呼落滿天星此僧必異人

老杜得房公池鵝詩云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如雲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李太白詩云鑑湖流水漾淸波狂客歸舟興逸多山陰道士如相遇爲寫黃庭換白鵝晉王右軍羲之好鵝山陰道士有羣鵝羲之往觀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謂寫黃庭經惑或悮用



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書生題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題蘆鴈飛鳴宿食圖飛者曰一自雙飛萬里餘上林消息近何如風沙漠漠胡天遠處有忠臣寄帛書鳴者曰江上秋風送遠行何人不起故園情只今雲水忘機處千里歸心對月明宿者曰水碧沙明秋氣淸致身深向白雲汀夜深漁父忘繒繳穩傍黃蘆夢不驚食者曰秋水澄淸映綠苔孤蒲香實任根荄天開佳景留情處鷗鳥尋盟莫忌猜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言其義近見吾友王天雨云一張姓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因名樓曰雙鴈樓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合除夜燎烟拂除不祥一鴈偶為烟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為義鴈云

洪武間姑蘇顧文昱詠白鴈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



夜調氷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群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謝宗可白鴈詩云翅老西風絕點瑕秋江難認宿蘆花雲邊字缺銀鈎斷月下箏閑玉柱斜影亂飛鷗迷遠浦唳迷宿鷺落平沙聲聲喚起蘇郎恨為帯胡霜染鬢華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已而知其非此卒也啣巾而還乃徑攫探巢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卒而逐之夫攫巢者之巾固已異矣知其誤復啣來還尤為奇異飛物之靈如此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大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面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群噪撓不已而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為江南鵲見取雛惟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嘗於園樹採取鴉雛鴉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吁竟日似有尋覓



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或掠髮而飛擊焉如是者二月為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由風氣大抵禽鳥如人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鳥中之靈頡耳

朱晦翁四絕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吉凶人自召不在鳥聲中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意甚警切皆格言也

蜀成都記曰杜宇自天而降稱為蜀帝後死其魄化爲鳥有聲一名杜鵑一名子規史咏詩云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因向東風訴國亡

唐顧況題子規樓霞寺裏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下山僧後夜不堪聞一直叫到三月曉

瀟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鷗狀色蒼而嘴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鶖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唼唼然必盡索



而後已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視謾畫加壯夫人之一飲一啄自有分定視二物可知矣滇陽林蘭兵瑞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安鯉含沙淺水中波上魚鷹貪不飽何曾饑死信天翁此所以為諷也可以悟世之貪得者

汴洛深山中多亂禽其聲多類人言一鳥云兒田來壞家炒麻誰知來土人以為昔有繼母偏愛已子以生麻子授已子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囑之曰植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其謀中途幼子耆食熟麻子遂佼

此相易由是其已子誤植熟麻子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為此鳥呼其子云此類多不勝數要皆好事者記之以警世亦如謂提葫蘆脫布袴之類耳

黄山谷云吾少時誦韓文公聽同遊詩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而了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盖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此乃謂之



禽言詩亦如用藥名為詩之類梅聖俞四禽言詩云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斷腸婆餅焦兒不食爾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柰何遂作微禽啼不息提葫蘆沽美酒風為賔樹為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你今朝千萬壽不如歸去春山雲暮萬木兮參天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飛歸安用空啼向高樹

五臺山有鳥名寒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常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深

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遂自鳴曰得過且
過噫世人中無所守者不井澹泊鄉里中必振拔自
豪求尺寸名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及稍遇貶抑遽
若喪家之狗垂首帖耳揺尾乞憐視寒虫何異哉
白樂天禽言云得過且過飮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
徒尓為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
閩鄭蒲澗禽言三首其一曰快快挿禾清明穀雨天氣
和田中水滿禾好挿轉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挿禾
子歸子歸胡不歸田園既無屋成灰遲遲吾行當訴誰

王門抱瑟不如抱竽吹鬚鬢髮改筋力衰不歸不歸更
何為
提葫蘆沽美酒三百青銅何處有忝花落盡杏花殘十
分春色今無九縱遇探樵人勒馬空田昔况又多年
失孟光一斗憑誰為藏久忍聽提壺休飮酒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
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
傾筐一身不蠶丼凍死秖憶兒女無衣裳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
程飮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讐開口強笑心
懷憂家鄉歆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
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綉鞾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
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
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
鵓鴣鴣鵓鴣鴣帳房偏埜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
嫂揮涙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
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詞意婉切誦之
可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因金兵南下

宋室播遷而作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
天津橋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
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
醒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
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張東海過梅嶺。聞鷓鴣曉。行梅嶺鷓鴣啼。草樹荒凉路
欲迷。莫道哥哥行不得。馬蹄南北又東西。
宋和曾公觀畫鷹獵兎詩。蛆是丹青物。况吟亦可傷君。
誇鷹眼疾。我憫兎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鮫
綃百餘尺。爭及製衣裳。范文正公嘆曰。真仁人之言
也。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內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
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
脩章表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



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懇酧之銀盎臨下詢
此鴨竟解何語陸曰教来數歲能自呼名爾

宋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
遂即日詔內籞畫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鷴畜久而馴
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姓名于
麈柄曰以旌直也及江去國此物浸淫都城廣莫秋
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
能追萬里風尘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
憶當年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
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
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
遂起嗚呼我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然宋公之
直誠不在鄭公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即
此一事可見當時君臣相得之盛

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乃鳥也郎瑛在內臣養户見之
形似鶯歌少大遍体緋羽雪叢說以為飛蛾悮矣又



曰鶩埜鴨盖田野鴨逐飛蛾而食故曰齊飛此又強
解可笑

閩鄭堂題百舌鳥云生来學得百般聲長向枝頭弄五
更只恐　春隨流水去綠陰深處聽蟬鳴
閩鄭鷳亦題云追逐黄鶯上苑遊穿花度柳亦風流于
今已是朱明景莫弄東風巧舌頭

諸獸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

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産一麟形略如鹿蹄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舞陽産一麟口吐火而聲如雷野人不知亦擊死但雙角馬蹄後槎於省城人人知之是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載埴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文



王囿名虞則虞人之官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嘆之決以不食不踐生爲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釣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献於朝群臣皆賦咏之夏元吉賦序有曰猊首虎身白質黑章脩尾偶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則騶虞果有之噫見咏於周我朝二見之盛哉

太祖平陳友諒頓兵康山軍士乏食有一老媪騎牛吹笛指家助米後繪其圖像

太祖題曰楊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淚更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聲吹出太平歌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弘治間仁和尹陳榮頗不識獵者獲一虎時多訣賀以



詩有士人俞珩作口號譏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輩雙雙北渡河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某設弋箭于道夜羣虎過中箭迹之不獲明日偶見山邊古廟一泥鬼腿間其箭宛然縣尹聞而毀其廟虎遂少又聞摠兵趙輔征廣西多虎晝出飲溪中一渠魁趙射之虎逃去明日於古廟中見所主之神箭在脇間趙以其神令新其廟較之毀廟爲當矣

余昔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

曰昔有行商者於齊魯之墟夜歸迷失故道悮墮虎
穴度不能出自分必死虎熟視之既不加噬反善遇
焉晝則出取物以食之夜歸若為之呵護者月餘其
人稍諳虎性乃屬之曰吾因失道悮至此幸君惠我
不及於難家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君復
能置我於大道乎虎作許諾狀乃伏地掉尾招之商
者喻其意乃上虎背遂躍而出置諸道旁相顧悲鳴
各分去後歷數載商者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
以歸將獻之官熟視細辨之乃前虎也虎見之感泣



其人亦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貲以贖之衆
亦義其所為相與釋縛縱之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
為橋表焉予嘗見冠方衣緣者凡蹤跡踈遜無論也
其平居交游煦煦出肺腑相示何啻骨肉及臨利害
遂反目不相識不一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嗚呼此
其人非所謂鳳翰而鷙音者乎虎於人特殊族耳嗟
跌相際幸不噬吞已見其仁乃何所德而拯援若斯
可為含仁孕義者愧矣又世每言施恩者多不食其
報遂惰於行義而此虎竟遇其人以生何相值之不

爽也抑人與物發一善念固有鬼神者司之耶
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水牛能搏虎竟不得其實昨誦
高皇帝文集中能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戴某
朝出其妻牧牛於埜平昔豢犬隨之至是餓而入草
莽不出戴氏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攫而食之虎
見人至棄犬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
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不逾旹虎負牛勝
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耕前牛待其自終
噫據是則不惟牛可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



心為主者古人豈欺我哉
宋姚鏞守章貢郡人趙東埜題騎牛圖贈之曰騎牛無
笠又無蓑斷隴横岡到處過暖日香風不常有前村
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蘇州劉完菴鉦為
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
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苑林外多少牧牛
人未歸憲臣感泣掛冠去
唐明皇教坊舞馬百匹能御杯勸酒天寶之亂流落人
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其奇及宴賓僚酒行樂

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緋
優服謂之猴部頭後朱温篡位引至坐側猴忽號擲
自裂其衣温叱殺之噫明皇之馬有愧昭宗之猴矣
五代節度使李金全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
曰卿畜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萬曆八年有貢千里
馬足生鱗甲鎮臣令善騎者試之果日行千里因獻
于朝旹宰引漢文帝故事詔卻之馬後歸故國
有人題子昂胡馬曰塞馬肥旹首宿枯奚官早已著貂



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
沈石田題云偶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
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
李文正公題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
載畫圖非舊價任他羊品落人間三詩皆惜其事元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
太夫人廖夢三間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
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悉夜護公行宣宗旹 上寵
遇公曰優使者召公曰數十輩于道家有御賜名馬
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齧闇者報公具衣冠而出錦
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
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昔日之盛
掃地盡矣泊肅宗克復方散求人間其後歸京都者
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搖幽燕戎王番
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
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烏獸尚知天命有歸何況
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無一拜舞者



祿山大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又刀槊渾
壯士秉高技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
無不掩泣
唐馬猿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鷳見幼主崩哀
鳴躑躅竟墮水死元有馴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
竟死又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 主事張廷實有
白鷳歌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
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
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飢

淈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
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不克兵
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
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王爾璽萬
樂爭擁羣龍趍王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
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髙髙
白玉堂赫赫黄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
不若飯豆芻象何索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
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象兮古所無白鵰從



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丘又不見唐
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鵰急主難委質
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黄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
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柰何
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鵰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
戈劒欲截斷叅政首戈欲钃絶宣慰脰請回飛龍駕
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
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
鵰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脇奴禽獸

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美來何如參此翁羽
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
魂逐三忠戲溟漠千忠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涸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
蜂蟻之君臣鳴鳩之有别其性然也傳記所載禽獸
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
子爲拔箭取木葉塞瘡艾感而嘆曰吾違物性其將
死矣投弩水中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



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猿子跳號而斃
周公瑾素産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
置人有以藥矢射其母母中矢度不能免以乳汁遍
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人取其母皮重
鞭之其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獲盖猿子每夕必寢其
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然則人之不孝於親者可
愧矣

宋王仁裕養一猿名曰野賓久而思歸山中作詩云放
與叮嚀復故林舊時侶伴好相尋耐寒不憚霜中宿

隱跡從教霧裏深○歸去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怯白雲
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後仁裕入蜀
適嶓冢祠前漢江之陰有羣猿連臂下飲清流一巨
猿舍群而前仁裕從僕指曰野賓呼之即應哀鳴
而去仁裕作詩傷之曰嶓冢祠前漢水濱山猿連臂
下嶙峋漸來子細窺前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免
勞羇紲夢○松棲那復稻粮身○數聲腸斷連雲叫○知是
前時舊主人○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舐人言夷酋欲以萬錢買之其人
貧欲賣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不食
而死唐昭宗猴號供奉不從朱温至殺身平陽林景
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禄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
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成化辛丑西湖撒馬兒罕進二獅子其狀如黄狗頭大
尾長頭尾各有鬃耳初無大異輟耕錄言皆妄每獅
子日食活羊一羫醋蜜酪各一瓶養獅人俱授官秩
禄日給酒飯所費無筭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
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夷中國



交趾貢異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
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悍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
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
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馬其舌略黏則
面皮已半去矣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兎兩耳
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動蓋
吼作溺着其躰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鵠引吭
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如此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
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
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智之不如麝也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家貲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
之是襲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
保不逾歲犬之獰然而狠者有之充然而肥者有之
逺其宅皆犬也逺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
群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
父也乃裹飯以餌之餌之之久則犬與盜成一家矣

問或鳴之者主人曰是怪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群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妥尾忍不敢鳴無何群盜持刃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槖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噫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以要奸其故何也不惟群子誘之於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後向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宋湖州烏程鎮義車溪居民顏氏畜一犬警而馴顏氏夫婦業傭留小女守舍舍有豬池女戲其側跌而溺父母不知也忽見犬至前鳴吠異於平時且行且顧



顏怪之又見其首脊皆苔萍纏繞憂疑乃從而還家女子在池奄奄僅存餘息叩之四鄰無應者携救半日始醒問所以然曰頗記初墮時犬從岸跳躑既淪溺就死不知其後何以得免也視其足踝有齒痕隱而不傷於是知為犬所拯時紹興九年六月也

唐裴炎猩猩名序云與之酒蕪之以屐可以就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其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也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

劉子亨咏猫絕句曰角風未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爭寵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尔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陸放翁詩云果盐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



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無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貪食有魚。仰看蝴蝶坐堦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鴽。真豁達涵容法禁不張姦宄自化信王佐才也

金陵有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責計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猫兒肴噭噭欲攫之既而夫婦對泣不忍飲食遂與相縊焉猫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日猫不食而死噫人知猫不厭主人之貧而不知其能

死義若此者

龍門子曰衛人東氏好畜狸狌以捕鼠歎也畜之一百餘東西家之鼠捕且盡狸狌無所食饑而嘷東氏日市肉啖之狸狌生子若孫以啖肉故不知世之有鼠但饑輒嘷輒得肉食食已與與如也熙熙如也南郭有士病鼠鼠群行有堕甕者急至東氏假狸狌狌見鼠懼甚對之大嘷久之鼠度其無他反嚙其足狸狌奮擲而逃噫武士世享重祿遏盜輒竄者亦一東氏之狸狌也哉



東坡云畜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余謂不捕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夫才孤立非吠主乎

狐猶二獸名狐性多疑氷合不敢渉再四往聽稍有水聲復退無聲方過猶性多豫聞人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盖言人作事狐疑猶豫本於此

昆蟲

凡魚皆屬火惟鯽魚屬土以其伏也凡魚皆相食惟鯉不相食所以化也

黿脂得火可以燃鐵鐵柱鎮淵可以抑蛟此物制於所畏也焚蠏黄而致鼠囊螢火而聚魚此物堕於所貪也

物之鳴也以口而蟬之鳴也以翼螽斯之鳴以股物之飛者以翼而聆鼠之飛以尾偏之飛以其髯物之聽者以耳而龍之聽也以角牛之聽也以鼻物之走者以足蛇無足而行巨虛借足而行物固無全賦也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鵁鶄睛交鴝鵒足交騰蛇聽交野鵲傳枝老鵶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龍鷂涉雛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雄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鶉鴛鴦則雌求雄也

晉惠帝時有人得毛長二丈張華見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又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

有鴝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

蜺馬

范文正公詠蚊詩云飽去櫻桃重饑來栁絮輕但知求
旦暮不復問前程胡苕溪云吳興澤國春夏之交地
尤卑濕仍多蚉蚋東坡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窓飛
豹脚雨餘闌楯上蝸牛真紀寔也舊說秦州西溪濱
野多蚊文正為鹽場日題此想吳興同意也

歐陽公螟蛉賦爰有桑蟲寔曰螟蛉與夫螺蠃異類殊
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



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
成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
虫曷以人稱

顏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
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予里中一村童見大蛙十數聚
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
以次啖群蛙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
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
入其腹逾昔而出蛇已斃矣踰旬視之小蜈蚣無數
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見一蜘蛛逐
蜈蚣甚迫蜈蚣逃入雞䈅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
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
已節節爛斷如醬醬矣蓋蜘蛛搖腹乃灑溺以殺之
也物之畏其天如此夫蛇之啖蛙自為莫已敵矣而
不知蜈蚣之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為莫吾
禦矣而不知蜘蛛之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
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



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國朝陳祖字富文長樂人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新繁丞
有老嫗孫為蛇所吞哭于途祖牒城隍刻日捕蛇至
期果有群蛇集祖廳下祖曰無罪者去獨一大蛇不
去若伏罪狀劒斬之邑人傳以為神後擢光山令

蛛絲網飛虫日月足充飽蠶絲濟民生一身不自保事
功大異報反施果物自為天牿之小人生全君子殪
若比二虫無乃似此理欲詰嗟無由起拍闌干雙淚
流

謝無逸工詩吟蝴蝶二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甚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飛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到趐回又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如謝意深遠後菊坡單公四絕句其一娛入名園萬物芳風情多半為春忙偶然飛向花前過惹得詩人訝竊香其二粉翅雙翻太有情海棠庭院往來輕當時只羨滕王巧一段風流画不成其三桃紅李白一番新對舞花前亦可人纔過東來又西去



片時遊遍滿園春其四從知嗜慾損天真不道人間別有春何似桃源千萬樹却來相逐賣花人

吳興陸蒙老嘗為晉陵宰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能詩可詠此陸即席賦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向高枝縱繁響也因回首顧螳螂其人愧悟

王安石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安石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還行禍上一書屏因題一絕寄之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荊公亦為之解頤

杜少陵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艇齋詩話云此詩蓋譏小人之得時



者首二句言所出卑下末二句言君子用事則掃蕩無遺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以此李嘉祐熒火詩規規然咏一物而已視杜詩真所謂小巫也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虎你好哭苦之說　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黿也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賴黿賴黿何不稱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孰得與雷

霆抗扎

國初捕黿殆盡老黿逃捕不上灘淺則炙猪為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盖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繩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言果然比龍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黿也夫黿能食人固可惡然授扶江岸非其罪也以　高皇神智人言一遷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守宮即蝘蜓蜥蜴爾雅云蠑螈蜥蜴蜴蝘蜓蜓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云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硃砂食之待體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為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污衣非也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於岸問魚懼物之窺已也則呴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哀哉

方孝孺未生時父擇日將塋其祖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閣執事明日要塋尊翁於某處然吾九族居此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惟就事再緩三日吾當從而避之言訖辭去明日起上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其一穴有蛇長數丈盖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邪不憶夢中之言猜訢縱火焚之其



烟透入方室時母方姙數日先生生㕓狀甚異舌能餂入鼻中幼穎悟長師宋景濂為文滂沛類東坡官至學士盡忠建文君遭赤九族人以為此蛇之報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人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懼自經而死夫婦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白樂天自警詩云。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詩有所悲

云猷甲刀鎗々炙時雁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死屠門無一聲二詩真可醒世

南京總督司粮 看中有蜂房懸於簷下

斗群

群談一巻終



## 衣服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致邑焉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乃固辭焉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吾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辭焉

公儀子為魯相見其家織布好疾出其婦燔其機太史公傳為循吏是矣及觀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内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然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技作事内治產業累積纖微論者亦稱為賢相何也曰事固各有所戒也公儀子之意所以戒毋侵民利也張安世之意所以戒毋生驕佚也以公儀子所以治民者治民天下皆廉潔以張安世所以治家

者治家子孫無禍敗二事固不可相廢也苟如臧文
仲命妾織蒲孔子以為不仁矣公父文伯見母紡績
而嚬其母方憂其害國矣何似二公哉
白樂天新製綾襖詩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
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爭得
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善推所為矣又
新製布裘詩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
為裘有餘溫誰知歲冬月肢體煖於春中夕忽有念
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



蓋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詩與老杜
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同意
唐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則天
賜之命披裘供奉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
命傑與昌宗雙陸仁傑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
何物傑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曰卿
以何物為對仁傑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
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所指為不等矣仁傑起曰臣
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

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
而昌宗心赧神沮氣索累局俱北仁傑對御就褫其
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屛障間
覘太祖猶褻衣潛身却退中書語曰官家坐多時請
速出竇曰聖上褻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
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
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因買園於尊
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與先



生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
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散步洛水
堤上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
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絶
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
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又草軟波深沙路微手携笻
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
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
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送河聲近亦微斜陽淡

泊偶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将下沙頭却背飛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
十月無寒具司馬温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
之固辭強與之乃受行及頴州悉封而還温公曰於
光固不受况他人乎
佛印禪師名了元饒州人蘇東坡與之遊時住持閏州
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数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
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
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

一轉語内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
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曰
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
答師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
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絶公次其韻荅之其一云病
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其二云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
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徉狂老萬回盖裴
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得可

以說法於人又法雲者八九歲時兄戍安西能持信
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
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着此好否
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
家何堪矣神廟黙然心服遂卸金甲
戴石屏織女詩云春蚕成絲復成絹養得夏蠶重剥繭
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為蠶
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明年無麻愁

殺我此詩愁意無盡可與聶夷中詩並看
謝疊山枋得被難北行劉洞齋華父送以寒衣不受曰
羅羅納拼何楨麒麟反君寓豐忍為狗彘凡勸吾入
燕吐胷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寧作
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将以有為乎平生
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
聰明識道理胷中無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
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平生受讀龔勝傳進退存
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

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
夫含笑死猶生

劉温叟幼孤其母甚賢初為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即
命二婢啓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温叟曰此汝
父長興中入翰林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惧
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
矣因欷歔掩泣温叟伏地號慟退就别寢素衣蔬食
追慕数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為得禮

寇萊公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



人貧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故
公多散金帛公外奢内儉寝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或
以公孫弘布被譏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饑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舘
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只有其一其
内子與趙挺之之内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
之后山問所從來内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
着他人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
呼二子可謂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
曳絲乘車食賢之罵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
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
皜乎不可尚也

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潘
氏以為却衣凍死寔陳三之細事愚竊有説焉身者
親之遺也子全而歸孝之終也故死生亦大矣孰謂
凍死為事之細耶夫挺之人品固可鄙而其衣固可
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綈袍可假以禦寒
乎易曰苦節不可貞凶后山之謂也



腰帶秦二世始名唐初詔令鞨下插垂頭名撻尾取下
順之義一二三品用花金四品光金五品花銀六品
七品光銀八九品無金銀之飾只光素

朝服乃戎服盖自隋煬帝数出幸因令百官戎服以從
之一品紫次朱次青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漢鄽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
令之方巾又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
也又曰士服則素積盖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
練帶易以絛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録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條軟巾垂帶謂之襴衫親服試之至今藏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

生員服自宋至國初皆白衣洪武二十四年乃易玉色故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曰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



躬頭烏衣上白米虫又世說以白接籬即今襴衫正謂是也然白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令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今里老黑漆方巾乃楊惟禎進見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人無貴賤皆裹之至今二物永為定制

國初時高麗未服 上遣使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冠服而歸遂命諸內侍皆依式冠之因其使者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主自為尊貴乃其章服僅與此曹同耳令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汝主顧崛强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王大聳異遂舉國降

孝慈皇后性恭儉仁恕且有謀畧當 上起兵時手製衣鞵頒給軍士夜分不寐 上初為郭氏所忌賴后委曲調護卒免於難及既貴猶服浣濯之衣衾裯雖弊不忍易之每製衣裳餘帛緝巾褥以賜諸王妃宮主於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督令務學少有他好



必切責之後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 后曰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徒累諸醫無罪而死也崩年五十一歲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羅復仁吉水人國初為編脩後乞致仕 上乃賜以布衣而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蒭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

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鍾鳴飯僧披御賜衣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今赴應僧也衣葱白

洪武三年十月丁巳朝退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曰靴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又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玩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則未有不奢靡者



也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雷皆許服雨衣

高廟爲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箸之辭但少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元世祖起自沙漠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或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制為紗帽負領束帯黑靴士庶則服白帯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玄樂工紫青布頂巾繫紅綠帛帯士庶妻首飾許用銀渡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浅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帯明角皂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髻



胡服胡髻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胡服悉改中國之舊

飲食

春秋時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
而後噉桃左右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
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
為上盛草有六而桃為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而雪果
蓏之下是侵上而忽下也

楚宣王朝諸侯魯趙二國俱獻酒趙酒厚魯酒薄吏求
賂趙不與吏乃以魯易趙獻之王怒圍邯鄲以伐罪



今送人以酒自稱為魯酒始於此也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
人也見之下壺飡以與之袁旌目三餔而能視仰而
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目曰嘻
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遂兩手據地而嘔
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此意非真在酒蓋方時艱難
人多懼禍惟托於醉可以麤遠世故自陳平曹參以
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
酒戲婦人豈真好飲乎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
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蒯通輩無
事而獻說者且日伺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
遂用此為保身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
劉伶善閉關陶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
後世不知凡溺於酒者以嵇阮為口實可笑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
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
唯當祝鬼神誓斷之便可具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



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飲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復醉

阮嗣宗以步兵廚中有貯酒數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陶淵明以彭澤有公田二頃可種秫作酒乃求為彭
澤令不知者以為為酒也噫二公豈沉湎之徒哉其
高志雅意固不示人姑以酒自汚耳

寺壁見一詩云謾誇李白與劉伶荷插騎鯨得令名肯
許二翁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

北齊邢峙以經授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名邪蒿峙

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顗宗閒而嘉之此與太公鮑魚之意同

茶之興味自唐陸羽始今天下之人無貴賤不可一餉不啜茶皇甫曾送陸羽詩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磬一聲又云羽死號為茶神故取此詩以為茶詩之冠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着黄帔衫



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歠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拏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唐天寶中諸貴戚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之產而不為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奔至咸陽中午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至相視而泣可慨夫

唐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為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飲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唐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



水遞之號或有諫水遞有損盛德德裕曰某不求貨殖不邇聲色今止一水耳至德裕南荒之謫水遞何在嗜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費約錢二萬雜珠玉寶貝雄黄硃砂煎汁為之過三即去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肩臑上顧使太子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太子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飯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

王諫而止是玄宗本非暴殄天物者至天寶中晚節
不終驕奢淫慾二者相引遂至迷惑不能推類所謂
由儉入奢易不可不謹也
唐宣宗時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
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
言上怒謂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
遂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
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

可入炊不然猶有煙氣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漂盡
昆仲数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退
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如
粱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慚恧而退
武后時夏月大旱江淮饑饉祈雨禁屠及民不得採魚
蝦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
表告之太后明日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
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首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

慚舉朝欲唾其面
蘇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
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着背子不開門但於門
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
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
年飽菜夜半醉飲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
氣飽風露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

作四句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
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
過一爵一肉有尊客設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
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喜食燒猪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
日為人竊食坡至無矣戲作小詩曰遠公沽酒飲陶
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釀成蜜不知辛苦為

誰詆東坡性嗜猪肉在黄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淨洗鐺少着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黄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東坡以文滑稽矣後讀雲山散録載黄昇日食猪肉二斤自晨煮至夕則曰火候足矣乃知坡老雖食肉亦用故事

蘇東坡謫黄州佛印遠惠新茶并詩云穿雲摘盡岫前春半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求異品點茶還是喫



茶人東坡荅云嫩葉彗香兩地過感師遠寄隔烟蘿烹挐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用多

宋范仲淹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德但食粥安之居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乎

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茶從容置酒乃賦一詩云稽山新茗緑如烟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問殺風景更提醑醑醉花前按李義山雜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晒裩背山起楼燒琴煑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是也　又王荆公元豊末居金陵蔣清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云扶衰南陌望長楸打火如星满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唐人帝鵬翼有詩云豈肯閑尋竹徑行却嫌絃管好蛙聲自從煑鶴燒琴後背却青山卧月明此意亦同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極推重之素



不喜佛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醸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数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階未可知孟軻猶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飲数日酒盡辭去後士人聞人又送李酒作仁義正論及詆釋氏李覓之笑云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莫今不敢相留且留此酒以自遣聞者絶倒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營妓皆在後圃責酒來進前聲諾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樽于桌上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輝誰在畫楼沽酒處幾多鳴櫓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輙筵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令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蔡齊仁宗時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醪往往至醉太夫人年已高頗慮之一日賈存道過濟公館之數日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視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顏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瞿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張無垢謫居安南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致金公曰贐恵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膏以適已為悅哉悉歸之

石徂徠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始不殺猪羊然



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黄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将死其鳴也哀其適到是橋見鵝縶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其

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
日又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
而悅我口雖腥膻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
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
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區苦惱從他受肥
甘我所為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予瞻聞斯語憮
然嘆曰我尤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閻老之責乎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之烹殺過當
一夕夢鶉數千訴于前有一鶉致辭曰食君廩中粟



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
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
訪曼卿與劇飲中夜酒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
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
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
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如此廨後為
一菴常寓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
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

飲遂成疾而卒 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
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墮馬從吏遽扶掖升
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
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宋徽宗書七言于扇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百
珎盤命一大學士續之云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
梅一點酸書進大喜亦可謂調羹手段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
杯酒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
免削奪而攸迄被眷顧是可嘆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
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
宅骨肉絶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
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餧
宋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
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
侍郎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
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
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
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百姓何愁無飯喫
宋李廌字方叔以買耘饋長沙貓筍享太史公公因筍
寓意贈詩云穿雲斫石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
比梧桐能食鳳擇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
千畝中流渭水封陋巷菜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
供廌即和云節藏泥滓氣淩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



許常編充簡冊已勝絲委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
美幹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
供秦少游和云楚山春筍斷雲空比客常嗟食不重
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淪羹未愧蓴千
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庖時賴故
人供
三輔決録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催
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
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
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珠
品呼差與焉差曰公遠行商估何爲頓爾珍羞美食
估人曰人生在世只為身口矣一朝死病安能復進
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骸骨哽其喉而死笑
林所記漢世老人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
侵夜而息營理産業聚斂無厭而不肯自用或人從
之求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
比至外纔餘其半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



贍君愼勿他說相傚而來老人餓死田宅沒官原化
記天寶中相州叟者王姓家鄴城富財積粟至萬斛
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庄宅尤廣客二百户叟嘗巡
行客坊見一客食盤飧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飮食
過豊也客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
有餘故衣食常得足矣叟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
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録云何得妄
破軍糧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盡發
其廩以濟若是者固無怪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

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極善飲朝廷知之一日召宴
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錐指田皆虛如其飲注銅
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
至家復與內侍飲此真別腸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
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
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公尚未已豈以食
亦有別腸耶此亦問世而一見者
永樂中曾狀元棨體貌魁碩文學充贍八月至二交趾

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欵之或舉二
都護　上曰堂堂朝廷可無一大臣能飲乎棨聞之
即自請　上問曰卿量幾何棨曰館欵此二使足矣
不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琢玩巨觴靡不試及
二使酣赧謝去翌旦駕未出棨俟謝恩上悅曰不論
卿文學只是酒量亦作我大明一狀元賜酒並除

宮室

堯廟劉後村詩云帝與天同大天存帝亦存桑麻通絶
徼簫鼓出深村水至孫亭合山居列岫尊尚餘土階
意樵牧踐籬藩此詩起句十字能言堯之大末十字
能言堯之小惟其能土階之小所以能與天同大也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為者栖栖
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
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意氣豪放沛縣高祖廟歌風

臺人題詩多頌功德獨安道詩云縱酒疎狂不治生
中碭有土盡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
爭又歌風臺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慷慨大風
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自少不凡矣
項羽廟失火時人有詩曰羸秦父矣酷斯民羽入關中
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宋咸
淳年間南劒州曹曾肅謁制帥李庭芝於淮乃題詩
於項羽廟云盖世英雄力拔山楚歌四面淚潸潸江
東父老如相問子弟八千無一還

楊誠齋題韓信廟詩鴻溝秪道萬夫雄雲夢何消武士
功九死不分天下昴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犬斃愁
無兎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
兩株松音節悲壯結句尤稱予讀孟氏集淮陰祠殿
宇深開古樹林祠門尚扁漢淮陰凉風入幕吹遺像
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所恨鳴蟬六月有遺
音扁舟却羨鴟夷子萬里烟波不可尋何等悲壯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宋買臣廟有人題詩云貧賤難看
俗眼底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秪爲歸



来詫故妻又云採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
一見印章驚欸倒相看方悔大模糊二詩所刺不同
宋郡守周卯題云當年一棄會稽侯大墓烟蕪鎖別
愁惆悵不逢郎衣錦至今粉骨尚含羞 又方孝儒
題云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
人間婦自結糟糠合到頭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
主侁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我家馬
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

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揚果宗躬負土
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
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霧又不見武
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
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户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
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敗初謁邵平中庭
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翻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



東隅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
死儂歇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王荊公題子陵祠堂詩云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
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
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
滄海亦何求慈溪黄氏曰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
不同有抱天下之志而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
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
尹孔明是也本無操守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

嚴子陵特無志於斯世者使其才足有爲光武果德
薄於湯武獨不名正於湯武乎士必待西伯而後出
孔子歷聘之志荒矣

荆州張飛廟題詩甚多當登樓觀一首人頗傳頌其詩
曰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蠙珠萬崖樓殿真
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
尚吞吳營壘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

漢宣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衣黃衣植青藜
杖扣閣而進吹杖端燄出火照向與說開闢前事出



天文地理書悉授之至曙而去向問姓名答曰我是
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子好學故下而觀焉

唐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
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白樂天詩云絲
綸閣下文章靜鍾鼓樓中刻漏長坐到黃昏誰是伴
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座也天子
之常居也何關紫薇花事

宋文天祥題張巡許遠雙廟沁園春詞云爲子死孝爲
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
誰負剛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
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
轟轟烈烈做一塲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
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
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近時人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題一絕於
其右以悼之曰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
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前一面寒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於本等杜牧之弱冠成名



當年兄弟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
遊覽至文入寺有禪僧擁碣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
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
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呀題詩曰家
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
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曰毀譽但能驕本等利
害但能動適用

王勃或言亡命爲僧恐未必然但遊梵宇三覺寺詩云
杏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

蘿悅栖禪影松門聽梵音遽忻陪妙躅延賞滌煩襟
方云四十字無一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哉裴行
儉以器識少王楊盧駱彼顓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
以器識之說吾未見裴之合於四子也賓王檄武氏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充氣盖萬古
駱賓王靈隱寺詩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樓觀滄
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
塔遠刳木引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互凋夙齡尚
遐異搜對滌煩囂會入天台裏看予渡石橋方云唐



史言宋之問詩比於沈庚精密又加靡麗盖律體之
祖也
或云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明朗
吟行且為詩鷲嶺二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
寺僧問故荅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
上聯即吟與之僧曰何不云樓觀二句之問愕然訝
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云云橋明訪之不復見此
僧矣僧有知曰此駱賓王也乃削髮為僧遍遊名山
卒於靈隱寺二說未知孰是兩存之可也

夢筆驛乃江淹舊居姚宏金聲一絶可警後學者詩云
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
意痴眠不讀一行書又李仲南言臨安旅邸壁間一
絶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風恋酒
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建州崇安分水驛一絶
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黄繭作綿料得故園煙
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又呂叔潛言鎮江丹陽玉乳
泉壁間一絶云驛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
客情最苦夜難渡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



皆不著名氏也
齊劉祭酒瓛住在檀橋瓦屋数間上皆穿漏世祖為祭
酒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室
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
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覩覽舊遊皆有
留題萊公詩用碧紗籠之野詩則塵蒙侍妓有慧者
以紅袖拂之萊公笑野因題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
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宋人記趙韓王宅閎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為常歲時惟厮養擁畚負鍤其間而已范文正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宮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意人能如范公所言則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嘆矣

范忠宣純仁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公益知潁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公益曰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公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公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非所望於故人也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為靈芝坊文恭退語人曰識必因德後達蔣公之德吾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公益聞端叔之言遂撤范氏之坊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詩者皆以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



云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三十年前塵撲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多景樓晁君成詩曰樓上無窮景樓前正落暉開軒跨寥廓覽物極纖微雲破孤峰出潮平兩槳飛東溟看月上西度認僧歸木落吳天遠江寒越舶稀魚龍鄰海窟雞犬隔淮圻草色迷千古波聲蕩四圍廢興懷霸業融結想天機浩浩羣流會沉沉百怪依登臨真偉觀回首重歔欷方萬里云此詩無一字一句不工

孰謂宋詩非唐詩乎

建中靖國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世瞻從學於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村洛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見一老嫗問其故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至今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别所以泣也坡亦為



之愴然問以居所即坡五百緡買者也因再三慰撫即還其居仍焚其券不索其直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孫氏㙜居歲七月歿

蘇東坡登天竺寺佛印言牕前兩松昨日為大風吹折一老僧悵恨成兩句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虗牕半日凉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

林和靖書壽堂壁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禅書和靖嘗傲視許洞洞不喜乃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此詩妬賢嫉能可謂讒之㞢也聞者足以戒云

宗忠簡澤石刻華陰道二絶云烟遮晃白初凝雪日映斑斕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嶮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岳武穆湖南僧寺詩云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帯秋又遊金山寺云第一泉頭過九日黄花猶待客重來男兒有意扶中國不斬樓蘭不易回觀此詩二公真文武全才也



楊玢尚書致仕舊居為人侵占有詩云西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司馬温公與邵康節遊一日會崇德閣約邵未至有詩曰淡霧濃雲合復開碧漪清活遶縈廻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邵和云君家梁上午時燕過社今年猶未回請罪誤君凝佇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晝錦堂韓魏公詩云重向高堂舉宴盃四年辜強北門回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耻跨金

絡騎綠陰欣滿鐵梁臺因思前芳歸榮者未有三曾
晝錦來又再題云為郡偏榮晝錦歸再容鄉任古來
稀邸人秪駭新章貴仙表誰瞻舊鶴飛浹境士民增
慰悅一軒風物起光輝
方萬里云公初有古詩不以快恩讐矜名譽
為然見諸歐陽公記中此熙寧初元自長安再領鄉
郡時後改鎮北門得請歸判相州凡三衣錦云 宋
景文題晝錦堂詩云端節前驅晝錦身堂成著牓示
州民遷鶯賀燕翩翻集嘉樹井栄次第春漳岸夕波



通沼溜魏臺暇日弄梁塵君看千古青編上得意如
公有幾人此詩惟魏公無愧非誇非諛
文公語錄云石曼卿題張氏園亭云亭館連城敵謝家
四時園色鬪明霞窓迎西渭封侯竹地接東陵隱士
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
留事醉待參橫落日斜又籌筆驛詩云意中流水遠
愁外舊山清句極佳曼卿為人豪放胸次極高而詩
乃方嚴縝密如此樂意二句宋儒謂形得浩然之氣
郭功甫少有詩名梅聖俞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王荊公亦嘆美其詩與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
詩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其詩曰高臺不見鳳凰遊
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
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
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又觀東坡畫雀作詩寄云平
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
羽翰雖好不能飛後東坡用其韻三和不已
楊龜山廟祀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公行香
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辨香覓路拜龜山



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
斑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垕半間黃鳥不知誰
是主陽林猶自語間關
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
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
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
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辛好禮諸人問虞文靖公偕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
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幾過皆不留題

何也公曰詩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請與誦之
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二句檻前楊柳亦後人所栽三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惟有西山在矣含蓄無窮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開闔於頃刻之間其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也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處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雲故居致奠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罵鏤見聶吉甫天思集吁可嘆夫

韓侂胄平原甲第開禧末坐罪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祇冰山廣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又曰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踪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廬門席不重而詩皆用郿塢事深有感慨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閒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露霑衣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新其門為木匠所誑日趨於侈自門廳堂廊一切更建歷數年輪奐整潔而膏腴田掃空矣其始從事木匠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君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吾



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貫置于地而去蔡覺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試俄報登科十年後玠家益貧蔡氏亦死遂賣宅與聶恰得二千貫先自與人說如此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贛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崇報今其錄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為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

絕救之終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董猶判也王
刻像行溫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
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
郤交鶻之名姝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是
可比方孔明也夫為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
之道大賢以上事也豈特忠哉
尚書何公喬遊岳王祠作詞曰自分林泉人此腰久不
折今見穆王祠下拜非予越一拜忠義之堂堂二拜
精毅之凛烈三拜文武之全才四拜古今之豪傑報



二帝之讐雪中原之恥朱仙鎮已逼東京十二金牌
和議決倉糧鮭盡莫須有國體已亡公道絕嗟哉五
國海天邊二帝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鐵可
刳檜之心斷檜之舌砍檜之頭刺檜之血万俟卨附
勢欺君固當粉其骨張浚之妬賢嫉能亦安能逃其
責風清月朗酒酣時擊盞叩壺歌一闋為人臣子不
能為君之流涕者是亦失臣之節大奸劉摯賈似道
萬里山河宋家滅
宋秦檜師垣故第紹興末年檜薨適值開浚運河人夫
取泥土盡堆積府墻及門有人題門讖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鄖
塢貯黃金笑談便欵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
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
蘓州文徵明題文丞相祠詩云倉卒勤王萬里身風塵
顛倒作纍臣三綱已去嗟何及一死臨期認自真直
以安危係天下亦宜成敗論斯人遺文尚可誅奸賊
奚但悲辛泣鬼神
廣東一寺為人所圖其僧即棄寺而去遺詩云慇懃收



拾舊袈裟檢點行囊沒半些袖拂白雲辭古寺杖挑
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昔種花分
付犬猫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
太祖有天下建廟祀歷代帝王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
元祖面裂為泪痕所污塑工頻加脩飾越宿又如故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胡人入主
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
朕既天命人歸奄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
北則　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

啼哭。於是塑工明日奏世祖。面無沮矣。
大明初克婺州。於城樓立大旗二。親書對聯云。山河奄
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帝王氣象見矣。
上與劉三吾微行。出遊入市小飲。無物下飲。上出句云。
小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適送
酒至。隨口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
召官。固辭不受。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未造。上乃先令
儒臣作記。文成上覽之曰。朝廷乏人矣。昔唐太宗繁

工役好戰爭。宮人徐充容猶知上疏曰。地廣非久安
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今所答乃皆順吾所欲。則唐
婦人。過今儒者矣。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矣。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
湿。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雞鳴寺。設醮以度
而鬼又飛磚擊死僧人。懼 馬太后聞而告於
太祖曰。必孔子大聖人以鎮之。是日還大成木主于此。
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國子監焉。
南京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門字無鉤。

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孟
舉書門字有鉤。即以粉塗鉤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
以規矩準繩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
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
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
莫知所自。詰旦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

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喜。賜賚甚厚。
廣西昭州最為厲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
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問
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更名曰清
輝亭。已而揭扁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頃策杖四隅
視積土中有片石。班有文字。然取而滌之。乃丘濬所
作記。其畧云。于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
然也。後某年月日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發一笑。考
范生命名之日。不少差之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别宅三間極寬絜為邸舍就直緡百二十錢人言中有物怪多不敢居乾道三年八月武翼郎孫肇赴任監酒稅以無官廨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曰屋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可失時猶未黃昏忽清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肇心驚捨之而他明年陝西人統領解軍來自言無所懼挈家徑入坐已定而婦女已出李仗劍逐之至廁而滅李待旦命撲掘其處得白金百挺李邀謝氏子弟有無窖藏曰無



之賂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就鬻此第增為七十千立券李遂成富室乃知無理之物固宜冥冥之中有主宰者孫肇非其有而懼謝氏子弟臨財無苟得亦可謂賢矣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祗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閏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官滿分取胥偽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贓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為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父維陽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而死

僧琳號無畏好學能詩嘗創無畏菴有松合抱郡將治鈴齋索材欲往伐之琳知之預命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讀其詩而止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愨菴之北知州施膺菴之西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吳後圃吳曰僧菴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施別業施曰何不送愨翁而送予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吾獨不能為愨菴耶亦辭不受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亦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噫以一菴之

小而見四公之高下人心不古世道日趨可慨矣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情者學士
謔之蹙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
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脊馬黃之第今敗死頹垣矣
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耶學士聞
其言憮然遂謝遣里旅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
文至失色猶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
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



輩他日賣之可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嘉靖年間費文憲公嘗搆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
居公頗勤劳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
曰我昔猶君昔公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劳
心公視之俄不見
張羅峯孚敬吊江心寺火云愁見中川皆赤土却留雙
塔自摩空眼中殺盡千年景江上無消半夜風幻化
物情今日極浮沉天地有時窮咸陽宮殿都休問金
谷銅駝也棘中此作氣象自與凡庸不同

器用

漢班婕好作新製齊紈扇詩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
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長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
之乃舉咏扇詩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之句
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嘆服
唐張九齡為相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
甫陰中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



齡作賦以謝曰苟效用之得所須殺身以何忘又曰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貽林甫
曰海燕雖微眇乘春亦暫来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
開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
猜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宋范質在茶肆中見有人貌怪陋前揖曰兵戈至相公
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来故
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
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惆然久之後至伏鬫後門見一

土木短兒其貌肖茶肆見者扇亦在其手公心異焉
宋徽宗善繪其畫一扇濃淡卓絶康與之書一絶于上
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
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吳唐子畏題美人紈扇詩云秋来紈扇合收藏何事佳
人重感傷祗看于今雙眼裏大都誰不逐炎凉
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
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于張
俊俊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買得說是侯潮門陳宅



厨娘破黄花魚腹中得之上大悦以為失物復還之
兆乃封厨娘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搆歐陽詢作
詩譏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
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為此多
應是宋公後太宗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
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劳民傷財而
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

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唐高駢鎮蜀口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
賞亦疑其跋扈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
詩以寄意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来風依稀
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道移鎮渚宮
唐李涉晚泊聞角詩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
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白樂天賦得城邊角詩云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
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首盡垂鳴



鳴三奏罷城上展旌旗此鳴鳴三奏有說世之鼓楼
曰譙楼者謂門上為高楼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
乃曹子建所撰其初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
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曰起家難保家亦難
難又難今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
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内侍象奕因命曾子棨應制詩
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决死生千里封疆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

逼楚城興盡討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列成象士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城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隅
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
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黄山谷奕棊呈任公漸詩云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
兵象兩棋心似蜘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
一目誠甚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
横月落不曾知方萬里云山谷前詩云坐隱不知岩

月樂手談勝與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盡奕者用
心忘身之態至東坡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
優哉聊復爾耳盖東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遯齋閑覽云荊公棋品不高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
疾應覺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
思勞神不如且已觀其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
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東坡在儋耳聞黎子闘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
後回遇雨從農家借笠着屐而歸路人小兒相隨爭

笑邑犬群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
海上蘇前身應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黄
官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不襦憑誰
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帯笠圖
呂蒙正公居相位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
里欲因公弟以献其弟伺間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
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賢於李衛公遠矣
桐城錢如幾詠竹夫人云肌骨清奇氣味真滕牀當暑
不辭頻秋風一夜恩先断始信人情太不仁隴西金

白嶼鷺白苧詞云美人終夜理吳機白雪新裁作舞
衣莫把君恩倚團扇西風容易入羅幃可謂窺破世
情之態者
古人以煖足瓶謂湯婆黄山谷名以脚婆戲作詩云小
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至
曾文清謂山谷取竹夫人為清奴則脚婆當名為錫
奴亦戲作一絶云霧帳桃笙晝寢餘此君那可一朝
無秋來冷落同班扇歲晩温柔是錫奴
單字湯婆詩坎離陶鑄布長安不厭常情冷煖看和氣

綫蒸來足下陽春便覺到人間温柔異質通仙術貞
節同心傲歲寒却勝少陵思廣廈能令貧士盡歡顔
文徵明燈花金莖吐穗栗粲粲大樹騰輝影陸離紫蚩
凝芝春見蕊絳痕消蠟夜敲棋心憎積雨何當霽尋
卜明朝喜可知一笑自開還自樂居然不受曉風吹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
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學士入都不知所禁
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書一詩曰冠蓋相望古所
然易青為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



賞錢州府禮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趙德麟侯鯖録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
畝間所歌者盖隱詞也饁婦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
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為春夢婆一日被酒
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
朱顔减盡鬓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
婆
劉基初見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基曰詩儒者
末事上即舉所用斑竹箸示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
玉細攢湘江曾洒淚痕斑上顰蹙曰秀才氣基續云
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看 上始悅
瞿宗吉咏熨斗詩云有柄何曾棬酒漿隨時用舍屬閨
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
玉釧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類何時
肘後黃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謙但
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内
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



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内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
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其尚在必知其詳
遂徃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嘗欲詔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而
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懊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
是啓太后宮檢之果得其處盖已積塵埋沒寸餘矣
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何恨其後英
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愼哉
漢唐宋印文多是小篆國朝外國諸衙門皆疊篆惟總

兵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玉箸篆必九摺取乾元用
九之之説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之義
御史印文八疊取唐臺儀八印義也二品以上印用
銀三品以下用銅御史用鐵
朝廷璽共九顆。在内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
揭帖赴内監取用。奉天之寶。祀天地用。制誥之
寶。一品至九品誥命用。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
皇帝行寶。立封賜勞用。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
兵用。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天子行寶。封建外



夷及賜勞用。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勅命之
寶。六品至九品用。
吴江虞夆言家有邵菴三像。其一素冠竹杖。其一自書
遡手千載之賛。其一歸休戴笠圖。自書四律詩。令道
園學古録。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所
依。高岡獨行来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
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中欲雨
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又南園多竹暑氣微。迸来
結屋相因依。桂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

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絡絺。隣翁問舊坐来久。
此日先生戴笠歸。又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
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
殘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
生戴笠来。又莫問鄉人駟馬車。此身全不要人扶。雲
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饒尋積雪。
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園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
圖。
李衞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



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来問杖無恙否僧欣然
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張表臣在淞江攝
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小詞於壁間云楼
横北固盡日厭厭雨欵乃數聲歌但渺漠江上煙樹
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覔花英春色知何處
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
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楼
去其僧頑俗且瞶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
可惜寫了張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

舊張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
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
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
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
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
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唐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
召閻立本圖其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流汗
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卒免面墻唯以丹青見知
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夜半鍾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溫廷筠非
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鍾聲之理王直方
詩話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極
而夜半撞鍾予意謙得句而撞鍾乃各時之事張豈
無據而云即以謙之事以輳耶況寒山與金輪自非
一地真可謂痴人前不得說梦矣及見中吳紀聞辨

夜半之鍾惟姑蘇承天寺為然予復意其訛龔固蘇
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
云古有分夜鍾蓋半夜打也至讀南史丘仲孚傳每
讀書以中宵鍾聲為限則思唐時半夜亦沿流古人
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鍾來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
山鍾非後世曉暮比也龔時承天寺尚爾也
國初沈萬三吳人也居周庄富盛所藏寶玉珊瑚瑪瑙
古窰歷代名賢遺跡凡百珍玩無不畢具瑪瑙酒壺
其質通明類水晶一枝葡萄如墨點就號為月葡萄



籍沒後為吳江某氏所得因戎事托吏梅元衡籌以
比報之元衡死其物竟無所終天順間嘉興李銘字
日新者訓蒙為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火光撲之
不滅乃以物記之明旦往發其處止獲此但不知貴
重求鑑古陳二引至富族曹瑗酬米二十石李不允
更授呂山吳汝輝酬秫米百石竟為趙師前知府劉
侃沮之陰諷日新曰吾有一策俾君大獲若投獻鎮
守張謙僉嘉興一郡塩鈔利當百倍日新許諾劉遂
與之賚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兩劉分其三之一日

新領還過江舟覆鈔皆溼毀嘉興楊太守繼宗追補
前鈔日新瘦死劉廢產與償信乎天地間尤物得之
必有禍隨日新貪得適當其禍豈其數偶然歟
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
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年已惘
然
餘姚徐菊坡簫杖詩鑿竅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閑
行刻鳩賜老聲還噎隨鳳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



柱石倚風花底為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
合九成
李時勉咏剪刀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
院響餘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
魏人以愽物名於河濱得銅器如觴焉而竅其兩傍文
爛然得之甚喜召所與遊者曰予近得夏殷之器宜
同玩之且實酒為壽方獻酧仇山人見曰子胡得乃
爾是銅鐺也角觝家以護陰者也魏人楚丘有士其
愽物不下魏人一日獲器象焉形鬣鼠尾皆具而竅其
背詢無識者一士曰古有犧尊其是類乎殆馬尊也
士喜藏之享尊客輒出以盛酒仇山人過之愕然曰
子胡得乃爾是溺器也貴婦家所謂獸子者也士乃
棄之然則世無真識則名實錯亂其不以銅鐺溺器
為真玩者幾何人哉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
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悅焉呼工象而鑄
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三年土質交蝕銅質已化與
敦所有者畧類一旦持勸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



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為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
形酷肖第不知孰偽真耳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
真也中貴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辨數不已
衆共折辱之敦不敢言歸而嘆曰吾今而後知勢之
足以變易是非也龍子聞而笑曰敦何見之晚哉士
之於文也亦然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
錢王之後尚有宋賜券存焉命其官取諸其家倣其

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云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頫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徵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朕本躁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蘊太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耶沈知另畫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曰索絹短少更宜畫前面三對頭踏耳守曰也罷也罷



## 文史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知之生乎異代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易義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上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陸機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而律體相倣李唐群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颦張籍皇甫湜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揚子雲之解嘲郢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鶴樓賦氣力同晉朝赤壁賦卓絕

近於雅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唶嚄而狼狽矣

河圖三畫已剩却堯典萬言猶欠着向來諸聖天何言六經非渠一手作杏花壇下楙不開天公更遣麒麟催乾坤造化登青竹涂泗光芒付綠苔堂上書生真苦相蠹簡嚼穿渾不放屋上架屋更屋上後千萬年作何樣華元夜登子反床華鏜晨趨孔子堂當時浪說析骸骨今日單思雕肺腸華君將身傳凍餒毛穎可憐彼何罪君不見老農驅牛耕隴頭稻雲割盡牛亦休毛穎為君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短檠青燈明復滅詩話云華鏜秀才作六經解楊誠齋書長句于後思致甚巧末意顯然

陳后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為異事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書莫讀詩莫吟讀書兩眼枯見骨吟詩個字嘔出心人言讀書樂人言吟詩好口吻長作秋虫聲只令君瘦令君老何如閉目坐齋房下簾掃地自焚香聽雨聽風都有味健來即行倦即眠此亦誠齋作句老而佳浩如煙海積如山紙上陳人叫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一生精力費臆間又鄰壁朝啾誦學而老人睡少聽移時他年慎勿如張禹帝問床前謬不知二詩句意俱好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詔詞畧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國朝嘉靖時閣老張孚敬奏以天子豈有拜王之理乃毀神像立至聖先師孔子神主誠萬古不易定論也

千字文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榻千字不重者每字以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嗣興謂之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為千字文嗣興一日編綴成韻進上鬢髮皆白

廻文按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有廻文詩四言始於虞舜臯陶之賡歌五言始於蘇武李陵之相別七言始於漢武帝梁栢臺之作而寗戚南山已備其體矣王摩詰效顏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律詩始於唐排律亦始於唐其原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四六文之作起於晉徐庾

詔誥制勑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至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漢高祖有太子勑武帝有責楊僕射勑誥雖本於湯誥皆布告令於四方與詔同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今之科場是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



則散文自唐以後多用四六露布三國始於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己威武也箴銘頌贊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詞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起於班固記者紀也禹貢顧命戴記學紀是也序者次序其事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所以作也論者議也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人之美惡一曰論學乃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之人物說者什也述也解什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司馬遷行狀則紀一人之事為死者求誌之辭也墓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生者悼惜死者之情也隨所作起義而已誄辭則始於曾哀公之於孔子哀辭始於張茂先之於晉

武帝祭文則始於曹孟德之祭喬玄題䟦漢晉諸集
未載惟唐韓柳有讀其書其文題宋歐曾又有䟦語
其意不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䟦
天子下書於臣民有五一曰冊二曰制三曰詔四曰勑
五曰誥臣民上書於天子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
今官府文移上臨下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
恪禮儀體式以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古人花押所以防偽政以名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



私簡俱前書名姓而後押字　國朝押字之製上下
多用一畫盖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至吏
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也
篆法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鳥篆鼠篆
隸法芝英隸鍾隸鼓隸
齊歌為謳吳歌為歈楚歌為此巴歌為㜸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王羲之諫殷浩北伐事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
勸其與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　趙子昂論至元鈔
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欵不淺
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
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例
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
書稱之何待羲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
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
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信哉第惜其失大節耳
黄魯直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
違每如此老懷百歲幾回開詩話云此山谷得意之



句凡兩見之一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
如此我生亦何娛
詩書以後眞多事已矣洪蒙噫不回荷蕢那知夫子者
夏苓曾笑伏羲未先天一畫無餘卦六籍千年有吟
灰豈是世間文字少新篇後傳逐年開此古渾作
王十朋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
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王介甫詩也
介甫不肯為退之故荅詩云他日畧曾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第介甫與退之優劣必有能辨者人謂

歐公此詩移贈東坡則贈者無失言當者無愧色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
脩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脩筆
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法矣牧之云明
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
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
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
華山賦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里矣
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



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
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也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誠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
也則未是杜詩所以冠唐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
澤放蕩情懷而吟寫性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三
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下第詩云王家空談綱儒子
尚懷珍唐荊川為有慫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
遇青山胡不歸似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
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

淚眼枯沈石田以為句則佳矣一字未穩禮曰寡婦
不夜哭燈字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王羲之蘭亭叙有天朗氣清句梁昭明太子云此秋景
也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潦水盡兮寒潭清二句
似賦體非序也可云滕王閣賦東坡後赤壁賦起云
是歲十月之望句似序體非賦也可云後赤壁序范
文正公岳陽樓記亦似賦體王荊公評蘇長公醉白
堂記云此樂天所有公所無也三句非記體可命名
曰韓白優劣論又考唐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



當時試塲中初閱亦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
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況其下乎
東坡曰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裡非秦漢以
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
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
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吳
魏二國曾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耶
左太冲三都賦搆思十年始成以今觀之特縟辭綺語
耳果何關係於世耶未及人物僅一二文章功名之

士而止爾識見何鄙淺也其自序曰王庖無當錐寶
非用後言無驗雖麗非經乃闇於自見如此𢧐王介
甫字說殫平生之力而為之自謂可亞六經然窮鑿
互會亦祇為後世覆醬瓿之用而已其咏韓子則曰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
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何自見之闇也大抵明於見
人闇於見已人情皆然開皇中文體浮薄治書侍御
史李諤奏請正之其奏詞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
形積累盈箱盡是風雲之狀又曰閭里童昏貴遊總

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此殆猶惡人飲酒而自赭其
面也時隋主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讀此奏詞又可
發一噱甚矣人能自見之難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月餘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
之句侯為草書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
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此人未嘗讀李詩故也
成化間有吏建言禮科給事以激厲不從力叅送法
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風厲勉厲皆不從力
吏亦不能自明此人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

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女呼書答之翌日有不平者令
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遣之蓋識俗字未識古
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求的未有輒疵議也
永樂錢塘畫士戴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從父景
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後名漸著
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宣廟尚未引見
宣廟召畫院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
及至秋景遂起忌心而不言　上顧對曰屈原遇昏
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　上未應

徙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　上勃然曰
福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芷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
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夤夜以逃歸隱于杭之
諸寺為作道佛諸像故今苑藏潮鳴尚多手迹張濟
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廷循使人物色戴
聞雲南黔國公好畫因從避之值歲暮持門神貨之
其時石銳為沐公所重見畫曰此非凡工可為也詢
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已又數年謝死
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翺皆善其畫歸則老矣先

生循循怡愉人樂與友凡親友不給者每作數紙與之王楊二公嘗稱其畫當與古人相頡頏沒後以畫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堇吳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求如先生之兼善難哉

徵皇閒來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召米書之 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菓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



回顧抗聲曰奇絕 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物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晋椅子上米乃顧梁殿云皇帝叫内侍要唾盂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碑為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卻且做第二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嘗怪文章家多偽書於董氏誌發其文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後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為忠臣孝子慈母烈婦薦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薦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偽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



文章家刼竊蠹害也豈可哉

胡文定公作楊龜山誌銘不載高麗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勉齋為文公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為輕重抑二先生尊敬不在一時哉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三公之意端不可曉

雜記

宋太祖即位謁孔子廟御制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
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
鳳鳥不至

宋邵雍字堯夫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曰雍欲觀化一巡
如何七月十四日作詩云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
是夜五更卒元祐中賜謚康節朱文公贊云天挺人
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持月窟足躡天
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宋吳郡王益者憲聖太后弟也高宗特親愛之一日王
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携一童縱行天竺靈隱山中
濯足冷泉盤石上遊人望之如神仙遂爲邏者奏聞
高宗召至宮中乃命畫工圖王野服濯足于盤石上
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逸
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
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

蘇伯衡贊宗忠簡畫像云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
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
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
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
于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
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
遺像而悲吒也

宋張詠內剛外和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
姓畫像祀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
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



宋蘇東坡作李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
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
止三十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
太白橫峨眉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
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矧敢嗔作
詩一笑君應聞

宋白玉蟾姓葛名長庚號瓊館瓊州人嘗贊朱文公遺
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頹哲人
萎矣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

巳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絜氷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木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歟存神索至者說爾

玉蟾自贊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舘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詔封紫清明道眞人

宋陳執中參知政事年六十九壽日親族皆獻老人星圖獨其姪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覇矣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執中卽日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宋寧宗時金國主圖其像遣使至學士院求贊皆難於着筆眞西山書云像貌欽欽入面歎心聖人出矣汝當歸矣陰山之陰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坐老子與釋迦講法以孔聖拜于下西山又題云老子喜談淸虛釋迦專說闔闢孔子聞之笑倒于地

宋張文成贊徐有功云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鵷鳧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盖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皐陶易爲有功難[illegible]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正統間于謙補錢唐太學生時家有文天祥像一幅懸置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動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面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元濟顚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飮酒食肉與市井浮沉人咸以濟顚稱之始出家靈隱寺僧厭之爲人誦經累有果證年七十三端坐而逝人爲之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亭宴坐荒上巓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脫蟬湧出利市八萬四千稱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所以爲濟顚

廖道南贊丘文莊濬曰瓊海浩翰珠厓渺茫含靈鳩和

誕生文莊矯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繭絲日光玉潔
衍義有補世史有綱閏色皇猷俾遵典常我髮未燥
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資國紀
正德間脩撰錢與謙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
以司馬溫公像求西涯贊者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
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
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西涯大加稱賞
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乃為延譽于謝方石諸公
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宋司馬光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又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圓木小枕
下有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按蔡邕有警枕
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尚象示有其形哲人降
鑒居危慮傾
宋翰林學士王文炳字德燿博學能文作鐵椎銘曰朱
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
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
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着惟不自奮
假手於汝数未莫先詩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
匪椎之重唯人之勇匪椎之功唯人之忠長僅數尺
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椎在人亡再用者誰
藏之武庫永鎮奸回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
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
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銘曰天柱虧日爲月
福忠烈姦檜葉吁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
如冤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



滅
宋朱子作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
點畫畫放意則荒取研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宋寇準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
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明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
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銘可爲終身之用
宋蘇軾鼎銘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
不有茲器存而昌器亡而亡盖鼎必先壞而國隨之
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

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宋張敬夫屏銘曰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
言屈曲為君遮
宋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羹綈袍之溫名教之樂道
義之尊求之甚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梁之珍權
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
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
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
則斯衾之陋吾人其可忽諸



白居易座右銘曰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
如貴賤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厚於人無以色求
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老與正為鄰於中有取
舍此外無求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
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
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
勉身殁貽後昆
臨川吳東軒大[illegible]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
可矜矜則不長老人不如老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

則天下莫與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爭強多言者老
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
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
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必入小人
之鄉吾將書紳帶以示警刻盤盂而過防豈若常存
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書燈銘武子聚螢孫康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茲
銀釭不夜其光黃簾綠幕永夜煌煌經史在右子藉
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



竹夫人銘青奴青奴生長林泉族譜竹氏支分派連歸
于我家姻好新聯榮封夫人名不虛傳汝有婦德雖
曲而全汝有婦節雖柔而堅心虛而淡體靜而專默
以取容直以取憐而勿負寵而勿爭妍惟溫惟良宜
方宜圓不衣不食非凡非仙洞洞屬屬輕輕便便塵
之即去招之即前青奴謝曰幸嬪大賢獲侍帷房曷
敢不虔凡在足下一聽轉旋願毋爾思其寢安眠願
保夙夜其豪鈞天在于臘月湯婆貴焉妾告歸休冷
煖自知炎涼變遷新者勿喜舊者勿悲妾當終身不

離于左右而將以盡吾年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勿望
報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
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
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張紫巖憂國耿耿而議者以爲狂謫居零陵一日慨然
作几閭墨杖二銘墨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
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實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
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顚而

不扶則焉用彼窮通自有命枉道希世徒失所守此
顏師魯之言也觀其歷官所至有惠政立朝盡言無
所撓可謂不負所言
唐古之奇縣令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
則人殘小惡無爲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當謹不
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淸不如不淸
林誌號節齋作節齋二箴曰東方智奕萬虛容光我室
生白如錦綢藏歟然內小暴矣日亡淸明孔伸旁燭
無疆卓哉古人禮門仁宅達思在民窮思在國先憂
以憂後樂以樂一朝靡忘十天奚作　右晣箴
桑榆觸晦當藏澤虛我入而息以涇復初遠察三省
近審四餘其寐闇闇而覺舒舒茲心弗奕百度乃亂
壅塞克宣夜氣生旦安身脩令動靜勿逐毋曰隱微
天命見顯　右夕箴
旦氣箴曰維日之朝棪影扶桑大白無瑕爰始將行
有氣孔神靈臺內藏衡平鏡空如日之光幾希其天
好惡也臧無旦晝爲而俾之牿蒙養以正作聖之功
敢不敬承有赫天明

夜氣箴曰維日西景是曰桑榆豈弗競諸大耋之嗟
靜極而動厥機匪遐如彼膏露而木之芽無俾牛羊
以牧以芻日晦于根春容華粤復見天心猗歟聖謨
虛以待兮無爲之初
杭州鄭鼎庵先生自警箴勿自足自足自畫勿多言多
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爲詭
異以沽虛名勿輕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
友勿作無益以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當志乎遠大
之事勿欣戚於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願以七年之

病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
學邈如汪洋沉光疾如過隙揭數語於齋居用警勉
手朝夕
行樂歌春臺冉冉園青竹春夜沉沉隶華燭鸚鵡杯未
停琵琶聲已續君當為曲海上歌妾當獨唱江南曲
江南曲聲未足池中鴛鴦兩兩飛江頭鳧鴨雙雙緑
勸君莫待髮邊華勸君莫負杯中醁君不見紫羅山
上月如珠錦石屏前人似玉人生年少須盡歡莫待
形骸空結束空結束慢蹉跎青山碧草容易過白髮
茫茫君柰何



霜髮歌李空同曰客有笑余霜髮者走筆戲之云客且
盡手中觴不須笑我頭上霜客盡觴且停之聽我高
歌霜髮詞君不見天上烏東兆西走不相待又不見
黄河水萬古滔滔向東海我身不是南山松又不是
山上峯柰何與年少争春風鬬鷄走馬傾春紅君不
見昔時孔仲尼轍環鵠鴒無已時盗跖殺人如亂麻
錦衣高壽頹回嗟聽我霜髮歌歌短情則多軒車駟
馬渾等閒何似日啣金叵羅金叵羅青玉案何以贈
客錦繡段頭白頭白何須嘆
無油歌淇盧朱復之冬夜讀書無油歌云君不見萊公
酣歌徹清曉銀蠟成堆燒不了又不見齊奴帳下圍
佳人平生爨蠟不爨薪南園花蜂巧心計秪為渠濃
照珠翠生憎詩客大酸寒累不分光到文字欲學鑿
壁衡隣火夜不明欲學囊螢車十月霜無螢人生窮
達真有分大鈞不須問起來摩挲蓮座真人圖還有
青藜老杖照我無
明月歌萬峯巃月千重閑月明走上青雲端山人柏手



啣杯笑明月收入懷內照須臾復別山人歸峯頭萬
仞垂清輝座中惟見許飛瓊長年榣樂今何如槎上
遊人歸未得醉來伴逐金魚客自憐人月多眉皺月
易離人人易瘦有時懸鏡照寒猿南樓寂寂竟誰言
昔時珍重今如許倒影池塘曾共語頫將埋向斗牛
墟琢磨洗净天河水烏啄嘶来春復秋長空掃净碧
雲收玉盤擁向金門走俯臨萬物皆芻狗朱簾人醉
百花前頤逐花陰伴少年如吾山人醉未醒起視月
華同嘆飲飛身遥入廣寒鄉細玩玉人衾共枕

客座中開蘇州富商憂群男子細腰白質辭曰將校楊
州有福者明旦庫失銀貳拾錠夕又憂其還云遍覓
無如公者頤終伏事驗其銀復在余因作細腰歌諗
爾細腰群男兒燭光雪耿真現奇豊之世稱陶石客
約之壯士無顔色排紫闥兮入金門淹可拔兮寒可
溫君不見王顔金谷豪無比厚積細腰而已矣又不
見鷄不百結皚承塵細腰瑀〻淡交情多君雖云多
慾府儋石莫儲良亦苦吾家亦有山上葱庫筒不動
羽杯封亮天匪贈埋兒巨何事別我維楊去俄云備



福莫如公翩翩旋復仍相從倏徃倏来誰是主不憚
煩兮如楚許余今珍重君莫嗔願君與我相知心
乙巳大饑雖有賑饑之吏全無恤民爲心非徒無益而
反害之暇讀袁介字可潛踏災行手録一通彼苛吏
者有不惻然可謂無人心矣辭云有一老翁如病起
破衲𧝂𧜵瘦如鬼晩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
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
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
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

年叁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鈀朝耕暮耘受辛苦更還
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絶無潮又竭欲
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
農家争水如争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
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粮喫官棒相隨鄰里去
告災十石官租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
低田豊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
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
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



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粮阿孫賣與運糧戸
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
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
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
汗霑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淘金行
元蔡明詩云淘金大江側水深沙淺淘不得夜聞呼
叫來打門官司追課如追鬼呼童桃灯取金看囊中
秪有分毫積課多金少輸不及里胥怒嗔徐見執責
金買寬限金盡限轉急歸末坐窓下妻子相對泣泣

徒爾爲輸官不在遲南庄有田仍可賣莫遣過限
也酉家賣金乃賣一庄户户逋金猶不足
卩フく力早生理無

忠義忠義備載史記今畧摭二三以及本朝

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墨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為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夫既為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耳且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閩鄭堂題伯夷叔齊云和馬歸來坐緑陰天倫父命重



千金首陽山下中霄月照見忠臣孝子心

盧藏用紀信碑云項羽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奪諸侯之䰟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則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

無以尚也苟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
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冊其義則立於大瀣則
關爲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
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
竭以締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
其謝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緑耳於
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禄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腥
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



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
又激勵将士賦詩曰接戰春来苦孤城日漸危受圍
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黄塵起時将白羽揮裹瘡
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
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
騎俯城陰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
苦陣雲深旦夕髙楼上遥聞吹笛吟壯哉忠也萬古
不朽矣
宋盧襄為張巡許遠歌曰胡兒倚劒摩崆峒范陽兵火

烧天紅潼關失守大将死鑾輿播遷岷峨中貔貅兵
甲照氷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
畫作天山月二公擐甲怒梲槍極闘軍前皆裂食
窮愛妾膏亇斧愁蹙蛾眉氣如縷花鈿寳髻誰復收
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挟齒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
主雄心義骨塡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論功初入鳩
鵲楼圖形巳上麒麟閣
靖康之難侍郎李若水被拘因衣帶中詩曰胡馬南来
乆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歳月驚



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丼與衆人違私情
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㸃客衣後祀門王一謁公祠
詩寫羆豊碑欵奠芻黄風四起暗平蕪罵胡指日聲
猶在抱帝呼天泣未枯三鎮輕鐲貽國辱一河不守
致公俘忠魂耿耿無由瞑千載令人憾莫湏
岳飛精忠天植宋将中年最少其恢復中原之志見于
翰墨者不可殫述嘗作滿江紅詞曰怒髮冲冠凭欄
處瀟瀟雨歇臺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
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

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飡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國朝長洲文徵明和其詞曰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　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意殺飛者高宗私心不過假手于檜耳此春秋推見至隱之法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五顯廟尚靈舊在大理寺墻下順瘞之北山之湄身素有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記爲又順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爵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筩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其言而屍色如生尚可更歛禮服

元徽之挽文天祥詩云塵海焉能活塹舟燕臺從此築幽囚雪霜萬里孤臣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木愁　又云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讐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又學士王磐以詩哭云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



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

元師逼金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刎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又何戰為遂赴汝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木魯等凡五百餘人皆死之夫一人死節固云難矣至於五百人同出一心豈不尤難乎必其一時感激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為而為也

洪武中劉伯溫過安慶作沁園春哀余忠宣公闕其詞

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為難羨英偉奇才世
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析奸貪梢揮風雨人
道先生鐵漢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極溺權禎清名要
繼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
閫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湿旌旗
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壁難完

韓成虹縣人癸卯四月僞漢陳友諒罄擧所有兵號六
十萬圍南昌急七日從 太祖親征大戰鄱陽湖自
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復一戰交鋒既久賊衆不退
一時群將計無所出 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之
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龍袍冠冕與
上同服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既死 上念
成不置命中書省議所以報之者於是中書省并以
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成為首
功立祠於康郎山設像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
文曰天生忠勇翌我明運大戰鄱湖天命斯定方醜
虜之陸梁成折衝而争奮或代主以殺身或敵愾而
致命或喪其元于執戈或殞其屍於他境嗚呼忘身

狥國不世之功神洋洋其如在節凜凜以猶生亦有
宣力効忠同死王事功未録於當時名不傳於後世
咸兹血食以永斯祀後有人題詩云鄱湖鏖戰不生
還是我 皇家第一關 聖祖開基天地久将軍正
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功在張巡伯仲間萬古
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康山
刑部左侍郎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擧人才累官刑
部左侍郎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齊湘代
岷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誅畧有威望者為

守臣鎮之乃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
命及詔讓燕昺貴遂集兵守王城 成祖稱疾不出
張玉朱能請起兵 成祖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
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遣中使逮燕府官校
成祖盡縛官校置庭中給中使召昺貴與械人去昺
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千户譚淵縛昺貴 成祖
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屍
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詗
府中事友直輙先事泄昺謀以故燕府得為備昺死

以友直為北平叅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
輩遠戚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上嘗夢昺被髮為
厲出其尸焚之面色如生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
立祠祀之右首事死者五人張昺葛誠謝貴盧振彭二夫
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
有見于此而已

燕府伴讀俞逢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
伴讀　成祖將舉事逢辰闞其謀遺書戒子示以必
死及起兵逢辰泣諫死之　右諫死者一人夫伯夷



叔齊民到于今稱之以夫子為之論著也明詔所及
逢辰得不與夷齊並傳哉

都指揮皂旗張者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
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
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兵畏之右力
戰死者十人瞿能楚智莊得滕泰俞通淵宋瑄楊本徐諒衛健皂旗張夫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皆能致命遂志者也

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姚
居魚案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徧讀書所
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鄉舉
歷祈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聲三十年擢知蘇
州府初
太祖以吳民染夷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噐者吏持短
長訟蜂起難治善考求治道因俗救正轉稱大治隱
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
賓乃闢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退善自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



高善願見不可得欲往候芹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
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明
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
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日有官守姑舍是事
有急於此者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
書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
時北兵已南徇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
相約勤王薦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
策防禦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曰人

有文武材畧可扶顛濟危者亙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乃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　成祖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徃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為太倉衛鎮撫陳斌縛見　上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抗以大義聲不絶而死時七月十日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永樂九年猶繫獄正德十一年湖



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右守城死者凡十有九人

陳植　馬宣　宋忠　余瑱　陳質　朱鑑　彭聚
楊松　王彬　姚善　鄭華　唐子清　鲁濬　鄭恕
崇剛　蔡運　向朴
樊仕信　黃謙

夫封疆之臣死守社稷諸臣可謂蹇〻匪躬矣

文學博士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孝孺幼精敏絶倫雙眸烱烱如電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克勤守濟南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嘆不得孔子為依歸從宋濂遊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時又以為程朱復出嘗卧病絶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樞薦召見　太祖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子錫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上聞之喜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



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釋之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虚日名其讀書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初以　太祖遺令必先召孝孺乃召還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與董倫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建文君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

孺詩曰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藹龍顏細聽天
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
御爐香遶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
官時大召名儒脩高廟實録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
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疑命神寶孝孺
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為文學
博士即以授孝孺比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
手北兵既渡淮及江上書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
遯去孝孺衰服晝夜慟哭　成祖以姚廣孝言廣孝



云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
絶矣使廖鏞兄弟召孝孺不肯屈　上令鎮撫伍雲
收孝孺孝孺杖衰經至闕下大哭　上怒繫獄猶遣
人諭之日再三不從詔天下又使孝孺草詔及見悲
慟徹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
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
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曰朕家事先生何自苦
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

筆於地大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
族耶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若何且罵大哭
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磔之聚寶門外罵
聲不絶孝孺為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
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
收其妻鄭氏鄭先已經死籍九族母族林彥清等妻
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
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



四十七人謫戍死者復数百人典史魏澤匿其幼子
彭養吾詩曰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嫡隙日以開
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
輕佻故無匹蹤跡類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侯王
匆惶何太急斯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来
六軍盡股栗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
樞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之死矢靡他
昂護并如蜜所貴賢士模萬民奚足恤後来奸佞儒
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倜儻有志操洪武
八年鄉薦辟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賀萬壽表　太祖
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修陞
侍講山東左參政補蝗弭盜民德之陞雲南左布政
使時普定曲靖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建
文君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為禮
部尚書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詔集議迪言刑獄未
清宜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
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

負失令不恤必嘯聚為亂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
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
餘事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不受北兵起上疏
陳大計與齊泰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
國威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
師　成祖即位召迪責問抗辭不屈與子鳳山丹山
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
罵不絕口割山等鼻舌爇熟食迪吐唾益指斥遂俱
磔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

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如日照徹區區不二心
又有五噫詞並悲烈家人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瘞
縣計家橋洪熙初詔赦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
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徐觀復於迪
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請
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
兵部尚書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
事中改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鼎石藩
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　上益

喜凡法司疑獄盡屬鉉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
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輓粟水陸並給足五月北兵
圍濟南急鉉及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宗參軍張都
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大挫北兵　成祖隄
水灌濟南濟南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
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
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成祖大
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
約候　成祖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板橋刀遣人請

成祖入撫諭　成祖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　成祖𠃊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杈亟下傷　成祖馬首　成祖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断橋橋不可動　成祖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詬罵北兵大怒攻益急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北兵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令南去其留守北平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夛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



柢真定南来諸将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数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召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将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旦夕平矣鉉以軍餉聚於徳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将皆駑才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圍　成祖数匝北兵大敗胡兵奮擊　成祖得由東北角潰圍出張玉戰沒建文君以濟南功賞鉉進布政使命翰林陳檢討賜金幣吏部魯主事頒誥命封三代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平安戰小河鉉援之北兵連敗王真戰沒中原震動　成祖欲北還以諸将言乃引兵南下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成祖即位鉉擁殘兵駐淮南執鉉至不肯屈令爀其肉納口中鉉嚼而啖之問



曰食之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食之有何不甘劈碎其體至死猶喃喃不絶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毋薛氏安置南海子福安戍河池康安習匠尋皆死

左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徳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曰異日子必為良

臣我當為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
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因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
忌諱　太祖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毋喪力行喪禮
復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蹇義為
左右侍郎又改左副都御史特見信用景隆懷異志
密通欵於燕屢喪師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
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為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
於汝汝乃謀叛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叩
首言此賣國賊也臣備負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罪

誅建文君怒罷朝北兵既渡淮靖康府直吏蕭用道
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
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
此尚不能容言乎詬者愧而止　成祖即位臨安指
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請誅之　上責問子寧語
又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
血大書石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棄市者一百五十
人姻戚逮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為
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聞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
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書
院祠子寧刋其集行於世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年十五讀書寶香
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牛馮之歸比入門縱之乃
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元士尋
又改為士源又復為給事中時諸王服乘多僭敬秉
間為言此賈生所謂燃也　太祖笑曰爾言是朕慮
未及此耳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

王來朝敬密奏裁抑宗藩畧曰北平者強幹之地金
元所由興也宜徙燕於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
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
骨肉至親卿何得為此言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
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敬嘗抑姚廣孝
成祖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曰敬欲徙朕内地建文
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姚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
流金陵加兵特囊底探物耳使敬言聞　上豈有今

日氏　上乃赦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
畫敢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如生夷三族後四十
年侍講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質敏孝弟立朝
慷慨英發凡所建白美姿儀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
曆兵制皆能究察文詩尚板磊落所著有遺書十卷
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

右副都御史茅大芳楊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
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或贈詩曰陸
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



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
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渥大芳感激額其堂曰
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偉然較大和雅不亢
不諂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云建文元年擢右副都
御史北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
何聞道將軍志未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十七日被執死
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
有希董集五卷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修行　太祖
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云幽人無俗
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
曰此誰詩也對曰里塸中儒生胡閏　上識其姓名
洪武中薦至　上曰此鄱陽廟題壁詩者也授督府
經歷建文時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進大理少卿北
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其
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邊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



祀之學宮

監察御史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
經徵為監察御史諸論奏皆國家機要建文時尤戮
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　成祖召翔翔喪服
入見大哭語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
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
犬馬骨焚灰揚之以其地為漏澤園

陳思賢教授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玨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生員　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善

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藝勗諸生隨方教誨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陳林鄒曾呂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邵銳立祠祀之右逮而論死者凡五十人方孝孺 鐵鉉 黃子澄 齊泰 陳迪 暴昭 侯泰 練子寧 卓敬 胡子昭 郭任 盧迥 黃魁 茅大芳 周濬 司中 彭與民 盧原質 陳繼之 韓永 戴德彝 高翔 王度 甘霖 謝昇 葉希賢 董鏞 王叱 巨敬 宋徵 黃彥清 李文敏 湯宗 葉惠仲 陳彥回 程通 耿瓚 耿瓛 張倫 王資 倪諒 周拱元 陳思賢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胡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今名 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五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 輝祖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元學書善大字戊寅閏五月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召對密言燕邸事八月兼太子太傅燕世子及弟高煦高燧入臨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不可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駙馬王寧庇之乃悉遣歸俄湯宗上變告北兵起與齊黃㬎貴謀議二年李景隆北伐輝祖帥師繼之白溝戰敗輝祖為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敗北兵於齊眉山燕將皆懼議旋師建文君乃召輝祖還何福遂以無援不能遏敵北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 成祖入金川門群臣勸進獨輝祖不屈 成祖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怒削



爵鉄勒罷尋下獄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泰輩同罪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功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殁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嗣魏國公又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右繫獄死者一人夫拒命於方將之時猶可能也抗節於勸進之日是難能也召之不來麾之不屈若輝祖者所謂世臣非耶

河南左參政鄭居貞其先徽州人居貞豐頰美姿髯父

潛官閩中居貞從尚書貢泰甫遊洪武中舉明經授
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二十三年以河南試左參政
三載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永樂初坐方黨死有閩
南集閔瓏行藁歸来稿檜庭藁子孫因留居福州瓜
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
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
烏覽德輝瀰瀰鏘環佩天門何嵯峩群山久相待晨
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
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右

坐黨死者七人 劉瑞 王高 鄭公智 鄭居貞 林嘉猷 黃希范 廖鏞
大君子以同道為朋古固有耻不與其黨者劉瑞諸
臣不廢君臣之義又全朋友之交不亦烈丈夫哉
禮部即中黃觀字瀾伯池州貴池人觀從父贅姓許受
學元待制黃哻哻死節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
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以天道福善
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太祖喜擢進
士第一授翰林脩撰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
二年知貢舉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奏復姓黃別字尚賓北兵起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四年觀奉詔募兵安慶且督諸郡勤王至李陽河聞
建文君遜位衣冠號泣東向再拜自沉于羅刹磯下
是年十一月陳瑛謂觀與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
顏伯瑋效死建文請加追戮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悉勿問及陳瑛閱方孝孺等獄詞又簿錄與
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翁出通濟門先擠其二
女于河遂自沉死有司收屍棺殮以待命不報後籍
其家并逮姻黨百餘人　仁宗初得釋縣尹龔守愚

於觀故址立祠祀之
翰林脩撰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岩人初從外姓陳篤
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孟徵
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辟為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
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
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
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
井田封建之類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建文君
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淮上遊兵逼江

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叔英募兵廣徳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知事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齊與夷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



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陳瑛簿錄叔英妻金已自經二女皆笄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初叔英將死時移書天台道士盛希年瘞我祠山麓年收瘞在州城西五里英有靜學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脩撰王原采之墓成化中知州周瑛封殖表識其墓嘉靖中編脩鄒守益謫州判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叔英以孝稱好板善類楊士奇其所薦也孝孺士奇嘗稱其立言温粹文章敷贍紆徐有作者風謝鐸贊曰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狥為衆刼去良乃集諸司印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



汝耳妻曰我何難遂覘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廚置其子池邊自投死良殮妻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逃匿以存宗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成祖曰死本良分印不得輒毀毀印有罪徙其家於邊編修黄佐為良傳正徳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為祠祀良劉瑞銘曰允烈王公妥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

衢府紀善周是脩江西泰和人舉明詩為霍丘學訓導

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為善　上喜擢
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
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
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弟也當是時衡王未之國是脩
留翰林脩纂國史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
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
怒衆共推祈之是脩屹不為動北兵渡江是脩留書
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為
賛繫衣帶上自經于尊經閣下時六月十五日年四

十九是修嘗約楊士奇等同死事負之後士奇為是
脩傳語其子曰使我與若翁同死今誰為翁傳者是
脩内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直而
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家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
究為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
所著有詩經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
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
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婦不以死生為慮故其
行無不果乃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録蓋無愧其言

云侍郎何孟春曰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先死者
周是脩也諸公負約雖有王魏事業蓋亦愧矣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唐魯公之
後也孝友婣睦鄉黨稱其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
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
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游兵過沛沛人迯匿伯瑋
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
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
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彦莊間行至徐

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玨次子有為還曰
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
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
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
徒雖死終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二鼓
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
哭曰臣無能報國乃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
遂刎以從胡先收瘞伯瑋父子於沛南関外玨脫走
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墓立祠祀之尹直賛曰

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寧沛百里堅守孤城
侯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
照耀青史
監察御史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
為監察御史會藩王来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
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宫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
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遣書
爇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慷慨請行姚廣孝勸

却其書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吏部侍郎
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
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即既
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
妻李氏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李年二十九
亦自經死
駙馬都尉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
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才智能騎射
諸駙馬中　太祖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君北兵

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成祖假道殷割使人耳
鼻授之詞答　成祖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居父恩義
成祖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
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
嚙指血為書付李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
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
之乃還見　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
冬陳瑛言殷匿亡命私畜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
詛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

擠殷死笪橋下曦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對曰此上命也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
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牽衣大哭問
駙馬安在　上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
二子　上乃以公主二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
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毋爾不得
至今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
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
上不荅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遷

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荅公主　高皇后
二女也右自盡死者凡二十四人黃觀　王叔英　廖昇　周是脩
王良　魯鳳韶　顏伯瑋　龔泰　陳性善　黃越　王良　高巍　鄒瑾　何申　魏冕　程本立
王省　劉攻　劉璟　梁良用　梅殷　牛景先　李堅　儲福　夫苟息死晉召忽
死齊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脩諸臣自
靖自獻不有其身忠義之氣流行宇宙信久而彌著
矣乃若張紞毛太亨董倫相繼死於解職之日樓璉
死於草詔之後王達死於十難之餘甚至變易姓名
潔身行遯若雪菴和尚東海樵夫之類更僕未易悉

數也一時人心風俗視商周之際為尤盛別為論次
云
都御史景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清倜儻尚大節洪武
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脩三十年春召見
嘉其材命署都察院是夏鄉文鑑劉觀及清奏事罷
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更疏為給事中劾下獄詔宥
之改金華知府建文初署北平參議　成祖嘗宴之
尋召還　成祖即位清覘知建文君出亡也志圖興
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清藏利劍衣袵中謀行刺

一日欽天監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緋
獨趨入朝俟　上出殿門清奮躍前犯駕　上鷩令
左右執之得所藏劍清奮躍嫚罵　上大怒先抉其
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
安門而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上夢清伏劍追逼
最過清繫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二步若欲犯駕狀
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極焚其先墓又時入殿庭為厲
又命藉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夫景清慕豫讓之風自盡其心

爾天星垂象爲非人之所能為也
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楊州而死節爲
及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與御史相接談其死事
浙江按察使王良因　文廟登極而死節者正德戊
寅夜亦覘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古不滅
于此可見事載詳於萃忠録
行人司正吉水尸公昌正統巳巳之變扈駕北征預知
勢不可為聞詩十一首有曰故人欲效新亭泣羈客
猶懷杞國憂又曰授命臨危非愛死全軀避難是偷

生尋自刎而死
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五十年也二未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所以當培植也
正德時寧王反因各官謝生日宴畢王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王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京燧曰請旨看許逵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王怒曰尚敢如是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孫忠烈公燧巡撫



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取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為我創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抗節死難之兆云許忠節公兵備副使逵不屈梃立受刑觀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靈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 正直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檐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檐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會對曰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



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鬭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齊人茅焦見始皇車裂嫪毐囊撲二弟遷太后萯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諫之王大怒按劍趨至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而不自知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不至是矣天下由之瓦解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臣聞天星二十八今已二

十七臣滿其數王乃下殿手接之爵上卿迎太后母子如初楊子曰茅焦可謂剛虎牙矣

屈原以直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声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導主乃令朝廷欣悅鄭声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狄梁公碑天地閉孰将闢焉日月蝕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illegible]孰将舉焉巖巖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烏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若日月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老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



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将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矚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将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盗長陵一杯土則将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夫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爱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宫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

數萬人別開御道公謂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
師灑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使
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
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吁嗟乎神猶正之
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
及還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
有使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
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
本心惟陛下矜焉故貸之流于平原郡道出寧州舊



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
碑下凡三日而去吁嗟夫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
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
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曰州將
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
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
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恨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公頸
雖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
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桎是為大丈夫大其公之謂

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
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
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枷公誣引
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懼
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
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
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
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
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



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公出為河北道元帥
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
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
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
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
對曰有之憶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
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
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

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
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翅
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
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
晏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
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
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
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
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



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帝
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
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
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
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
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公隕絕於地則天命
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謂
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
子後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

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
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
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
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
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
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公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
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易之革反
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
知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備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



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
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則日拒元帥而
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
正之氣出於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
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
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

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奎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范仲淹撰

毛仲本高麗人性識明悞玄宗為臨淄王時常伏侍左右開元中部統群牧孳息數倍玄宗大悅加位至特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



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內外雖王公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牵拽搭面數十武后知之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徃來勿犯也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為湯沐中宗不許安樂大役人夫極其側為定昆池池成中宗常庶人徃宴令公卿已下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

宋寇準年十九歲登進士第時太宗多問其年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寇準增其年準答曰用舍有分吾初進取可行詐以欺其君乎

宋晏殊為童時張文節薦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欺

王荆公與唐質肅介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



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

宋賈黯狀元及第謝范文正公曰其後進偶得科第顏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終身用之不盡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至僧舍富公每過佛寺

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富公亦笑

自是不為也

宋莊獻太后臨朝時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諠於縉紳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閤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



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擾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補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

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歸至家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自布衣時志節已卓然矣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陰遣檜歸



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陳剛中字彥柔侯官人建炎進士剛中性慷慨敢論事紹興初官迪功郎上言民力凋瘵請罷冗食去虛文以足國用遷太府寺丞應詔又乞議恢復大忤秦檜意未幾胡銓以劾檜貶謫州剛中作啓賀其行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聞益怒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

差知安遠縣適有嶺蔻剛中畫瘁撫定冒瘴客死家
貧不能歸瘞士論嗟惜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
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
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
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柬外間議論如
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
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
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

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
可勝計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
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
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怨平章何
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
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厭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
三聖家法為禪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
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煥然
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
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
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
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則易危為
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
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作
朱子語錄云福州張黼字柔直蔡京賓致為塾客柔直
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
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
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

發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
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瞿然曰此非
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
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和其所知以楊
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
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
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
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

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
葛王也性寛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
中書奏曰臣来時大宋皇帝别有聖旨難載國書令
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
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
舘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
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
明報仍先宣示庶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
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聴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



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
舘守吏㣲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
秋此身行止一浮漚提携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觧
乳不

光尭之喪金虜来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
報謝使康元弼舘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
元弼言請免不許請徹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
期虜侵入席傳呼不絶仲遠曰若不徹樂有死而已
不敢就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
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㦸者連呼
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
士露刃開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
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舘俟
命賦詩曰昂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去則同凶禮
搶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
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滞留期得請不辭築舘汴江東
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
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徳非畏臣也



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　上喜謂宰相
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孝宗時近習梁俊卿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沒之
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漲於東百
姓如沙之東西而田爲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
兩淮田租並没至今未正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
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卿至叱責曰汝言利求
進萬一淮民怨咨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卿惶

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昻此舉頗有申屠嘉辱鄧通
韓魏公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君畏宰相則為盛
世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鄱陽張公琬洪武初以貢入大學試高等拜給事中調
户部主事庚申謹身殿災　上不朝者七日公謂衆
曰天不可一日無日臣不可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
之羣臣方以嚴見憚俱莫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
文綺尋陞户部侍郎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
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周諏可賦詩以對公應制



曰門倚東湖小浦濵春来景物盎精神百花洲棱新
橋路五老峰連薦福雲風度鼓鐘孤寺曉烟横楊柳
萬家春風光尚想還依舊上苑題詩得具陳　上為
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平市復有優
詔赦之已無及矣年甫二十七復賜塋祭江右之人
不許任户部官或云懲於公也嘗問曰汝職地官天
下民數糧稅汝知否公不事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
曰汝可謂盡心者恐賜死坐此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而
不見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
一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〻雷一聲天地響龍飛
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住東海山山
形如象山名冊〻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松林間
一朝陰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顔人〻變顔心鐵
黒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
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
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顔悦懌天開明謹身殿
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



稱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己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
饗即上疏先是有　旨来諫者當射殺之唐果置棺
祖胷當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
饗得不廢後成化閣陳南山作四月八詠有錢尤奇
勛之詩曰引棺絶粒箭當胷㨾死扶持亜聖公仁義
七篇文莫蠹晃疏千載繪仍龍枇鱗既奮回天力沒
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
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持不苟狥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
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

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衙之諸于内衆為公
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
驟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
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旨慰之
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
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
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
其至盛服自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



其專權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
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所以
培植愛息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閣趙榮當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不測
人心洶洶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
志解所束金帶贈之及曹吉祥反時文武皆畏縮逃
避況榮工部尚書兵非巳任誰肯出頭惟榮披甲躍
馬奮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
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

人能于陣前鼓舞奬勵士卒殲賊成功李賢對上話
之上曰固忠臣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内外官卧不帖席商文毅
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
曰用一内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
色曰朝廷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
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化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
守者渠一日檢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
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禎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徹去西廠
公後致仕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嘆曰某與公同
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
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薛文清公瑄有理學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
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有可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
對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遣之
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
若主之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

語之亦不往時裖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将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裖数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原徳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裖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諸公見裖皆拜一人獨立裖知其為瑄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啣之㨿揮其死妾有色裖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裖風旨劾瑄得



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外薛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柳之于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裖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厨下裖問何為泣曰令日薛夫子将刑故泣裖問何以知之僕曰郷人也備告其賢裖意觧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屈

胡濙尚書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林聰獨上章劾之文啣之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郷人有事吏部應吝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廷議擬大臣專擅官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比以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于是議遂罷曰再議之公歸遂卧病不朝数日 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太監興安問疾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艤悖至今不安爾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此所以悖也安以告於主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 上曰比擬殺



人可乎聰得不死

景泰上頗事声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争拾為閧笑編脩楊守賦銀豆謡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驅良工顆〻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莱宮御手親将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鴦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襠半墮羅裳綯羸得天顔一笑懽并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黄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

碎如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入珎官倉有米無銀糶椽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来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弘治丁未星變鄒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疏入不報因下智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囊頭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稜供詞畧曰智與湯鼐等往来朝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



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恤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畧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送堅却不受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守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平生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忠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閩人黃鞏字伯固正德己卯為武選郎中時　朝廷有吉南巡江西寧藩蓄逆已久　上不以為憂也大臣科道交章不聽黃以其出江彬之誘因疏六事令錄其文不惟見黃之文行而　武宗一時之事可悉知也其畧曰陛下臨御以来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江彬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不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



名號四曰戒遊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出署名以進疏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托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必欲寘之死地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震死鞏體極俯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成化間羅一峰諭倫以李文達公賢父喪奪情上疏極言不可謫市舶人或以文彥博薦唐介事諷之李曰吾悉不能為文潞公未踰年文達公死是時羅公之

貶雖時相李賢為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山陰
薛綱御史輓之曰學士先生早盖棺薤歌声裏路人
歡墳門客散名猶在冢郭田䝉死亦安壚井已非今
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
已復官士林快之聞公被謫出京時並無士大夫送
公行者獨有士夫某餞別詩云江左風流此丈夫。總
於楓陛聽傳臚。百年事業丹心苦。萬古綱常赤手扶。
郭隗臺前析跡柳。考亭祠下掃寒蕪。問渠榮辱升沉
事。天際浮雲自有無。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為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太
監梁方主其事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
莆田人林俊恐復重費草疏一言寺觀之建無益繼
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
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閤中使書每遇繼曉
梁方空其名書成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使疏果入
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累吏也俊曰死罪
吾〻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不敢諫令其僕告
於俊所厚侍講吳希賢力止之俊曰吾志已决不可

回也但事後煩君為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
畢賫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
閱曰君能言人所不能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
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不可
田令其同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
疏入詔下錦衣獄吏杖之俊曰俊備員見事有害于
國不得不言罪誠當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
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
坐謫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



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後出見者莫不為
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
寻寵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附官卒匠僕之忠義正直

漢李善長字次孫為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亡遺孤始過歲名續家貲巨萬諸奴欲謀殺續而分其財善長知之乃潛負續逃去親自哺養至十餘歲引歸脩理舊業使續告諸奴之謀財業者縣令鍾離意捕奴還財詢主謀者殺之續厚養善如父子至光武時拜善為太子舍人

唐呂蒙周任江西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疾未痊蒙周以時值大暑舡小逼熱衆慮



相染因擠於中流僕久熱得水涼兼素善游雖病能隨波上下至岸有漁叟引置於家身沾席間聞兩岸喧聲扶力出望見蒙周船沉溺乃雪涕嗟嘆與漁叟網索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疾已平復矣於是悉心致哀舁置其櫬立標掩瘞夫趨走事人誠為愚賤蒙周厭其卧疾致之死地不念舊惡力為之掩瘞痛哭流涕此人之難能也若服名教曳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天寶以前多刺客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鞫囚有一人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因迎歸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曰襆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以脫勉披衣棄馬而遁比夜半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及天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噫故囚夫婦之心何酷也僮與刺客可謂真義士矣

唐天寶末安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



梨園弟子數百人會於凝碧池梨園舊人不覺淚下羣逆露刃脅之有雷海清者投器於地西向痛哭遂被支解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他日緣此詩不死然愧於海清多矣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甓登小閣上視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中馬琦

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数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
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耳因罵鄭曰我月官一石米且
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甘心降虜尚得為人耶琶八
怒曰汝欲何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琶
八如言琦恐追及高宗故以焚屍緩其程耳會稽帥
秘卿請為立廟祭之丈曰虜内侵六年士大夫畏避
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仗節死難者乃一衛士
奮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絶口嗚呼偉哉
宋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其子来

之亦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幼無田以養無宅
以居有僕趙延嗣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
以給之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一日至京師訪
舍人之舊識謀嫁三女見翰林宋白侍郎楊徽發聲
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輩徒被衣冠俱與舍
人交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於
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
去曇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發曇
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
人敢餉問者達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
两月曇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
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譴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
不得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家人皆辭去
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
曇自縊死旁無家人達為之治喪朝夕哭奠如親父
子見者皆為流涕殯于城南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
也非有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以求令名取祿仕

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故主之急始終無
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
令世士夫因人之力或位卿相而故人臨不測之患
屛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恐禍之將及己也去而避之
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極救耶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黄山谷題其居曰琢玉坊
崇寧初詔郡國刋　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
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
飽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

士大夫所不及也遂餽以酒肉而從其請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
非苗傳劉正彥遣来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
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
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来相告爾
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
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行去如飛明日公命



取死囚斬之曰夜来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
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
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統制鎮江北降福
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貴既附元招福不聽使其
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城執福父子磨城中貴
拉殺大源大淵呼曰汝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
曰以一命報宋朝何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
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　又前李懷光
有異志潛與賊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人告之

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負我死
地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為心腹
太尉既負天子演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
易心苟免賊心而死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叉
及馬燧等討懷光懷光自縊夫貴之降元也閱四年
身死而懷光旋即敗歿去其養子家僮之死纔幾時
演芬與福百世流芳而為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
臭矣
劉信甫楊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托之孤漸



長孤之叔利其財妄訴于府曰其家貲產未嘗分析
令悉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叔之子以父訟不勝
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校怨殺吾父適達
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
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枷使誣服曰孤俾其等
殺叔守受孤賄若干鞫信甫信甫曰殺人者其也孤
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
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師避於一達官家囑之曰慎
母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

甫減死既出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
凡獄訟道里費盖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曰奴之
富皆主翁之陰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内事耳寧
望求報乎力辭不受
四明戴獻可者踈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家世雄於
材獻可死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暴承家業用度無藝
里中悪少交狎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
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在時出納無欺一
日與婦籍其貲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



物仍復妄為楊忠哭諫不顧偶伯簡與其徒會飲呼
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数曰我事
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不善家產掃地
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無遺邪我斷汝首告官
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其人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
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卻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曰
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
帛数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慟涕謝伯簡
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
役不三四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
是絶羣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数年盡復田宅楊忠
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於士大夫輩所難矣
洪武間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
其因隙以發未發胡誑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
之車駕當西出公闖慮 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銜
以言氣喘舌駃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檛棰亂下
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



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屏帷間数匝亟還則
罪人就縛時召公已息絶矣遂贈官賜塋地於鍾山
之西至今春秋祭焉
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
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敢爾敬
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
動上曰我家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
景帝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
東宮生日也英叩頭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曰帝為之默然盖帝所言者謂懷愍英所言者謂憲
廟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巳巳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
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遷都為言
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
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
諭之乆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
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曰吳某至吾無憂

也相對泣官童曰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
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
盖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父其年
來朝受其賜其年又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
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
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問
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壻耶後史何以載卻
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
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還胡女數人

薦寢復卻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
御也先益加敬之
天順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
玅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世號
楊倭漆人惟知其絶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
七年錦衣指揮門達　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
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据摭袁之數事奏之遂拏
袁彬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塤憤然曰　朝廷

設科道欲其理冤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
達并檎楊下獄且逼其供為李閣老唆楊懼拷死于
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証見不若
會請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詞矣明日達如
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
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
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
於是李尤見重於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噫此與
張說証元忠不殊說何人扎塤何人哉視當時科道

何如我是可以一藝者自哉

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李曉　詔下獄

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觧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

謀訕我不然彼何知宫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朴以

筆脫帽俯伏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

謟梁芳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韋瑾以實石得幸

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

臣之美選也柰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

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



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大

臣為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

等本刑餘之人何怒為也

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倹素好讀書弘治間目見張后兄

弟出入宫中心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

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於執事

者張戲之又帯酒汚宫人鼎遂持爪候宫門擊之頼

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上疏隨被　張后杖死時

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無

道合比干惟異世心如巷伯却同符

正德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静於

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

遣行乃使人偽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

以為信復偽詔斥内閣寺部科道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

彬張永也及瑾誅永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竄

京師謡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

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廉介

周時齊有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旁有遺金吳季札去徐道逢男子見金顧指取之男子投鐮瞋目言曰五月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

季文子相三君卒大夫亦歛云在位寧庇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曰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人臣奉公如文子者難矣及觀史稱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祀孔明歷佐貳帝死家無贏貲王弘之卒也



家業無餘畜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張瓊以事㵼死家無餘財宋祖深恤之蒙古耶律楚材為相二十年身死之後或譖之太后乃馬真氏命近臣覆視之惟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之數人頗亦不留身後之羨視季孫行父無多讓矣

漢吳郡陸公積為欝林太守泛海而歸惟一空舟因恐傾覆乃載一巨石鎮之至棄于婁門之野埋沒土中為民家居址有識者過而謂曰此欝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樊御史命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曰廉石仍建亭以覆之

後漢閔貢字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勤安邑耶遂去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與同郡尹苞字延博同志友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单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先着入須臾出鮮與雲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人為之語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漢記曰史雲桓帝時除萊蕪長以母喪不至官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而不求人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云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

晉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

直而婉謙而順

胡威父為荊州太守威自京都省之晋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威跪而言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父曰是吾俸餘姑以與汝耳

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郡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飮之因賦一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飮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與乾魚而已

晉元帝時鄧伯道為吳郡太守載米之任不請官祿只



飮吳水而已在郡政刑清明百姓懽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有迎送不受一錢百姓千餘人牽船不得去臨夜潛遁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盖謝令貪也

唐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內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內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奔歸以告師古遂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尚書左丞相李廣有清德其妹劉宴妻也宴方秉權嘗造廣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延令人潛度廣狹以麁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廣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黄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黄裳驚其言

唐李汧公諱勉字玄卿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



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啟墓出金付之又為嶺南觀鎮歸行至石門停舟悉捜家人犀象物投江中而去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汧公勉之子也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托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貨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

中

白樂天守杭州日以清介自持及代還取天竺片石携歸因賦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一片石後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又賦詩曰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其清廉可謂始終不渝矣

唐憲宗賜裴晉公玉帶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當留在人間識者服其度余謂公之度量塵視金玉其性然也未第時嘗還



人三帶累無顧惜况老成貴重何有一帶耶昔宋子罕有餽璞玉者子罕不受餽者曰此寶也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若晉公者可謂知所寶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迓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關不敢啟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間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之節昔人所高此亦矯枉太過哉

曹鏗字克明號爾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啟封漫置篋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無好辰砂公曰我有故人曾以此惠當奉送及取視乃中有砂金三兩克明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如人也時其人已沒呼其子歸之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宋魏野上寇相公詩曰文武禀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回鎮臨



求二陝調爕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旗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殿數聲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趙相府恐懼復徘徊後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宋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之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

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遲
當托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也使嗟嘆而去真宗
果問使者如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
貧無器皿酒肆百物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
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
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
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可大用者數人公其
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宋趙抃任城都携一琴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
之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偏滑龜放長
江不共來

宋趙清獻公墓在衢州城東有人題詩於驛曰千夫荷
檜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
清獻墓前過漢嚴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詠者
曰君為名利隱我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
臺予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
不可以語扁舟此詩意圓語病者自知為利名而夜
過釣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宋晏殊元獻公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
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
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
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
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
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
可為東宮官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
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



仁宗時至大用

呂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也包
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
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子辭曰亡父未
嘗以白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
好人者可以愧矣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
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朝遣小
黃門諭公此微利不足辭錢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

屡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不受

宋杜衍公享客多用磁器客有面稱嘆曰公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稚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公退居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宋王文正公旦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有貨玉帶者公弟持以呈公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居家不置田宅曰子孫各宜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来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師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鬓霜華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特〻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校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盖昔呉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校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師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羅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



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詞瀧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羅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膺仲作玉壺氷朱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来無琴鶴公去有芒鞋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羮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之毫厘皆當今廉吏也

孛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臨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又挑取一塊又以竹筒貯
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
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
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
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
宋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若干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
遺貴人亦及自留不可計數公命製終足貢外一硯
不取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充王成合宴以賞真宗
預為酒方洽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
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為宛丘令田賦充而
還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上實倍彼賦非聚血
而何上不悅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為壁寫儒行篇他
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皁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
威嚴不可犯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
俟其醒白以其故以是觀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
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者德詢邊事有
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為將不計貪刻廣西素
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
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土
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
則　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耶公
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
而牢亦可尚云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時嶺鳥歸王
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



又兀朮殺卒而妻其妻朮有匕首極利卧則枕之婦
人取匕首將剌朮朮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朮默
然為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二
虜著名亦有是善彼貪淫視之有愧矣
元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
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性廉介好施與一日後園徐
步見樹根一穴珊陷諦觀之下有石甃啟之皆白物
也乃亟掩之一毫不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

治壬戌歲大饑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
乃啟其穴物皆如故取出收糴以散貧人活者不可
勝計物盡巳如適人穴中之物錙銖無犯後子絶繇
解授翰林承旨孝祥壽九十

永樂中胡壽安字克仁為新昌令常以古靈先生教民
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胡
性清介不奢侈一毫無取在官惟粗衣糲食嘗賑
一紙帳自題一絶云紫絲步障最奢華卧雪眠雲自
一家雪又不寒雲又煖扶持清夢到梅花



宣德間陳信仁和人以廉能任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
舊俗華靡信裁剸無留事民甚愛之任滿行李蕭然
吏民餞贐有餽白金者俱不受人皆稱嘆蘇人杜瓊
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氊又却吳民餽贐錢任使
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正統間東莞令盧秉安蒞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不
受士民一物惟受士民之詩乃自賦一詩云不貪自
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
一失愧心腸

吳文正公訥為御史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齎黃金百
兩追送公不啟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
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
間

正統間福建都司王勝身居武弁有文德廉介自持出
巡則齎食自隨人呼為菜王一日有千户奉白金一
錠以餽不受命造亭衛北名却金明年勝到亭題曰
每因性偏遭彈劾四十年過不動心匣内惟存三尺
劒囊中肯受四知金平生節操何曾改半點秋毫孰



敢侵令對此亭堪駐馬仰天無愧發長吟時海道副
使李顒曰孔子忍渴盜泉之水曾子廻車勝母之閭
惡其名也暮夜金不受義也何必求聞於人因題云
懷金相送獨能辭高構華亭照路岐不比當年胡刺
史平生清節畏人知胡刺史乃胡威父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
檢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
下錦衣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
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

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時汪竊弄威福声勢烜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上釋之

于謙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賊刼舟遍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帯者盗亦不忍取去及還朝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郷閭話短長



蔡清福建晋江人飭躬厲行動準古人雖位至腰金恒借貸於人嘗於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顔淵任窮夭又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探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著有易學四書蒙引虚齋文集四方學者宗之稱虚齋先生

王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貽一無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固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貧甚公召問之曰何不買田宅曰貧不能也公曰買之其人鶩訝公自衣間解其珠與之直可千金又詔營第於盐山有司承媚於分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朝退正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昻為兵書崔恭為吏特公直以名呼之



林對山福志論曰清為令德而世鮮或容嘗試論之世之病清者盖有六爲曰高曰簡曰察曰嚴曰能愧人曰少容物高則以其名忌之簡則以其禮責之察則以其明畏之嚴則以其少恩訾之能勝人則以其勝巳悪之少容物則以其陰議之凡此六者清者之所以不容也雖然世之病清者止於此六者則猶足以成其名也而且以不潔汚之而且以無稽謗之詩是皦皦將安所托之甚哉獨醒之難也豫之初六節之上六其義皆凶而詞不同曰苦節貞凶悔亡夫節而

苦非聖人所謂中也而節則聖人之所不易得也故曰貞爲曰悔亾爲有取焉爾鄭公望髙廷堅之數公者皆以飮氷之操坎坷仕路或至窮約終身林泮鄭漳二司寇陳中丞達與弟暹雖躋華要然而踐前疐後阽危屢矣論其節不無過苦固聖人之所取也雖道窮一時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有志之士蓋欣爲執鞭云

章楓山曰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淸白盖宮室妻妾飮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人能儉約自無此項病痛



識見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夫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耳漢高祖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数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宴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胥吏工匠皆有羸餘是皆得廉賈之術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賫金百斤車馬拾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見道傍有穰田者一豚蹄酒一壺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豐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黄金千鎰白璧拾雙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幾不振

魏范睢有智能與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睢曰穰侯專權悪内諸侯客我且匿車中侯至勞稽因

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来乎稽曰不敢别去雎曰
穰侯智士見事遅嚮疑車中有人忘索之雎下車走
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漢曹操自立為魏王欲立愛子曹植為嗣尚未定乃謀
於賈詡詡黙然不對操恠之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
詡曰思劉景升袁本初父子耳操大笑遂定曹丕為
嗣袁劉之事豈非後世明鑑乎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者公之故
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嘗好



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
環是嘗順我過矣求容於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
容於人也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三乘而獻之其君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園中見地有片金寧揮鋤與瓦石
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時人以此定管
華優劣及華歆與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
歆輙難之朗曰幸尚寛胡為不可後賊追至朗欲舍
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巳納其自托寧

可以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世以定華王優劣夫㓜
安子魚景興皆海内人譽也然而景興遇子魚則堪
作衙官矣子魚遇㓜安又拜下風矣乃知人品固有
等也故君子權衡人物必剖析乎毫厘
唐宰相姚崇病亟戒諸子曰張說與吾隙深我死後必
害吾族然其人奢侈吾沒當来吊汝盛陳寳玩張說
不顧舉族危矣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即
録進仍先礲石逺鐫張料事遅後必悔諸子如言張
作碑文云八柱擎天髙明之位列四時成歳亭毒之



功存数日張果悔取本策来改姚子引使者視之碑
巳工畢說悔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
高宗時群蠻聚為害討輙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
卒迎敬業盡放還单騎至府賊聞新州刺史至皆繕
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畢方曰賊安在曰在
南岸乃從一二佐吏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持兵覘望
及見船中無人無兵伏更閉營隱藏業直入其營告
云國家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悪可悉歸田里
後去者為賊惟召其帥責以不降各笞数十遣之境

内肅然其父英公壯其膽畧曰吾不辯此然破我家
者必此兒英公既薨　高宗思平遼勲令製其塜象
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祁連山後其子敬業舉兵
反武后令極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初敬業十餘
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
善將赤吾族也
唐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
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
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輙預他事陛下在位歲



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觧太子
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
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
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
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
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
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刼
盗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

海饒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
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
范公曰祖宗以来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業何欲
輕壊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
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
終日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
也文正之見與杜悰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
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
楊諫官袁植乞誅黄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



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
纔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
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
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
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以鉏善類産禍
寧有極乎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物使
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遂玉帶名馬
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寳犀帶于宋藝祖藝祖顧謂

曰朕有條帶與此不同㑹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㑹大懼服夫二君所見一枝其所嗜以羈縻其内附之心一則其所寳以昭示其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能也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際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居内祈禱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



王所需也文定取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諠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

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宫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幸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叉吉州萬安宰黄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且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行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



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且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之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領浙西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

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夜千夫監司核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觀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剥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



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羸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青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冑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導煜譽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㨿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盡紅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衆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貼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



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擒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幕府等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久之使人喻孫元規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数使勤劳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馳報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
起坐問是誰曰某来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夏國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
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
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
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盖行
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
再三嘆曰非某所及
治平中夏國使至将以十事闘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常



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
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王事第云
受命館伴不敢輙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
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
以某辭對辯其事則以某辭析祝唯唯而退及宴使
者凡言十事俱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
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
於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
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
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
贊諛不已盧多遜曰此僞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
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何至四年之冬
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臣竇儀奏曰蜀
少主之號遂又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
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録又以竇為陶穀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也



如淳熙之淳先用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
不用也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 國朝天順之
類是也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
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及也故
改元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既用以
為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
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宣和遺事）幷南唐賊張遇賢年號
（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不知當時
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

生母亦諡慈憲之事歟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祐



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宋仁宗時，廣中抄沒巨商，得大珠，帝以賜張貴妃。諸嬪御羨之，爭於市中求珠，珠價頓增。帝聞，一日後苑賞花，貴妃以所賜珠爲飾，帝望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全無些忌憚。妃急易之，帝悅，珠價遂平。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做。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



浮海，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所從來，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送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噫！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遠，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頹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

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如此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哉特莫識其人無繇試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也勾踐以四封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是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能知進退存亡者歟

唐世祖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其事可鄙哉　太祖高



皇帝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對曰非也於是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卻衆議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此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乎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爲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之陛下面北拜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劉伯溫臨終時遺命勿瘞焚屍揚灰平生所讀兵書盡進於朝死未幾　上聞之遣中使至其家索其書其子趨朝進焉　上甚喜且欲命官營瘞其子以父命云對　上不從今青田有伯溫墓實虛塚矣

國初朝覲凡州縣老人亦與焉其年



太祖問老人曰朕築室後湖為藏天下黃冊當作何向一人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色所晒庶無濕潤　上喜問姓名曰毛某因賜酒飯　上曰汝言有理即托守之俾無鼠耗遂埋於其地（以其姓故）至今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間郎中東莞鄧璨管冊於湖見一老人揖曰吾為朝廷守此百四十年一冊不為鼠傷未嘗蒙管冊諸公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耶言訖不見明日鄧具牲醪祀之至今為常

本朝功臣多不壽終驍騎郭德成終身以酒自污一日

校其府都督銀辭 上怒曰爾兄弟皆侯辭何誑也
德成泣曰臣非草木不知 聖恩但臣懶慢耽酒位
髙禄重有失職却殺臣也人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
酒隨意自適 上喜遂賜黄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
上見髮禿曰風酒漢髮毛如此非過酒乎德成仰首
曰猶厭其多欲剃光耳 上默然既醒悔其觸諱盡
剃披僧衣唱佛曲 上謂其妹寧妃曰前謂戲言今
寔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兄弟宣武威衰征鎮四
方經時不回則曰虚名也好聽辛苦也好受魯如我
樂也



太宗崩於榆木川仁廟在南京帳内左右良宦榎金文
靖公速集諸内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
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内楃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椑
椑成權歛而錮之即殺工以滅口命光禄日進膳如
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
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
易梓宮成禮文靖一時鎮定之功逈不可及也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属巡

撫南直隷尚書周公忱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
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
庫所貯皮張歳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田治即攢餘
米照数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
之益加敬重
正統己巳孟冬虜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
之兵于肅愍公力争請同亨率兵出營德勝門外與
虜對壘已而虜被我砲撃死者数萬人大沮退石亨
奮欲擒撃愍公又力争縱虜令北去出戰者所以護
京師縱虜者所以安上皇也



成化間朝廷好寳翫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
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 上
然之命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
兵部尚書劉公大廈為車駕司郎中項使一吏於庫
中檢舊案劉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檢不得項笞
責令復檢三日終莫能得劉亦秘不言會科道連諫
其事遂寢後項呼吏詰曰庫中案卷烏得失去劉在
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粮数十萬軍民死者

亦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
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毁之以板其根尚足追究
其有無哉項聳然降立對劉再拜謝之指其位曰公
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
書

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郎中時方議征交趾行司取永
樂間兵甲餽粮之數公密将文卷置於卧床承塵堂
上索之至再不與至撻死吏一人亦不顧事遂已逾
年尚書余子俊訊曰安南文卷尋之不見何也公曰
文卷存耳尚書駭曰朝廷索之甚急而乃不進置吏
死地何為公曰與其一吏死孰若千萬人死乎尚書
起拜曰吾子器識非老夫所及他日可量乎

言行録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
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
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故先民之遺執也
白沙陳公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
父母偏觀當世未有如此者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
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天順中寇都憲深視院參序自卑馭僚屬甚嚴一日
歴事監生考勤參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啟
齒韓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善字庶易
成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有裨國體

韓中丞兵入大藤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執香拜
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服公役為賊掠至官
軍累征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韓厲声
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
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遣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
道不絕峽中首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
支遂平之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
惱飲之却命将校飲之多不能也又两司官多侈議
兵適引数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公可手斬此賊布
政戦縮公笑曰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
何即自寺刀連斷数人頭衆懼有眩絕者其他類此
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為神

○○德量

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来自謗訕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無物者也

宋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位高便



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如鄧文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棊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謹便是動雖與放肆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雖與驕傲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宏大不勉強而成也

曾子之荊入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益祿而施益博位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語林云馬融美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此師忌弟子也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歆必成一



藝以自名噫世不古也自非大聖大賢孰無忌心哉

漢卓茂性寬嘗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茂馬已數年心知其謬即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之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晉桓溫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懼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

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毛仲權知曹州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
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權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
多之
婁師德樸忠沉厚狄仁傑入相師德擧之及為同列仁
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
問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
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語不知人傑
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宣宗嘗微行溫庭筠遇於逆旅溫不識傲〻然詰之曰
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
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
文章為末你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
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唐宣宗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聲遂登樓於賈島案上
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
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
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

以詩悼之曰倚恃才華冨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
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
一見一心悴
宋太祖嘗宴翰林學士王著宴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
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出著不肯退即趍近屏風掩
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
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
諳況一書生雖哭何能為也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



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
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首曰
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耳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
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
死於市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此公之遺德不傳也
李嵩一夕九徙每出劒戟自隨李林甫一夕十徙出入
金吾清道其視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坦然
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在大名有人献玉盞二隻每開宴特設一卓覆以錦褥置盞於上酌酒勸客俄為一吏觸倒玉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物之成毁亦自有數吏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



情則激怒矣怒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来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平氣和如道尋常事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温公領宫祠范蜀公自許来同過郡為會温公出四玉盞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闕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狄青作定副師時一日宴韓琦與劉易先生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變色謂點卒乃敢如此詬罵不絶口至擲樽俎以起青意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首造易謝人服其量

劉貢父平生不讓人長短人有不韙者必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面攻之然退未嘗



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

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為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暧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若必置之死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

大夫書多千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

富鄭公為人寬厚宰相自唐以来謂之禮絶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所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䟦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待之有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及還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宋傳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任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公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任士遂發訕怒隨公



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馬上䟦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也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係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寶瓱貯茶而往敎令至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

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善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屛風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金以還公知其貧以一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宋真宗朝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



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嘗除僕射今日以除敏中此殊命也其門中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昌武往視而門闌悄然入見李賀之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悅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僕射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朝為僕射者皆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

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乃以所見敏中之意對上笑
曰敏中度量可以大耐官職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徧投從官一日與李
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絶倒范純夫偶出見
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
言掩卷他語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
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
王旦字子明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羮中公不



動羮亦不究其故家人問何以不食羮曰我偶不喜
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
之公曰汝輩食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半爲
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
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
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門據鞍
俯伏而過都不問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
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

呼回曰汝乃某人耶於是厚贈之蓋平時但見其背
少見其面去後轉背方省
東坡云梁吏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
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爲隣人認履麟笑曰
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履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
大夫出處當如麟不當如凝也
呂文穆未遇時胡大監遇之甚薄有舉其桃盡寒燈夢
不成之句胡笑曰此渴睡漢語耳明年呂登及第使
人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及後參大政初



入朝士從旁指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將詰
其姓名公竟不問夫不能忘情於背言之誚乃能釋
然於面刺之人此其度量相越何也蓋少年得志之
初與老成涉歷之久充養自不同耳故曰量隨識長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
有一字誤寫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
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来公再拜謝
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
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

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頷公笑
王沂公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旣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守移洛師陳復爲代覘之嘆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盖陳以昔時之嫌意公必逐其故發其隱也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旣不析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德量有如此
至和中范文忠公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
劉瀓正統壬戌狀元同年有邵銳者在甲尾劉嘗致柬於邵自稱年末或謂邵云劉公笑子甲尾故云然邵怒曰狀元不是天上人我見劉必辱之劉聞即解以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龍尾掉時天必雨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解頤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數人不知誰坐于傍即而他行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是也民懼奔走公好食熓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塩過多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道隸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夏公嘗得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喻之

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於驛中天
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
以所遺賜之其人驚服平時不暴怒率皆如此人或
議公太和蓋亦所禀之性不可強而能矣
夏公歷仕四朝秩列六卿功業具載國史特述其不可
及者二事永樂間治水蘓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
行者見公久未成功潛奏於朝有　旨令公覆奏公
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
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令公後奏績



之日曰是葉促成也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徙
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
道因併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
門前被對彼此紛然強質甚至惡罵公獨奏曰御史
言官給事中　朝廷耳目況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
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　上命各回衙門
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朝廷之法
矣右二事皆公墓誌之無子特補而出之聞公純粹

天成寬而有制成久才厚風俗多矣故楊文定序其
文集曰謀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長畧短楊文貞
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莫不流涕云
夏公巡視淮陰憇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遥
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
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械見
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鄭貧寧忍為此乎仍與
所盜一杯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
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為子乞官　上以問



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
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乎江恭襄陳
公請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總漕運又內賛其所
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歎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
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
不可及也
夏公人多服其量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其幼時人有
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
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中来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鄕邦傳誦如鄰家搆舍其桷溜墜
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
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
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
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
勿驚之又鄰家有失鷄指其姓罵之家人以告公曰
坊寺中不獨一家姓楊其量大率類此
蜀南谿劉翁羽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我無他物止貨屨得



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飽二子讀書盜
依戒而去逾月盜遇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
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
盜曰是我也公盛德若此我恐取乎悉還之翁曰我
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後翁子忠擧成化辛丑進
士次孝擧于鄕

矜急

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
無吉利之辭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而已滿招損
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小則培之大則
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
也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
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
凡事只要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



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如何
子韶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
滑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己
晁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
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
緩字便是待之謂也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
奸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
而加害也

浮梁判簿華亭侯廷言綸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

矜急之戒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員何以成其䂓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况我踈鄙派竊祿尸其位人或欺我員我員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雜於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惡尚有容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留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也夫



張耳陳餘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歘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頴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曾見人家懸褭蹏圖有元人題詩其上曰婦人心計太奸深冷飯殘羹值萬金早識叔為天子貴添塩添醋也且心愚謂婦性慳吝何足深責而塵埃天子物色宴難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嫂氏戛羹之怨懷憾終身不得已封姪以侯循以戛羹名封皇帝帶礪之辭而遷怒之跡存焉其於大度寧不有疵乎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効曹公飛義釋嚴顔並有國士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魏王思為司農卿性躁暴嘗執筆方書有青蝇飛集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以手揮之不去投筆擲地蹈壞之援劒逐之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乃杜甫祖也晉杜預遠裔擢進士為隰原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嫉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

李文靖公為相事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

說短長附己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請同為
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云呂參
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
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磬
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
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秉人之後而譏
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
不復用

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



無廉耻如何不足信夫論事當問是非利害豈可以
素有廉耻劫人主信己也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
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此
豈分外事乎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皤然老矣大
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
色謂之曰君莫欺負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無留
與他兒得後人又欺負他大年不及四旬而卒

張師德為諫議大夫謁向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
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
制誥王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故公曰累於上前
稱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
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奔競而得無階可進者當
何如耶向公方以師德之言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
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
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

寒齋曰予觀黃山谷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感以謂當時



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不幸甚矣然反思之蓋亦山谷
好戲傲所致山谷嘗與趙挺之同脩書每日庖丁請
食品挺之輒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笑之一日會食
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令一云戊丁成皿盛一云王
白珀石碧一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趙未
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後趙當國黃遂
貶過荊州與府帥馬瑊甚歡門人陳舉自臺出漕先
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為先生乞塔記文成瑊飯
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

黄某立石者馬某而已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頗托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是憾之舉知谷與挺之有怨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覊管宜州觀二事可為戲傲之戒

王師旦知舉日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成等太宗恠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艶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效有變風雅帝深然之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係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欵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延居之每遇啓燕輙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盖此事由来遠矣何足校耶許撫然而去

長沙有朝士某人還鄉意氣滿盈賔至鼓吹喧閙里中有執友来謁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意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様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閙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有愧明日賔至門庭寂然

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此府都督卿此之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人



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秖生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還都迎家賔客輻輳兄瞻驚駭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户福耶乃離隔户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禍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宜乎

秦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作一絶云金爵觚稜轉夕暉
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
歸識者謂少游一黃門校勘衘耀如此必不遠到衘
米芾為書學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召芾至令
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
棒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進御上大笑
因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趍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
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群談卷四　孫急　八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
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語有章盛公未
嘗宴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為一詩謝
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
章殊不意詰通判刁譯言其故刁往見文肅問之公
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
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時
賈文元為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illegible]其
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illegible]卒於

京師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　詔沓至凡視二十餘
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
累世為院吏年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
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
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
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
學士想不過此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
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赧然自愧

群談卷四　孫急　九

李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
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
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填
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
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登王堯臣榜第二人也
公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終身不能平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
解縉在翰林會閒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
不少遜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詳

最殆及萬言遂爲狀元十人後方及子欽壓其頁也
後子欽終于敎職名位竟不顯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
記其動靜獨見子欽袒衣席地酣睡盖衿飮罷被酒
入夢耳 上命召至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
官可就往爲工部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竟謝
恩去至外買吏巾絛服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
驚曰劉進士何爲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
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于傍



與羣胥並列少頃 上又命一竪入部覘之回報云
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召來子欽至猶吏
服 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内閣着
讀書子欽又起謝 恩出具冠袍還閣即一日間也
成化初仁和解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黃甲躭書覃
思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許
多彎木耶聞鷰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即晉帝聞
蛙而問公私者何異陳嘗訪人輿者問所往則曰去
去久於街不得其門輿人竟歸步入見其妻曰汝何

在是予以此即北齊劉臻田家子迎而曰你亦來耶
皆切對也不知其顚悞獨在於内何也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
至公呼茶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
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
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李東陽在席爲句云師
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
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絶倒後召爲翰林學士
同官校刺招飮明日公忘爲誰請乘馬漫行一給事



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遣人來
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撞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
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
皆掩口李文正公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
成詩二章恠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馬朝回
必成四詩方至門此馬只二詩耳非良也文正東陽
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走其
直率皆此類
右劉沈陳三公君謂有量則似失之愚若以爲愚則

又能文章多公謂其矜負非也而沈陳又是一樣氣質要之皆非矜急底人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楗左右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畢必有二三人被其掌者一日靜坐因岓幘取簪剔甲失墜於地怒其簪不得已啓座自拾以簪觸地磚數次方靜坐時左右行履有聲者即撻之常有蠅拂其面叱左右走東奔西逐捕之有相知者以寬緩爲勸即置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以自警及有觸怒者至舉木簡撻之竟以忿詬罷官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其不師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歙窑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意譏東洲不知已也東洲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定海沃太守泮性褊急宦路鮮合者太傅王襄敏公越嘗爲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能用晚年家居猶桔槁大臣過失許奏坐戍榆林窮苦特甚久之宥罪

咸寧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作詩云去来去来歸去来千金難買鈎魚臺已知世事乃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爲誰開忠臣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觀此詩真管仲之器矣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来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塲富貴似花開



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於人以爲王公誅心之鉞也

蜀鄒智弱冠發解市人爭覩之道塞不能行鄒口占一絶云龍泉菴上舊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何用大相驚及北上訪冢宰王恕恕見其年少問云此行定高第願聞其志鄒云愚志一欲正文體一欲薦賢王曰賢才爲誰鄒曰即公也王不荅謂人曰此子發洩太早恐非遠到次年登第以言事謫吏目年未三十卒

弘治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見文無傳註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他日来見主考問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言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果卒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直道忤時歸巢寧如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餞綏之具酌邀飲值微雨累速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倘来名利若游塵何事殷勤見太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此詩亦足以戒新進之輕狂者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容枯瘁一人性緩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為躁心者省矣天下事幾非在我不容取必躁心奚益哉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舊聞乃劉昌言上蒙正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煒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言未知孰是

吳康齋嘗語門人陳白沙曰七情惟怒最難涵養夜来因家童失一鴨怒而詈之不覺動氣白沙惕然遂作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怒之加惟忍為是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乃其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吳袁盎為相從吏盜其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
有告吏言君知汝與侍兒通吏亡去盎追還遂以侍
兒賜之後盎使吳從吏適為司馬中夜引起曰君可
以去矣期旦斬君盎謝而去

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玹為京兆
尹岐數輕侮之玹恐乃盡殺其家屬岐逃難四方江
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
年二十餘常推恩於人察其舉止即呼與共載岐懼
失色高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



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嵩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
以實告之遂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乃作屯歌三十
三章諸康既滅因赦乃免

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
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污所謂
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
奴竊食以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
北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麥家無乃盜鄰熟麥進之
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李文亮洛陽人隋末為麗王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
戰敗文亮被擒賊將張瑀饒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
捨文亮高祖入關文亮官至工部尚書尚懷瑀脫其
死求之不得見一日識於逵持瑀泣悉推家財與之
瑀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瑀力也願悉
臣官爵授之可也帝遂遷瑀中郎將代州都督人皆
賢亮能報而多瑀不自伐也後之人感恩不報與功
多自伐者有餘愧矣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
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
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公必不忍即
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旬月
前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主呼曰公無緩急用
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於一婢耶說奇其
語遂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忽一日直詣說有
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說禍
且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

也。又凝思良久。忽然曰。近有以鷄林夜明簾爲獻於
生曰。是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於九公主曰。上獨
不忘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
公主謁上。且奏之。上爲之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
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
項伉。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受佩。晋乃見留。震
叔掮主庾錢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讓小
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說亦聰明疏通善
知人也。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
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問曰。何
用爲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
至若不得此。必厚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
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泣。各相謂曰。吾君推
恩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邠。何以過此乎。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
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
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
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鼠雀耗之行。起於後唐明宗。明宗入倉觀受納。其吏許
主藏竭產以償。明宗惻然。詔自今每石加耗二升。至
今守之。

梁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少便栖遁。家甚貧。確灌
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其故。
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
耻耳。今啓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

梁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至性篤實。家甚貧。嘗貨所



乘車中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忠漏蹄。治
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
阮孝緖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
囚其人。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
即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羣臣言。
大名府兵肉生于背。是病也。又從而禁摯之。安得不
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止曰。向來
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夫以唐太宗之賢。猶赦李君

美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叛
故也仁宗其過二君遠矣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議者但謂不如漢
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
弊如此後世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
稅歛頻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
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梅
聖俞寶元間為鄭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
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夜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詔書来生齒復版録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
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
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来刈薪向深谷
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
孤獨無丁壯羣吏来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

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
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托
横屍無以瘞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
生死将安向二詩與石壕等篇何異當是時乃太平
極盛之日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
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魏公之說不可易
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而陝西義勇之制實
出於公雖温公極言不可竟不為止是又何見耶
韓魏公出鎮中山時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魏公知



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殷懃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
出墻門客見詩自愧亦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
為狂枝贈斧斤魏公遂以一女婢賜之感恩無地
宋朝待士大夫甚厚天聖五年詔臣僚薨當賜謚而本
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状
封贈此椎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
内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
孝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官罷任所過山險
去處差軍士防送此憫其道路覊旅恐不得其所也

仁宗施恩於臣下如此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
遷謫嶺南亡歿者並許歸葬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
牙校部送至其家施於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於有
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
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卜吉
於會稽民家冢墳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之
際孝宗密勅無輙壞民墓其愛民之心與文王澤及
枯骨一也



宋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督責緡錢民不堪苦時海州
楊允妻劉氏寡居積錢數屋見歛錢慘酷於心不安
遂詣官以緡錢百萬納充下戶之輸於是官吏得以
逃重下戶得免死離皆劉氏力也噫今人積金畜穀
倍息取盈視劉氏一婦何啻霄壤耶
馮京字當世以茸蕩遊為街卒所繫鄭州守王公素釋
之後京及第使關中公素帥渭宴集甚歡京貽之詩
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曹武惠王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

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
親以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丞相韓玉汝自樞密院承旨出
分畫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
翌日神宗密知忽中批步軍可遣人為般家追送之
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
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
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作小詩寄以戲云嫖姚不
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老耳幸容携婉孌皇華



何嘗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天下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
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
詩曰從來官使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
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
謝良齋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
涯池塘多放旋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

教義哉桑哉栢勝栽花開非開是都休管渴飲清泉
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
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鷄鴨成
群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飲酒之人位錢千
萬氣象雍泰時不易逢若彼旱潦相仍饑餓憔悴如
聶夷中所云寧不惻然乎
王元章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
年紙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予介翁和之云同
幷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凌遲欲耕多是無田者

群談卷四　惺思　十三

試問使君知不知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
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
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寒墻壁瓦石之間
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
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
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夫人田氏問何故公
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因勸令人呼亢

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公壓驚再
一杯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當
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子止一女適國宜
長長逾卒女病瞽後亢官湖官參政迎夫人母子
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德量反不如一夫人哉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刻好殺
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彼不戰而還我中夏是順

群談卷四　惺思　十四

天也我邀而殺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　上曰
欲殺元主徐達得賄縱之　上由是疑魏國俟其歸
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
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
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
魏國堅卧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
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今魏
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郢失其傳興滅繼絕不能不有

待也
蘇人范從文文正公之的派也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
旨下獄論死上觀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
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一世孫也上默
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曰免汝五次
死人皆感上之仁而歎賢者遺澤之遠如此
梅稍者乃上之鏖戰鄱陽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
子為稍子其人梅姓故云時上御舵樓指揮將士適

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稍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
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髮閒比登極定封徵
勳必錄獨不及稍稍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言
無敢上陳時上郊天駕回稍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
曰皇帝皇帝忘梅稍耶上視之大驚曰朕果誤忘
之即日厚嘉賜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國朝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
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寒冷凜凜如此思緣邊將士
晝夜嚴警殆不可勝言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

邊將士此與宋太祖賜王全斌裘帽何異耶
正德中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為浙江僉事獨持
風裁以廉介自勵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監歲
貢如茶魚種種勤辦民不聊生奇觸目感中形而為
歌曰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
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
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出別都山摧茶
亦死江枯魚始無噫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即
日具本乞寬進貢詞意剴切尋以裁抑鎮守內臣王

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衛逮至京百姓感泣
哀動城市奇為詩曰菲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
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匡有
平津劄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
舸越江潯
善計天下者以安民為本安養斯民者以革弊為先海
公瑞巡撫南畿慨小民困於徭役之不均也乃立為
晝一之法以一縣繁簡適中者為準總計徭役幾何
當用顧直幾何於是槩一縣之田除一切應優免外

總計田畝幾何一畝當出顧直幾何不論官民惟按户計畝按畝收直其編派差徭官自辦顧遂以其式頒諸郡縣一體行之名為一條鞭權豪莫肆貧困少蘇誠良法哉不特施之南畿推之天下可也此法行而天下平矣惜書吏為奸奉行無狀一丈量之餘方口有大小冊籍有虛僞甚至有勢者除沃壤為荒地無勢者開曠土為良田隱弊百端難以枚舉雖訟愬繁興而有司莫能清稽規正民但鼓腹含冤仰屋竊嘆而已嗚呼除一弊滋一弊改革之難誠難哉然則小民何時而復甦息也可為於邑也夫



## 明斷

晋陶侃為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為曰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從何得之曰買之市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二公之斷事可謂明也然此小事史何足書使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勸於農殖家給人足其惠不亦大乎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狥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割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噫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宇厚鞫其情以童稚無知非真毆也上疏請恤不聽斷之以泣明日　文廟以筋

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遞謫厚爲安南掾
厚欣然就道曰吾歆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
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
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之報楊尚書彥
謐嘗爲之傳云

隋漳南竇建德聚衆爲盜稱長樂王建都樂壽置百官
國號夏改元五鳳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署職
隨才委用有往關中及中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費
以兵護出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奔建



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
將焉用爲斬奴而還軌首滑人德之吁以光武之賢
而封子密不義之號失之大也見不如竇矣

唐顏魯公公臨川内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患
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
荊釵任你橑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
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邑請公牒以求醮
顏公案其妻曰王勤之廪既虚豈尊黄卷買臣之妻
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
者多遂箠之後無棄其夫者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
者不得乞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
聚觀[illegible]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
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太怒謂猶仍五代
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
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
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



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
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内侍取吾鞘來小内侍惟
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曰如是寧不妄殺人

蘇東坡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
乞從良東坡斷之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
來投牒欲援例脫籍東坡惜其去不許乃斷之曰慕
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向敏中爲開封尹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納

求宿於門外車箱中夜見一盜踰垣挾一婦人并囊
物而出僧念主人不納強宿如此明日事必累已遂
亡去忽墮無明井中則婦已被殺在此矣天明主人
獲之執送於官僧自以為宿孽乃誣服郡中疑之引
僧詰問數四僧以實告郡中潛遣吏於村落察之吏
食村店媼聞其自府來不知吏也問曰汝從府來有
殺人僧決否曰已決矣媼嘆曰殺人者村中少年因
姦殺之耳吏即捕少年送官招服僧乃免人以為神
賈郁性峭直不容人過為仙遊令任滿日有吏亂酒郁



怒曰吾再典是邑必懲此吏吏揚曰公若再來猶遣
鐵船渡海也後郁復任仙遊時醉吏轉為庫吏因盜
官錢下獄乃具訴狀郁判之云竊銅錢以潤家非因
鑄器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決杖徒之
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
貴人無不誠信供施山積男女嘈雜以得見為幸戶
外常設淨水兩甕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
縣尉廖姓者獨事明允心獨疑之一日令其部曲數
人約洗洗一目既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
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媼箕踞而坐耳
廖乃叱下擒之明正其罪奸狀盡敗
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命其壻主其
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
與壻及子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原
約詠閱之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囑
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
泣謝而去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倡獗令正將王大受將兵擒獲



趙其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人大受歸重傷而沒趙
乃宗室子也衆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
引囚入教場縛二魁凌遲置趙於旁觀之且以心肝
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壻賞
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為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
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斷之曰宗室為賊首則非
宗室矣宜正王法凌遲處死其明於用刑如此
宋理宗時蔡公謨知其郡黃上舍封狀訟其妾以無子
遣去索元顧錢十千蔡判云實封狀子判何難詰問

因何訴小蠻只為鳳毛無所出故論緦服不曾還三年容意知多少十索飛蚨亦等閑寄語桃溪黃上舍畨卅陰騭赴賢關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十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罵某兵既是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技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



首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過人爾

宋靈隱寺僧名了然與妓李秀奴情厚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聞至郡時蘇子瞻治郡推勘間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遂援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禿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常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論斬

呂思誠先生僉浙西憲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先生素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往王法不許父母遣男女之頓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詞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而廉潔不汚家至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被質米於人室氏有



吝色因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躕躇瓶中有醋堪澆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至元癸未姚忠肅公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不能成獄偶語其妻韓氏韓曰恐頂上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姚公召欽詢之欽具道其妻之言公私訪韓氏再醮於丁遂令有司開其前夫棺驗毒與

成類并正其刑欽悖卒時比公爲宋包拯云
元王成搆亂築岩自守元眞副使以兵攻之弗克眞乃募人能執王成者賞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以出眞笑曰公何養虎自遺患也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車輪謂之曰汝爲人奴遇主有事不能護衛反捕主求賞吾今賞汝捕主之功亦治汝叛主之罪乃縛奴於車上鍋而烹之衆皆服其明斷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侯州多國戚難治特立至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



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家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斂跡民賴以全
洪武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己子以祭已而母病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戕絶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太祖明斷之才所以立敎于天下者多矣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太祖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死前夫之子爭塋之質之縣尹尹判曰生前再醮全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塋之
李傑爲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啼泣不自辯明但言有罪甘死察其狀非不孝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



人旣出私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出其不意一問知與婦人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母及道士殺之便以向棺載母喪歸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者煩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下遇婦人獨行曳入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卽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榜掠皆引服屬退菴署案菴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

㫖周周艴然曰負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退卷卷人
列廷下判斷視色聽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
實伏罪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得無罪周問負
外何料事之審卷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
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周稱服
吴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盗公按令為民立五保而簡
其法民便安之盗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内安得不



知使信有之今以兵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
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延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
者皆伏辜嘉靖庚戌山東田曺之寇正類此一令無
知激成大禍惜不遇良有司如公者
馬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作蓋剜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
械至于廷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
有知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

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
據其妻也公窮究得情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㓜聞客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男贅其甲
於家久之妾生一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妻性
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
夫婦矣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也於是出
券書云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
奪甲盡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状告官求分
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婚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



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分明
說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作一句吾婿外人不得
爭奪令爾尚敢爭乎悉歸其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
謂智矣
昔探花王剄中為福建御史有尤溪張生者與隣女私
通被獲到官剄中見簷前蛛網懸蝶指曰汝能為詩
可賦此張寓意吟云只因賦性太顛狂遊遍名園竊
畫香今日誤投羅網裡此身惟仗探花郎剄中悅又
指竹簾謂女曰汝試賦此女亦寓意曰緑筠擘破條

條直紅線經開眼眼竒為愛如花成片段致令直節
有參差剛中見二人未議婚問願合琴瑟否生首懇
之即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永作
夫妻諧汝願不勞鑽穴隙相窺時稱為王方便
儒生有卓沃者飽學而貧家徒四壁一日有盜入其家
卓知吟詩以示之曰夜靜鍾殘月色昏有勞帯劍入
寒門詩書腹内餘千卷珠玉床頭沒半分低語已驚
黄犬吠輕行不損綠苔痕多情知我凄涼事不及援
衣起送君盜笑而去後應四川鄉試至巫江搭船無



釵稍子辱之令宿於稍尾以詩自悼曰搭船誰敢道
心酸稍尾中間一斗寬縮頸睡時如鳳宿屈身坐處
似龍蟠九天雨下渾身濕五夜風生透體寒最是有
錢真个好官窓裏面樂盤桓將登岸稍子故意開之
竟跌水邊衆笑之卓吟曰一到江邊船便開天公為
我洗塵埃時人莫笑衣衫濕乍向龍門跳出來及揭
榜以春秋中亞魁春榜登進士第授雲貴事過巫江
稍子以早避矣乃拘其毋禁之十日復執其妻次早
投見卓乃斷之曰拘妻一夜禁毋十日倚門之望何

䏈結髮之情獨厚往辱儒生今違孝道用申法律以
警將來遂杖而釋之
國朝許進河南靈寶人由進士成化間為山東巡按御
史单縣人有夫耕婦餽食夫食畢而死官問以毒藥
殺夫罪公辯其路由荊科荊花落魚羹人食而死驗
實免婦死罪費縣有三蛇當道公疑其有寃隨蛇而
往入寺門邉水坑掘之得三屍乃寺僧圖財而殺者
明正典刑定陶吏叚禮罪不當死知縣羅織之巡撫
已詳允公辯而釋放至於祭賣酒人殺武生而文生



獲免辯僧無塵王天爵而店主獲全凡此類不拘成
案惟在得其情由公天性明直故斷獄允當後陞吏
部尚書以壽終謚襄毅公子八人讃入相詰論皆尚
書子孫多有登科者
天順中一日 上獨與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
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鄉處之公謝無有 上
故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
有父以臣貴久位臣因厚待之今欲侵家政規權賂
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之也公意盖欲 上為處之法

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至公第
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杖往公請其故　上曰
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
諫其父殆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
勢不可留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
竟不從校去頃刻報以兩斃公猶不出朝也

寶坻縣民楊成楊咸兄弟異居後成日益富而無子置
妾生一子甫三歲矣咸貧有二子一日成疾作莫治
召弟咸囑之曰我病不起惟此兒且幼吾死後妾固



不能守以吾之貲反售之他人吾所不甘吾有金二
千兩俾汝貯之若此兒成立可念手足之情止給其
半倘不育汝全有之成卒其子以漸成立母子相守
不二其心既長欲求婚配告咸欲給父貲咸阻於妾
遂背兄命而悉匿之成妾因以其事訟于官咸用賂
積久不理聞香河縣尹張其公廉成妾往訴之張曰
我非爾治難與汝直成妾泣告即准其詞令其還勿
急數日張偶獲群盗令其招入咸名曾與同事張乃
檄寶至縣密遣健卒捕咸至棰楚不勝始具實曰咸

近豈非為盗所致但前亡兄所托之貲以與幼姪者
張問若干咸以實對張乃召成妾與其子悉追還之

吳邑杉墩朱玭成化中以舉人任山東長清知縣當決
獄民有仇四妻韓氏與隣人包廣私厚韓以四在室
謀令出外四不知遂合鄉里三人為夥同往濟南小
販回家韓陰與廣謀飲四至醉殺死於火坑下明日
往三夥問信因言同返入城各自分路韓却作色以
鬧即以詞告朱曰夫前以三分合夥為商彼今已回
吾夫獨不返此必三人謀害朱信之重加箠楚三人



苦刑誣服但無屍以驗朱重責應捕緝之日久捕懼
刑相與周行城外忽有一人騎驢而來諸捕謀之沒
水數日舁屍來縣朱令婦認之婦謂真屍三人皆誣
服一先死二尚存應捕殺驢分食而以皮售於市其
子尋父來市見皮而疑父所乘之驢因持拘市人詣
朱告償人命事在株連俄一偷兒夜入仇所穴及土
坑瘞屍走告二受害之家事聞于朱即率吏至仇家
察之婦與廣皆服罪併究捕人所殺人驢之由咸治
之法而三家之冤始釋

## 科第

薛能省試夜賦詩云白蓮千朶照廟明一片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成唐制舉人試院日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他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舊說舉場日晩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乃知唐制許



舉子見燭三條也宋朝率由白晝不復繼燭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取次年復試是題陸贄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奇其文以為莫及遂首薦夫昌黎之論一也宣公之閱一也胡前後迥異科場鬼神之說信然

遯齋閑覽云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作文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唐人翁承讃槐花詩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禮部會試貢舉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知貢舉為進士李權所訐帝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會試自此始

唐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厨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司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欺老缺殘



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唐懿宗朝咸通中以舉子侈異衣服下令不許騎馬場中不下千人街市皆跨長耳驢或以詩嘲之云今年勅下盡騎驢短帽長鞭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身體肥大故特譏之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上庾承宣侍郎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恨遺才期秋薦引庾果重典禮曹章遂擢第

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與歐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唐鄭侍郎薰主文疑顏標魯公之後時國家未寧志在激昂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魯公乃顏真卿也

白樂天喜第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烟霄早致身莫學我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莫將今日負初心此唐人知貢舉題試院詩後有下第者改曰今日負初心可嘆也

孟郊號東野登第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此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淺也故劉後村勸駕詩云好陳董子三篇策莫看唐人一日花不特翻案意新期多士者遠矣

孟東野有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又詩雨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登第詩見前此皆器宇不宏高瞻下第獻高侍郎一絕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熊勿軒云可謂知時守分矣

羅鄴下第詩云謾把青春酒一杯愁襟未信酒能開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還如不到來門掩殘陽鳴鳥雀花飛何處好池臺此時惆悵便堪老何用人間歲月催方云唐人下第情懷如此一名一第役天下士亦可憐矣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値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蘇東坡送蜀人張思厚殿試詩云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蓋用此語也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

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太宗朝以太子太保罷歸年
總四十二前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
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
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案前人到
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給曾如未
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過仁裕從容終日盖唐以来
座主門生之禮猶厚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嘗遊一縣胡太監旦方隨其父宰
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此公工於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其一詩卒篇云挑盡寒燈夢不成
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矣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
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荅
云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
首選
王曾自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俱首冠劉子儀戲之曰
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
志不在温飽右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献呂蒙正正
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 梅花詩見花木門

王荊公有詳定試卷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
有楊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将相中細甚客
卿因筆墨早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
知君勝弱翁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又云文章直欲
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回
首顧張羅言科舉不足以得士也然皆不可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從之
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以詩
曰滄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曰子異



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崇寧二年隨計過汝陽以此
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乃為足之
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謾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
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荊州
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
解及第曰破天荒
董德元字體仁吉州人少魁鄉舉累試禮部不第後補
文學任道州寧遠簿試漕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

天下第一遣報家書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二十至參政

徐適暮年宋初方得特奏狀元作詩云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醉後看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問王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魏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中進士第三人謝恩詩云聖皇學問富春秋當宁宵衣渴壯猷鶴立銀袍天北闕龍飛金榜殿西頭彤墀謬對三千字黃榜俄輸一二籌初學粗知存大體紛更要說洛陽蓋後知紹興府端平中除樞相號鶴山靖州創鶴山書院聚友講書

范質舉進士王文和凝愛其才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未幾和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洛中紀異和為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封魯公終太傅可謂得其心印也

宋朝歐陽脩知貢舉考試卷常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不爾則無與考始疑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三嘆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一點頭又詩云青夜亭中糊眼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梁灝狀元及第年八十二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歐陽永叔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詩云少年鄉譽嘆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石宋之人才不得一第老而不休觀歐公送鄭之詩及梁灝得第之吟皆可以厲仕進之志云

宋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上御講武殿覆試

殿試始此殿試策問自熙寧三年呂公著奏以策問
試士始賜詩賜宴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
并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
自祥符中姚曄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
封謄録起於祥符景德之閒
楊誠齋送族弟子西赴省詩云吾家詞伯達齋翁阿季
文名有父風筆陣千軍能獨掃馬群萬古洗來空嗟
予還笏歸林下看子乘船入月中淡墨榜頭先快覩
泥金帖子不須封方云送士人赴省及鹿鳴宴舉難



得好詩此乘船月中一句奇
登科佳句如陳元老云桃花穩過三層浪月桂高攀第
一枝閬苑更無前進馬杏園都是後題詩劉禹錫云
三春省壁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王禹偁云青雲
隨步登華榻紅雪飄香入杏園利市襴衫抛白苧風
流名字寫紅箋鄭谷云丹霞照上三清路瑞景裁成
五色毫韓持國云門開閶闔星河近榜注神仙姓字
新楊誠齋云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少
年已號萬人敵強士初登千佛名楊正叟云月中丹

桂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當新句的對也
百官志尚書郎奏事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
以丹朱漆地謂之丹墀夏英公竦舉制科對策廷下
有老宦者以吳綾手巾乞題詩竦題云殿上袞衣明
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横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
日未斜
王平甫謂宋匪躬太祝先輩示及劉貢父伯仲三人同
年登第之詩因奉一篇云六朝文物事當奇閒閱如
今舉世推射策人爭看三虎薦書吾早識孤羆集英
曉日臚傳後瓊苑春風宴喜時共羨絲綸歸世掌還



開騄隔鳳凰池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
寧辛未廣東狀元張鎮孫謝詩云當宁需衣務得賢
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
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
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
御制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貽謀
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

見洋洋對来譽知為蹇蹇臣始進更當思遠到會須
華國有儒珍　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王
成憲日常遵天人親屆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
忝臚傳魁衆俊復叨讌衎逮微臣終身祗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顧自珍
塲屋舉子至和嘉祐間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陽
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詩
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聖俞為叅詳
官未引試唱和詩極多歐公詩云紫案焚香暖吹輕



廣庭清曉席群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
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慚衰病心
神耗賴有群公鑒識精聖俞詩云分庭荅拜士傾心
却捲朱簾絶語音萬蟻戰酣春日永五星明聚夜堂
深力搥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淡墨榜名何
日出金明池苑可能尋二詩俱為諸公所稱及放榜
平時有聲如劉幾時輩皆不預選士論洶洶未幾間
然以為主司惟唱酬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
待我輩為蚕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然

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
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劉幾程試累為第一驟為怪險之語翕然成風歐公深
悪之有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
劉幾戲續曰秀才剌試官刷一大珠筆橫抹之後數
年公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幾聯云静以延年
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刑為四罪之誅歐公大稱
賞及唱名乃劉幾易名煇公愕然久之其年主司夢
火山軍作狀元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
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
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隷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
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石曼卿下第偶成集句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
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
沼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到血流無用處着
朱騎馬是何人又絶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為他人
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黄門公既將試黄門公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輙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令乞展限以俟上許之黄門病中魏公數遣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蓋始于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狀元張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禅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邁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邁子果卿果卿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為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

宋朝狀元年三十以下者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年十八沈内翰遘年二十莫内翰儔二十二梁内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二十三楊樞密礪蘇參政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張監丞唐卿賈内翰黯彭尚書汝礪衛舍人徑皆二十五何僕射㮚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丞相庠馮樞使京楊監丞寘姚秘書穎王叔興昂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舍人騤許僉判奕皆三十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蔡齊上見其狀堂堂曰



得人矣詔金吾給衛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有下第者上知舉侍郎鄭愚云翩翩飛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燕乃智鳥無求於世無忤於人不得志之士往往托之吟詠以解嘲豈特章孝標云乎哉

聖朝科舉自洪武三年庚戌命天下鄉試四年辛亥會試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各省鄉試定三歲一舉行焉

刻程文自二十年丁卯始先是只錄姓名鄉貫試錄
定式自二十三年庚午始　聖朝開科取士京畿與
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
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
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
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
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
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成火裡開豪氣滿場爭吐焰
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



堆至今誦之令人感傷或曰蘇州吳昌元啓作
本朝李東陽讀卷詩云閶闔門深紫殿香　先朝舊典
一時新文章妙極寰區選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真
祥非物寶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遥見
爐香上玉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詩云龍虎榜中新
得士鳳凰沼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　御筆紅
批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北面步隨仙躅下中台愚蒙
兩度沾　恩宴猶憶　先皇舊賜杯
傳臚　玉音促調讀卷等官　恩榮次第廷試年月日

太祖時午門外唱名張掛　黃榜　奉天殿欽聽　宣
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　恩　賜宴於中書
省國子學謁　先聖行釋菜禮　永樂時百官朝服
侍班錦衣衛設鹵簿于　丹陛丹墀內　上御　奉
天殿鴻臚寺官傳　制唱名禮部官捧　黃榜鼓樂
導引出　承天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
送狀元歸第賜狀元朝服冠帶　賜宴留守鴻臚寺
習儀狀元率諸進士上　表謝　恩諸進士詣先師
孔子廟行釋菜禮工部奉　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至　宣德時　黃榜引出　長安左門　賜狀元朝
服冠帶及進士寶鈔　賜宴於禮部後求為制云
李東陽聽傳臚詩云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
行黃紙數行丹詔字傳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
天見夢裡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　聖朝羅
網盡豪英
李閣老恩榮宴席上詩云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
及嘉辰星辰晝下尚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圖撤漢
科三日戰苑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將頭白猶是

當年獻策身
嚴少師作云奎壁騰輝景運開制科掄選見英才共言
龍虎今為榜何用黄金更築臺草色恩袍明曉日栢
枝迓鼓動晴雷自慚老拙叨榮遇瓊宴重霑已七廻
文皇帝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　命學士觧縉等選
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讀中秘書於是縉
等選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
吳伯宗洪武庚戌鄉試及試　大廷俱第一是時初開
科高皇帝親製策問伯宗條對稱旨擢為第一賜袍

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
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
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群舉于　朝而各
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
十有二年而復舉之
洪武戊辰亨泰狀元及第　太祖曰新狀元得人勑有
司立坊牌以榮之故坊上特揭　聖旨字他坊惟恩
榮小扁此我　朝天下坊牌之始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學士劉三吾安府紀
善白信稻為考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
北士子無預者三月　殿試以閩縣陳䢼為第一北
方舉人咸以為言　上閱所取皆南士疑之　命儒
臣再考下第卷中擇其優者取之於是侍讀張信侍
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
字董貫弁二府長史黄章及甲首陳䢼等受命人各
閱十卷或傳三吾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
進　上閱卷果以不堪文字奏進　上益怒於是取
六十一人　殿試再試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首時

六月辛巳朔皆山東山西河南北平陝西四川士也
䢼閩人精數學就試之日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
柰何已而身罹之
國初南方士子中式居多北方十之一洪熙元年定南
北中三卷以取士人才之用不偏矣
景太甲戌狀元孫賢面黒徐溥面白徐轄面黄時謂鐵
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淮安一郡自古未有魁天下者自沈坤始後十九年清
河丁士美繼之一時咼元相望淮水擁秀茲其期乎

坤嘗扶侍還家翰林王材以詩送之漢殿賢科策一
人玉堂分珮戀休辰宮袍繡引清淮晝御誥鸞迴碧
海春暫喜潘輿隨彩鷁正逢孟筍簇霜鱗喧喧河上
迎仙者珎重堦前報主身
曾祭殿試嚴詩曉開三殿降絲綸衮冕臨軒策小臣紅
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
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棫樸楢
皇仁
費宏及第紀恩詩鴻班濟濟聽臚傳驚喜龍頭屬少年

明主拔才真十五寅儒對策愧三千百年拜舞天心
悅六字親題御墨鮮觀榜共隨仙樂出文星燦爛曉
雲邊又云有詔南宮宴茂才主筵仍遣上公來需雲
散彩浮瑤席湛露分香溢玉盃天近帝居春似海樂
兼胡部鼓如雷宮花斜壓誇冠重知是瓊林醉後回
王鏊赴宴詩名題甲榜金為字宴賜瓊林錦作標十里
燈毬明似月六街車馬湧如潮斜纏綵縷花雙朶新
着烏紗帶屡飄爛醉歸來心獨醒平生許國自今朝
商閣老三試首榜乙未讀卷有應首選者商嫌並已遂

下之蓋指會元王鏊也觀此則 國朝兩三元矣又
通紀云許觀鄉會俱元賜及第是亦三元也當時未
之傳此可見 國朝三元亦三人今并存之
洪會元英登第詩云日暖風和三月時九重清處出冊
墀綠楊影拂腰間帶紅杏香飄身上衣宴罷瓊林鶯
語細醉歸花塢馬行遲鳳凰池上三千客一曲陽關
和者稀
章楓山得第詩云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
漢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屬歐韓春鱗浪暖成頭

角秋鶚風高快羽翰雖是看花年尚少莫將溫飽問
儒冠又云風雲千載遇重華賜宴瓊林寵渥賒冊桂
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食分綾餅堆紅玉酒
出黃封瀉絳霞見說金明池上事里人聞喜不簪花
餘冬録云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
舉進士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仁宗朝韓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禮部奏名不
肯試入廷受蔭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
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冠多士士論恥之

我 朝公卿子弟舉高等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之子鄉試不第遂至自訟弘治乙丑正德辛未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謝丕 楊慎）按前戊辰大學士焦芳以子黄中不得狀元降調諸翰林顧清等可見我 朝法制視宋稍寛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李賢云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使然也今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數年而士不博雅者未之信也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用教職乃有遺珠之嘆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官僅兩試而止萬曆乙酉復行以翰林科部為之



幼聰

漢景帝廢太子立膠東王為太子改名徹即武帝也時年七歲廷尉上囚王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時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議者稱其明斷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無嗣而歸亦以貞敏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三墳五典而誦無遺耶逵曰逵憶昔姊抱於籬中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皆口授經文贈献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横信其實睡於是得全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晉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内讀書堅殿上方卧諸臣皆趨英獨緩步堅怪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趨乎問所讀何書曰孝經問經中何義英曰居上不驕自天子至於庶人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勤學年長必用卿及期拜諫議大夫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八歲献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振一時引晏殿内晏坐貴妃膝上親爲總髻宮人遺花投菓又一日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命晏作詩晏即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紋袍賜之又明皇戲之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李泌七歲知爲文家有書萬軸覽過即不忘玄宗禁中有負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驚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曰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員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自呼爲小友後泌事三朝封鄴侯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

僊不然嗚珂遊帝都馬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昴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傳寫者莫不稱賞

王勃字子安少能文詞章盖世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舟次馬當寓目山半古祠危欄跨水飛閣懸崖勃乃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禁庭深肅侍衛生獰勃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歸路遇老叟年高貌古骨秀形清坐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来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



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且謝且辭問叟仙耶神耶叟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耳勃即登舟翌日昧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婿吳子章善爲文詞公欲誇之賔友乃夙構滕王閣序俟賔合而出為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受簡諸客客辭避次至勃勃輒受之公色不怡起歸內閣客囑數吏伺勃下筆當由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數吏踏至以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吳子章聞之慚退公私燕勃行謝以五百縑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答神休叟笑曰但過長廬焚陰錢十萬足矣勃過長廬如數焚之而去宋庚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盖齊飛楊柳共



春旗一色 東坡童時夜讀窓前一鳥来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坡應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共字鳥遂絕呼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命題太公遇文王賛曰姫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賖漁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李賀字長吉唐人七歲能詞章韓退之皇甫湜過其家

侯賦詩援筆輒就名高軒過詞曰華裾織翠青如葱
金環壓轡揺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
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工二十八宿羅心胸元氣
烱烱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
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此驚人之句王直方讀此詩每擊
節以為詩人所以多窮也
李衛公德裕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
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

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
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賞春作會
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
曰頭揷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
五代馮道號長樂老年八歲時作治圃詩內警句云已
落地花方遺掃未經霜草莫教鋤
崔鉉元畧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晋公滉滉指架上
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故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
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封
魏國公云
程明道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女侯氏抱
之不覺釵墜後數日夜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
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
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
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寇準年八歲吟華山詩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

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令郎怎不作
宰相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
觸其首便能語遂以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及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
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
闕詩亦立就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
上表賀
王禹偁字元之五六歲能屬文五歲因太守賞白蓮賦

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絶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墜玉簪
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曰佳人方素面對鏡理
新粧太守喜曰天授也七歲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
之問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
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着力便是轉身
時以磨喻已也文簡大奇之留與弟子講學一日又
一郡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
文簡寫之屛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
歎息曰經綸才也後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



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宋熙寧練亨甫字蓀光浦城人年八歲侍伯父出遊亭
甫以手搔頭伯父戲之曰猴悲摸索頭甫應聲曰虎
怒縱横步又指道旁松曰喬松夭嬌龍蛇勢甫曰怪
石巉巖虎豹形年十四以所業見王安石石喜之呼
為小友表除崇文殿説書從高遵裕西征途中題詩
云靈州城下千株柳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
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
宋武城王道亨年十歲聦爽好學能賦詠作古塔詩云

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絶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
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
也他日必至三公後官至禮部侍郎
黄庭堅字魯直河汾人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
人言六經何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堅曰是何言
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其父黄庶喜其警
敏令習神童科舉堅聞之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
之七歲時賦牧童詩曰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
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八歲時
有鄉人赴南宮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令堅亦



作頃刻成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
在人間今八年
司馬光七歲聞講左氏春秋退與家人講即了其義年
十五書無不通五歲時婢子代脫胡桃皮誑言自脫
先公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欺於人
朱晦菴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
書八字於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與羣兒遊獨以
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

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
見於躬行幼不戲弄動靜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
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
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
苟簡勤於攷索嘗曰總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
傷我者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幼聰敏博記能文十二歲邑宰歐
陽鍊以聯句試之云苗出鍬鑽天邁應聲曰筆生釘



釘地郡守元公暕以其幼不甚禮焉且扣之曰小解
元所讀何書邁答曰無書不讀曰下所講者詩之相
鼠耳守雖知其譏已疑其未能文也遂宴飮命十二
歲小妓就之覓詩邁即戲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
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宋宋翔字子飛崇安人年七歲劉子翬命賦燈詩曰秋
耿照幽房熒熒鶴焰長昔年江上女曾到乞餘光劉
奇之後紹興十年登進士
劉褒字伯寵崇安人年十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郎中

才高見忌歸抵小漿題一絶云去日春蠶吐雪絲歸
來霜橘剥金衣沙鷗不入鴛鴻侶依舊滄浪坐釣磯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
閬携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二公疑假手
因召試之與之聯句畧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烟焰直
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逸曰風逈
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逸曰波濤海寺秋
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呑海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
數十聯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



高郢之子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桀
何以臣伐君郢曰順天應人何謂伐耶定曰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進士高明字則誠瑞安人少辯慧善還對年六歲公會
客明從卓邊偷食客曰令郎捷對敢請試之曰小兒
不識道理上卓偷食明對曰村人有甚文章中場出
對客曰細頸壺頭敢向腰間出嘴明曰平頭鎖子却
從肚裏生鬚及長下筆成章編蔡伯喈戲文
洪武中吉水解縉學士七歲時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毋在家中守父憂却發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太祖斬紅巾賊時夏五月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 上曰善對手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太喜蠲其役



瓊山丘公幼時從師于宦家宦兒不好紙筆惟公以警敏有聲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公獨肄業中堂時天雨坐席當屋穴漏滴公肩公乃潛移席彼地仍以兒席當漏處兒覺怒告其師師出一對云點雨滴肩頭丘應曰片雲生足下師大奇之宦兒不能歸哭告其父父怒召公亦試以對曰孰謂犬能欺得虎公即對曰焉知魚不化爲龍宦聞之驚駭陰知其非常人溫語慰歸異日文莊公聯登甲第作 宣廟盎梅舟楫其臺閣氣象已見於此又十三歲題金鳳花五

指山詩見花木門

彭印山溧陽人 永樂中六歲以神童徵至京師一日上御奉天門外觀燈召彭童與偶云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應聲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上大奇之賜與甚厚

洪武戊辰狀元任亨泰十三歲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撑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宣德庚戌狀元林震幼穎悟有大志在九龍山讀書見



宋陳堯叟詩人生五馬貴山有九龍游之句遂續云極品何榮貴須先占狀頭及長博學狀元及第

永樂時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自皇孫諸王及四夷朝使以次擊射皇太孫年十二歲連發皆中上喜勞之因謂曰今日華夷畢集朕出一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大喜賜予甚厚

李西涯程墩篁少小以神童被薦 憲廟親試之對曰螃蠏一身鱗甲程即應曰鳳凰遍體文章 上稱賞時

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之曰
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館閣
四十年果如聖語
又于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
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曾
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述
僧云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三角髻又戲曰
三角如鼓架于又對曰一禿似擂槌古春遂語其師
曰此兒救時之相也後為弟子員接巡按三司坐一



寺中有指殿中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任
坐有曰可令小秀才對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
攀桂子既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
小軍偷犬偷鷄偷莧菜此皆絶倒也
太常任道遜温州人年十歲時以善書貢入京　聖上
令書龍鳳二字甚妙乃出對曰九重殿上書龍鳳對
曰百尺樓頭望斗牛　上大喜賜予甚厚時大臣以
二句足成詩云年北廿羅少二週山川毓秀出温州
九重殿上書龍鳳百尺樓頭望斗牛金馬玉堂身已

貴青燈黃卷業還脩他時大展經綸手重沐恩波舞
冕旒
夏原吉幼極穎敏年十歲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即口
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廬
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氷霜苦默默長
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
知異日必居顯位而不免比昵後果驗
弘治乙卯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
八歲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鷄子剖柔實未分擘



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詠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
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
看九歲以來真楷篆草歌賦序記三塲文字皆能之
弘治末楊一清八歲時自滇過巴陵癯而厲有岳二州
甚器之薦於太守拉觀競渡守陋其狀撫其額嘆曰
苦哉苦哉令賦詩一清賦云苦哉苦哉苦哉天先皇晏駕
未踰年江山草木猶含淚太守江邊看渡船守聞之
大愧罷飲時孝宗上賓未幾故云
正德時浙江有神童年八歲聰慧能詩上巡按詩云幾

歆烏臺見相官心驚膽戰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煖
一道風霜六月寒俯仰文星冲北斗喜看明月照氷
盤已知海上金鰲見頤賜書生一釣竿
古稱大器晚成焉况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抑亦不
可執一論也以我朝諸公論之少師李東陽五歲能
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歲登進士少傅楊一淸
亦以神童擧十七歲登進士大師嚴張十六歲占鄉
試二十登進士少傅蔣冕十八歲爲解元費宏十九
歲爲狀元官皆極品享壽亦高晚成之說恐未盡然



人之學問德業不可以遲速論或幼聰慧而長廢弛若
或少鈍駑而長卓異勃若勃年十二而能誦詩書位
止縣令陸機年十二而能作文賦身罹孟父之禍王
勃年十四而賦滕王閣旋蹈非命之殃此少聰慧而
長廢弛也陶謙年十四尚騎竹馬兒戲後擧茂才位
至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尚從傳徒遊後精經史爲唐
名人姚元崇少時以射獵爲娛四十始讀書卒爲賢
相此少鈍駑而長卓異也人之有志進學立業者愼
毋有所恃棄哉

敏捷

晏子使楚晏子身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
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一日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



當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
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如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
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
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
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
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地
土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非土

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荊人莫
不稱晏子之智捷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飮比往酒已酣客有弾琴
於屛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
遂反将命告主人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
弾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将去而未飛螳螂
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
爲殺心而形於聲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蔡邕讀曹娥碑題八字於後後曹操與楊脩見之操問



曰御知此八字乎脩曰知之操曰卿勿言待孤思之
行三十里會意解曰黃絹者色絲也是絕字幼婦者
少女也是妙字外甥者女子也是好字虀臼者受辛
也是辤字此是絕妙好辤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三國時蜀諸葛亮遣鄧芝使吳送張裔於孫權權戲問
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裔對
曰愚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怍
蔡洪字叔開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
奇英於仄陋採儁傑於岩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

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
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
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
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公是其苗裔乎
唐京州獻新曲玄宗御便殿召諸王觀皇憲曰曲雖佳
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
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
遷之禍帝黙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審音
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即謝家東山景



也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凉鶴翻松露濕衣裳前村
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厥後高適閱稿以月
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為半字廵至
台州事竣復登僧房索筆改之僧云月前有一官過
稱此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已改易而去高適驚
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其
識見之遲速不同
杜工部嘗題壁詩林花着雨臙脂濕濕字為蝸蜒所蝕
宋蘇長公黃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特遊觀之原都

不記濕字各出一字補之長公云潤字山谷云老字
少游云嫩字佛印云落字頁集驗之乃濕字也濕字
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説詩言志信夫
唐張巡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居事嵩常在圍中巡
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
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盡卷
不差一字嵩驚以爲偶熟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應口無疑為文操筆立書
未嘗起草賦才如此使形於論述寧不以表後耶而



公弗屑也與許遠共守睢陽保障江淮忠肝義膽青
史遺芳偉哉
唐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
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張燕公問
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
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
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而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
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
執本觀試忠誦畢不錯一字見者驚悚即日聞奏引

對賜緋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侍講
毛詩百餘日中三改官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張端公伯玉名重當世有士人強記自負飲酒尠雙求
一朝士書牘爲容持謁端公公啓緘喜曰君果多聞
又能敵吾飲吾老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命也酒共
酌三十許士人雄辯風生公畧不為動俄辭以醉公
笑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爲君滿引矣遂自數十舉以
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
獨此君試自探一卷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



得儀禮公語士人即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
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稱謝 伯玉字公達范
文正公客也仁廟朝人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
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也
曾子固鞏初爲太平州司户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
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就郡廳作大
讌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
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
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

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代言遂口占
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盖子固
年少恃才私以不識字詆伯玉至是始歎服以為不
能加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
閣是何殿閣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
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原父方與客
對食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
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聞此言笑



曰軾輩將如之何
劉原父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
草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
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
未足多也
賈似道格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
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子我一
聯詩自出洞門彈敲子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
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與我一聯詩夜靜水
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
與農夫農夫得之子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
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拜而鬚拂地晉
公曰內翰拜時鬚拂地楊視丁所居有障塵幕即應
聲曰相公仰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捷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飲則詔公
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
謂天子為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
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生心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
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
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徧
乎明允歸語子瞻曰此老不知世間人更有看三徧
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
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鮮能及之
王荊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荊公曰為相

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頋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捧持有祭文一封及楊大年開讀乃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晋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羮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儒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荊公也本朝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也在翰林嘗忤權貴出六安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个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盃酒陳云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黙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覧記之非舊習也時契苾汴州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帥也日持廐目令示奉古一覧便誦千餘言契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珎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遂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萃 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珎羞百味富貴家其可少耶此本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



太祖一日御奉天殿太宗建文侍焉因指立仗馬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氊太宗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占二君氣象成敗見矣

洪武中袁凱字景文爲御史 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凱
送東宮覆審東宮迭減之 太祖問朕與東宮孰是
凱頓首對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
喜悉從之

京師佛刹曰多寶 上嘗遊幸見幢旛盡書多寶如来
佛號上曰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来學士江懐素
進曰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 上喜遂陞吏部

永樂時有尚書題詩於寺一僧和之後尚書至寺詰究
曰我不即加汝罪但出一對能對者恕之 和尚和



尚書詩因詩言寺僧不能對候解縉入朝投救縉曰
候我回朝代對云上將上將軍位以位立人和尚回
對尚書即知其必解學士對也

文廟與姚廣孝燕一日寒甚 文廟出一對云天寒地
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即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
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漸有興師南伐之圖

景泰時立春日正值 聖節衆議以先行慶賀然後迎
春或以迎春而後賀議而于公謙至衆質之公曰迎
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乎

前定

唐文宗朝宰相王涯有再從弟沭家於江南老而且貧
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求一簿尉之職留長安二載餘
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薄久之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
以微官自是旦夕詣門俟命及涯以甘露事敗闔家
被收沭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又舒元輿時亦爲相
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日
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
安求歸江南過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嗚呼王



沭之來本求利祿反觸禍死守謙之去誠失倚望竟
全其生以此觀之人之死生壽夭貧富貴賤吉凶禍
福由天而不由人昭然矣

唐王顒與太宗有子陵之舊微時嘗戲顒曰王顒抵老
不作繭及帝登極乃召其子皆授五品官獨不及顒
曰卿無貴相朕非惜卿也房玄齡曰陛下潛龍之舊
何不試與之帝與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是夜卒

唐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于神且祝位官所
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閒後

有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乙叙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乙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定也
周朝駙馬張永德好延方士嘗有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公但覩



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殺伐者宜善待之永德後見太祖皇帝勳位漸隆識其英表問其歲在亥乃傾身親附相得甚歡至國初以舊恩禮貌與佐命勳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馬潘紫南題陳圖南軒睡圖云甲馬營中紫氣高屬猪人已着黃袍此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謂此也希夷騎驢遊華陰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上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

原缺第三葉

人力不與也
張鄧公舉進士與寇準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齊賢王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内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
嘉祐中進士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



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即不得別立等時王荊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于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禀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得別立等自此始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

二子曰持曰援来即取簡竊視乃楊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鶩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
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
作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
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乃是葛
敏脩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内翰得人此乃僕辛
太和時一學士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
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
翻翻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



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苧幾千人
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
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及歸而毋嘆
曰蘇學士知貢舉而子不成名復何望哉抑欝而卒
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
無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
私黨重可惜哉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太宗伯知貢舉
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友平生極相
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彥會於富陽蕭
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
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
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中用三古
字者遂徑批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人也竊怪之
數日友人来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
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
死未就試豈敢漏泄於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
字得者来謁玉山問之曰賢友頭場冒中用三古字



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此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
不以實對某之来就試也假宿於富陽蕭寺中與寺
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
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来問又不敢自瘞之
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
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
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
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議瘞其女矣玉
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羅大經言經謂雖近於

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之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掊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彼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覯者又惑之甚也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珝西席餘姚王珣也一日使其子送柬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俚刻本常有之他日王珣鄉里王華来訪見案間此柬意或爲燬試之舉回即操本過目場中果問此



遂爲首選劉本爲珣乃爲他人所得豈非定數乎

徽宗燕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酒少歇徽宗忽詢何往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愕黙然内侍請于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所以亟出嗟息久之此天命也由是異待焉

陳國佐台州人父正爲郡大吏歸老居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矣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寺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溽所至水流不可行寺僧請苦之後偶得曠地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爲池政和癸巳國佐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宋理宗徵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暑熱偕弟與芮浴于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許忽雷雨帝與芮趨避艤側天錫卧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爲保全正家子乃登詣全氏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相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彌遠門客



遠有更立意屬浙東宗子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白彌遠乃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定也

韓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星術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時公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劊乃裴姓也公愕然

宋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小丈夫携小

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俱冷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寺風大作舟幷溺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而起若睡覺父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狀懼不敢往方欵說時一鬼掩我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元會稽陽明洞天有一老道士童顏鶴髮嘗居其中中横一空棺留爲身後之用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珮絕飲食與衆永訣卧于中七日不死兵至發棺舁之出及兵退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

太祖微時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者三四又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爲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不仆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樯折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將伐之祝請祈籤 太祖寬容從其請乃得一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成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喜而不伐及車書混一爲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矣

洪武三年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稱近督取材木於建昌蛇古巖見巖上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

太祖以爲不當信也嗚呼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太祖高皇帝嘗書金華星士劉日星扇曰江南一老叟腹内藏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遊天下十二年回至家又欲赴京言之妻曰我當有災其妻阻之勿往劉曰數耳到京見 上 朝廷偪慰遣回適藍都督王克雲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梁國但七日中其與公同被難數也未幾王果得封遂驕同列尋被衆譖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日

星之言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王
推命来否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否答曰臣
命終在今日酉刻遂押去同戮之
学士宋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每
值萬壽節則来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
文樓樓峻陟級蹬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来
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其
来乎蓋忘前言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人視之
江口曰其有疾乎使人視之家濂方與鄉人飲酒賦



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太子泣且諫曰臣愚
戇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上怒曰俟爾爲
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金水河左右
救得之 上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
因遍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爲者皆斬
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已而入宮上膳
孝慈命左右置蔬膳於側 上問 后何為食素曰
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 上感悟
遽起命駕前双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

錢塘江稍得延緩後使至則已綁至市矣宣詔得免
久之其子璲孫慎獲罪復執来京將殺之 后復力
捄曰田舍翁家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教太子諸王
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 上乃釋公竄之
松藩而竟殺璲慎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葬於蓮
花山下公初遣至四川憇其寺有老衲高僧也濂與
語曰吾聞内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爲無
愧何至是哉僧曰比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脩僧
默然濂是夜遂自經死 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葬



毋鑒獨石爲椁垣隧悉擬邸園之制大築享室有司
欵以 上聞昌懼請毀衆曰盍以藏宋先生昌欣然
應命因而稍削僭飾啓學士之墓學士骸肉消盡骨
尤完整浴加龍衣而瘞焉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
姓且敬其祀守護焉
永樂間抄沒杭州尚書方賓勑賣其產一爐為于肅愍
家所得不意此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曹
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
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勲而掌此鎮

掄等取之不久亦杪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鈴曹引進士七
人奏擬其官闕幾人速省檢以来尚書上其數　上
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閣老淳安商輅字弘載會試禮部累不第卒業太學歲
乙丑再試夢至岳祠祈問利否神目判官閱籍云皆
在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吏械數人来內一人乃從
遊太學儒士餘姚潘叔榮也呼之不應而泣商遂驚
寤及會試 廷試商俱第一潘中副榜授陝州訓導未

任而卒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藏叢中吾
見一神人謂曰尓非此中人豆腐閘見人也既而得
脫然莫曉所言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
於豆腐閘陣中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
三人俟讀卷時問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豊美
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盖豊美者嚴州周瑄也
天順庚辰會試及連捕其黨馮益楨之甚急一星士
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盖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禍
福如此
成化間許吏部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任久
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翫月飲酒所也素
恃才不得於學校有生員王共因許觀風来曹遂稟
知州之過弁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
爲庫樓遂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
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某知州喜殺了王知囙
因問此何人書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来寫者許愕

然後許爲吏部天官而王生負爲固安知縣遂傳之
以爲奇事予以今崧皐又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巳巳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
孫祥守紫荊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
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
陳僖敏公謚俞太保公士悅少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
入恒與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行香路逢燃爺百
數前道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云尚書都
御史至矣乘從悉從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

還珠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
前所遇乃陰府也後景泰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
豈非前定乎

道州劉長史步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登進
士第然須待費宏爲狀元則得之既寤遍求小錄閱
無費姓名如是下第者五殊嘆前夢之妄也及成化
癸卯費宏登江西鄉薦劉始異之至京訪費寓相見
結納甚厚爲說前夢是歲甲辰費果龍首劉亦第焉
費年十九計劉夢時乃初生耳



弘治庚戌南直隸錢福狀元探花靳貴榜眼則廣東劉
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瓊六枚禱於神前明
早欲擲以決先後適錢至亦欲與擲靳不得已告以
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
緑二人皆喜後錢爲狀元靳爲探花而劉則舊嘗有
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江東之神詞曰
到頭萬事總成空意不第終無成矣後應舉正德丁
卯鄉薦編號乃空字辛卯登進士號亦空字奇哉

正德十四年錦衣衛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
伏誅家口沒入官爲奴有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
女長甚美麗妾懲前禍不婿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
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
浣衣局數不可逃也

正德丙子浙省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參政王翌卓下偶
遺一卷閱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也遂
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爲外簾批倒展玩不已袖語
監臨鮮晃鮮曰是可壓榜中者之半遂對經易爲八



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也八以爲若遺前場則
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
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
臨楊九澤夢一知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
知府對以有卷未填故來告知夢覺遂於坐偶得一
卷爲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諸公未有
言則聞内簾馮主試有請楊至馮曰適夢一生負披
朝服告曰吾卷已爲楊繡衣取矣煩贊成之予問其
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

之不言意已爲私耳今當析卷視號果乃致字因對
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溪縣鄭國賓易去者餘姚
胡翰鳴呼前之易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
名非一定耶戊申歲楊九澤復巡按福建親對說其
事且言所夢知府胡嶽今者此鄭國賓後必腰金時
方二年後官果至太守

姚江王伯安守仁太宗伯華之主器弘治己未會試第
二人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奇古慕
神仙正德丁卯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百官掩口



聽命伯安上疏言之謫貶貴州龍場驛驛丞未行寓
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持書二緘啟之一書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伍負名一書水上覆一舟後
題屈平二字既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汝
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懇告校曰少間須臾留詩於
世以俟命絶乃以紙展几上題一律至海濱遺履於
岸詩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如身曾許
國生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知
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更

有告終詞一篇不及録書畢爲二校面縛挾至江邊
投之伯安初入水即得覆舟負之不能沉漂凡七晝
夜所見皆如夢中伯安驚慌莫知所之舟偶及岸見
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狼狽吾當爲汝解縛
登岸伯安拜謝固問老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此去
福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
舁之去如飛不半日已抵廣信矣老復在彼舁諸僧
寺僧問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請
來同坐又謂僧曰我餓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四卒



僧覔之皆不見詢僧自岸至此爲程幾何僧云千里
曰自辰至午迅速若是信爲神佑也食罷僧達郡邑
皆館穀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
謂伯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遷爲大
鴻臚云

又云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擁掖而行足如履空耳
傍直聞風濤淜湃須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
其中騶從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覩
也與一叟奕大棋聯句淡句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

陸時瑾巳服上刑矣陽明始起擢仕巡撫贛州討逆
濠功封新建伯而終　又云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
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危時有漁人從溪中拯之上山
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
盤桓數日主人乃儒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
前始識荆以來消息寂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
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
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嘗聞太宗伯周公洪謨鄉貢上京舟至維揚夜見一人



謂曰吾即子之前身子去前程遠大公曰子何人而
有是言對曰吾友鶴山人丁某倏然不見似如夢然
後公服官至南京以書詢揚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訝
之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時蜀府教授及詢其形像
亦同江西閣老費宏中鄉試時無錫金廷輝爲主考
閱卷夜倦恍忽見一總角生揖而告曰非尭舜安能
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驚覺似夢心異之遂以是卷置
案上二三塲復夢此生至如前言因尋號取之揭曉
費年正廿角貌又似主考問其夢不知也予嘗二事

徃來胷中丁之神巳托生費又不知也則神其事者
誰歟以鬼神特假其靈異何形像之相似耶以爲好
事者爲之耶則周公嘗自有詩云生死輪廻事杳冥
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
丁金主考乃少卿都南濠年家都親與余言此理竟
不可格是果三䰟七魄之說哉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
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
不可聽意恐有冤欲詰秉燭獨坐突有人在前叱之



察院保客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
也待之巳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磚下白
金有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
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焚之遂不見將
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家貧兄
能助否因保舉一官予允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
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
不得巳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静夜將禱前事則
其人復至出其金八百兩予問之何少前數則曰前

某主事若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涉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鄭彦充鄭問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為人稚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嘉靖乙酉季夏順天固安縣高陞同友周應龍王仲錦高進小試於通州試畢相與游戲天妃廟見有就而祈籤者周曰吾将決吾儕中否奪之乃第十六籤也籤曰久困雞窓下于今始一鳴不過三月内虎榜看聯名是秋四人果同登九月往謝之又祈以卜春榜



籤曰開花雖共日結果自殊時寄語乘桴客危當為汝持歲己丑三人俱登進士仲錦除知州進除知縣陞除行人獨應龍不第以舉人選太原通判結果似殊矣後二句意不可曉踰年陞被使琉球縉紳以此地險為憂陞往返俱安寧乃知籤意已素定也

嘉靖初豐城井勳由癸未進士授桃源令始生時其父夢人持絲竿入賀一聯云四百姚淶榜三日桃源令二日為令前已定矣而嘉靖紀元姚淶榜增四百名數亦不爽豈人力哉

## 神仙

張道志題爛柯山圖云人説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詎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

有人題張果老倒騎驢云世間多少人無如此老漢不是倒騎驢萬事回頭看

藍采和嘗於市中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去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



羅浮先生軒轅集常修道法年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床前髮垂至地坐於暗室目光數丈採藥於巖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護衛或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無不累百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袖出一壺纔容二三升滿座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雖百升不醉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恊於帝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

月齊明堯舜禹湯之道長生久視之術又何難致哉
漢徐登永福人少牧牛山巔遇異人遂得仙術有東陽
趙炳者亦得仙術與登遇於高蓋山二人各試其術
炳能禁水使不流登噴酒着樹輙成花時又有莊君
平不知何許人居福州亦類其仙云
漢明帝時剡縣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糧盡望
山頭有桃花共取食之忽流水中有胡麻飯屑二人
喜曰此去必有人家沿出大溪見二美女喚劉阮姓
名引至其家廳舘青翠都無男子設酒肴胡麻飯山



羊脯食之有數客持桃至說賀女婿各出樂器作樂
日暮客還女曰來此是宿緣各邀止宿行夫婦禮住
半年天氣和適如二三月百鳥哀鳴二人求歸甚切
二女送出洞口至大路得還鄉並無相識者驗得七
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採藥不歸劉阮復至舊所無
路可入二人乃作詩以自傷云桃花流水依然在不
見當時勸酒人後二人不知所終後人有詩云流水
胡麻好問津何須採藥更求真阮劉不悟思歸去空
度人間七世春

呂洞賓憇於岳州白鶴寺老樹精見之冉冉下拜乃作
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
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
唐呂洞賓入峨眉山採藥著詩云太乙宮前是我家詩
書萬卷作生涯春風醉酒不歸去落盡碧桃無限花
五百年後洞賓當遣雷厄故仙人先知避之後宋蔡
襄泉州人早歲鑿爐讀書一夕雷大震判官云雷部
速退無驚宰相天乃開明洞賓先化青蛇隱於爐內
至是出揖曰蒙君福蔭謝以筆墨泉人識襄云雨打



襄雞形襄即應聲曰脚下有龍鱗五更高聲叫驚起
世間人後登科仁宗朝爲學士還鄉造洛陽橋用洞
賓筆墨上表龍王潮水不進三晝夜其日正犯九良
星襄策馬當之曰你是九良星我是蔡端平相逢不
下馬各自分前程遂興作無忌或上言擅開官庫襄
謝恩詩云得饒人處且須饒曾借龍王三日潮十萬
貫錢常在世我王恩在洛陽橋上許之橋成時人以
詩頌之曰疊石爲橋與路通惠安之北晉江東幾時
募化千家寶一旦綠成萬載功五尺欄干遮巨浪兩

頭華表鎭危峰往來無限行人口日月齊休誦蔡公
唐開元中道人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有邑少年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盧生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其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第歷官臺閣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子孫皆歷顯榮盛無比乃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列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不覺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粱尚未熟盧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再拜受敎而去傳



洞賓唐進士詣京師應擧遇鍾離于岳陽授訣遂不復向京師有題於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年十三隨女伴入山採茶俄失伴獨行迷路見東峰下一人脩髯紺目冠高冠衣六銖衣即洞賓也仙姑始僕僕亟拜之洞賓出一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只居地中也仙姑僅能食其半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此不饑先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信手於瓢中探取與之觀其緣分也如是者數日他藥萬粒探取入手靈丹卽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値如此

唐韓文公示姪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云韓侍郞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任率韓責之再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赤紫惟命也



愈大奇之遂給所需試之乃憤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每朶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字色分明愈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鎖紀此事云湘落魄不覊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靜夜斟瓊液侵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寶鼎存金虎鉛田養白鴉一瓢存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來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戲

之曰汝能奪造化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舉
盆乃碧花二朶花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其意
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事貶潮陽一日途中
遇雪俄有人冒雪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句乎
此地卽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
同後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云使君要見藍關詠須
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故事也
唐貞觀中楊州坊市有丐者姓胡自稱媚兒懷中有琉
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而不隔物瓶項甚小人與

之百錢投之鏗然有聲與之千錢亦如此與之萬錢
亦如此好事者以騾與之入瓶如蠅大行動俄有度
支綱至數車綱主戲曰汝能令諸車入瓶乎媚兒曰
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跳入綱主
大驚以撻擊破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
唐許碏登樓飲酒忽作一詩題於樓上曰閬苑花前是
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怕手嬚輕薄謫向人間
作酒狂題畢乘雲而去
唐玄宗好神仙多詔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者則天召

不能致上召至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筭
心術視人投筭而能究知善惡夭壽上使筭果懵然
莫知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召果與坐密令夜
光視之進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
矣光終不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
以敗其中試飮以菫汁無苦者乃眞奇士也會天寒
甚使以汁進果果遂飮盡三巵醇然如醉者顧曰非
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黧矣命左
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于帶乃於懷中取

神藥色微紅傅於墮齒穴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
矣而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唐宣宗時馬湘字自然錢塘人候潮門外水府爭鑑觀
其修煉之所也世爲小吏湘獨好經學卒然棄去隨
道士遊方外醉墜溪中經日而出衣不沾濕嘗溪水
能令逆流指柳木隨水上下指橋令斷復續投錢井
中呼之一一飛出其他戲術不可枚舉嘗登泰望山
賦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
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

嵐氣沒高林秦皇謾有驅山計滄海茫茫更轉深後
歸卒於家時大中十年也明年劍州奏白日昇
天上異之勅杭州啟棺視之止一枝竹而已

唐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
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
取十年宰相

李泌字長源唐肅宗召至賜金紫拜司馬賊平隱衡山
給三品祿賜隱士服後居洛與僧圓澤契嘗約遊青
城眉山泌欲舟行澤欲步往泌具舟強之中路見一



婦人汲水澤曰此婦孕三年矣吾當爲之子所以不
欲舟行今無可逃矣以三日洗兒一笑爲約後十二
年於杭州天竺一見爲信是夕澤卒李三日往其家
問之果得兒相見一笑後十年赴杭月下泊舟岸下
聞葛洪川畔有人乘牛扣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
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須是性長
存泌曰澤公健否澤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
勿相見又作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
腸吳越山川遊已徧却迴烟棹上瞿塘大曆九年也

徐仙不知何代人嘗於萍鄉縣郭西山間煉藥有一黄
犬回旋於丹爐之旁往返牢以爲常徐仙異之翌日
以紅線繫其頸視其所之至桐坡岸枸杞叢中隱而
不見但餘紅線在外即掘枸杞叢乃得根叢如黄犬
狀持歸蒸之芬香滿室徐仙食之由此僊去上有徐
仙亭士大夫多有題詠縣丞卓肁一詞極佳詞云流
水小灣西晚坐旅亭靜不見高人跨鶴歸風水揺清
影往古與來今休用重重省十里梅花雪正晴月揺
山冷



陳摶字圖南又字希夷莫知所出初有漁人舉網得物
甚巨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携以還家瓶釜爇薪將煮
而食之暨水將熱俄雷電遶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
擲地衣裂兒生乃陳摶也從漁人姓陳氏亦異哉
宋太祖太宗母避亂時挑一籃以二子坐兩頭遇希夷
曰一担何挑兩天子太祖方潛龍時摶嘗見天日之
表知太平有日矣遯跡之初有詩云十年縱跡走紅
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
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

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宋太祖太宗居潛與韓王遊長安時陳摶乘一驢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右陳怒曰紫薇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

太平興國初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上私問天下始終事對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再問對曰非臣之所知也上方欲征河東摶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擧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藝祖嘗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對曰未也上曰何爲遽返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廝役皆侯王將相也以是知王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又何必見王而後返耶



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鍾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鍾殊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丙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後錄)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四明王溥曰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茲畢其說嘗聞先大父南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謁尚賓袁公公曰昨日同太監二人侍 上看歷代帝王像到宋太祖 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真宗而下諸像清楚如今時太醫樣一般到元世祖 上曰此人南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曉此也昔宋幼主顯之身有娠元明宗見貌美而悅之乃生順帝也尚賓因嘆不得以此對爲恨乃備述於荷臺外集而不明大

父所云近觀兼文莊水東日記載一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徵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



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作則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歲也由此言之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之類又不誣天道玄默歷數莫逭有若此夫

太宗召摶至闕下有士大夫詰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摶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邵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珎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

行之也後復再召摶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又被白雲留住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於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學仙術善風鑑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閩鄭鏜題陳摶云驢背無心大笑還壺中有藥臥空山三閩四廣英雄恨都付先生一夢間

宋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遊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



之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至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此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否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

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
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
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
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忽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
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
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
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
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
太宗留宿禁中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范仲淹倅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東簡伏壇
終夜不動捫其軀則僵矣至下手足微動良久謂守
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
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
守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黑塗旁註一
字遠不可辯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
御筆改爲拱辰始知道士之通神

夏竦父爲侍禁竦幼有道士乞爲養子父弗許道士曰
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爲
通判見昔道士謂曰尚可作地仙耶任成都復見道
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見

宋尚書郎賈師雄得一古鐵鏡嘗欲淬磨洞賓處士自
稱其能笥中取藥置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
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
凌白日洞中仙菓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
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
知爲異人

張九哥不知何許人慶曆間在京師晝則行乞於市夜



則宿空閑寺宇或醉卧糞壤中雖隆冬單衣汗流浹
面人皆信其有道者一日有親王登樓見羣兒葦隨
九哥行於道王召之至問曰汝有道乎曰有曰有何
術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曰與之卮酒它日又來見
復與酒一壺歲餘九哥謁王別曰屢辱賜酒今將遠
遊特來相告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有小技欲
以悅王可乎王曰何技願借帛一端剪刀壹把王畀
之黄羅及剪刀九哥疊羅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
少頃剪盡蜂蝶莫知其數或着王衣袂或聚美人釵

髭餘皆飛散遊院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羅乃呼之一一皆來復前羅爲一端中缺一蝶痕詢之乃宮人所撲一蝶也王曰此蝶可歸乎曰不可若隨呼而來則可久則已亦留此爲記也王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又酌酒乃去後浮圖災王薨其先見如此又十年餘人見九哥於湖湘間丰神如舊云

宋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來補扇店主與一新扇道人於扇板題詩云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



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生炎凉知幾塵題畢而去墨蹟直透板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焉後道人來以袖拂之字遂不見

宋宣和間徽宗設齋一千施人將畢只闕一名適有風癩道人來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癩道人忽在堦下亟遣人送去赴齋癩道人以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詩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行

宋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忽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瞖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道士笑曰太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乃設几留謝之道士曰太后若不相忘略脩靈泉縣朱仙觀爲謝



拂衣而去遂命成都帥王剛中脩朱仙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楊大年父文逸爲唐王山令大年將生有一道士投刺來謁自稱懷玉道人冠褐秀爽須臾大年生後三十七歲爲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道士來謁稱懷玉道人乃出一牒與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之乎道士命筆改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宋莎衣道人姓何淮陽朐山人後居平江一日自外歸若任者身衣白襴衫晝則扣門乞食夜則宿天慶觀

久而衣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黯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有警世詞曰在世爲仙須有分不須食素持齋寸絲不着掛形骸簑衣爲伴侶箬笠作家懷行滿三千上界奉勅宣至金臺傳言問汝有何栽人生長富貴陰隲種將來後無疾而化

宋宣和中有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佯狂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爲風和尚有姚令聲者在上庠日妙應語之曰君不得令終端午日



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抗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江山令來希憲帥出城數里風雨暴至憩路旁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恍然未幾秦檜以宿怨追赴大理獄死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献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将浮于海一日次章安鎮閤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遂見雲樹中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乃登焉見神翁大書所献詩在壁墨痕猶新即此而觀人生一行一止與夫禍福得失自有定數惟有道者能前知之彼役役經營心勞日拙亦惑之甚哉

晏臨淄臨川人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其家素貧後臨淄貴顯其季弟頴自幼警悟章聖皇后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頴聞之走入書



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呼之不應乃破壁而出則已蛻去案上有紙書二小詩其一云兄也錯到底休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其二曰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也章聖御篆神仙晏頴四字賜其家

黄覺仕不遂志因出郊會一道士取酒炙飲之道士以酒水寫吕字知其爲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出懐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數粒令以酒磨服之可保一年無疾覺如其言後藥

畫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筭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馬外丰姿都雅角巾鶴氅飄飄然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数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盡復傾一篋迨暮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于壁上詩云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喧傳其肆有神仙至飲云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元中顯聖於海運萬户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大牢洪武初海運風作飄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漈萬人號泣待死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自海舟之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各處立廟享祀無窮

福建汀洲寧化縣攀龍鄉豪家劉安上之女生不茹葷性慧善文墨九歲即能隨羽人談道姿美而艷以禾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虔州石城何氏子卜吉成婚辭不獲已乃勉治粧素潔不施朱粉將行聚族往送之忽一白鵝從空而下女出車乘之飛昇而去衆駭失措父母痛哭莫知所爲里人請于朝置祠其地詔賜祠名蓬萊士大夫杜道訪求遺跡題詠甚多有陳元輿侍郎詩云蓬萊祠下瑞烟飄劉女曾從此地超桃圃昔謫王母約雲霄自赴玉皇朝白鵝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遥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



陳櫺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汚鬚鬓班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丰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今日江東明日關陜非自來不可得焉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上人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食飯而去聞盛端明云有傳乃晋人文似宋作也

洪武時有仙人張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

張邋遢有問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滚滚皆本道德忠孝每事未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数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隆冬臥雪中齁鼾如常時既入武當山徃来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　洪武庚午拂袖長徃不知所在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覓召丘玄清至與語悦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婁槻記三丰遯老詠楊州瓊花



以自况云瑤枝玉樹属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永樂初復遣使致書求之書函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婁槻歳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徃物色之不能得　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張三丰之事歷歷可質有不可槩爲誣者

金陵姚福云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者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張三丰所留簑笠假日過訪求觀其曾孫夢出以示福其簑垂鬚已秃但餘繩平結披之及膝巳亡笠獨笼胎耳夢云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句臨别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横禍絶粒乎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時可披簑頂笠遶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興獄遂被凼於本府不給以糧糧絶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圃中及隙地内皆生穀不數日而熟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



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周今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因謂曰周顛仙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顛謁於東門北至金陵顛復謁　上問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搖首張目遮拜於道　上怪之灌之燒酒百觥終不醉令居蔣山寺俾僧閉之空室日守清齋水米不入口者月餘既而遣問如故　上幸其地曰令爲爾開齋又令諸將校爭以酒饌進沃之殊無厭飫又令坐以巨甕炊火數沸啟之顛危坐水中只呼寒甚　上屢不能制召之侍

食頗乃扶杖趨前作壯士揮擊狀王師駐九江因無風　上問顛顛曰只管行行至皖城俄而疾風大作得達小孤衆問顛顛曰江豚戲波中宜損人不少上聞之震怒令斬之顛顧衆曰水火挺刃直亡耳其能殺我乎遂逸出異境莫知所在又　上登極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云臣嘗在竹林寺中見周顛有詩二首致謁大明天子　上遣使偕往視之果二詩書呈上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　上命顛登舟一語不發　上問伐友諒



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　上怒令推水中見其不溺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何舟果覆衆皆驚駭得周而免又　上將征偽漢時有方士張中字景華號鐵冠道人精數學一旦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問故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嶽俱附日月麗天輔骨侵鬓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滯氣有雲深月偃之狀直待文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

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懼後果如其言又　太祖微時曾遇濠梁間識天子於塵埃甚憶之既登大寶道士至金陵來謁薦食蒸餅命作歌道士應聲云半似日兮半似月却被天狗咬一缺云云未幾狂醉　上命縛投之通江橋月餘有見道士行歌于蜀之成都市者先從　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遥祭陳軍遂爲奪氣敗去吁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劉伯溫金木相尅使　太祖避於午時之說而不知二仙已



先從於舟矣　又藍玉往見鐵冠道人鐵冠草履出迎玉遽云着草履以迎賓足下無禮玉偶持椰盃勸酒鐵冠即云執椰盃以勸酒尊前不終未幾玉果就戮

洪武時山西平陽有金箔張者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嘗往視之默然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一池積水其中設機亦能漩物有老者不通姓不知何所人揖張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矣而不答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謂樂踰數日道

者遣三童子各騎龍至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落然中有團標前老人危坐其中見張不起迎張拜始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所且俟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招腿自行輳及其體始起爲禮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囑二童往與移來倏忽張家房産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俄舉不見止留張在野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纔得還家至家問前故答曰未嘗見人來取亦未嘗有所往張大服其術後張果爲　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答臣術能採蓮爲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時如縷漸勃然皆五色彌布殿庭　帝異之又以蓮子撒余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闔門老少同在船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汎為樂　帝喜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遂隱去朝廷亦不追



冷謙字啟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於易尤深邵學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儒霅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隷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顏如童孩值兵燹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効駭人國初仕於朝為太常博士濟逆旅人貧事見于後謙嘗於至元元年五月五日作仙樂畫以遺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剌闥也迨永樂二年四月丰題此畫以歸大師淇國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詠其畫作奇蹤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羣仙妹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遊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九流故識者蓋秘且諱之也本朝仙跡周顛及張為最著奇遁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張　太宗未登極時剌闥與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濙馳傳徧索天下不限時月數

年竟無所見
逆旅事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所往慎勿多取許之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據引中姓名曰此必人盜也令所在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



謙曰汝但以瓶徑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名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丰所指畫鶴之誣者非謂是耶

劉誠意在元為高安縣佐縣有耆老某者日造庭下察基所為一旦請曰某精天文術數今老恨無所授之觀公聰明絕人器識宏遠他日當為一代名臣某書願以相付基亟延以受學焉再旬日令人名之則不知所往矣此與留侯事類宜其佐興王之業與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蹤異跡不可勝紀　國初周顛張鐵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　太祖親立碑於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經餘不敢信今見其仙奕畫三丰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

仙無飛昇不死之理特好異者往往指其名以欺世如呂巖在唐宋時最盛元衰今無矣至於陳摶之事明



白可證摶亳州真源人幼嘗有青衣老嫗來乳之成道後隱於華山玉泉院又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大笑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廿九日也嘉靖三十二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張翰參政蘇志皐謁嶽神廟至希夷峽有陳石像道士言前後事出髑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瘞骸骨是夜蘇夢陳曰瘞我於戴岳履之處後得地果然夢中見儼如石像噫摶死有時矣或者以其假托以去則骨何自而來耶即假骨以覓利又何形於夢耶

箕仙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平戊子士人卜秋舉有王英高者神降箕曰王霄一點隱雲端難失家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字也是秋果然英高山東濱州人也其父斌爲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有士人懷芭蕉葉入問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判詩云兩手懷来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数點聲又一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



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紅蓋草名鴈落紅也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襯寓廟中必其所爲後移襯而箕不顯

廬陵士人有祀紫姑仙者令童子捧箕箕自動運畫灰作字能報未来事寶祐丙辰上元日問其年省狀元姓名報詩云非過非廻在一方豆邊三十姓名香文章天下無雙手到底方知是吉祥人莫能曉其年彭方廻作省元文天祥作状元方悟其詩關二魁姓名蓋二魁皆吉州人也

宋徽宗北擄日有詰紫姑仙叩其姓名不答作辞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王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悚然知爲淵聖在天之靈也

吉州人請紫姑仙正降箕適美女在傍因請敎手詩即書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揚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謁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幙偷回凌舞袖綠粧閑整小眉心秋来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却放針



江州朱原虐爲學有詩名兩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虐匿父所遺綾錦数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虐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敎仙姑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凉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虐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娶親教之儒業後二弟俱登科事原虐如事父焉

江東有太守某文雅風流在郡二年遣人携数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迺直既入數日劉瑾事敗伏誅

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賂時屬箏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降筆曰幾樹卄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氷山破只恐錢神也不靈意作僞行險而見神之不可欺如此耶

至順辛未閩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乃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鞵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陽鄭子音爲閩省理問所吏嘗



問功名有詩云獨篙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音不逾月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後問所除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語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果丁外艱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金甲霜寒十載龜喪師虜國盡虛謀西風不作封侯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所謂詰之曰此贈胡參軍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寧爲陳友定所擒死於福州

有請箕仙者一日巫山神女降或戲問曰傳聞仙娥與襄王有情是否箕判曰妾與襄王豈有情襄王春與夢魂輕只因宋玉多誑謗流盡巫江洗不清

箕僕本偉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楊子江會大風雨遇一富商因溺於水盡擄其有而歸乃棄梓舍於楊州另建巨室既事生殖後生一子既長視父甚於仇敵一日忽有祈箕者僕亦與箕判春巳即叩首曰敢請大將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耶箕判云八月強風何太惡楊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



君囊橐僕凜然盡貽其有於子遠竄不復返

嘗有召仙請作梅花詩要疇頭牛三韻箕降筆曰玉潔氷清孰與疇其人臨時難之曰要紅梅箕即繼之着此顏色點枝頭牧童騎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

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留帶一頭霜

泰華峰台州臨海人年十四就一寺中適有召箕者箕忽自運作字云門外有甲辰狀元可請至時泰方自家步至館箕徑飛至寺門外摳其衣袖而入

僧梵

和尚者大藏經曰和有六和尚高尚也要覽云萬里相聚曰和父母反拜曰尚五戒者凡出家乃受五戒謂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傾心法瑫禪師紹宗風之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咸澤禪師曰幽澗泉深高峰月白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千般說萬般喻秪要教君早回去去



何處水竹居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梅花三五樹

孤峯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白樂天讀禪經詩云須知諸相皆非相若說無餘却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成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易動不禪不動即如如方云此游戲三昧不可以詩律拘佛語陽焰者謂遠地日光如見水然對空花與夢幻泡影譬喻一同

韓愈不喜僧每為僧作詩多譏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棊鬬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爭戰誰與歡活計橫戈鋋飲酒盡百盃嘲諢思遒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緜言僧之事乃云圍碁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為不雅可謂出醜矣

張練師居泰山修真劉禹錫贈以詩云東嶽真人張練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為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紫薇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秪擬乘鸞獨自歸

唐僧貫休者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



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雲間孤鶴何天不可飛乎遂飄然入蜀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居法乾寺號無本後反初服舉進士除遂州長江縣主簿苦吟人號賈長江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元

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爲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
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　又洪武初
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爲僧棲於
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
歸附後爲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成祖時姚
廣孝官至太子太師事見下

唐柳道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知未來事或問曰
今年狀元何姓答曰不白不黑非朱非綠又問何名
乃舉衣裾示之後報至乃黃裳也



僧問達觀頴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
裡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
陌誰肯隱青山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
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云如何是
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
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
遊三月草侵天

有僧名規者年七十談論蕭散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
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
無多真所謂日午山僧眠未醒算來名利不如閑弍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
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教誦經則曰道士不奉教不
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
凶年無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　太祖深疾之
開寶五年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爲寄褐雜居宮觀
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妻孥已有家遣出外居止
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



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着婦女亦無寄食
者矣而黃冠親屬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大中祥符
年真宗詔道士不得以親屬居宮觀犯者嚴懲之自
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
一日就永德求金五兩旣得即置鼎中煮之成數倍
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求藥法
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處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将
乇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視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

乃雎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繆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

范文正公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公療之病愈屬公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四方未嘗窮乏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册公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觀此則文正之賢過於永徳矣

蘇黄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古壁畫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以硃



砂化淡金爲精金欲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遠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與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乃與之陳因試之良驗子瞻悔曰吾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黄州陳卿子慥至黄子瞻問曰令尊曾爲此法否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置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殁乃知僧之言不妄也其非雎陽生不應永徳之求慮損福耶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説却是正理



如吾儒易簀結纓之數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静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宋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蜘蛛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

皆去有頃　太祖已踐祚矣

宋寶慶間蜀善果寺僧馮守真年四十病亟呼其徒蕭楷取筆書壁云前世修行不到頭○今生歲月復悠悠○誰知後世因緣惡○莫被功名誤殺休○遂終馮平日慈厚蕭哀悼殊甚臨終祝蕭二十年後當再至冀子一呼蕭怍之至寶祐丙辰年有某官至寺僮從甚盛見詩黙然有感○若悦惚狀蕭心知之大呼曰馮和尚何爲不悟○某官執其手曰向所藏書篋在否盖馮死時留一篋語蕭謹藏○今出以示之皆冊經也○曰悟我者



此書也○遂焚之二人摩肩而去僮從追之不及

洛中有一僧開堂説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彦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怍如何勸得彦國堯夫曰今已暮矣姑任之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彦國招數客共飲堯夫在焉因謂彦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内見之彦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二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國曰鄕亦不曾思量至此

貫進士○晩年削髮爲僧法名佛印○住持虎丘山寺貫穿六經○旁通奥義○東坡新任蘇州極悪僧釋見之必加杖責佛印曰我去看他若何○竟至府門曰我欲進見煩爲通報卒入曰門外有僧要進見坡曰好生與他説府尊火正紅卒傳命與説印曰門外一塊鐵卒再入報坡曰着他進來自有主張印年老立冊搴下放杖作揖拱用山僧如何揖公侯○印曰大海終當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坡大喜仍以府堂正對吳山以吳山爲題命作印曰和尚説老叅



請提筆坡曰不説我寫印立成曰吳山突兀勢崢嶸險阻崎嶇徑路横猛虎出林風激括老龍入洞雨汀泙搓牙古樹離斜倒拉撻高岩屈竅生對景顛纖吟不就静聽流水響嘤泓中有難字遽寫不來閣筆久思之又恐不是○詢知佛印○乃進士出身○自此與之定友○

東坡在恵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恵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帰盤谷序

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
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
相耳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
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
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
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師
師佛法在甚麼處師法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吃飯處
痾屎撒剌處沒理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
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
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
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
土努力向前珎重珎重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
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
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
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
道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
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
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欽時
於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
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尙存余嘗見
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
壁坡暇日題寫數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
毁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
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
得祠曹牒爲僧



子瞻在黃州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
二貼如蓮蘂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
瞻在京師爲人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
藥之力

徽宗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
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値奎宿奏事方畢章始達
上上曰奎宿是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
是使忌能之臣讒言不入雖僧道之言出於恍惚然
不爲無補也

爲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忽甦云適往五臺
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
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吳淑秘閒談云巴東下岩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
歸折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
如之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
檢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後爾等
寧能謹飭自守今棄之不欲使爾等增罪戾也院主
之識高矣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八年三月八日有僧晨
濟將登岸戒津吏曰少頃有黃衫五人絡籠而至切
勿使渡渡之則有奇禍取筆書三字似符非符了不
可識其文曰鶴鷯乙以授吏曰汝不可拒當以此授
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然私怪之至時果有五人衣
黃衫如府州縣急捉者各負兩篛籠直前登舟吏不
許渡皆怒罵欲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
五人一見很狽反走轉盻遽失所在委其籠於岸側
發之中有小棺三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
家圖供之是時江浙多疫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
疫部鬼也僧必異人
鄭應龍嘗謂里中有瑞光巖居中有李綱讀書臺岩
中有僧冊霞能前知李綱一日訪和之僧乃書云青
竹笠來去處此時節正光輝綱竊疑之後綱於靖康
年作相因知此言之驗青竹笠靖字也來去康字
也
錫誠齋贈抄經頭佗僧詩曰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
舊一頭佗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



儒生竭平生精力以應舉幸而得之便爲富貴之媒
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矣如
韓昌黎所謂墻角今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
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事更多
也近世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
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烟如今各様
新粧束典卻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冠裳之
束縛非常布比而加意猶亦自有味
貢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排闥于側問

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買適見湖中有漁翁遂
命詠之僧請韻買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
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
明朝是雨天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鬚長數尺仕
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鬚如
故我

太祖旣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
爲僧吾亦任汝但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



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
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
雉尾座中紅茀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
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 上見
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
頌陶唐是謂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耶何
物姦僧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王篘焚垂圓寂於丹墀
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惜
元史不脩

又見心被徵時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
菓且留殘命吃酸梨不聽後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
語即拘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倡臣偶擧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出大藏錄某函某葉檢視果然釋之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
事業遭時不偶遂髡首肆力於詩一初嘗云或從事
於文墨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
吾事耶資黼黻馬耳入
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



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
林靜處棲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
時無處可乘凉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
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
柳又畏蟬聲閙夕陽二詩 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
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汝詩熱時無處
乘凉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年未長謂
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香是
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獲罪不得善

終
太祖私遊一寺見有題布袋佛詩曰大千世界闊茫茫
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
妨因盡誅僧噫此固借以諭時政之嚴太露圭角宜
其受禍
布袋和尚者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皤腹以杖荷一布
袋凡供身之具盡貯其中隨時偃卧天將雨即着濕
草履驟行途中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竪膝而睡梁
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杭州諸寺皆

塑其像撫膝袒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肩盖僧家藉
此以示雲遊之狀爲募化之資耳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祖過江元氏故
臣迎謂曰將軍恃覇我則當有財賄納贐 太祖叱
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覇視我耶故臣曰若篤
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
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杖劍叱問
其名僧亦叱 太祖即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
乎語遂投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
後推誠温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
遂定鼎金陵因建寺延碧峰主之
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經書過目成誦善爲詞章住持
京師天界寺 上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畜髮授官
固辭賜宗泐免官常奉詔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
全室集行世 國初名僧爲首一日命往西域求釋
典泐行至塞外遇老僧泐遥拜曰西域去此幾何老
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覓經望老

師指教老僧曰毋徃秪自勞耳爲我致書天子慎毋
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 上發書視之乃即
位時水陸齋以發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上
異乃止 馬后臨塟期風雨雷電 上甚不樂召宗
泐曰太后將就塟爾宣偈焉泐曰雨落天流淚雷鳴
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上甚悅頃忽朗
霽遂起輀詔賜泐白金百兩
太平府般若菴、、太祖既渡江微行於菴欲借一宿僧
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

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故嘵嘵問
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吉鑰僧至京將殺之既曰
予詩何去之僧曰　御製後謹有吾故師四句在馬
問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常恐鬼神
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僧玘○太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
誦○太祖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
對曰爲僧不了永墮阿鼻地獄○上曰出何典曰出藏
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何爲此對玘曰釋



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
實對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聖
人○為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
出藏經幾卷○上命取經閱之信然上悅諭諸大臣曰
卿等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詰上
告訣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
緣即退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
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甘露僧常欽字惟心能讀六經○過目不忘○戒行精寺

太祖率舟師獲偽吳戴院判降其衆六閣師拱真庵
師獻詩云天上西來乘赤龍○手握寶劍青芙蓉○出師
百萬皆英雄四方上下雲相從○大船推鼓聲雷同○斬
蛟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東○波平浪息天無風○
歸來奏凱登九重○斯民有頼歌年豊祝　皇壽比南
山崇邦基永永傳無窮○
金山主僧別峰洪武中赴京慶　萬壽節　車駕親幸
賜詩云命駕鷄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承天○幼年參
學心猶切曉歲脩持操愈堅蓮發性天香馥郁○月沉



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界○何必藏身北斗邊○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醫家王光
庵賓相交王學傳行高　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
之姚幼名天禧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珎乃通儒○多異
術○姚質敏盡得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
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
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
游學湖海○刻意為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
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

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季潭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成賜今名封太子太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為僧居慶壽寺故今閭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賑饑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昇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姚慚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在獄已久願赦之　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其而其得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



官為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留稾有道餘錄專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　成祖

僧智暕涉獵儒書有戒行永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大倉興福寺時年八十餘嘗語坐客云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此皆確論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



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為之建塔以瘞而去此陽明弟子之言似涉於語怪也然野記中每言聰慧之士多自般若中來如今齋直話載張方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公孫談圃載馮京先世為五臺僧癸辛雜誌外集載真西山乃卓庵和尚再世捫虱新話載蘇東坡前身是五戒和尚此皆不足深信然聞見所傳歷歷若是恐亦未盡誣也

清逸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陶淵明集

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韓文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



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柳文

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高眄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柳文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奕棊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閒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清晨焼香食罷便可岸巾衩袒屧鞁從事籐床竹几屢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来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遥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剥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来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



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妨障雖欲賞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爲樂是自生障礙也 經鉏鋤雜志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於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隅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

野釀足以消憂蓴稻魚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
子佛廬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
連不覺日暮 蘇滄浪集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
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花落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
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
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
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
長林豊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



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
作數拾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
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
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
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
萬狀變幻頃刻怳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
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絶人能真知此妙則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
有以自樂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
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
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
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
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
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曲水細通池歸客村



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
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
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
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
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鶴
林玉露

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
得閒者十纔一耳況知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于百
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悠

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窻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周商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乎 洞天清錄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来耳邊裴晋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抛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窻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



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窻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輙哦此以自觧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 癸辛雜識

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 世說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爲泗濵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為夢友 澄懷錄

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詩曰今日北窻下自問何所爲忻然得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輙舉酒酒罷輙吟



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爲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金谿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

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歸田録云晏元献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
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
言富貴者
江爲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又
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公云此詩乃
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綉惟説氣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及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之類是也公



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
又云歸来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
看人富貴者也黄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
日静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後或以此二句恐亦僧堂
道院之所有元献謂梨花二句可矣至於舞低楊柳
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
靖處士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
籠中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
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舟而歸
盖常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碁
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又
詩句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又梅花詩門戴花木
壽堂壁上詩門具宮室又湖樓寫望詩湖水混空碧憑欄
凝睇勞夕陽山翠重秋静鳥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
輕一毫叢林數木偏杳靄隔魚舡俱爲人所稱景祐
初范文正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



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楊契玄秋日閑居詩云忽聞高柳噪新蟬厭暑情懷頓
豁然近檻夜凉風撼竹池塘香散水摇蓮鱸魚鱠憶
奔江浦焦尾琴思換蜀絃莫遣金樽空對月滿斟高
唱混流年方云德人之言字字出於天真故取之玄
乃魏野同時處士也
筆談載梅詢爲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周行廊下見一
老軍軒睡時方暑以箠擊醒公問睡得快活否答曰
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公曰更快活也東坡

尺牘云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取快活字盖本諸此云

王梅溪云黄岩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枚豚犬教知書二頃良田儘有餘魯酒三杯棋一局客来渾不問親疎予亦有東臯二頃兩子皆學讀書客至則奕棋飲酒遂用趙君詩意成一絶云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傳授讀書聲客来一局三盃酒王十朋如趙十朋

歐陽永叔致仕居潁趙平叔退居睢陽来訪時呂晦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曰爲會老堂歐陽公詩曰欲知盛



席繼前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懽時衆白髯頻初謂明月清風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云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恵公文章固優詞亦精緻如此

倪雲林所居有清閟閣幽迥絶塵中有數千卷皆手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清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娱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予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屨獨行遇諸途予戲曰衣者身之章毋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垂崖集有詩寄陳摶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取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如此盖高劉言之不欺嗚呼士路喪天真從来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盖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其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一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而終不遂者皆是盖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禄也

躑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

虗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讀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樂志論

身閑可以養氣心閑可以養神身心俱閑與道合真韓愈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陶淵明曰形迹憑化往靈府常獨閑朱晦翁詩曰深原定是閑中得妙用原從樂處生是閑一也韓不如陶〻不如朱韓也放陶也達陶也虗朱也實近觀羅念菴詩曰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窗睡醒無他事胎息閑中有秘方亦可謂通於閑之旨趣者



譏議

劉誠意伯基云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恍〻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〻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〻乎可畏赫〻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諷耶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

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
也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李白贈杜甫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帶箬笠日亭午
借問近來太瘦生想是從前吟詩苦譏少陵作詩之
難也杜贈李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
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
酒重與細論文似嘲李之太捷也
盧駱王楊四大家作者聞之歛手然猶互相譏嘲如漢
宮三十六秦關一百二遂謂之算博士類取古人姓



氏作句遂謂之鬼點兵多用金玉翡翠珠璣等字遂
謂之陽翟賈唐四傑作尚如此矧今未造其藩籬輙
援筆雌黃詩句耶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
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如此但人臣進
言要當如是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
句公權但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
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凉而不知人間

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乎
唐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
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
篇足矣涉贈一絕云春雨蕭〻江上村綠林豪客夜
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宋錢氏武肅王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
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
間有蟠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賦曰呂望當年展廟
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



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征
紹定辛卯臨安火災比辛酉之災加五分之三雖大廟
不免史丞相獨全洪舜俞作詩譏之曰殿前將軍猛
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
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〻竟不免罪責
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荊
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荊公作詩送之曰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
檐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瑜

其意遂和十首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公笑曰閻羅見缺速請赴任

宋葉李字太白錢唐人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關子兩法民間苦之李上書力詆且獻鈔式以代關子似道怒竄流嶺南及似道敗李赦還而似道亦有漳州之謫相值於途李贈詞譏之曰君來路吾歸路來〻去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司戶崖司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避逅欠蒸羊聊贈



一篇長短句宋亡入元上書獻鈔式世祖嘉納遂為至元寶鈔仕至中書左丞雷崖事丁謂貶寇準雷州後丁謂亦貶崖州見宋史

宋嘉泰三年賈似道當國臨安謠云滿頭青都是賈這回來不作耍其時女粧競尚假玉因以假為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後也後似道遭貶人有題壁譏之曰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前李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

賈似道為相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譏之曰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只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乎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行人太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韓侂胄宴南園有人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迎春黃胖韓顧族子判院賦詩即承命云脚躡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禍作

王陽明詠傀儡詩云處〻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佳作也

有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曰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劉伯温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揚憲涇廣洋雖不可謂無才皆無相器卒以覆敗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



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楼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荊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荒池兩産在官鮭木綿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奸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鮭縱有清光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趙師羼字從善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趙清獻趙忠惠朱忠靜趙忠簡張昆陵為守時民像而祠之從善師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呈憲司以賢牧堂增從善像一時勉從其請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譏之曰師羼托衆附祠堂要學趙朱與范張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説短長

張鄧公士遜之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時年七十五後數歲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張始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蒹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



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當時有人改鄧公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聞者大哂

宋時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封王從祀之類時人為語以譏之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陳白沙先生唱道東南有閩吳鄒仲和舉進士宰陽偶

流冦陷治誦南海衛幕徃卭之適送一閭師出遊旋
刺陳以其衛幕也竟柜之吳大書廳壁云考亭〻下
蹟荒蕪野鳥庭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越人曾
笑楚人愚復見蘇閣懸一漁翁晒網圖又題云扁舟
一葉抵天涯罷釣歸来晒晩霞莫道水村兒女拙也
曾梳洗插金花書畢遂去白沙讀詩悵恨追之不及
國初朱張二萬戶以通海運功　上寵之詔賜印令自
造用印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吊之
曰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地花



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来猶未足全家破後
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凄〻燕子飛
天順初會試考官多出權貴所薦及榜曉日録文謬誤
去取徇情誘議洶〻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有
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宣性理難
包括錢溥春秋没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
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顔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
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
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

許道中之子及丕享之姪皆以私取而録文則語題
節去顔子起克已復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
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弘治已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
中華昶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覈昶一時回護昶坐
不實去有右昶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
諱而竟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
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寮寀置酒有優人衹
應扮出提鷄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



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口程學士家的只買他個
五更啼一座赧顔敏政亦窘尋即致仕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自宣
德四年增廣亦有額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
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
夔顛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立焉
唐守之臯在歙庠每以魁元自擬累躓塲屋鄉人誚之
曰徽州好箇唐臯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
包裡爭奈京城剪綹多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癸酉

甲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五十餘
莊渠魏公督學嶺南以正學迪士始一二校士以文暨
後專崇行檢士未試文而高下進退已有定列親信
一二生徒惟言是用有林生者竟以賄敗公嘗會十
郡之士講於臬司之愛蓮堂有書一絶云自疑自失
自驚心郤笑斯人巧用心惟有愛蓮堂上月分明照
破此人心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詞曰東家女兒髮委地日
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髮垂肩買粧假髻亦峩然



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辯真偽夭桃窓下来春
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路衖之乃出領郡符竟不得
調而終邵二泉作挽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説文
章止潤身满路棠陰棺盖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嘉靖中毛伯温巡按湖廣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不
知漏網者甚多潘臬作詩譏曰洞庭昨夜浪滔天處
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弘治年間學憲馮蘭與同年侍郎嘉禾屠某相遇於錢
塘屠談往時與陳郎中結奏事曰陳已死於軍妻子
流落予官尚未之因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
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
一遍輸來一遍羸屠默然
昔有人書刺字大或譏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
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碍只費文房筆墨多
李東陽自少入詞林在舘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為首相
有士瞯其已歿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絶云才名直與
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
羅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國初一少年官翰林左遷竟浮沉中外嘗作
過一嫗黑瘦如老鴉自謂廿年前面色
愫之嘉靖中一士夫以京考去官養重山林者廿年
已未東南用兵嚴分宜欲收人望乃起用之瀕行一
士夫餞詩云已卸烟花廿年逢頭跣足實堪憐而今
嫁作商人婦又抱琵琶過別船聞者絶倒後竟擯虐
名世以戮深源比之

閩晉安倪綰惟綏甫纂輯
增城縣知縣樂邑林繼衡
香山縣知縣晉安鄧思啓　仝校

際遇

昔人有賣良馬者已三朝矣出入於市人莫有顧也九方皐過之來而迎睇焉去而轉睇焉爾市之爭買者數百人價高十倍夫一馬耳昔豈蹇驢而今豈黃戎盜驪哉昔無九方皐而今適遇之也故力牧不遇黃帝不過一牧豎舜不遇堯不過一鰥夫傅說不



遇武丁不過一築徒太公不遇文王不過一釣叟孫叔敖不遇楚王不過一販夫騶明不遇叔向不過一下吏越石父不遇晏嬰不過一罪人茅容不遇林宗不過一厮衆季布不遇曹丘不過一逃虜淮陰不遇酇侯不過一亡命冀缺不遇臼季不過一耕者戴淵不遇陸機不過一群盜賈島不遇韓退之不過一俗僧雖有千里之材能追風逐電絕塵掣影幾何而不困於轝肥之相哉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色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秘因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未齎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謝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朕



因放歸南山

韓翃為侯希逸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為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諤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曰與韓翃時有與公同名姓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不誤矣

李義甫詠烏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
卿全林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蓬萊
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眞宗聞之令預後
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皺一池春水之句
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棋之句孟浩然不才明
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此詩人之不遇者也至於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其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
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



發追恨無及即罷歸蕭胡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遇
塞有莫之為而為者

唐肅宗與諸王夜坐時李泌絶粒上眷愛之至每燒梨
以賜之比夜自燒二梨與泌諸王戲奪之上止之曰
先生不食穀汝何為也既而諸王請聯句以為他年
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
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岐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
梨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知章聞其名訪之
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
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由是稱譽
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
神矣玄宗聞之召入翰林謂其才藻絶人以上位處
之故未命以官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
美景豈可獨以聲妓為娛倘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
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
拜舞頹然上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
曰寧王賜臣酒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



技上曰可遣二內臣掖扶之令研墨濡筆以待又令
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
立就句句精絶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
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嘗出入宮中恩禮殊厚授
翰林學士後以不羈流落江外

唐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
書帝勅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李白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决事白乘醉跨驢過門

宰怒引至讓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不書姓
名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高力士脫靴楊貴妃
捧硯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內不與我騎驢
縣宰下禮謝罪
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工於琵琶歷遊諸貴
之間尤為岐王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
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延致公主令京兆試官以九
臯為解元維方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借庇岐
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



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
日詣此維依命如期而至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
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
出錦繡衣服鮮華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
之第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即令張筵
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顧
之謂王曰斯何人哉王答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
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詢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
輪袍公主大奇之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

出其右公主尤異之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出袖中詩
卷公主覽讀驚駭曰我素習誦之常謂古作乃子之
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
為諸貴所欽矚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
頭誠為國華矣公主曰何不遣其應舉王曰此生不
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公主
笑曰何預吾事本為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取解
當為子力維起謝主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
作解頭一舉登科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
俄文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
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
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
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
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
起謝必勑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
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

擧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来者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當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日問學士昨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觧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唐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令侍御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唐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諒爲斯辰時以爲榮元忠還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忙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照之窓格上有火燃處至後不欲更易以爲玉堂盛事

宋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之難其年少準知之遂

餌地黄蘆菔木錢鬚髮皓白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太師秦檜病篤召参知政事董德元僉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黄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伺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累擢至左僕射侍御史後胡銓字邦衡兩論秦檜思退主和誤國之罪言甚激切時論推之故古樂府云相門深深夜不扃百年恩重千金輕二人辭受本同情君王但賞辭金名嗚呼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孫



立臣爲朋誰人更問胡邦衡

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某事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亦淚下寺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免冠乃蜈蚣在頂齧之頂肉痛腐矣因此淚下孝宗以爲真忠明日御批除吏部侍郎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

對曰臣嘗讀前漢書覇字次公蓋以覇次王也此人
必慕黃覇之為人上頷之異日傻進讞上顧知院宮
問曰前時姓龎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
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
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宋孝宗時蜀士許志仁在臨安袁家湯店止泊見差遣
淹幾年餘囊篋殆盡每見士大夫則鞠躬相揖人皆
憫其窮戊子以三券五券藉此自給一夕孝宗與曾
叅政從龍微行入袁店喫湯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心



念此人何敬如此故遺下一扇與之志仁即以扇趕
逐奉還又如法一揖孝宗問汝何處人在此何為志
仁言其蜀人在此待差遣不覺日久窮困甚矣又問
年月日時又適與上合孝宗曰曾叅政說欠閬州太
守今付黃金二十兩明日以書薦汝去彼處受差辟
汝可將此金作褁囊歸鄉志仁大感孝宗復以志仁
命在死子裏與人筭星翁云此是主上命孝宗曰此
蜀中一許姓命星翁曰若果然則目下亦遇大貴趋
畀孝宗歸明日御筆令志仁充閬州知州事并以金

二十兩令曾叅政密封與之志仁不之知携歸見閬
州守守拆開方知是主上御筆前守改除利州西路
提刑俱各謝恩
誠意伯劉公基當元末應進士舉授高安縣丞有惠政
沉泪下僚不得志再叅賓幕卒不合棄官屏居青田
山中著書名郁離子凡十卷十八章一百九十五條
本仁義道德之懿明吉凶成敗之幾遠利尚誠慎微
審勢而於脩身正紀用賢治民之說詳焉謂之郁離
者蓋離為火文明之象郁文盛言能用之可以成盛



美文明之治也值明興佐　真主以偉畧宏謨籌策
帷帳翊賛昌運疏封開國為文臣榮寵之極自草昧
迨今鮮有儷者不尤難乎論者謂公之事業具于書
元之所以亡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
其用舍係天下之興亡如此則是書之關亦重矣公
所著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
卷
高帝令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
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

當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
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今無及
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草或裁
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敢為遂懷之入
朝 上逕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非學士
筆也宋驚未對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實以
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 上曰此生
良勝汝即命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徃禮部宴令宗伯
陪之私遣人覘之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

因不留俾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今
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語曰知臣莫若君若
太祖深知孝孺哉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選
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為國子助教尋
養病四十四年後六部舉有王佐才 太祖復督祖
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首携孫出洛陽輪蹄
馥郁野花香嶠函古道行商遝熒澤荒城叔段邦雪

夜蔡城忠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閔景心懷廓
稽首遥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祖賡詩云金
陵王氣起淮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
厖眉誰復釣魚邦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儀執戟
郎恩雨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 日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為何如
此濟奏云過金橋倚金欄看金魚憶金妃墮金淚
上執濟手云綰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云臣無
戚心事不怕帝王刀而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

所建立後為詹徽事死於非命惜哉其詩御製集中
無矣止有諭開蒙携孫來京勅
解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絶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
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進士 上親選拔為
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
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
退即草封事凡萬言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
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詆其狎侮胥隷上不聽擢
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横諸道御史欲糾

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姦狀　上憲
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
難而大器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
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
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
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
故為嫌欲取林文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
洪英曰此洪武間之英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二



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
淂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
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正統九年會試明
年殿試皆第一　國朝開科以來三中第一者公一
人而已公為文春容典重不求追琢之工而溫厚平
和條達駘暢景泰中欲窮中官阮浪之獄事涉南內
公極力調護復辟後擯弃家居者且十年成化初再
入內閣多所建明每當大議亦多特正其疏論汪直
尤激切追罷西廠公既致仕代者萬安西廠亦復而
直益恣橫大臣多諂事直矣
曾棨字子棨吉安永豐人自幼穎敏端重言笑不易五
歲盡識象戲字稱江西才子洽書經舉進士其廷對
策幾二萬言不屬草　太宗奇其才批云貫通經史
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冠天下昭我
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擢第一賜冠帶朝服授翰
林修撰時年三十六軀儀膚碩詔選庶吉士二十八
人進文淵閣棨為之冠　上召問典故輒應口對命



撰天馬海青歌揮筆立就詞氣豪宕賜瑪瑙帶深沐
眷寵廷臣有以文士薦者每曰得如吾曾棨否邪上
喜其才贍大書其策以示遠人某殿成宣棨作文棨
素體肥至日中汗流如雨上將視其草忽厭其污遂
起及進其文　上亦無嘉賞亦一時之遇不遇也此甲
申科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兄弟初兄在後
上謂弟不可先兄置述於前此與二宋事同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文廟眷遇極隆爲尚書三十年不
解戶曹中間恒兼三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
部至總六部兼都察院大理凡佩八印爲先朝掌邦

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者也文襄蓋劉晏
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
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耳
宗伯鄒願菴幹餘杭人在娠時父為春坊庶子英宗
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
也上問廷臣惟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願菴
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壹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
宗伯年七十屢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
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創東南二院以貯歌舞日

為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簀始終祿養吁有窮經白首
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曹鼐字萬鍾號恒山真定寧晉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
言為人疏通爽俊中京闈第二名以乙榜授代州學
正上言年少寡學未堪為人師願改別職遂改泰和
典史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乞入省試中第二廷
試問義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擢第一授翰林脩撰
以典史大魁天下前代未有也後至少宰兼學士入
閣沒於土木官其子恩脩撰蔭入翰林者金忠之子

達胡廣之子穜與曹恩總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
中書而已鼐父子霑被可謂奇異在泰和每為尹所
誚曰可作狀元鼐曰不如是未已
宣德間于謙字廷益錢唐人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
如洪鍾每奏對 上為傾聽歷官兵部尚書加少保
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
安居之日況星示變正宜貶損以遑天怒豈可厚享
以重咎愆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匵甲袍帶之
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之謙素苦喘疾一日大作上

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為 上言且
述謙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
家所用悉給自尚方其寵遇之隆至矣
成化末上病舌澁朝臣讀奏各旨多以是字而允弗便
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為太常
伯時號為兩字尚書施純京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妻亦京師人貌甚端麗
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
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

也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
妃何不及此人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
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被徵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廟
退居文華殿召問大畧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促
使言始曰容臣上疏先時與弼宿草偹顧問竟不如
志篤起因悵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已
腫腐人始知其忍痛不能承旨合上史寺丞觀之何
莫非遇哉
倫文叙字伯疇廣東南海人年三十三状元長子以諒



解元登第以訓丁丑會元舉進士第二少子以訛登
進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當世前此
未有也天下稱之曰三倫
韓應龍在庠為邑令丘公養浩所奇既而久不偶至同
邑陳讓解元作推於紹興養浩數以應龍語之甲午
歲應龍不録于有司至府讓獨收應龍考首取之遂
為相知連登鄉會凡嘉靖廷試策題皆出 宸衷是
歲廷試題下 聖意欲以法天法祖之意惟輔臣知
之宗伯夏公言行殿廊下偏觀諸進士策冐至應龍

見其冐云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
以保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乃笑而不言但曰可
用心既而進呈果中第一
費宏字子充號健齋晚號鵝湖江西鉛山人生而秀異
數歲書過目成誦稍長負文名年十六與季叔瑞同
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益肆力於學丁
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年二十授翰林院修撰君
官二月以例得封其親如已官其伯父瑄亦以是月
封其親職兵部員外父子三世一時並荷恩數人尤



異之靳文僖貴序曰公甫弱冠状元及第入內閣年
四十有五在位多所匡正卒以不合去自國初至今
以状元位宰相者有矣有年如公者乎禮七十而致
仕或年已及猶未謝去有去如公者乎如公者有矣
有年與才得如公者乎
张文忠公諱璁又賜諱孚敬温州永嘉人公慷慨負奇
氣博學宏才老於場屋五十餘歲始登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時 世宗入承大統廷臣議追封大禮抅
於俗說公抗疏為天子父安有靳追王之理 世宗

大悅召不次擢用八九年即握昂鈞公釐革夙弊力除鎮守各局并裁酌一切軍民利病我　朝之治聿然中興世稱相業風節方諸唐之姚宋

按絲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大學士張璁孰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璁始人臣操口代之重張不惟承革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本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



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此豈自福之道哉

本朝二百年為龍首者六十有六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廣曹文忠公鼐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謝木齋公遷費鵝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李石麓公春芳申瑶泉公時行十人而已可為難矣較宋人詠曰聖朝龍首二十四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之雖然此遇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 退隱

春秋時曾公儀子砥節礪行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為我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春秋時陸通秦人楚王遣使聘之其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載紝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精子隱於蜀峨眉山

范蠡字少伯南陽人初事越王勾踐竟滅吳雪會稽之耻由是遂霸既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且越王長頸鳥喙不可共昇平遂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居無何致產千餘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給鄉黨而懷其重寶以去止于陶自謂

陶朱公湲致貲累鉅萬蠡三徙三成名天下卒死于陶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嚴子陵隱釣臺題詠甚多中一詞尤妙絶詞云雲山蒼蒼兮烟木稠石磴潺潺兮江水流故人兮冕旒先生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誰為巢由可仕止久速兮舍聖人吾將焉求清風一絲



兮垂為名鈎蕉黃荔冊兮香火千秋臺下幾篙兮柰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雲收

劉荊州表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冷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正贇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蓴鱸贇謂翰度時不可為飄然遠去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為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又嘗見蟬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鱸美但在淞江水亦



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得之

閻王典籍恭題陶靖節圖云束帶何須見督郵寧辭五斗便歸休秋風幾度黃花酒醉看飛鴻過石頭

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帳別深此詩會稽有石刻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成作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言可無危殆矣



白樂天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久困仕宦方味此詩之趣真樂天哉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多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杯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奉酬云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以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乎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為崖所禮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者嘗於驛壁間見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媿未能行也



五代時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惟畫兩牛於壁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眞宗幸鄭州召處士楊朴欲官之問卿來時有以詩送行乎朴知帝意謬云無有只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還山

樞密使錢若水少時常謁華山陳希夷〻愛其神清可與學道謂之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孰視若水以火筯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為樞密時年纔四十即致仕老僧乃麻衣道士也按宋史太宗至道元年罷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以翰林學士錢若水代之初昌言之罷也帝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宰相呂蒙正罷帝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曰上待



輔臣如此乃移疾求解機務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盖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公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蹇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行為媚竈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築草堂有水竹之趣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嘉祐中賜號清逸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為答因感悟以



疾屢辭政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野又謂寇萊公曰自古功名盖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準貶始悔不用野之言初上遣使召野〻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閑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又有詩云易諳馴鹿性難辨鬪鷄情妻喜栽花活兒誇鬪草贏能畫閑適之味

張詠少與逸人傅霖同學詠既顯達求三十年不可得
嘗稱憶其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
晚年守宛丘有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
傅霖見訪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
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世間有我
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來報子詠曰吾
亦自知之詠曰知復何言後一月詠薨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
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



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
為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夷
曰君骨相當耳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
為司諫攜其手至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
大夫改工部侍郎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
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夫名者古今之美器
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
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門人戚屬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王嗣宗知長安放

至通判以下拜謁小俛垂首接之嗣宗內不平召其
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
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
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博得狀元何足道
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
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美官臣恐天下切笑益
長澆漓之風且陛下召魏野而野閉門避匿今放陰
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放陰事數上雖兩不問而
待放之意浸衰



寇準字平仲春日舒懷詩云曾讀前書笑古今恥隨流
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為虛名役片心默坐
野禽啼晝景閑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
待霜毛漸滿簪

錢文僖惟演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脩皆
一時名士每同遊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
無處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
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
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

八十餘一日文信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屛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信愛其野逸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晉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信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回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信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寓意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鶴上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晉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萬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不可同年語也



王荊公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中山脫去世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任其外物去來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芥蔕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寄心於遠雖在人境而車馬不能喧之心有芥蔕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朱文公云頃年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為之摩挲太息也後舟過石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毁之也獨一老僧能誦其詞為予道之俾書之冊詞曰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揷釣寒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班馳驅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或云此詞實先生所作也

朱晦翁詩云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

非但說山林是高蹈
蘇東坡集張志和漁父詩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蒻笠斜風細雨不須歸盖志和以漁為業號烟波釣叟
元末江西程國儒仕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與呂玄英為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田鄱陽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惟



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々未半作詩曰山中歲々烽烟起海上年々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不可屈亦不敢強之
洪武中胡福字士賢績溪人幼孤事母以孝聞隱居不仕有耕雲庄約月樓嘗自賦詩云春到一村雨秋來萬畝雲山庄酒初熟邀客過柴門又云夜月溪傍出先向樓上照老翁下樓來獨自溪邊釣

江陰有焦某者為洪武皇帝舊人屢召不起將使人捜索焦忽自倚鷄酒由御道入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治具共飲食甚歡出金銀角帶三條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角因授以千户數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樹間而歸
永樂時侍讀林節齋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居山寺會府公撿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



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華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攜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府公再往訪之林已去矣多方物色竟不能見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久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裡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韓信去尊鱸空

待李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回首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矣

華亭張東海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畢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無神仙太守而張嘗制十絶以荅之見其無仙并號朱子托名鄒訢爲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今文集中無也因録詩三首并歌詩云歸休太守似仙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熟客馬蹄踏破紫芝烟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



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白號無仙子蓋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illegible]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實不堪穿鐵不堪煮[illegible]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賞[illegible]五馬之事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再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眞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話

正德中見素林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所乞休致時閹宦倖幸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之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乱公也惜鷗機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詔起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獨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盡矣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



爐香一味閒又云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擬閑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應辟者崎嶇萬狀而公晏然

吉水羅念菴退隱有詩曰獨坐中亭一事無秋風春雨日團蒲而今始鮮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若公可謂超然有見者矣永豐羅一峯倫以抗章忤權貴棄官而歸詩云五柳先生歸去来芰荷衣上露漼漼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

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灔澦堆若公殆薄軒冕而愛泉石者矣沿山貴鵝湖以總角狀元為黑頭宰相得請家居王守溪寄以詩曰横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曰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窓見一水無心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有本來無樂亦無憂若公知進而知退者矣

念菴羅洪先立朝不合去之屢詔不起講學敦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畝畝不忘君之義上疏請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誚遂禁趾不踰中國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揚繼盛在武選司謂嚴嵩當國稔禍發其十惡五奸卒以危言就戮以是知念菴先生之知道也



陰隲

豫章旅邸有題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言無亦有類乎而彥超同時將兵若曹彬乃眞仁人者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耳豈必多殺為功哉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

人同罪數年閒人養子者以千数曰此賈父所生也
皆名為賈宋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京西尤甚流
民自唐鄧入境者不可勝計盡發長平粟賑之獨遺
棄小兒無由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
畜乎曰人固願之恐既長大認去耳乃為閑法凡災
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彼既棄而不育恩已
絶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
本法即給内外廂保伍凡得兒者使自明其所從來
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



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凡給券三
千八百人夫濟人利物隨處可施在人加之意耳賈
之所生者皆禁之於脊戕之後而全其懷保之愛棄
之所活者皆啓之於溝壑之中而納以襁保之恩其
所利多矣是故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刼賊殺財主主
者捕之未至賊所道聞民有在孕不起子者回車往
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賊殺人何如
骨肉相殘仲弓即賈彪夢得意也夫賈彪夢得行之
一郡尚全活數千之命苟為天下者推斯心以恤孤

弱而民焉有悖者乎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
偶說一事聞之辛酸為食不下天麟言鄂岳間田野
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
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時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
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
死此風天下有數處皆然吾閩建陽崇安等縣至富
家亦養二女為極故莆田周石梁戒殺女歌云虎狼
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柰何不知彼生男



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一收養生女輒不舉我聞
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
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
勸吾民毋輕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
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散民間萬姓當記取
晉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
可謂損百千而超性好賙助人一日中散與親故都
盡又顧愷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愷
之性好賙助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出諸券一摑愷

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
燒之矣起散父財悟為之驚怛愷焚子券綽為之懊
數父子間情不相同如此又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
在人間及卒其子悉燔燒券書一不收債舊業悉委
諸弟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
家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哉
北魏李士謙為開封府參軍富而勤儉每以賑施為務
嘗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
公即對衆焚契曰債已了矣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



無所受明年又大饑傾罄家貲以供糜粥活人萬計
仁心所感群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仕謙子多陰德
荅曰夫言畜陰德者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
今吾所作吾子知之何陰德之有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盧凶馬也不利於主或語令賣去
庾曰賣之必有買者仍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
於他人哉昔公孫叔敖殺兩頭蛇恐他人見至今以
為美談吾可不效之乎
唐狄梁公德望冠絕一時尤精於鍼法在高宗時官同

州刺史車至褰帷見一巨室書榜于門以富翁一子
頭上瘤癭甚幾危醫者莫知所措公呼病者至車
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癭應手而瘳富室饋絹二
百疋拜酬公悉以賚民之窮獨者是時民間盛傳公
有神鍼一切抱病赴醫者千計車擁不得去公曰急
病行志耳予暇予哉
劉鄩京兆萬年縣人以鎮守建州居官廉潔獄無留訟
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初在山南節度幕峒寇嘯集據
雲安公引兵破城城下之日裨將欲屠公諫止之但



除首惡而已又參山東節度事時有將犯贓法司議
死公曰軍法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願與自新以勸能者節度王公從其言又為河南
推官時有婦殺夫誣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
又河南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存活者數萬人民皆
曰劉公活爾也又嘗舟行見有赴水者公力救之詢
其所以負人錢六十貫公曰錢財易致人命難得悉
貸還之公生四子一曰曉為秘書省校書二曰晞太
子校書三曰曄任刺史四曰暭任觀察孫七人皆歷

仕宦後以朝議大夫致仕壽八十五宋紹興有資政
忠顕公韐實謨學士忠定公子羽忠肅公珙皆其從
孫也梁克家為劉氏譜敘有云劉氏積德而族以大
本枝之所以蕃也
虞允文知太平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
民之生子多不舉有至絕宗嗣者公憫之乃為民措
置蘆荻稅錢補之民皆鼓舞丁口日增百姓富庶
李尚書翺字習之在潭州時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
悴問之是故常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



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盖風儀
遂與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
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竇禹鈞年三十家富無子一夕夢祖考謂曰汝無嗣且
不壽宜早脩省禹鈞憂之既而有僕盜錢事覺將女
償之公憐而復與錢二百千曰去擇配以全其事父
與女拜謝而去又一日行至僧寺拾遺囊有金三十
兩即其處候之忽一人哭泣而至公驗其實出囊還

之凡同宗外戚有喪不舉則資錢以葬有男女不姻
者出資以婚嫁之賑恤貧乏不可勝計自奉儉素家
無金玉錦繡之飾近家立書院四十間聚書卷延師
儒敎養四方孤貧之士聽其来學後果生儀儼侃偁
僖五子皆承榮祿享年八十二
宋眞宗時一巨商販鬻至杭有張鬼眼者號神筭一見
指之曰公富貴人也惜中秋前後命盡商人無程回
家中途見一婦人臨江濱欲自沉問故荅曰夫有本
錢五百千因出外妾收藏被盜亡失非惟飲食無措



必且捶死寧先自沉商曰我命將終儲錢何用乃贈
錢五百千婦感謝而去商至家以鬼眼之言告父母
踰期無恙後復之杭偶見前婦抱兒迎拜曰自公賜
錢後生一子吾母子感公再生之恩無由報荅商徑
至鬼眼家驚曰公胡不死詳觀形色笑曰公乃陰德
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商異其術更與錢謝之
韓通少應募以勇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顕
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
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記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

通之大節顯著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能辨此乎

范仲淹在淮陽掌學有孫秀才索遊上謁仲淹助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仲淹又助錢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月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觀子詞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為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諸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者數人營辦喪具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厚賙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病卒子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為具舟差老牙校送歸乃作詩曰十口相從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宋席子擇遭喪黃山谷憐其貧糾同志助之曰富者不仁理難與語仁者不富事雖獨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拯之

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



行持短節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争看不是前来勃窣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財第恐以此詩而誤他人也

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屢責之殊無悛心父怒逐之湜遂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往訪之術士曰君氣貌極佳即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〻益自負而賭如昔時有同榜二蜀士多貲好賭遂延賭乃贏六百萬如數携歸又數日詣相肆術士驚曰君今氣色

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耶湜請其說曰相人先觀
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
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瞿然以實告之曰然悉以
反之可乎術士曰旣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
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迨唱名
徐鐸首冠湜居第六焉
宋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操刀往殺之道過一小庵
庵主軒轅公有道士也見有奇形異狀之鬼在後或
搉刀劒勢甚兇悪飯頃復回則金冠玉佩之士百餘



相從或擎幡蓋和色婉容意甚安閑軒轅意其死矣
天明往問彼固無恙軒轅曰鷄鳴時子何往而回之
速自實具言繆君之負德先將殺之及至門自思彼
實負於我與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托遂隱忍
而歸軒轅備述所見告曰人心欲有所爲神明即知
覩子起一悪念凶神隨之起一善念吉神隨之此皆
由己人於念慮方萌之時可不謹哉
黃汝揖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揖悉以金銀瘞土中欲逃
避難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

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揖淒然悽慽曰我有金二萬碩
悉贖其命乃發所瘞之物輦之賊營皆得放脫歡聲
如雷拜謝各去後揖生子數人相繼登第
信州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令理家政付與斗
斛秤尺石兩事諭以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
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才美
愕然曰吾家頗有田業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
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
是當悉除毀婦問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



載婦曰必欲妾留以侍奉請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
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人之數
才美感悟從之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益已欺
之二十年一朝感悟即憣然要知舍利能從善頗得新
来子婦賢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溢幾冒郭門民死
於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黃岩水未
發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籮每籮容穀一斛纔
出溪口見波濤如山人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

舟高岍遇漂出欲盡救之擢舟力不勝於是每瀚一
人則擲棄一鑵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殺盡矣乃
載之還郡守嘆賞其仁德即治盛具延請而餽以錢
五千處以門客遇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一巨室
處女其家漂沒獨坐於浴桶泛泛垂死逢漁人過其
旁呼之曰我某坊某家女救我當以臂間金纏相謝
漁人載之回已無其家矣女哭幾絕解纏謝之漁人
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以自贍不忍取之漁人
之賢又如此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父商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
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
及至京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
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償遂
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
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
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
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
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犬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

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
節歎賞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灊山集其
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胆粗
吟氣老懷長劔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
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
脚難皆不凡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
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〻與治後事如禮久之
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



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
基怪之復問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
況管庫乎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
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
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
友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
車者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馬涓父中年無子因娶一妾容貌殊嚴櫛髮時見公迴

遊公怪問其故妾曰父守官以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毋鬻妾以爲遺骨之資耳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以絳綵蒙之不欲公見則無他故公聞之惻然即令其母以女還之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母子拜泣而別明年妻果生子因名曰消門焉巨濂也及長登第此與馮商相類

曾川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此必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即如其所言與之既去復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至天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慘欲言而色愧公曰第言之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亦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既小人如此以女與君雖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值索其券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言商人果不敢爭至期携女以往而公之舟無有也詢傍人則曰某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

豐有俊宇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詢之果然令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遂豐與京尹有契明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洪武中閩人陳三使家貧時京師有僧辭禪師南遊師語之曰汝到閩可訪陳三使僧至閩尋見之陳待以齋膳留宿後僧得疾語陳曰我化緣得銀百兩今來訪汝豈期瘞身此地此銀爲我埋瘞餘還我師陳曰諾乃出己財殯瘞之將前銀寄還禪師後陳妻子相

繼而沒一日遇術士相之曰此老陰騭紋滿面當有
二子大貴術士為之區畫娶妻陳七十妻連生二子
曰循曰景著及孫俱登科而景著及第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
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間榜孝友堂乃建文
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
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
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
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

禍不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冥冥中有默佑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
來剌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
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
直鄉人嘉其誼
葛繁大觀中為鎮江太守有一官負於京師鋪中見一
靴是其父瘞時物詰之鋪云適有官人携來修可候
之有頃果至乃其父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二里度力
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

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後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
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
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
繁指坐間蹬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為正
之若人渴能與之盃水皆利人事也隨其事而利之
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
一乃有利益
成化丙戌狀元羅倫前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
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壹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

僕曰此去京城尚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費如之
何僕曰無憂昨夜于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為費倫怒
索其環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為夫所逼欲捐生返環
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於厄人以
為陰騭之報倫有詩寄大韶曰曾同丙子胥鄉榜丙
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
宣德時李祭酒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上元夜朝廷結鰲
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
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

婦往尋不獲倉卒問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遂往
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耶出看
鼇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之良是
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其事夫
言非李公汝當時憂為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
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
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産初非傷財
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蝎也乃
受付夫人言此為血蝎當識之既而先生因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折毁出
昇下獄適此千戶莅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
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為但須得
真血蝎千戶曰吾向固嘗既公立命問其夫人取至
醫者如法治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嘉靖己丑狀元羅洪先父作宦見一寺有棺七口輒命
僧以俸金瘞于寺側而得一子即號曰念菴言一念
之善也後魁天下
報應之事决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



謂有記性沒急性也本朝編修岳正得罪 朝廷以
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
怒其橫而無禮無何岳宥復官而李鐸得罪 朝廷
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
而家之辱比李氏尤甚焉
宋岳武穆戲文何立鬧酆都世皆以為假設乃為武穆
泄冤也及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杭
之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
詩樂府小說不能悉記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
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
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
矣須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在蘇州玄妙觀為蓑
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否則何鑄子孫世
為青盲而羅仲楫之子在鄂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耶
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噫積善必
有餘慶積惡果無其報歟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
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

顓為元虜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佑元年少帝只四歲諱顯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〻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 交情

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飲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言於平王備禮以瘞畢哀自殺下從之此雖賢者之過其與見利背盟者大有間矣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畱病者在家巨伯不忍去賊至詰巨伯曰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曰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之命賊感其義旋軍而還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頗怒曰客退矣客曰吁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公孫弘起家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既罷門可設雀羅後為廷尉
客欲往翟公乃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
富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来盖炎而附寒而棄
從古然矣淮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
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
東坡宜其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事司馬公當其
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虚月此又高矣至
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外死



而不悔節士也
梁王彭越誅其大夫欒布使齊還祀而哭之主父偃方
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坐刼齊王自殺事族死無一
人收者唯獨校孔車收葬之武帝後聞之以為孔車
長者廉范嘗師事薛漢漢誅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
不避李固得罪梁冀冀暴其尸令有臨者加其罪固
弟子郭亮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哭臨不
去冀又暴杜喬尸喬故掾楊匡號泣至洛着故赤幘
托為門亭吏守護尸喪積二十日上書乞收骸骨太

后許之吳章既斬其門人有雲敞者上疏自劾乞收
章屍李傕郭汜殺王允屍弃於市莫敢收者允故吏
趙戩棄官收葬之符習素與孔融善及曹操殺融習
往哭之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鍾會既誅何雄葬
之司馬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
我不問今會叛逆汝輙收埜之若復相容如王法何
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
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
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



而遣之桓玄既殺殷仲堪荊州士人無不詣玄者羅
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
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
謝為玄乃收斬之齊明帝殺宗室南康王子琳等南
康侍讀江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葬畢乃去陳
獲齊壽陽刺史王琳琳素忠義陳懸其頭於建康市
琳故吏朱瑒寓書徐陵請埜於八公山側唐新興王
晉坐太平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
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曰此欒布之儔也

夫生而懷其義死而憐其交此生死而骨肉也真無愧於把臂之友剖心之誼刎頸之交矣乃若臏于涓賣于寄攻擊於耳餘構隙于蕭朱而交道薄矣田視纖布而下數人奚可比肩語哉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水漿曰馬為知已者良士為知已者死鮑子亡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管仲可謂不以死生存亡二其心者矣嗟夫苟遇知已奚恤此報耶

後漢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



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與伏波鄉里親厚伏波南方還時杜馬偶死伏波令子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且可以備之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十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為法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求友善於胡質質辭以疾後遼出遇質問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拒質曰古之友善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終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絕口今因睚眦遂成仇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遼感其言遂與周平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服悉營送葬宋孝武



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雄信事王世充太宗平洛陽得信將誅之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太宗不許世勣固請不得涕泣而退雄信曰吾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及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以肉隨兄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為收養其子吁能割肉以啗友而不能委身以報君能養友之遺孤而不能恤其

君之佳兒佳婦勣其有遺憾哉
狄仁傑為幷州法曹時與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
其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時藺仁基素與司馬李
孝廉不恊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
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
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之理
請于朝願以柳易播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



度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
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韓退之
作柳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宗元可以追蹤
仁狄矣
韓公撰柳子墓誌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
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負真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毫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
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
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唐楊憑為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于獨
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得輿言君送楊臨賀
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
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姦佞譖斥
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
李實簡請為監察晦白實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
取而見奨拔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患難肯負國



乎由是知名
賈島初赴擧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練推敲字未定引手擁至尹前具以實
對神遊象外不知廻避退之立馬久之曰敲字佳遂
並轡同歸共論詩賦留連累日與之友善為布衣交
有詩贈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
文章聲斷絶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譽著聞後削
髮為僧號無本又號佛印
蘇東坡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照臣在侍從

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昂臣求聞達於
朝廷昂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謂昂
臣妻取別昂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昂幹僕語曰
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
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章子厚與劉子先友善後子厚居京子先守姑蘇以新
醞洞庭春寄之子厚吝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
樞舊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後契
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言其相忘遠引之



意子先以詩謝之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
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
雲霄隔駑馬難追騕褭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
夕望三台子厚得詩大喜召為戶部侍郎
張昌言與种世衡相友及昌言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
田十頃昌言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卒乃以還其
子詁詁遵父命不肯承田遂荒廢二十年元豐中隣
人告官移文二家俱弗受郡守劉斐言諸朝碩以給
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

世有爭隣畔之田或朋友素厚因田紛競甚至兄弟
宗族鬪訟不已遂為讐敵聞种張之事有愧矣
崔縱字廷直雲南人紹興中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
侍制洪皓厚每以致君澤民為勉時秦檜主和洪皓
每廷折之檜怒遣為通問使如金縱念然上疏言洪
忠直檜黜使虜廷以害之檜大怒遣縱為副使與皓
偕往至太原見元帥粘沒喝長揖不拜聲色俱厲遂
流遞冷山縱吟一律云萬里穹廬絕塞行胡笳聲裏
旅魂驚君臣異域同屯蹇朋友他鄉共死生一旦拔



刀猶鄭衆十年持節效蘇卿冷山寂寞荒涼地風景
何如五國城皓亦作滿江紅一闋云萬里龍荒塵土
染堅持旌節憑仗着忠肝義膽鎗唇劒舌滿體遍傷
痕紹箭一腔盛積萇弘血莫等閑餒了浩然心存貞
烈戴天恨終未雪吳越怨何時絕奮筆鋒殲破燕山
鈇鞾鼓敲殘塞上霜鴈聲叫落關河月待迎還二聖
覲天顏愚忱竭及至冷山陰風颯颯衰草離離節操
愈厲未幾徽宗崩于五國城身服斬衰朝夕慟哭北
向操文以祭弔詩曰紫薇俄頃墜瑤空旻駕鸞回尺

素封仙世未歸華表鶴碧天先返鼎湖龍梓宮暴露經千里鳳輦蒙塵隔九重絶塞孤忠懷仰切不勝哀戚恨填胷縱自徽宗喪後旦夕悲號遂卒于冷山皓哭之盡哀措置喪事一遵治命縱在金九年忠肝義膽可貫金石與皓交厚情踰兄弟流離顛沛死生以之皓追思彌切乃吟一律以吊之曰萬里風霜出漢庭旅䰟一旦隔胡城君讐不與戴天地交義自幷同死生吳水渺茫鴛侶拆楚天迢遞鴈行輕龍荒持節仝忠藎正氣堂堂日月明在金十五年挺然不屈後



秦檜稱臣于金中分天下宋行人皆得還遂持節榮歸亟上表明縱忠義請以贈謚朝廷從之復與檜議事不合被謫嶺南月餘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文公因泛言交際之道先生嘗有雜録冊子記李仲和之子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厚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文公因嗟嘆前輩立己接人之嚴如此

毘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輙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顏登第為京職翟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顏為伏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己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



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所為亦乃爾耶

淳熈間盧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暁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塚道傍而反

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而歸貲貨巨萬訪二人皆
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
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
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沽屠解報
恩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窓友也程先科中授咸陽
知縣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
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田路費亦不肯與在途不勝
狼狽後鄭擧中二甲除差直隷公幹程以事調獲鹿



縣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敍舊引蘇章
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晩撤戯宴鄭私喚子弟
具言前事子弟領命因粧扮二虎一虎先啣一羊自
食傍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啣羊而去少頃餓虎
得一鹿來前虎欲來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
啣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
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國朝張可與李仲方鮮于伯機三人友善同仕于朝既
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經歷胥會于杭

讙甚李卒於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殁矣家貧子少
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
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
一女許配其長子卽從善也後官至推官仲子宗復
歷官至總管此見前輩結交重義不以富貴貧賤易
心也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於
京不遇田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闌
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



寒木葉下時驚歲晩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
晋地慚愧先生苜蓿盤彭讀之潸然淚下西涯載之
已集嘉靖末客有謁成國公者然特與飲食而已時
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
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
公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叅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
見丐者於道公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
絶似吾少時友其人問其姓名果然其人也公卽出
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耶遂令其浴易其衣與之

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
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
之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為盛事予
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
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陸參
政之事抑又難矣

弘治間有方伯乃浙人未第時與一生交好甚窶及仕
江西故人遠訪之初見欵敘之外送舘於章江門外
石亭寺畧無眄念之意其生題一絕於壁云十年心



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
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寺僧抄詩入報方伯大慚
遣人追之不返

勿去草草無惡君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
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
里江湖濵觸目悽悽無故人惟有芳草隨車輪一日
還舊君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
何如勿去草草無惡君比世俗俗浮薄

知人

齊管仲病篤桓公往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
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
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進用三
子三子專權以亂齊國噫管仲之知人如此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
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價利極厚矣而
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



於異時也世人徇目見其獨一隣子耶貧賤之士空
言莫信未遇之秦何限哉衛青少時其父使牧羊一
鉗徒相青曰至封侯青笑曰人奴得無笞罵足矣安
望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誠有識之亦
不信其言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
母々曰作劳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
也王敬則母為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韓世忠
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檢

人呼為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
已毆之日者誠知世忠及以致其毆何哉不見信也
然則布衣致位通顯田畏背之知厚於我者不可忘
也其有不知薄於我者又不可不忘之也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
所知者錢勅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疲乎與之統
扁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閩鄭堂題買臣云四十年來命若何書聲長聽出炟
蘿他年露冕經行地無數青山識面多此作末句最



有味蓋買臣未遇不惟人不之知而妻亦棄之所知
者惟樵薪於山而山知之也
閩鄭蒲澗云噫嘻此是朱買臣貌來未識真不真夜窻
晨玩發長嘆爾來四十誰相親凌晨引斧入山麓向
晚出街來賣薪書聲隨擔不輟響孔顏恍惚交形神
此時敝衣兼破笠他年紫綬輝朱輪庸儒奔走且駭
汗舉頭悵望瞻車塵乃知窮通有定命古來如此非
君身會稽愚婦君莫嗔于今更多白眼人
晉王珣與謝玄為桓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擁

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已而果然
晉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
座也及導薨充果參錄尚書事
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
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
及韓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偕謁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
敬含默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曰三賢孰愈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惟此知之嗚呼晉俗清談箴禮起禍公之言殆拔
乎流俗也
唐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玄齡曰當為偉器恨
不見其聳壑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
棟梁之用
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
不廷已數年矣二老人倚柱歎曰蔡州何時得平俄
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
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

戲王

宋薛奎知開封府呂晦叔為府曹奎待之甚厚每以公
輔期之或問奎何以知其必貴奎曰其為人言簡而
理盡凡人簡重則必尊嚴此貴臣相也後果參知政
事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太陽久而
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
聞因所親以自解瓘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
必擒王不得自已攻之愈力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
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
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
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
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
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
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
正公問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
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濵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
復見文正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
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軸沂公
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
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公自待不淺聞
文正之言不為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濵罷擢
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
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嘆以
為不可及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
見深器之每問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
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
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
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故
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
至為宰輔遜政退居大畧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

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名蓋一代士無賢不
肖貴賤皆敬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公與正獻
公二人而已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多也張鄧公為殿中丞
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
年公有一大囊年至即取囊具茶他客莫與也一日
公取囊茶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亦是
鄧公子弟問鄧何人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
十年當據吾坐後果如言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通



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曾在東魯
必能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
何如蓋欲從後觀其背既而語潞公曰異日子必大
貴即時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
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
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也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
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
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
儀曰驟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儀曰必術士也
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
北時曹穆公謂予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頗少留一
日欲有所言予既愛其雄材又欲聞其言遂為之留
明日具饌甚簡倫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顴骨不為
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非也然不十年必總樞
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豫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
以應予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穆公曰瑋
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貿易中國怒其



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歲餘極諫
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
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是必有異
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不可
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異日必須為
邊患計其時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予殊未以為
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
文定公留守文忠来見坐久之文定徐曰人固難知

也文忠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文定曰皇祐間
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
介甫既來凡一院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
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有愧色盖文忠素
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
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强性很
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



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
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
此地則不可上不荅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
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
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
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晩入報是日公適病足卧小室
延康節至卧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耶公亦笑
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遣
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
來公問故荅曰日中當有一緑衣少年騎白馬候公
公雖病强見之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
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報
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
平生碌碌不足言然纖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頗
少留意范公惶恐避席後十餘年脩裕陵實録范君
脩撰叙韓公傳

宋張戶部侍郎雍滕之婿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値大



戎入寇盡室爲虜逃於漁陽寺中僧見之喜令侍左
右將九年例得剃度張思曰若髠首披緇無由逃矣
是夕潛遁始達鄉里井閈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
因遊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召至奇之曰有前程人
也吾女可妻之語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有奇相
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滕曰非汝所知斯人後必大
貴夫人信而從之乃促張定禮張曰懷無一錢何力
可辦滕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乃延於清凈院
俾勤志肄業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備禮成婚後歷踐

清題周旋三紀官至二鄉張女累封淑人
宋豫章靖安縣寶峯山寺下屠者張生素無賴而貧每
入寺景祥長老必善視之親飼以食或令左右烹茶
以待侍僧怪笑曰此狗盜無賴小人何待之過祥曰
非爾所知此人異日必富貴乃山門大檀越藉其外
護吾先施恩結之衆問故祥曰張生真餓鬼形他日
打破世界却是此人出來做事不作碌碌人也及建
炎末金虜寇江西張率里人捍禦獲七俘盡得所掠
金寶富盖一鄉府奏為上功得官享年八十果盡力

於寶峯寺衆始服祥師知人祥南城人姓傳道行高
潔為叢林名宿云
元至正壬辰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時　太祖抵其
城為門者所執将欲加害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撫
之麾下召與語異之居數月興忽謂曰汝单居獨處
當為汝婚歸與夫人語次日夫人見而惋惜曰方今
兵亂正當收養豪傑此子舉止異常若不撫之於家
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興悟遂以文妻之是為
孝慈皇后

劉基自幼聰明絶人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
丞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
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
皆以為慶雲将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我當輔之時杭
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
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國珍反海
上省憲復舉基為行省都事基建議以為方氏首亂
宜捕而斬之省請于朝丞相受方氏賂准招安授方

國珍以官乃駁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未幾行省
復起基用之以時不可為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
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倉并金華明
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
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
且　天命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即處州府）
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適總制
官孫炎以上命遣使来聘基遂決計趍金陵陳時務
十八策上嘉納之　傳信録載基為高安縣丞時詠

縣耆老有知天文術數者基與語其人曰公聰明絕人器識宏遠當為一代偉人吾書相付基得究觀其說詞林記基在縣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見基乃以其學授之按傳信録所稱耆老是也

永樂中楊文貞初以明經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文貞者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親府審理由是著名後官至謹身殿大學士



永樂中泰和劉伯川平居不與俗人接善觀人楊士奇年十四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洽是日雪霽酒酣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鷄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雖寒士當耐又謂奇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登進士士奇官少師皆如所言

## 傷感

虞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求舜至蒼梧涙下染竹成斑後二妃為湘神靈顯湘人立祠祀之元徽之題詩云一枝斑竹渡湘沅萬里行人感涙痕知是娥皇廟前物遠隨風雨送啼痕杜甫云湘妃曾洒班班涙千載蒼梧叫血鵑

周夷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晉縻元吊之曰五德更運天秩靡常既有絕代之主必有授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殄於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世之所亡若



周武之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宥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踧之首陽誰山而子匪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嗚呼弗諒夷齊之心甚矣

孔子將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既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傷之

齊景公畜勇士三人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人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請公賜二桃令三人計功而食公孫捷曰一搏特肩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劍却三軍者若疆之功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逆流是時冶順流九里得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雀躍而上人皆曰河伯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恥其功之不逮自殺冶子亦自殺漢諸亮作梁父詩以傷之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里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齊國相晏子



漢義士田橫不應漢高之召而自殺史氏作悲歌以悼之曰古墓崔嵬約路岐歌傳薤露到今時也知不去朝黃屋只為曾烹酈食其今之挽歌自田橫始

朱買臣妻去傷感歌以自遣云朱買臣朱買臣行歌負擔妻子嗔恩情雖係薄劣婦一旦捐棄如輕塵鴛鴦分翼比目破孤燈舉眼無相親貧富如此果炎熱結髮尚爾況路人功名到手未為晚太公八十榮澤新細君何必苦番覆吾豈採樵終其身朱買臣何災乎食比玉粒衣懸鶉自知一貫勝萬貫時不遇兮肯恁負數年衾枕一宵冷飄花流梗同逡巡四嗔何處已作喜鬟雲重整眉新顰朱買臣莫笑頻隱忍依舊肩橫薪山光泉韻兩怡悅醉臥危石花為茵翠蘿青鳥暫賓主芒鞋踏碎巖頭春有時此斧刹得柄一斬天下之荊蓁歌殘烟捲日已暮松稍新月鈎挂銀



漢李陵為將失利降匈奴與蘇武別情不能已乃作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恨恨不能辭晨風鳴北林耀耀東南飛浮雲日千里誰知客心悲武亦作詩別之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此館我今歸故鄉五言詩自此始

漢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與昆莫會昆莫

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恨作歌寄怨云吾家嫁女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氊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漢嚴灌夫娶妻十年無子乃出之妻慎氏悲憤作詩別



之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掛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漢江陵士子遊交廣五年不還愛姬為太守所娶納於高麗坊邸及歸寄詩曰陰雲幕幕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能開纖羅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坊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

漢太尉楊彪子脩為曹操所殺後操見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彪對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愛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魏文帝納甄氏為后生太子叡甄氏因事被誅一日帝與叡遊獵見子母鹿帝親射其母使命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又殺其子帝為之惻然

四十家小說一情感篇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



市我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離苦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高價人皆笑之德言引至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還其妻厚遺之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俱歸竟以終老又國初吳人姜子奇娶妻三載值大軍過奇挾妻避愴惶失妻為兵官

所得奇流落數年後至京行乞有高門婦人見而泣
之貽酒饌感傷奇不敢視望日復去是婦適呼與語
因以物與之為主母所偵令追之囊中有書一緘金
釵一隻遂白之兵官視之乃一律云夫壻吳越妾江
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
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但恨當年
羅與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大悼即遣還更贈以
財敎伉儷復合
杜子美哭長孫侍御詩云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



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
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
白樂天哭皇甫七郎中湜詩云志業過玄晏詞章似禰
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享人間壽還留身後
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元注持正奇文甚多涉
江一章尤出衆
賈島哭孟郊詩云身死聲名在多因萬古傳寡妻無子
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
後斜日下寒天方云凡哭友詩當極其哀此詩三四

所道人忩聞乎郊無子而唐史謂鄭餘慶廩其妻子
豈後亦立鄭郢之子為子耶
賈浪仙哭栢嵓和尚詩云苔覆石床新吾師占幾春寫
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隙塵自
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六一居士詩話云此詩焚却
坐禪身時人謂之燒殺活和尚真可笑也
姚合哭賈島詩云杳杳黃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傳後
世無子過今生新墓松三尺空堦月二更從今舊詩
卷人覓寫應爭此詩言島無子而曹松吊島詩云先



生不折桂謫去抱何冤已葬離燕骨難招入蜀魂旅
墳低郄草稚子哭勝猨冥漠如搜句宜邀賀監論此
詩又云稚子哭勝猨兄悼賈島有子勝孟郊也
唐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子弟歌數闋
有唱李嶠詩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
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春秋已高問
是誰詩或對曰李嶠上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
唐天寶四載宜芬公主有才色奚霫無主安祿山請立
其質子而以公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虛池驛公

主悲怨作詩題屏風云出嫁辭鄉國由來此別難聖
恩愁遠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顔改邊隅粉黛殘妾
心何處斷他日望長安公主至番其國已立君矣質
子見殺公主亦遇害
孟昭圖唐末為左拾遺上疏論事坐貶田令孜遣人投
蟇頤津後人祠之裴徹吊以詩云一章何罪死何名
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風雨夜杜鵑應作兩般
聲
唐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



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娶之寵惜逾
等輩環歲因問汝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
見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座客十餘人皆當
時文士無不感嘆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云莫
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宋安軍賢女廟蔡氏女也父母初許適蕭氏蕭貧再許
陳又貧又復他許女遂抱石投水死鄉人立廟祀之
淳祐年間有劉賢者題詩悼之曰贏得賢名萬古稱
痛憐此女太輕生春風楊柳因誰舞秋雨梧桐底事

鬢髣髴雲縱拋岸久依稀月魄浸潭明何如約我桃
源去免得雙觀淚眼盈是夜夢女和之劉不能記
宋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孝慈聖太后嘗以
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宗一
御於禁中後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
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屢卻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
仙李奉世特為侍郎進挽詩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
輦親扶事已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曾子開上王荊公墓詩曰天上龍胡斷人間鵬鳥來未



應淮水竭所惜泰山頹華屋今非昔佳城閉不開白
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方萬里云諸會皆出王半山
門下此言亦恐太過元祐時王氏在金陵寂寞張舜
民詩亦譏之紹聖而後紹述禍作至南渡乃少損之
岳武穆墓在杭州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墳之西有
祠名士以詩吊者數百篇其最痛切如葉紹翁云萬
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最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
北虜安能八十年漠〻凝塵空偃月堂〻遺像在凌
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林清源吊云

誰收将骨瘞西湖巳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来下
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
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邵李二方
伯聯句云六橋行盡見南宮生氣如聞萬鬣風松檜
有靈枝不北江湖無恙水尤東千年宋社孤墳在百
戰金兵寸鐵空時宰胡為竊天意野雲愁絶夕陽中
成化間安南使過吉水吊文天祥詩曰吉水江頭繫客
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日耿耿孤忠就
死秋北代自期終復漢東征誰為竟亡周一身獨任



綱常責肯戴儒冠學楚囚
文廟靖宫之日以為匿於僧録洽南洲以他事禁錮之
齊泰追至廣德不及被擒令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
建文曾居於此至今其廝如樓非常家所造後自川
歷滇故沭春傳云常使人護衛往来於西平侯弟晟
之家時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来交趾相見於晟
家震思不言恐禍及言之不義也遂自縊死明日建
文逃焉及老至嶺南横州壽佛寺居十五年其徒歸
者千數横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受浮屠

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一日作詩
曰讀罷楞經磬懶敲笑看黄屋住團瓢南来瘴嶺千
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
衮龍袍百官侍從知何地惟有群烏早晩朝遂為人
覺奔田州土官處自明為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将
若何答曰吾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至京號為
老佛至長安門賦詩進朝云寥落江湖四十秋歸来
白髮已盈頭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樂宫中雲影淡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緑



野老吞聲哭未休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審之建文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乎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
棄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為不知以
復命遂取進西内或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
自陳巡按曰我與汝無名分矣因送至京又云在河
南某寺寺僧為盗官司来捕閫寺将屠之建文特書
黄布欐之曰皇帝聖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問得
實送之京恐皆非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 朝
廷不從竟瘞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詩禍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休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胥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老子贈孔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聞之遂三復白圭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産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為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執政乎又況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頗啜啜而橫議乎宋南渡後此風猶競雖巻堂有文畢竟何益我朝深懲此弊設卧碑於學宮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慶子意深遠矣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譁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薛道衡王胄之詩非有所譏刺徒以琱琢工巧為暴



君所忌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非甚有譏刺也然亦不免遷謫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怪也君子豈可謫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好譏刺文與詩可戒蓋深

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亦大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畧無懲艾意何也晚年自珠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来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数採珠人其意深矣渡江以来詩禍始絶唯寳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



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詩曰挾策行行往楚因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呉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管幼安寧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中心不安之幼安語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薛道衡詩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美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别蕩水風月守空閨常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史云煬帝善為文不欲人出其右薛死帝



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詩耶胡苕溪云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免哀哉然為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無得而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垜歐陽詢作詩譏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

西還更東十廻俱着地兩手并拏空借問誰為此多
應是宋公太宗九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踈
也由是與詢有隙

唐李鄴侯好尚仙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之事吳人顧
況以師事之得其李老生肶氣之法能終日不食西
遊長安鄴侯一見如故遂待以殊禮及卒況感其知
遇之恩作海鷗咏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
馬其詩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來冊鳳借枝柯一朝
鳳去梧桐死滿日鴟夷柰爾何



薛令之閩長樂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
淡令之題詩自述曰朝上日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何所有首蓿上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所
謀朝夕何由保歲寒玄宗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旁
以議之曰啄木口嘴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
逐桑榆煖令之遂謝病歸

詩兼美刺寓勸懲故有失詩之典有采詩之官盖將以
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未聞以詩
貴禍者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故在上者懷猜忌
之心在左右者肆譏賊之口於是詩禍作矣唐以詩
賦取士然當時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
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諱亦所當謹而彼皆昧之何
耶姑以易見言之如三郎沉醉打毬回虢國夫人承
主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
而形之咏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
壽王醒獨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
觀之寧不緊以君子之為詩皆敢於發君上陰私耶
予謂後世詩禍實唐人貽之也



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
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
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
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
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
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
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
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帝弦

李太白蒙玄宗召題沉香亭牡丹有猶得君王帶笑看

句湯貴妃高力士恨之遂坐永王璘黨流夜郎竟以窮死蘇東坡題檜詩根深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時宰王珪譖之獄幾死幸神宗闢講乾卦六爻俱用龍字憮然悔悟始謫官海外十餘年方賜還

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賛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其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



之事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默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不一士大夫好悪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来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及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蘇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黄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来别文潞公公曰頋公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呉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之戲

唐劉夢得自屯田員外郎左遷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言玄都觀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方春作詩贈看花諸君詩曰紫陌紅塵拂面来無人不



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作此以記一時之事詩傳都下有素忌其名者白於執政誣其怨望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司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兎葵燕麥動揺於春風耳因而有感再題一絶以俟後遊者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黄山谷攜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曾紓坐鈎黨

先徙是郡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酬唱如江檝書
事之類也率遊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字于
詩左曾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其方為流
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為之
防耶從之而止
法秀師嘗語黄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
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
言蕩人搖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悪而已魯直
由此不作詞曲



蔡持正自左揆謫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摭
箋注蔡坐此又貶新州其詩有云紙屏石枕竹方床
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
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或云先公帥
廣崇寧元年遊蒲澗問越俗見遊人簪鳳尾花作口
號有云孤臣正泣龍髯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後監司
指此句為罪言哲宗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
竟無他意譏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
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
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
遠也本用劉屛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
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為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
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陶孫所作韓侂冑
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
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為言官
與曾極有舋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



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為
極詩并劾之予意刋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
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嫁陶孫之意闢
之不深察爾
宋開慶己未丁大全因貂璫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
西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碩鑛非銅鋼様堅寒坑總
離亟趨炎十來鎚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
斧鍬惟要入全憑鑽引任教嫌休言深去難抽拔白
有羊蹄與鐵鉗丁見之大怒配繆化州丁果召庚申

之變

金華張公尚禮洪武間拜監察御史為人小度人以鬼臉張呼之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沉沉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

聖祖以其摹寫宮闈心事下蠶室而死

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催表箋禍赴京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勲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勲進曰是固然



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臨安錢宰武肅王之裔元末老臣也 上以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徵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邏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諭之曰昨者好詩然曷嘗嫌你何不用一憂字宰等悚懼謝罪未幾皆遣還

蕪湖胡濙字仲先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春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以雨暘為譏已遂出為户部主事

楊州陸滄浪者狂士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戎京師嘗有楊果不果一清不清朱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生正色曰我實



不醉寧竟釋其罪俾謫邊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落魄當年老陸郎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醉狂裡如何更著狂踰海踰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知檢點親經史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果所作以復其諷已也

家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〻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〻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〻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〻八尺軀莫聽三寸舌〻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所作詞意明切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懽奴僕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尼姑道姑卦姑牙姑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家有此必為奸盜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

禍福之至鎮之以靜不失常度世稱之曰達余謂此達以之洞視一身之小利害猶可槩以處至親之間大故之際得無逆於理而傷於義乎顧劭雍之子也為豫章太守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啓信至知劭亡神色不變賓客既散方嘆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顧雍之達吾以為非慈父也孔融被收中外惶懼融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兒曰寧見覆巢之下有完卵者乎尋亦收至二子之達我以為非孝子也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〻正在機中神色怡然曰蚤知爾耳阮氏之達吾以為非賢婦也伯魚之喪孔子食而不咽豈有子死而圍棊自遣乎申生就命尚不忘其父豈有父執而琢釘為戲乎璧司徒之妻鬪其君父而不及其夫君子以為非禮況大戮而據機自若乎若父子夫婦之間生死存沒之際皆可以曠達鎮靜之說行之則人倫之道廢矣率天下之人而廢人倫者必此輩也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達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沾丐之

力耶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固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柳家郎豈忍更事買絹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



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以資笑謔耳今合柳家婢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敗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彼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耶繆彤檢戶自撾之言信有志者所當省也

女之不娶者三而無父母者其一焉婦之當出者七而無子者其一焉夫親之存亡遇也非女子可得而與也不娶何義子之有無命也非婦人可得而強也去之何辜第五倫三娶皆孤女梁鱣以無子出妻不果後復得子是古人之娶女未嘗以亡親為嫌而無子之婦亦未可輕而棄之也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蔡虛齋曰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



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子也故曰從子伯父叔父亦謂之從父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彖傳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盡之矣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況能為人耶漢荀爽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必知女之不能節女卒自縊以全婦道豈知子莫若父哉宋褚淵丰顔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

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
人性之不同如此第奕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
耶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
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逐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
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
參子不及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彼偏惑
執迷骨肉殘毁者何可勝数謹哉謹哉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異也妻乃引刀趨而言曰此織自蠶繭成於機杼
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疋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
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終業七年不返婦人何所知見而能以學業責成
其夫如此其後妻以賊刼又能身死以全其姑嗟乎
正節大義與寒霜烈日爭嚴卓哉女丈夫也
或問朱買臣棄去婦於官舍陸放翁會出妻於沈園而
皆及其後夫於義禮何買臣之妻以厭糟糠而去放
翁之妻得罪姑氏而離與廟絕矣況二婦無良再醮



二子處之不亦過乎夫養之會之且不可而又及其
後夫男女之防不亦瀆乎或曰放翁之妻之出也以
母命也放翁不能忘其結髮之情四十年間會於沈園
者三焉其視買臣忿妻厭貧求去而驕以富貴養以
終身者有間矣愚曰不然妻之出也母之憾也忘母
之憾而溺妻之愛可乎彼既別有所天此猶不能割
愛不已惑乎律二子之失猶魯衛也不可為訓
張湯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為子而有劉向之父
許敬宗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為孫而有韓琦
之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進其父
父怒曰為吏而剝民以奉我〻寧寒死不願衣若衣
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若孫父者可謂賢父
也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
祿也母曰為相三季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
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為賢相若田母者可謂
賢母矣雖然孫性田子顧不得為孝子哉鼂錯父從
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為政侵削諸侯何也錯

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未幾而錯果敗嚴延年為潁川母適見其報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歲餘延年以殘刻罪死夫鼂錯之父非不若孫性之父也而鼂錯故違父教自取滅宗延年之母非不如田子之母也而延年不率母訓身蹈大辟雖有賢父母亦且柰何哉若鼂錯嚴延年者亦孫性田子之罪人也

唐鄭準為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為佗乞



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靜村而鼠竄名方伯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援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辯正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朱姓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援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而母朱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唐宣宗大中二年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即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嘉事何恥焉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郭曖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為主恚入奏子儀因曖入待罪代



宗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閨幃之言勿聽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憫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

覔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亦其族矣何以
愽為然則温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
謂人性惡其然乎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其族屬為天子也
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
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
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
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朱全忠既以滅唐其兄
全昱厲声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
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
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遣
執陳留王之手歔欷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
臨終遺命亦自謂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
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
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伏大義引過自責其
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使然
也

白樂天嫁娶詩云天下無正音悅耳則為娛人間無正
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
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鏤綉羅襦見人不斂
手嬌癡二八初見人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窓貧家
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珎珠幾回人欲
聘臨日又躇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
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
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



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
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
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劃所乘馬入其腹中火
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
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
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
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
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

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遞差子弟分任家事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宋太宗時江州陳兢九世同居七百餘口每食必廣坐



堂未成人者列為一席有犬百餘共食一牢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唐及南唐俱表其門宋知州康戩上其事每歲貸粟二千石夫公藝忍也陳兢公也忍則無嫌公則無私意治家之法備矣綱目書九世同居者惟此二人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公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公輕財厚族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羣從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



僅百口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二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

不思尒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尒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効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家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而不著盖愼之也後之爲譜者當錯綜而櫽章可也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時選一能應



對閑禮節者進御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顧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用矣假如司馬溫公一僕三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金華浦江義門鄭氏門子綽楔扁曰天下第一人家

上聞而惡之召其家長詰曰汝何人斯名爲第一對曰某合族而居已八世矣內外無間言郡守以爲可激勵風俗遂爲造坊書扁實非臣之所敢當也

上曰汝家食指幾何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共爨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命之去馬后適於屛後聞之遽語 上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遂有天下今鄭某家丁數千餘人設有異志同心合力顧不尤易〻耶 上頷之即復召入試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但大小事不聽婦人語耳上笑而



遣之適河南進香梨賜二枚雙手擎梨於首趨出

上命一校尉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缸水於堂杵梨投缸中攪而合族分飲既畢向北叩頭而謝中使還報 上喜遂不破其家云 上頗重鄭義門家因田賦多擇爲糧長屢以事入覲上識之後又被妄人訐其家與權臣販時嚴通財黨之誅化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濂與弟湜二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弟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而盡以貨金全歸鄭氏且問濂所以

長久之道濂具以對 上甚喜當時浙之巨室故家多以罪覆而濂獨免

楊崇連江人自其高祖宗連傳至崇六世同居其家法子弟無私財若田園所入穀米之屬必白于長藏之廪若商賈所得錢帛之屬必白于長藏之庫以供婚姻祭喪飲食之費各有常數一門之內雍雍如也其家舊隸戎籍有司徵之崇諸弟方爭行適崇子孟自外歸孟世嫡也即辭父母于役成化初有司以其義行 上聞



朱子語錄云蘇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温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以母事梁妻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今 本朝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内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身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家進平日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羞恥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天順中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行事如此男以鄉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又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



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歲餘士奇卒有論其子如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罪惡天下傳誦

貞烈

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杞梁妻孟姜無子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過者皆為流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埜曰吾何歸矣既無所歸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心哉遂赴淄水而死人有詩曰莒郊白骨日黃昏魂魄歸來道路長故國相逢俱濺淚哀猿啼鳥亦悲傷

楚伍員父兄被殺迯奔他国遇女子浣沙問路恐後人追之告女子曰後有追者慎勿言女即抱石自殞令員勿疑後人為之立廟翟宗吉詩曰偶爾相逢試問



途此情彼意兩俱無何須草草捐身命不念雙親體髮膚

秋胡魯人納妻五日往仕於陳五年始歸見婦人採桑於路甚美胡曰力田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黃金願與子婦不受胡還家奉金於母母命呼妻乃採桑間婦也婦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任君別娶妻投河而死後才人稜筆而賦曰採桑採桑復採桑妾身不逐春風忙高堂阿姑鬓如霜夫婿蹉跎天一方妾身不文亦不武如何朝夕供茸苦年年辛苦把蚕桑夜夜勤勞嚮機杼明朝又向桑間行綺綺桑葉如雲騰南枝採盡北枝好忽聞寶馬嬌嘶声寶馬嬌嘶何處客玉勒金鞍壯行色南來下馬氣如虹笑談便把黃金擲妾視黃金輕若無黃金雖好非妾圖問君既是遠行人君家寧無採桑婦行客聞言慷慨悲據鞍上馬行復吟回首夕陽驚天晚一筐二筐桑葉滿阿姑歡喜出門迎声声報道秋郎返妾心還喜還自疑驚憶桑林過客時入門堂上一相見已是棄金輕薄兒問君棄金何如此棄妻棄金復棄



母棄妻寧為不義夫棄母安能成孝子義夫孝子君不為妾身羞辱長相隨門前流水清如玉妾身願埜江魚腹但期萬古與千秋江水長流妾心足後稱為貞潔見烈女傳

秦穆公女伯嬴楚平王夫人昭王母也時昭王與吳戰敗于柏舉吳入郢昭王出奔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嬴持刀曰妾聞天子失制天下亂諸侯失節邦國危君王棄其儀表無以臨下妾有淫端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吳王慙而

退三旬而秦救至昭王乃歸國人有詩曰國破何愁禍及身弟兄外援賴強秦莫誇勝敵須四首猶信吳宮有越人

息夫人息國君之夫人也初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人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適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楚王賢其守節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人有詩





曰金爐香絕玉樓空寂寞桃花委落紅歌罷月明天似水倚欄彈鋏訴東風

漢周都之妻阿黃而慧都驕淫自恣都父呼阿謂曰新婦何不以道正夫都之無禮新婦過也阿退而語其婢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聽君必謂我不奉教令我言而聽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遂自縊郤陽任延壽妻季兒兄季宗嘗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兄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遂自殺長安大昌里人有讎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門俟之讎家至斷其頭而去視之乃其妻頭也竊亦痛焉因釋其父三婦之死悲哉彼誠見夫父也兄也夫也均重而不能舍一焉一旦遇之有死而已賢於雍糾之妻遠哉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為信其





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佯許之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視之血流滿席舉家驚惶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何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存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就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武功康栗靈寶楊宋皆嬌嬌少年才華競秀栗也之妻宋也之姊宋也之妻栗也之妹其後二生相繼拂祿



無血僨焉二婦皆飲毒死嗚呼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係焉則母道為重妻道為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哉晉魏之際應恥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讎比肩接迹聞令女之言觀令女之行寧不愧乎

吳孫翌為丹陽守性急醉後多鞭左右將士仇覽戴負同謀殺翌覽即逼取翌妻徐氏徐紿曰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容之徐潛盟翌舊將孫高傅嬰至晦日祭除畢令高等潛於戶內乃言笑自若覽覘視乃入徐氏迎之寢室乃呼曰孫傅二將軍何在高嬰殺負覽徐氏遂穿衰絰將二首祭夫痛哭幾絕孫權



知封高傅為大將令守丹陽乃取弟婦徐氏歸養有人作詩以賛之曰義節俱全守此身報仇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將不及東吳一婦人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不懼盧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覿
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死殉
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
然曹娥饒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死
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
命遂志皆本於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禮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
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
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下戰功每



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商冏帝曰肅北伐山
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常擊頸即日辭陛下畫
敵心欲遲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民
物晉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敗祖宗法天
胡肆大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
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馬得人乘
終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
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
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崗不辯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

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
棄宿瘤瘦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昞処央合雙飛比
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旋頭執正然岂
乞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
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瓶
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人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
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
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燃願為死灰冷貪生念麴蘖乞
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埜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



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鎮海使成嶺此詩亡大夫多
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
婦死且三十餘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
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愈不朽矣
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
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欲數犯之而終以巧
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
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謝祭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
遲也主者喜諾即嚴收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

滿庭芳詞一闋于壁即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
華江南人物尚遺宣 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鉤
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出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
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倶休幸此
身未北猶客南洲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
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
隣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此詞故能言其詳其氏余
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
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



罪人也

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為子婦婉容自刎車
中虜人塟之道旁可謂英烈矣後宋子虛詠史詩云
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憐青
塚地下昭君見亦羞

宋靖康秋汴京失守徽欽出降金人入城大肆剽掠驅
迫后妃太子諸王北行渡河至倉安畨官有澤利者
中途設牛酒對酌澤利命朱后唱歌勸酒后辭不能
利怒將毆之后不得已咽涕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
裳長近天威兮侍昭陽今委靡兮流落異鄉嗟紅顏
兮命薄如常利曰可更歌后復曰昔居天上兮珠宮
瓊闕今寓草野兮孤巢兎穴屈身辱志兮恥何可雪
不斬樓蘭兮恨何可滅利醉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
后怒罵之泣曰願汝速殺我死且不恨即投庭井左
右救止迎遞北行備極難險得達燕京朝見金主行
藩臣禮出居驛舍二帝悲不自勝后泣曰陛下居大
位柰何不死社稷偷生至此其何能堪是夕后自縊
年二十歲衣帶中有詩云玉筋雙垂恨不禁豈隨時



俗共浮沉偷生爭柰失身醜含死能全忠国心月隨
花飛胡地杳珠沉璧碎楚江深一函艷骨埋沙漠青
塚巍峨照古今

宋靖康秋元伯顏統兵杭州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
康夫人朱氏并小姬整衣焚香自縊死其朱夫人衣
帶中有古詩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
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
宋祿羞為北臣大難既至刧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
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為不軌知城中子女
無如趙氏女美致帛千端金千斤聘為妻且曰女若
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
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終不能執兵討叛柰
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
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通以往女登輿自
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
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賊所魚肉也自
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伏節死



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
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
表之節人所難能號為男子者寧無愧乎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閎中女也嫁郡士張綁建
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
恐溺與隣皆往語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為亂兵所掠
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
難而乘時為盜我恨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為汝
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刀刺殺投之江中嗚呼

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
手則蠅營狗偷苟乞一旦之命徐氏恥然一婦乃能
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壯哉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
無故絶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
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
存焉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
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脱矣賊指求薌林愛妾妾聞



命無懼色自詣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
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
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遠妾忽語輿
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絶矣
賊相顧不發薌林亦悠然而去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户掠得一王氏
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户盡殺其舅姑與夫欲
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北行至嵊縣清風嶺婦乃
嚙指出血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抛兒

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行珠
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
二字苦哀哉寫畢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尤可讀
至治間官立廟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光為之記士
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獨楊廉夫詩云界馬馱奔百
里程清風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
漢水清廉夫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妾声中死
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又前
有人作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班〻剩〻上青苔當



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作
相同後其人竟以無嗣蓋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〻
如此而二詩寓意深求豈忠厚之道哉
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
害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至踵又元王伯顏至正九年
為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
斷白液於乳後以陰兵助州𢧐賊正德七年流賊陷
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頭無血白氣縷〻
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進之

死節時血無一點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
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如此之異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裂
帛題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失身
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沉弱質月
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
書畢即投江死
曹處女者錢塘人名雪字玉英年十三善琴十五攻翰
詞母沒力窮埜其母至今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處



女塚至正間錢塘喪亂處女閉戶不食數日餓死楊
廉夫吊之詩云曹處女白雪英毋惜白雪抱玉真珠
肇十三善瑤琴不作濮上声十五弄彤管不作苍草
情叮嚀媒與妁必嫁公與卿英〻馬上郎貂帽繡衣
裳官家捉處女即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粧貯
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
珠五十萬七寶八萬鎰黃羊尾如扇文鷄若鳳凰置
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
母莫之強志節如秋霜嗟〻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

母終毋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
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
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詞用激城中三嫁
婦
洪武初建安丘氏名鳳娘魏宗欽之妻宗欽父康給役
於倉以虧良法當刑宗欽欲詣官代父死丘氏勉之
使行且誓曰君能為孝子妾不能為節婦耶萬一不
諱妾亦隨君逝矣宗欽就獄歲餘當決遺書與父訣
父不忍觀火之丘氏意[illegible]必死遂更素衣避門痛哭



自縊而死後宗欽遇赦[illegible]而丘氏不可作矣
洪武初商淵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
而景濂又哀之以辭鳴〻乎白于天下淵也不死其
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所同也而於耻女子見之
方事之殷軍士所利者貨寶矣婦女矣一旦奄至于
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者逃則不脫止則汚
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吳履
之妻賈誠之妻俱死於溺姜氏之女童氏之婦張氏
之妻若女俱死于剡此余所知者一月之間死者數

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家聞習有
素也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習者猶曰富
人所貴重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忽
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初女方笄又從而死之
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天理在人心不可泯滅無
富貴貧賤一也
陳友諒陷太平守將花雲死之妻郜氏抱三歲兒謂家
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夫死吾不能獨生然不可使花
氏無後嬰兒在若等[illegible]育之聞雲就縛郜氏遂赴



水死有僕婦孫氏收[illegible]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擄
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
漁家鞠之偽漢軍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抱兒去夜
宿陶穴中天曙覓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捽孫氏及
兒投之江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
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声呼之逢老父
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至太祖行在孫氏抱兒泣
拜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
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蓋江中無常流

之木自古無冬實之蓮渚中非人居之所孫氏與兒
所負之木神木也所陷之蓮神蓮也所遇之老人神
人也夫花雲為國而死郜氏為夫而死是故天之所
與不忍使之無後而孫氏受主母之托流離顛躓
九死以全其孤是亦天之所與而不忍死之者也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
花者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來喪持服養姑送終
剪髮自誓守節不貳採訪使上其事有司以其年未
五十不合例宗實上以事處中方為合義守偏執
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自燬夫子于笄嫁之初又能剪
髮于茔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因當卓異支
志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是其言下郡邑旌
之
耀州張紞少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才赴京初授部
職建文時陞廣東布政　太宗登極詔回謂妻子曰
吾荷先帝之遇起自草野一旦至此今大事已去惟
一死可報國矣即於鍾山下名龍潭者沐浴大慟投
淵而死有妻一妾二男女四見張死節亦隨投之繼



以婢僕數人慟哭曰人而無義不死何為吾主公華
皆為國亡予等獨不為主公死乎悉把臂並投淵而
死噫千載而下寧無田橫者乎
永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宴文淵閣　太宗曰縉廣少
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以女妻之廣俯首曰
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廣越數月
果生貞女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釘盟縉子禎
亮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
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
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
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後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
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姑極孝事夫極謹姑徐氏多
病不離床席十餘年雖浣滌汙穢皆親為之且知書
史性柔懿側室子女視如已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
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其大有
愧於其女耶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姜
自工部主事考察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

姜倉卒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不得以刀傷姜妻竇氏哀救而免因執竇〻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客謂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苍塢鄉遇道旁井遂投而死賊退屍殯城南僧院事聞 訪旌曰貞烈致祠碑焉姜棄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〻歛竇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缘功次陞同知而性㒲不檢竇死兩月即屬媒娶



明年奪職嗚呼以妾之死節若彼以夫之負義若此烈哉竇氏萬古不朽矣姜也榮曾狗彘不若也

莆田鄭三娘許嫁生員吳世勳及笄其母兄見世勳家貧悔託二卿宦為其告悔三娘流涕示以一許不二之意既悔之後獨卧一樓不起時常託病不食間或強啜一粥尚冀母兄感悟後竟改議陳一鵬為婚本女憂憤成疾却藥絶食骨立而逝巡按聶公豐江奏㫌表其閭墓又為之立碑其詞云士人夫失道〻在婦人苹姿衣裾曾婦人女子之不若只一律吊之云未

親亡面為夫亡不比尋常女子行白髮尚難存晚節青春誰肯喪春光魂飛天上乾坤老名在人間草木長我淚莫將容易洒為他千古立綱常

廖貞女吉安羅文教公傳貞女名璧閩縣人父元熙與彭嶽素厚善許其女子配其子夢槐明年嶽死女為去容飾不御若心喪然年十八歸彭有期矣夢槐舟行溺死女聞訃哀憤即欲自經母防視弗獲乃請于祖母及母往視㳂撫屍慟哭声酸裂屍若為更生泫且出淚口鼻血迸流廖氏挽之還踊而呼父母既以



兒許人復何歸乎父母遂不忍復有言貞女舅嶽故江西人也娶于羅氏客閩復納薛氏夢槐與嶽卒後羅與薛時不相能貞女泣諫曰新婦所恃為命者二姑今二姑不一心如此新婦将何依耶言訖又慟哭二姑感動亦哭遂和好無間彭家落夢槐又無兄弟〻可恃聞者莫不心惻嘆嗟羅洪先曰嶽所娶即予從姑余姑產一子携入閩夭死歲時音問恒為之悲故聞貞女甚悉貞女於萬曆五年卒年五十六七年詔旌

林貞女柰姐其妹仁姐閩縣人參政林道舜女也貞女許嫁長樂中丞陳省子長源未歸有日矣長源死貞女欲奔其喪父母不可日夜號泣之志靡他其妹友愛姊〻不茹葷巳亦不茹葷姊病不能寢巳亦不敢寢積勞瘁先卒貞女益憤鬱嘔血數升而絶將死曰葬我必之長樂時萬曆五年六月也士大夫聞之姊貞而妹友即烈丈夫難之矣參政友人禮部尚書林燫哀其志為楚歌以弔



賢淑

柳下惠卒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嗚呼惜哉乃下世耶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嗟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

黔婁卒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曾子曰邪引其被矣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為相國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不戚〻貧賤不忻〻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季敬姜子死不哭謂其薄於賢者而厚於婦人也臧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以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至齊果被執二母因春秋之賢母哉又觀范滂死母亦不哭曰吾子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憾王經為司馬昭所收其母笑曰人誰不
死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李日月為朱泚將戰死母不
屈罵曰奚奴國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蜀王孟昶
亡國卒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
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死吾何用生為
不食數日而死之四人者賢不肖不同之四母若不
俱有敬姜之風耶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母輟戒
以多所平反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嚴延年之母嘗
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吾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遂去而延年果敗劉琨殺令狐盛母怒
曰汝不能駕馭豪傑而專除勝己禍將及我嚴武三
鎮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不從及死
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之四人亦賢不肖不同而
之四母者亦庶幾臧孫母之先見哉此皆古之女丈
夫也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人死於道者二子立
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不
能決乃言諸王王召其母問之母泣曰殺其少者王
問故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
將死時屬妾曰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
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子雖痛獨謂行何王高其義皆
赦不殺號曰義母

魯義姑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見一婦携一兒抱一
兒及軍至乃棄己子而抱兄之子軍問其故對曰子
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而私妾不為
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還軍
不伐魯々公聞之賜束帛號義姑



本朝陳義姑長樂人兄亡遺孤并盲母娣欲他適姑
留不從遂矢志不嫁事母送終撫孤婚娶年四十而
卒今陳稱望族姑之力也其裔陳復升立祠求詩文
以揚其德閩士人何洽詩頗賦其詳詩曰古者曾義
姑棄子存兄孤雖稱伏大義此身猶有夫今聞陳義
姑矢志撫兄孤劬勞四十載終身不適夫大義彼此
同奇行古今無堂上有盲親殷勤飼其餔孝弟萃此
心綱常賴以扶雖曰姪之姑一身當父母雖曰女之
流此心良丈夫綿々陳望族千祀凛廟謨皎々汗青

在萬古仰女模何日拜芳祠一奠此清酤
曾之義姑棄巳之子存兄之孤陳之義姑撫兄之孤
守巳之節卓哉二女可為難矣吾家九世毋薛氏年
已及笄父母淪亡二弟幼孤媒者議巳之婚辭之為
二弟娶定則巳行六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衆
而焚香告天驗巳所得之粧奩而明其不欺既適之
後教夫育子創業敀墳而家道興隆今倪氏衍百餘
丁科第綿遠皆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亦曰此
祖姑之義也既有以得兄弟之心又有以全夫婦之



倫其庶乎合於義之正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孤子伯
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
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
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
容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
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
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
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

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
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漢元帝嘗幸虎圈觀闘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扳檻欲
上殿宮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
獸出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
嘆倍敬重焉傅昭儀慚由是有隙元帝崩成帝即位
徙封馮婕妤所生子興為中山王婕妤為中山太后
傅昭儀所生子為定陶王昭儀為定陶太后成帝崩



無嗣立定陶王子欣是為哀帝人有誣告太后呪咀
上及傅太后太后因素怨即遣使案驗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旨責問馮太后無服辭
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馮太后還謂左右曰此
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由知之欲陷我死也乃飲藥自殺
趙飛燕譖班婕妤呪咀於成帝後入獄使祭獄神婕妤
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
詞辯深知感應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
者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意與婕妤類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極貴及長體
貌特異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
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
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
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毀壞之乃誡
先主曰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
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
者皆退時以甘后為神智婦人
唐張孟仁妻鄭妙安張仲義妻徐妙圓徐富而不驕鄭貧



而不諂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絲不入私房徐鄭二家有
所饋必納於姑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寧
則徐乳其子徐歸則鄭乳其子太平閒表其門為二難
此可為妯娌師法
陶侃居潯陽孝廉范逵過之遇宿時天寒大雪家貧
乏物待賓母湛氏聽其言語甚美密令留之即以髮
易酒殽令侃與之飲袖新薦草剉而喫其馬逵詢知
其誠嘆曰賢哉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遂薦侃為刺史
後侃監魚梁以甜鮓一甕遺母母心不喜封還其鮓書
以責之曰汝為官以官物遺我非為無益反以增吾憂矣
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惟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
室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氓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
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締且祖德如在儒風宛
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一
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
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
婦人不任事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言
訖淚下曰告以將改適於士族二女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



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伏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
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反兵抵項城縣令李品鷩惶欲逃
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竭力守城力不足死
焉職也品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今倉廩皆
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事其
必濟乃召吏胥百姓於庭諭之曰縣令民主也然歲
滿則去非若吏民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衆泣
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中賊者

與萬錢得數百人品率之登城楊氏乃親爨以食之
為流矢中品手品歆歸楊氏曰君不在誰與守與其
死於城戰不愈死於家乎品復裹傷以守有一人以
矢射中其帥墜馬即希烈婿也賊勢遂阻散去城得
保全楊氏力也刺史上功超品為太守嗚呼婦人孝
敬舅姑則賢矣守誠保民忠誠勇烈雖男子有所不
能彼何人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以之
戴石屛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作歸計妻問故告以曾娶

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
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
句道傍楊柳依依千條萬縷拆不住一分愁緒捉月
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盃酒
澆奴墳土既別遂赴水死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憲無
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致肴酒殷勤焉公
於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尒
尒弗我忘秖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
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養贍頤執事終身為尼以報
主恩公遂復留之它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
資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玠嘗有詩曰感之以誠感
必深應之以真真必摠真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
碧瀾詞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尚
愛燕玉暖況是當時真貴人春衣典盡春寒悄二妾
朱顏正姝好忍將羅帶折同心懊恨浮生頭白早珠
鈿翠鬟幸僅存此時猶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
揮手不用晉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有

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專天天
得知忍着主衣還事誰遂携衾襟與俱來後君死者
當為尼碧瀾堂下雙溪水使客往來豈知此不顧新
懽戀舊恩千萬人中兩人耳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
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
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
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弟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

皆成立長曰栩字昇輔次曰翊字景雲栩之子棋頭
翊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科孝友姻睦之報如此
程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
宦家女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夫曰觀君之才貌
非久在人下者何不為去計而尊心於此乎夫疑其
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
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
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隻程
一履泣而別曰期即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



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追元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
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曾
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甫家云
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績紡
達旦毅然不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
成布匹償元鬻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
見居城南菴中所遣人既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
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
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兩拜曰主母也尼曰鞋

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
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曾娶終不出使旋報程乃檄
興元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軍輿至陝
西地方重為夫婦焉
元至正初崔英授永嘉尉攜妻黃氏赴任至蘇州圖山
舟人見金銀飲器是夜殺僕沉英水中席捲所有告
黃曰不汝死我次子未娶今往杭州歸則成親遂呼
為新婦月餘黃氏乘夜登岸投尼姑院尼問來故黃
曰妾永嘉尉小妻逃生至此尼曰命蹇則在此出家



受苦黃曰願從所命遂落髮立名慧圓每拜觀音像
訴心曲忽一人到院說操舟如意捨畫芙蓉一幅尼
張屏上黃認之情感於心不能自已乃題臨江仙一
詞云少日風流張敞筆等閑掃素寫雲烟芙蓉畫出
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冤粉繪凄涼餘幻質
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
結再生緣時退居御史高公納麟愛畫郭慶春求屏
獻之忽一人賣草書公問姓名對曰崔英字俊臣真
州人赴官永嘉舟人沉英妻僕不顧幸得登岸告平

江路聽候一年賣字度日公曰無祟且留吾家見畫
芙蓉因垂淚公怪問英對曰此舟中失物詞乃妻黃
氏作也公曰吾當為捕盜遂問慶春答曰買自尼院尼
稱顧舟人拾尼姑慧圓題公即令人到尼院謂尼曰
夫人喜誦經請慧圓作伴慧圓至與夫人同寢處詳
問家世實為英妻勸之養髮但不與英言黃亦不知
夫在公家半年公告溥化御史捕之勅牒尚在黃氏
逆無下落溥化以贓給還英辭赴任公曰待作媒英
曰糟糠之妻久同貧賤不幸流落存亡未卜別娶非



願公曰足下高誼如此但容奉餞明日開宴名士畢
集公告衆曰老夫今日為崔尉了今生緣遂呼慧圓
出則英妻也夫婦相抱而哭滿座為之掩淚才士陸
士暘作芙蓉歌曰畫芙蓉妾忍題屛風屛間血淚如
苍紅敗葉枯稍兩蕭索斷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波
隔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飄泊殘骸向誰托泉下遊
魂竟不歸圖中艷姿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復秋
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憫
慈憫憐群品逝鬼頎提撕𣪠娶頎將引芙蓉顏色嬌

夫婿手親描花萎因折蔕蘇死為傷苗蓋乾心尚苦
根巧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翃豈期甲帳遇文蕭芙
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
莫相損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夫
婦真可憐明日赴任公贈奴婢二人及任滿重過吳
門公卒矣夫婦號慟建水陸三晝夜以報之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
鏡自圖其形并詩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
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



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得詩遂歸
潼州王藻不知何時人為府獄吏每日暮歸必持金錢
與妻多至數十貫妻疑其鬻獄所得嘗遣婢往餽食
藻歸妻迎問曰適饌猪蹄甚美故悉送十三臠能盡
食否藻曰止得十臠耳怒曰此必婢竊食或與他人
不可不拘藻喚一拘縛婢訊掠不勝痛引伏遂杖逐
之妻始言曰君為推司久日日持錢歸我因疑煆煉
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安有是哉自今以往愼勿以一
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戾藻瞿然大悟汗流浹

背取筆題壁曰枷栲追求只為金轉增寃債幾何深
從今不顧顱刀筆放下歸未遊翠林即蘗所有散施
辭役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洪武中莆田婦人汪氏能文夫為庠生將赴秋闈少年
兩美歆行未行慕戀難離汪氏作詩勉之曰自古男
兒志四方出門何必淚雙行聖朝天子文章貴夙世
夫妻日月長衾煖不如桃浪煖衣香難比桂花香願
君早赴鰲頭選衣錦榮歸拜綵堂至臨岐送餞拭淚
分飛之際汪氏口占四大義江頭水相思嶺上雲雲



水常相見何時得見君此二十字好事者刻石於相
思嶺
建文中鐵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文皇靖難師至其
城攻之不下及文皇正大統擒殺之家屬發教坊司
鉉有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及問官至二女献以詩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
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
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

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筯辭官
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休學倚
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姚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
豈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曰和尚慈悲當如
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
貧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
之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
拜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户



内不復再見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illegible]
曰良人的〻有奇才何事年〻被放回如今妾面羞
君面君若來時乘夜來羔得詩不回尋復至京[illegible]
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〻匆〻佳氣
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君
子以正矣
題戍婦詩云嗚咽秦關隴水流征人何得不生愁孤燈
絡緯重門夜雙杵梧桐小院秋錦字題書封更懶金

錢問卜語還羞裁衣欲寄無人便翔鴈啼霜又過樓
吳人蔡羽貧女詩云螺黛無緣枉自工塵埃羞對半輪
銅蕭條翡翠屏風冷零落桃花扇意空夢裏傷春三
月錦月中啼袖十年紅却憐寂寞空墻内猶自含嚬
護守宮
秦鎗王武貧女詩云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
傷誰受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俗儉梳粧故將十手誇
纖巧不把双眉鬪畫長每恨年年壓針線為他人作
嫁衣裳



男女之中寂可憐者無如婢妾一松李詩云梅香苦梅
香之苦憑誰訴赤脚蓬頭年復年青春漸漸忙中過
汲水昏隨虎隊行拾薪曉踏鷄声破屡歲無更身上
衣採桑空望蚕絲吐剪燭成灰恨怎消見花血淚盈盈
墮飲食烹調戒弗嘗不請食性頻遭怒夜倦欲眠不
浮眠事冗日常半飢餓勤家未必主翁怜淡粧亦被
嬌娘妬纖毫有犯罪莫逃毒手老拳不知數羅幃内
外冷煖分咫尺風光相辜負殘燈明滅更漏長破絮
無温单地臥開眼他鄉無六親自泣自悲憂滿肚至

哉言也

附妓婢貞烈賢淑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崇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illegible]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妾婦有情[illegible]能以死自見如此世有身為奇男子而死生之際不能以義自裁者其愧於妾婦哉然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此又不可不知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詞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皆王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以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才人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声河滿子氣亟立殞令醫候之曰脉尚温而腸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候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祐為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二十年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舊才人



唐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先本娼妓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居青聞其歌者喉音嘹喨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後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為記曲娘子尋陞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曰妾本風塵女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矣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即贈為昭儀命厚瘞之

唐天寶中鄭畋為常州刺史使其子鄭平字元和至長安應舉遊曲江池至鳴珂巷見一女姿色絕代元和停驂詐墜馬鞭三次俟從者取之與女四目睇視情甚相慕其友樂道德曰此妓女也姓李名娃字亞仙次日再往叩門侍兒馳入大呼曰前遺策郎來也娃喜出見情洽如識即以資財盡輸其家經年費盡李媽詃金蟬脫殼計去之遂飄泊無所依娃朝夕思鄭不能一見深恨其母計毒適元和父自常州入覲見其所為大驚命僕執而棰之至死棄屍郭外久而復甦乞食於市娃見之相抱而泣乎入與之飲食李媽

怨急驅逐出娃曰此良家子向在我家資財蕩盡復
設計去之今狼狽至此不仁甚矣請盡室所有以奉
毋𩔗贖妾身與生共處李媽知其志堅情切乃從其
請娃即貨首飾收買書籍令生溫習舊業晨昏不輟
次年登第授四川成都府叅軍娃大喜具酒食迎生
曰今日遂願妾不相負矣元和携之赴任適其父拜
成都府尹元和聞之大喜乃趨謁拜具陳亜仙本末
父命倫禮聘之擇吉迎入府中完親父喜謝之曰非
汝賢德此子不能成人矣元和後仕至禮部尚書妻



封汧國夫人生二子夫妻偕老而終焉瞿宗吉詩曰
故人一别負佳期受盡飢寒揔不知須念往年行樂
處寳鞭三墜曲江池
唐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與徽相
從累月敬中使還徽以不得相從為恨誓不他適因
而成疾後會敬中友白知退乃對鏡寫真寄之謂知
退曰為妾達敬中妾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為郎死感
恨而卒瞿宗吉詩曰冊青貌得鏡中人身外如今更
有身精魄已隨描畫去誰知流輩秉堅貞

唐武后載初中丞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
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
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還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
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
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
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
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閤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
看富貴豪雄非分理驕奢勢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終
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别在高樓一旦紅顔



為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
唐韋皐少時遊江夏館於姜賓宅姜有小青衣名玉簫
常令侍韋彼年長相與頗有情韋去與之約曰後七
年再来遺以玉指環并詩云黄雀啣来已數春别時
留觧贈佳人長江不斷魚書至為遣相思入夢頻韋
逾八年不至玉簫持環感泣悲恨絕食而死
張建封僕射節制武寧日舞妓盼盼有殊色納之於燕
子樓公薨盼盼守志誓不他適白樂天贈詩云黄金
不惜買娥眉買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

朝自去不相隨盻〻見詩注曰舍人責我不能以死
殉也感恨而卒瞿宗吉詩云亞父塚前秋草合虞姬
墳上暮雲愁如何一片彭城月只照張家燕子樓薩
天錫過彭城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
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宋寇準燕集有能歌者贈之束綾意尚未足準妾蒨桃
不悅作詩呈之云一曲清江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抛梭織淂成又云風動衣单
手屡何幽窓軋〻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
姬一曲歌準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
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宋時朝雲者姓王氏唐名妓也蘇東坡官錢塘絕愛幸
之納為常侍及東坡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
依嶺外東坡甚憐之未幾朝雲病且死葬之惠州栖
禪寺松林中東坡作詠梅西江月詩寓意以悼之云
玉骨那愁瘴霧氷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
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
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宋劉婆惜江右娼也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
多重之一日因亂之廣海居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
字子仁為郡守官清廉文章政事剔歷臺省未免躭
於花酒公餘與士夫酬歌賦詩劉慕其名往謁之全
曰何為劉曰妾欲之廣海久聞清譽得一見而逝死
無憾矣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帽上簪青
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〻子兒枝上結
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劉歛衽進曰能容妾一辭乎
全曰可即應声曰青〻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
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别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捨棄全
大稱賞寵愛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亦死
焉

宋楊娼長安人態度甚都名冠籍中嶺南帥甲貴與之
狎情相得妻悍莫之措意乃賂娼出籍挈之南海館
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雅有恵性事帥尤謹
閲歲帥淂病且不能起思一見之而憚其妻素與監
軍使厚欲使給其妻以娼作監軍婢奉侍煎調妻信
之計未行而事洩帥大恐乃遣其寶亟命僕榜輕舸

而衛之比歸帥之情益振不踰旬物故而娼之行適
及洪矣訃至乃盡返其賂設位 而哭曰將軍由我而
死我安用生即撤奠而死
長沙有一義娼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
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鈎黨南遷道經長沙訪潭土
風俗或言此娼遂往焉及見姿容瀟洒見几上文皆
已平日所作詰其故乃知素慕顧戲曰悅其詞豈若
親見娼歎曰嗟夫使得見之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
少游乃道其由娼大驚駭再拜毋子極其款愛留數



日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
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惟誓潔身以
報他日北歸幸一顧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
少游竟死於藤此娼約後因閉門謝客誓不以此身
負少游也一日晝寢驚泣曰吾與學士別後未嘗見
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使人覘之數日
得報果然乃謂媪曰吾以身許 秦學士今不可以死
故背之遂衰服以赴入門臨其喪拊棺繞之三匝舉
声一慟而絶左右驚救已死〻矣湖南傳之以為奇事

李次山徒既為作傳又系贊曰娼慕少游之才而卒
賤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娼
矣世之言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 今士之潔其身以
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此娼者幾人哉復書長
短句于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娉〻隔秋渚門
前冠蓋審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 風流學士淮海英
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〻過湖南 領未見誰知心已
赴 舉首郴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
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獨弔



長沙傳天涯流落行路難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
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鐙珍明燭燒膏
為延佇清歌宛轉遶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
帳芙蓉褥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深疲承燕娛玉笋
清晨奉巾屨〻〻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
說恩情有重來何期一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
夢君來別如生平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
徵萬里海風掀雪浪魂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
不知向來宿約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恨

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班笋盈江隅
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見試作義娼
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宋桂英山東名妓也與王魁情厚誓不他適凡魁服食
皆取於英魁赴科英為之祖餞仍贈以詩云靈沼鳴
禽皆有匹名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皆有此何事
風流言別離魁登第英以書賀之兼有詩云人來報
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
不肯後鮫螭海中空却雲鰲窟月裡都無仙桂枝漢



殿獨成司馬賦晉廷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疾
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卿相盡行
遲烟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夫貴妻榮千
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戲作一絕云上都流洗逐
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憂悶裡須教張敞
畫新眉又聞瓊林宴寄一絕云上國笙歌錦繡鄉仙
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憔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
魁得詩意變竟不荅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
聞之乃自縊死後魁忽白晝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疾卒

元朝朵那杭城東偰兀氏之女僕也年十九勤敏謹愿
主卒郡官所朵那奉主婦日謹亦委以心腹至正壬
辰寇陷杭刼官民府庫至偰兀氏家不得物乃縛主
婦柱下拔刀砍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朵那獨以身覆
主婦請代死且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
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
軍不吝解主婦縛朵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至
堂上寇爭奪之又欲犯朵那身乃持刀欲自刎曰我
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之



而去朵那泣拜主婦曰棄金貨全主母命權也妾受
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
時人莫不稱曰義烈云

兀术殺卒而娶其妻术有七首極利卧則枕之卒妻取
將刺之术驚問故卒妻曰吾欲報夫仇耳术默然遣
去夫卒妻為夫報仇烈丈夫之所難者兀术以歎心
貪色能不殺而遣之其庶乎有容哉

元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富戶濮樂以鈔千錠娶為
妾一日桂花盛開置酒歡賞佛奴奉觴濮有感于心

潛然墮淚佛奴問故濮曰吾老矣不久於人世汝宜善事後人佛奴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及濮死乃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行潔白以終其身

灞洲娼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繫我獨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哥自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間酒行歌息目不流眄與之酒不飲州判官嘗竹哥徑還誓



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卧内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否則血汚吾刃矣慚怒以田明日知州聞之歎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以禮聘之娶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賊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賊并殺之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婦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此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二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姐之於張逞者真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娼也石九山萬户納置别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姑以辱身終日閉閤誦經而已年七十餘萬户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五巧兒京師旦色也陳雲橋同知與之狎携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



鼠竊狗偷妾決不為此態乃遣妁媒備財禮聘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大夫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南京妓文劉引靜幼為一商所眷商死劉為持服歲時脩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刘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

死即削髮為尼屠賓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富貴之地而溷褻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皆善豈不信哉

天順間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提兵救駕者殺之天乎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楊曰汝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於我反累汝



也娼曰我已辦之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既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紐棲於項顧楊氏家人曰去瘞之即自縊於旁噫予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乎人主故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難也書之俟其知事之悉者補傳 後見客座新聞載此娼名高二附記之

烈女王氏本山東良家子父母因貧不能自存甫八歲誤屬與淮安娼家年稍長自知處身非地欲去無由每戚戚不自安娼家欲令笄不從後以溫言美利誘之女皆峻拒一日逼之使御上客女涕泣對客言曰妾本良家女因父母貧故至此吾久不死者思欲一見吾父母以永訣今不及矣豈忍以身為娼優事耶遂引刀自刎客驚救不及儕人以其事聞于官因罪娼家更令厚殮之葬于淮安之五壩上事在嘉靖初年後主事吳某差至淮上一夕夢女盛裝從外入拜自堂下號泣不輟某驚問為誰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因具道所以且言家居五壩上離去鄉土已廿年父



母親戚邈不相聞妾之貞心未暴于世願君表之言既復涕泣滛下吳為之改容許焉既覺明日詢諸左右因至壩上求之果得烈女墓於荊榛中為之咨嗟久之遂令脩葺封識乃延問父老覈實其事同代巡御史張某會疏奏 聞上命建祠錫命服令郡邑歲時祀之嗟乎死生大事也節義美行也臨事而能自裁決惟學士大夫能之何則彼日稱說仁義則法先王又六籍以淑其裏文史以博其見父兄師友以迪其行其所成立宜爾也然間有之世亦僅僅一二見也

王氏女八歲賜與娼家日所見習者何事乃能不移其廉耻潔烈之稟豈禮義之良得諸天者厚所謂不磷不緇者耶發馨香於汚穢眞閨閫之秀出者矣聞上之憂盖芳魂靈魄憑附於風雲日月以為神而非與汨汨無有者相朽腐也

吳国倫曰予里中莊八兒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埊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婁絕復甦久之為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



死拒有傭耕少年悅求為婿舅姑許聘八兒自度不能抗至期先日與其姒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又與姒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盖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姑以為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為汚而毋死若飴玆不凛凛女丈夫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以汚泥信矣信矣

知足

天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將滅必霎明而後滅花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

江濶無風浪自生可以醒營家無厭者之夢隨他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之藥未多去多枉受奔波未少去少省些煩惱可以為困乏無求者之慰

鷗峰子曰余觀於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



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之生張吾人何若是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又曰白龜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十二鑽灼而不能避刳腸之患烏鰂過漁舟吐墨令墨以混其身魚人見墨網之余於是知小智不足以保其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其所蹈者幾希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溫飽

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為溫一也甘味盛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飢其為飽一也溫飽之餘何必美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箠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曷嘗見其厭足為子計又為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膳失期會疲亦不能酣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沉湎乃致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必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履豢養不耐風霜稍有感觸雖良藥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損人致



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盗賊刑禍戮辱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氷山亦險菹醢烹戮載在史冊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諛富貴惑之尤甚者也

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足十日用五十則足二十日苟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可不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或亦愈長矣

戰國時顏斶齊人安貧樂道嘗言有處窮方其藥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

陳平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多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乃逃去為人灌園

漢嚴遵字君平賣卜城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繆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

殺我身竟不仕郭彖云劉先生者居衡紫蓋峰下閙之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数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門有門不掩既歸就寝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閉以備盜数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既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為子累矣使君平而從冲之勸其為累不有大於得袍者乎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户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户寂不聞歌声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盖萬錢之為累已如此世人幾賢於鬻餅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為劉先生者幾人市閭尚有君平否乎冲家夜半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固宜勞於鬻餅者矣益貨損神生名殺身真有道之言哉彼役役於名利之塲者可以悟矣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晉陶荅子為大夫三年名譽不聞家富三倍妻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昌是謂禍殃昔令尹子文家貧而國富福結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而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其毛而成文章也豕不擇食故肥而死今君背此不無後患乎陶不聽後果被誅

大凡人遭困悒失意時當反顧回思不然便齟齬不堪矣唐王叡作解昭君怨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尤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秖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黃庭堅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外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盖障市声喧憒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之又可不堪其憂耶黃公之言可謂達矣又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

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顧君莫殺毛延壽晉
畫商喦夢東賢
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孝文即位承祖坐贓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



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姨貧敝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楊氏乃非幸免者矣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墅姨生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覲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輕簡公因啟姨曰某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赴其意姨曰相自貴爾姨只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

主公大慙而退
柳玭曰王相國涯字廣津唐文宗朝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方可得之王曰七十萬錢我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敢復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餗相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朂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



酒出飲之食頃而斃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是果符王涯之言矣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也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墻廡之間而不知又豈能保其富貴哉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熊氏曰奇巧之物不可貪一戒也恩權之盛不可恃二戒也溺愛狗私不能正家三戒也失幾漏言致殺其身四戒也不親正人嬖幸權近

威福恣行禍機發而不知察五戒也

白樂天絶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為身後之悔

吉茬有詠南國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各逐興亡在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冷落日青山吊謝公事竟伯圖何物在石麒麟沒卧秋風

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



餓無如某者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金文正欲為打千本使君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其碑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宋常州宜興縣黃土村蘇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東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矣余以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羔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户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此無他其天者全也

李元衡儉説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殁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又以書促歸跨

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官爵
錐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淵才喜見鬚
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橐乃李廷
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
巨編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辭不受義
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
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居廣宇非
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
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
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
不羨千鍾粟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
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
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
辭耳決非文公口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謂為余言
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
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

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
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
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
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
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未棄人間事吾道付滄
洲此詞乃文公所作然特敷衍檃括李杜之詩耳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
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



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
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溼
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
天涯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
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
來潤未必枯髏就此埋又一僧云殘年節禮送紛紛
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堦下雪始終不見草鞋
痕余謂士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

京還家之累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
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
尹忘其名不携家惟髮簏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
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撑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
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絶宦寺悉無所畏余
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貫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
六百貫耶余因竊嘆士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説四休笑曰麤羹淡飯飽



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
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
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葱客
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戒貪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
者殺身飽黍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
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之晩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
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
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黄金用盡教
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談此二詩使人凄然
困學紀聞云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



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
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
我無憤疾如獸自犇
富人因求官傾貲汚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
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戒其貪心而安分守節
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繼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年
近衰老儘宜省事樂閑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
無錢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盖貪欲二

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
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頻
隳之兆堆金積玉未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日
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一百斛
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眉不開孔丘盗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田字詞昔日因田成富足今日因田累出頭田居心上
思何極田在腳中憲不休田土相連充里長田出頭
來不自由田腳伸時當甲首田廣差多疊疊愁



人心難足云終日奔波只為饑方敎食足又思衣衣食
若還多充足洞房衾冷便思妻娶得妻來鴛被煖柰
何送老恐無兒有妻有子又〻樂終日思量屋舍低
起得高樓并大廈又無官職受人欺縣丞主簿皆嫌
小欲去朝中掛紫衣人心似海何時滿柰被閻王下
帖追此言雖俚觸類推之天下莫不皆然真可慨矣
子思居於衛〻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
之曰鰥魚〻之難得者也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
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

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
貪以死祿矣嗟呼獨貪祿足以死人哉貪名死名貪
功死功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智死智貪直死直貪
悻死悻貪佞死佞貪暴死暴貪樂死樂貪奢死奢貪
傲死傲貪惰死惰貪鬪死鬪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
貨死貨無所不貪無所不死主父偃之喝烹貪名也
武安君之卒於杜郵貪功也趙高之夷族貪權也令
尹子南之陳尸於朝貪賄也晁錯之斬於東市貪智
也國武子之見殺貪直也先軫之刑於不顧而唾貪悻



也太宰嚭之為戮貪佞也商君之車裂貪暴也王子
頹之見殺貪樂也伯有之不祀貪奢也郤犨之先亡
貪傲也原叔之有大咎貪惰也南宮萬之衆庠貪鬪
也孔寧儀行父之見及貪色也公子側之以酎戕身
貪酒也子玉之以瓊弁兆殃貪貨也貪之為禍可勝
言哉石碏子曰貪者其殺身之阱乎是故志士仁人
見利而常顧其害將進而豫思其退未得而先憂其
喪如臨深淵如集孤木如飲鴆毒介子推之登山而
遯恐死於名也范蠡之扁舟五湖恐死於功也張安

世之不受私謁恐死於權也子產之諫重幣恐死於賄也漢陰丈人之息機恐死於智也劉文饒之口不言人過恐死於直也趙文子之為嘗退然吶然恐死於悻也展禽寧三黜而不枉道恐死於佞也黃次功之寬和恐死於暴也勾踐懸胆而嘗恐死於樂也子展儉而壹恐死於奢也伯玉夜行避闕恐死於傲也成回恭敬而不怠恐死於惰也相如避匿恐死於鬪也晏子郤傷槐之女恐死於色也晏王之諫儀狄恐死於酒也司城子罕之辭玉恐死於貨也君子之為慮遠矣



漢淳于衍性貪婪霍光妻遺以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綠綾百端又與走珠一琲錢百萬黃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不足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耶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晉桓溫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後以逆終皆此類也

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高積谷為二十年儲乃言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三十萬銀九十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其愚如此安得不冐干天常耶畢竟為貪所使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〻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〻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藏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收者之所詰傍觀者醒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順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戒以至今日母都無戚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耶

王戎田園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筭計而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梁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武帝見之計錢已億餘萬帝少子綏作錢愚論以譏
之和嶠富擬王者而貪得無厭人謂之錢癖唐李崟
善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闕口田疇彌望人謂之
地癖馬援曰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
梁魚弘襄陽人性好賄為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
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
人庶盡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時
陳武帝時范雲為經筵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
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



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瘥甚易只恐二年後不復起
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
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
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老子曰
身與名孰重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
耳籍曰所見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
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甘心促壽皮之不存毛將
安用惑之甚哉
咸陽王禧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人

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悞金床玉几不能
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
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
泣
魏李崇陳留人崇性好財賂販肆聚歛時孝明太后幸
左藏庫從者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崇與章武
王融所負皆重多顛仆於地崇為傷腰融至損足時
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脚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齊殷仲文遷東陽太守性貪縱多納賄家累千金常若



不及桓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珍寶玩好悉藏地
中皆變為土一日照鏡不見其面未踰時與弟皆伏
誅
宋孝武初謝朏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清
湙所少朏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僉載唐
益州新昌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顆
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
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數月長成令便與我
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

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吾未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天禧間有盜三人共發一墳墳中金寶充塞共收斂入囊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其人于崖下而二人分之一人買飯潛置毒於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藥毒發亦死噫若三人均分共物皆得享富矣奸險之賊互相圖害皆致凶死盜財不得分



毫固是分定然畢竟貪之爲害可不戒哉

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叔謀性貪婪多受賄爲不法事帝知之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曰叔謀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帝令搜叔謀囊橐中得淮陽民所獻金又得晉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印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實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怒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命腰斬于河側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因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侈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設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唐常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倅



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厨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厨

張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溫庭筠曰好對蜜陀僧

楊九畧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倡亂殺之剖其

腹實以金銀曰使貪腹飽飫

李德裕性貪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觀有醒酒石尤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後經黃巢之乱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校殺可謂四痴矣山石為祟如此哉

五代時萇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



之而不可得乃遣一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敬如賓卒嘆曰吾公欲得帶而害斯人我不忍因躍足告之使其速以帶獻復踰垣而去不知所之此與晉鉏麑刺趙盾事相似

五代時袁象先鎮宣武十餘年厚歛其民得錢數百萬邸舍數千間至廢帝時其子袁正献錢五萬緡任刺史亦歛厚積財至盈室室中有声如牛鳴人以為妖勸其散以禳之象先荅曰物之有声求其同類耳聞者笑之未幾父子伏誅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矣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云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尔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八十否瞽者更向上曰至九十否又笑曰更向上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有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



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秖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凟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碁其家亦贍重霸召之對局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候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只下一二盤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謂鄧生曰太守貪財好賂本不為碁何不献賂而求退

乎鄧生不得已如其言乃獻白金三錠姑獲免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燃蠟閉目云
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
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
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
貪歡未許暫停盃此先達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
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蚕稠怕葉稀
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同意然彼方自

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王黼為人極好利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
三楹又重貫敗籍其家得理中剩凡幾千斤又賈似
道既誅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謂此物不可久留
難載帳冊遂輦棄湖中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声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
於南湖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
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

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
郁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
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
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
香起捲簾如前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
衣紫〻花則衣鵝黃〻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
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而散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
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

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
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
后曰爾爹〻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閤亦然上因后起
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〻富貴
東陽陳同父嘗與客言有一士人鄰于富家貧而屢空
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詰焉富翁告曰致富
不易也子歸齋三日後予當告子士人如言復謁乃
命侍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
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

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輙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嘗成何等人耶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柰何殺之徙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黠化之術也



漢祖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間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十斤次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入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不過白金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數千數萬尚常告乏且如劉瑾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萬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簠簋車輅以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鈒裹所費不一此箇尚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刧帝西還賫珠百餘斛恐今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來亦未之聞此則非金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何獨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即有群臣之賜宜其国乏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



下一統稅賦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羸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粮平凉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有財帛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国者宜思何以啓沃

嘗觀王閣老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天下所徵各項銀兩每年共計二百四十三萬京師各省所用之数共二百萬兩有餘似尚多矣又記正德以來各王府官諸文武官生吏等銀米數千萬石而天下所入之糧止二千六百六十八萬石夫出止言數千萬石似一時難於打筭觀總曰出多入少故王府邊軍等俱缺糧餉其乏可知矣及見嘉靖初霍渭厓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一府論之祿米增數十倍子孫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遂代增之較洪武間增十萬餘員矣地不改闢而米入有定数此供億所以日乏君二公憂國一紀於書一見於疏計今視昔八十年餘朝廷土木之興幾次矣南北夷虜之擾幾年矣王府之增軍需之費又不知幾何矣事變日出雖有如二公之心者而亦難於為謀也可不慮哉



嘗聞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至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萬斤矣後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為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何故用蠟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財者国之命脉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早弱国雖有入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劉瑾初横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監王岳等外助有国老劉健等事理可謂至周密矣且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上允會天晚期明旦發柰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遂號訴岳等交通害我明日奴不能見天顏矣須今夜



拿岳等上不得已頷之瑾遂傳旨捕岳等自此司禮兩廠盡屬八黨令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厘之間憤憤以罪西涯涯之罪不能逃矣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已乘逆鐇之際命永討之意鐇勢方熾討必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鐇就擒永初出師奉勅由馳道上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帰必復由正陽門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甚洽永因隙瑾反狀上曰瑾反欵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

慶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
疲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閤門瑾以直
宿閤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
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廠又明日
捕瑾黨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鞫瑾頩左右廷臣曰
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及諸公宜皆知之衆惶
汗斂避惟附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
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其叛逆
正德五年抄沒劉瑾家財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



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金銀湯盥
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金牌
三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
帶四千一百六十束御鑾帶二束以上共金壹千三
百五十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兩
籍沒朱寧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
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櫃金銀

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盤
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條環四箱珍珠
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
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
十三扛蘇木七十扛楜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
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
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
銅鐵獅子四日車銅盆百五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
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雜銅器五十扛抄



江彬家財貨帛尚不及朱
正德中抄沒權姦貨財惟劉朱錢三人畧見於記載
共視唐元載楜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何如也聞前王
振書吉祥之籍多況合羣姦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
逆黨宸濠臧賢畢真盧明秦用等之籍沒其數又當
何如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匱每匱一千五百
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
箱金銀湯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財物

使移之以賑民則可以得民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
倍軍之氣而乃藏于權幸之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
空虛如之何其可也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　本朝宣德無也正統間王振天
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刘瑾
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蓋　英廟幼冲即已擅柄第
為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
搔動此固国家之大数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
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



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
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致人之死尚寡焉
劉瑾則又假公行私查錢糧完勘合動輒抄挐而又
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
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罷
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即下
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
餘又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
死曹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王
晉溪坐奸黨乱政皆論死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
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做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
一連三箇
夏桂洲言嚴介溪嵩方柄用時互相傾軋京師巷陌有
小詞云夏桂洲不知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又
云嚴介溪不知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来早與来
遲先後十餘年二人相繼覆敗一一符其言由是觀之
貪得無厭知足不辱率皆如此豈特居位者可以鑒
戒



嘉靖四十四年沒入嚴嵩家貲金及金器皿首飾共三
萬三千四十四兩五錢九分銀及銀器皿二百二萬
九百九十四兩六錢九分二厘玉玩器九百二十一
件金玉帶三百五十七條條環條鈎共三百七十八
件段絹紗羅各樣彩帛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疋而
田宅諸物及在京邸第先所籍沒者猶不與焉况聞
其時猶有大漏脫矣
正德中抄　錢寧劉瑾家財亦尚踰此顧彼倖臣宦

堅不足責也嵩受心膂之托父子貪欲無已如此卒至惡極事敗嵩身死一日方敢入棺父子妻妾死亡離散田屋園池悉為空虛切齒於當時取笑於後世可慨也已

嘉靖中南京守備太監劉鄕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饕其財無筭鄕有玉條環直價百緡士紿其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以笑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繫條環



嘉靖乙巳年巡按福建監察御史何維柏首論嚴相無陳時務四事內一事禁朋比以彰公道云臧叔達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臣稽閱載籍歷涉中外以迄于今貪墨之吏無時無之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昔也或始謹而終變今則即縱誅求之急昔也或餧已而畏人今則公恣谿壑之欲法度罔顧廉耻頓忘苞苴之行雖古不免然多在闇戚之流搢紳士夫猶恥為之今則為之而不恥矣昔也或伺於昏夜今則白日公行矣昔也或以十百今則動以千計矣遠近交利內外要結昔之貪也十一今之貪也十七昔之貪也無恥心而有惧心今之貪也不畏刑而且溪刑噫自何公所奏今又越四十餘年反視所謂十計十七者何如也其風俗之薄惡民用之奢侈又何如也懷廟廊之憂者不能不為之嘆息流涕云

七脩彙藁載伊義甥孫沈其弟兄二人為人煆銀以給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銀器迥異於昔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煆銀以掩人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携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希亮之事予醫姪素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為今亦棄世矣嗚呼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沒官而東坡遣謗多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世人易動於利每為詐者所愚因

而喪財今雖得財禍不旋踵則何益哉再具於此以見富貴者當知止足貧賤者當知安分燒金之事決不可為也 張永德希亮見僧梵門



## 怪異

聖賢誕生之異華胥神毋遇青龍繞身而生伏羲皇娥遇空桑神而生少昊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網而生虞舜脩巳見流星而生夏禹簡狄懷烏卵而生契夫都見白虹貫日而生殷湯姜源踐巨人跡而生后稷太姙夢長人而生文王顏徵在感蒼龍而生孔子劉媼夢赤龍而生漢高微子感牽牛星李白感長庚星

三餘雜纂又云吳越春秋不言禹流星貫昴但云鯀



娶有莘氏女名女嬉年壯未孳戲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人所感因而有孕剖脅而生高密高密即禹幼名然則女嬉或脩巳之異名也以類求之簡狄胸折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脅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之生出毋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毋腋下成化辛丑宿州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後名佛記見瑯琊漫抄

又鎖綴録載成化甲辰徐州一婦人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皮益瑩薄彌月兒從此產異

哉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每過徐詢知子毋無恙欽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旨予親見之盖不誣也

黃帝時東海中有流波山一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声如雷其光如日月名曰夔黃帝得之以皮為鼓擊之声聞五百里

春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殿前舒翅而跳齊王遣使問於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謡曰商羊起舞天将大雨今齊有之其應當有水災也已而果然

魯哀公穿井三月不及泉得一玉羊哀公懼問於孔子



子對曰此羵羊也乃土之怪聞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肝為土耳哀公殺羊其肝果土

漢武帝巡狩過河間有青紫天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下當有奇女乃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一女空室中姿色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数十人劈之不舒上自披即伸由是得寵幸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鈎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有娠十四月生一日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言終而卒既殯香聞十里因葬雲陵上上哀悼之疑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無尸惟衣履存焉上乃起通靈臺於甘泉

晉惠遠法師即遠公也居廬山興国寺嘗養一鵝隨遠公聽經及遠公入京鵝晝夜鳴噪不已弟子送至京及門逕入遠公房每講經即上堂伏聽若閑談則鳴翔而去如是者六年至義熈十三年遠公年八十四鵞忽悲鳴不入其室三旬而遠公卒

隋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無所見威以左右所污不以為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



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声如磬乃鏡声也無何而子首岐死後復有声而威敗後不知所在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歲形質聚少長約三尺餘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数日復至亦不知往之迹床頭有梛箱尺餘長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曰慎勿開此箱開我即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頼者一日恃酒而歸竟開此箱其中有一小鉄筬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唐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絶色士大皆欲訪覩狄梁公亦往焉妾遯遁不見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狄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是已

魏元忠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畜一婢有老猿為看火婢驚白忠〻曰猿閑我之僕為我執爨耳又嘗呼婢未應犬代呼之忠曰孝順犬也能代我勞又嘗獨坐有鼠拱於前忠曰汝輩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



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忠曰能徙吾於堂下乎羣女乃擡舁於堂下忠曰能徙吾於堂中乎羣女乃徙床至舊所忠曰能徙吾於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公寬厚長者豈可同常人戲之哉

孫恪遊洛中覩大第叩扉無應者有女子摘萱草吟云彼見是忘憂我見同萱草青山與白雲方長我懷抱青衣曰故袁長官女見求適人遂納為室治家甚嚴後生二子恪往南海為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袁氏欲至寺訪舊識既至若熟其道徑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造化幾人烟沉罔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声烟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老猿躍樹而去恪驚異詢僧〻方悟為沙彌時所養一猿開元中高力士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玉環乃胡人所施繫於猿頸者

天寶中蕭田赴咸陽會試道經山東渴甚見一女子汲水覓飲不與爰賦詩末句有零落桃花半井中女子



稟命于家之尊遂止蕭生宿約此行登第當即成婚蕭田至長安得第將求婚而漁陽鼙鼓動矣繼經喪亂是女被俘轉入郭令公幕中蕭田仍為令公記室一日開宴盛陳侍姬中一女乃向妾也蕭不覺泣下令公知其故得配合焉桃花零落之讖信哉

趙嘏赴試旅次投宿遇一女甚美因謁其父求婚父不許趙別後登第女思之成疾將死目已瞑趙赴任道經重叩其廬父泣告以女思君故即死矣趙吟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

去槐花依舊笑春風女聞詩復甦遂為夫婦可謂依
舊笑春風矣
李光弼母生鬚數十根長五寸　又元至正京師齊化
門東街一達達婦生鬚長尺餘宋宣和朱節妻生鬚
開元中明皇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因痁疾作晝夢一
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屨一足腰懸一屨搢一筠扇
盗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叱問之小鬼
奏曰臣乃虚耗也上曰未聞虚耗之名小鬼奏曰虚
者望空中盗人物如戲耗者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



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烏帽衣藍袍繫角帶着朝
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曰爾何
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
第羞歸故鄉觸殿堦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
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
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
若有覩立筆成圖上視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賜
以百金
富彥温少不羈落魄京師偶閒步過一宅望見樓上有
一女子靚妝靨服倚闌凝佇而歌彥温屢見之稍狎
乃踰垣而入見門戶四闔無人跡遂登其西樓但
見積塵滿几上有一幅紙字墨尚新題一詞曰禁鼓
初傳時下打虚過清風明月夜眠如魚目幾時乾心
似酒旗終日掛銀漢低垂星斗斜院宇空寥燈燭卸
西樓瀟灑有誰知獨自上來獨自下彥温出問其隣
皆云此屋多祟無人敢居將百餘年矣彥温愛其詞
調乃名之曰倚西樓云
孔道輔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



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由是知名
宋邵康節適與客談有廢鼓自室中出環堦往來不已
衆咸驚異康節曰此鼓久廢不擊特來此尋槌耳非
怪也命僕以槌付之鼓自碎裂於庭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女子多髮若畫圖
所見毛女詰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
後以太師魯国公致仕居京師盛暑時在相国寺資

聖閣下納凉見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送
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視之乃大書東明二字
蔡不曉所謂未幾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瘞焉呂
辨者蔡門客也蔡羅珠纇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
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達古今知時事必至於斯
乎曰其非不知也意老身可以幸免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長數尺琮命烹之腹
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琮令索衡山縣申文書看
其篆分明乃召衡山令使携印來及到閱之果新鑄



也琮屏人詰之邑宰伏罪曰為人竊去潛命匠為之
今唯俟死命琮憫之為秘其事碎其新印令賫舊印
田
撫州晏文正處太學時出市遇驟雨忽一人擎黃傘覆
之曰送官人回學晏恐犯法欲却之其人曰勿憂也
疾行回學晏令候于門取錢謝之其人不見矣時市
人見晏冒雨不沾體怪之至宝曆間宰長沙到一廟
見一急足擎黃傘儼然其人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汪曦未叛時嘗於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轢
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
一人騎馬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
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
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遂決夫妄心一萌舉
目形似此正與按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唐黃巢得碎石劍遂作亂殺人無數本朝鄧茂七一
隸役遇路途溪澗坐歇群蛙大鳴大喝一声不要聒
我蛙声遂止因謂天意屬我遂作亂至請大軍至擾



攘數年方克剿滅亦如安禄山猪龍之說自來能啟
釁兆孽者必有非常之事是耳豈知禍之兆耶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
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
不分男女莫辨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二十三日黑氣
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閒錯光
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
月十二日復雨杭州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

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桉之地悉
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二十六日
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
為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其禍尤慘按
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
澗雜記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
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黄白黑三色飡之味辛
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
尤不可曉但今又為詩讖尤可異也



洪武乙卯庫錢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竪立在
甍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
知皆庫錢也又一日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
忽穿庫飛出有一儒者夜坐見田野光起曰此必有
寶也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秋田中去土尺許
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其上有
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上曰此銀已失
三塊矣此天所以俾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
止與傭工錢飛錢飛銀皆大異也

洪武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
黑金處境皆有之按占云黑埸霧下天下冤次年按
察司經歷王尚賢分金處酷刑擾害徙死者五百家
是其應也

洪武辛亥冬十月船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
雪凍冱草木竹栢皆枯壬子河南黄河埸又皆可涉
鼻中風疰皆滿是年建康地大震榜示有司宜謹天
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驢一諭旨曰皆由我
朝廷禁網踈漏故天助朕殺之時坑戮有司官吏皆



已三四萬人

洪武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鼓上金鍾始數扣忽
斷為二 上怒甚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
朝有鴟鴞自天而殞死于丹墀見者異之處州遂昌
縣書上有大声如鍾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
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鍾重萬斤實用過銅七千餘斤及
成以高架懸之扣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槌懸以長繩
六人拽而撞之僅聞數里声如鼓

已未聚銅數萬斤鑄大鐘厚数尺扣之不鳴凌遲鑄
工以死害金於是乎再見矣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徑山麓見石
罅露出石匣角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
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
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
隨須以術運至和亦無大志事尤浩闊妖徒轉盛至
数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数路擊
之屢戰殺傷甚重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



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
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躰鉄紐係足俄皆
自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将校官皆以失寇
誅
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於西南視之若千餘丈時晴
碧無翳内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芒藻時不可窮極良
久乃合
景泰中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
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

連呼救入者三四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佳
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適年尹
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因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
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為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
願為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冪妙
絕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
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
公令芳華見之華竟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
道華終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板劍欲斬之華走入壁



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桂
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樑之才社稷之
器安敢輕議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
乎妾於是永別矣言罷杳然邪怪本不足惑二者継
或有之不勝正如此况得而惑之乎
又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嫠嫂地基僅一
間其嫠孤吞声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
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
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孤

弱寡者之戒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方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見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所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黄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減驚擾暮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黑氣輒鳴金擊鼓以逐之

成化間福寧州一民居屋内地覆板下一道烟起直衝于天偶以白紙白布或白色器皿盛之即流成血水



鮮赤有司具疏上聞儀部移文各省府州縣當是時紹興知府浮梁戴公琥也爰視學詢諸生僉舉山陰有儒士羅頎甫者隱居梅山博洽庶幾識此戴公亦雅好士遂就問焉羅儒荅云此見藏經中第幾卷乃地出血臣工不修職之象柯橋寺貯藏經取觀之果若羅儒所言自是雅重羅儒延為大賓適天雨太守不下階迎揖羅儒竚雨中云衣湿可烘禮失難補太守降階迎之有侍御山西人按越慕儒名往拜譚及象胆羅云象之膽寄生四足協春夏秋冬四序此極淺易遂問侍御索虎翅侍御不識也蓋山西其府其縣山中虎有生翅者得之其價不貲孕婦難產用虎翅鋪蓆上坐之立產而痊乃知羅儒於天下方物無不考究也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鵞鴨卵小者如鷄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疏云爾

弘治己酉闕里孔庙災初火發於樹杪俄及殿廡室宇不甚燬焚蕩亦石甚多先代碑刻咸付煨燼

弘治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銅印大熱不可持以布裹



而用之火之始復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日光如炬吐火燄燄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舸隊地為虀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

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
夜乃息
杭州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
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
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似鏡中所
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
以此行中否必同及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
事而會稽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於任而會稽者
死於家因思此〻唐之宰相宋璟每〻鏡中見有相



字者相同此亦詭怪也
朱拙齋翁官四川憲副嘗至酆都縣地獄有閻羅十殿
形像都具刀山劍樹宛如浮圖家畫中一石鏡甚巨
人過照之無影者必死此何以故又云雅州山中巖
洞幽邃石壁上天成聖賢佛道諸天法相即公輸子
雕琢無以用其巧也爰思齋雲白岳鴈宕五泄武夷
天姥名巘勝島何可枚舉先後天之說亦足信云
萬曆 年秋寧德縣鄉民穀連稻草乘風飛上蔽天入
望之一陣一隊若牛若馬若虎豹獅象之類或飛過

山木高處偶為木杪所礙即有一二穗飄掛其上土
人援木取視之則皆腐已化為蟲矣巡道東陽王公
親見其文撫按竟莫知何怪以余思之穀飛當與雨
粟相反此必邑長不能拊循其民乖氣所致亡何寧
德之民果有羅市閉門五日訐告縣官之應
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筆談記登州岸東海每
春夏之交於波濤掩映間見城郭屋宇樓臺觀閣參
差隱見而人物車騎之類雜然蘇長公以元豐八年
八月自暘湊　登州二十日召為禮部郎念奇觀



之非時勝遊之莫再致禱於海神明日見所謂海市
如春夏焉余莞之靖康場志稱亦有海市然其出不
常間一見之嘉靖壬子二月二十四日復見有橋九
座人馬數千上有三茶褐傘後隨一邊近西復一塔
俄變而為旗此所謂親見而非浮於傳聞之形似者
不知是何災祥亦足驗前言之不誣矣
七脩類稿載杭州嘉靖七年五月間市巷口屠兒李姓
偶殺豬吳姓者買去及烹弟見油膜內字文隱〻
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色之書四行其色如家其大

如荳其文曰龕官手壁兩身敵功在鷄魚則庶矣初
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二字共四行
似前後尚有字焉乃為衆分買而食之矣此則親見
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二丶[illegible]圖中有
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
士尚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
之說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
耶設使言之則洪武已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



蚣一條長尺許徑八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
武林紀事亦一證也是可信耶謂之怪也
七修類稿載渠翁曹　和鋅飲於陸允誠家主人割鷄
将烹而鷄背宛然李林甫三字皆驚而不食事動杭
城後予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為冥報事耶
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曾為是耶正
三世為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
書白起亦此之類歟衆皆右之予因言劉公嘉話中
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已反誓曰若爾當為牛報後

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而有之
也但此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風懷

晉謝鯤字幼輿隣家高氏有女美姿容鯤嘗挑之女投梭折鯤兩齒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了

古今作昭君詞多矣王直方詩話云余獨愛白樂天一絶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意優游不迫切故也樂天賦此詩其年甚少

謝道韞語尼姑卷見二尼做綉尼謂道韞能詩遂令作



蘊請題尼云即事爲題蘊集古句云風捲楊花拂綉床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興味長

唐武宗怒宮人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權進詩曰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墻卑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惟有月明知此詩三四乃失主罪已而不責婢爲

淫奔亦近厚矣末句尤深不露所謂怨應只在秋江上盖本於此

劉禹錫和云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分死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朱淑真錢塘人幼警慧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無識爲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淑真抑欝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憤之思時牽情於才子竟無知音悒悒抱恙而死其詩云靜看飛蝇觸曉窓宿酲未醒倦枕



粧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 又云門前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 又云鴻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

朱淑真詞多柔媚獨送春一詞頗疎俊可喜詞云樓外垂楊千萬縷欲係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君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唐時抗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買薪女

贈諸妓詩云亂蓬爲鬢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
種錢塘江畔女着紅騎馬是何人
白樂天題繡女詩云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
低還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唐李當當名妓也姿藝超流翻然若有所悟遂着道士
服有段天祐贈詩曰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
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璃館月明
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凝絶潯陽婦嫁得商
人已白頭



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
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
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
浦應無解佩人
韓退之有二妾一絳桃一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
湊至壽陽驛寄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
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後使還柳
枝已逾墻遁去爲家人所獲惟絳桃在耳乃作詩云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
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唐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善吟咏與進士郭昭述相
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相別赴任行至咸陽國容
使女僕馳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
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
齊眉長安子弟多誦焉
韓渥偶有所見作詩曰千金莫惜可憐生一笑從教下
蔡傾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愁來自覺
歌喉咽瘦去誰憐舞掌輕小疊紅牋書恨字與奴方



便送卿卿又詠浴詩云再整魚犀櫳翠簪解衣先覺
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
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
君王幾餅金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視之令侍女勿
言投贈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尚有所諷謂世之爲
君者多惑此也
唐人題尼姑詩云剪下春環着素衣托身松院自棲遲
深通佛性渾無欲恪守禪心不盡眉栢子烟清薰宝
骨梅花月冷映氷姿此迴減却紅塵夢雪竹相筠獨

自詩
李愿觀翟玉妓有詩云女郎閒閣春抱瑟坐花茵粉艷
宜斜燭姜娥慘向人寄情摇玉柱流眄整羅巾幸以
芳香袖承君宛轉塵愿乃李晟之子李愬之弟呂黎
送歸盤谷假借太過愿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婪敗事
此詩見御覽集曰未見好德可也
宋絳亦有詩云獨在紗窓刺綉遅紫荆枝上轉黄鸝欲
知無恨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吳融春詞云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多轉面語妬

極定晴看金市舊居近鈿車新造寛春期莫相誤一
日百花殘此詩三四之聯非十分着意何能說得
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二妓侑觴韋醉吟一絶云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
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及退宿驛亭醒見二妓在側怪
問之乃對曰郎中席上賦詩司空因令侍寢復問能
記詩否一妓誦之大笑觀此則應物豪縱之性暮年
猶在也
杜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開筵藂

朝士不敢邀杜杜欲預會李馳書請至獨坐南行瞪
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曰誰是紫雲李指示之杜云名
不虗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
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
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三行紅粉一時回後
東坡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遺以詩曰不肯醒
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
分司御史來
杜牧之在杭有所見吟一絶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荳蔻

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總不如後
黄山谷於廣陵早春用其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
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
成絲紅藥謂揚州芍藥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此
借用以言花苞之小末句謂風物如此惜其身之老
也
白樂天咏王眞觀小女冠阿容詩云綽約小天仙生來
十六年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春窓
月伴眠廻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方萬里云呂黎白

咽紅頰長眉青一詩已盡女冠奇褒之態適人者理
之常也出家者俗之衰也召文人才士之侮何爲乎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有詩曰櫻桃樊素口
楊柳小蠻腰後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
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
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
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
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康侍制執權奉祠寓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命之侑觴

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獄妓求救於康因戲爲一絶
云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
春風忍使梨花偏着雨明日妓詣於縣連詩狀前邑
宰見詩笑而釋之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一見便強取之禹錫擬作四
愁詩內驚句云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
金盤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曰買笑樹邊
花已老畫眉窓下月猶殘又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
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

紗窓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
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含笑而已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
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
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啇
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女
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
鶯任宿房識者知後不潔此即濤父愀然之事後皆
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也歟然濤非暨比也故

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賦滑娥眉秀幻出文君與薛
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
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想思隔烟水菖蒲花發
五雲高有洪度集一卷行世
唐岐王宮侍兒落髮爲尼唐張稽賦一詩云六尺輕羅
染麴塵金蓮穩步襯湘裾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
山一朶雲
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詩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着
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

究如隨王輦步虛渾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
伴吹簫引鳳凰
唐末士子崔郊有婢端麗郊愛之他日鬻於襄陽司空
于頔得錢四十萬寒食出遊婢見郊立于柳陰之下
郊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惡郊者錄以
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
不早言遣婢還之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

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
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
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費氏蜀新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
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
使陳詩乃誦去國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
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太祖大悅盖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耳
蘇東坡守杭州毛澤民者為法曹東坡以衆人遇之澤

民與妓瓊芳厚善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云淚
溼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
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
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東坡一日宴居聞歌此詞問
誰所作妓以澤民對東坡嘆曰郡僚有詞人而某不
知其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佛印戲命妓同卧印醒書壁
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語翰林蘇
學士不曾彈動一條絃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
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
子野老于杭多與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
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
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詞與之
韓子蒼題畫宮女詩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
斜陽若教轉盻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胡茗溪李
伯時畫背面宮女子蒼題此詩其上乃用東坡續麗
人行中語意然不及坡之儁麗也又題貴妃上馬圖

詩云翠華欲上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茗溪云詩意極佳蔡天啟集中亦有此詩然不知竟是誰作也

蘇東坡云趙伯成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因次其韻一笑詩云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因自注其末云聊荅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秦少游作暢道姑詩云瞳人剪水要如東一幅烏紗裹寒玉起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窓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琎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乃作此詩

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爲花蘂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作托花蘂以自解耳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爲洪檢閱洪甚愛之嘗月夜携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亂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洲後因兵亂失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得其人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



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

馬莊父字子嚴建安人博涉經史善詩文尤長於詞作閨思鷓鴣天一闋云睡鴨徘徊烟縷長日高春困不成粧步欹草色金蓮潤撚斷花鬚玉笋香輕洛浦笑巫陽錦親織寄檀郎兒家閉戶春藏色戲蝶遊蜂不敢狂

聶大年賦卜筭子二首盖自況也詞云楊柳小蠻腰慣
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
頭春笋纖纖露老脚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粉淚
温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
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着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
前錯　馬浩瀾和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
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顔色雪中梅淚點花梢露
雲雨巫山十二峯未數高唐賦花壓鬓雲低風透羅
衫薄殘夢曹勝下翠樓不覺金針落幾許別離愁猶



自思量着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陶穀使江南韓熈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之女擁帚
掃地陶因與之狎贈之以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悪
因緣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
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既而李主宴穀令歌
此詞陶大沮郎歸　又文潞公知成都頗有飛語御
史何郯告歸上遣伺察之時幕客張少愚謂公曰無
足慮愚與其同郡因迎謁郯於漢州命酒作樂有妓
善舞郯喜問姓曰楊郯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取妓

原缺第十四葉

多愁一溪送行舟無情月偏照水東樓倏爾雲蹤遠
至欣然開緘欲讀無文但爲之一笑遂奉詩曰碧紗
窓下啟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懷別恨憶
人全在不言中逵得詩喜曰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
無惜一奏乃以詩復曰一幅空箋聊達意佳人端的
巧形言聖恩若許須科詔應作人間女狀元
寶祐間有題浪淘沙於臨川驛舍云雨溜和風鈴滴滴
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
過鴈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鬓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



秋正好菊滿寒城後云金氏淑柔題後有題于後者
曰風鈴雨溜滴丁丁一枕和愁夢不成若也果逢陶
學士不知何處着卿卿見者絶倒
宋有士人買妾既而卧病汪彦章以詩譏曰但知瓔樹
鬬清新不道三彭接有神處仲未聞開閤事維摩空
對問禪人封侯燕頷何妨瘦伐性蛾眉却怕顰從此
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横陳又曰温柔鄉裏事還
新便擬尊前賦洛神定向中年多作悪非干尤物餅
移人莫愁阿鶩煩君嫁且學西施爲我顰爭似農家

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張妙淨字惠蓮自然道人皆工詩章曹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謹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尚張曉音律情逸而才飄晚居姑蘇春夢樓皆一時淑媛也與楊廉夫爲文字友曹嘗和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妖嬈家在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橋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張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開雙蝶飛觀此二女逸致可想矣廉夫又嘗



咨妙清絕句云紅牙管筆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氏名其硯萱草帖者狀其孝也

元歌妓郭時秀性敏色絕教坊之白眉也學士王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馬坂腸食鼎殺良馬以供至今以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妓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及學士魯溫付之一笑

甲妓朱觀奴者居盤橋頗通文義嘗搆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翟宗吉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姻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搆雲窓霧閣宗慳寳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因宗吉故喜捐貲焉

安榮坊李氏女者小妓好翟宗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爲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悽然感舊邀歸其廬置酒叙話爲安榮美人行詞云吳山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天人謫



居此相逢信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貌如蓮學畫蛾眉揮彩筆偷傳寫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鬒髮如雲眼光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盃沾翠袖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雞競相妬當時目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叠湓水琵琶泣數行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篇重與佳人嗟命薄

劉伯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題墨梅詩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

有人題秋胡戲妻其一曰郎君薄幸妾氷清郎有黃金妾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二曰採桑樹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各有意見

永樂中學士解縉見美人只畫半身戲題云千般体態百般嬌不盡全身盡半腰可怪畫工無識見動人情處不曾描



唐子畏題梅魂天上梅姬淡淡粧露華肌骨雪衣裳若非青鳥通消息誰識春風滿面香又題執花美人梳成松鬢下粧臺瞥見仙花映面開試摘一枝閑翫處蜜蜂蝴蝶鬪飛來又題美人云瘦盡腰身淚滿腮東風又見海棠開一年春色空抛却爭得和人細說來又題美人讀經佳人獨步晝冷冷只隔中堂孔雀屏香穗未消燈欲盡月明花下讀仙經又題紅葉御溝流出本何情意大姻緣倒仰成歲歲梧桐飄一葉六宮無枕不秋聲

王孟揚僩題美人撲蝶圖云爲惜韶華去春深出綉幃撲將花底蝶秖爲妬雙飛

題美人踢毬蹴踘當場二月天香風吹下兩嬋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塵拂娥眉柳帶烟翠袖低垂籠玉笋紅裙曳起露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恨殺長安美少年

題美女燒香三寸弓鞋步翠苔想應天竺爇香來眸凝春水波初動掌合金蓮花未開腰細謾搖春日柳臉紅猶帶雪天梅不知暗祝緣何事斜把金釵插冷灰



題美人春睡圖象牙鈎箔碧紗㕑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烟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神遊蓬島三千界夢遶巫山十二峯誰把棊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溼酥胸

題酥乳粉香汗溼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題雲鬓擾擾香雲溼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粧罷夫君帶笑看

武宗咏汲婦詞他那裡汲水上南坡我這裡勒馬轉秋波雖然不是我宮娥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

寧王題宮妃脚濯罷銀盆雪欲飄橫肶膝上束絞綃匝來玉筍纖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踢碎香風抛玉燕踏殘花月上瓊樓五更索向鴛幃枕勾引郎官去早朝

寧王宸濠寵盧妃同宮者賦蝼蟻拽花辨詩嘲之云金針刺破絲糊窓牽惹東風一線長蝼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辨上宮墻後濠敗盧勸少待作曉行詩以諷



之曰金鷄未報五更曉鐵馬頻嘶萬里風欲買三盃壯行色酒家猶在夢寃中

題宮怨閑倚闌干強作歌傷春無柰拭香羅欲將舊恨題紅葉輕惹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長夜靜風吹金鎖怨聲多半生未見君王面天不從人怎柰何

歌妓爲尼後又還俗吳融作詩曰掬眉梅月倩粧新笑脫袈裟得舊身三峽却爲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空門付與悠悠夢寶帳迎迴暗暗春寄語江南除老客一生長短托清塵此詩三四只是體貼五六方形容盡其宋

天順丁丑狀元黎淳爲人淳厚自言絶跡青樓會試入京同輩戲之使人先約妓曰若遇吾輩同行汝可呼黎淳一日相邀過之見一妓以手招呼黎淳黎淳諸友哄然排之淳不與辯即口占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花裡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端娥報姓名

曾學士棨薊門老婦歌薊門老婦歌且行一曲斷腸多苦聲時人掩面向人泣泣罷從前道姓名自言少小



顏如玉金縷羅襦鬪粧束先朝丞相重嬌歌教得新飜太平曲雕房繡闥高嵯峩五侯七貴時經過就中艶色亦無數俛首低鬟聽我歌行雲斷絶梁塵起滿座傳盃驚且喜當筵一擲千黃金飜惡管絃徒聒耳只言歡樂度青春豈識人間賤與貧向來風景一朝異翠鈿散落隨埃塵况逢衰老轉蕭索惟有茅蘆傍西郭閒來還唱舊時歌不落一聲雙淚落人生安得長少年一貧一富皆自然鄧通鑄錢終餓死古往今來何足憐

劉後村詠老妓詩籍中歌舞昔馳聲憔悴猶存態與情愛說舊官當日寵偏呼狎客小時名薄鬟已脫梳難就半被當空睡不成却羨隣姬門户熱隔墻張燭到天明

又獨宿秦樓怯永宵舞衣香减不勝腰西風鬟影羞鸞鏡明月歌聲懶鳳簫雪冷巫山春寂寂花殘上苑雨瀟瀟江州流落商人婦一曲琵琶恨怎消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閒錢塘王致道號蘭埜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詩今各錄其



一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窓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母病危褒斜山路嶮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王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荊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趙鸞鸞作婦人纖指詩尖指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腥紅

楊盈川姪女作新粧詩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瑞州新昌胡縣丞妻陳氏號梅粧提刑仲徽女也有詩云一寸柔腸萬叠縈那堪更值此春晴黃鸝知我無情緒飛過花稍噤不聲又云一片愁心怯杜鵑嬾妝從任鬢雲偏怕郎說起陽關意常掩琵琶第四弦又云山城落日弄黃昏又了浮生半日忙侍女不須燒絳蠟讓他明月入廻廊又有蠻婢詩後兩句云從今



莫作綿蠻語怕有傍人隔柳聽

蘇徐用理題翠盤詩曲按霓裳舞袖盤滿身香汗怯衣单綾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倚醉看

吳人耕作舟行多以謳歌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可爲警勸者漫記一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飄零在外頭　又云南山頭上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心歡喜前

頭兒女好孫恓 又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楊籃頭此歌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趨向異則其成就遂大不同亦山歌之美也



## 色迷

周幽王寵褒姒萬般不笑王約諸侯有寇至則驪山舉火諸侯來援王欲其笑舉火戲召之褒似乃笑後犬戎攻王王舉火徵兵諸侯不至爲犬戎所殺胡僧詩云恃寵驕多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豈知一笑傾人國不覺胡塵滿玉樓翟宗吉詩云萬國山河一笑中鼓鼙聲裡火光紅君王縱令多顛倒不召諸侯召犬戎

越王勾踐求得浣沙女教之以進吳王吳王寵媚之荒于政事越遂滅吳按西施常心病而矉其眉愈美有醜婦人見其美亦捧心而效之里之富人見之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以去而不知美之爲美也翟宗吉詩云捧心嬌態顯如愁長使東隣欲效尤豈是預知亡國禍含情終日在眉頭



楚黃歇烈王相號春申公初趙李園進妹於春申君有娠使妹說春申君曰王無子今妾有娠人莫有知誠進妾於王而生男是君之子爲王也乃出謹舍言之王王召幸之果生男立爲太子母爲后園亦貴顯後

王褒園先入伏死士棘門殺春中君藏其家

趙飛燕之女弟曰合德肌膚潤滑出浴不濡善歌巧態此絶色也與飛燕俱選入宮合德新沐膏九廻沉水香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足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成帝病陰弱得外國愼恤膠每一丸幸一夕合德醉進七丸是夕帝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絶抵明精溢不止遂崩合德懼亦嘔血死禍水滅火之言不其信乎



漢李延年有妹絶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美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婦人施粉黛花鈿着好衣裳謂之鮮粧怕服李氏夫人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背而卧都不回顧帝垂淚而去延年以下責夫人曰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一顧囑托骨肉何乃如此夫人曰我以色事帝色衰愛弛人情自然今卧疾日久形狀枯悴若將衰貌見之又何益於骨肉乎我今不回顧着我若不起帝必追思我鮮粧怕服之時是乃親囑之也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不特以姿態見美且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異國珍寶惟翔風能別之石氏侍人美艶者數十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五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風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一



等忽視不相分別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艶者居後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云胡女不可爲群競相誹謗石崇受譖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群小乃懷怨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

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嗚呼崇寵奢極慾如此安得無禍是果僕輩利吾財哉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凉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婢妾數十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謂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遂及於難



晉元帝時外國進蔓金苔宮人有被幸者以苔賜之光照一室又若夜明苔拾遺記曰祖梨國貢色如金縈叢如鷄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又名夜月

隋煬帝宮女數多晚年荒淫無度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服之蕩思愈熾日夕御女十數人夏時煩燥日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甚真元大虛多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氷盤於前日夕朝望自茲諸院美人各市氷爲盤以望行幸京師氷爲之踴貴藏氷之家皆獲重利後帝江都爲司馬戡所弑色之迷人何如哉

惰煬帝沉迷女色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制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其中以機礙女手足纖毫不能動帝試以處女極喜召何稠謂曰卿之巧思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帝曰卿任其巧以成車朕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帝又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



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濶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於中纖毫皆入鑑帝大喜繪畫得其象此得人之真容也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迷倦憊矮民王義極諫翌日命義擇一靜室居之二日忽然而出曰餘悒悒居此乎雖壽千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

煬帝在迷樓每一幸輙經月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殊色忽自縊于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

以進有詩五章云庭絶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其一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柰春何其二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成雨露多其三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其四秘閣扃仙卉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其五此詞幽欝凄惋桑間之聲也比𤇆蕩矣豈得與班婕妤咏扇並哉

隋楊廣與高頴伐陳頴先入建康廣使人馳告曰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遂斬之廣聞之怒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及即位頴以罪誅胡僧詩云陳國機謀未有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



唐太宗既誅侯君集録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絶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以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簟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時并得焉

唐明皇初年有寵妃方氏與化莆田人容色妍麗詩詞精絶素性好梅宮中多植之自號爲梅妃寵幸無比後楊貴妃專寵其愛寖衰以他事出於長門宮帝心常眷戀因貴妃之悍而止適外國進明珠一斛帝遣中使持賜之妃得珠不受雙淚垂頰乃作詩以寫心中之怨并珠附中使以進於帝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明珠慰寂寥帝得詩不勝悽愴無可柰何後天寶之亂明皇幸蜀絶不相聞者數年及還失妃所在詢之乃知死於非命瘞後苑梨樹下掘視之顔色如生帝令人圖其容



命厚葬之仍以容供於宮中朝夕思悼題詩其上曰憶昔嬌娥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柰秋波不顧人

唐玄宗寵楊妃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穢德彰聞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即如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亦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嗟夫女色之禍何代無之

安禄山受帝眷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

以酒毒之賜金牌子係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
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
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令妃自以其
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
真宮中寵遇過於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
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
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
尊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



蘭千花無朶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
玉環詞雖工意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
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更漏永薛王沉醉壽王
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唐元載專政久褻國典有寵姬薛瑶英善歌舞仙姿玉
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載納
為姬處金絲之帳寢却塵之褥衣龍綃之衣惟賈至
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得見其歌舞賈至贈詩曰舞怯
珠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楊公
南作長歌褒美之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
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
為巧媚態載惑之怠於庶務而英父薛宗本兄惟義
與趙娟遞相出入以購賄賂及載死英嫁為里妻矣
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始也

唐肅宗在軍中與張良娣為樗蒲之戲恐外聞之乃刻
樹鷄為子欲其無聲良妹有寵遂立為后上皇在蜀
遣使以七寶鞍賜之宋翟宗吉詩云玉帳軍中寢未
安樹鷄刻子打牙盤一籌摶為尊翁意特使成都七



寶鞍

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脩
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上琢玉芙蓉
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
翔集其態艷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
屋寶帳蓋恐其風日也宮中為之語曰寶帳香重重
人變紅芙蓉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
疾既廢亦賴孟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

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數
倍於未病時

宋蔡京字元長既南遷中路金人有詩取所寵姬慕容
邢武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别之爲愛桃
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
樽前念老翁吁京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而上
誤天子下誤蒼生毀人家國敗人天下寧不寒心哉

賈似道居湖上諸姬皆倚樓眺望有二人熱紫羽扇乘
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



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盒令諸姬
進曰適爲某姬受聘啟視乃其首也諸姬股慄

賈似道作半閒堂取宮人葉氏及娼尼美色者爲妾樊
襄圍急似道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有狎客戲曰此軍
國重事耶

金部田員居中初應舉時與豪家子弟張生同科俱少
年相得一日閑步經西車子曲覩一大宅旁有看窓
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吟聆其中贊美聲過百餘步生
郤回窓中之人尚在忽擲金釵一隻生得之莫測其

意有紫衣者趨出手招云此某宮子居班籍奉使入
蜀久而未回擲釵者其婦也約某日於崇夏寺某院
爲期先以此致意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殽承
迎子婦從中出相與雜坐時復詰之居中屢勸生生
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其官子歸備知其事隱
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前度險閣顛危萬端願飯
百僧庶保無恙汝往尼院與吾償之婦喏往張生知
之遽往會焉其官率徒僕攜利劍入院同謀者皆殺
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聞之



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也傷風敗俗殺之宜矣凡
勲臣之裔何必致問遽舍之中外傳聞稱快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
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
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
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
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
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

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唱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内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棄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輿諸唱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觧舟還臺不



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此與韓熈載之於陶穀文潞公之於何郯相類而其迷蕩無耻之態尤有甚者君子其可不知所養哉

宋汴梁角妓李師師住金線巷徽宗微行宿其家[illegible]小女街靖康之亂師師南人過之於湖湘南裒老憔悴無復向時體態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元侵金汴城金主出征倅立居守取軍民子女聚之省

原缺

淫穢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常過蜀郡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卓王孫聞令有貴客設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好之願以自娛王孫有女新寡好琴相如遂作歌弾以挑之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期今日升斯堂有艶淑女在此房適邇從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字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翮俱起翔高飛毋感我



心使余悲文君夜奔相如與歸成都家徒壁立文君不樂曰長卿何如臨邛從昆弟假貸允足為生相如與之俱盡賣車騎買酒舍賣酒為活令文君當壚相如滌器王孫耻之與僮僕數十人錢百萬遂為富人後相如以詞賦得幸於武帝為中郎將欲聘茂陵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三疊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白頭吟載婚娶門

漢成帝時慶世安年十五為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合德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内與后同處

又常托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姬侍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馬以軿車載風流少年日以十數入宮

漢梁冀妻孫壽善為妖態與家奴秦宮私通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媚冀冀入朝帝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致毒於餅中以進帝食崩翟宗吉詩曰跋扈將軍擅國綱夫人狐媚亦專房狂奴戲奪鸞篦去故作風流墮髻粧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已也雖天生知音



能辯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是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何貴哉二琰收入烈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會聚會賈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墻垣至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托言有盜令人脩墻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拷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魏胡太后私大眼楊之子白華後奔梁太后思之為楊白華之歌令宮人連臂歌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



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悲歌未斷城烏起後翟宗吉詩云浴苑中間楊白華隨風飄泊向天涯悲歌未斷腸先斷日落長秋起暮鴉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辯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者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車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此是天上即以香湯具

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眉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免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脩晉史歟出於臣下夫豈不一過目哉其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瞻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書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蘊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



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妒忌特甚夫怒棄之制織錦廻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不知何謂也

楊貴妃日與安祿山嬉一日醉戲無禮尤甚引手抓傷妃胸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遮之後宮皆傚焉

楊妃出浴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鷄頭肉安祿山在傍對曰潤滑新來塞上酥妃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至夏日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明皇八月遊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妃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吳草蘆作楊妃病齒詩云齒痛自顰眉君王自不怡此疾如早割何待馬嵬時

有人題楊妃羅襪詩仙子凌波去不還獨留塵襪馬



嵬山可憐一掬無三寸踏盡中原萬里翻

武后年十四入宮號武媚至老淫心未已自拂拭僧懷義御醫沈南璆與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皆年踰七十時也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武后老而新牙更生春秋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北史胡后年踰四十而妖蠱若二八此皆所謂尤物也武后殺唐子孫幾盡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其女嫁叔向生楊食我遂喪羊舌氏胡后殺其主濁亂魏國而拓跋氏以亡夫物之異者爲妖人之異亦爲妖傳曰

國家将亡必有妖孽是三者非人妖耶
唐上官儀女婉兒没入宮辯慧善屬文應制賦雙頭牡
丹云勢如聯璧友情若嗅蘭人又明習吏事則天愛
之百官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復位又使掌制命益委
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武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
薦三思於韋后臨淄王以兵入宮討韋氏并遭戮後
瞿宗吉詩云曾習昭儀應制時嗅蘭聯璧比雙枝牡
丹自爲唐王瑞多却傍觀武三思
唐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遭幽辱備嘗艱危情愛甚篤
與后相誓曰異日幸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復位后
與武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后遂與三思通
韋后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臨淄王舉兵斬關而入
后惶恐走入飛騎營軍士斬其首以獻暴尸於市案
瞿宗吉詩云生世重逢天日開恣情爲樂竟爲災房
中勝負誰能決直待臨菑白刃來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
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朝俱承辟陽之
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



慾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
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已足
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
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
自進堪充宸内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
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
綵百疋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献
納如此亦可謂穢史矣
楊國忠出使江浙三年其妻思念至深忽夜夢與國忠
交而有孕生男名朏國忠歸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
曰此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莫不譏笑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姿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
夫人目長而慢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
守宅夫人終以奸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
尉盧宗道姦没入掖庭
元朝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
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
外至閫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間數日

則親自赴堂受戒。忍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行。不可挽而回矣。

永春潘氏女英奴。美如仙姝。父母擇配。年二十未許人。同安苗生字德純。販苧主潘家。生俊秀。已娶二年。嫌妻貌醜。詐言未配。英奴窺之。時露半面或全身。一日父不在。摺紙方寸。外包傘紙。置飯中。生得之。開視則詩曰。天生一對兩嫣然。司馬文君宿世緣。欲遣中書傳好信。幾回未易到君邊。是夜潛至卧邸。告以宜遂琴瑟。生一見魂飛神蕩。求以人道。英奴不肯。曰人有



禮義聘幣未將。不可苟就。因以所帶金指環一枚與生。囑曰。幸勿爽約。憑此爲信。深拜而去。生還。出妻欲聘潘氏。無媒未果。遷延半載。父命發布鳳陽。時沙縣鄧茂七擾亂。生四春不得歸。景泰三年。道路始通。生歸。直抵潘家。聞英奴嫁縣東林氏矣。生以貨絲爲由往訪。因宿林家。英奴潛書鷓鴣天貽生云。欲待舊幃奉枕衾。誰知薄倖苦相侵。移花却向他人主。狂蝶無情莫再尋。居負信。妾傷心。魚沉鴈杳悄無音。如今追惜前時話。剩得潸然淚滿襟。明日生鬱鬱而歸。及再

娶姚氏。容貌更不如前妻。生惆悵不能忘情。其友爲作指環篇以譏之。曰金指環。金指環。看汝徒辛酸。猶記相携處。羅帶結同歡。態濃語巧美無極。未行雲雨情先密。好懷豁然開。驀地迎親覓撩人。嬌思擬不平。一團和氣迴春晴。廣寒嫦娥初會遇。又如君瑞見鶯鶯。自別家人氷雪面。寤思夢想深相戀。千山萬水阻塵紛。歸鴻難托張生怨。指環本黃金。觧贈駐意深。安知物理多遷變。似此堅圓能倍心。因叙指環事。勸人夫與婦。赤繩繫足親。何必輕拋負。苗生本期得芳研



豈知再娶不如前。我聞在德不在色。請君讀此指環篇。

古言室女悖親踰牆相從。飽後遂相棄背。悔不及已。古人失所者。泯詩載於聖經。金英女見於戲文。歷歷可見。今錄青梅記。以爲閨女守身之戒云。井底引銀瓶。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針。針欲成。中央折。瓶沉針折兩者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舉止有殊姿。嬋娟兩鬢新蟬翼。宛轉蛾眉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君騎白馬傍垂楊

妾弄青梅倚短墻墻頭馬上遥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爲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栢樹感君松栢化爲心暗合雙鬟共君去去到君家五六年君家大小頻有言聘則爲妻奔爲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柰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戚滿鄉故潛來誰不通消息此日悲羞歸不得感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語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時見先後事無古今蓋婦人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無往不困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悍妬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愛新人也亦愛之衣服玩好宮卧具擇其所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愛新人而愛之尤甚於寡人鄭袖知王以己之不妬也因語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其鼻新人見王果掩鼻王以問鄭袖袖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漢袁紹死妻悍酷殺紹寵妾六人以爲死者有知恐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漢司隷馮方女避亂楊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憂愁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馮

氏繫之於厠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
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中嗚
之郭遥望見謂充愛乳母私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
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晉桓温平蜀得李勢女爲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
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値李梳頭髮委藉
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
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

是擲刀前之曰阿子我見儞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
之古詩云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悍
妬誰與俱持刀擁群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窻前解
髮臨鏡梳鬒髮雲垂地瑩姿氷照壺妾初見主來綰
髻下庭隅斂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來至此豈
願奉君娛今日若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刀前抱
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汝何况是老奴盛怒反爲喜
哀矜非始圖妬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晉書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
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
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
晉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别舘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
遽命駕恚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訪
王謂曰朝廷將加公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
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公大慚
南唐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妻張氏性妬室絶
姬侍業甚憚之帝命皇后召張至內庭誡曰業位望
通顯當置媵妾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

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
駑馬不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
任使矣帝聞之大嘉奬嘆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
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羡過矣則天嘗時
特一宫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
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則天侍側曰惟妾
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以棰以鐵鞭
不服則撃以鐵檛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

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
則天後來篤馭群臣專用此術

唐房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将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有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廻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朕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又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目以示玄齡無他意會玄齡良愈愛之終身此與前飲鴆何前後頓殊

唐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之曰汝好粧我為汝粧之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灼其兩眼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脫瘡瘢儼如畫焉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盖本此



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宋光宗后李氏安陽人節度使李道之女后生時有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適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言于高宗遂聘為恭王妃及光宗即位冊為皇后性悍妬一日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后知之遣人送食盒子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黄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中后殺之以暴卒聞又離間三宮使帝不朝太上孝宗晏駕帝不能親執喪悍妬之為害甚矣

蘇東坡謫居黄州與陳季常遊季常自以為飽叅禪學其妻柳氏悍妬客至常鬨詬罵聲坡作詩戲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擊墮心忙然盖言季常宴客有妓侑觴妻以杖照壁大呼如獅子客遂散去

王文穆夫人性悍妬貴爲一品不置嫗侍欲置左右人
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
三畏楊文公戲曰可作四畏問其說荅曰兼畏夫人
文穆深以爲恨卒至無嗣

賈似道父涉任吉州萬安丞未有子其妻悍妬涉甚畏
之邑宰室宴其妻諸婢皆從獨一爨婢在家涉往廚
中取水見卧於地遂就私之因而有娠妻知究問婢
以實告妻怒日加捶撻臨誕欲殺之婢逃於廨後松
下生一子即賈似道也涉欲不舉陳宰聞知率同僚



往賀盍欲實其事使不棄也涉與妻方喧倉忙出見
陳宰賀之因問緣由涉卒應曰乘興而已邑人傳此
四字爲笑遂養之即遣婢嫁與吳石匠後似道初宰
嘉興吳履齋告以何不知母所在遂得之吳石匠家
咸淳間封其母爲兩國夫人及所生母焉

宋從事郎劉恕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子也喪其妻
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矣劉又娶高氏携媵婢四
人淳熙初爲道州判官高氏姙娠時妾子年十二矣
妾性悍妬慮正室得推則異日分析貲產且已寵必
衰寢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
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向父出外治
事或對賓客輒啼呼奔叫恕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
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爲母所箠恕心疑焉一日饋食
妾親手作羹遣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
微爲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恕驚問見針窮詰
所來二妾共證謂主母意恕以爲然盡執四婢送獄
訊鞫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詫昧難以寘法杖而逐之
高氏竟罹決絕外人皆知其誣恕獨不之悟旋用他



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秦檜妻素陰險智能出其夫上方岳侯獄成一日檜居
書室食柑玩皮以爪畫之若有所思王氏窺見笑曰
促虎易放虎難老漢何一無決也檜挈然當其心即
書片紙付入是日岳飛薨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王氏之謂乎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
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
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

夫人待其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屬何人即指所献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召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既問福所苦福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虚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永樂間學士解縉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盖其妻悍也崔家宰之妻李氏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輙跪起拜謝以冀免盖恐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悪後李病將死尤聽候省不敢違及卒後妾得顓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永樂中高文義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妬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循學士過焉留酌叙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駡陳公掀案作怒而起高勸乃止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後生一子名峘爲中書舍人陳公一怒之力也

湖廣岳州衛趙指揮妻徐氏悍妬無顓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無令其妾與夫相處及妾有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墮胎皆隕焉徐氏後患疾腹譫語既爲妾聲乞命又爲兒聲乞棺罹苦數月醫禳弗效徐氏既死趙亦繼亡家無噍類噫一妬婦而斬絕世勳痛哉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寡婦陳氏贅爲婿凡二十年生子年十六歲矣禮思歸切妻不能止置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私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柰病何痊即行矣子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盂盆盛水近口旁欲飲掣去如是者百次禮煩劇不可當遂吐出鯽魚撥剌尚活腹遂消盖蠻中多有服年

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矣。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 譎詐

呂不韋進邯鄲姬於秦異人生子政爲始皇帝後始皇帝以事竟誅不韋春申君進李園之妹於楚太子完生子爲幽王李園恐言泄謀殺春申君夫二人之進二姬巧矣先與私之而後進之進而生子生而爲秦之帝楚之王天下之事未有奇中若此者也然卒以殺其軀豈巧於謀人而拙於謀已耶乃巧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嗚呼天道好還應而不爽秦自女防以來楚自熊繹以來歷千百季而二人以陰謀絕人之祀滅人之宗則二人之身固可沒與噫孰謂天道遠哉



王荊公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慈溪黃震曰公平生心事盡見於此詩矣然荊公雖慱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易言信之爲義必有其實徙木三丈而酬百金天下寧有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誠信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爲驅民之具何耶

曹操小字阿瞞幼時好飛鷹走犬歌舞吹彈遊蕩無度叔父怪之言於父嵩嵩每鞭韃操忽生一計偶逢叔路次倒於地敗面吼言叔荒問之操曰卒中風耳叔馳告於嵩操潛地歸家嵩驚問曰汝中風已痊乎操曰自來無此病但失愛於叔故見罔矣父乃信其言後言其過皆不聽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亦詩之斧鉞也後七修彙槁云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曹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專在於疑冢哉多設以疑人矣然始爲疑冢者孔林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荊公讀後漢書云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黃慈溪曰如公之言則曹瞞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

宋世祖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語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有副急淚羊曰我適日自哭亡妾耳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顓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今年子魚大者絶小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盖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丘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非

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丘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出化書授之曰予是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以酒飲景昇醉之甚醉以革囊褁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爲已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齁睡囊中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荅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



吾囊再縫而復沒斯淵是亦頗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齊丘後爲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丘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昇撰沉淵事若信有之景昇真所謂真人耶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



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公庠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蘇黃門轍謫雷州安置僦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語商君鞅得

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出至函谷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嘆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悖革之奸之謂矣

宋權其爲翰林侍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献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心啣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閤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五書寫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穀突入閤中取其本謂權曰帝王密詔内有國家機事未經進



御輙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丞將馬來釋爾遂併馬契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献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献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爲罰爵穀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耻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莫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王荆公病喘藥欲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遇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不可治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黄黑問醫醫曰此垢疾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之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噫澡豆果可以去垢人參果可以愈喘則受之醫之何以爲貪蘇東坡辯奸論曰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人之常情也安石此



類與服魚餌同皆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也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魄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黄陵廟一絶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黄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彦恭存問周饋甚至檜聞之貶彦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

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或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後檜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因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宋仁宗時賞花釣魚以金盤貯魚餌王安石誤食而盡上曰誤服魚餌理或有之服而至盡此安石之奸也



是仁宗靜而生明故先燭其奸不特呂獻可袖中彈文之先見若神宗明極反暗故安石之說得以入之

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悚刺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裁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安石得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殺他日得君行道或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未可知也嗚呼豈非天哉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



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幾舜陟忽死登乃獲免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祐忠賢可乎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在日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

復故態哉上惻然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
主下嫁高世榮粧資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三年顯仁
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獄
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
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賚計十
七萬九十緡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韓彥古尹京日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謁一日矚其
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
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



獲遂爲强留室有二橱貯書牙籤黄袱扃護甚嚴仁
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
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
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
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
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
呈仁甫爲盡量每杯行輒請酒酣笑謂仁甫曰前言
戲耳此即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即以
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
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威利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
方成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蒙其成遂
用以進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
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
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
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
知告其父奔告存中即具劄奏軍中糞錢若干樁管
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



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逐
吏亦兵法也餘智也御史可謂不密矣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安置新州
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已不能言懷中出
一劄乞以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官問
何人爲此答是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窟名軍中並緣
單賞列得班行嘗監黄巖酒稅秩滿到部注其關鈔
上省檜押吻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
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

檜恩家也泳怳然不知所荅則又曰忘之耶泳曰頃
忘實不省於何處遺於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視
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一行字曰某年月日
某人錢五千曹泳秀絢二足蓋微時索遊富家得錢
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
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
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
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
易文資驟用之至户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

隙台州之獄嘗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豫其
密謀熺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騃嘗宴親賓優者進伎
倖於坐中大笑絶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内妾嘗孕逐
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
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在朝列泳嘗勸檜還一
飛以補熺處未果而檜死矣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
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劉後村詠十老謂老僧老道老農老醫老巫老吏老馬
也老吏詩云少諳刀筆老尤工舊貫新條問略通闘
智囿應椎鶩輩論年亦合作狙公孫魁明有堪瞞處
包老嚴猶在甕中祇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臀
紅此詩痛快鐵鞭打鬼臀乃章子厚語移以用之老
吏奸譎亦足以寒其膽也
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
客吴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劃刀爲刺客李季以
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産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
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説客郭知運以離
婚爲逐客初止有九客耳秦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

叔夜者懷鷄黍挐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
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
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時輒
死又求之數年内凡失十餘子後一子死棺殮就焚
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
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勘治具得其狀
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爲藥偶爲求嗣
實爲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楊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久之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雜一隻安凳下迨夫歸見雜怒責周氏通和尚誓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二生一男歲餘明日將與夫辭別泣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而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既歸父家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以計密擊大明皷伸冤上親鞫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各邊遠充軍



成化時翌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濂寧人與通交善長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鎖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啟視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啟之一篋乃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劄舊衣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人欲誣我家耶命毆之跪勸令其擔去時人為之語曰洗鳥御史王桃中書同官者氣為阻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鄉民有子患痘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為其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為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為己物奉以求進由是得陞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為刑部尚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為己謀亦如給事如是兵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背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壻者甚類皆可笑也



泰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至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許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illegible]

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戚如此先
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于辟
又僧徒奸狡雖人主之前敢爲欺罔不特今有焚身
之事宋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
成願焚身以報　太宗從之命内使衛紹欽督役戒
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
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
焚欽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轉悲號而絶歸奏太宗
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而

戮之於市矣

諂媚

人之操行不可不慎一失其守則終身莫贖雖一言一
字難以假借於人也如范增之從項羽蘇子論之詳
矣錢仲舉詩云梟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
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楊雄之文太史
公予之過矣劉後村詩云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
論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罔被人書莽大夫方秋
岩咏張華詩云堪笑張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
中台星折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此可謂詩史矣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
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汶水不氷燕主超惡
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
諂上愚可發一笑

唐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
同食一次食寧錯喉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
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
上大悅及祿山叛玄宗遷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
陷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幡綽同在其數得出入

左右及賊平懎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
有於上前曰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諂媚而忘陛下
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綽曰當垂衣而治
之夢見殿中槅子倒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
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卽陷在賊中寧
不苟恱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
大逆圖夢時必知其不能爲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
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槅子倒者是胡
不得也以此臣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唐郭弘霸爲侍御史時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
請觀便液卽染指嘗以驗病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
苦當愈無患元忠悪其媚暴語于朝

李白謁宰府封一板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
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釣絲曰以風浪逸其情乾
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鈎又問曰以何物爲
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唐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墨勅
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至睿宗景雲元年

臨淄王起兵討韋氏誅及安樂公主幷黨人皆棄市
時有司農卿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衣以項挽
公主犢車後公主死履溫馳詣承天門舞蹈稱萬歲
聲未絕臨淄王斬之百姓疾其興役割取肉去

唐武后有疾諂遍祭神廟求福消災閻朝隱時爲給事
中乃請少室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
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市會后疾愈特加賞賜戶
部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然雖厚
賜亦鄙其爲人觀此可見正氣不磨不以彼此爲存



亡朝隱喪其廉恥武后受其諛者亦鄙其人况正直
之士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所守矣

唐萬安蜀眉山人長身魁顏眉如刻畫安在內閣初無
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宮認爲同
宗又多結宦官爲內援有倪進賢者少無行獨取爲
御史相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憲宗晏駕內
豎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
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之所爲乎安慚汗
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云心如九曲流觴面似

千重鐵甲懷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奔出索馬歸
第在道夜猶看三台星冀後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張曲江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火乞兒一
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烈體棄骨溝壑中不
遠矣後祿山之亂舉在絕滅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
正欲搆遂遭天火羣臣並相顧未有對何敬容獨媚
之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矣夫蕭氏之飾非襲
天甚矣而敬容以天弗違諛之何其佞哉



宋郭從善為相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善
易衣跨驢馳驟殿廷周旋曲盡其妙上賜坐謂之曰
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善大慙

宋宦者李憲用事官太尉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
卿然嘗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蹹其頭
曰奴諂不太甚乎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
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秉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
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
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為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
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為開邊之議陸崇楊
龜山所擇壻也後陷范汝為之亂坐大逆誅高抑崇
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為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
伸程氏之學小人之不可保如此

王巍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苦脚氣或云楊梅
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三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
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錄所載也



吁孟佗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態
也不知三十石楊梅仁何以能裒乎

蔡攸宋徽宗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少宰王黼得親幸
出入宮中預秘戲或侍宴各着短衣窄袴塗抹青紅
雜倡優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之詩以獻笑取悅時
人鄙之至於酒醉顛仆苦亂徽宗曰就灌死想不失
一司馬光可知徽宗亦鄙之矣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門
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温與過欲丧以

母禮方疑忌其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其人先衰絰
在帷下矣周公謹野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
之王質沈瀛相與言曰吾儕當以諂說爲戒無何質
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何駭如此
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當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
子白事必稱其萬拜復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
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温之事蓋惜其名父
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
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



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諂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
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
越跪牀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
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旻違約旻曰
吾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
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
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
其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

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
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
諂諛輩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翦天子
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
亦羞與爲伍矣
蹇齋云坐客偶談近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
命賦一犬詩以盐字爲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
苦伴虀盐長夜巡行護短簷戀戀見人渾識舊依依
向主肯趨炎卧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



向山中擒狡兎拔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
之觀此則梁成大輩真有餘愧耳
王荆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献詩頌僧道献功德䟽以
爲壽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
每一雀鴿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
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
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
掩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

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畧專遣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蓋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韓侂胄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絶似



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𢍰所爲也侂胄大笑益親愛之昔孟嘗君得客作鷄犬而脫患難後人且議所得止鷄犬之士今趙如此是一禽獸也標其題曰只消三寸舌做得萬般聲大學士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群作村莊犬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爂鑊煑刀割及胄敗有人贈之譩詞云侍郎自號東𤄃曾學犬吠村庄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噫今之搖尾乞憐而求榮達者觀此豈無愧乎

秦檜方在相位時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盖其胷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掩覆之眞猾夏之賊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生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



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公娃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尹少稷穡慱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户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

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人周震炎媚事丁大全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震炎預搆數千言大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炎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及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除名大憝倖進乃爾如此亦可嘆哉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如何無鬚祐對曰老爹無鬚兒子安得有鬚此語真直一笑也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某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盖譏其非有德學所致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御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諸公訪高不知以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亹亹將百言衆惴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候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撒起走唯喏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兵部戶部侍郎時有謗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無恥之甚良可嘆也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

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
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
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
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
飲鴆死訃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
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
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
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
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贓濫如此



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惶懼危
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
下見轎影童童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不究而
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靦顏惟甚久而亦安然
無復羞愧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正德時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
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
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
苛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
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爲諛佞以
求自全此語所指前盖焦芳劉宇後爲李東陽也

汪循日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身之謀他日退
休亦謂名成身退夫誰欺哉惟張弇崖詩云兒童不
慣錦衣榮見我歸來夾道迎不免隔溪高士笑天真
喪盡得虛名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盖與劉厚
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田日李公祖道戲吁劉曰
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柟斥田之日



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
呂曰你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劍
呂言可謂藥石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
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
志忽見一事不覺撫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
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
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
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爾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

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節逆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也祥曾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揚雄之恬退阮籍之放逸周顗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論籍爲晉造九錫文顗代蕭道成荅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非天奪其鑑耶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椽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王大將軍作亂晉明帝親征破之衆潰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噫述不早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五代時蕭道成密謀宋禪褚淵實陰附之道成即位以淵爲司空賀者滿座其從弟褚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蓋淵以宋室顧命之臣係望中朝乃賣國賊手誠如炤論嗚呼嗣祖以得死而免身後之惡名彥回以不死而喪半生之懿行然則夭壽之數豈獨存沒所係亦賢不肖之大致也夫

天下之所謂忠臣義士者刀鋸不避爵祿不榮濟則全
君以復仇不濟則繼之以死終始一節乃爲得之苟
徒矯執於旦暮而不免依回於後日雖曰忠義吾不
信也昔蕭衍篡齊臺城已陷郡縣望風降者接踵獨
馬仙琕在江西閉門自守俄而兵至仙琕曰諸君但
來見取我義不降似知義矣及檻送建康衍釋之以
言相慰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
用嗚呼前之所以不降者爲何而今乃欲復爲之用
哉當時猶以忠義稱之吾不知其果忠義否也宋太

祖代周王師入京百官咨會李昉獨居家不朝若以
節槩自許者及貶道州司馬三歲遷延州別駕又三
歲召判兵部既至太祖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
已今日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太祖大喜以爲得人嗚
呼欲有今日之貴又何必爲前日之不朝哉太祖猶
喜得人吾不知其果得人否也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
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
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
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
思遠遽應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論者皆以管仲不
死子糾而復相桓公方之其是非曲直紛紛靡定惟
宋程子以爲管仲不得讐桓公王魏不可背建成斷
律定罪而范華陽作唐史亦取其說余謂不然管仲
可以讐桓公王魏不可以讐世民何也無知之亂小
白子糾皆以公子出奔襄公既弒齊無其主則小白

子糾勢分彼我若敵國然小白入齊而殺子糾則爲
子糾之臣者皆得以仇小白矣若唐武德時高祖固
無恙國自有主也王魏亦高祖之臣耳其事建成亦
承高祖之命耳建成固非其所君也假令高祖使王
魏事他王王魏亦必奉命則東宮亦非其定職也與
委質爲臣者不同世民殺建成高祖立世民爲皇太
子則太子君之冢嗣也又君之命也王魏而或仇之
則仇君之冢嗣而逆君之命也非逆太子逆高祖也
高祖不可逆太子何不可事哉第建成亡死之日王

魏不當覸然自處宜束身詣闕力請不能匡正之罪有虧東宮輔導之義幸而高祖赦之或改任別僚或仍還舊職然後逡巡就位斯上不負高祖下不仇太宗前不背建成身名兩全矣惜乎其智不出此也彼作史者遽謂其忘君事讐與夷吾同案豈亦不諒當時之事勢而云然哉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其子璀入見德宗以爲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



下未能誅臣父臣父足以危陛下不忍不言上曰卿何策以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璀亦自殺論者曰密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賫志以殁千古悲之予謂其志可悲也其處未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怏怏而反戈犯闕之謀尚未央也璀揣知其意則當乘間譬曉諭以禍福長跽而進曰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圍功在社稷天下所知便橋之詔或者非天子本心構於奸臣盧杞之計耳因此小憤遂棄大勳反順爲逆如天下萬世公論何逆泚弄兵天下忠義之士咸恨不得食其肉大人所親見者苟此意果行誅泚之旗將移指吾家矣吾觀唐祚堯舜之德猶在人心天命未去兼以李泌陸贄爲之相李晟馬燧爲之將長安宮闕未可遽竊也天下爲逆甚易爲功甚難大人棄不賞之功而就不赦之逆吾懼禍在旦夕也爲今日計莫若奉詔誓師協心李晟同殲朱泚事定功成回報天子明發盧杞之奸爲朝廷去佞則福祚無窮功名不朽矣璀如以此言進懷光未必遽反也萬一



不聽則號泣隨之冀其一悟又不悛則以其欲死於既敗之後者死於此時懷光亦未必不隱然動心也柰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爲逆而曾無一言幾諫之誠顧輸父情於君側以賣己忠後雖井心俱死不食其言亦何救於君父之間哉嗟乎一死而再取名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乎否也昔楚令尹子南肆惡於楚國楚王將討之以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棄疾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洩命重刑臣亦

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
乎曰忘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春秋亦嘗非之
若棄疾者李稚斷罪之明例也
馮道歷仕五朝且嘗受契丹太傅之職則臣虜矣五代
之君皆以簒逆得國非眞受命英主故馮道得以富
貴淫其終身予讀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云云見淫饑門
既爲我妻則願其詈人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
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



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通曰求臣亦猶是也
馮道歷後唐石晉漢周皆迎降勸進此不挑而和未
三日而嫁者也有婦如此取女者必羞以爲配五代
之主悅道迎已而寵遇之不思今日迎我他日將復
迎人噫使道如遇漢高帝難免丁公之戮昔樂毅自
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
王猶今日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奴隷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擧袁渙爲吕
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以兵渙曰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
復罵將軍可乎布有慙色而止予因論馮道擧二子
之言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
吴曦年十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有不臣之語其父怒
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吴巴子後曦謀逆安子文楊
巨源李好義合謀誅之矯詔云雖干戈省厥躬朕既
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
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
也其父乃大制置玠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决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
量多智畧屢立戰功將士歸心及北征京師民間讙
言出軍之日當立檢點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
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訩
訩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中引麪杖逐太祖
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
恐懼婦女何爲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
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曰吾兒平生奇
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又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

然言哭自若是日　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宋史稱藝祖母杜太后之賢曹髙向孟皆本於此余
意杜太后安得賢母之賢者必教子義方勉以大節
今藝祖受禪陳橋杜太后聞報不覺撫然曰我兒素
有大志今果然矣此必藝祖未發謀之先家庭之中
母子兄弟失心積慮覬覦非與歟之素矣故一聞報
而驚喜大志之克遂也以斯言之不逮朱温之母矣
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將士
擁宰相范質及王溥魏仁等皆至質頗詰讓太祖不



肯拜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皆稱萬歲周帝出内制
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之也當時周
帝制書出自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
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東軒
筆錄穀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對言穀宣力實多微
伺上旨太祖謂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
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其黨言宣力指前禪文也太
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太祖以爲
怨望決意不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之所貴重乎

蕭梁沱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宜用而武
帝終不用殆類是也

玉堂嘉話載陶穀草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調爕之
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太祖由是薄之然
袖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
自責矣翟宗吉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識變遷閑
情猶到煮茶邊可憐畫盡葫蘆樣不與鸞膠續斷絃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不過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産真宰相



也太宗亦嘗稱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
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矣

范質終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悔迎拜宋祖之失
也王旦死戒諸子削髮被緇以斂悔不諫天書之過
也然竟何補於身後之議故君子作事慎厥初無貽
後悔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褒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
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
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

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弗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謂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韓世忠楊子江之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褎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



於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誠可惡特亦偶然而閩之忠義亦多矣

頗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驛即死人挽之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意蓋以王裒不西坐之義責之蓋王深甫亦嘗以責稿侍中矣要之不失爲正論也已丞相之子即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至元中誤也陞任不二三年奉使卒於贛州道中耳然元文敏公爲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慊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翼子服如不見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閼瞰嘗試大觀萬物皆贅存者奚哀逝者奚憾其說似與挽者之意弗同覽者詳之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一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於百年也先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此與前章相異并錄以俟知者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亦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

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元翰林學士王
磐以詩哭云當今不殺文丞相云云
上見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
昆明灰刼化塵緇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忘南操
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
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褁遺尸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鱗洲見之呂令賦詩鱗洲即
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
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慚盖譏其



負宋而降元也
吳興丘天祐吊子昂詩云宋家王葉鳳凰雛骨冷空山
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千年詞翰落江湖秋風白
鶴飛遼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
光彩照吾徒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
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
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
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

事二姓弟炤嘆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元至正間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爲不軌貶嶺南道江
西死于薦福寺有人以詩吊之曰人臣位極更封王
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爲孝子九泉無面見先
生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終難及子房虎視南人如
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
危素字太朴撫州金谿人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㝵少
同學問元至正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㝵爲侍制



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㝵約死於難
㝵從人張午勸㝵勿死㝵不從竟投居貫坊井中死
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
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
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六十八矣
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
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
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實元朝老
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和州余闕元忠

臣守安慶爲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　上加其節立
廟和州祀之　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
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
年憂懼而死
帝因元順帝舞象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
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後責令守
闕焉
宋景濂爲危素墓誌謂素厚重深中聞人詆毀若不
聞知斯言亦工於摹擬矣又謂其凡事有關於名教

可以勵風俗者必爲乃已夫存亡生死於名教風俗
大矣而奚不爲之乎素以至元元年登朝祿食三十
載元亡時年幾七十矣洪武二年受官三年兼弘文
館學士隨斥居和州再踰年而殂其生無幾也五週
之殘息孰與百代之芳名即久視長生在志士仁人
猶所不屑矣噫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貫屋以
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素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

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
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覩其文有請氣目其人舉
止亦然料知其危太樸也
張士誠之敗頗由其僞司徒李伯升倒戈蓋每以國情
僞輸令吳人猶呼賣友者爲李司徒上始見伯升燕
勞三日以花綵鼓樂迎於京城乃對士誠數之及見
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浙江行省參政上曰元君寄
汝以心膂之任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懼不能荅亦
始迎勞而後戮之

瑣綴錄云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　上啞然曰
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
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　文皇初駐金川門蹇夏二
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其中惟
解公纔歸自謫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
比其亦薄乎云耳
永樂中學士胡廣卒有人投詩乃假楊士奇作曰漢朝

胡廣號中庸今曰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起

教名姓正相同

太宗渡江時解縉胡廣金幼孜楊文貞周是脩相應自盡於應天府學即而縉使人覘胡廣動靜因得廣在厠問家人曾飼猪否縉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能捨性命乎盖皆無意於死也惟脩竟行其志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决日以爲憂其母問曰子憂何事信曰兒統千萬軍能無憂乎母曰汝才統



御有餘非憂此也汝勿瞞我信屏左右曰今有勅取王爲之柰何母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憶汝父之言乎盖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至信艴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欲見王不可又啓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乘女轎徑詣王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復曰我眞有疾何言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有勅令信執王果無意乎當執以献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爲恩張乃召姚廣孝謀靖難未幾簷瓢瓦墜地王謂不祥不懌孝曰祥也王罵曰何祥孝曰天欲易黄瓦耳是日謀乃定

出小史　王鏊撰

成祖皇帝命樓璉草靖難之詔適方孝孺受刑之時唯唯承旨歸而嘖嘆自縊宋林希草東坡謫辭成而擲筆嘆曰壞了平生名節矣夫捿非不知靖難之詔不當草畏死甚而勢迫以受也林非不知坡辭不可草



利心急而言遷宰輔也然卒死而名節壞焉豈非勢利成其過哉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黄冠去國南宮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釋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　太宗渡江靖難時廷臣胡金解楊并胡儼衡府紀善周是脩約同死節惟周縊國子監尊經閣他日士奇楊爲之作傳與其子曰向使吾翁死與傳何人作也

術数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為如山人之詩宋康節之知識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illegible]史稱酆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illegible]石槨有三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来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畧數條併録於左以見代皆有人人自不知耳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遊奉贈二

卷十　術数

金刀後麻叔謀被砍為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云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數滿一千年堦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塟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塟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門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塟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塩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歩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

御史任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闊八寸中有鐵銘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塟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出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

卷十　術

二句矣國破時曹操按甲於城南潘美結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俶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日於山涯鑿池得一石匣扃鐍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則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塟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啟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鏽鏤絶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鎺開不埜埋漆燈猶未點

晋待沈彬来巳上出搩異事又宋祖葉殿得石有篆
書曰歳在申酉汴梁不守及徽欽北狩亦申酉年殊
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厲
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其家
看其先隴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發
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其塋此千載榖食
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徽不同
耳遂揜之出水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有軍厮名狗兒者
於杭北山横衝橋塋土得一銕券云鴈門王



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又同
問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巳耕而得之一云出
巳土中知府令舁石来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
知府虞廷璽為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
虞廷璽也鄭意康節窩遂為建祠出冬餘序録今省志所
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数而諱也又正徳駕崩大
学士毛澄迎　世宗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
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状元来毛乃弘治癸
丑状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

諭一日詣闕上書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
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
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為軍師護諸將
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
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文廟
過徐見豐碑問此何為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其人
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　上大怒急令碎之復
曰且録碑中人名来至則碑已鎚拆録其名則程濟
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辯矣後　太宗登



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禳之也
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数但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不可違也
漢東方朔人謂天仙所謫也武帝嘗於七月七夕日以
金甌覆上林棗四十九枚以杖撃檻呼之曰朔来朔
来射此何物朔至徐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撃檻乃雙
木為林也曰朔来朔来者字音同束兩束乃棗也七
月七日乃七七四十九也其上林棗四十九枚乎帝
大笑即以金甌擲而賜之

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之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卿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盒於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啟盒視之柑子滿其中乃奏曰此江南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嘆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命一丙家小兒夜上高樹以銀笛吹之宣元素聽之上曰近之



為朕逐之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掇去昏黑無計求也上又令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於內入數人鳴鼓白素曰又如此怪卿可逐之素復飛符良久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奏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命穴中鳴之戒曰任聞傳宣不可止也復不聞其聲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止約臣不敢違命上曰今夜更鳴之縱是我來亦勿止也復不聞其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

穴人皆驚走宣皇駭為異常賜賚孔多前後奇術不可勝紀後歸江南不知所終

後漢任文公善占數為治中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聞之亦有為防者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刺史笑之至日中天忽雲起須臾大雨驟至滿湧十餘丈漂壞屋舍千餘家公遂以占術馳名

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爨室卒暴風婦即求歸辭二親姑不許婦跪曰家世傳術疾風



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主爨者妾將亡之如期果卒

符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神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天寶間西蕃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虜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劍呪咀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以予論之左道惑術

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
六丁不驗矣
蜀人欒巴入為尚書正朝會巴得酒不飲向西南噀之
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謝曰臣本縣都市失火故
噀酒為雨滅之驗實果然火得雨而滅
晉王敦欲謀反夢以一木冲天而破次日問於郭朴朴
占曰即未字也未可動作後竟被誅
晉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
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為卿相當受禍耳吾亦



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
禍珝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
不能免卿相也後珝為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
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噫二人之術數可謂精矣人
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非一定之
數耶
隗炤晉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
爾雖窮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
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
亡後其家大困之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
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
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
久悟曰賢夫何善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
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嘆曰妙
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洞吉凶者也於是告
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漸窮故
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
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



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
還掘之皆如卜焉
唐桑道茂善數法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
下即貴某之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
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其官銜姓名云所犯
罪僭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其道
何語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反道茂陷
在其黨中晟往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
茂大呼曰某有狀耶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大驚即

釋之乃以道茂為上客

袁天罡子名客師傳其父術所言皆驗官為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盒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盒視之鼠生三子果有四矣

唐玄宗時連日雨不止召梵僧不空止之不空遂於庭中浬泥龍五六滴水作胡言罵之有頃雨霽玄宗大喜厚賜之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問其名取宮



人扇百餘褋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黄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朝門内夏震微時嘗為殿岩餚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俊娶其女時郭棣為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為三衙扣為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與三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動君三人皆當由是而顯矣未幾開僖出師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貴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岩虎亦叅馬帥皆至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遼史魏璘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速以為勝負王問璘孰勝白奏赤者勝璘曰驄馬當勝上異而問之曰曰今日火王故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既竟如璘



言二事所論正同康節金短木長之事皆是論理

趙晉公在中書時聞丁文果善射召至函置一物令射之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春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橘一枚也　又太宗置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宋杭州太守何中正為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八月圓一塵從此出秦川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開卧不還後中正果終於八

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後敗杭州而卒
蘇東坡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東坡
方驚懼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一
道士來謁曰昨夜驚畏否坡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
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愧而退
毛繪遂昌人善畫入神常至會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禮
入佛殿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角而出遇夜有兒
啼聲怪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咲曰若欲絕之甚易
乃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李順吳曦名讖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
繼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
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
叛蜀歸欵于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
亥隨軍轉運安丙奉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拆順字謂
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拆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
較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噫亦
異矣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

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一
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
途
宋徽宗微行遇謝石測字書朝字令拆連呼萬歳問故
曰十月十日非聖節而何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
上書一字令測曰土上一字王也終王天下又寫一
問字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非君而何議都杭州書
杭字測曰兀朮又來後果再至秦檜當時掌國事書
春字測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帝為改容遂忤檜隱



不復見寧宗時史彌遠謀誅韓侂胄召術者書死字
令測蓋一字下夕從匕也彐一夕變化明日果濟寧
宗不預復書死字則一字下夕從匕也曰此夕厄矣
寧宗果升遐大元相哥丞相元名桑歌拜相後延術
者書桑字測曰今已作相但欲知在相位年月久近
曰木字十八字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
八箇月桑歌不滿意遂更名相歌復書相字令測曰
目字橫看又是四字若是則橫直只四十八箇月至
元辛卯正月敗其言果驗

李度字孟容見一先生名全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所言輒有驗度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子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禄臨别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度曰國初時已有至貞全真曰子第識之後度南還至聞河間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乎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似道招之一日扣以



飲食之事乃密寓数字緘封之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拆封觀之諸事不及惟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

淳熙己酉晳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群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闥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憇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言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数環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蘇子瞻謫儋州以瞻與儋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駃謔之意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宜



宋時有尼妙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經商。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賊。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夢覺疑莫能解。有李公佐能解曰。殺汝父申蘭也。殺汝夫申春也。蓋猴申生車去兩頭為申字。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為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詢訪有申村。村〻中有申蘭申春兄弟。因往求傭年餘。乃知其殺父夫之盜。俟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定罪。妙寂乃從釋教為尼。

李公解夢神哉

元主召一術士問以國祚何如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矣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二人皆不見虜至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中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



比欺我即戒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有死命太監往伺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鎗中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挟兵不動頃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謂曰東南不已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少却已而疾風揚沙人不相見虜去詔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欵曰不知衆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

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吉親征鼐急歸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内而後行曰已有吉其監國其從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宮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患土本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將氣至至虜將還矣明日楊洪自宣府某自大同入援虜遂遁



弘治時閩縣人高鳳善卜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也傳鳴未第時求占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鳳曰吾適剖椰子而傳君至其象鮮圓當為鮮元後閩縣林士元亦舉第一先數日鎮守内臣欲預知其人書一典字令占之竊觀尊意得無在典化乎不然也今所書典字乃從俗省書也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閩城矣鳳奇中多此類鳳嘗自占語人卜若可信鳳儒學吏矣當至五品京職不知何從得之弘治間召入宮中占驗四陞工部郎中

禍讖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
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
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知必不免後收石崇
歐陽建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
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
谷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体
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



誅戮百官殆盡宋靖康元年立春先一日太史局勾
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虜正德間劉六葦反
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
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聖
人先知其厄耶

隋煬帝幸維楊後宮十六院皆隨行帝御龍舟夜半聞
歌者甚悲詞曰我兄御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
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少前去三千
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損門內
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
回負其白骨歸帝遣人求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心頗
徬徨通夕不寐

隋大業九年煬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
云河陽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
結菓自然成帝聞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曰孰使汝
歌也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道途兒童多
唱之帝默然久曰天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
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



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臣
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
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令焚之

唐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
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爲風流陣以霞
帔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
笑時議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
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

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嬌掛晴碧
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
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
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
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窓朱户惟有春知處碧
雲冉冉蘅皐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
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
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祗
今惟有賀方回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



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
愁亦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
固竟没於貶所而山谷厄於成樓之死尤艱哉噫咏
詩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耶
張靖言王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
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
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
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
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

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
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
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
哭幾失聲爲一指使掩其口明日荆公薨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于贊庄子弟喜而
奔告杜慘然不樂子弟詢之杜曰此非甘露乃雀餳
也味與糖同吾其衰乎 盡雀餳味甘白色其臭如松
脂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珠馨香而有酒味
食之諸竅皆爽無何杜死相繼而喪



蔡京臨卒前一日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
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此詞不成話況京死年八十此
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有此詞乃
西江月也月餘京卒可謂讖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
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
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
華到此番成夢話
宋徽宗政和間有事南郊出南薰門見雲間人物隊伏

以爲天神來享盖方士所爲也乃詔諭天下建道觀以迎真名之後淵聖出南門見虜酋正應迎真之讖自政和以來崇奉道教京師宮觀多以真字爲名如通真會真集真之類乃女真犯闕之讖又自禁禦及貴近田園皆以庄或村落名之亦京城殘破之兆

歳将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實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北山爲羅大經言之閩嘉靖丁巳戊午年倭賊至亦先有此異



宋政和七年詔脩神保觀卽俗謂一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爲鬼神飾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帝乘輿亦微服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貢皆非吉語也後有旨禁絶政和後帝巾裹衣服喜同臣庶賈欲爲期門之事而苑囿皆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聚珍禽奇獸麋鹿鵝鶴動數千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靖康初虜騎犯闕果符納土獻土之讖矣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禁城百萬之犬俱嘷無復聞人聲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廬江何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中有蠻狄之禍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



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怪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盖人妖而女胡犯

闕之兆也又淮南民間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鱗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其處看胡兒也亦胡冦之警云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内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



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倡亂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狄焉試舉其畧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閩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泒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羣干冊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霄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金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盖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讖可勝嘆哉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爲得意皆稱賛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學京庠與陳魁峰相厚善一日辭歸求陳魁峰書爲介紹謁建漕節齋陳昉繆意謂陳當路書尺必可規求權局歸次衢之江山縣乞靈於江郎廟神賜夢遊一所官舍廊廡邃深有

士官數輩巍冠博帶翺遊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碗
飯進與繆繆下視之則真珠飯也飡未及半進飯者
復奪之初未測其意及來冨沙投書於節齋齋謂繆
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今請君
爲質一月可得官楮五百貫之俸少爲養廉之助繆
以漕向來叅至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未
畢繆之母訃音至也一飯未竟即以憂去信知人之
飲啄莫非前定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山二賢祠
云



宋度宗時陳文龍興化人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
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悒悒不樂既而及
第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及守鄉郡又夢神言交代
後著年月日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
至杭拘繫病將絶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者因嘆曰
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宋皇未亡之前鬼神
已奉其正朔矣後果卒
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壓下浪滔
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歹將身攤落在
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滾滾
風波須仔細牢心把舵要堅牢秦檜果陷飛於風波
亭下
賈似道齋雲遊道人於西湖道堂齋辦祇候平章未至
忽一婦人抱一子至曰平章設齋豈不及我既與一
分持以遺子乃傾子於齋堂卓上復入求齋衆厭之
又慮平章將至急取與之未幾平章至左右叱之去
無及婦人抱子趨避小閣子遺糞卓上不暇指拭用
鉢盂蓋覆俟平章展拜後衆欲除之舉鉢不起婦人



亦不見衆以爲怪平章命左右併力撤之亦不可得
於是焚香設拜鉢乃舉得片紙有詩二句云得好休
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衆以勉其退閑而不知
綿州之意後德祐誤國遭貶卒於漳州木綿庵方應
其識
宋理宗宮中擊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於眼
角名曰淚粧四方效顰其亦過北之識乎
宋德佑丙子元帥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積宋方幸
其阽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口

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己外元帥下廣海張弘範遂
進攻厓下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
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
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
百神亦陰受職於胡虜而黙相之耶氣數先定矣
宋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望之插天如
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捲去縣令兒女奴婢雲中復墜
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
丘墟遂移今縣



宋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宰
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于
殿下稱藩矣上命紀之馬遂立牌志以宋殿元是寺
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大之夢僧取
殿正後爲五寺之基番僧楊璉真伽主其地是其驗
也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爲寺逆數至於理宗
夢時正二十年矣
元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有錢
貨無數盖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徹
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淹死者如是累日江復
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至正九年間河内民家養蚕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
宛如旗狀又一家蚕數十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甕
盖亦倮虫之孽爲兵之兆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鷄二形一邉毛羽
純雄一邉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能雌伏盖氣之乖
亂羽虫之孽也又江淮郡鼠擁集如山尾尾相㘅度
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



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正道行皆遵道側其
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焉
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
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嘆且泣曰宮禁
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
不可復作徽欽銜璧求活爲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
日元京遂沒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泊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
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上

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群猴復
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
六牧當時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
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
亡國盖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帝酉生肖鷄明皇好
鬪鷄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禍
常山道旁神祠中有詩云荼蘪香夢怯春寒人掩重門
燕子閑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說到常山此鄭亦
山詩也聞其題詩之夕妻在家亡盖斷釵讖也



張士誠委弟士信爲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弟田
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彦文葉得新然三
人黃書生蔡業醫葉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丞
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
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
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始知爲讖也
洪武三十四年誅梁國公藍玉收藍黨萬餘人殺之以
征雲南千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千餘人陛辭
時上與玉論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玉舉袖一

麾諸將盡起 上甚悪之後以其事誅之所謂三呼
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基於此矣
洪武間句容張國賓弟國瑞其園生並蔕瓜献於縣尹
進之朝廷朝廷薦之宗廟有歌誦傳美於時後張氏
兄弟爲同姓者誅連于罪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髮正
顭瓜之並蔕人謂非瑞乃禍兆也國賓子三歲發赤
水從軍生四子子生十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二百餘
人一子佑于四川亦生子孫百餘人一子後業南京
子孫亦百餘人四五百丁又信瓜瓞之徵福兮禍所



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太祖一夕夢二龍鬪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與
成祖同戯又着白心知後必不恊且見建文頭顱頗偏
髡緇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啓視一
刀一度牒有勑曰欲生懐牒爲僧竄地去不然自盡
速焚宮去地道出東南當時齊泰王子澄知之而傳
於人故也 詳見傷感門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
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編

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
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
皇考既謚懿文諱又曰允炆皇子生又名文奎識者謂
臣下儒生之稱改建文年號燕王訐曰胡乃重復至
是使臣民適知年與諱同不祥也小子見其敗矣
洪武改元山西童謠云少做衣裳少做鞋過了年下去
南臺次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多徙於南方
李迪先生蘇州吳縣人也能文章善詩一夕夢人執其
手書一蘇字又謂爾必見殺於此文也先生疑之凡



蘇姓者皆不接見後本府太守某嫌府居于衛之右
不稱文東武西遂遷於張士誠故址之地衛官惡之
誣奏太守欲復王業　上召至京斬之先生爲太守
作上梁文亦棄市嗚呼異哉夢乎
少保大司馬錢塘于愍肅公謙景泰初監脩京城時見
石灰因口占一絕云千槌萬鑿出深山大火坑中鍊
爾顏粉骨碎身皆不顧自留辛苦在人間後此公因
主易儲慘致大禍此詩爲識也
少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

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交桃李聽笙歌題犬曰護主
有恩當食肉却御枯骨餓腸于今多少閒狼虎無
益於民盡食羊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予聞之先
輩則曰聞有親筆於其家蓋句雖俚而意則尚也似
其爲人或不經意而云者若手帕蘑菰之詩亦然或
曰犬詩乃先正李時勉者未知孰是
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來時有不因南省火怎得狀
元焦之語時人謂今焦御史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
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



然符合亦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之說也
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腰
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
虜庭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讖乎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
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
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

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渰沒田苗蕩析民
居州府县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時雲南
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有被傷
者大司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參問守衛者
因乞嚴武事以備盗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兆既當
備盗亦須慎火司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
部毁焉或問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
記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高



世則謂其倅趙允緡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
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耳不意亦驗
唐寅博學能文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爲市科
目事逮繫而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爲諸生時作悵悵
詩云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遊絲意惹牽何處逢春
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
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黄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
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豈非詩之讖乎此公
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一
烟霞隊裏醉千場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
知矣
唐寅繫獄事是歲主試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俱有時
名敏政發策以劉淨脩退齋記爲問罕知者江陰徐
經與南畿解元唐寅條答無遺二子矜誇喜躍輿議
沸騰謂敏政賣題給事中華昶劾之敏政在闈皇惑
失措自言夙搆試目疑爲家人竊賣乃翻閱試卷凡
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同考官給事中林廷
玉復疏言敏政在場屋閱卷可疑六事　詔逮敏政



經等俱下獄會多官廷鞫經伏稱平日嘗以雙綺授
敏政出入門下夙搆試目寔從家人得之徐經與唐
寅陳說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爲民昶與廷玉皆外
謫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黒雲紅雲若相鬭者久之分爲兩
域人馬汹汹若攻城狀城中人馬應之明年寧王叛
寧獻王權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太寧寧即朶顔等三
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盖燕時兵力不敵特藉
太寧胡將掊揮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頋以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
一以註書作畫爲事以消　朝廷相疑之心而太寧
之地既無王府又無守將原得其兵之力也因棄與
之矣正德末年寧王之孫宸濠云云
濠江右寧王名也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
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鴟
鳴寢殿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爲潃
死其子以他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詭言别妾生男即
佐後信任群小烝淫父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省



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
刼掠官民財産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然
等每稱八字好當爲天子於是心事益横科道久聞
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蕭淮華交章劾之朝差三堂
往看濠懼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時借言有旨而
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鐩請看密旨兵備副使許
逵大爭罵之當爲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
門印章僞受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
日命內官余欽率賊人吳十三等出爲先鋒往攻九

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爲兵備都司楊銳指
揮崔文死禦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已定祭旗
同妃自督兵出湖併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
去不知提督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
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起兵激以忠義檄傳
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樹十九日襲破
賊之西山坟廠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鼓而進賊
巢遂爲虀粉矣濠聞回舟黄石磯怛然自嘆猶以金
賞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東湖



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惱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
輜重同時溺水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僞太師致仕都
御史李仕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溺水斬
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凱旋自謀
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濠生
當戊戌非犬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
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非犬
傷一家乎至言八字惱爲受死之地黄石磯者王失
基矣雖濠悪貫盈理自族滅亦豈非大數哉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烈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也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筭又明年六月倭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垻河水亦盡赤亦血水之所兆耶

嘉靖甲午鄞人屠僑來閩爲左方伯自南門進城到任時說者謂當有火災未幾萬歲寺木塔悉燬於火屠以爲由己致也即具衣冠向火而拜禱時天雷電大



雨屠被雨衣只行三拜蓋倉卒錯亂故也次日火燼中拾一鐵鍋上鑄屠人握閩雨衣三拜乃塔頂蓋也此見萬物成毁之數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聯云御溝氷泮聞流水鄔應聲曰金屋春殘見落花甫朞年公主下世蓋其讖云

## 疑解

或問古傳所傳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共工觸不周而山崩女媧補天羿射十日皆訛也補天謂其有輔相之功也後世以爲鍊石耳崩山謂其有絕倫之力也後世傳會以爲真實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少昊氏以鳥紀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高陽爲少昊孫有四妃焉意者亦以此官之而契生玄鳥氏也然未可知也右傳曰天有十日入有十等釋者曰自甲至癸凡十日羿射十日殆



亦謂是也然未可知也此皆訛也昔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黃帝三百年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耶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噫自非孔子辯之鮮不以訛爲真矣夫古今一天地也亦一人物也豈容有異於其間哉

史記列傳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

子耻之司馬貞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程伊川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闞止為陳恒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武進薛方山曰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嗚呼予雖不



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今即左氏呂氏所載則太史公不惟誤闞止而為宰我與田常作亂者亦誤也及觀田敬仲完世家闞止事又昭昭甚明其非誤審矣既而閱李斯傳引呂氏所載又昭昭甚明豈又誤耶吁不然也曾參殺人投杼雖免於三至此宰我之所以直書而無隱歎聖門高弟悖逆乃至於無君此斯傳所以兼採而致疑於吁據事直書而置疑於斯傳班孟堅稱遷不虛美不隱惡於此可見彼謂其踈畧而輕信者豈足以知遷哉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論[illegible]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之老聃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孔子言記辭作家記因據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架空寓言時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托時取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尊老子抑孔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記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無所自來而問老聃一語備詳諸書莫知始自莊子



不知老聃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法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掊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崇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吊肉晉代可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如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攸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嘗謂孔子師老蓋推周公其夢想僭[illegible]

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泒接
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於莊子輩爾聃道之
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
借孔子尊師可見矣後之衛道者多為分說若孔子
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者聃為周藏史藏皮書而或者
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
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苷為棄名
撿薄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
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

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
到關尹老聃至莊周皆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
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見
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問禮之說不辯自明
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云云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
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
道亦淺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
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亯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
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
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
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
國則見小君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
君是求仕不悅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悅夫子之見
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
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
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釐而王符之徒亦
無所吠其聲矣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孫
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
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
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
適衛至衛而又恥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
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
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
晉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

之喻南蒯以費叛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
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曾此夫子所以見之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所見乃曾之南子也

小說載李太伯不喜孟子非也太伯未嘗不喜孟子也考其集內知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子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



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遥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太伯蓋深於孟子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鄭薹

而出凡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
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口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



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韓子亦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考之孔子年七十三伯魚年五十一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年二十生伯魚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庚戌歲數至孟子去齊之年凡一百六十六年由是推之孟子少子思百餘歲謂受子思者固非謂受業於其門人亦非也

世俗傳事多出於訛不可盡信如范蠡載西施歸五湖

此世所共傳也先儒著論謂蠡雖去越心猶在越恐越人惑之而害霸故挾施俱去以塞其源耳及觀蜀楊升菴辯曰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其實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未有考證以析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必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所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



嘆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趂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　又如楚襄王夢神女騷人著述無有言其謬者及觀程敏政篁辯曰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則甚不然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則夢神女者懷王也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脯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異奇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婦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誠為寡人賦之夫既云王曰茂矣美矣又云王曰若此盛矣何其前後之複哉况人君語臣不當曰白答臣不當曰對且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予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



將闌以為宋玉代王賦之如玉之自言則不當云王覽其狀既云王覽其狀則是宋玉之言矣又不知稱予者誰也以此考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明日以白玉者白王也王與玉字先後互書之誤耳前夢神女者懷王其夜夢者宋玉襄王無與焉世俗所傳可盡信乎

昔人謂東坡不善史記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况東坡乎觀其記李氏山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

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
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乎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
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
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
如此况史記寧不好耶且荊公嘗稱東坡表忠觀碑
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既法其體矣非潛心領畧者能
若是哉
楊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張飛以
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刀斗銘於涪陵州此特一身之



藝併人而善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為篆書
鯀之為城桀之為瓦始皇之於長城隋煬之於漕河
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尤為大異者也此善惡
不嫌同料
餘干胡敬齋嘗過徐孺子祠下作詩曰漢壁紛紛不可
為先生明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蕃下
榻時愚謂見幾明哲孺子以之而王臣匪躬之義在
仲舉庸可已乎且安知當時幾微之事孺子未必不
言之仲舉欲與之偕逝義不可耳不過付之無可柰

何而已若夫後來機事不密天意人事有不偶然
者君子烏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晉世祖老莊而王坦之獨作廢莊論以排之晉世尚虛
無而裴逸民獨作崇有論以反之晉世信鬼神而阮
宣子獨作無鬼論以覺之晉世重勢利而顧覬之獨
作定命論以嘲之晉世嗜貨幣而魯褒獨作錢神論
以譏之晉世寡廉讓而劉寔獨作崇讓論以激之屹
立波濤之中而思廻狂瀾於既倒賢於王夷甫諸人
遠矣孰云中流砥柱止一陶士行也



愚讀寇萊公斥丁謂拂鬚事竊謂萊公過矣謂也憸人
知敬事公實難顧而斥之拂情甚矣夫敬且斥使多
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袒割
牲操几杖擁篲馭車者曾是拂鬚為媚耶公於此宜
謝不宜斥也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豈獨孤注者
為哉
四明王溥今古錄曰昔蜀人黃制參有大謂朱文公於
王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蘇東坡憎而不知其善黃
東發公云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

之書文公平日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歎東坡因王
山極口稱東坡方辯之王山再護東坡則文公遂一
發說東坡短處此憎而不知其善云乃一時有激之
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然其苗脉亦從為伊川護法
中来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文公亦以其詩為是
此等偏處亦不自覺

名諱壽堂蓋人生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
亭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銘神道碑則曰公諱某
今人不察凡遇人請問曰尊諱又稱人之母曰壽堂



不知丘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
堂延魍魎註曰壽堂祭祀處也林逋有壽堂詩曰湖
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稿
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今言皆背戾

考證

宇宙者上下四旁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揚子太玄曰闔
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四海者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
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

漢東方朔書占歲後一日為鷄二日為犬三日為猪四
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
日晴明所生之物育陰則災

蜀之風俗歲晚相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謂之別歲除



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今在在皆然

古人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陽冬至
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意也至於
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
時之盛爾

立春之日貼宜春于門 見時令門

古者諸侯迎春於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見
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為沿漢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

容齋三筆既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唐書嚴挺之傳云唐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燃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帝述西京記曰正月十五日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至宋乾德五年詔以朝廷無事區宇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我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綵樓招徠富商以實國本元宵定為五日耳



正月秦以吕政諱以正為平聲自漢至今彤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月令之書雖起於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夏布封賞之恩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因皆本之月令焉古者未有年號漢武帝起建元元年號之建始於此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 見時令門

四月初八日俗傳云云 見時令門

五月五日漢武帝取蜥蜴飼以丹砂至明年五月五日搗以點宮人臂宮人有犯則消不爾則如赤痣故名守宮李賀王白夜搗紅守宮李商隱詩云巳西夜市能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古宮詞云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

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鬼及兵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風俗通歐詩云五色双絲獻女工多因荆楚記遺風又云繡囊誇新巧縈絲喜續年章簡公皇帝閣帖子云清曉會披香縈絲續命長一縷增一歲萬縷獻君王樂城帖子云飲食祈君千



歲壽良辰更上辟兵繒抱朴子以五月五日以艾為人置戶上辟惡驅邪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於汨羅江人傷其死以舟楫拯之至此競渡是遺俗

屈原死楚人哀之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夢一士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若有惠當以菰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乃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本月日作粽是也 亦附時令門

六月伏日見時令門

七夕乃七月初七日夜人家盛設酒菓於庭中或樓臺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疎密以為得巧多寡

中元七月十五日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水中及塔上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邑厲壇祭祀

中秋八月十五日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有賞月之宴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童子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九月漢汝南桓景隨從費長房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執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牛羊鷄犬一時暴死長房聞曰此可代也今人此月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

唐時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

漢時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爆烞有聲而山臊驚怖爆竹燃草起於庭燎令人除夜日燒火爆即此意也餘見時令門

諸夷名唐虞曰山戎曰獯鬻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

擲卦以錢自漢嚴君平始唐詩云岸無織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嫦娥若謝疊山云有窮后羿得長生不死之藥羿妻竊而食之奔入月中是謂嫦娥李商隱詠詩云雲母屛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〻心



四凶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即驩兜也渾沌者不開通之貌者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窮奇者共行窮而好奇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即鯀也檮杌者頑凶無儔匹之貌也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
餮即三苗也饕餮者貪飲食冒貨賄也
帝堯秀眉八彩魯僖司馬亦秀眉八彩帝舜雙目重瞳
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稽康亦龍顏世祖日
角唐高祖亦目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
蒙魌陽虎亦如蒙魌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班
定遠虎頭燕頷包拯亦虎頭燕頷司馬懿狼顧周嵩
亦狼顧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



日磾七内侍張安世七世顯官名七貴又以王元才
益才顯才仲才季才兄弟五人為五侯不知皆后氏
之族西京者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也
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
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高帝呂后孝武上官后
孝宣霍后孝成趙后孝哀母丁后孝哀傅后七族貴
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受封王譚平阿侯王
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
東漢嚴光本姓莊

七賢過關　俱見地理門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三人皆
有文學
晉時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陳時陸琰字温玉陸瑜
字幹玉宋時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子靜皆親兄
弟以文學顯時俱號為二陸
建安七子魯國孔融字文舉廣陵陳琳字孔璋山陽王
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偉臣陳畱阮瑀字元瑜汝南
應陽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



遺於辭無所假
河東三鳳漢薛我字伯褒河東人與族兄德音從弟元
敬齊名世稱河東三鳳
太上皇之稱始於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至漢高帝
亦尊太公為太上皇
皇帝者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煇煌無所不照帝者
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曰皇帝
秦始皇已併天下李斯等議曰天地人有三皇今臣上
王尊號為泰皇命為制令詔誥天子自稱曰朕蔡邕

注云朕者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天子獨稱
陛下者蔡邕注曰陛者陛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列
以戒不虞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陛下者因
卑達尊之意也又如閣下足下執事座前四者皆稱
呼人之辭唐趙璘因話錄云古者三公稱閤而郡守
比古諸侯亦稱閣下座前前輩與大官人書多呼執
事與足下蓋不敢直言故托言其御者劉子玄與宰
相書曰足下韓退之上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
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



丹墀漢尚書奏事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
周記曰椒房丹地又杜詩閣下通丹地梅福傳註以
丹掩泥塗殿上地陳無已寄東坡詩丹地開黃卷謂
東坡在經筵也
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圖史翰墨莫不具備
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
寺凡言寺者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
天子懷來四夷也赤者言其赤心奉君皆三公九卿
之任也近代惟大理寺言棘卿餘寺則否九卿皆樹
棘木而大理寺則於樹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
刑於其下之義也
黃堂者唐蘇郡太守之堂数因失火以雄黃塗而禳之
故曰黃堂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
扉
五馬亦太守之稱漢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
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
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王
羲之守會稽庭立五馬時人榮之宋謝靈運乃永嘉



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南京國學　俱見宮室門
天潢之派魏曹冏表云王孫公子疏派天潢蓋天潢者
天河也言王孫公子若天河之分派喻其尊貴
清道者周禮註言天子所至行在清道以虞非常之變
黃圖者謂天子當出先令道路洒掃清淨
城者鯀作也吳越春秋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
子云鯀作九仞之城諸侯背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
服四夷納職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弦者攻弱者守敵

者戰城之什自禹始也
坊漢洛陽故北宮有九千坊則坊名自漢有也
民田文獻通考曰唐始使民得立券自賣其田遂有私
田此說亦未深考如蕭何買民田自汚貢禹彼召之
日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自漢以來有矣
地畝通典曰黃帝始立步制畝是田以畝計起自軒轅
唐高祖始定度田之法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
百畝為頃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

留而不忍去之意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及
民者亦碑之而後人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
漏澤園創始于宋元豐間立為瘞埋之所取澤及枯骨
不使有遺漏之義也 國初令民間立義塚 天順
四年令京城門各置漏澤園
養濟院唐會要曰唐開元中京城乞兒官置坊給廩食
以為養病院又分置悲田院于諸寺宋因之以增院
名福田 國朝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待殘疾
無依者天順元年令收養貧民于順寺從京倉支米
煮飯日給三飡
墓銘或謂晋以前無者顔延年始為其制按吳志凌統
卒孫權聞之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
又漢張華博物志曰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
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埜
非寧非康不封不樹靈曜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是葬者之銘為已久矣
戒石蜀後主孟昶於成都城上盛種芙蓉因名錦宮城
頒令箴於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

養恵綏化存三異政主七絲驅鷄為理晋續為規寬
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勿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丁是功軍國所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
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
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宋太宗摘其四句曰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書以賜諸郡縣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歐
陽集古錄稱唐明皇撰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
之戒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
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辭矣 再詳見地理門

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故宵柝亦魚象今
人謂之魚鼓
行在者天子所至之處曰行在 行李見器用門
通籍者漢宮中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
九邊國朝設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
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延綏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
正統間又增榆林固原是為九邊
歷代建都伏羲神農都涿或曰曲阜黃帝都涿鹿少昊
都曲阜顓帝都帝丘帝嚳都亳唐堯都平陽虞舜都



蒲坂夏都安邑商都亳周都豐鎬又曰洛陽秦都咸
陽西漢都洛陽因劉敬說復遷長安東漢并魏與西
晉皆都洛陽東晉與宋齊梁陳皆都建康元魏居雲
中北齊都業西魏後周皆都長安隋都長安以城狹
小水鹹移龍首山後煬帝遷洛陽唐與梁唐晉漢周
皆都汴南宋都臨安元都大都大明都建康即今南
京也永樂遷燕京即今北京也
椒房漢宮儀皇后稱以椒塗壁取其能辟惡氣或云取
椒實蕃衍之義

蕭寺梁武帝姓蕭好佛寺故曰蕭寺
棘圍就試貢院謂鏖戰棘圍唐杜古茆云禮部闈試之
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之以防假濫
青瑣闥以青塗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刻為瑣文漢給事
日暮入對此門杜甫贈張太常詩云通籍踰青瑣范彥
能詩云攝官青瑣闥遙望鳳凰池
金馬門宦者署在未央宮漢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
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待
詔於此



秘書閣筆談云後漢藏書東觀在禁中至桓帝時始置
秘書閣設秘書監掌禁中書記謂之秘書
芸閣漢武帝藏書之所以芸草辟蠹
玉堂宋蘇味簡為翰林院學士太宗乃以紅綃御書飛
白四字曰玉堂之署以賜之掛於本院之上
琴堂縣邑之稱春秋時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令鳴琴
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因號縣曰琴堂
學宮之制漢末遑庠序之事唐郡縣有學然未聞專官
於學者宋慶曆始立學命官我 太祖太學之立在

夫正位前洪武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徧葺黌舍迆
無遐僻命官為師定以員額始有教授學正教諭訓
導之名焉

和尚　見僧梵門

如来者道院集云本覺為如今覺為来

菩薩者金剛經註云菩者普也薩者濟也能普濟衆生
猶吾儒仁人長者之謂也

十方者謂東方東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
東北方上方下方也

三界者天地水府也

方丈者僧所居之室也宋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毗耶
诚有維摩居士石室中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
云方一丈也

道士者大霄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蓋士者理
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故称道士

羽客称道士之謂廬山記云南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
賜號金門羽客道士亡曰羽化僧曰圓寂

三清者謂玉清元始天尊居之上清玉宸道君天尊居



之太清混元老君天尊居之

難兄難弟称人兄弟皆賢之謂漢陳元方子長文與季
方子孝先爭論祖父功德諮於祖太丘太丘曰元方
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昆玉者称人兄弟之謂宋王銓字公衡弟錫字公蜀稱
名孝行人稱曰銓錫二王玉昆金友

婚姻者謂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又云昏時行禮曰婚婦
人因夫曰姻

冰人者媒之謂媒之語曰冰語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
冰下人語索紞曰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陰語陰媒
介事也當為人作媒冰泮婚成會太守田豹因策
為子求張徵公女仲春和暖成婚正冰消之際果符
前夢

柯者常談作媒為執柯又曰作伐詩伐柯篇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ノ々

赤繩繫足者言婚姻前定而不可易也唐韋固問月下
老人囊中何物老人曰赤繩以係夫婦之足雖讎敵
之家吳楚異鄉富貴懸隔此繩一繫終不可違

結縭者賀人嫁女曰樂遂結縭詩東山四章云樂□
得以及時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荊布者自稱妻之謂漢梁鴻妻孟光狀肥醜而黑年三
十擇對不嫁毋問其故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遂
娶之常荊釵布裙每進食舉案齊眉
結髮者謂夫妻曰依依結髮之情言童稚結髮為婚姻
也漢蘇武詩云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
續絃言再娶之謂漢東方朔十州記曰鳳麟洲人以鳳
喙麟角作膠名續弦膠能續斷弓絃



倚玉者得為親姻言諧倚王之榮晉毛曾與夏侯玄並
坐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伉儷者賀人娶妻曰榮諧伉儷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晉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未有伉儷君有辱命惠莫
大焉伉儷言匹偶也
娘子之稱古無之考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
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唐陽平公主起兵與秦王定
京師號娘子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
推之娘子之名起於隋唐已與民間共稱則今又分

尊卑有仍來矣
上頭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娼家處女初得薦寢亦
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云初年十五最風流新
賜雲鬟使上頭
女人纏足始於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於魏文帝
宮女莫瓊樹
丈夫者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説而王允論衡有曰
人身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
漢子之稱武帝稱匈奴二十餘年匈奴人馬六畜皆死
殆盡聞漢兵至莫不畏之呼為漢兒人又曰好漢自



後為男子稱
金諾言人相許而不失信之謂漢曹丘生揖季布謂楚
諺曰人得千金不如季布一諾
倚馬者言晉桓温征鮮卑與袁宏作露布文手不輟筆
李白嘗曰請白試萬言倚馬可待
獻芹宋有田父曝背而暖食芹而美欲獻之至尊後世
遂有此説
度撰宋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知白神道碑石急問

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座大笑

針氈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氈不知出晉武帝時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悪之置針於錫坐氈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檳榔聘用始於唐南蠻歌羅其俗凡嫁娶納檳榔多至三百盤

饅頭漢諸葛亮征孟獲奏凱回日至瀘水風涛不能渡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常例必殺四十九人頭以祭之則怨鬼自散方可渡也亮曰吾班師回都安



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乃雜用羊豕肉和麵為劑塑成假人頭為言饅頭作祭文以祠遂風息浪靜可渡此名遂傳

餅以麵為之火燒呼為燒餅水瀹呼為湯餅籠蒸而食呼為蒸餅皆始于漢時

糕宋劉夢得九日詩欲用糕字以經中所無不敢用故宋子京九日詩云颷館經霜拂曙袍糗粢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蓋糗餌粉餈皆糕類也想亦始于宋時

茶　見飲食門

塩之貢載夏書掌塩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供用不藉為利也管仲相齊正塩筴利源始開漢武帝置塩官塩方有禁至此因之

納粟鬻爵由漢晁錯錯建言令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至四十石為大夫一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與之虛爵以免罪非有官任事也若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武帝令史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此則任以職也厥後靈帝洪都榜賣公卿及州郡官如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皆以賄得之則又非晁錯初



意矣

賓位古者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尚西尚右明矣

鴈塔題名者唐時慈恩寺中有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故杜甫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說一云常肇及弟偶爾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上然人雖不

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瓊
籍堂亦擬唐慈恩寺之題耳
傳臚　拆榜唱名之謂宋集英殿唱第日皇帝臨軒宰相
進卷子三名讀御案前用牙篦點讀宰臣拆視姓名
則曰某人鴻臚寺卿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六七人
皆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傳臚　我朝傳臚見科第門
會試　禮部主之始於唐玄宗　見科第門
殿試　策問　賜詩　賜宴　分甲次
賜同進士出身　賜袍笏　唱名　彌封謄錄

國朝鄉試　刻程文　定南北中三卷俱見科第門
山呼　斷匈奴右臂　天地合祀　九廟同堂
進士設科　笞杖流徙　經義取士不用詩賦
革中書省分六卿俱見疑解門
詔誥制勅冊章奏表駁議
官府文移　古人花押　篆　隸　歌　謳　騷　賦
詞　曲　千字文見文史門
朝廷璽　漢唐宋印文　鐵券見器用門
鐘聲晨昏叩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

有二十四氣又有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
借此義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
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越州歌曰緊十八緩十八
六遍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七中間十
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禁鼓
一千貳百叄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
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撾為一通千撾為三通
硯　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蓋始于黃帝時一云子路作
筆　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

弗秦謂之筆蒙恬始製造精妙至今人用之蓋古非
無筆也故禮曰史載筆春秋曰天子絕筆古多以竹
為之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筆耳故其字從竹但用羊
毛竹管則自蒙恬始也
紙　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漢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甚能作
紙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至蔡倫工
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
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
神盡思妙物遠邈不可追

印板筆談以為始於五代時馮道奏請官鏤印行五經
至宋時始盛群集皆有也時文成化以前無刻本杭
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浙南
京各省效之
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天
下畫崇之或用象牙
爵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此三爵之始
也今世所用盞亦始于夏后之琖與
杯禮玉藻曰毋沒則杯圈不能飲十州記周穆王時西

湖獻常滿杯蓋三代之制也紂為瓊杯是矣
甌楊雄方言曰甌甂蓋三代飲燕之具俎豆之類也
箸韓子曰紂為象箸可知前已有之至紂始以象牙為
之
箕箒世本曰少康作箕箒
秤斗尺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取竹于崑崙之嶰谷
為黃鍾之律而造權衡度量蓋因其所盛輕重之數
而生權以為銖兩斤鈞石則秤之始也因其所積長
短之數而生以為分寸尺丈引則尺之始也因其所

受多寡之數而量以為龠合升斗斛則斗之始也
鏡黃帝內傳曰帝既與王母會于王屋乃鑄大鏡十二
面隨月用之則鏡始于軒轅矣
胡床風俗通曰漢景帝作胡床此蓋其始隋以讖有胡
改名交床學林曰繩床以繩穿為坐器即今之交椅
屛風禮記天子負斧扆而立注謂今屛風扆之遺象
傘晋代諸侯皆乘車有蓋無傘元魏代于騎始用傘宋
天子用紅黃二等而庶寮通用青俱羅絹為之風俗
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即雨傘也三代已有之

椅卓古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
人坐地二三子亦坐地今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
意歟上古之人燕飲即設於席上至於祭先置之於
豆間之地今以卓稱曰席上者亦原於土之意也
扇古今注曰舜作五明扇以廣開視聽武王作翣諸葛
作白羽扇以指揮三軍南宋褚彥回作腰扇以蔽日
晋王羲之書六角扇謝安取蒲葵扇謂之便面
笏唐會典曰笏周制也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鬚士
以竹晋宋以來謂之手板謂在君前奏事恐事多以

紙書粘于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
使用笏指之
琴伏羲所作制為龍地八寸通八風鳳地四寸合四時
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
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法天地五絃法五行大絃象
君小絃象臣至周文王加二為七絃
瑟世本曰伏羲造瑟五十絃隋志曰二十七絃高氏小
史曰二十五絃
琵琶釋名曰本起於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

却曰琶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樂
譜曰其曲有轉園獲索六幺梁州皆其名也石崇謂
昔公主嫁烏孫令馬上彈之以慰其思
簫通禮義纂曰伏羲作纂十六管風俗通曰舜作竹簫
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管長一尺二寸
笛太平御覽曰黃帝使伶倫伐竹于嶰溪製笛吹之作
鳳鳴筆談云有横笛羗笛李善云七孔長一尺四寸
笙簧竽隋志笙簧竽皆女媧氏所作
笳本末云胡人卷蘆葉吹之故曰胡笳一云李伯陽入

西戎所作
塤篪拾遺記曰庖羲氏灼土為塤通曆曰帝嚳平共工
之亂作塤篪隋志曰塤六孔篪八孔一尺四寸
籥禮記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古天子
號則籥盖其所作也
柷敔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揭謂柷敔也通曆曰帝嚳平
共工之亂作控揭
畫角之曲有三美 見器用門
箏隋志曰箏十三絃蒙恬所作傅子曰上圓象天下平

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仁智之器也
鼓禮記曰土鼓蕢桴伊耆之樂也世本曰夷作鼓盖起
于土鼓內傳曰黃帝與蚩尤戰玄女製夔牛鼓山海
經云夔大獸似牛一足無角皮可而鼓
鍾山海經曰黃帝之孫伯岐生鼓延是始為鍾
磬皇圖要記曰黃帝造磬通纂曰黃帝使伶倫造之
轎宋人記王安石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令人肩輿安
石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考
之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犂山海經曰后稷百穀之孫曰叔均者始作耕法云犂
牛耕也耕用牛自叔均始或曰漢武時趙過始用牛
耕有辯者云伯牛名耕可以破其妄矣
投壺西京雜記曰漢武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
骰子續事始曰陳思王曹植制雙陸骰子骰曹植所造
從幺至六以骨為之取投擲之義
古諸器物異名贔屭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
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徙牢其形似龍
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鍾之上憲章其形似
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於
橋所蟋蜴其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
蚣其形似龍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
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似獅性好火煙故立
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
上蚣蝮其形似龍而小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
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
性好食陰邪故立於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
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



笞漢用竹隋唐以降用楚楚名木即荆也今用之書扑
作教刑
杖晉以前小鞭隋唐以杖易之故今依焉
徒周禮罷民有罪役諸司空漢之城旦舂唐因隋文帝
制三等加為五等今仍之
流黃帝斬蚩尤其衆流於八荒之外舜典曰流宥五刑
五流有宅今從之
死刑黃帝擒蚩尤于阪泉以金鉞斬之則斬起于軒轅
矣秦曰磔漢文帝改曰棄市隋謂之絞蓋古大辟棄
之于市但絞則全屍斬則身首異處今仍有絞斬
配刺面而配起于周太祖世宗之代今竊盜則刺字梟
首黃帝斬蚩尤懸首軍門此梟首之始也
杻鐐杻制長一尺六寸厚一寸以木為之男子犯死罪
用之鐐制以鐵為連環犯徒罪者帶之工作又有桎
梏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木在足梏足械也乃黃帝所
制
枷長五尺五寸闊一尺五寸以木為之自宋太宗始
夾棍景泰二年御史趙縉公行賄賂藉此教匠為之遂

為常刑
僭指宋時嶺南用之令之撒指恳也
反接漢樊噲受詔反接謂反縛雙手於背與古人之西
縛同
夷族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羅織將因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大甕鐵籠逼
迫服罪謂本罪之外非理凌雷也
檻車載囚之車也漢高貫檻車送長安是也
幞頭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始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



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
為四脚名服頭但空裹髻而已隋大業中着巾子以
桐木為之内外皆漆唐人幞頭初只以紗為之後以
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其説起於魚朝恩
一時人皆爭效之
冠通典曰上古衣毛冒皮後代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頗
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為首飾太古未有絲繒用
麻為至黄帝始用布帛耳或曰黄帝以前用皮羽
帽通典曰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始也玄中記曰蔔

始作帽宋仁宗時有烏帽以紗為之
冕通典曰黄帝作冕垂旒
巾幘儀禮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説文曰髮有巾曰
幘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
以包之也又王莽頭禿乃制冠内加巾光武以岸幘
見馬援
朝服　腰帶　儒冠　生巾　士服　網巾俱見衣服門
絛周禮作絛巾車絛纓盖三代有之乃楚昭王所制
靴釋名曰本趙武靈王所作實録曰胡履也軍戎通服



之裴叔通以手皮為之朱子語録曰靴乃馬鞋也
鞋實録曰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
云唐馬周始以麻為之名鞋也
履屨舄屐者禮也飾足以為禮屨者拘也所以拘足也
草屨曰扉單底曰履複底曰舄麻屨謂之不借言賤
者易有不相假借也舄以木置履下言乾腊不畏濕
溼也黄帝臣于則作扉屨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
冠屨很跂美周公曰赤舄几几
蓋頭唐初宮人幕䍦雖發自戎狄而全身障蔽王公之

家亦用之高宗之後用幧帽後又裁以羅方五尺亦
謂之幞頭今曰蓋頭凶服者亦以一幅布為之
幔六韜曰天将雨不張幔拾遺録曰周穆王有鑾章錦
幔蓋周時有其物也
帳黄帝内傳曰王母為帝設九真十絶妙帳此帳之起
也漢武作甲乙帳蓋因此耳
襪實録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魏文帝吴始裁縫以
綾羅紬絹為之洛神賦云羅襪生塵是也
被西京雜記曰漢趙飛燕為后女弟昭儀上襚三十五



條有鴛鴦被則漢始名被也
褥黄帝内傳曰王母為帝敷華茸淨光之褥此名起焉
髻自古女子年十五而笄故有髻始於女媧氏以羊毛
繩之向後用榛木以約髮居喪用桑木表變孝也皆
長三寸

辯惑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
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
乎杭州吳叅議顒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
時吳既貴而子又登第徐於二者皆無亦未見有勝
者意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
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
同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推而驗者又何
歟前定之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遍則比比
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
人所以罕言也



術者以五行干支推人運命休咎往往有奇中者如漢
之司馬李主魏之管輅唐之李中中者幾人哉不可
信者千百其然也就日録所云軍校與趙韓王同年
月日時生此又不知命以如何取焉又鐵圍山叢談
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内有貨粉鄭氏
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
適與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

年至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仍死二事相類
不能無疑雖使扅中復生執此以詢之亦不能判其
吉凶二書酷排推命之謬寂為有理讀者當自見之
晉顔含為光祿勲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為之筮含曰年
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
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
朱文公亦有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
将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秖問天
王梅溪十朋云術者謂予命佗元辰故每仕輙已予笑



曰有是哉戲作問荅語云昔君胡為入臺省問君胡
為官轍冷宣尼猶且畏元辰羊鼠龍猪作君梗退之
宿直斗牛箕聲名謗毀常相隨死生窮達端有命予
知之矣當安之又蘇內翰云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與
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箕今謗之者
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虗耳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
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黄門録進覽之稱善王朴危
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

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乎
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
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周益公長身瘦面狀
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
相但恐福薄矣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
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
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
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
福十有餘年



南史庾寔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
人謂大貴及魏剋江陵寔以餓死褚蘊面甚尖危竟保
衣食終唐柳渾幼時有巫告曰兒相夭賤出家可免渾
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
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
終於中領軍矣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相不可憑也南
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
陵早夭陵仕至太子少傳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
孔季詡擢制科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季詡神清韻遠可

比衛琢而季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六而不壽季詡
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鑑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鑑
之不可憑也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
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
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顚沛造次必歸於善
者吉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顚沛造
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
獲六極之形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
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羅大經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
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
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
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皆有翕聚至於百家之
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四合若風氣戲踈
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
擇也乃若塋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
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

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
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
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
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先於山栗牙於室
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
化為朽壤蕩蕩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
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
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
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
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



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
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
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
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
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
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
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
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

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
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
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
許重戴以幛塵夫自有宇宙則自有此山何賤於唐
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
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
水而貴哉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
水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存形勢拱揖環抱無空
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山之說耳（吳寅仲語非朱子語）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
詹元善允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客院劄
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
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
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塟改定其間吉凶不
能皆驗及貶有贈諸詩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
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先天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劉文安公曰地惟由於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憒其術者
得凶是地何足為后祇而能毋萬類耶天惟聽於地
之所役則塟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塟凶者不復
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為上帝而能父群倫耶余
嘗又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
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
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
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挨懷何莫非天也
建隆二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
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
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



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荅於
是即日竝撤一新之今世士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
椽甃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卬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司馬溫公曰塟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
藏之今之藏者想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
支干以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
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
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又曰遷

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而未能辦葬具也至於
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
不令人深嘆慼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
其形骸也其所為乃若此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
有仁者見而憧之耶

又曰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俗著令自王而下
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未
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
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賢愚係於人固無關預
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衰窮之際
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於福利耶昔者吾
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
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大尉
公族人皆曰葬者人家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
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
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
張生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
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
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
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族人大悅今吾兄年七
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家族之從
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
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
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令著茲論庶俾子
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
足信視吾家



男女合婚之說誣夷之法也唐呂才罹夷夏之聯姻僞
計為是以遏其來令人不察遽以為信何謬耶使以
是為例定其吉凶則亦奚取於運限奚取於五星哉
按西漢時匈奴寇邊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女名
為公主妻單于因此往來中國求婚不已呂才作此
合婚之說以愚惑之夷夏自此絕婚

慶曆中士大夫多脩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司
馬溫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
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

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〻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觧之作觧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〻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顔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厥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〻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蔡氏妖尼于惠普妄托佛法言人禍福士大夫多稱神尼歐陽公自少力排佛氏嘗有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公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人用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呌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其異獨公拆之曰謂尼有靈能知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記前世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為萬物之靈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謫之牛乃能自知乎坐人皆服

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之説諸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日以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盂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云盂蘭猶華言觧倒懸似有救母之説矣而盆字又無着落悶之慱識不知也後見老學菴筆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為盆盂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迨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煖謂盂蘭盆乃知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考夢華錄亦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織燈窩謂之盂蘭盆又買素食捺米飯享先以告報秋成但多目連經搬其雜劇数言反覆思之盂蘭盆實起於風俗而目連救母之事偶符是日且佛氏盂蘭盆二字之音又與之同遂訛而為盂蘭盆也或當是此簽藍盆三字亦不可知但佛教與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微也故不復知前知義併筆記華錄抄過亦錯但於三字難通因得其説贅之於稿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

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為臣當忠為子當
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稱善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孛术魯翀時為國子祭
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
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
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
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
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灾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
乞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後人多誤解致生邪說至
有以厲即古癘謂巡為掌疫癘之鬼遂致道觀塑巡為
青面鬼狀可怪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譌為雨淋而不覆以
屋三孤廟譌為三姑而肖三女郎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
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訛大率類此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脩
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



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興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子
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
玄冲遂止果無他變
辯惑編曰江南淫祠在唐為狄梁公盡燬唐喪禮廢繼
以五季之亂妄意徼福謟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加封
紊雜祀典祠廟滋多里巷間土地有祠蓋肇於此昔
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谷之功本乎地土歲時
享祀亦近乎報本之意也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為像
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訛踵
謬至有可笑可怪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
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其姓三孤
之官後乃譌為三姑也按周禮三孤之貴次於三公
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甿巫祝之流無
知妄作以孤為姑又城之北東有稱十姨者必拾遺
之譌稱雨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雨
淋為無室處雨淋其神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
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飾衆所共瞻且復變九里
嘈為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談蠱惑人心傷風敗俗

有不容不辯者甚矣人之好恠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謾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亦譌孤為姑澎浪為彭郎蘇公戲而譏之意甚明白足以破其惑也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覇王項君将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横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



陳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鈌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数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櫞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羽廟餘神並除惟會稽禹廟存焉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大旱禱祠數旬無應有郭女巫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逆號天師天久不雨境内惶懼皆曰若得天師來不足憂也惟謙具幡蓋騶從迎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至夕立於庭下兩日語謙曰為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罪己奉之愈恭又期又無應郭



乃驟索馬入州謙曰天師已為百姓而來更乞祈禱郭勃然怒罵曰庸鎖官人不知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何為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将歸肴醴一無所設惟謙坐于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杖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少頃雲合雷震大雨數尺士民自山擁謙而下州将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神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

賜韋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縕二州刺史治皆有名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無差自洛至江西
數十郡人爭施金帛使往汲以飲獲利千萬人轉
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
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
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伏罪

有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曰伏覩本學重建地靈
祠於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豈不知
廉耻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群釵之飾



盈盈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女襍處禮曰男子居外
女子居内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
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於閭閻細民容或過之
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為神妻乃不知内外之分
呈身露面據按並食以饗士大夫籩豆之薦反不若
閭閻匹婦乎吁尚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明矣

右辯惑具此書可以為各鄉本境土神之笑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
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
神欽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
移夫人像入廟時為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權
喜土神嗔期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
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顧公既徹土地夫人又惑於
此蓋見神之不足信以笑愚民之易惑也

北谿陳先生曰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
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后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婦
眉州有神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畏而祷
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蘇公忽乘醉



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钁其像投溪中而毀拆
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
至劍門迎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
軍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為幻耶方欲率衆復毀忽
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昨夜某夢神告曰
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乞告蘇七君且為容恕幸
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乃捨

晦菴先生曰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用玉幣後
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

多錢來埋得故與作紙錢易之

肅宗以王璵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銖求金帛積載千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為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啟晨命壞鏁而入曳巫斬階而下惡少皆死籍甚緍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請死朝廷慰奬之

梓潼神相傳為文昌星主士子謂典司文衡有為梓潼



會以祟奉之者嘗觀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為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傳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亂官軍進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為帝徵此考則相傳者惑以為實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遂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名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云云因亦有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懼禍花蕊亦可謂鍾情義者又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脩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其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僊



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謂申請廟額封號洪楨齋起畏柬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得於龍興新建之境籍為官妓道士就為樂戶洪悉按治以解衆惑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奸究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海

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車
棄文驥而求飛龍乎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溪
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顚倒之極末
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
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
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
盧汀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
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
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

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
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嘗聞蓬萊
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詰問其女壻来謁之夫人曰金
丹若成當傳之壻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
不肯傳壻君非方士之壻渠胡為顧肯傳乎監司終
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㽵從之夫人
又戲之曰夜来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
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黙然
邢和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

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時還解壽斯民
韓文為李千墓誌曰千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
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㽵按中
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予不服食說
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益至此其惑也在
文書所記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
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
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弟刑部侍郎李建襄陽

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
吾將軍李道古此數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
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巔貫其下者摧而
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
疽發背死刑部且死謂予曰我為藥誤其李建一旦
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予自袁州還京師襄陽
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服之獨不死今
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
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

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人
吾以梛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戒若
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
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
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减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
鷄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之不可食一莛之餌禁
忌十常不食三四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
之好者又曰彼死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
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



哀也已

黄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
夢曰分寧黄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
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爲憂魯直曰宜者州所
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
歿於宜州誰謂鬼果靈異而僧之夢可盡信耶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
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
廖某遂覺後登第歐秩以宣教郎宰閩請逐者及門
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質之文公
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
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
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毁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
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暮爲舜
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
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子晦拜而
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三卿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未及學而客



死王大怒誅之漢武帝時有獻仙酒云飲者不死東
方朔竊飲之帝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
臣死酒亦不驗遂得不死夫燕王不知客之欺已而
罪學者之晚武帝明知飲之亦死而故縱方朔之誅
何其惑哉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
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性而
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
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去又如這花落便

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後來生這枝上哉
齊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荅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帶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道家言人身有三尸虫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輙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三尸



虫文吳淵頴有三彭傳則儒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近道得孔子禱久之意也。
朱晦菴云真武非是有一箇神人披髮者蓋只是玄武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有四个物以角心為角心星為心尾心為尾是謂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為真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嘴井星如冠故為朱雀蕉廬全詩頭戴井星楊子云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
又玄武即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即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為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為龜蛇二物
余平生不信鬼及觀紀傳所錄鬼祟之事往往有之如呂后見趙王如意武安侯見竇嬰灌夫漢武帝見李



夫人唐明皇見楊貴妃凡此類不可勝紀真若有形物狀貌可目覩者何也。蓋呂后之殺如意武安之殺竇灌不以其罪其本心之明未嘗不歉此一事者故臨死之時窮則反本呂后遂以為趙王如意據其左腋。武安遂以為竇嬰灌夫俱坐床頭二人之見生於歉也。武帝溺愛李夫人。明皇溺愛楊貴妃。雖其身死已久而二君之心未嘗不冀其一遇也。故少翁得假為鬼物使武帝能見之。鴻都道士得搆其魂魄使明皇能見之。二人見生於溺也。吳有靈巫一人取黑白

碁若干枚以盒覆之令巫射無不中者其人恠之更手漫握數子令射遂不中其人悟曰吾心所明彼能知之吾心所不明彼亦不知巫果靈哉以此知人之見鬼惑祟皆生於心之有所忌也

正五九月新官到任令人多忌不知所謂考之唐時以此三月斷屠宰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遍及下人緣禁不便故於正五九不上任非其利也今無禁而不用至於移居忌之豈非因襲之弊耶又一說以正五九月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屬火臣音爲商商屬金恐火之尅於金故忌之未知是否



## 戲謔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誇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群翔于水上東里攘入海以捕之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搜東里田左伯擧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眛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誇眩人宜其困也此可以爲大言不慚者之戒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

飛璇題龍湫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緑苔碧草清泉
白石蛙湫問曰王之喜怒何如龍曰吾喜則時降膏
澤使五穀豊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
以飛雹使千里之内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
如何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
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
慚色此可謂不度德量力之戒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一小溝有水
人不可涉顧於廟中輒取大王像横於溝上履之而

去俊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曰神像豈可褻慢乃自
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史艾子聞廟
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享里人祭祀反為愚民之
辱何不施禍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来者小
鬼又曰前人以足履大王辱莫甚焉而反行禍後来
之人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
真是鬼怕悪人也此可為欺善怕悪之戒
故未遇時張齊賢言於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勵薄
俗宋真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後
辭歸山當時錢希白與楊大年二公飲酒作閑忙令
大年曰世上何人號寂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希白
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却張君房時人傳以為
笑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宣直者學不優
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正醉飲樊樓紫薇
大窘忙不忙也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亦其病
也如有人贈漁父詩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唯聞
風雨聲説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作詩云盡日覓不

得有時還自来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説者云此是
人家失却猫兒人皆以為笑也此與春眠不覺曉處
處聞啼鳥夜来風雨聲落葉知多少人為青盲詩
王荊公暮年喜集句山谷謂正堪一笑司馬温公為定
武從事同幕有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
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之公戲曰年
去年来〻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飜回一覺遊仙夢
又逐流鶯過短墻又如壽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
偎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来〻去忙採得百花成蜜

後爲他人作嫁衣裳又如抗之擧子中老榜其弟子
以緋讓之客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
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更着緋又正德中蔡潮
臨海人習學湖廣見儒士有旣冠而渙髻者潮戲嘲
之曰昔日峩冠已偉然今朝總角且從權時人不識
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皆一類可笑也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胃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
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大內燕優人有
爲衣冠者到選者自敍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嘆又爲日者敝
帽持扇過其旁遂邀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
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呂中財帛宫若有所礙目
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大寒也侍燕者
皆縮頸匿笑　慶元己未歲徽之祈門有題客邸壁
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宫者其辭曰蹇衛
衝風怯曉寒也隨擧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
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跡尙新云霍
氏之禍萌於驂乘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

指目者反情然若不少悟何耶
韓侂胄用兵旣敗鬚髮俱白困悶莫知所爲一日上賜
宴有伶人爲戲一曰樊遲一曰樊噲一曰樊惱又設
一人問遲曰誰與汝取對以夫子所取拜曰是聖門
高弟也又問噲曰爾誰取拜曰是高祖所取對曰眞
漢家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取對曰自取郭倪郭杲致
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卓上命二人移卓忽生菱墮
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卓
王晃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釁下鈇新



則斧神像釁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晃毁像輒刻木
禱之如是者三四然晃家人歲無疾恙補像者妻孥
時時沾患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晃屢毁神神不之
咎吾輒爲新之神不惟不佑而反殃之耶巫倉卒無
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毁耶
芳洲諸公總裁寰宇通志於郡縣沿革結語有曰　國
朝因之者或易以　本朝因之或易以今仍舊卒改
如初邢遜之因引一譬云昔有愛其猫甚呼曰天兒
客有辨者曰天固尊矣然雲能掩之不若呼雲兒旣

又曰雲固掩天然風能散之不若呼風兒既又曰風固能散雲墻足以障之不若呼墻兒於是呼墻兒既又曰墻固能障風然鼠穴其下墻則覆矣不若呼鼠兒既又曰鼠固能覆墻然猫實能捕之不若呼猫兒為愈也於是仍呼曰猫兒此與 國朝因之之語何異我舘中皆聞芳洲聞之亦失笑

有同僚官數人會飲一官食餘俱清應一人行酒令約曰要一物一古人名一詩書俗語首令者曰予出門去拾得一錢送與劉寵寵却而不受曰有子勝似我要錢做甚麼一還令者曰予出門去拾得一金送與司馬光光卻而不受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其貪者還令曰予出門去拾得一掃幕送與韓襄子襄子却而不受曰自家掃了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

嘉靖庚子杭有三笑事穩婆為人收生反生子於産家一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又有恭倉官權巡捕為強盜刼掠一時驚畏叫盜爺爺好事者作一絶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吏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叫爺爺



# 群談採餘䟦

家大人性最嗜學然患有喘疾每發輒經旬或踰月中歲即謝諸生寄傲泉石蕭然自適未嘗逆於物也於書無所不窺無論名家即稗官野史技術方言咸究心焉有當意者隨手紀之久而成帙名曰群談採餘己丑冬不肖思益奉以入粵雲鄉既遠兢兢然深以隕越為懼莊誦之次多所異聞顧卷帙繁多姑先摘其半鋟之以公同好餘尚有待也書成謹題末簡聊識孺慕云

萬曆壬辰端陽日男思益書于廣州理刑公署

# 群談採餘後序

司理公奉三尺理于廣三歲燭幽斧疑斷株掀滯十六州邑人自以不寃議者以公才足天下平此直其一斑云予假日過公公顧一侍史從署中取新縹帙来予受而目之既則待封君之所集録題為群談採餘者也其集纂言記事提要鉤玄上述天時中道人事下悉物態爬羅剔抉窮子極史今昔華實攟捋在茲若綴狐白攢雞跖陳晬盆示兒色色輻輳雋永而精采也予謂司理公曰尊公此集其潜夫論論衡之流歟予幸居邑與公隣習聞尊公之為人博物君子也不啚其至於是是集



若行能使人錯事者添一龜鏡藉提塵者智囊時探而取之尚亟付剞劂氏期不朽公曰予志也家大人集此此年良勤矣義不可使終閟無述君以可顧託君言以壽矣予曰唯唯予何大氏卓犖瑰瑋之士夫篤其才勢所洩得志則高議雲臺摛藻金馬

# 夢園瑣記十二卷

〔清〕方濬頤撰

清稿本

# 蓼園瑣記

先曾祖妣節孝陳太夫人撫孤守節先大父十四歲時忽患心癇之證每夜輒發爐橋無良醫因携之外家外家居邑城内故大族太夫人之尊人陳太公為延醫療治數月迄無效仍返里門先大父癇愈甚至夜遣人告先伯曾祖耐齋公來視病亦束手無策唯有太息而已次年太夫人復至外家一日陳太公至門前忽見有白髮老者赤雙足似遠行者憩於道旁皃不類常人太公心異之詢以何業曰習醫專治羊角風蓋俗呼癇證為羊角風也太公聞言喜甚因告以先大父病乞其胗視老者立書一方授太公曰服此即愈不必胗視也太公視其方有人蓡三錢餘皆賤品因以方付太夫人曰汝家力可致此藥宜速歸歸值先伯曾祖餘齋公自京師旋里伯庶曾祖妣陳太孺人來視太夫人太夫人正以憂大父病泣於房中陳太孺人甚訝之太夫人告以故陳太孺人曰吾家現有人蓡一兩餘可將來服之遂依方製丸服十五日所患若失太夫人寶其方扃諸篋後數十年有親串患癇者來向太夫人乞此方太夫人啟篋視之杳然方知為遇仙云此亦四姑母告予者

湖州府治後圃甚寬廣宋時之墨妙亭六客堂皆傾圮唯西北隅愛山臺獨無恙先大夫典郡日嘗於圃中習射聽事之西有百鴿堂為管仲姬所畫後人陸續攫去僅存其四嵌以玻璃相戒勿取城外碧浪湖風景絕佳予兒時屢泛舟焉道場金蓋兩山泉峴山之窪樽亭先大夫皆携予往遊春日小沈瀆看桃花予亦得與盛會厥後府治不戒於火想四鴿已成灰燼矣記園中尚有仲姬畫竹勒於石上題詠殆滿兵燹

之後不知尚在否日者周縵雲前輩同年來邗上惜匆匆未及致詢也

寢室之後有樓五楹為狐所居頗著靈異每月朔望必祀之冬大雪樓下雙爪痕印階砌上如人跡然有人飼鹿豢於圃中數月忽不見園丁徧覓之則於樓上破腹死必狐所為矣先大夫去郡日予戲登樓觀之闃空洞無一物云宅門外東偏有小方池云通太湖庫藏鐵牌一為潘羽士桂源所鑄天旱取鐵牌塗以雞犬血懸諸黃龍洞中則雨立至先大夫蔗餘偶筆中載之

空青予曾兩見之在京師日偶過廊房三條衚衕玉器店中有攜物向店主人交易者視之乃一白瑪瑙印章長二寸許形橢而圓表裏瑩澈中涵一水泡如珠倒之有聲珠泡於上因乞店主人為議直以京錢十四貫買之後為兒子攜去惜已遺失前年又有自潤州攜來求售者亦白瑪瑙佩雕作雙桃形長不及寸搖之則有水聲第質闇弗若印章之空洞也云開目障可使盲者復明以索價甚昂遂還之姑記於此以備博物君子采擇焉

瑪瑙形狀無奇不有予十七歲贅姻於京師適族姪華亦來京師贅姻予寓青廠華姪寓永光寺中街時相過從見其所攜之瑪瑙鼻烟壺白質黑章兩面皆作樹形紛披老幹儼若畫工把之滑潤絕無雕鏤痕迹真可寶也後數月不見手中物詢之則為人竊去矣先大夫亦有白瑪瑙壺色如硨磲形橢長兩面皆有矮樹數叢枝葉分明墨痕欲活後歸四弟弟殁於平阿此壺不知落何人手惜哉

四姑母言曾見洛河族姪女為夫弟林鎮夫之子婦其贈嫁奩中物有琥珀一方迎日視之一蟻在內蠕蠕欲動予因憶初度嶺至江右邀致堂兄仝往見告予前在羊城見一水晶帶鉤中有一蚊作欲飛之狀後為當道以千金購去在京師又聞潘紱亭侍讀言某織造以三千金購一黃水晶鼻烟壺蓋中亦有一蚊毛髮畢肖蟻與蚊動物也何以生於琥珀水晶之內其理真不可解已猶記周文勤公為予言大內有一白玉盤中貯小匣藏綠珠一置珠於盤盤即變

色所謂祖母綠者是也盤底鎸純廟御題詩先達某公曾見之出以告人世傳玭瑸有映水紅者殆亦類此歟

先叔祖恬菴公向先大夫言曩在京師諸友人相約各舉極大之物四座議論風生獨某公正色而言曰去年中秋節前予正晝眠忽聞門外喧譁聲遣老嫗往詢之閽者云有內務府某郎中送月餅至大於門不能進也因命庖丁剖而為四門乃得入予家十餘口啖兩月始盡可謂大已予時侍側聞之掩口胡盧迄今五十餘年思之猶歷歷不爽也

涇縣翟華峰先生守培工術數之學至冶鉛垂簾賣卜先大夫命占課輒驗因館之於家先大夫戍西陲先大夫念迢遙二萬里無人作伴商之於翟翟毅然請往復有老僕柳升亦願隨行到戍甫一載先大夫即蒙恩賜環翟先生時尚未婚先大夫感其義為之娶婦仍館予家先生占六壬不必書課盤於紙上掐指片晌即可判斷有奇中者先大夫命予從之學兼教以射覆數月得其要領旋以習制舉業棄之予之得科第入詞館先生曩皆許予並為卜其年歲後皆如先生言壬寅十一月先生卒於六安麻埠山子一元甫生未及見君而孤先大夫有詩挽之柳升者在予家復廿餘年亂後聞已死嗚呼翟先生伴先大夫遠出玉關餐風茹雪固有古君子風即柳僕之馳驅為主亦非庸奴所能及者柳故愚戇予素不與校也翟先生之子今不知尚在涇邑否柳僕尚有後人否嗚呼予何嘗一日忘之哉

今夏多雨待月謻東籬外秋色爛然大似去年竹徑日晡棋罷輒復徘徊眺矚欲作韻語寵之又以思澀而止午前自懷勺齋歸徙倚叢篁之側暫見牆東有漢宮秋一枝亭亭獨立新染鵞黃顏色嬌好足可壓倒無數錦西風亟趣就之則與凡草為伍生非其地移之不能捨之不得為太息者久之深憾園丁布子時何憒憒若是是不可以不記時則甲戌六月二十四日也

柏梘山房記棚民事以董文恪公任安徽巡撫時奏準棚民開山其大旨在人無閒民地無遺利謂為策

之至便不可禁止頗是其說及來宣城問諸鄉人則歷言其害以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賠有稅之戶也聞其說而亦是之深慮夫利害之不能兩全而欲求息事而兼保利焉因兩存其說以諗來者濬頎讀竟而書其後曰由前之說利棚民有害於土著由後之說利土著初無害於棚民也開山之利小而害則大不如不開山之無利而並無害也矧龍脈風水之說斷不能廢官又奚容袒棚民而抑土著乎吾以為與其開山弗若墾荒山下可耕之土未必皆有主也官可主之以撥棚民俾之樹穀山以上禁勿種斯兩全矣或曰江浙無荒田奈何吾皖人也就皖論皖冠亂之後田之荒者耕之至今尚未盡熟也且山可種茶種樹不施鉏犁則沙石不下無損於田棚民盡不仿而行之此又一說也若董公之議袒棚民而抑土著吾不知其可也

天下有為人用而不能用人之人天下即有能用人而不能為人用之人不能用人者任以大事必僨於葸不為人用者責以庶務必敗於驕葸之弊二始而因循繼則張皇驕之弊二初但潤疏後乃剛愎易張皇為鎮靜斯可以決疑定難化剛愎為和平斯可以救弊補偏去其葸在乎心術泯其驕在乎學問心術不正學問不深匪唯不能用人抑亦不能久為人用也

喜新厭故人之恒情新者未必常新也趨利避害人之通病利者未必常利也舍難圖易人之積習易者有時不易也棄拙取巧人之故態巧者有時不巧也天下事必謀其新者貪其利者擇其易者爭其巧者於是新者轉故矣利者反害矣易者忽難矣巧者旋拙矣夫亦何事乎更張何待乎瞻顧何尚乎粉飾摸稜也哉

至人心鏡以鏡喻心心不如鏡也物來畢照妍媸好醜千態萬狀入於鏡中無豪釐之或爽偶為塵蔽拂拭即明心則異是有至明者有至昏者有時明時昏者有始明終昏者有本昏而自以為明者有不明而遂甘於昏者靈臺方寸中氣拘物染失其本體者十有八九全其本體者蓋百無一二也尊曰至人難乎

其為鏡已欲鏡其心有洗心之術在
或謂儒者言性釋氏言心儒釋之分以此其說大謬
試問空空言性性不在腔子中是何物事誰得而見
之大學首言正心誠意凡三尺之童無不通曉今必
釐心性為二而以性屬儒以心屬釋誠不解其何謂
也吾謂儒釋之分分於虛實儒者講實學釋氏則掉
虛機耳即心即性釋氏之明心見性原不悖乎聖教
特以去父母捨妻子遁入空門遂見擯於四民之外
而豈得以言心為異乎吾儒哉

湖口周先生擅青烏學先大父延請至家館之數十
年高塘寺吳家湖萬善寺墓地皆其所相度者每逢
秋日稼事畢先生乘小車從兩健僕行邛隴間尋龍
覓穴嚴冬始歸春初復出至麥浪翻畦龍不可見先
生又歸矣其出也或得地或不得地得地必繪圖呈
先大父予童時每見先生於兩餐畢趺坐行道家八
段錦功夫外功既完云行內功戒予勿喧閉目兩刻
許始起問其三關已通否曰未也蓋予在湖州時即
見先大夫行此功故知其名目先大夫並告予曰外
功行之可冀卻病延年氣則不可輕運一不如法凝
結於內必生外證昔蔣太夫子疽發於背予親見之
小子不可不知也今周先生運氣心許之而不敢言
且見其目光烱烱不飲而有童顏年將六十健步如
飛私意殆能如法鍊乃不數年先生項後生疽治之
旋瘥又數月病竟卒夫乃歎人生脩短有數而神仙
起居之法固可憑而不可憑也

汪銘甫先生恭壽仁和人先大夫典郡吳興聘為記
室時予甫垂髫先生頗愛予貺予孫雪居人物畫冊
十二頁每頁有吳穀人先生題句後為子嚴五弟索
去雖王墨林一則相隨五十餘年至今尚存案頭乙
酉德清案定讞先大夫先議効力軍台丙申邀先生
偕行抵桃源先生畏行山路先大夫不得不曲從之
誤趨湖路致東撫劾奏幸先大夫已至兵部投到在
刑部獄中十日攺戍伊犁以先生不耐長途勞頓送
之歸浙而延翟先生代之故先大夫懷人詩有那知
風浪險頓使客心驚之句年譜中不言其故先大夫
一生忠厚待人大率類此予之表而出之用告後世

予孫與知先大夫友朋情重雖身受其累尚復繾綣如斯非彰先生之過也

顧受笙先生教予作詩賦每呈課藝必塗抹過半戒之曰凡作有韻之文總以自然為主如口中之唾一唾即出則得之矣選陸放翁及吳祭酒七律數十首授之讀遍時予頑鈍甚八韻詩尚不成句更無暇作七律也迄今垂暮之年耽吟成癖方悟自然兩字深得箇中三昧敝帚之享謬為同人所推許惜乎先生不及見矣

先十六叔祖采卿公教予制舉業最久深受其益藝圃佩君兩叔父時同筆研藝圃叔父文以高華勝佩君叔父文以精鍊勝皆屢薦不售佩君叔父作文尤苦窓下課藝必數日方能脫稿一字一句皆與予商之予時亦病淹遲每逢課期百事盡廢故讀書不多轉為怗括汩其靈性昔人云少做多讀洵為至言茲以炎暑長晝偶有箸述兩句已得一百則振筆直書每日可盡數紙絕不似昔年作制藝時之艱苦非學有進境也得失之見不存於其中聊以紀舊聞傳家塾而已初無意於為文也

大雲山房自叙其文稾宗班孟堅九家之說以為賈生自名家縱橫家入鼂錯自法家兵家入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縱橫家入蘇子瞻自縱橫家道家小說家入其始固明言百家為六藝支派也乃必強為古人分門別戶若此若古人竟無自成一家言者論則高矣美矣起古人於九京而問之恐古人未必受也吾儒束髮受書六藝之文豈能盡識要惟以經史為指歸以儒先為楷則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焉斯已矣然當操觚之時不名一體不拘一格合周秦史漢唐宋諸家方將一爐而冶之安能限其所從入之途也哉至謂文集與百家判為二途經義與文集并為一物則又何不可判何不可并之有予不敏終日思之不解其義也

吾家有祖姑守節完貞事毋盡孝而格於例不得旌

者為適吳氏之顛姑先伯曾祖碧岑公第四女側室
節孝吳太孺人出生五歲而孤太孺人延桐城女師
鍾文貞教之讀書明大義字年家子固始吳獻之幼
有癇疾因而不慧其凡憂之致書吾家乞退婚吳太
孺人引顛姑入室婉言以告姑對曰女子從一而終
此女命中注定者烏敢背之道光辛巳吳君來作贅
壻一衣一食皆需人扶持每日癇證發則癡益甚便
溺不自知姑事之維謹侍疾十餘年不離左右無怨
言亦無懟色方氏咸奉為女宗焉辛卯吳君捐館舍
吳太孺人慮姑必死遣婢旦夕防之姑告婢云老母
在且殯未歸不敢遽死也乙未姑奉吳君匶歸葬固
始仍返冶谿奉母舟中有詩云匆匆南下買歸航因
念慈親白髮蒼回首不堪孤匑望蓬窗愁對月昏黃
可以見姑之志已吳太孺人旋病自春徂夏姑衣不
解帶者三月病劇姑割股煎湯以進病終不起哀毀
備至厥後遇太孺人忌日必號泣於中庭壬寅十月
姑無疾而終嗣子生孫男一孫女一皆夭濬順少時
見吾祖姑端莊靜肅不苟言笑並聞吾母楊太夫人

說姑守貞全孝事為人之所難為始終不渝如之若
素乃以年過三十例不得旌為之後者又不幸短折
吾祖姑之奇節至行遂聽其湮沒弗傳於世焉吾何
忍哉爰為之狀以待采風者同治甲戌六月姪孫濬
頤謹記

武進湯伯雄大令敏中以大興籍登賢書屢上春官
不第大挑知縣試用河工權知盱眙縣事兼攝泗州
篆時粵賊東竄江皖之間土匪聞風四起大令嚴為
防衛冦不得逞六合朱卧雲比部奉　命來皖辦團
練駐軍王姑廟會與土兵有隙遂內訌圍比部軍數
匝大府聞之檄大令解其圍單騎宵往幾為所害重
圍中突有大呼者曰湯知縣好官也不可加刃此來
必有以撫吾輩吾輩宜聽其指揮於是圍立解金陵
已為賊陷羽書絡繹徵調不絕於途大令具糗糧備
芻茭事事必躬親之故卒無擾日坐堂皇判獄年將
六十自辰至午了無倦容直月朔謁廟歸甫升堂吏
持卷請判大令忽連書到新任三字書之不已吏知
有異亟掖之退遂不言不食端坐至日晡而逝當大

令之廾堂也有小吏倦卧於堂下見大令衣冠登輿鹵簿呵殿而出前列天長縣正堂牌徑趨縣治前土阜之上方訝甫歸復何往耳中聞人譁言官病遽醒大令聰明正直其歿而為神也固宜此亦敦之告予者

予十一歲自杭州歸里過烏衣住蔣氏行店始飲酒蓋村釀也名曰封缸蒸糯米為之味甚甘即京師之白酒孃也吾鄉亦有之又有名五香者名綠豆麴者名大麥燒者里巷延賓不過爾爾紹興酒則直既昂道遠復難致非觴貴客不開壜也及至京師酒肆中亦以越釀為重友朋轟飲日在醉鄉然求所謂女兒酒者不可多得予在外舅周文勤公家又曾飲神木酒色淡而味醇固越釀也賈客以車載至陝西神木縣：在萬山之中酒為山風所吹一二年後迥異凡酒入京師則為無上：品矣嶺南亦有佳釀以畏溼熱不敢多酌揚州距紹興較近市沽反無佳者即去年萬篪軒方伯所餉之竹葉青尚不能敵神木也

長安為萬人海貧者不能傲富貴者不能驕賤也往往公讌之場有傲車贏馬而來延為上賓者矣有鮮車怒馬而至反居末座者矣而京朝官職事之暇脫略衣冠就酒家飲月上留歸酣嬉達旦賞花觀劇任其所之禮法可以勿拘猜忌杓馬皆化稱雄大戶儻帥彌豪顧曲廣筵愁魔頓卻此掌生之夢華瑣簿所由作也自出國門此樂豈可復得哉

京師正陽門關帝廟籤最為靈驗己亥鄉試前予與子健三弟仝詣廟求籤予得籤云乾亥來龍子細看坎居午向自當安若移丑艮陰陽逆門戶凋零家道難子健所求籤則有門衰戶冷苦伶仃之句予私念乾亥來龍予亥命又逢亥科坎居午向則明是副榜中正榜之兆至兩籤皆有門戶字恐予弟兄卷同在一房耳後果然卷皆在李秬軒師房予卷得售子健之卷亦備薦甲辰會試前予又往求得籤云功名富貴自能為偶著先鞭莫問伊萬里鵬程君有分吳山頂上好鑽龜揭曉予果中式闈中題名錄將予姓誤刻為分字抑亦奇矣然吳山句尚不知作何歸結也

周詠華言西湖月下老人祠籤皆集經語或古人詩

句已亥鄉試馮文節公往求籤得子曰可也四字本科未中庚子又往求得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二句是科中式方悟前籤明言子可後籤明言子則得迨甲辰以探花及第則全應矣靈妙若此不可思議予因憶京師陶然亭文昌帝君籤則集唐人詩句庚子會試子健為予往求得籤云三獻無功玉有瑕一毫名利鬪池蛙門前即是仙源路十里宜春上苑花子健以告予予曰報罷矣是科首題為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玉有瑕尚復何望予時予寓圓通觀之後院居於門首者為福建鄭錫侯前輩果得館選幸有仙源語予之追步後塵神固已明告之矣

牙牌數亦至靈丙午九月予往視梧江疾時予兩人皆未得外差相對殊為落寞案上有牙牌梧江曰予試為子一占得詩云運蹇時乖命不如還同涸轍困枯魚死灰尚有燃機在降氣平心待展舒梧江喜曰子明春必分會房矣丁未果膺分校之役迨戊午得京察一等　記名久不外放至己未九月有友人招飲座中皆同官西臺者訝予何以蹭蹬若此段春湖前輩因為予占牙牌有而今學得交衢舞突過尋常一輩賢之句同人咸為予賀乃閱兩月竟杳然至十一月初六日予以事入內晤高亦仙太史天色尚早坐朝房閒話予告以牙牌數亦仙曰前輩不知吏部已奏請於十一日復帶引　見未記名人員予以此決之目前必有　恩遇予湯應之歸寓後即奉分巡南韶連道之　命可見數皆前定彼患得患失者亦奚為予

家有堂方伯之後人僑居金陵城北郵政街為望溪先生故居有園亭池沼之勝抗希堂額猶存予辛卯甲午鄉試皆觴於園中迨丁酉再至白門則園已屬他人矣奇望街之宮保第規模宏敞屋宇華麗予亦屢登其堂亂後僅餘瓦礫若李府巷屋則異姓賃為質庫唯全福巷屋吾宗人尚分居之然較之治溪故里曲房隩室盡成斷礎頹垣畫棟雕甍變作茆簷蔀屋者固自不同或可徐圖規復也則予之遷居肥上也豈得已哉

予買田於大蜀山麓種松數千樹將營草堂謀之芷

春三弟以道遠工費因循三載未果然搃小雲則巳為繪圖矣何蝯穸則巳為署額矣人〻皆知予有蜀山草堂若以城東新居襲草堂之名又何以處蜀山耶吾不欲拋蜀山即不得不再築草堂顧小輞川尚有割地之約則草堂依然無定所也昨過魏氏漪園羨其林木之繁盛山石之玲瓏池沼之紆曲竊以為吾草堂萬分弗如也繼思吾有夢園初不小於漪園也

大雲山房釋莜曰北方名江西籟又曰南方名藍菊以予所聞京師人呼藍菊為江西蠟蠟也非籟也攷彙苑藍菊與五月翠菊六月菊花相似而不同皆菊之別種從未有以荊葵為藍菊者僅據郭云紫色陸云紫綠色羅云華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數說遂涵而同之不知蜀葵秋葵黃葵種雖不同而同以葵名古今注之以蜀葵為荊葵前人必有所本乃必逞其臆說使藍菊冒蚍蜉之號吾以為鄰於鑿矣

吾鄉善養金魚人家皆有數缸缸養魚不過三五頭預儲一缸之水此缸水濁則移於彼缸常使水清見底每日晨起玩之可以明目春初下子時取蝦遂魚即生龍眼者龍眼魚皆硬尾不若鳳尾者之搖曳生姿龍眼者色多黑鳳尾者有七尺紅十二紅之異又有紅身白尾者白身紅尾者尾不正不入選相魚之法背宜尖腹宜圓身宜短別有一種洋魚自揚州來者名玳瑁魚顏色雖可觀而尾不甚大非上品也更有珍珠鱗者鱗皆倒生銀光閃〻渾如蚌胎新出尾則似紅綃織成實為諸魚之冠調臣公家有此魚予見之喜極私計明歲可以分其子乃至冰泮之時魚則死矣撫松草堂遂罷養魚

放開眼孔勿為古人所欺豎起脊梁勿為外物所縛有見地斯有斷制有膽量斯有擔當權其輕重緩急之序審其是非得失之機辨其榮辱生死之關悉其富貴功名之念亦唯恃定識定力焉耳見地不明膽量不足而使之任天下事則利害弗知賢愚莫判顧此遺彼勤始怠終倀〻然奄〻然皇〻然每〻然吾恐一蹶而不可復振矣

自強之道用吾所長攻彼所短吾方可以勝彼而今

則曰吾必學彼所長以補吾所短彼始不敢拒吾嗜彼所長者吾學之果能盡所長乎即盡所長未必遂長於彼也彼有所長彼未必無所短也吾有所短吾未必無所長也吾不必震於彼之所長吾但審乎彼之所短彼縱能屈乎吾之短彼斷難爭乎吾之所長剏吾主彼客吾逸彼勞吾衆彼寡吾近彼遠吾抑何不可以力自強者而不用吾所長也而必學彼所長也

天下有兩種人最難共事曰多疑寡斷曰固執不通多疑則舉天下無可信之人固執則視萬事無兩全之道縱傾肝吐膽開心見誠而彼之疑未化也縱揣時度勢較短絜長而彼之執自若也顧多疑者時反為人所愚而驟然信之固執有時反為事所迫而貿然行之彼方自以為吾斷矣吾通矣而孰知人之欺蒙者轉甚事之扞格者益多耶是殆終其身無斷之時終其身無通之日也已

讀柏梘山房文至贈朝議大夫黃府君墓誌銘載貞菴先生訓子之言曰官之敗非獨官邪也四人者共之胥吏僕從官親友也官意未敢如是群然曰無傷不幸而敗預擇善地各引去而咎獨叢於官旨哉斯言入官者咸宜奉為金鑑抑予思之胥吏與僕從朋比為奸者也胥吏見官之日少僕從則日在官左右即官親與友亦不如僕從之與官近也若輩雖有過人之才而嗜利者十居七八官但使之供奔走聽指揮彼亦何所施其伎倆設引為心腹假以事權則外通胥吏內連親友而官事遂不可問矣以友佐幕賢否官可以去留之官親則勿令治官事乃為善全之道官不信用僕從斯胥吏弗能舞弊而幕友亦無可把持官親吏不必慮矣此無他凡事內斷於心則四人者皆入一人範圍之內夫奚至於敗歟

當大任者毋好名毋忌才毋偏聽毋自是好名者矯廉忌才者吝賞偏聽者進讒自是者府過要在抑其心以持己平其心以待人公其心以應物虛其心以處事則名可不居才為我用偏私之萌盡絕是非之界益明雖政務殷繁簿書填委舉而措之裕如也然而能除四弊者蓋鮮矣

用人之道無過量材器使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使不能器則其材弗顯流不知節則其源易涸大抵一誤於徇情面再誤於泥資格一失於飽私橐再失於多漏卮天下何嘗無人何嘗無財特患有人而不善用之有財而不善理之則巧詐者進樸訥者退矣積儲者少蠹蝕者多矣脫弗早思變計其勢尚可支乎

問史冊治亂興亡不可勝紀天主之乎人主之乎曰人也非天也治以人治亂以人亂興以人興亡以人亡譬諸一家之中祖父刱其業子孫守其成出一不肖之子孫而家立破矣或曰天道惡盈天故生不肖以破其家一若其權操之自天者天豈能操其權哉非英武弗治非昏庸弗亂非賢聖弗興非暴虐弗亡氣數隨人而轉移運會由人而遷嬗栽培傾覆乃造化自然之理天固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宰之天者仍決之人也

天下事譬之於弈局中人不明取舍不知死活而殺機一動孟浪進攻棄可守之地好為野戰立腳不定坐致傾覆在局外旁觀者咸為危之而不敢出諸口也即偶言之而彼方夢夢置若罔聞必待全軍敗績殘局既終始恍然曰吾誤矣吾誤矣何其不度德不量力若此哉吾故曰善弈者以能守為上也

予兒時能強記先大父教讀兩都賦兩時而畢其它古文辭讀數徧皆可背誦喜閱史鑑及諸叢書白晝有課程無暇繙帙夜課又須至二更俟先大父就寢後予乃移燈牀前擁衾觀書至三四更始滅燈睡卒以為常一夜倦極和衣而臥不覺天曙亟起視則燈為火融成液者半險矣哉予之倖免於厄也因戒奴子勿向人言驚先大父嗣後遂不敢擁衾觀書今老矣偶有所箸不能不取資獺祭然兒時所誦習者猶在胸中探喉而出曾經醞釀一番較之臨時摭拾塗抹者精采倍之以此知少年讀書之受益不小也

予少不好弄凡蹴踘紙鳶之戲既憚其勞以為弗如攤卷之逸而吾鄉鬥鵪鶉鬥蟋蟀者幾於比戶可封無老幼皆樂此不疲予又心厭其以人見役於蟲鳥也下至樗蒲六博性則喜勝惡負偶一為之旋復棄

去獨沓弃謂欲遣愁排悶無有過於此者他人勞神苦思終日纔了一局子則不然隨手落子疾如雨點道路既熟防守自堅覺不戰而能服人者乃為無敵巧遲拙速兵家常談神而明之得勢得機原可指揮如意彼終身打譜者何能到此地步也哉

人各有本來面目自少而壯〻而老不可變易也然大地宛如一戲場為丑為淨為生為旦傅粉塗脂全失本來面目則人之由寒賤而躋貴顯者求其不改面目蓋亦無幾豈特面目哉始而儉繼而奢始而謟繼而驕始而坦率繼而深險始而聰明繼而昏憒性情與面目俱改前後不啻兩人人又誰敢發其覆者反不若優孟衣冠之足以警世而厲俗也安得當頭棒喝俾令一返其本來耶

維持風化莫如理學一途自世有假理學出而小人皆得冒為君子焉即君子亦采其論說重其品詣信以為真而不知其偽也而天下事卒為所誤君子猶姑容之以為賢者之過於是小人攻君子君子亦攻君子蓋至君子攻君子而小人之黨君子者多矣君子為小人所愚君子遂與君子為難彼固小人之尤也胡君子受其牢籠任其蠱惑而漫無覺察也歟

為富不仁人咸議其非矣乃有不必不仁而吝於行仁者吾以為與不仁等惻隱之心人所固有惠迪之吉理所同然凡振貧濟困掩骼埋胔諸善舉富人不為之誰為之者然必富人為之恐餓莩胥填溝壑朽骨盡化沙蟲矣昧多藏厚亡之戒嘲修德獲報之誣其心固別有肺腸而難以理喻難以情動是直天下之忍人也謂為不仁非苛論也

占便宜者不便宜不住手學喫虧者不喫虧亦不住手不肯喫虧只圖便宜恐天道好還萬無久享之理讓人便宜自己喫虧知善緣日積終有食報之時兩不相下則兩敗俱傷人羨其能得便宜吾則謂損人利己殊可鄙也人議其何必喫虧吾則謂屈己就人殊可敬也究之盜賊之行士林不齒夫亦何便宜之有忠厚之家子孫必昌夫亦何喫虧之有休論現在且看將來釋氏因果之說固不可廢云

閱歷不深不識人情世故我將何以處人閱歷太深

熟於人情世故，我又失其為我，是何也？我可以恕人，我不可以自恕也。我恕人而人亦恕我，我與人庶乎兩全。我恕人而我遂自恕，我與我反無壹是。當知我與人周旋，不可無人之見存；我與我周旋，則不可有我之見存。無人之見存，我之待人也必鄰於刻；有我之見存，我之自待也反病其寬。此其中蓋有學問焉，非閱歷之所能盡也。

朋友為五倫之一，世人往往忽之，豈知遇難處之事，有家人父子所不能盡力者，獨賴一二肺腑之交為之維持而保護之，使非平日相知有素，烏能得此良朋哉！共安樂易，共患難難。數十年來交遊不為不廣，然求其勤懇周至，終始勿渝，血性過人，熱腸古道者，則莫如合肥王育泉丈。故予昔年贈詩有「交遊一死生」之句，待死友直如生友，鄉人至今傳為美談也。

廬州三怪：殺甫與予為同年生，久不相見，黙存前歲始見於白門，謙齋則為兩世交，相見最久，知之亦最深。人之以怪目三子者，怪其矯矯自異於庸衆也，怪其介介不合乎時宜也，抑怪其落落寞寞，傍若無人，而目空千古也。向使投筆從戎，則富貴功名可以立致，而三子者夷然不屑，獨於盧子國中各樹一幟，雄長騷壇，言人之所不敢言，為人之所不屑為，薄仕宦，傲王侯，人咸以為三子何志同道合若斯也，於是怪之。吾則以為三子之才富，三子之品超，三子之自處甚正，而非有驚世駭俗之行也，安得稱之曰怪哉！

孟子論胸中之正不正，決於眸子，為千古相法之祖，即心相之說也。心不可見，於神見之；神蘊諸心而注於目。心靜則神靜，心動則神動，心清則神清，心濁則神濁，心斂則神斂，心放則神放，心固則神固，心離則神離。察其神以窺其心，善惡賢愚決於是，窮通壽夭亦決於是。由神而再觀其氣，氣何在？在乎聲音。聲音之短長，氣與為短長；聲音之虛實，氣與為虛實。氣本根於心者也。合神與氣以定人，斯人無遁形。彼沾沾焉專論五官者，所謂以貌取人也，失之遠矣。

西法實出於中國。中國不尚奇技淫巧，而惟以禮樂政刑範圍乎宇宙，故得成為聲明文物之邦，四海尊之曰華夏焉。吾所屏而弗用者，彼則趣之若鶩，竭彼

之心思材力於奇技淫巧遂欲駕堯舜周孔而上之
何其愚也何其悖也此固天理所萬不能容者縱一
時簧鼓煽惑自鳴得意而彼蒼終必以風雷震盪而
埽滅之還我鏡清砥平世界也吾老矣猶將拭目竢
之

予生平不知何為城府何為畛域往々受盡言之害
惟怕作欺人語輒為人所欺人欺予々終不願欺人
也先大夫秉性剛直為鄉里所推崇至今猶稱道勿
衰予小子德薄弗能肯堂肯構有負義方之訓蹉跎
歲月貽素餐羞自問祇此方寸之地空々洞々恪守
當日過庭時所丁甯告誡者不敢稍有變易捫心差
為無愧耳或毀或譽聽之而已

進一步有進一步難處退一步有退一步好處知進
而不知退人情大抵皆然孰則知足孰則知止者不
知足不知止之人以為超乎我前者不必有過我之
才我又何可甘居人後噫人之超乎我前者命也非
才也或推之或挽之一似有藉乎人力而實則咻々
墮地時一生衣祿早已注定豈容強求哉人惟守分
安命省卻許多煩惱免卻許多怨望特不可為不知
足不知止者道耳

東南之亂十餘年富者忽貧々者忽富貴者忽賤々
者忽貴固乾坤一大變局然冥々中自有權衡自有
限制以默運其剝復循環之理而深協夫盈虛消長
之機天公皆稱量而出無所重輕無所偏倚恰如其
分以予之也彼逃於劫外者亦必其平日內行無虧
根基素厚始得免罹鋒鏑之災顧其中有人所知有
人所不及知而上帝則罔不知之也吁可畏已

# 夢園瑣記 二

東坡鶴歎云難進易退我不如豈唯東坡不如普天下人如鶴者蓋鮮矣宇宙一大樊籠鳳可笯鷹可鞲雉可馴鴿可繫孔雀山雞鸚鵡鸕鷀皆可網羅而飼養其不入鳥省者必其善避矰繳者也鷗鵬尚已鴻鸞猶弗及之外此則冥鴻耶黃鵠耶高飛遠舉瞬息千里先無求進之時遑有思退之日彼其品又在鶴上也然而氋氃不舞者方且引頸長鳴怨主人之以雞鶩畜我也

予作書索陳蘭甫撰菊坡精舍記蘭甫書曰此文已作數年矣不敢示人亦未呈教所以然者書院甚多獨此以一終身不第之人而講授經史古文古詩所作記雖為謙詞而揔難免於譏議須身後乃出耳拙作文集稍稍改定數十篇亦皆不刻也予得書為之憮然既服其品之高而又惜其所見未化也作文必請名位延師必擇科第固是當今通病然天下豈盡無目之人不朽盛業千秋自有定論區區譏議庸何傷乎仍擬作書索之且來書云近有重膇之患參董桂附日〻不離金陵省墓之行恐成虛願吾不能見蘭甫之面吾益思讀蘭甫之文海內如蘭甫者尚有幾人哉

內閣大堂案上麤石硯一方相傳為嚴分宜故物不可移動予初入署即聞諸前輩言之其理殊不可解六科以午門內朝房為公署戶科朝房中門相傳夜不可開〻則不利於官冬日於門外加風門以禦寒風門可開也予初直宿訝門不關命奴子詢官役官役言之然見前輩請問其不利之說前輩皆不知之然卒無有敢開中門者外省官廨出入不由暖閣者

則所在多有若江寧布政司署之為中山王府鎮江府署之為周瑜帥府其尤著也湖州則吏有啞橋舟過橋下舟子以脚扣船板戒人勿言々必有神予兒時侍先大夫屢過橋下舟中之人無不緘口者噫異哉

先三叔父悔軒公由內閣中書擢刑曹直樞廷素性方正外省官吏致書函輒置諸几案不開封多則焚之公之後輩聯翩直上外而封圻內而卿寺公則浮沈郎署了不介懷精於星命之學奇門六壬亦並窺堂奧所藏秘本書甚富刑部某尚書俛公之知交乞為推算終身公以長官不能直言禍福卻之某尚書遂銜公是年京察公可得一等嘶而不與公自推六十歲將有大厄適俸滿截取引見以知府用人皆阻公々決意告歸中途果患病甚劇幸調治霍然優遊林下者數載公與陳文慤師交最契師宦途屢有蹉跌公皆先言之歷々不爽故壽卿太史官中書時屬予向公代求推算予為請於公々笑而不言至甲辰之冬一日公呼予曰陳世兄明年必成進士入翰林汝可告之至次年乙巳果如公言予亦時叩問終身公曰汝必外轉不言其階級也惜吾鄉罹烽火劫公所藏書未知尚在否予敬九弟又僑居於浙應京兆試屢見黜予夙荷公鍾愛謹記公軼事以備脩家乘者采擇焉

予素不信陰陽丙辰在京師遷居大安南營欲將正屋之西開門通前別院俾兒媳居之陳潤森表弟自以為能相宅予與商之曰可孰知犯三煞方而兒媳病殤嗣周夫人病乳甚劇王筱洤農部謂宜改竈予從之周夫人病又不起再延人視之則曰犯五黃煞矣已未冬陳小舫同年以予久不得外放為之持羅盤相度之曰門內路為五鬼方宜避之改由車門出入則吉予不以為然因開西院之門使車馬自為一區而已則仍由正門出入未一月即奉分巡南韶連道之命然則言陰陽者固可憑而不可憑已

凡事可了則了之最怕拘文牽義優柔不決今日一事置之高閣明日一事拋諸案頭愈積愈多方寸皆亂往々以不了了之蓋由其胸中本不了了何能了

事耶若此者以為從容鎮靜直度相耳早了之則變小而費省遲了之則變大而費巨豈唯欲了難了且將終不能了矣在旁觀無不了然於心口之間而當局者方自謂審慎周詳庶乎一了百了也而豈知其無一能了也哉

古之君子重在淡交而後人又有深友之稱淡者是乎深者是乎曰皆是也交之淡、於境勢晌談窮量謂之五交利交也而非素交也烏可以不淡友之深深於心直諒多聞謂之三友益友也異乎損友也烏可以不深有酒食徵逐之交即有文章道義之交有冠蓋逢迎之友即有金蘭契合之友若者為面朋若者為心知宜親宜疏宜厚宜薄方寸之地涇渭分明比匪無傷觀摩有助斯擇交取友之道得焉已然以語夫輕諾寡信凶終隙末者彼且曰吾不能淡吾亦不敢深也

予聞前輩言朱文正公論天下積弊難除有一利即有一弊利弊猶之陰陽也利為陽弊為陰天地間不能有陽而無陰天地間亦何能有利而無弊相傳仁廟召見時公以此語對 上為之動容除弊之議遂寢大哉言乎秉國鈞者咸當取以為法也利弊相因唯有去其太甚而已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二語足為萬世龜鑑文正之言抑豈外乎是哉

頭為諸陽之首唯口舌則奇陽中之陽也眉目鼻耳則偶陽中之陰也齒者骨之餘陽也而藏於內陰也髮者血之餘陰也而生於顛陽也下而推之兩手兩乳兩足其數皆陰獨臍為陽前陰後陰則介乎陰陽之間是人之一身奇偶相參陰陽互備男有陰體女亦有陽體也即以人身之火而論有陽火焉有陰火焉火旺必以水滋之勿使爍金火衰必以土培之毋令枯木而五臟六腑周圍不陽中有陰、中有陽也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大道之中有兩歧焉一則險僻而其徑反捷一則平坦而其途過迂人無不樂平坦而畏險僻也人又無不趨捷徑而避迂途也乃趨捷徑者告以險僻彼方曰吾何能舍近圖遠也避迂途者告以平坦彼方曰人誰不爭先恐後也卒之中道而蹶未必皆一蹶而

幾遵道而行，或可以如期而至。夫唯知捷徑為危地而懔然弗敢插足，知迂途為亨衢而皇然弗惜勞筋，庶幾不為兩歧所誤歟。

客有言能造木牛以耕者，先使為童牛試之。一月甫成，置於地而施鑰焉，居然行矣。不百步輒止，再施鑰則行、、終不遠。童牛如是之需人而行也，耕牛獨不需人乎？曰：請造自行船，捷於西人之火輪，既不需炭，亦不需篙艣，一人之力足濟大川矣。詰以造船之費，曰費千金。以數金造童牛試之，不效無害；以千金造自行船試之，不效亦得謂無害歟？客聞予言，遂挾童牛以遁。

溫湖之鯽與河鯉遇，昂然直前弗避也。鯉忿然鼓鱗呼鯽曰：子乃賤族矣，為不避我？鯽笑而睨之曰：公不知予為天下名士耶？公休矣，公殆自龍門歸歟？觀公之狀，公其點額暴鰓矣。鯉聞鯽言，頫首默然，面有慚色，急趨以過。鯽則欣欣然曰：而今而後莫敢侮予名士也夫。東海之王名予作波臣，予將就之。於是乎橫行湖上，頓忘往者車轍之困，而以為逍遙焉，遊泳焉，將終身自適其適也。彼烏知漁者之舉網而伺其後也。

今年六月暑甚，夜則就儀董軒櫺下弈，燃兩琉璃蠟燈。飛蛾突如其來，驅之去，復振翼而至，繞燈不肯散，卒然投火中，弗能救也。前蛾既死，後蛾踵之。弈者專心致志於方罫之間，方動殺機，手拈死子，不顧有死蛾也。如是數夕，蛾死者夥矣。夢園主人弔之曰：棄暗就明，孰謂汝癡？就明而死，昏然不知云何。一枰之戰，么麼靡有孑遺，傷哉蛾兮，乃來殉棋。

蟻稱地虎，大樹曾撼；蚓號土龍，巨擘獨尊。此也有君有臣，彼也能廉能慧。微兮戴粒，云無異乎冠山鼇爾；穿隄曰將防其漂邑。赤者若象，元亦名駒，徑五六圍，長十餘丈。觀其時術，匪唯力舉等身，聽厥歌吟，宛然自鳴其樂。或封穴以審雨，為垤為城；或入穴以知寒，上首下首，需而不速，偏擅兼弱之智，引而後伸，足徵用心之一。是以鱣鯨受制，螻蟈斷腸，大槐小槐，爰居爰處。行山得水，弗困桓公之師；其氣如虹，堪彰黃帝之德。交鬥垂象於齊魏，植箭示兆於陳隋，夫孰敢笑

蚼蠓之不飛鄙蛩蟺之相糾也哉
秋光已老秋色尚濃老少年紅黃燦爛掩映於金絲
柳外覺桃李芳春無茲艷麗重以絳幘莪：則雞冠
之花也紫瓊簇：則蛾眉之豆也入室共此素心則
香祖莫與敵也倚墻別有酸態則萌婢故不凡也且
也桐陰未減蕉葉方舒獨有梅林先傳冷訊一種蕭
瑟枯寂景象偏與衆木羣卉迥乎不同而岸然亦異
登香雪亭望之乃歎癯仙品高格高不染一些塵野
之氣雖蒼髯容與綠卿參伍其間猶嫌矯持名節太
過也尊之為花中巢許誰曰不宜

四姑母告予姑丈鶴亭公病將不起姑母問有所見
否曰無所見也楊蘭坡姑丈來視公疾公曰吾將與
子永別矣蘭翁惻然公曰子知燈乎油盡則燈滅人
亦如燈而已言畢目遂瞑予聞斯語乃知予向者人
不盡有鬼之說絕非杜撰而公之根器深厚來去道
遥自如亦可於易簀時覘其品量矣獨惜菘圃表弟
早世無為公狀者予與公又二十年不相見欲為公
作墓誌深懼其略焉弗詳而猶幸吾姑母述公獨留
之言記之亦足以見公之曠達也

卷施閣夭壽篇謂人之夭壽秉於自然未聞保攝之
即能多斲削之即能少也而以禽獸與人較以富貴
者與貧賤者較且謂服食養氣斷：不能長生人之
夭壽實由於所秉之有強弱濬頤讀竟而書其後曰
謂夭壽秉於自然固也然詩曰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矣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性之彌也嘏之純
也體之靜也壽之徵也秉強者不至柳弱秉弱者輭
轉為強以後天補其先天養生之論烏可廢哉濬頤
年已六十目中所見若而人者以保攝而壽若而人
者以斲削而夭確乎有憑斷然不謬也必謂保攝無
益斲削無傷殆將使後生小子相率而適性任情馳
騖聲色矣而顧曰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
者相去必不甚遠毋乃太偏歟清靜寡欲足以衛其
生適性任情足以戕其生即間有一二相反者變也
非常也君子道其常奚可教人以不保攝而甘斲削
耶人為萬物之靈儕之於禽獸人則孰甘之耶至謂
貧賤者不能學富貴之斲削亦安見貧賤者獨能保

擧也世無仙人古人紀載豈其皆不足信要之服食養氣縱能亦以為非馳騖聲色萬不能許以為是也先生之言過矣

吉甫言道光丁酉河南尉氏縣有孀婦貲產豐厚一子尚幼夫死時以家事託其契友三人田產貲財及子讀書三人分任之無何三人瞰其孤孀可唉也乃密謀以腐肺藥和食中餉其子子遂病甚劇召醫治之醫言毒發在肺疾不可治遂死子死後即有媒來勸婦改嫁婦唾之既而市廛田畝終歲所入者三人皆乾沒之不以予婦婦乃忧然於子之死三人以計殺之而陰圖其產也憤不欲生顧念已死則產仍屬彼不如鳴官可白其冤乃以田產捐入育嬰堂及書院中具詞臚陳叩官拘訊訴準即歸家自縊死縣令鞫治屬實讞定三人均議大辟時縣幕刑名某紹興人謂婦母子之死非三人手及之若全論抵於法太重且婦已死無人指控乃執救生不救死之說開脫三人罪皆減等公牘已具矣某次日即送其子往鄰邑娶婦是夕倚牀將寢忽見婦來謂某曰汝不造福而造孽尚欲為子迎娶乎謀產之罪如何絕嗣之罪如何欺孀之罪又如何律重誅心汝乃偏袒生者枉法縱奸使吾母子含冤地下耶今將取償於汝之子次及於汝絕人之嗣者人亦絕其嗣汝之血食危矣適其友來送行夜深未及出署他友留作抵足談尚未就枕聞某房內有人聲伏窗窺之見婦大驚推戶入覺陰風凜然婦歘不見某仍和衣擁衾假寐呼之醒而告之某亦述所見所言如此友力勸其速為改易某急叩內宅門請居停出歷白所夢遂平反之仍照原讞定獄復夢婦來拜謝而去先君子官河南日奉檄捕蝗尉氏親聞邑侯楊君談其事惜孀婦姓氏忘之而腐肺藥方用藥三味亦僅記二物生薑紅糖

而已。夢園主人曰：三人者罪無可逭，而某幕乃欲生之，孽也。有靈警之以夢，吁可畏哉！凡佐幕者咸當引以為戒也。

吳和甫侍郎原籍休甯，與家兄友蘭為丁酉同年，戊戌成進士，入詞館。予甲辰通籍後，修進禮往謁。時先生寓休甯會館，荷刮目相待，重以譜誼鄉誼，朝夕過從尤密。先生為人平坦和易，善談名理，終日娓娓無倦容。先生之戚何悔餘舍人，故與予為同年生，三人者時就酒家飲，幕天席地，弗為形迹所拘也。迨予已酉奉諱歸里，庚戌夏至白門，先生亦丁太夫人憂，主講惜陰書院，握手甚驩，欵洽累日。乙卯予再至京師，則先生又膺典試滇南之　命，留任學政，自是遂不復相見矣。已巳予至揚州，先生已於前一年歸道山。悔餘告予曰：和甫之第三子為予壻，其仲子禮園才更富，儻自泰興來，予見之，即知予言不謬也。禮園來，以榴實山莊遺稿見贈，予因得讀先生之詩文，并交禮園，喜其文筆雄健，性情伉爽，果如悔餘言，而又深幸先生之有克家令子也。未幾悔餘亦下世，禮園則時至待月誃作詩酒之會，見予箸雜說，一日手一冊見眎曰：此皆先公軼事，狀所未載者，乞年丈采擇焉。予受而讀之，疏為四則云。

先生督滇學前後八年，士民戴德。丁巳回匪圍省垣，城中兵變，擄掠督撫司道府州縣公廨，並及富家大戶，蕩然無存，獨相戒曰：學台清官，我輩萬不可犯也。故學署得無恙。尤奇者，鹽道署內搶劫一空，猶恐其有藏匿，將架上書籍皆截為兩段。時榴實山莊詩文集稿本適在某觀察處几上，一兵持刀欲斫，一人止之曰：此學台詩文也，不可動。某觀察藏書數萬卷，無一完者，獨先生詩文集分毫不損。嗚呼，亦可見斯民之直道猶存矣。

按試永昌既畢，甫出城數里，回視城內火光燭天，沿途戈矛森列，人皆白布纏頭，跽拜於道旁，問之則回匪也。與漢人互鬥訟不勝，遂舉兵，以先生在城，既期而不發，俟先生出城，始縱火殺掠。其以詭稱學台從者得脫出城者甚多。按試迤西時，一日有孝廉攔輿首告謀反者，停輿訊之，其人姓李，道光間曾以首告

逆謀　欽賜舉人據稱所居麗江縣屬之鹽井有橫
天都御史聚衆至數十萬剋日舉事並臚列多名先
生以情節重大特委麗江府及巡捕前往按治而已
亦改裝易服暗中察訪始知其人素不安分前此首
告督撫藉以要功妄殺二千餘人而實則毫無影響
此次又襲故智其所臚列之為首者皆本地殷戶紳
董世家所稱聚衆即井旁之竈丁所謂橫天都御史
則彼處供奉之神時降巫者之身鄉愚遂有此偽稱
耳其餘所言悉無實據因據實咨明督撫將巫者治
罪而咨部斥革其舉人焉一方之人無不頌青天者
厥後回匪誘麗江人作亂彼皆曰我若作亂何以報
吳學台保全之德乎故滇南十餘年中變亂相仍而
麗江人為匪者卒鮮皆先生之力也
泰西各國於庚申秋間犯順　乘輿北狩先生時患
病在邸聞難痛哭其時都城洶洶大臣近臣紛紛攜
婘屬作遷避計六街之內幾斷炊煙先生流涕謂陸
眉生給諫曰慎持之妄動自貽悔也予有老母其行
也歟哉眉生慷慨誓死勿去事定後既出復入者遇

先生咸有媿色其直南書房也　文宗一日臨幸顧
視　所穿貂褂破碎問公[先]生叩首[對]曰臣自揆編修至
今衣之已二十年矣　文宗太息次日即賞貂褂未
幾奉典試之　命由滇回京時　名見　文宗問雲
南變亂本末甚詳復問汝考試幾處對曰一府未考
文宗曰汝苦矣次日即奉兼署順天府丞之　命
名對時　文宗諭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
千金聊以償汝在滇之苦先生每與人述及　先皇
厚恩未嘗不潸然淚下也
先生督浙學時按試嘉興海鹽有某生為釐金局委
員所誣縣令因之桎梏入囹圄若治盜賊又不申請
斥革先生廉得其情於點名至某生時詢其何以不
到嘉興府對以在獄中先生怒曰秀才乃我所司既
未申請即行收禁是何例也今日某生不到本部院
斷不封門遂閣筆停點立傳提調速放某生入場太
守乃親入獄請某生出倉皇而至先生視其髮長數
寸撫慰之令其用心作文案出時某生列一等食廩
餼焉試杭州閱商籍一童生卷文甚佳心疑之次日

懸牌令其來轅面試：以兩題頃刻成文燦然可觀先生心識之使人暗訪乃新昌秀才俞鍾儁所作蓋頂冒也先生亦不發其事迨試新昌時點名至俞乃訓之曰士貴立品尤貴懷刑子前次頂冒陳晉蕃幸而遇我若他人危矣所得不多而所失甚鉅為子計亦殊不直今後勿復再蹈故轍也俞聞之感激泣下是案亦食餼焉浙省學租歲所入數千金先生一毫不取悉於各府創建育嬰堂兩浙自亂後棄嬰者多先生倡捐以來全活固無算矣先生性廉約官侍郎時止二僕督浙學時亦止四僕留一僕在署携三僕按試所過禁止騷擾凡鋪墊陳設諸物皆面交州縣辦差家丁收去除正項養廉外陋規皆卻之嗚呼先生愛士憐才廉明清正卓然有古大臣風所謂其根深者其實茂其膏沃者其光華吾可為禮園昆季決也

禽鳥擇木而棲招之不來揮之不去也去年起香雪草亭而小鳥之來巢於檐下者幾滿亭西有槐高於衆木予呼之曰龍今夏忽有鵲百數十成羣飛集於槐龍之顛日晡即來鳴噪不已夜亦不去使僕覘之絕無巢也如是者幾月餘一夕野貓攫其一墜地死予憮然曰鵲不來矣乃次夕鵲依然來不惟夏來秋亦來不惟晴來雨亦來待月謝中有棋聲則樹上鵲聲即與之相和噫異哉不巢而棲於此云以兆喜主人無喜也云占行人至未必日〻有行人也曷尼胡為乎來哉客曰彼必有所擇也

朱門華屋實境也海市蜃樓幻象也然往〻視實若虛視幻猶真者豈不以朱門華屋轉眼即成瓦礫之場海市蜃樓遡時仍煙青紅之采耶無實非虛無幻非真勿以為實則隨遇而安保此寸田尺宅信可依往成宜矣勿以為幻則中邊俱澈等於浮泡聚漚庶幾靜觀自得矣實者虛之幻者真之而究之朱門華屋海市蜃樓固一例同歸於盡也亦何嘗有虛實真幻之分哉而泥於境象者則終其身迷而不悟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治軍者不能外此二語今人但體會上句忘卻下句有懼而已或曰孟子論勇以孟施舍之無懼為能守約懼豈得為勇乎曰孔子

之言懼與孟子之言無懼詞殊而理則一也孔之言懼非徒懼也以有謀也孟之言無懼非真不懼也亦以有自反之道也曾子之大勇聞於夫子能自反者斷無不好謀之理所謂量敵慮勝量即謀也慮即謀也舍之無懼昧乎此故不得為大勇也蓋至好謀而成則雖懼猶不懼矣戰必勝攻必克何者為六韜三略乎曰謀而已矣夫能謀則人和舉天時地利咸可一以貫之也聖人對暴虎馮河者而言先之以懼大勇若怯其斯之謂歟

# 夢園瑣記

三

粵寇陷金陵順流而下勢若建瓴蘇杭為東南財賦之區賊久欲圖之所以不能飛越者賴有向忠武一軍為之屏蔽忠武薨張忠武繼之尋以饟絀兵潰忠武殉難曲阿吳越因而不守天下傷之近有在師山扶鸞者三更後乩忽大動作二十八字云轉餉徵兵不自由甘將一死主恩酬至今遺恨難消歇十里牌前水不流衆知為忠武降壇敬問從何處到來乩判云偕向忠武閱海過此敬居天上何職云掌兵曹此敬之為予言者三弟子健攝丹陽令與忠武同時殉難 詔允在死事地方建立專祠十年之久以費未集不

得句工。昨邑紳尚有書來告予，讀忠武乩詩不禁臨風太息也。

相書云三十五歲至四十歲行眼運，其實不然。神藏於目，人之窮通壽夭畢係乎此，非僅以之決數年禍福也。予所見鄭藹人同年門下士丁濂甫孫引恬親家及子健三弟，皆兩睛暴露大而無神，心竊憂之。厥後藹人濂甫不能享大年，引恬子健則死於王事，均在四十以後。陳布夷先生有胎元氣之說，由一分至十分，又有無氣者，盡以多為貴，至無氣則不必言相矣。葉壯生曾鈔其書相贈，壯生談相亦有驗有不驗。予苦近視，不能辨分數，然關係終身之說，則確乎不易，相人者宜知之。

每月初四初七十六十九二十八日為四不祥，上官忌用，雖協紀辨方曾闢之，而精於選擇者皆以為萬不可犯，犯必不利於官。予在京師，卓鶴溪前輩蕭蔀泉同年先後為予言之，屬予勿忘。三十年來所見逢此五日接篆者，或數月或年餘，無不去官者，即不去官亦必有大不如意事。思之歷歷不爽，故每直友人上官，輒舉以相告，俾知趨吉避凶也。凡時憲書每日下註有空亡厭對招搖兩煞不利行舟，亦蔀泉告予者。

弋者曰張羅，而鳥之飛不絕於天也；漁者曰舉網，而魚之躍不絕於淵也。彼不入網羅之內者，魚鳥之善全其生也。人伺其飛而張羅待之，人伺其躍而舉網待之，而飛者勿飛矣，而躍者勿躍矣，而飛者時而遠引矣，而躍者時而深潛矣。人以羅困鳥之飛，鳥顧弗為人所困；人以網防魚之躍，魚固顧弗為人所防。蠢者不飛，飛則靈；貪者不躍，躍則智。鳥之靈於人，魚之智於人，而不魚鳥君也。其惱於羅網也，適足自戕其生而已，悲夫。

神仙亦有顯晦，莫顯於呂祖，九州四海之內皆奉祀之，其佗七仙不與焉。若邱長春之顯於燕，安期生之顯於粵，許旌陽張道陵之顯於江右，三茅君之顯於句容，盧生之顯於邯鄲，婦孺咸知，固赫赫在人耳目。外此則史鑑所傳志乘所載，湮沒而不彰者，殆不可勝數，豈神仙亦有幸有不幸耶？抑必有功德於民而民始崇奉之耶？世謂忠孝便是神仙，此說差為近理。若拔宅飛昇者，誰則見之，存而勿論可也。

吳禮園言僵尸能死人，攫其魂以助己，而死者遂無鬼，不得譽僵尸。僵尸益橫，久之化為飛天夜叉，肆無忌憚，致煩天

討焉夢囮主人曰論雖怪誕然有至理子說鬼吾譬諸人強暴之徒武斷鄉曲日以殺人為事人不敢譬之而官亦故縱之僵尸一而已人之如僵尸者或百之或千之僵尸橫於夜人則橫於晝然而人之畏惡人不如其畏僵尸也然而惡人之目中有人不如僵尸之目中並無鬼也相與大噱不止劉叟騃而罷矣

人不必皆有鬼也鬼不盡轉為人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其凝而不散者則有鬼然非極善極惡者不得有鬼焉極善者為正氣正氣常凝極惡者為戾氣戾氣不散彼無善無惡者生氣已盡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烏得人盡鬼乎寘中閻羅猶之世間官府九州之內若苗猺黎番雖隸版圖未必悉入于王化乃謂閻羅獨能拘九幽之鬼而咸聽其號令胥受其牢籠設一輪迴總局日日稽核而發放之恐神人皆無此大力也然則人死為鬼孰主之氣主之鬼生為人孰主之氣主之神亦聽命於氣而已彼地獄與狴犴夫安能盡治夫人鬼也哉

訓詁義理二者不可偏廢何有漢宋之分哉今之講漢學者詆宋學為空疏講宋學者斥漢學為穿鑿於是有專宗漢學者有專宗宋學者判然兩途幾乎不可復合雖通儒正士猶不免泥門戶之見而斥焉謂吾之師承在此凡彼之沿訛踵謬者皆宜屏絕累牘連篇互相攻擊歧漢宋而二之一若言訓詁則義理可勿談言義理則訓詁可勿論也嗚呼是直學中之蠹矣恐漢宋諸儒亦未必樂有此高足弟子也

人身有最難解之事即以兩目論之少年之神至聚也光至明也乃反近視焉老年之神易散也光易昏也乃反遠視焉或謂近視者至老不花神光轉足然則目花者其神光必不足矣神光不足於是近視若無覩矣不能視近而頗能視遠謂其神散而不聚其光昏而不明然乎否乎少年宜足而偏形其不足老年宜不足而偏形其足吾欲求所以近視遠視之故數十年不得其解也願以質之博物君子

凡人之相有由厚而轉薄者有由薄而轉厚者由厚轉薄者自喪其先天也由薄轉厚者能補以後天也先天可恃而不可恃可恃者其唯後天乎語云相由心生相由心滅兒之厚薄實心為之匯境為之境順而心傷則厚者轉薄矣境逆

而心恬則薄者轉厚矣其厚也富貴利達不能使之厚也其薄也阨塞困窮不能使之薄也志氣驕盈已露尸居之態精神磨鍊方為載福之基觀人者豈有他術哉

骨董店之賈人能辨別書畫真贋考訂碑帖拓本新舊其人不必善書善畫也所見既多則目力自足又於欵識點畫、留心到眼一觀即可立下斷語往、士夫賞鑒家去留莫決反有就正於彼者彼之所業在是遂殫聊其精神智慮朝夕研求而絕無旁騖竟得成為具眼也使之搦管則又遜謝不遑矣於此可悟造舟者未必解操舟也攻車者未必解駕車也

書廚與腹笥不同一則貯滿五車僅有記誦之學一則讀破萬卷共驚下筆之神夫有書而不能運用與廚中物何異若珍藏於笥其必錦繡文綺組織而翦裁之矣朱紫白青塗澤而炫染之矣顧二者兼之實難毋恥獺祭也凡有所作必取書觀之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之而枵者滿久之而儉者豐翔機杼在胸貫串自有條理耶然後知世之讀死書者於文字一道猶為門外漢已

鵰軸狀如蚕蠟以手搓之作牛糞氣出西藏鵰腹中鵰之有軸猶牛之有黃狗之有寶也近今有以之為玦者能辨陰晴天久旱視軸上一點作深黃色則雲油然起黃色布滿則雲合而雨注矣久陰視軸上一點作淡黃色則雲漸開深色全退則雲開日出矣川督某曾得一玦亦能驗陰晴而玦正面有白點一逢子時有白氣如毫自點中起至巳刻長約九分午初其氣漸縮至亥退完一轉瞬間白氣復長則知又交子初矣以手拂之隨去隨長不可磨滅背面亦有白點每至二分二至之時則一見誠至寶也淩仲桓表弟為予言其家舊藏一玦亦能辨陰晴然予曩在京師見友人之玦則無此異殆非鵰軸矣

宇宙間大文皆宇宙間至情也情文相生有情斯有文言情之文易於感人語、自肺腑中流出字、從心坎內得來不假修飾不事鋪張不尚揣摹不工沿襲吾意所欲宣者宣之吾口所欲白者白之千言不覺其多片言不覺其少寓言不覺其詭正言不覺其迂直抒胸臆前無古人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之謂至情是之謂大文

天時之寒暑異乎世態之炎涼當寒而寒當暑而暑隨氣候為轉移自有一定之序也世態則大不然今日烜赫喜其

炙手可熱也趨而近之明日落寞覺其勢誒抑消也避而
遠之設令死灰復燃蹶者再起前倨不難於後恭也又奔
走而逢迎之其中豈無一二嬌嬌者人趨我避人避我趨衆
且非笑之曰是冬行春令也夏行秋令也何其不識時務
不近人情乃爾耶嗟嗟青眼白眼大抵如斯翻手覆手了
無足怪有心人世態看穿遂不得不甘於棲遁也

是非顛倒則毀譽不公賞罰溷淆則好惡弗當以衆毀衆
譽為足憑標榜擠排未免兩失其實以私好私惡為可信
謏詞讒說依然一狃於偏人之智愚賢否在心跡不在技能
在大端不在小節彼投其所好而譽即隨之彼觸其所惡
而毀即隨之豈能至公至當耶唯不計毀譽不狥好惡而
量材而使之平心以驗之庶乎可責其真已而夢夢者方
且恃一人之愛憎以決進退以行舉錯吾不知其可也

今有兩人於此一畏事一喜事畏事者瞻前顧後但圖省
事而利害交關之地不暇計及也喜事者炫智矜才樂於
有事而度支出入之經未遑籌及也則將用畏事之人乎畏
事而事難成則將用喜事之人乎喜事而事亦僨大事
者當審時度勢知彼知己矣無虛發網不空張膠柱鼓瑟
固失之刻舟求劍亦未為得也因噎廢食固失之臨渴掘井
亦未為得也非胸有成竹烏能措之裕如哉

蘇明允謂古之法簡任吏而不任法今之法繁任法而不任吏
任吏善乎任法善乎曰任吏善於任法簡者易從繁者難
舉與其聽吏之馭法而法為虛設曷若擇吏以執法而吏得
真林今之法多於五書矣今之民之犯法更出於五者之外矣
法愈密吏愈多而民愈不治此無他任法而不任吏也任吏
則吏為法司吏可以救法之弊任法則法為吏困法適以長
吏之姦矣得曰今法勝於古法也耶

李簧仙觀詧壽蓉為予言曩為諸生時途中遇甲與乙甲
以糶穀錢六貫還乙乙曰子誤矣吾之穀止直錢五千八百子
多予二百不敢受也甲曰吾記當日議直確是六貫乙力辯
其非固讓不已簧仙異之因詢其姓氏以為三代直道之民
不圖復見於湘中也又言其族人名仕祿者館於劉氏其徒
幼喪母後母遇之虐父亦憒憒家中偶失乾脯肉一方母告其父
曰子竊食之父怒欲拘其子鳴諸官實則乾脯為母所食衆
莫敢言李先生知之謂其居停曰此子為君家一塊肉母既
誣之父復證之忍矣哉且即令子真竊食訓以家法便可了

事乃必因口腹細故致傷天性乖骨肉陷汝子於不孝為父母者固若是乎其父母聞先生言皆惕然悔悟厥後毋視其子遂如已出嗚呼之二說者可以風世已

吾鄉平日好鬥專恃火器以決勝有所謂背（讀平聲）鎗者重於擡鎗以肩負之而趨列七桶地下注水令滿一發可穿七桶視穿楊之箭猶過之當未亂時群不逞之徒皆擅此技東與西不相能南與北不相下尋仇報復習為故常每遇鬥期先有為之議和者和則已不和則兩家出兵兵既出議和之人尚奔走於刀劍林中呼號勸阻歘聞鎗聲則事不可為矣兩家有死者即罷鬥然往往鬥者不死旁觀者死之鬥者以貲恤其家遂匿不報官予兒時屢見鄉人鬥雖白晝一村之中咸闔戶有登屋取瓦擊人者姑聽之鬥之次日其酋踵門謝召匠修屋蓋猶畏法也四十自嶺南歸則農圃盡作戰場而鎗聲不絕於耳矣

粵西梁清如馮寶山者從軍至江南均以守備駐丹陽筦支放局事庚申三月賊陷丹陽倉黃遁自午至晡僅行五十里至埤城鎮已罷乏向村店投宿旅人以其操粵音疑而弗納遂前行不數里曛黑莫辨東西露宿野田之間馮仰視星斗橫空不能成寐夜近三更甫交睫瞥見燈火光自遠而來以為冦至欲趨避倏已相近如軍官之巡邏者一人趣之起一人曰此二人黑面大漢刀頭物也呵殿而去梁亦驚醒共訝大營兵潰安得尚有巡邏卒起而視之燈火杳然相與怪異忽悟相傳逢大刼則有陰官點名之說既稱刀頭之物必在數中矣時東方已明避兵男婦數百人叢集江岸江有十餘艘泊沙洲旁距岸遠甚馮詢之則船戶索重直難民無貲皆不得渡馮憶夜來事乃語梁曰我兩人既在數中留此腰纏物何用不若以濟難民渡江轉為快事梁亦怫然遂罄其所攜者僱舟泊岸悉呼男婦登舟衆約二人同行因述夜來所見不肯同渡舟甫離岸而賊騎數十突至舟人停舟中流以觀其變果有大漢黠而多須下馬熟視馮與梁不發一語上馬揚鞭竟去舟人喜其無恙也仍轉柁濟之二人尚遲徊不前衆擁之登舟抵壽興沙間關北上遂免於難噫一念之善全活數百人冥中立為脫其刼何報應若斯之速歟此亦敦之告予者

○玉虛子遣讒放逐抱痛懷沙鹿溪子亦以士民不譽致君疑之謂有遺行師弟偃蹇坎坷弗爲世用千古哀之玉虛文字創格絕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九辯繼九章庶乎相近下此則皆臣妾耳人能學周秦史漢之文無有能學玉虛之文者世以莊騷並稱吾謂漆園荒唐之辭萬不及騷即三百篇亦遜其鏗訇汗漫古魯崎崛宇宙間固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也以之下酒覺五鼎弗足稱豪八珍弗足言味已

○己巳春還鄉展墓遇狼於野去輿甚遠未得審其狀辛未六月曝書日見虎於揚州觀其文似翁秦者爲湘中人曰雌虎也甫離乳探虎穴得之予爲作雌虎行令天下狼虎多矣予所見之狼蹻蹻獨行人衆彼輒引去不敢當道所見之虎乃在籠中馴伏聽人指揮無異猫犬是尚得爲狼虎哉失其勢不貪制於人不猛擧所見之狼虎以概狼虎抑烏知獥迅其力而狐假其威也

○儀董軒外雙桐種之六年待月謝外五桐西軒外九桐則種之二年以二年與六年者較爲高爲下爲老爲稚夫人而知之矣六年之桐吾見其垂乳吾見其結實吾見其成陰二年之桐吾未必見其垂乳吾未必見其結實吾未必見其成陰也使二年者至於六年則東既不畏乎朝旭西亦不畏乎夕陽人之坐於謝處於軒者見其垂乳見其結實見其成陰無異六年之桐也人之見之不啻吾之見之也吾樂人之見之更勝於吾之見之也竹耶柳耶松耶槐耶桂耶梅耶桃耶杏耶園之花木多矣而就中以竹爲最柳亞之桐亦不在柳下也吾欲後人之培護而弥愛之於是作十四桐說

○身爲官累老而彌悔金焦一載未登平山近在咫尺上巳後罕有泛舟草河之約聞今夏荷花極盛天中節競渡遊人如蟻擧國若狂而白髮詩翁則坐隱一枰以消永晝而已過容時時有之有欲遊山者或以期迫或以雨阻輒復中止自平山落成之後侯已三稔歐公生日僅一擧觴東坡生日去年則以小盤谷醞飲不能再出郭門當日漁陽冶春詩賓谷秋禊圖前輩風流觴詠酣暢淋漓直不知有官之累者予生也晚不敢追蹤古人唯冀脫此羈絆安排竹杖芒鞋逍遙於箏笛浦邊香花墩畔斯爲至幸矣

貴極富溢如天上之月滿到十分轉瞬即見其虧缺萬無長圓之理予最喜看初三蛾眉新月譬之少年子弟乍得功名白手起家甫有田舍從此輪郭漸生光輝漸吐由令夜盼至明夜由一宵盼至連宵不富貴人驟然富貴景象何以異此耶富矣貴矣團圞金鏡照耀當頭向也明生而魄死今也明死而魄生所謂朱門華屋鐘鳴漏盡之時有不絕、引去者乎然而月之由圓而缺者尚可以由缺而圓人之由富貴而貧賤者未必復由貧賤而富貴也善持其盈厥唯纖阿天之生是使獨也

桐城李某由縣丞擢浙江山陰縣令入都引見偶過琉璃廠見骨董店有玉踏鐙一雙鐙底一有卯字一有田字八分體玉質縝潤的是漢時物以朱提二百鎰購得之視為異寶寢食不離追名見亦佩之素訥於言是日奏對稱旨頗蒙溫奬諭令之任以為玉鐙之瑞益寶愛之歸道泰安登岱遇一道士與談甚洽爰示以鐙道士詫曰此卯田鐙也君從何處得來李具告之且叩其說道士曰昔張小侯辟疆襲封時適得良馬錫名天駒命良工為製此鐙卯田合為留字蓋謂所封地也今為君所得緣固不淺以臆度之君其天駒後身乎其珍藏之遠到正未可量也後李之官任滿受上考再入覲倉卒忘佩此鐙以失儀免官欝欝尋卒疾革時命其子以鐙殉焉叔平為予言之予曰如道士者博雅而能前知其殆仙歟

叔平言懷甯郝氏其先有孀婦者青年夫志上奉衰姑下撫孤兒食貧無怨姑老而性躁飲食非甘旨不御婦竭力承歡罔有所缺一日澣於河干見水面浮一柳木盆取歸盛粃糠以食雞鶩乃雞鶩食畢逾時視粃糠不少減且加增焉異之試易置錢米亦然由是日之所需皆取給於盆久之家道漸裕終婦之身累貲鉅萬婦殁盆亦失所在至今子孫蕃衍科第不斷人以為節孝之報予曰此事毋乃不經叔平曰吾見郝氏族譜中載之非讕語也

許子曰禽獸初生時皆能識母長則忘之馬獨不然吾鄉有勞無施者家蓄牝馬生牡駒越歲又欲其再產也時駒已長成驅與牝馬交駒怒而蹄之勞恚甚則以布蒙牝馬首以色塗其體縶諸深谷驅車至誘與牝合既乃褫其布滌其色駒始知其為母也駭而伏地長鳴以首觸樹

而斃無何牝馬亦不食死方子曰孰謂禽獸無禮若馬之有禮不得以禽獸目之也古人以良馬比君子馮誠君子哉

直隸永平府有馬烈婦者年十七夫以病瘵死婦願奉其姑矢不再嫁里有鄒監生者與姑故有瓜葛親偶來省姑窺婦從其色以重金啗姑娶婦為繼室姑貪利諾之以商諸婦婦曰死守非計兒無自苦也婦知姑已為利動不能相依以終沈思久之遂佯為首肯焉鄒乃憑媒妁書券兌金卜吉親迎婚之日婦盛妝談笑自若姑初慮婦不從繼見此狀心慰甚婦登彩輿去至鄒之門婢媼掖之下輿則屹然不動燭之其氣已絕而顏色如生凜不可犯蓋以剪刀自洞其胸而死血濡衣袂猶涔涔滴不止也亟使人告姑至大哭曰是吾負吾兒也夫是吾負吾兒也夫以手撫尸始出輿鄒願從厚殯殮葬於祖塋至葬時棺甚重數十人舁之不起姑夜夢婦來曰兒之夫姑之子也姑忍舍兒而亦忍舍子耶詰旦姑以夢告人曰婦殆欲與亡兒同穴乎僉曰然乃議定與原夫合葬舁棺果輕若無物遐邇聞之嘖嘖稱歎不期而衣冠來執紼者數百人

鳳陽龍興寺有放生豬予應小試時嘗見之癸丑夏豬忽遁去不數日而粵冦至寺燬於火迨冦北竄豬又徐徐歸鄉人為予言之夫糟糠氏之冥頑不靈一似無足取者乃自皈依梵界寢處祇園蓐茲散斗之精脫彼執牢之苦亦復化其卑率運厥神通知烽火之將興輒蹣跚而遠避不戀壇龕粟粥仙乎黑面之郎匪鬭喜雨涉波慧矣魯津之伯笑將軍弗如長喙訶遼東空獻白頭是宜齒現如來體藏舍利奇過蜻蛉之石智超樣櫛之居也已

張蓋游山大殺風景蔣叔起謂心餘先生有樹杪飛来一縷紅之句殊為平山減色諒哉斯言七月二十八日招富桂卿都護楊子穆觀察登蜀岡遣晏彤甫先生偕錢楞仙前輩拏舟繼至飯畢桂卿往養志園子穆先入城余至洛春堂謁先生見其披單衫著朱履神情蕭散絕無老態覺吾輩塵容俗狀正未可濫廁其間也若話片刻即辭歸登輿下山胸如轆轤之轉自念何時方得脫卻樊籠入於風雅則昏然睡去聞鈴鐸聲遽醒開目視之已過問月橋矣

吾鄉三月看桃花菜花四月看麥浪五月看野塘紅白菡萏八月則看隴上黃雲而大尖山之木犀香聞數里不亞於

半園也霜後紅葉村中不多閒有數樹愈增其艷每值大雪放晴茅檐冰筋垂垂幾及於地晶瑩晃漾洵為巨觀策蹇至田家一肩行李以禾稈為褥席地而臥煖甚主人餉客必豐饔者六簋近則十之雞豚為敬春韭秋菘不索不敢獻也古云趁墟吾鄉則云逢集不逢集有不能備以脯腊代烹鮮頗耐咀嚼酒有家釀夏麥冬穄味亦不惡唯茗飲苦乏佳品土銼松柴烹溪澗活水若得龍井雀舌則尤勝矣離鄉既久日在城市中反思田野之樂惜無畫筆寫此一段幽澹荒寒風景也

庚戌春將為嶺南之遊過肥上王育泉丈招集小輞川別墅以盆為舟泛月於逍遙津晚酌既畢予偕令子謙齋唐星齋聯句趙雲持後至為足成之得七古一章雞鳴始散次日復遊城上楊將軍廟聯句得五古一章二詩存謙齋集中予作小輞川楹帖云地鄰飛騎橋邊問當年一船笙笛萬隊旌旂彈指話滄桑只安排水國逍遙已是鯤池莊蝶境春到聽鶯時節看此夕對月題詩臨風把酒散懷忘泛梗且領略畫圖結構儼然鹿柴右丞居亂後別墅荒廢予每趣謙齋修葺之平梁城內亦安可少此詩境也哉

予在揚州六年惟辛未夏秋之交壇坫為盛蝯容住清燕堂適謙齋不期而至予與謙齋拉叔平坐寶米齋終日揮汗聯吟蝯容扶卭竹杖傴僂而來亦譽之亦嘲之謙齋兀傲如故不改其狂態也詩朋之外又有伯符子城次垣介臣為酒朋而壺園主人則兼為詩酒之朋此一百二十日中無日無詩無日無酒往者春明有酒無詩尚不及今日題襟之樂曾幾何時而詩朋酒朋半為鬼矣壬申謙齋來未能久住去年秋試則不敢來今年復有重九來蜀岡登高之約予方摩厲以須堅壁以待匪特詩戰且欲文戰也

朱承甫言湖州鄭聽篁比部訓承三中副車始中正榜同治戊辰成進士初中副車為道光丁酉至己亥再赴秋闈求籤於月下老人祠得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二語茫然不解所謂迨揭曉仍中副車方悟兩句朱注本上文而言可謂神已予曰籤詩隨人為吉凶各有應驗之法曩在京師聞趙岵存前輩云李海初年丈己丑會試後至前門關帝廟求籤得一旦醜形

臨月鏡身羅憲網莫咨嗟之句乃得大魁予又親見
族兄慎齋壬辰秋試求得羨子榮華今已矣到頭萬
事總成空之句是科獲雋嗣後屢應禮部試報罷直
至甲辰大挑始得一等以知縣用分發河南未能到
省遽殁於白門乃知今已矣總成空十三年前早經
注定可畏哉相傳有一前輩求此籤厥後官至大司
空則應法固有不同也

朱承甫又言桐鄉周蓮史太史士炳之封翁慷慨好施
予鄉人咸敬服之其戚鄰居洞庭山中有樓一楹為
狐所據已久延術士驅之不去一日來獵戶數十人
云能捕狐先熏以藥物使之現形然後火鎗矢彈齊
發可以聚而殲旃主人從之獵者將舉火矣適封翁
至力阻之親詣樓下大聲語狐曰汝占居主人屋將
罹滅族之禍我為請於主人貸汝限汝三日速遷徙
以去毋貽後悔次日樓上果寂然不數日天大雷雨
封翁坐靜室中召諸子列坐左右俄而金蛇繞屋霹
靂轟擊不已衆咸失色有見翁座下蹲黑物大如犬
亟請起視翁叱之曰安得有此毋妄言須臾雨霽翁
始告其家人曰當雷聲初起即見有物伏座下知為
避雷我故堅坐且令汝輩環坐以護之俾免此劫耳
衆皆服翁之仁心及物實為人所難能迨道光庚子
蓮史偕其兄錢霞中翰士烱仝赴秋闈揭曉之前一
日封翁期望甚殷夜不成寐恍惚間見有白髮老人
入室道賀曰兩郎君皆中矣翁之厚德深仁蔭庇甚
遠兒孫科第聯翩茲乃發軔之始也天明果報捷錢
霞往謁房師詰之曰君家有何陰德抑子近日必結
善緣予初得子卷不甚許可抑置卷箱中忽又在案
上如是者三次因薦於主司子曷明以告我錢霞乎
日受封翁教不敢言其事唯唯而出厥後蓮史乙巳
成進士入詞館錢霞考取內閣中書其子文亦膺鄉
薦人以為封翁仁厚之報予曰狐之前知亦非凡品
矣

紹興某君擅姑布唐舉之術兼工日者言講神仙起
居法自謂精於奇門遁甲小試輙驗以通判入都需
次傾動公卿延為上客予因朱霞峯翁玉泉兩君與
之訂交雄談豪飲性愛揮霍城府洞開過從無虛日

第好奇喜怪鄰於妄誕心竊非之丁酉夏予奉諱將出都時來慰問一日告予曰有午成子者乃人中之仙道行甚高說禍福奇中子欲見之否予謝以居憂不能且戒之曰如君言輦轂之下此等形蹤詭秘之徒駭人聽聞似宜遠之為善予與君肺腑交不得不直言也迨予返里則薛執中之案起矣公卿牽連被逮褫職者不可勝數某君亦在劫中昨詢之翁似蘭司馬始知其墓木已拱予深惜若而人者之不學無術以才賈禍也

樟柳神予少時在金陵曾見之雕作嬰孩形長二寸許置瓦器中羃以紅布持竹筯擊器則其中撲朔有聲詢以願從否側耳聽之曰需使費：幾何曰五萬蓋冥錢也如數諾之術者曰尚須鎮以五寶所謂五寶者人蔘珍珠金銀玉也因出二盌、內一書陽字一書陰字曰以陽盌盛樟柳神並朱提紱其口攜歸其四寶則鎮於外以陰盌貯符篆灰並米亦紱之留肆中為之祈禱三七以後開視則指揮如意矣遂攜陽盌歸過數日往覘術者已不知何往亟返寓啓盌視之乃陰盌也盌內書陰盌底則書陽前視盌內未觀盌底故為其所愚而不覺也銀去四寶則存所敗尚廉遂作罷論當時予與子健三弟深悔其事秘不告人今已四十年矣書之以誌予過

扶鸞之戲予從未見真者辛亥冬在里門一日楊小坡表弟告予肆中有川人善懸乩盍招之來予以為懸乩似不能作偽亟延之入半園天甫昏黑焚香頂禮一時許乩兀然不動予詰之川人曰神馬不全且無沉檀香仙安肯降壇耶因以錢四千命奴子往市神馬並沉檀香再書符請仙、又不至至四更以後乩略有動意然不能成字也未幾而東方明矣相與一笑而罷小坡他日自扶則成降壇詩居然有仙意因以返魂梅為題乞仙人詠之乩竟不答

何悔餘前輩撰題襟館楹帖云當年多士登龍追陪雅集溯漁洋脩禊賓谷題襟招來濟、英髦翰墨壯江山之色緊玉鉤芳草綠醮歌衫金帶名葩香霏硯席揚華摛藻至今傳宏獎風流賢使君提唱騷壇誰堪梅閣聯詩蕪城續賦此日有人騎鶴爛湯閒游悵

文選樓空蕃薹觀圯閱畫蔬：浩劫園林賸瓦礫之場祇橋畔吹簫二分月古灣頭打槳十里春深補柳栽桑漸次復承平景象大都會撈尋勝概我欲雷塘泛酒蜀井評泉辛未臘月悔餘病中以槀授叔平屬其就予商訂壬申春悔餘下世予甫自泰浦歸叔平以遺槀見眎不禁泫然因為去其複字稍加潤色代書懸壁故予挽聯云卧榻話寒宵扶病開顏留我醉題襟成傑句斷腸揮淚代君書嗚呼予兩人之交情可以見已

城居不如村居村居不如山居千巖萬壑之中樹色泉聲處處引人入勝因高就下築屋數楹自有天然風景在我目前以山為園初無事築樓建閣架亭開沼也吾鄉以共山為最耐齋公墓在焉予每展墓宿山莊輙留連不忍去惜未能久住山中今雖廿餘年不到然閉目思之由山口迤邐而行曲折盤旋空靈幽邃窕若元四家畫獨得雄厚之氣非復尋常蹊徑已肥上唯大蜀一峯難與之抗若浮槎則庶乎近之它日還鄉必當裹糧策蹇徧訪山園卜一誅茅之地也

人不可無正氣不可有腐氣不可無剛氣不可有覇氣不可無和氣不可有乖氣不可無豪氣不可有暮氣正與腐剛與霸相似者也和與乖豪與暮相反者也唯其相似乃一性而一習性則清習則濁唯其相反乃一盛而一衰盛則生衰則死清者盛者為元氣故充實而有餘濁者死者為客氣故虛憍而不足根於寸心著於四體持之千古縱之斯須聖賢養氣之功爰乎尚已

凡事只圖目前不計久遠猶之以木支廈其如朽腐何

但防一隅不顧全局猶之以壩遏水其如潰決何一誤於急遽無序所慮弗周而率然行之一誤於狹隘自安所謀弗廣而貿然施之豈知經營搠造之艱非旦夕所能收其效疏瀹決排之利非溝澮所能畢其功若此者皆失之欲速見小耳夫唯老成持重豁達大度之人庶幾應變恆出以從容而禦患務期於周至也歟

明周大縝錢唐人年十二即補博士弟子員十八遭父喪尚未婚浙俗有見喪畢姻者謂之抱親人以語大縝堅執不從曰吾方恨吾鄉於衰經哀號中行合

丞禮為不孝之大而乃躬自蹈之耶衆皆以迂目之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大縝偕友出門歘見東方天門大開有甲士數萬人皆執金鼓旂幟從空而下驚問其友曰君等見乎對曰無所見也未幾西方赤氣亙天突有夜叉羅刹無數碧眼赤髮形狀獰猛與甲士戰於中天甲士不勝曳兵而走又問其友曰君等見乎對曰無所見也既又有尊嚴若天神者數百人從行搢笏者數千人盡將夜叉羅刹掩執以去索貫於髮呼號哭泣之聲隱隱在耳大縝乃大驚亟問其友曰君等豈真無所見耶僉曰然因執手痛哭曰大事去矣即誓不入城謝絕人事結廬於野守父塋携一童司爨築短垣障屋扉戶常扃人不測所為更以為狂誕而已惟其母思之不置出城視之大縝知母至乃啓扉母問何所見聞若是決絕大縝跪言曰兒無所見也兩弟足以養母兒無事故廬墓耳母知其志甚堅亦聽之大縝則扃戶如故不與人交鄉人竊窺其夜深負墻視星斗有移動則喟然曰某分野當有大災某貴人當死驗之信然間有所感則振筆直書在廬四十八年所著積至數尺許至康熙癸卯大縝無疾而卒人言其殁時吐氣如煙雲者數夕不散其子孫就其廬葬之按萬歷三十四年丙午李自成生於米脂張獻忠生於膚施大縝所見豈兩賊之兆耶此事敦之聞之浙友舉以告予予曰如大縝者純孝而甘於隱遁可謂卓卓獨惜其所著不傳於世也

姑蘇葉氏為邑世族有女名珠娘者生時其母夢一星冠者手大珠以贈色紺碧曰此張華記事珠也以有過墮謫世好護持之十八年後當索取耳驚寤生女因名珠娘女生絕慧襁褓入兄塾聞讀書聲便不肯他去三歲授毛詩目十行下七歲時其季父自粵東來晨起呼酒女父出對云舍北何人呼卯酒女對云海南有客寄丁香蓋其父同年生自粵東贈丁香酒澆季父携歸者天然工巧其父益寶之家有園亭春時芳草叢生女父吟曰幾叢芳草凄迷綠女應聲曰一樹夭桃變幻紅父聞之黯然年十八竟夭折父母哀之為葬山塘之斟酌橋南亦敦之言夢園主人

曰此珠亦大狡獪矣

今之論人者每曰某、忠厚太過一若忠厚之名人不願居反以為口實者夫至無機械之心無涼薄之念天真爛漫古道可風此其人心地光明性情肫摯不必讀書談道已可入聖賢之域所謂真理學不過爾爾世顧輕之吾自問終身學不到忠厚二字唯甘作老實人耳能老實即與誠相近斷不至走入忠厚對面去一任人非笑詆諆漠然弗動行乎心之所安而已試問中孚无妄舍此有何妙諦乎

# 夢園瑣記 四

秋暑甚於六月炎炎火繖張空屏翳不知何往坐待月謝終日汗雨下闐有客至輒復攢眉不樂偶然念及淮軍方有澎湖之役乘火輪船直若在洪爐中熏蒸燎灼其苦萬狀偉抗赤嵌城又將披甲執兵作如火如荼之勢鼓勇前驅滅此朝食將帥士卒無一得休息者以視予之身居園圃林木交蔭挹露當風公餘手談唯意所適其勞逸為何如也斯時覺胸次豁然儼服一帖清涼散驅暑以去

百智不如一愚百巧不如一拙天下艱難困苦委曲

繁重之事智者所不願為巧者所不肯為而顧引以為己任人鮮不笑其愚嘲其拙者庸詎知實心實力不計功利之轉以愚勝乎圖始圖終不辭勞怨之轉以拙勝乎彼聰明自用者善於趨避智而非智也彼便捷自矜者即於情偽巧而非巧也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夫豈真愚真拙也耶尚智巧者宜審之

未雨綢繆原為善計然必適當其可費不虛糜方見綢繆之有益即以乘屋論既無煩廣招匠作亦不待輦運木石茅綯已足於用晝宵可望其成所難者在不失時耳夫先事預防自無後患然防之能扼其要則事半功倍處以鎮靜而有餘防之苟失其宜則聚訟道謀出以倉黃而鮮濟夫乃知無膽無識者之可與安常不可與應變也可與守經不可與行權也

予少時先大父教讀東坡留侯論為之詳解其義謂處世貴乎能忍小子宜終身識之邇時但覺其文易於上口固不解何為能忍也稍長入京師僕僕輭紅塵裏屢試不售覺向之盛氣凌人者今皆無所用之乃恍然曰是宜忍矣未幾釋褐登朝備員詞館蹉跎六稔遠奉諱歸不得已為嶺外遊及返里門而東南軍事起吾邑彈丸之區危在旦夕坐困於刀劍林中不復作出山想斯時蓋忍之又忍矣幸而見機北上得入西臺此四年中朝朝乞米仍不露寒酸之態見同輩飛黃騰達以為渠之福命應爾不羨亦不妒也索逋者盈門閒出惡聲輒自責弗與之較差信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矣孰意浮沉宦海中又復十有五年我時事之艱人情之險悔吝之叢集謗讟之紛來卒皆甘心受之若無事者然脫少不能忍尚安得有今日耶是非予之學問也予不過自少至老不敢一日忘祖訓耳肥上新居擬顏曰忍齋而書此以為之記

予少橅元秘塔能作擘窠書及歸應小試橅趙松雪過秦論反不成字先大夫命橅歐陽率更皇甫君碑又苦劍拔弩張了無虛和之處則改橅褚臨樂毅論終不得其用筆之法復寫松雪閑邪公碑字體稍活而結構不能整嚴及入詞館商之趙岵存前輩同年因教臨褚河南聖教序家有舊拓本專心學之數年始有進境化拘牽以入乎自然然終以學書太雜下

筆忽褚忽柳忽歐忽趙與予之詩不名一格相似斷不能成家數也

人必無功名之心而後能成學問人必無禍福之念而後能建功業乃岳忠武訓毛煦初尚書語尚書少時得此夢舉以告人予親詢尚書良然並言在忠武府中讀書一日訓此二語並引示一巨碑前書征西将軍後則尚書名且云汝将来於蘇州數皆前定噫夢亦奇矣後來之驗與否不可知而此二語確是名言可書座右

今人文字喜用僻典以為生新故作澀句以為入古新不在乎典僻也古不在乎句澀也布帛菽粟之言咀嚼皆有至味長江大河之勢波瀾乃見老成文以意勝僻則意晦而難顯文又以氣勝澀則氣鬱而不舒以意勝者意足達辭唯其真摯無事求新而自新矣以氣勝者氣足輔理唯其深厚不必襲古而自古矣若徒尚色澤專摹句調是直野狐禪耳安識箇中三昧歟

曩聞先大夫言鮑覺生先生工八股文字及門最盛有以課藝呈閱者先生閱竟曰汝文不滿七百字則皇然曰門生文實有此數先生笑而不言拈筆伸紙東塗西抹去其枝辭贅語尚不滿五百字因戒之曰汝今後作文如能滿五百字便可望中矣又言先生已未會試初八日入闈夜中不寐默念今科題目必是慎終追遠一節遂挑燈搆思一揮而就適題紙下果是二題又言先生作文敏捷異常從不起草館選之後一日在友人處公讌閣者送館課題至先生向主人索詩韻並卷一本沈吟片時腹稿已就謄寫於卷覆閱一過挖補三四字即命奴子持去輙列高等予在吳興猶及見先生也

孫雪筠親家己亥與予同舉順天鄉試見其窗下課文機局圓緊千篇一律自媿弗如也君與乃兄沛農皆出何訪亭年丈之門年丈在壽春設帳久門下多高材生君尤沈潛耆學留京應禮部試他人輙就酒家飲君獨閉門手一編不出日寫殿試卷數百字飽滿腴潤咸以鼎甲期之乃辛丑捷南宮應　保和殿試以卷尾圈識忌諱識字誤寫知字抑置三甲末以

知縣用　殿廷考試不必求高求奇但能無一黃籤便可入龍頭之選若君者殊可惜已

李星舫大令在京師日以貿諸生春歌者某節省脩脯所入月一相見故出不乘車肄業國子監及應試金臺書院徒步往還十餘里同人姍笑之弗顧也不數年歌者死大令痛之甚得其遺像什襲藏之後又眷某之妻弟一如其姊之夫旋舉鄉試之官長安臨歧繾綣頗難為情予作醉秋吟贈之予與大令為忘形交重其伉爽質直無世俗唯阿之習雖不拘小節不害其為君子也乃自度嶺以後音問澗絕今則久歸黃土矣秋雨送涼淒然感逝走筆記之以見大令之癖即大令之真也

予幼而體羸善病先妣楊太夫人多方保護之八歲患瘧百餘日始得瘥歸里入書塾性不耐寒暑數日輒一病藥餌不離於口先大父每以為憂而楊太夫人視衣視食愛憐尤甚故先大夫亦不忍過於督責也迨官京師體稍壯然亦終年服藥丸以資補助四十以後度嶺感受溼熱為庸醫所誤服參茋地黃致痰壅中滿病加劇且生肘瘍終不敢攻下也至次年又病殆甚幸服牛黃丸所患若失繼以枳實厚朴疏導之而體乃益健少年所服之藥從此不嘗矣來揚州患骸瘍偶服人蓡少許即覺悶阻嗟嗟昔在庇蔭之下猥以藐躬薄植重勞培養辛勤俾以成立焉乃小子幸獲康强而吾祖吾父吾母皆不及見矣祿不逮養抱恨終天是無病之年轉弗若多病之日也豈不悲哉

今之食品以海錯為上燕不可餌而采其窩魚固所欲乃珍其翅或號為參狀如釘鐵之錯或呼為菜來從淡水之洋四者本質固不可入口也是必借材於雞豚取潤於脂膏以薑芥化其腥羶以筍菌助其鮮肥然後無味者反成為至味而試問其真味之何若則又奚能下咽哉所謂因人成事者大率類此耳吾不知海錯之為美也

良相良醫並稱醫國醫人無二理也病有本源專治其標不可病入腠理專攻其外不可醫有餘之病易醫不足之病難醫初起之病易醫沈痼之病難虛中

夾邪當設法和解之寒中有熱宜因勢利導之毋諱疾求醫毋養癰貽貽患毋膜視夫瘥痍而加之朘削毋緩圖夫疥癬而任其蔓延利濟為懷痌瘝在抱培養元氣先圖補救之方綏靖羣生胥登仁壽之域民病既蘇國脈乃固不誠然哉

敦之言伊高祖蓉溪公大賓歷官浙江紹興雲南開化太守晚年致仕家居五代同堂有貲百萬田三千畝食指浩繁居宅之後建倉屯米相傳倉有米龍方頭秃尾鱗甲皆作米色每食需米數石啓鑰米即堆積倉口不假人力日日皆然後以太守夫婦年躋耄耋家中遇慶事則免租一年歲入無多而倉箱從不告匱每年以正月穀日祭倉則來格來享龍之全身畢露平日絕不可見雖取米者亦不敢深入也太守享年八十有餘厥後子姓雖科名鼎盛而米龍則蹤跡杳然家道中落租田半歸他姓噫龍亦靈矣哉

敦之又言伊五世祖探花公大紳與莊榜眼存與殿撰培因昆季為中表未第時探花公設帳課徒於白雲溪上舄中表為師弟三人研窮攻苦常以鼎甲相期乾隆乙卯公舉於鄉二莊益奮勉丙辰公車報罷仍館溪上迨壬戌以資斧匱乏不欲赴禮部試二莊為之竭力屏當糾成一會始得成行吳俗糾會之舉戚友相約或十人或十五人各醵錢若干集為成數會首之人觴客貯骰子於瓷盆搖之以點多者為得全采色則無論何點均不能奪屆時拈鬮依次搖之至莊殿撰則曰內子在簾內欲代一搖可乎僉曰如命於是遣婢取盆入內搖之捧出揭蓋睇之六紅爛然遂得會蓋二莊恐會不得預置同樣瓷盆擺成全色以搖者留於內而以預擺者送出衆人皆不知也乃客散揭所搖之盆則仍是六紅二莊共相驚異是科公以第三人及第至乙丑存與以第二人及第甲戌培因大魁天下鼎甲聚於一堂海內蓋亦僅見矣

陝人申永勝以都司從戎轉戰江皖間自言其始防護行營糧臺時大營屯三河口其友某弁營距大營三里許行臺距某友營亦三里有餘一夜申策馬過某友營入軍帳則友他往忽聞二人對語其一云明日寇至吾恐不免其一云子向以豪勇自負何不能

免明日之厄又聞曰主人倘不繫某刀力尚可支否則馬有負千斤之重而能飛渡淮流者申呵之寂然四顧無人唯外帳二馬在馬申以為怪出呼從者方欲返轡而某友適歸詰其夜出之由友云偵者報賊之大股將至是以謁大帥請令明早須出隊正接談間飛騎又至云賊已逼近頭營處其下寨移師守隘隘申不便再留索某佩刀視之即馬所云某刀也因贊其刀假之命鐵工依式鼓鑄友以上陣所需請俟異日申即以已刀易之匆匆別去天未明賊蜂湧而至我師大潰某友率十餘卒突圍而出追者踵及行至兩山之間大河前橫其深莫測極淺處亦皆滅頂不得已揚鞭躍馬而過竟免於厄天明賊退招集流亡草草結營申乃攜刀來慰藉之友詫其還刀之速因告以馬語細視刀柄則以人頂骨嵌鑲為飾詢之老兵云死骨最重寸許抵千斤馬所最忌馬不能言或有憑之者歟

新鐫儀董軒記成命工嵌於西廊之壁如廣州西園詩並載入揚州府志客有難予者曰官廨數百楹之多糜金錢十萬有奇歷時三載餘始克蕆事未聞作記也乃獨於後圃一軒鄭重言之蹈偏而不舉之獘蒙之惑也滋甚予應之曰因者宜略創者宜詳官廨落成有圖有冊上於大府公牘詳矣故可從畧茲軒之築非仍舊貫生面別開烏乎可以不詳且江都故宅自有此軒表而出之俾婦孺皆知景仰遺跡弗至就湮區區數間屋廨係廣陵掌故者匪小也楞仙少司成之釆錄斯文豈無意哉客聞予言默然而去

待月謗無蠅有蚊自朝至暮予一人不足飽之蚊瘦而貪蚊多而虐摑一蚊死諸蚊憤不欲生驅一蚊去諸蚊竟敢咸集因思一物失所寡人悒悒桓公之言殊為可法爰乃解衣磅礴羽扇罷揮耳畔營營鬢邊擾擾忘小體之愛任利吻之加日復一日迫而視之么麼如故惜無慢膚致令汝餓黍民黍民未審何時始有負山之力也

予之詩癖明知不合時宜然以無廢事姑亦聽之而言者嘖嘖愛予者咸勸予少作詩或可弭謗予曰不作詩

則將他有所為恐謗更大矣無已棄詩學文文與詩同此筆也公餘布紙興之所到不假思索拉雜出之洋洋纚纚動數百言無鉤心鬥角之勞有流水行雲之趣雖一月不作詩而所癖固無異乎詩客曰子之病已入膏肓矣予笑曰勿藥有喜毋煩子慮予病也

○湯貞愍公僑居金陵當粵冦之東犯也奉 命預守城事城陷之日賦絕命詞投獅子窟池中同時殉者十餘輩公之四子祿名在城中收瘞一一有誌獨貞愍以藤杖及生平珍弄各畫卷以殉輾轉得離虎穴我師克復

金陵甲子秋初祿名覓公匛改葬各卷均朽腐惟藤杖忽長丈餘宛如生移櫬仍以此杖入壙中佗日根株既深枝葉必茂忠義之氣鬱而成林木可知也書之可與前明熊經畧藤杖並傳千古云

○予既書適吳祖姑事適九弟子聽自滬上歸因以示之子聽告予嘗聞先叔母淩太淑人言祖姑素無疾一日忽異香滿室口中喃喃言觀音大士來召即閉目怛化語云忠孝之人皆從仙佛中來理或然歟猶記從伯父介侯公告予病中夢至一處殿宇崇閎傍有一門額曰福德司甫入門則先大夫著飲時衣迎於階下登堂見几案之上書冊羅列殆滿先大夫曰大劫將至弟終日判冊甚勞兄來此可為代判數紙因書押示介侯公若篆若符不識何字介侯公照判數紙畢先大夫曰久不得大兒信可傳語加憂送至階下瞿然而寤所書之押歷歷在心錄以授予予以冥中事秘不敢洩至次年粵冦果陷金陵先大夫一生正直固宜為神介侯公平日鄉里推為長者亦斷不作誑語可見造冊之說幽明皆有之也

○夢境不一予幼時屢夢無翼而飛在京師則有夢園之夢較佗夢獨詳五十以後夢少醒輙忘之惟癸酉十二月十四日夜夢與兩三人步行街市至河干覓渡船不得恍惚間入一道觀院中植立一石柱高入霄漢有守之者云可以渡汝予因抱柱閉目但覺身屢上聳如登天然及開目視則已在粵東白雲山上矣豈予與嶺南有四到之緣耶記之以為後驗

○予在粵九年延俞儀卿先生士鳳入幕相得甚歡戊辰三月先生棄世予挽之曰九載屬知交敢忘劍膽琴心矣嶠深資良友助三春悲永訣見說雲車風馬中州遠赴

故人拈盖先生視公牘押尾輙用劍膽琴心小印可以想
見其為人病篤時忽告其家人曰吳少村中丞遣役賫文
書至矣時少村已下世其弟菊仙詢少翁在何處曰河南
問何官曰某々司似是五字語不可辨菊仙阻之曰吾與少
翁至交為能不去只可作書告以先返山陰再往中州即喃
喃作寫書狀家人皆環泣先生止之曰此時尚早須三日
後乃去耳至初六日遂溘逝馬雲雛告予且云少翁去年
終於桂林彌留時亦有所見告其姬人曰明日聞雷聲
吾即當行至次日沐浴更衣易簀而卧果聞雷聲即瞑
目雷已空中復隱々作樂聲如少翁之剛直不阿固應
魂歸天上而幕賓若先生之心地坦白性情方正者在
嶺南亦為僅見宜乎與中丞作生死之交也

錢金粟先生相傳生為閻羅告人曰同年惟陳偉堂位
最顯將來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予少時嘗聞先
大夫言之後文愍師官階果如先生言先生之子某頑劣
不受教驅逐在外其女公子天志守貞不字奉養嚴親
終身先生彌留之日屬其門弟子白季生曰吾女守貞盡
孝已吾子為之請　旌於　朝先生平日以壽許季生文
文今年七十有三豪飲雄談終日無倦容將北歸道
揚州告予貞女事因連類書之

金粟先生之公子被逐後以博起家人皆呼曰賭聖
予猶及見其人體羸弱而心計特工善權子母都中
貴人無不與之往來同時又有陸靜軒司馬醫者薛銀
槎與錢松雲可稱三絕銀槎以醫致富靜軒居內城屋
宇華麗座客常滿王侯卿相皆願與之訂交為曾至嶺
南一擲得朱提數萬當道交章薦之　朝廷卒不用三人
者終以靜軒為巨擘云

非言之艱行之維艱好為大言者不問事之能行與否而逞
其胸臆以取快於一時試令行其所言所言多不可行彼
始自悔其言然則天下將無可聽之言乎亦視其人何如耳
知其人信其言言之行之行無不利也不知其人信其言言之
行之行必有害也唯其可信是以聽之若必待觀奚如勿聽
人之以言嘗試於我者衆矣孰則宜納孰則宜屏非胸有灼
見鮮不墮其術中者故曰聽言尤難

有官外之官而官益曠有貴外之貴而貴愈靡在其初固慮
曠官也因增官以期勿曠頋此增而彼未必減也則曠如故

也在其初固慮糜費也因省費以期勿糜顧此省而彼又新加也則糜如故也本官不治罷之可耳豈分其權而遂能治乎正費不充節之可耳豈易其地而反得充乎官多則費多譬諸一家之中使一人主之與使兩人主之其是非得失無智愚皆曰一人主之便兩人主之不便何獨於國而昧之也

○文章不與政事通此語調侃不少今人集中必有幾篇妝點門面文字摭拾前人唾餘放言高論譏刺時事以為聖賢復生不易乎此抑思處今日而議井田封建能乎不能乎吾甚惜夫通人乃為不通之言也豈真通人哉自以為通人而無識者群相附和之遂號於衆曰某先生之言若是是宜從之從之而亦因效也嗚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酌古準今萬不可生今反古紙上談兵者烏能見及此耶

○人心之險如太行人情之薄似秋雲險者聽之履險如夷不可自即於險也薄者聽之反薄為厚不可同趨於薄也向使吾心先危則險由自召吾情本刻則薄由自取尚安能以險薄責人歟君子坦蕩蕩方寸之地無坎坷中庸仁肫肫固有之良無剝喪心為境困境遂足以累心情為習濡習遂足以移情夫唯定之靜之存之養之斯險化為夷薄歸於厚也已

○天下事有宜整不宜散者亦有宜疏不宜密者整之則綱領可得散之則心志不齊也疏之則簡便易行密之則煩重難舉也昔整今散以為可杜把持之弊昔疏今密以為可絕侵占之風豈知縱不把持而別有居奇之法一任私相授受無從獲其主名矣縱不侵占而反遂豪奪之謀必至屢事更張不復嚴其限制矣古人立法之善遠過今人安得以一時權宜遂謂可垂諸久遠而不思規復舊章因勢利導也耶散者整之密者疏之在鹺言鹺雖劉晏復生不能易其說也

○乾隆間某相國竊政柄擅作威福京朝官半出其門下時先伯曾祖碧岑公由洗馬京察一等 簡放江西糧道相國慕公名欲羅而致之使人授意於公公素方正鄙相國之為人竟不往謁乃次日則又有江南河庫道之命下矣蓋凡優缺概用其私人也後相國事敗籍沒其家有玉馬一馬腹鐫賂者姓名因亦被逮為士林所不齒至是人咸服碧岑公之有遠識云

飛鵲集泮好音是懷見於魯頌不得以不祥目之乾隆乙卯有鵲飛入碧岑公書室公命奴子以紅綠綫纏其首縱之去秋闈果獲雋報捷之日此鵲復來道光戊子族伯介南先生書塾有鵲二一入室一栖於樹先生以為不祥入室之鵲命奴子擊斃之告先十七叔祖尹交公公曰先生誤矣因舉碧岑公當日事為證先生曰幸樹上尚有一鵲在公曰此則恐為外課諸生兆耳及榜發閱獻之丈果中式先生報罷

紅蘭世不多見己亥初春先庶祖妣龎太淑人買春蘭十數盆中有一盆色若丹砂鮮妍可愛予向太淑人乞得之供於撫松草堂旋北上應京兆試獲雋此事予久忘之昨四姑母告予曰汝昔年中舉人有紅蘭先為汝兆思之信然因憶曩在京師見李子皆齋中有此花問其從何處得來子皆曰購諸花局是高良薑花非蘭也

黃葉經霜後即落紅葉則不然由青而紅由紅而變作深絳色雖寒飆簸空冷瓊堆徑彼獨介介然學竹箭松柏了不鮮枝惜乎前人未經道及予春日山行屢見之因形諸歌詠為紅葉吐氣嶺南又有一種自日本來者曰海東紅俗呼為一品紅冬初顛頂留數葉其光灼灼其色熊熊掩映於萬綠叢中覺鵝舅楓人都堪斁倒舟過峽山寺所見尤勝予亦為賦之以與花中木棉相抗云

隨園之蔚藍天香雪海嶸山紅雪等處予曾一至焉規制古樸牖窗所嵌頗黎亦無大者記兒時侍楊太夫人舟過六合遊汪紫珊之園如入琉璃世界視小倉山房尤為過之迨至嶺南則精舍別業所在皆有陸離光采目眩神迷而頗黎之極大者則莫如潘家廳事樹於紫檀坐榻之後遮滿中楹儼然雲母屏風較之兩穿衣鏡尺寸尚加一倍聞已籍沒入官改為善堂未審屏風無恙否

先大夫西域賜環携一馬一驘歸里馬色青以贈朱澍齋年丈驘色黃齒尚幼健而善走日行二百餘里由曲陽至鍾離三時可到予出門必乘之猶記歲暮送彭先生回東城向夕圉人以芻豆飼之驘不知何往圉人大驚次日遄返至廄則驘已先歸矣詢之廄中人云天未明聞扣門聲甚厲啟戶視之非人乃驘也曩在京師聞人言鄭州會有市馬驢者馬日行五百里索價五百金驢日行千里則索價千金

馬劣於驢豈皮相者之所能測歟

犬識車聲亦大怪事予在京師廣魏染衚衕時出門至夜半始歸犬聞聲知是主人之車則奔至內室狂吠似告主歸復至門前候予下車搖尾相迎如是夜夜不爽然他人借乘予車則犬亦不吠不迎也後為馬傷而斃予甚惜之京師人家愛豢小犬命以名呼之即至諸事善解人意悉聽指揮遂有寵諸林者吾家彥和先生尤癖好之為太守時豢犬無數每出則犬排班侍立左右如人過吾鄉小住猶以一肩輿載三犬同行古人有乘軒之鶴犬也足以相匹云

浙人查小山充長蘆綱商京師呼為查三膘子以其豪富也初至京師有人誑以夜半正陽門早開一刻需銀十二萬兩渠即如數予之實則並未早開也廣南橫街適繩匠衚衕有回祿災渠命家人以錦被濡水覆於屋上防火共五百餘牀次日皆以賜僕從除夕花局送黃瓜至咲而甘之問其直曰朱提四兩則蹙額曰何價廉如此乃兄又山人亦呼為二膘子官京堂由浙入都冬日兄弟同飲又山曰吾老矣兩足著皮鞾亦不煖小山亟命為兄製皮韈著之煖甚又山問直曰二百四十兩蓋以貂皮茸內桂末實於其中者又山曰毋乃太奢乎及

予巡視西城尚有小山親書借券張某持之訟於官其後裔式微案終莫結云

靈壁產石不亞於英德市中人善畫鍾馗相傳每歲必有一紙焚香供之真能辟邪魅者或作聯句嘲之曰石尚有靈可惜人多愚蠢鬼猶可吠無奈官太糊塗汪小亭師為予言可為絕倒予家藏石極多亂後無復存者有一小幅鍾馗猙獰特甚每屆天中節午時以雞血點其睛數年可以驅鬼鄉人屢來借懸云頗著靈異攜之京師旋亦失去

予於庚戌過貴溪偕雪筠親家往遊上清宮天師觴予二人於其府中因乞作符天師出眎陽平治都功印白如截肪絕無點瑕傳為卞和之璞其信然耶又有宋時錄丹印印鐫五嶽真形圖非金非石非銅非鐵斑駁陸離莫名其珍此二印最為貴重其佗三印則不足奇矣海內道家建醮壇皆至天師府請印籙必索重值又有之驅妖驅狐者非訓以多金不肯為之檄城隍也天師云每日府中有直日神將各處城隍更替彼皆知之詢其法官以五雷法則云 宣廟時奉 旨禁用此法問有修道之

書田有入藥大鏡一書上清宮距龍虎山二十五里聞仙蹟甚多惜未能往雪筠云曲阜孔陵西流水八百里此間亦四百里自漢至今綿延勿替地脈信有靈哉

奸民立會黨羽甚衆或充胥吏或入行伍盤踞勾結莫可誰何捕之不勝其捕也於是有獻策者曰訪其姓名居址責成守令限期弋獲毋得漏網試問其人到官官目為會匪彼必不受則將處之極刑乎抑將縱之使去乎不然則拘縶囹圄耳誠恐奸民既知官與為難其勢益不可以中止而會中之人日聚日衆是欲弭亂直釀亂矣不如嚴查保甲區別良莠告以相友相助原屬鄰里鄉黨分內之事何須另立名目致干例禁令與爾百姓約犯法者皆是莠民不犯法者皆是良民除莠安良爾等雖立會有何益處似此諄諄告誡有不革面洗心者乎曰無有也

今之行保甲者串屬有名無實虛應故事耳一邑之內果得賢有司為之表率則端人正士皆願出而贊襄其事保衛桑梓則奸宄自然屏迹比戶蒸為善良所患者有司不得其人勞於催科拙於撫字官無愛民之心民亦無服官之心而欲其旌別淑慝樹之風聲非唯號令有所不行抑且經費難於立集縱不過造一花名空冊聊以塞責而已而盜賊橫行於境內固無人過問也

有才無德但用其才有德無才第取其德才德兼全者天下能有幾人是以宜審之又審果其敏達周詳則雖心術性情或有未正亦當曲恕之果其忠厚醇謹則雖識力膽量或有未充亦當姑容之用有才之人以康濟艱難取有德之人以坐鎮雅俗而無才無德者皆陶之汰之勿令虱於其間天下事安有不治哉而無如尚才者未必尚德也尚德者未必尚才也於是闒茸日多而吏治日弊矣

叔平言其十二世祖刪麈公砥名礪行品望為一鄉祭酒性純孝嘗雪夜受母訶責令跪戶外飛雪沒踁不命之起不敢起既入邑庠即絕意進取惟以授徒養母為事一日自館歸省時將二更策驢過高士岡驢忽觳觫不行公甚異之俄聞腥風獵獵欻見一虎來前眈眈視驢勢將攫而食之公叱之曰虎爾知許某耶驢乃某之代步爾如不利於驢是與傷某之足無異也爾無知則已爾有知宜速去勿驚某驢也虎聞言伏地大吼一聲而去鄉人至今猶樂道之以為孝能感虎云

月有華燈亦有華四姑母言道光辛巳春先大夫在湖州右
髀病疽甚劇先大夫命先二叔父訥安公往視疾專足遞
家書會十餘日無家書至先大父憂甚一夜坐廳事簷
見燈光忽大如天上月四圍幻作五色彩圈重重環抱圍
三丈餘燦爛一室亟呼家人來觀良久始散告姑母曰此吉
兆也汝大兄病當瘉矣曩有戚陳某子官於外父在家
患病子不能歸覲燈華竟得家書父病已瘳曾以告
予今夜之華毋乃類是至夜半家書果至先大夫所患
已潰膿陰症轉陽慶再生姑母又言聞先大父述病瀕危
殆時夢中見一道者負葫蘆狀似呂仙告先大夫曰子
病起於肝風延胡春圃先生至因告以夢故方中重用甘
菊枸杞云姑母又言屾河藥店有崔三者一日告汝鶴亭姑
丈云昨夜見天門開宮闕巍峩直同人世古衣冠十餘輩
出天門外相揖冉冉乘雲而去須臾門閉惜夜已深啟門
恐駭君也崔為人素誠實不欺汝姑丈歸家告予與予所
見之燈華皆異事也

桐城人呼甓來之物曰礪邑之官阜橋農民張某取土造
礪鋤得一巨甕啟而視之則白鏹滿其中大喜於暮夜人
靜後潛取歸因而小康先是某甲造礪於此取土甫鋤土
見一赤練蛇駭而掩之去某乙造礪亦于此取土鋤之見亂
石磊磊亦棄而之他叔平舉以告予予笑曰物各有主不
能強求彼鷄鳴而起者孳孳為亦殊覺其無謂矣

叔平言烈婦吳氏名宗愛字絳雪永康人父某官廣文
生女三皆以才色著名而絳雪為最凡詩詞書畫音律
鍼黹無一不精適同邑徐秀才明英早寡康熙朝耿精
忠叛偽帥徐尚朝率兵過永康夙艷婦名聲言以婦
來獻即免屠戮邑人洶洶無計詣婦達偽帥意在非
婦不能弭患婦初不許眾以利害脅之計不能脫乃從
容請行見偽帥先約以兵出境而後成禮偽帥許之兵
既出境諸騎翼婦行時直酷暑行至三十里坑名桃溪
懸崖萬仞婦紿左右取飲乘間投崖死既紓難而又
全貞可謂巾幗之傑矣迄今百八十年奇烈竟湮沒不彰
吾邑吳康甫為永康丞訪知其事亟屬海鹽黃韻珊孝
廉憲清撰桃溪雪傳奇以風世蓋桃源其地雪其字也

叔平言烈婦陳氏青陽南陽灣人父模母氏高幼養於
舅氏病革刲股以進歸江甯楊正孚正孚寄籍順天入

賢爲巡檢需次吾皖粵寇犯順正孚捧檄轉餉楚南
道路訛傳沒於王事婦聞之哀痛欲絕誓以身殉吞
金不死雉經死之翌日楊之家書至槀砧固無恙而死
者則長已矣婦生於嘉慶己卯卒於咸豐壬子生一女
三歲殤嗟乎夫在而殉真可與靈澤夫人比烈哉

○

原隰有蚊子樹其葉如栗春夏之交每葉各吐蚊數十頭
叔平言親見之又言其家園又有櫻桃一樹每葉緣邊各墳
起如豆剖視輒若絮瓤入夏葉背自潰揀未潰者視之
中有小蟲已生翅蠕、欲動亦化蚊將成者也凡樹皆可
生蚊以植物產動物足見化育之巧大地皆然正不獨嶺
南有之矣

○

凡物相制如螳螂捕蟬蝇虎攫蝇之類同一物也不知何以
甘心受制若此更有奇者俗傳蝦蟆瞎有靈漿即蟾酥
也飛蟲過其前輒爲靈漿所攝自飛入其口中以供飽啖
挾此術以往較信天翁之取魚殆有甚焉矣農家子耕於
隴畔見蝦蟇伏草間瞯伺飛蟲有過其前者張口吸之百
不失一意象恬暇以爲無敵不虞蝮蛇躡其後而蟇竟
受其縛蛇蝮之縛蟇而啖之也意象恬暇以爲無敵不虞

（蜘蛛躡其後而蛛竟墮其鉗蝍蛆之鉗蛇而咲之也意象恬暇以爲無敵不虞）
蜘蛛出其前眈、注視戲以爪攫之蝍蛆見蜘蛛至舍蛇急
馳意甚窘迫蜘蛛尾而追之見蝍蛆皇遽入一敗竹筩中
蜘蛛繞筩環視已乃立於筩口良久而後去而意象恬暇
又自以爲無敵矣不虞雄雞方粥、於群雌中俯而啄之
農家子見蜘蛛既被啄乃剖敗竹筩視之蝍蛆已爲蜘蛛
所溺麋爛無存矣農家子不解其理以問許子許子諭之
曰凡物皆有所制譬之五行有相生也即有相尅天下焉
有無敵者哉方子聞之曰蛇吞蝦蟇吾於撫松草堂曾
見之是說也可以平物之爭心可以化人之機心

# 夢園瑣記

五

孔改菴太守廣稷宥函比部長子也少時以膽畧自雄嘗隨友人入都至臨清州散步叢塚間見髑髏滿地諸竅洞然貫以帶纍纍如貫珠鬼之行歷碌有聲一笑棄去暮歸寓宿紗帳中久不成寐忽燈燄縮小如豆見人面數十具懸空中老小男婦眉目悉備錯落離合或三五排列參差如雁陣或層累矗峙如塔峰聳立忽劃然分裂滚滚墮地上如落螢依草時復斜上如羣燕掠水而起搖曳顧盼注目帳中笑容如畫改菴故亦不甚畏怖姑呼僕起共覘其異僕時卧外室甫入門則人面中開分嵌壁之四圍如壁帶然問之僕僕無覩也改菴起爇巨燭諦視之影漸漸滅竟夜亦無他擾次日行抵一店友人咸解裝就寢改菴以前事不釋於懷於窗下支矮脚几挑燈讀杜詩方吟哦間忽窗外嗤嗤作聲急仰首視則一大面長徑二尺許填塞窗櫺目睒睒有光驚暈仆地店中人聞聲趨視掖之起詢得其故共燭之則一驢探首窗內格不得入喉喀喀有聲也友人笑曰髑髏陣君頗不畏一驢面驚絕乃爾改菴曰吾不畏人面畏獸面也改菴少年狡獪之氣亦自是少歛焉改菴自云第三為予言之如此項玉谿況予為宥函太守作傳改菴親詣予謝其人厚重不佻望而知為正士亮非誑語也

說三則其一云

沈彥徵觀察敦蘭言嘉慶年間大興某任山東棲霞令值歲大飢哀鴻徧野某一面詳請開倉發賑一面出示招集流民適上台批駁不准擅動倉穀而就賑者已扶老携幼絡繹而來某即不敢開糶因而餓斃者不計其數後某令奉諱回里停柩在堂鄰居不戒於火合室焚死蓋某不出示則飢民不來雖轉死溝壑於某無干乃因就食不得飢餓以死天之報施竟若是之慘是可懼也

其二云

道光年間常某為湖南茶陵牧亦因歲飢請糶大吏未允常某即設典穀法邀典肆人司會計民間耰耡耒耜皆得計價給穀予粟迨秋成後仍以穀併子穀取贖民間遂得溫飽秋後賣穀赴倉交納倉穀轉有盈餘並藉以推陳出新用意甚為靈巧記之可為司牧之法也

其三云

道光初年先君任鄗縣令訊一盜案已獲犯認供獄已具矣忽一盜叫呼冤屈搽

言伊父係生員伊叔亦係武職是夜各盜行刼臨時呼與同行因問此言確
否答以信然因詰以此言如確爾即係伊等會中人否則爾家既有功名
汝等斷不敢約同盜刼乃堅不肯承復詢以此案罪名知之否伊亦知係
死罪又詢以嘉慶年間曾辦會匪案知之否伊俱洞悉詢以斬絞若干人
歷歷可數其次皆軍流徒杖當令其自揣若在會中是否應在斬絞人數
之內抑在軍流以次人數之內伊不禁啞然失笑因乞紙伸筆疾書約共二
百餘人鄰近各縣及界連江西均為會中人當即押犯進省因中丞不敢
興大獄遂即中止不三四年即有會匪藍正罇等滋事之案雖幸即撲
滅已蔓延數縣蹂躪不堪矣夢園主人曰畏興大獄釀成匪盜可謂養

癰貽患者今天下比比皆然可勝浩嘆哉
乾隆庚午年陳勻山太僕讀禮家居從游甚衆時值秋試典試者為江
西裘文達公歐陽公正焕皆負詞林重望試後諸生以闈藝呈太僕品
題取汪吏部孟鋗及弟仲鈖趙君佑葉君藩周君天度暨太僕長公子
玉萬次公子王敦共七卷卜其必中填榜日太僕置酒邀汪周等五生
並挈二子飲於書齋扃門置鼓外廂令人司之有中式者擊鼓為號
自日中以至黃昏共擊六次久而寂然諸生請曰決七卷而中其六先生
之衡鑒亦精矣敢請啟視太僕不許曰尚有五魁未填姑待之至夜半
鼓聲大作開門出視則周君天度得元也一時傳為佳話余子毅兆

槃為予言
子義又言諦輝和尚住持杭州靈隱寺數十年道行高潔事詳新
齊諧諦輝本湖州人生而頑鈍至七八歲不辨菽麥讀書眂貿無一
而可其父母患之斥令為僧初在義庵披剃庵有觀音一尊以黃楊
木為之四體皆可展動師令於每晚頂禮見菩薩搖手則輟拜而
睡其師暗以綫繫觀音肘後通入禪房夜半師起趺坐拽綫使動
諦輝每夜禮拜見菩薩搖手乃止如是三年習以為常偶值其師
卧病月餘未起比愈問諦輝夜間禮佛否菩薩並未搖手何以輟
拜答以照舊叩頭揔以菩薩搖手故止其師異之夜伏室隅窺伺

至三鼓果見菩薩搖手次日教之曰今晚禮拜見菩薩搖手時搶地
撞頭求菩薩賜以智慧教至數十遍始能上口遂令終日持誦至夜
令其師仍伏室隅窺漏三下又見菩薩搖手諦輝稽首求賜智慧
忽見菩薩以手下指光明一室倏如閃電從此聰明頓啟教以經卷
皆如夙習其師曰此地不能容汝我亦不能為汝師聞靈隱寺有永
明禪師道高德重可往師之即親送至杭數年竟傳衣鉢康熙某年
鑾輅南巡至靈隱諦輝恭迎
聖駕隨閱羅漢堂見有長臂高舉者
問為誰對曰託天羅漢

上曰天高在上如何能託諦輝敬前手捧
御衣曰貧僧託着了
上笑頷之遂呼為託天禪師云
嘉興張千里者名醫也幼貧學醫潛心考究聞有一技之長者即往
從之年十九出應世已歷三十餘師術甚精人猶未之信也有鄉人
賣菜為生時往来於張家值歲莫謂張曰先生能醫病亦能醫
貧乎張問何故鄉人曰昨遇胠篋一室為空願先生有以拯之張
贈以青蚨兩竿暫應急需俟交春後再籌良策至二月間鄉人
又至張曰我已籌之久矣出諫果核一升令持歸布種且曰好為之
夏末秋初可獲厚利勇汝一生溫飽矣及秋瘟疫盛行有延張診視
者張用諫果葉七片為引語以某村某人有此品可往購之並語以有
染此症者祇用諫果葉十餘片佐以何藥即可痊愈無須延醫也病
者服之果愈由是群向鄉人購葉初售三錢一葉繼售七文至二十餘
文兩月之間獲三百餘貫時有江西某撫軍患病甚劇或以張荐聘
往診治未至先有一醫用鮮藥草治之而愈張至姑使診視張曰疾
愈矣曾服鮮草否撫軍語以故張曰中草毒甚重臟腑皆傷期
年當發不可救矣撫軍不之信時在他省又聘一名醫未至留張在
署扃置一室欲俟他省名醫至以驗其言旬餘醫至使之診視言與
張畧同撫軍始驚使與張見共商解毒之法同言無術撫軍猶未深
信款留兩醫以視驗否将及一年撫軍果病甚劇又使兩醫診視皆
曰疾不可為矣撫軍曰余年登花甲官至封圻亦可無憾惟原籍滇
南歸途甚遠眷口衆而子幼奈何兩醫曰公證雖危某等盡心醫治
可保五月冐速乞病生還鄉里何如撫軍曰善於是專摺陳請急治
行裝邀兩醫送至滇南果五月而薨張本號松泉因是名傳千里人
咸以千里稱之時又有閩浙制府某公之太夫人病篤諸醫束手聞張名
延往診治比至已奄奄一息張視之曰太夫人偶患感冒為補劑所誤稍
為疏解三日可愈一藥病去大半三日而瘳制府德之為之轉荐係屬
獲資甚厚有某同知與一縣令互相稟訐大府将並解任按治之某令
恐不得直餽數千金屬於制府前説項張卻不受制府聞其事意欲
成全之屬所親示意張佯不解再言之張曰某蒙大府揄揚感惠已多
頃接家書云有要事幸為陳謝明日即行矣留之不可次日遂歸制
府高其品貽書浙中當道有術工三折品重千秋之語大府傾心激賞
名譽日隆不數年積資十餘萬金嗣因用心過度時患怔忡不復遠
游中年得一子専令讀書不傳其術曰事關生死不可傾心摔弄其
宅心之厚固已足多矣亦于義言若千里者以良醫而狷介若是近
令以来蓋罕有其匹云

渼卿以所著癡言見眎多新奇可喜之事因摘錄數則其一云明季文
登有畢萬者赤貧任俠佩刀游市中或罵曰殺人者死爾寬死耶不然刀
胡為者萬曰得可殺者殺之吾固以刀市死也死奚足畏一市咸笑某侍御
罷官歸里財橫而性慳邑令方藉以通聲氣遂倚勢虐人居第在東關
近文山祖牧戒弗往鄰之人逐狗亡犬望門輙遭鞭箠佃户逋負取息差
豪釐立斃之一邑惴惴莫敢誰何會中元邑人社飲河南醉後各訴所苦相
與歎手指文山瞪目視泣盈眥淚掛面嘿無一言萬卒然至裸裎即席狂
笑四顧倒瓶中餘瀝且飲且詈曰丈夫怒聲之口快以手不則避而走非
稚非婦乃蓄淚於眶吞語於喉汝曹不自醜乃公觀之將噦而嘔矣闕
然曰萬無室家妻子烏知吾儕苦脫如吾儕將自食而嘔矣萬霍然起
抽刀斫社旁樹枝立斷曰汝曹猶謂吾有所懼耶萬何懼哉視若人猶此
樹耳眾奮臂環而譁曰萬能樹若人吾儕世世祀爾於今日萬曰諾被衣懷
刃徑去眾以為漫語也亦起散萬方涉水將及岸遇賣油翁問何往不顧
又問厲聲曰吾將往殺某侍御賣油翁遽弛擔捩萬臂曰休矣爾焉能
殺人萬握刀示翁曰爾視吾刀利否翁曰刀雖利爾焉能殺人萬曳臂直前
翁阻其前曰萬爾知殺人者死乎萬曰吾固以刀市死也翁曰然則爾曷先
殺我萬曰爾非某侍御爾何為翁笑曰一賣油者不敢殺何敢殺侍御休
矣爾焉能殺人萬怒轉身揮刀翁伸頸待之砉然首墮血濺萬衣瓶瀉油
俱濡月光在水驟而卻立頓悟翁之以死激己也遂奔東關踰垣入殺侍御
一家數十口遲明啟門持侍御首呼而出市人從之詣縣自首供狀獨憾賣
油翁同謀翁中餒故先殺之闔邑洶洶令亦不敢深究梏萬於獄申大府請
提訊會兵阻文書不得達矣適國變官吏逃亡邑人出萬於獄傳食鄉里以
壽終迄今中元家設畢萬位必盎油於旁蓋不知賣油翁姓名云夢園主人
曰萬之俠以市人之激而成足稱奇男子顧吾以為猶不如賣油翁夫翁則
孰激之者而乃以死激萬而死侍御也是侍御之死死於萬萬實死於翁也
度翁平日受侍御之荼毒欲得而甘心焉故以死激萬不翅身加之而刃
贊之翁之俠誠過於萬哉

其二云喬鶴儕河帥曩為予言乾嘉間李太史璜相術最奇一日在劉金門
侍郎座上見一少年趨過侍郎呼之前指語太史此吾壻子試相之太史曰
已孝廉矣明年成進士用部必白雲司但恐首領終不保耳侍郎笑曰何
遽至是太史曰相應爾何能妄語請書其期藏之比會試所言皆驗秋曹
懼惡耗如吉讖心中惴惴不怡顧以期尚遠亦惟懷刑自儆而已無何將
及期遂以病乞假杜門謝客會東河決口朝命刑部尚書穆彰阿公往勘
穆奏帶司員秋曹其一穆固秋曹座主上書辭不允親往乞免穆怒訶
言辭甚厲不得已述前言穆笑曰某雖乏德望此行何至罹法網微我
獲譴子焉有辠行矣反命時為子臯李君妖言秋曹歸勉強治裝

家人亦惶遑如將及禍悒悒出都勘河畢回都復乞假謝客距所書之期
僅一日矣自思亦斷無死法同曹数輩忽排闥譁笑而入曰吾儕來視
君首領猶完否秋曹亦笑遂命酌盡歡期明日會於署秋曹諾之中
夜忽寒熱戰慄疽發於背天明暴裂死此殞首領已不屬矣術亦神哉
河帥又言官水部時直上元遊海王村過一相士門遇曾文正公及瑞芝
生相國時文正公方官翰林相國隸都統旗下遂相携入姑假其坐閒話無
心談相也文正忽指相國謂相士曰視此君官至幾品相士熟視良久曰此
異日閣老也又顧文正曰公武官當位至極品三人笑而散此相士術豈在
李太史下耶當時方以為妄耳

其三云同治元年十月在海陵兔兒巷宗湘文寓齋觀扶觇二客一能畫一僅
能作字乩筆旋繞不甚迅疾湘文幼弟再三伏案側錄其辭云去年二月
胡蝶纏花睡今年三月三髑髏枕月眠青銅鏡子兩半邊妾身不動郎
心偏勸郎一杯清且旨郎心愛飲黃河水勸郎飽吃猩猩唇郎掘空山兔絲
根桃花不開口東風吹折垂楊柳衆叩何仙辭何指書曰妾劉氏小名婉婉
黃得功侍兒平生完苦盡此詩矣月泊烟飄幽魂戾止如過雨之蚓聲出
黃壤頋冥息二百年一念之萌猝逢邢彥大是前緣將有所求幸垂閔
惻衆合辭祝曰靈芬有告惟命是從又書曰久閟重泉甘心孤寂迩者
新鬼漸多憧憧往來空房小胆時虞橫暴惟誦金剛經則群鬼避舍倘

朱書全帙於妾死日無論何處井邊焚之火作碧色回風旋入井中是妾
拜德時也再三慨允其請予私念觇詩從無如此佳者盍請題畫方動
念間觇又書一絕云斜倚銀屏倦曉粧閒知無賴惹愁腸東風吹綠平湖
水十里蘼蕪怨夕陽叩之即不復動衆皆茫然予獨詫嘆盖属意請題
者乃姜曉泉樵元人李清照荼蘼春去圖也次年三月三日再三如約所
言果驗亦異矣兩詩哀艷纏綿聲情皆絕紀文達所謂因人而神不能詩
者扶之詩即不往似亦未盡然也梦園主人曰予所遇者筆惡札輒以為
乩皆偽作不識漢卿亦何幸而得遇靈芬也
其四云伯氏鏡浦喜籠禽聞有珍異者百方求之不惜貲署石堰場大使

就仲氏湘山於袁公洛浦猶携数百籠最異者為白八哥雪翎丹睛咮爪
如珊瑚啓其羽肉作燕支色能言慧過常鳥使在漢宋時早與赤烏白
雀載入符瑞志矣偶為麟見亭河帥所覩銜忝時詢之仲氏以伯氏所畜
對河帥曰吾非奪人好
聖朝雖不尚符瑞似此珍禽固應藉上林全樹棲之仲氏唯唯躊言之伯氏
有難色強而後可不懌者累日河帥馳弁送恵郎進入上方伯氏云子陵
臺林箐茂密處有二異禽一即白八哥方雛即為人採得兄購以番銀八
百餅一黑畫眉翅羽如純漆眉尤白每叫則萬哢俱寂孤音出林杪羅
者聞聲跡至即飛入空際豈山高水長之風感而生此逸翮耶伯所畜

一畫眉亦獲之七里灘雖常羽而鼓喉輒兩時許聲且萬變最愛之飼穀
浴水必手調目視不假人伯氏易簀時仲以伯所愛屬董君小舟携歸飼之
小舟亦善籠禽者尤善調畫眉禽至董氏鳴三日三夜不息口血涔涔觸籠
死此三禽也一如棲梧之鳳一如入冥之鴻一如吐環之雀并產異遭而各遂其
趣有足慨者物聚所好信哉夢圃主人曰予尤愛畫眉以身殉主當名之曰
義禽

其五云正紅旂漢軍李小山太守 初圻 聽鼓吳門暑夜滅燈坐堂上忽見流
火入戶以為螢也訝其光紫注視之飛旋不已遽大如杯芒四射懼呼僕
廝以扇交撲之墮地有聲命燭視之一蜈蚣長二尺餘衆以足踹之死
審視光出於首太守以燭翦破其腦堅不可碎細剔去肉露一圓骨
大如豆色正赤四圍有盤不可脫明日持入鋪諸巷一老玉工曰此蜈蚣
珠惜尚未成且非生取盤即珠之未成者不可去矣予與太守為忘
年交曾一見成珠此骨背燈視之光猶閃爍如俟其成而以法取之真照
乘寶也士之急於求見遇逢非偶一蹶不振與此珠何異哉

其六云吾邑多山山下多平沙瀰水流注隨地成河屈曲中斷環抱為村
即名曰水頭老友陳若泉居九里水頭村外白楊榆柳蕭森入畫夏月農
作畢多就其地納涼常有火光駛水上即之則無一夕月色最佳見一人
策黑衛沿河奔馳去來不已衆疑是迷路者方詰問間忽馳入河流將
斷處遽沒咸以為妖折樹枝插其沒處明發聚畚鍤裒沙壅上流合力
掘之深才及丈見一蚌橫臥坎中長約四尺餘舁出庋以石然薪炙半
日口不開殼亦不焦衆怒撤置地上鐵石交擊碎其半分其肉烹而食
之沙石齟齬不能下咽若泉族人持其完者歸覆豕牢上蔽風雨若泉
偶夜飲其家溲於豕牢見殼下若有光心動乞之歸滌泥污去其四邊
碎而未脫者穴枯槎植其上置書室座隔若屏風然自此臥室中者無夜
醒恍惚間若四壁通明然一凝神即無睹皆疑為目眩未之異也後一海
客見之以文綺二端請易若泉許之或曰烏蠻 閩船曰烏船故有是稱 識寶重利詎肯
以數萬錢上貨易阿堵物盡將至海俾諸蠻共觀之若增價爭購必
重寶也若泉不肯食言候前客來如其約而以或言詰之客曰此誠夜
光之寶惜為火灼光已死然碎以和藥治血癥虛創如神吾少習瘍科
故轉請易也予曰此猶託辭也曩者君見於豕牢衆見於臥室者非夜
光乎口未開殼未焦靈氣未洩光焉得死予常怪卞和一刖之後何
不琢其璞再獻之豈有辨璞之識無琢玉之術耶苟無其術連城之價
坐以畀人享其利者微獨紿之且腹誹之若泉掀髯撫掌曰吾拔之豕牢升
諸臥室微吾特識海客之術將焉施子顧責我彼糜爛而唾棄者又何以
責之哉夢圃主人曰若泉強辭聊以解嘲漢卿所言乃為正論有識者
宜能辨之

其七云近時揚州盧葵生漆器宜興楊彭年沙器皆絕藝尤爇者浮梁
朱國治瓷器馮展雲師得一筆筒高約六寸徑約四寸釉色如象齒鏤
山水樹石如元人名畫山之遠近樹之向背石之皴苔之點沙水坡坨有筆有
墨氣韻生動乃四天成無鑿削痕德研香太守藏一花尊釉色亦然高
約五寸口徑約二寸作老樹枯根形旁攏一枝屈曲繞之著花十數朶或
方萼或半坼或怒開或側或覆或仰瓣薄於紙其中紋縷縷也鬚細於
髮其端珠粒粒也枝坿於根若可折花蒂於枝若可落見者不敢觸以手
也又見一鼻烟壺色較白薄如卵幕腹彭亨而頸細長大於胡桃九龍旋
繞之鱗如栗角爪如麥芒鬣如珠絲而鮮錯若角奮若爪攫若鬣張若
蜿蜒交互勢合體分雲擁海立似將飛去展雲師曰國治技固神人亦
大奇囊者內府出畫馬燒瓷象之官集窯人僉曰非國治不任名之不
來迫之走入閩不得已仍責諸窯人馬成留其一以其一并畫上之無
何內府又出前畫馬令曰所上瓷馬不肖更燒之會舊官去新官遣
人入閩覓國治來之來待以殊禮國治曰我無佗但不耐官汝耳苟
任我自為之一馬也又何難如其約國治由是出入署中或數日不見
官或問曰馬成乎輒對曰尚早恐其復遁也不敢督責之半載後忽
以馬成告開窯視之若無異窯人而燒者國治曰請上之如發還願死
官亦無如何姑上之內府傳諭嘉賞官問國治曰前馬何以不如式對曰
畫走馬也前而燒立馬也吾得走之神雖立猶走也彼具走之形猶走
猶立也以是國治名愈噪後賊陷浮梁獲國治聞其技不殺酒食之任
其出入國治亦不去一日賊命造器國治忽大罵曰吾以爾徒以酒食
奉我耳乃指使我耶我豈為
皇帝燒瓷馬豈能為賊燒殺黨賊怒殺之師之筆筒得自馮子良觀察或曰一
瓷馬即成於子良任浮梁時也故其家多藏國治物硯香曰國治●製一窯
如行竈隨地可燒惟作坏非經歲累月不成硯香亦識其人也
其八云富治安將軍言苗霈霖授首後按行諸賊壘一賊壘中唯婦女
數十人赤體潛草間方將致詰忽餓民數百鬨馬首請曰此賊所棄將
軍盍以賜吾儕意謂亂後婦女少將歸而室家之也頷之衆讙譁
擁入恐其爭也姑俟之未幾血流壘外或攜一肢或負半體老弱無力
者則掬心肺曳腸胃而去且呼曰又可飽數日老將軍恩也愕眙慘
怛末如之何從子贊云隨袁端愍轉戰鳳泗間偶與數騎落後午飢
相將入民舍覓食其家僅一老婦枯瘦如鬼見衆入急坐一甕上衆意
其中必米也曳之起爭視之水中浸人首數級相顧慘然忍飢而去朱
燦滅腳羊奚足詫哉贊又云咸豐六年在彭城隨王雨山觀察圍練
勇丁時飛蝗滿天草根俱食盡田間蝗可沒馬足偶過一處見蝗屯成
阜高數尺從人爭以鎗擊之羣蝗散落中一大蝗粗如臂長約二尺頭

與背色赤衆以為神莫敢螫之行過數武群蝗又屯為阜矣
其九云秀水王仲瞿孝廉曇好奇不羈嘉慶時川楚教匪起其座主左
都御史某公奏曇有奇才能為掌心雷某公獲譴仲瞿不問益放誕嘗
閉戶祭刀刀飛張皇走出曰刀不飲血不落奈何捉一狗投之狗斷刀鎩
然落又嘗北上擊劍村店中忽一蓬髮人走過顧而哂曰弄劍耶怒呼
止之曰涵解此耶頷曰此何難投劍與之晚而笑曰此不堪弄奔去須
臾持一木劍至仲瞿以其戲也不顧則已抹月奮臂旋舞於庭見其身
手中慶而異於已而能方注目忽罷舞謝無罪去矣屈身拾所投劍衣
盡解視之屬扣皆削去而衣固無損始知其奇使主人名之曰此非店
中人且不知姓名將為名仲瞿有烟霞萬古樓在西湖上後忽起一廳事
地既凶方又擇大凶日時上梁匠者皆謂不可弗聽時至具衣冠伏屋下
梁墜壓腰折或問曰子知之故犯之何也曰子徒知其凶不知以術勝之
則吉莫大吾力不勝天命也夫遂歿墓在虎邱
其十云江寧南名醫類稾載人漸縮小三案引集異記一呂縉叔忽得疾
身軀日漸縮小臨終僅如嬰兒一正德初楚人姓潘行三身甚肥壯卒之日
縮如嬰兒後知為平生服硫黃所致一大歷中邛州城將魏淑膚體洪
壯忽中異疾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寒暑未周即如嬰兒不復能行坐語
言遇生日名僧致齋其妻以釵股挾之以哺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
漸長不半歲復初人暴長大一案引三水小牘云皇甫及者其父為太
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
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歲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
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予所聞見有二事較此尤奇道光時
太湖漁者有兄妹二人無父母年俱十餘齡每得魚閉笭箵中輒失
去潛伺之一夕見大黃鱔粗如臂長幾丈盤笭箵中聞人聲竄入湖
濱石穴兄妹相與窮其穴獲而寸磔為肉極肥腴烹而食之晨興身
暴長至八九尺一時閧傳陳芝楣中丞聞之召入署面詢賜錢十貫二人
復入太湖不知所終黃子湘聽鼓吳門曾目覩為予言之一則予所
親見者道光辛丑予十三歲在袁浦太平棲讀書見二丐婦一髮已白
一中年操中州音共舁一破竹床上卧一男子頭如常人髭已拂唇與之錢
則啓所覆破被其身長僅尺餘手足稱是膚色亦如赤子不能言唯瞪
目視中年婦云此吾夫偶病一夜身暴縮頭面不改口不能言飲食猶
如故棄家乞食將遍歷天下或遇識此疾者醫之也魏玉璜有續名醫
類案此二事可増記為夢園主人曰予生平見短人未見長人自恨所見不
廣今讀漢卿此編乃知天下無奇不有即倮蟲亦變幻無定之形也
其十一云事有聞之極可笑思之極可悲者咸豐元年冬塞豐北決口
餓殍枕藉於道大府檄屬吏專司掩埋每一尸給蘆席二麻繩三束舁

置高處瘞之終日奔走河干者踵相接也一官行堤上見數尸方督役來舁一尸忽肢體動轉仰首向人曰我尚未死無舁我舁者叱曰此時未死明日亦必死誰能為爾一尸復來不聽其言舁而來之官聞而止之亦與死者共舁去積尸成阜不可辨矣九年邳睢鳳泗間寇氛方熾清淮戒嚴實則徒炫軍容遒逑如故適安阜海寇居民械鬥喜事者已逃散縱火焚廬舍俘無賴貧民百餘人鍛鍊成獄飾辭入告先請王命駢誅數十人於市斬訖數級缺一忽尸堆血泊中一人探首出呼曰尚有我未殺遂斷其首以足數焉二事河上人率能言之聞者莫不絕倒而一則尚戀餘生一則但求速死哀音慘怛思之能無酸鼻夢園主人曰予在嶺南所聞所見類此者不一而足嗚呼彼亦何必藉藉人命為是也歟

家雨人八弟言吾邑武生某喜訐人過每值友朋宴集輒攻訐人之陰私以為笑樂一日午眠見二皂衣人持牒入厲聲曰城隍召汝生惶恐伏地乞為緩頰弗許挾之行陰風砭骨寒不可耐入門鬼卒傳呼氣象嚴肅不敢仰視逡巡立廊下潛視東廂見有繙閱卷冊者似前邑宰周某細審之面君削瓜凜乎難犯怖其狀不敢前久之乃蛇行而進崩角乞憐宰掩卷立叱曰起城隍呼汝來無別事為汝口孽太重且邑中人情不古信口雌黃變亂是非似汝者正復不少大劫之後將有大刑若知悛悔或邀寬典汝回陽其遍告同人互相戒勉以贖汝愆揮之出瞿然夢醒歷歷如在目前因不敢隱徧告於人曰每當就枕時偶一念及猶心悸神怵云

兩人又言張某趙某皆居邑之北鄉相去六七里素不相識咸豐九年遭捻匪亂逃於外一居泗州一居六安亂後張先歸誅茅結廬墾田數畝時廬州未復荊榛塞途四無居者頗患孤寂適趙歸遇於路問其姓字知為鄰里邀至家談笑甚洽趙因詢其親党則已靡有孑遺悲甚以張長者乞相依張長於趙因兄之張樸訥耕種外無所能趙善捕鼈早作日中而罷沿澗捕鼈日得數十頭入市鬻之以為常年餘頗有所蓄請張曰吾兄弟獨居無耦非孝也君為兄請先之張以蓄積自趙出固卻之趙知不可奪潛往五河以百金為張聘於王成禮之後始自完娶鄉人戲呼為鼈妻越數年皆生子所蓄倍於前稱小康焉復謂張曰久居此非吾志也將服先疇為子孫久遠計張以十年兄弟一旦去持以泣趙曰勿爾聚散常耳相去六七里朝暮可相見奚必作兒女態耶歸耕於野田皆熟攜妻子歸以餬口有資遂去捕鼈而為賈往來貿易家益富與張結為姻婭情好彌篤夢園主人曰張趙皆北鄙野人不讀書顧厚於友朋君此遭逢亂離幸而生還卒然相遇閔其孤子留與同居結為異姓兄弟張固賢已而趙之待張儼同骨肉先兄後弟宜其室家弟亦不亞於兄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媿夫世之私貨財而薄其手足者

陳子勤克劬孝廉言叔祖星聚公所居近都土地祠道光壬辰五月星聚

公疾。先君子往省視。公遽假寐。久之。張目謂先君子曰。子知之乎。何臚卿相待久矣。先君子問何事。曰。臚卿現為土地神。遣衆相召。謂予曰。此任甚劇。非君之猶子敬庭弗能勝。吾已薦之於帝矣。君歸語之。屬其早來。勿誤限期。時先君子以為阿叔病中囈語。唯唯而退。歸為家人笑述之。且曰臚卿篤行君子。為神固宜。余何能然。顧是夕遂病。延至八月初六日竟不起。前一夕恍惚見衣冠者數人來迎。時克勛方幼。偕堂兄克絜侍側。先君子謂兄曰。門有客。汝其肅之。入問客為誰。嘿然不語。嚮晨遽捐館舍。嗚呼。其臚卿之使歟。先君子生平恭儉方正。其內行尤為里鄗所推重。殁而為神。理本不誣。獨怪何丈者奈何以已欲卸肩。竟使良友早喪。寡弱失恃哉。先妣每道及此。輒悲形於色。而何丈名鴻邑諸生夢園主人曰。冥官可以薦賢。則代為異。於陽世。要之敬庭先生為有道之士。上帝固早知之。即無臚卿之薦。而亦不至沈淪泉下也。

子勤又言。吾郡隸邑四。惟金壇地最僻。俗尚儉朴。故業師張猗谷崇蘭舅氏甚愛之。每謂人曰。吾他日必居此。粵匪之亂。辟地苣杭。杭屬丹徒。而去金壇轉近。故壇之人士多從之游。咸豐六年。師以痢卒。逾年。門弟子歐陽生名晉設乩。師為降壇。言生平事歷歷不爽。以疑義相質。亦指授如生時。將去。謂生曰。吾此來念爾意誠也。事實繁無暇至此。嗣後勿相召。問先生視事何所。曰。金壇。曰金壇任何職。乩大書一康字。遂不復動。其年賊由金陵間道走金沙。圍城數月。勢頗岌岌。一夕賊來。夜黑。街柝走城下。伺守禦者息。梯而登。將及矣。忽譁。前見城上甲士林布。燈燭照耀如白日。旗上大書康字。鄉勇驚而噪。賊皆駭。以為援兵猝至也。解圍。歐陽生聞之嘆曰。嗚呼。其吾師乎。向者乩書有徵矣。師言事驗令果蒙捍禦。師其為邑之城隍乎。康濟佑城隍封號也。不數日天師牒至。師果授此職。方師之卒也。巨村人思慕攀援。不令歸葬。遂葬巨杭。杭人有疾病及疑難事。每設牲醴禱於墓。輒應。師與先君子生平以道義相勗。其敦品立節頗相類。殁而為神固宜。事雖近誕。而實有徵。鄉人至今能道之。

閩人吳丹谷販烟草為業。列肆東臺之富安場板橋東。嘗畜守夜犬三。同治十年。丹谷殁。其子不克承業。廢戶扃。犬食遂絕。三犬中有白質黑章者守戶棲惶不忍去。吳之鄰哀其窮而飼之。犬竟不食。延數日斃於戶下。里人高犬之義而哀其死。瘞之河側。吾友王君夢椒復為移葬高阜。樹石誌其顛末。並為之誄曰。盧令令。獸之穢。舍生取義。抑何勇。物猶如此。彼物物者。胡不自重。嗚呼。義犬斗可以風矣。子勤言。人之輕棄其主。義不如犬者。其忍登此墓耶。

兩人言。吾鎮俞翁忠厚勤謹。習陶朱業。稱小康。會秋末往[illegible]浦市貨歸宿永康鎮。有山右孤客。容貌甚異。先憩於屋西隅。俞翁詢所自。答以向在江南司會計。與居停不合。將往北壚棲止。同鄉為謀一枝棲。叩所長。則應答如流。嚮凡物之貴賤。利之多寡。以及時地之所宜。皆能曲暢其說。俞喜甚。私計肆中乏人。某誠可重任也。告以姓字。且云設肆於南街。明日至鎮請先生至吾家。某唯唯。

明日至俞所主人設饌款客甚殷則見往來貿易者接踵而至戶為之滿某代
向當部署客咸稱意以去慨然謂俞曰吾少孤學賈於山左吾師督之甚嚴雖
無他長數人事尚可兼之而所遇輒左殊可慨也居數日任事益勤無去志俞
德之因留使勿去某曰與君一見如舊相識誠吾所願從然非假以權不足行吾
志後兩歲於昆俞然其言自是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某量入為出因材以使數
月之間私市之價而山右之在吾鎮者絕不通闕人詢其故曰蒙君待以心腹若
田與鄉人往來必有所請拒之不得從之不信非所以為人謀也俞以為誠實
蓋德之所居之室入則扃閉出必下鍵咸稱孤僻其性弗之疑年終獲息萬餘
金山右之例主得其八客得其二俞如數酬之某以室止老妻且無子貿郭
田足以自給無所覬圖卻之強之乃受一日赴壽春販豆歸言遇老僧於路歷
陳家中窘迫狀因將酬勞全屏當寄去且有家書徧示同人自是歲以為
常某早作晏息辛勤孳畫積之十年遂成鉅富矣俞以其老而無子將為
聘妻作身後計忽有老僧托鉢於門給以米弗去給以錢弗去司門者不
勝其擾白於俞俞出慰之倍其數以予之卒弗去但求同往於野布施多寡
聽訪也俞疑其將求己募化從之行約三里許四顧無人僧曰汝實吉我不
然大禍將至吾聽能救矣俞曰某生平謹愼與人交一以忠信相孚禍豈
從天降耶僧曰汝肆中帮夥五十餘人儼屍者頂至踵伊遍去似有所覺
汝知之乎俞以某十載於茲衣服飲食如常因示其處僧笑曰某之來有
薦者乎入肆後不與鄉人通家書往來得於道路情狀可想而知乃床為安
請辭去俞以僧言有據疑之曰僕察之信請為驅除僧諾之歸僕某寢從門
隙窺之見某箕踞床上面如削爪張目露舌床下積銀纍纍瞪之而嬉蓋既
歷年所蓄也繼則瞪目竪拍似計為俞所得金而憤憤者俞駭絕不敢偏奔
告於僧僧給傘一柄符三曰五月五日午晚約某游於野出門後屬家人黏
符於門至歧路書一十字焚符擲傘執符去某不敢從持傘將他往禍
始可免至期俞如法行之某大呼曰為汝致富從妖僧言殘酷至此何哉
也耶披髮吐血三躍始去俞恐復至將所執符貼於寢所妖乃絕酬僧金
尋之不知所往此事在乾隆初年父老猶能言之夢園主人曰尸忠於俞
而僧則恐其害俞此固非常情所能測者門隙之窺臨歧之語亦危矣哉
林文忠公任浙江杭嘉湖道時海昌袁花鎮有疑案已涉訟數年矣撫軍
屬公訊之公先閱原案則一武孝廉以金鑲玉觀音一尊質錢二千五百緡逾
月取贖典中云無此件武孝廉以質券呈控典中堅不承認有為調停者
令照典價兩倍償之武孝廉不願曰此係家傳寶物價值鉅萬志在追還
原物不欲抵償也次日提訊先呼典主上問以原物所在答曰無之曰既無此
件券從何來答言典夥串同捏詐公察其寃置不問又呼武孝廉上問
以金鑲玉觀音來從何處答曰家藏舊物聞從西域得來不知其詳不敢
妄對問藏幾世矣曰五世矣公曰百年舊物一旦失之殊為可惜必當為汝

迨還問有幾子曰兩子問長者年幾何弟曰均已弱冠問現在何處見在
家讀書問此件汝子知之否曰此係傳家至寶無少長皆知之問汝子見
過否曰都見過公曰此案訟已數年總由典主狡猾未得水落石出稍緩
數日我當設法清理令俱出又喚武孝廉入書室與談今古事極詳若
並無訟事者且曰以汝才識必當上進他日為國宣力勿辭勞瘁可也
所以勉勵之者甚厚留署三日又傳兩造再訊語武孝廉曰汝之玉佛乃希
世之珍第空言不足憑信且恐典中以新玉假造一尊從何辨認給汝粉麪
數觔汝將規模大小照式捏塑另給紙筆詳悉開載我當為汝追償即飭
從者送入一室扃閉其中又呼其二子入蓋公已密令幹役前往拘來也其

子至公問以金鑲玉佛事皆呼冤求為追還公曰是無難汝曾見過此件否
皆稱見過公曰既都見過各給粉麪數觔將規模大小捏塑明悉即可追還
亦給紙筆令其開載並飭分置東西室中良久三人告成武孝廉見其二
子即遑遽失色及視所開所捏規模各異大小懸殊一訊而服時稱神明焉

子藏記

杭州朱養心銅綠膏藥二百餘年舊業也其法以銅綠配藥用貼外瘍極
佳世傳 國初年間有乞丐臥於店前檐下三日主人見之給以飯立盡三
甌問能乎曰未也益以酒肉又盡十餘甌約兼十人之食主人心異之以門前
小室居之丐起臥於中不言亦不飲數日一餐必盡數十盂如是者兩年餘
一日謂主人曰蒙居高義感不去懷今限滿當別聞室後有小園可往一觀否
主人曰諾入園徘徊展玩見方池問何用主人曰此製藥之水也丐曰美矣
未盡善也趨至池側洩溺於中主人驚止之丐曰此所以報數年豢養
之德也大笑數聲忽失所在始悟為仙嗣後以池水製藥用治癰疽雖
疑難危症莫不應手奏效兵燹後池為磚瓦填塞其家開浚之水仍
清澈遂製藥如祖傳聞所遇者為和合仙不知何所見而云然

嘉興沈西銘大令官游蜀中晚年在省垣賃得一屋室宇宏敞素稱凶宅
沈以賤值得之遷居半年家人皆病寮友以趨避之說勸之沈不信又數
月死者四五人懼而移居病者皆瘉自此樓台扃閉蛛網塵封莫敢過問
矣迨顏息廬學士視學滇南抵蜀後道梗不能進寓居川省與沈同里借
宅暫佃時駱文端公開府川中請顏詣署甫下輿忽廳事梁上轟然有聲
墮下一物視之則小棺一具約長三寸中臥泥人眾目傳觀詫為異事自是
住此宅者皆平安無恙此殆俗傳匠人鎮壓之法歟家弟穎孫時隨先伯
在野親見此棺云以上二則皆承甫言

陳百生寶太史說數則手錄之其一云澧州黃子湘文涵太守令荊溪值歲
大旱勘災遘疫不能視事大吏委金某護理即住署中黃病甚恍惚肅
衣冠出至大堂將就輿而從者以驅逐跡之出門儀仗前引皆以連葉竹竿
綴紅綃為幟城中坊市歷歷可辨出西門見座船泊淺水中過此皆未歷

之境矣。行可數十里。入一大城郭。有公署。氣象宏敞。粉垣東向。有七八圍門。
皆有額曰某司。踰數門。至一門曰江南司者。入焉。下驢登階。拜公座。座後設一
大圓鏡。鏡中。見戴冠頂藍色。晴黄。黄方金頂也。拜後登座。鏡光覆照案上。空
明洞澈。毛髮斯燭。吏持文卷高五六寸置案右。黄取卷閱之。即擲置於右。
另取他卷。一吏手按之不令取。一吏仍將前卷揭開置黄前。意必欲黄判之
者。黄見此案乃吾祖事。當迴避。起白此關無迴避。仰請囑閱。紅幡颯拂騎
驢入門者。七八人。為黄跪賀。周旋數語。即相隨各跨驢。幡引而出。循粉垣又
踰數門。轉南向開闊大路。中門有額未及辨。皆下驢由東角門趨入。候於
庭。互通問訊。一楊姓者瘠而顏白鬚颯然。行坐常在先。又一孫姓者黄之舊

友。歿數載。知向黄詢家中事。黄始詫曰。我亦死耶。俄堂上傳呼楊率諸人
升東階立月臺上。堂中一古衣冠人巍坐如王者。楊獨入侍立。語頃之。召黄入。
授一卷令判。俯即前所閱卷也。黄之祖某前為溧水（吳江）令。有佃戶大祖者。笞斃
九。卧不肯起。鄉隸拖之下階。階石墊陰囊死。坐此鐫職。黄夙知此事。取筆據
旁案立判之。駢句工雅。惜不盡記。略言大祖當斃。死由誤傷。上座者閱之。首
肯。遂趨出至庭。黄謂孫曰。吾有老親。必不能久居此。君知我者。必為吾請。孫
曰。此事大不易。姑以告楊。楊入白之。有頃出曰。大喜。君可速歸。已有令某作替
人矣。黄甫出門。幡驢俱失。孫以己驢借黄。自步行送之。出郭道旁逢二雛僮。
皆肥白腕脛各貫金環。向黄膜拜。黄方欲下驢答禮。孫曰。爾子也。何禮之為。

遂過之。不顧。俄抵家。如寐忽醒。家人環視相詫曰。蘇矣。蘇矣。蓋黄已氣絕一晝
夜矣。代理之金君亦病瘦。逾日而殞。即以黄之棺衾斂焉。黄時有二子皆聰
慧。俱殤。黄仕至知府銜直隸州。以藍頂終。夢園主人曰。冥司用人。不拘資格。
且可隨時通融。大異塵世。欲求其說而不可得。真怪事也。

其二云。子湘少隨宦寓金陵。夢至一大宅第。南面三門。中門閉。從東邊門闖見
堂上坐主客二人。客今世服。主乃古裝。冕冠朱紱。儼如也。俄聞傳呼中門啟。主
送客出。黄退數武。反身迴避。客已見之。呼令來前。黄回視客。乃其亡曾祖朱
某也。黄向主人一揖。拱立以俟。主人持一笏贈朱。朱將上馬。回授黄。黄捧之入手。
堅重異常。方作力掣舉。忽聞人呼。子湘。尚不起耶。驚醒。日已過曦。同寓數

人從茶肆歸者。相語曰。可惜。可惜。黄詢之。言於市上見持叚林員處鋸解為他
器者。不知其何物也。黄細詰之。即夢中所見。尚未鋸斷。遂以三千文購之。笏
長二尺餘。博三四寸。首稍斂。紫甚朴雅。上側有血瘢數處。深入不能洗滌之
迹。宛然非可偽作者。陳寶親見之。

其三云。宛臺陳茂才守田中有一叢祠。其佃戶崔二忽見神語之曰。我朱璧也。
夫婦居此。為爾等福佑。香火尚可繼。惟廟貌淺陋。每雨雪必以破笠覆膝
上。酷暑尤暴灼。不可忍。速告爾主。新吾廟。吾將仙方療人病。爾須有利焉。
崔二以白於陳。陳怒其妖妄不之聽。崔二歸。神又怒其不力言。杖臂數百。呼號
聲達鄰舍。或自批其頰。或走跳池旁。戴石於頂。終日屹然。他出。出哀懇神

婦乃敖焉緣此疲病不任力作數月矣妻子泣訴於陳犀佃皆為言實有神
非假託陳曰梗神教者我也崔二何尤朱壁能禁我者當從其言崔以告神
神曰若主乃秀才也每行田吾夫婦立迓之偶過乃敢坐何禁之能為爾說
此以難我耶則又令崔二批頰三百陳既聞誤訶又虐崔二久困苞稿事謂人
曰吾虐妖神安行方藥損人耳不然亦何斳焉神乃告崔二誓不勞加但
求新廟陳許之出錢缻千餘犀佃趣作不日成之崔二乃無恙此光緒元年
事夢園主人曰陳秀才大能事倔強為神所畏若此彼朱壁者亦但求新
廟貌以安其身非真有仙方濟世也以利誘犀夫烏能以禁禍秀才哉
其四云江南亂後流徙復業多單丁無婦者賺江北女雖老且陋皆得善

價江北無賴子為之稗販甚至計誘強掠小家有女終日戒嚴稍不慎則失
之矣安豐有沈濟堂者業醫不售為人種痘而殤之家繫而楗之逃之金
陵復陰回安豐賺女有老嫠婦撫一子一十三齡幼女者沈謬謂與其夫
有舊令為其女締姻江南富室令婦挈子女俱赴金陵至則賣其女
婦無可如何明日母女別矣先一夕沈擁女強合女哭拒之母憐女幼弱叩
頭請免至願以身代之卒不許後並賣其母其子逃歸安豐伺沈復至訴
於紳士紳白於官執沈笞五百逐之未及三年沈之女與媳皆為他人掠賣
矣安豐又有王三者販女為業撮弄誆誘以數十計家稍豐矣嘗買一女轉
售方成價先得番銀一餅為語自衣肆中持歸其所生女既救成奔而

握之初疑其嬉戲而久握愈堅百計誘脫不能捨噬咬滚躍踊時而殞入
稿時撫摩搖節始得鍛取出人咸謂所販女有枉死者致此報云
其五云東臺百里外瀕海人以扈承潮潮上則覆潮下則立而魚留焉謂之箔
民其地曰箔上漁舟乘潮集此販夫肩擔急走赴市謂之跑鮮又有採螺蛤
蟛蜞為業者每黑夜犀往沙上掇取滿兩囊擔以行潮驟至則疊囊自
擁杖立其上避潮潮過復行又多流沙陷入輒死其鬼趁人迷以取替黑影
幢幢往來非一如十人皆行中遊迎少二三人必為鬼迷陷矣或多二三人則
鬼溷其中也故每行數里必犀坐小憩通姓名出烟筒遞吸或卧於於
地驗之其不能者皆鬼也眾共擊之隨擊而滅天既明人數無多少乃處

更生馬

其六云海中巨魚網罟不能制往往乘風潮擱沙上尤奇者則為鬭魚每值
閏年必有一馬通泰海三分司地近及以為常其前鹽十二生菖子年亂
菖五和牛菖屉驟和鳧鼓鬨和必有大風潮為鬭魚也鬭魚和北風潮和
已既出則海民視魔和祝有潮熄矣其出必有巨蝦巨蟹扶之潮落則
蝦蟹去而魚臥沙上如百斛舟目無睛似剜去者數十百人圍而譟之或持
尾則犀皆僵仆倒先事加者石祀而魚高遇人腹背不相見三瀉且下
手矣不手矣嘗呼相請久之始命鄭以邦辛蹈知鄭為前事者內粗不
中烹調然十里內共饜之煎其膏為燭巨節骨中為坐具肋骨中為梁

樁有駢駢，胥為徒杠者，有植於地拴牛馬者。戊辰年，聞魚龍首一鯉一蟾飛出，觀人如蟻，鼓近數日，潮怒尚遂，盡埋沙中。

其七云：莒城南四十里地曰卞家，為晉卞忠貞故里，卞氏聚族居者不下千家，有忠貞祠，祠內牡丹多植兩階，高出檐外，低亦及肩，俗傳武后賜栽此者。又有謂忠貞以馬鞭插地生者，皆荒唐不足信。獨每歲冬臘不葉而花，如世之唐花而非假人工烘出，故有枯枝牡丹之目。其花半紅半白，以紅白多寡為卞氏吉凶之驗，甚不爽云。夢園主人曰：是可名曰卞家牡丹。

其八云：泰州之海安鎮北十里許，有廟，俗名大墩廟，廟前古井逼近河，年久廢知石闌一見剝散不成方圓，經述鄰掘鍬深數尺一想，忽有以新闌易之者，堅厚完好，百倍於前，下承石盤，徑七八尺，位置帖妥，計可值數十金，亦非數十人不能搬置，而井旁居民無覺者，意必巨眼賈胡所為，卒不知億井耶是何竊也。

其九云：東臺周孝廉 應穀 夏月擢小舟遇溱潼湖蕩中，時暴雨初歇，日射濕雲，見空中有一城邑，屋舍林木人民車馬無不畢現，城外一人家，赤羽桃鷄飛上屋角，而悲鳴也，澄澈光彩，如在鏡中，謂是倒影所射，而附近數百里內城邑都不相似也。

其十云：龍捕水，遠望但見雲氣下垂，蛇蛇欲動而已，近視則不見龍，而其景奇絕。露西士董竹沙惟寅夏月泛櫂水鄉，雲陣下壓，湖面盡墨，時撒數點雨如碗大，餘但霏霏而已。忽一角開霽，見湖中矗立水精柱，粗如佛塔，表裏洞明，上在雲，下在水，兩頭無巨細，湖水綠之而上，泡泡有聲，如橫射斑駁，爛燿約眩，恍如西洋自鳴鐘上水法，須臾雲復合，風飈飈，捲之而西，隱約見爪鬣焉。又有鄉人賣瓜者，大風驟雲雷雨將至，其人倚樹避之，風止氣悶，漸聞龍腥，時中樹苗葉葉上抽，無根枝直起，如絲帶，仰視身所倚樹亦然，而髮髮直立，若有提之者，驚詫間身有欲浮之勢，反抱於樹，乃免，時木纖起漸高，遂與雲通，此如玉柱者，久之風雨大作，霽後覓瓜擔失之，知其一人被攝隨去十里外，當亦不知所睹云。

# 夢園瑣記

六

煙霞炫媚程心大愜惟終日踽踽不逢一人每三四十里則有一茆庵程謹守僧戒遇有庵處即向之借居庵僧欣然延納程自浙米炊飯庵僧間亦以伊蒲饌相餉山中黃精棗栗甚多日中即取以果腹渴掬澗水飲之甘洌沁心齒牙俱爽一路探奇選勝應接不暇累歷十六日抵一大寺規模壯濶寺中僧衆數百見程來輒歡喜迎致詫為奇聞僧云數百年無外人能至此者居士真腰腳健哉遂導之徧山游歷程居月餘始由舊路歸程云每歲冬間寺僧縱火燒山以驅猛獸更出小徑直達徽州僧等各以山中所產藥材茶筍至城易用物最要者鹽及草紙與各農器耳每年所易必須足一歲之需至米麥蔬菜山田所種不仰給於外方也寺處天台之極西南隅距徽近而浙遠所以皆至徽州耳寺後有一極高峯登之可觀日出遠望長江若帶俯視白嶽黃海如在腳底禽魚草樹一一與世不同溪澗中悉五色小鵝卵石紋理多成人物器具形狀亦有金絲旋繞若螺紋者溫潤可愛山中終歲晴明土地腴美播種後無假澆溉自能發生從不陰雨而每夜露水甚大故成熟收穫倍於他處焉夢園主人曰如此仙境不得一遊真憾事也

紹興（叔平言）沈某向在浙江節署辦理刑名品甚端方胸無城府好飲醉後劇談多不慎中丞某公惡其招搖屏之沈素與某僧善乃就居菴中待聘一日飯後偃然假寐至漏二下喚之不應撼之不動其僕駭以告僧僧探其鼻息無恙竟體皆溫疑是走無常戒衆勿擾鐍扉以察其異翌日晡後聞沈在榻上轉側有聲衆

喜啓扉入見沈滿身大汗欹枕歎曰奇哉夢乎乃從容起坐謂僕曰吾辛苦一晝夜飢渴殊甚速為具酒食來僕急為進酒食沈飲啖異於平時食訖僧叩其故沈笑曰我與汝至好質言無妨汝知我一晝夜辛苦何事乎僧請其說曰我昨假寐恍惚見青衣召至一處似大吏公廨其人導入宅門曲折而西至一廳事延予入內設橫案上有筆硯冊籍等件已有一人坐西席科頭微鬚據案閱冊見予至避席點首微笑曰君來也耶乃讓坐東席謂虛此相待久矣予畧與點首亦不謙讓竟就坐鬼吏持一冊上曰乞為點名予領之尋見鬼役羅立左右一吏立案旁唱名階前鬼犯一一聲應挨次並跪每點十名鬼役即解交轉輪王處令其投生蓋其平日功罪俱已核準人畜胎卵溼化俱由轉輪發落點名不過具文而已予竊窺西席冊本與已無二惟末後女犯一名係自縊者其人停筆笑問予曰此犯枉死應令候代何得遽付轉輪予問應因何自縊吏便將案牘檢出呈閱蓋女本浙東某縣人父在某紳家為僕女幼字農家子為童養媳子甫成童病疫而夭女已及笄感翁姑慈愛不願他適紳涎女色以重金啗其父母將納為妾女不肯往父母交相逼迫遂投繯死閱畢謂西席之人曰此案據愚見與尋常自縊者不同不應以枉死論其人曰女違父母命便是不孝予爭曰女志在從一之死靡他貞節可風那得苛論西席人曰不然渠但感翁姑慈愛並不知為夫守志何得遽以貞節相許予曰女之翁姑即其夫之父母渠願代夫事親不以為夫守節藉口志更可嘉如以枉死例繩之恐天下無此忍人也西席者怫然曰爾我休得嘵嘵事關貞節是非詳陳冥王請命上帝不可乃命吏持冊往請冥王轉奏二人危坐恭候帝命越日命下果如予言並謂女志可嘉不得以枉死論當付轉輪酌予投生善地以示獎勵予大喜笑謂西席人曰帝命皇皇惟明且允然此女若非遇我則屈煞矣西席人頗有愧色吏白公事已畢予與西席人同出花廳一揖而別頃寤然彼此相聚一晝夜俱未展詰姓名也僧聞之不勝稱異自是數日一至陰曹或逾時而寤或越日

而寤所訊之獄不可悉數有同訊者有獨訊者大致與陽世發審處相似遇有奇獄必縷述以資談柄忽一日大睡兩晝夜始甦眾叩之則曰此次所訊之獄共十餘案為時甚久稽延不能速歸乃畧舉三案以告人曰某縣有太學生陳某家頗小康前妻生一子隸武庠性頗孝後陳某暱平康某姬購為簉室入門寵甚遂正位為繼妻子事之如母不敢有間言顧姬素與表弟某甲私歸陳後甲時與往來羣呼之曰舅偶與姬戲為陳所窺怒責姬：不肯承陳悔恨之極

又愧無以對子抑鬱病噎遽殞姬益無忌憚子知父為甲所死欲報之而苦無法他日甲來見身着父衣不禁勃然大怒叱令褫還甲硬語牴牾子益怒遂痛拳之姬來排解子拳誤傷姬鼻衄流滿面姬哭謂其子毆已爰率甲赴愬有司拘其子訊之謂是誤傷官叱曰以子毆母雖誤傷豈可恕耶竟如律論死子泣訴冥曹予閱牘怒甚謂陳某由姬而死孽由自取惟其子素孝反坐逆名而死欲報父仇隱情不能徑白其心良慘應投生善地以紓其怨姬與某甲傾人家

而誣斃人命淫詐險毒百身莫贖其罪應罰世、為婁豬艾豭永受屠割之苦判訖無不稱善又江南某生素負文名客遊隴西某通判延課其子、素驕佚好狹斜遊某生督之過嚴其子恨甚乘某生偃臥以刀刺其心而斃通判無可如何謂某生以暴病死具棺殯瘞之人竟無知者某生訴於陰曹予謂某生克盡師道不愧正士其徒不以為德反以為仇膽敢蹈隙行刺實屬駭人聽聞某生應令投生善地其徒罰令為驢為之代步時受鞭策終當付之屠宰以償前

世一刀之慘判訖僉撫掌稱快又關中某紳有妾某氏性淫蕩與紳僕某甲通他日紳外出妾招某甲白晝與狎適圬者登屋補漏窺見之妾恐其宣播先泣訴於紳謂圬者挑已紳怒果擯逐之圬者素依紳作計歲頗叨惠一旦被逐心殊觖望後知為某氏所譖怒甚遂將前事徧告於眾並造醜語以為笑談互相傳說遂達於紳：怒撻某氏乃羞忿自縊其鬼訴諸冥司謂圬者造言傷命予閱牘駁斥之曰汝背主私僕已屬無恥況橫誣圬者欲絕其衣食之路居心尤

為狡獪坊者閒之能甘心耶彼偏告於衆事所必有至汝受主人艱撻羞忿自盡亦自取之孽耳惟坊者多造醜語不無小過俟其陽壽終時再與汝對簿可也判畢仍令鬼役押赴枉死城候代僉笑曰善沈言之津〻聞者疑信參半亦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

一日晨興沈忽學吳音數謂僧曰度和尚好哉度和尚者蓋吳音讀大為度也僧問何故曰我昨夜至陰司見蘇杭兩府在劫冊籍纍〻將來兩省恐不能免患耳僧問曾見莊劫名姓否沈曰予正欲繙閱吏遽前止之曰此事要煩分辨閱視有日何必亟〻予見案上列一紅牋上書總辨二名一為江蘇需次觀察一為浙江需次朱太守二人俱於明日午正一刻履任又分辨十人時來時去予亦忝預其中僧固與朱太守善驚問曰然則朱太守不可慮乎沈笑曰汝明日試往探之便知真偽僧問劫數起訖能知之否沈曰予窺首冊外面有二十八字云猴兒偷桃雞啄粒犬不守戶豕入苙鼠鑽牛角賊勢盛李樹開花大功畢予味四語甚允特謹識之以驗何如正談論間沈坐榻上忽白睛上眇兩手自批左右頰約百十數且連聲自責曰何得饒舌何得饒舌尋將身後仰不省人事僧大驚仍拽扉戒衆勿擾日昳沈甦衆來省問沈歎曰予即當旋里且將與諸君永別矣衆問之則曰此次各處劫冊天曹俱歸關聖帝君統理帝君怒予語言不慎尋常小事尚屬無礙此等大事何得預泄將命周將軍腰斬以殉幸賴冥王代為道地謂沈某平日品尚端方惟語言不慎尚非有心乞賜原恕帝君罰令批頰一百並不許再回陽世予叩稱出門多年家有老母願歸視一面俾慰倚閭之望帝君沈吟久之謂姑念尚有孝心給假一月並為代奏上帝蒙帝俞允幸得再生即當買舟歸去矣僧聞沈言翌日飯後特詣朱太守處司閽以朱讌客留僧少坐僧視時辰表已交午初意沈言不驗少頃忽聞內大譁謂朱在席暴亡僧大駭再視表上恰午正初刻也蓋太守新安人每讌客必以糯粉糝肉為丸如雞卵大謂之肉餜是日以肉餜失飪將呵責庖人屢呼始至朱口適啣餜見庖人來拍案一叱餜鯁喉際莫茹莫吐

氣閉遏絕亾何沈歸果一月而卒時乙卯秋日事也至庚申年蘇杭果相繼失守賴李爵相至乃次第克復迨甲子乙丑之交漸次肅清足証沈言不謬此予庚申在浙東聞人言之甚詳[illegible]夢園主人曰而斷皆持平之至宜乎冥間不令還陽也

禮園言同治癸酉順天鄉試有浙江某生應京兆舉租小寓於觀象台側某氏宅某氏故巨室中落者花木亭榭頗極幽勝亦城市中風雅區也以其距貢院咫尺故入場往返皆徒行只一小奚肩考具而已二場出闈時天已昏黑磚門擁擠覓僕人不見天又微雨道路泥溢一足陷深淖中不得出極力拔之鞋又為污穢所沒赤腳搵衣旁皇道左冷風撲面飢火燒心樓鳥滿林危葉作響正惶懼間聞明遠樓更鼓鼕鼕漏聲二下矣黑暗中不辨徑路躑躅跉跰蹙、靡騁大聲呼救杳無應者恇怯殊甚忽隱、睹數武前有燈影閃爍急奔赴之至則一大第朱門宏敞閌閬峥嶸生趨前視之則重戶洞開畫簾高卷銀燭朗耀華燈燦張笙歌正譁筵席未撤賓主十餘人衣冠悉皆顯者團坐談笑飲興正豪生逡巡不敢作聲鵠立堂陰堦石上少頃坐中一人似欲下堦便旋出堂見生惟問之生戰慄以失路乞火告客睨其考具謂之曰子應試者耶生曰然客因呼主人曰有佳賓在門主人不知乎不速之客一人來正可藉消岑寂耳侍者携燈照主人至曳生同入坐展問姓氏鄉里畢衆指右坐第二位曰此君同鄉也遂各拱揖謙遜讓生上坐生固辭主人笑曰積薪者後來居上子生客難得相遇毋庸辭也生謙遜再四主人乃呼侍者斟大觥屬生曰能飲此居末坐何如生固不善飲又拘謹退縮急稱謝衆客左右夾持之掀唇强沃之酒冷如冰生被灌格、下咽齒震、而擊以盡衆始喧然各就坐主人曳生與右坐第二位同坐生因早餐腹餒頗思食而主人與客僅鬥酒而不舉箸時以大杯屬生、不能耐且急欲歸寓屢次告起求一燈以行主人初若罔聞再三言之似憎其煩瑣者大笑曰我輩相逢百年難得此時正當痛飲有敢言歸者先盡此器因指坐隅一巨椀示之生乃告以明日三場入闈

必須早起之詞堅乞賜罷主人笑聲如裂帛顧謂生曰僕輩數十年前亦曾低首向矮屋中求討生活當時左携墨君右擁紅友揮灑淋漓行所無事殊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何嘗於月落參橫之際酒酣耳熱時魂夢未清切ヽ計東方日出耶子固納粟上舍不鮮茲樂猶不足以語此姑試子一對如工便令僕人送君還寓何如生聞其語面色灰敗跼蹐莫知所置喙唯ヽ諾之而已主人因命對曰有婦扣朽缶口受九斗酒撥生使對仍與衆喧呶角勝連舉大觥生沉思吟哦良久不就主人笑曰既思下場一對猶不能耶乃顧右坐一少年曰爾向誇才思敏捷何不屬之少年略一搆想應聲曰先天眠堅田肩穿千年泉主人點首稱工首坐者太息曰歡場難得轉眼皆虛幻質已空浮生自誤子作此蕭槭語豈不令我等心骨皆涼耶四坐聞言悲顏色慘變燈光亦暗ヽ作綠色陰風颯然主人乃握生手曰茫ヽ塵世爾我徒爭寂ヽ夜台繁華何在袍笏散場之後撫心回首舊夢都非我輩今日作達已晚子於春草綠時定可聚首其際當亦同此感也於是衆客皆離席主人呼侍者籠燭送生歸生揖謝而別衆客亦紛然四散生甫行十許步侍者輒欲返生堅請其送至館侍者不顧生攬其袂不聽去侍者以手推生倒地作鬼聲長嘯而滅生怖極伏地昏去是夜生僕接生不見各處遍覓不得次早開門有人露臥門外十餘步滿身泥污視之生也急喚醒扶之歸氣息僅屬遂不得終場調治月餘方能起其臂被握處作青色終不差蓋夜間飲處即生所賃之寓也後某生次年三月中遂亾鬼知其不久陽世故戲之云夢園主人曰鬼工疊韻故亦不俗酸措大那得鮮此宜其受侮也

吾皖廣德建平等處奉祠山大帝之神相傳神為地藏之舅甚靈驗每年二月初八日為神誕辰出巡城市羽葆儀仗管籥金鼓焜燿喧闐舉國若狂神最忌豚肉而特嗜鵝於誕辰前一月比戶買鵝供祖先案前飼以精粲飲以清泉以鵝之壯弱卜家之吉凶家將興者往ヽ七八斤之鵝兩月即可銳長至四五十斤次則二三十斤倘銖兩不加增者則惟家之索不

蓄可決矣神誕之日各以竹刀殺鵝洒血釁神龜然後攜鵝歸腊而納諸糟中分餽親友遠道不遺至厚者三五斤其味鮮美異常雖金華乾脯松江驢膾不能出其右也鄉城皆有神廟寧國府全壇溧陽溧水高淳等縣凡與廣德建平接壤之處亦多有廟祈禱輒應尤精醫道神藍面赤鬚貌極獰惡各廟於神身之外另製一假面具每月逢朔望三八五十日期羣來請盼一巫以假面具罩面上據神案坐代神說法病者不須言語神能一、道其病源為之立方小極立瘥劇病三五帖無不全愈如係不治之症巫但搖首而已巫皆鄉民一年一更替神誕之日各卜以筶筶順即充當神巫其人素不識字罩以假面具便能握筆書方既除面具或問之茫然不解此其所以為神也尤精鍼法如遇難治之症輒命回家候鍼有某翁年逾七十素患痰飲夢中見神為鍼其右乳旁詰朝吐膠痰數升病頓瘥兩乳旁鍼處小孔儼然人皆見之又某甲患中滿腹膨脝如十石甕羣醫束手不敢立方甲固孤子其母再三哀禱神治淚皆成血神命飽飲蠶豆汁候鍼夜間甲果夢神為鍼其臍蓄水外注衾褥皆濕腹頓消而疾果瘳矣又建平某生頗負時名以歲試列劣等勃然一怒兩目瞳人反開白晝不能自見其掌百藥罔效不得已禱求神治巫為鍼兩太陽穴各出紫血少許立即視物如初大抵患在肩以上者或巫為代鍼肩以下者皆神於夢中鍼之真可謂神乎技矣凡求醫者各輸錢二百文半以犒巫半以奉神香火每逢禱醫之期自飯後至於日昳長日可盼六七十人如暴病往禱不當其期者則輸錢或相倍蓰或相什伯不等巫歲可得錢數百千文貧民多有賴以小康者故歲當卜筶皆懷覬覦得者設席張讌犒里具禮為賀互相稱羨不置然自卜筶以來從事斯役者類皆端方醇厚之人凡家道殷實與儇薄游惰者概不入選神於冥、中固擇維謹焉吾邑胡某為小東太守從子幼患骽疾每歲逢節酸痛異常醫罔奏功四十歲後加劇病輒卧牀累月不起殊以為苦因不遠禱求神治巫謂多年沉痾非鍼不可夜果夢神為鍼兩足心旦視茵席黃水淋

濟觸之膠手自是身體輕快如釋重負其靈異真不可思議矣已已春予如廣陵舟次當塗忽晤胡君年已逾五十見其步履强健勝於平時異而問之乃具述其縷覼如此叔平為予言神醫所取甚廉可以媿世之孳々為利者矣

禮園言

寶清幼侍先侍郎滇學政任時聽客談楊娥事先侍郎曰是可記也著錄於雲軺隨筆中隨筆僅一卷未成書作傳者幕容清江劉均也其傳曰、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為明黔國公家拳勇師有兄曰楊鵝頭藝尤精工擊刺蹤跳逾十丈能手捉猛獸計楊氏祖若父之藝無出鵝頭右者然與娥角輒負娥兒美甚黔國有所愛將曰張小武以勇俠聞年最少鵝頭以娥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蓋順治三年云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冬土司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奔楚雄娥夫婦及鵝頭從焉明年孫可望入滇天波奔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至滇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使娥夫婦護行時流賊四起道途艱險備至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逮於緬甸吳三桂索王急緬人懼執王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死之娥與張徼服逃歸昆明張憤恚嘔血死娥與鵝頭設酒肆於萊海旁居近西平王府側日施粉黛飾金翠靚裝豔服自當壚纖腰玉貌見者訝為天人吳藩帳下健兒及紈袴子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轟飲飲既醉以微詞挑之娥不為動眾疑易與輒以嫚語稍々侵娥々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捉嬰兒置諸狗竇以沸湯澆之眾驚起來奪娥以手略揮之悉倒地負痛逸去明日邀惡少數十人譟而圍其肆娥出立街中羣聚而薄娥々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眾頭上飛過立圍外眾相顧駭愕不敢動而散娥從容歸肆意閒暇甚三桂聞而聘焉納有日矣而娥忽中寒疾々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其居室小於斗一燈碧色涼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及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勿應就撫之氣息奄然鵝頭俯首而泣娥忽躍起推兄曰汝亦健兒何忽作如此態耶啟其襟出一匕首寒光瑩々娥左手把兄袖右手握匕首東向指曰三桂逆賊殺吾主致吾夫死絕域

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老賊好色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恥自眩冀得一當以慰吾主吾夫於地下今事垂成而死老賊命也復何言手長號數聲而絕猶握匕首怒目東指云夢園主人曰忠義節烈奮不顧身小女子乃能若此事雖不成而其人足以千古已

貴筑趙嵩丞宗鼎原籍安徽定遠自其三世祖興以指揮承襲至五開衛始入黎平籍嵩丞於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乞假歸為其母太夫人稱八十觴道揚州以後輩禮來謁談次告予曰先君子以名諸生久困場屋易簀之日戒宗鼎曰爾須奮志青雲以償我平生未了之願若違吾遺命由他途取功名即以不孝論宗鼎泣涕謹誌勿忘嗣舉茂才以家貧佐幕蒙滇粵諸大府甄叙微勞交章奏獎宗鼎則追維遺訓絕不敢存仕進之念專以習制舉業屢赴秋闈直至去年癸酉科闈中若有神助遂膺鄉薦是冬偕同榜四孝廉北上甲戌元旦行抵湖南清化驛宿旅館夜夢有人送觀天榜宗鼎中式第一百六十八名進士並告以係三甲翰林醒語四孝廉咸異之及三月應禮部試揭曉果如夢兆殿試三甲俾叨館選予曰此誠科名嘉話亟錄之以為苦心績學者勸云

江陰徐挹泉丈洞編脩為諸生時值粵匪踞江南挹泉避難如皋甲子夏亂平後挹泉歸鄉祭祖時鄉里甫定殘骸遍野其祖墓前有一女尸赤露於地挹泉見之惻然祭畢遂以紅拜氈裹之使僕葬於墓道之側是年冬江南開科徐入場而拋荒多時苦思不搆一藝天又凝雪燈影黯淡中忽睹號簾外一紅柱粗如合抱熒燭而立徐大驚瞪視之少頃而隱文思全湧一揮而就二三場亦然遂於是科登賢書徐心知女尸報德也乙丑會試後徐私語所親曰余今科不售矣所親扣其故不答堅詰之始告以此事謂今歲場中未見紅柱是以知不售也榜發果下第戊辰出場即欣欣自命必得同人訝之有知其事者問之則紅柱又現矣遂捷南宮入詞林人以為惻隱之報云吳禮園言

張丹叔太守言其令霑川時邑有陽生名成萃幼失怙

恃壯娶妻生子一日閒遊阡陌間見二女一約十六七一約
廿許皓齒明眸光豔奪目絶世姿也疑遠近無此佳麗迫
詢里居語言婉順自稱仙居蓬萊邀生與遊生喜從之出吉
莫靴促生履二女挾之以行舉步捷若御風俄至一處樓
閣巍峩門懸金額書總魈女王四大字有青面戟牙貌猛
惡者二守門入重門階下排列翠盆數十皆鳥獸魚龍形種
植奇花異卉目所未覩再進則院宇深沈廳事陳設古玩壁
懸古人字畫中堂大階兩旁有池水作紺碧色二女引至內
室有婢促生沐浴更衣服皆古制時裝頃侍婢傳呼王來有婦

淡粧素服年約卅許生俯伏拜訖婦曰若阿婆壞得
佳客來幸甚弱息二人與君有夙緣願奉箕帚今夕
佳辰可配君子遂命侍女布几筵須臾水陸備陳笙
竽雜奏獻酬交錯酒闌聽鐘鳴數聲侍女秉燭引入
洞房中筆墨珍玩皆精良香茗醽醁隨呼立至生與
二女皆定情焉居月餘生思歸女許之囑勿輕洩令
易來服仍著靴遣侍女送之頃刻至家家人詢向何
往生不以實告旬日後忽聞門外車馬喧闐有侍女
三十六人排隨入皆穿各色繡金褲青繫綠帶赤其

上身手皆毛腳出如勾曲一老者雪髮白鬚乘朱
鬣白馬自言奉女王命為兩公主作柯人促生登車
輿鹵簿簇擁履空而去回視靈邑城郭西峰山歷歷
在目瞬息至宮闕登堂拜女王執子婿禮大開筵宴
每食必以麵生詢其所以答仙人不穀食也生偶出
花園閒眺有山左右環列寶光陸離近視皆黃白物
轉步見一幽室推門瞥睹骷髏數具駭絕奔回問女
答云無之挽生同視則向所見枯骨皆變為珍玩矣
女誚云酸子見財心動遂至呼子之不良耶生歸家

頗懷疑畏家祀灶神頗虔一日忽現形謂生曰子遇
邪魅且將不利教生書符削桃劍懸之門首婢來見
符卻步少頃女椎髻戎粧率諸婢來怒詈不已旋來
青面戟牙者索生戰生倒地為所縛而去婦數之曰
窮措大得錦衣玉食有何不足妄信神言遂不顧香
火情耶命鞭撻之生哀懇請罪始釋夫婦和好如初
未幾大女舉一男不告生棄之生見女室金銀山積
屢索分惠女云如能虺蛇叶夢黃白任爾攜去若弄
璋不爾與也往來數載習以為常女有招先數日即

閉口不能言飲食寢處皆極人世所無惟入門不見
日光及告歸必遍身搜檢不令攜帶一物為可異耳
先是生赴友人飲樓中酒興正歡忽聞叩門聲生開
門知女來邀遂偕去友驚異奔告生家生妻答以無
憂當自歸也是日離城數十里高田墟演戲有人見生
在焉女每戒生言勿輕洩或向人畧談即喑啞獨與
所親全魯帆覼述不置丹叔益得之於魯帆云

山陽丁仲山觀察壽祺生平不入城隍廟人頗怪之其父倹卿先生歿里俗六
虞後必焚靈牌於廟觀察初不欲往繼以戚鄰咸在不得已悵悵去甫入門
即若有所見絮語不甚了了但聞觀察云久勞盱注當即去家人知有異
急扶之歸遂患外症醫藥無救瀕危時其夫人哭之慟觀察忽張目曰卿
毋然余久當赴山東視事以老親在稽遲至今明日某時赴任然暫往他
日以事至淮尚可歸視尓等夫人指其棺衾曰君既可復歸此等物當即
棄去觀察笑曰卿愚矣所謂復歸者精靈耳卿顧謂吾不死耶言次
處分家事一如平時及期而歿先是觀察有僮某甚愛之歿後家人或
夢觀察曰地下無人伺候當呼某僮來某僮之母駭甚跪哭觀察靈前
曰家止此一兒老爺將去老婦無以為生是夜某僮夢入一署堂上一朝服
官據案視事諦視之主人也趨前請謁觀察曰子來為何尓母乞尓矣
當令庄戶某兒來代爾爾歸語主母貂腿馬掛一件在某笥中家人不
知也僮醒以告夫人檢之果不謬遂焚以奉觀察再訪之庄戶則某兒
死矣清河吳稼軒比部云此事予久聞人言嘖嘖適董策三就敦善書
院之聘屬過袁浦訪之果與人言無異惜當時其夫人倉卒間未問山
東何郡邑何神耳然觀其攜童以去其母乞之即另易一兒是碌碌者
之死生無足輕重冥間不必皆有簿籍可稽亦與陽世之烟戶冊等豈
不泛信哉

# 夢園瑣記

七

稚雲言杭州某生妻故子然一身又多病因僑居僧寺。有小沙彌師事之。並供使令焉。一日為瑣事以夏楚擊其額角誤中太陽沙彌倒地氣絕。幸無人見。即携貲適往金華山中古剎披剃為僧。清修梵行。寒暑罔懈。閱二十餘載。竟能前知。一日謂其徒衆曰明日當有兵至。內一武弁與我有夙冤。見我必抵死相鬭。我願判軀殼。了此一宗公案。爾等慎勿勸阻也。次日清晨即獨坐山門外以待未幾有兵數人登山覓茶飲僧延之入。嗣一武弁橫鎗躍馬而來。見僧即怒。以鎗刺之。僧曰我先解衣請君洞腹可耳。遂解衲袒腹而坐。武弁睇視良久謂僧曰。人莫不畏死。我欲殺爾。爾何以不求我。乞明言其故。僧以二十年前事告之。曰將軍即沙彌後身。今相遇報復。我可以了此冤業。得歸淨土矣。武弁曰果如所言。爾斃我是無心。我報讐是有意。從此報復相尋迄無已時。不如竟作罷論。僧長跪堅求速死。武弁固以為不可。二人遂抱持不釋。一時兵役僧徒相顧駭絕。無從分剖。始則口中叫號不絕。未幾而兩人喋無聲息。羣見玉柱下垂。一僧一。弁。咸。怛化矣。夢園主人曰兩人者。皆善解冤。所以立。地。成。佛。也。

謝夢漁給諫增奉其母太夫人扈歸邦上。一日過予述別後事。慨然曰予向無骰疾。庚午十一月十二日右骰忽痛。是日正觴客。：贈遼東熊油虎骨膏貼患處。痛愈甚。次日即不能起。延醫投温暖之劑罔效。漸至不能飲。日食。夜不成寐。迨十七日精神委頓。求死不得矣。十八日亥子之交。陡覺痛稍減思眠。實未能閤目也。恍惚間見二皂衣人持名刺來云。使者傳請。即

隨至一處。若大府公署。棟宇崇閎。有人導入大堂之側。廳事九楹。予憩於炕。而皂衣人不見矣。斯時痛定腹枵。呼無一人應者。起行腰腳如常。遍東則旁舍二楹。空洞無物。遍西亦如之。室內設大几、陳筆墨書籍。予細其一冊。大似國史館書。繙閱之乃紀庚午以後大事。凡二十餘冊。予甚欣然。據几甫視一頁。而皂衣人哭至云。欽差大人已來。予回顧見一人幅巾便服。非塵世裝。皃若羅椒生先生。即將書冊取置原處。拉予至中廳坐於炕上。曰。老同年不識我乎。我非羅惇衍。乃薩大年也。爾我同年八十九也。予只得強與周旋。擬趣其速去。俾得飽看書冊。薩公忽曰。此間弟乃主人也。有一言奉告。閣下今已死矣。予聞言哭失聲。自思老親在堂。家貧子幼。痛苦萬狀。薩曰爾勿慟。我送爾歸。予知其非常人。伏地稽首謝之。薩掖予起坐曰。尚有言奉告。爾之病已深。爾歸去如何求活耶。予家三世習醫。今以方為爾療治之何如。因舉筆書乾地黃六兩。酒洗當歸身四兩。酒炒白芍三兩。牛膝一兩五錢。予曰平日尚有肝氣痛之症。薩曰可加沉香五分為引。然亦可無須也。此方藥劑頗重。須用大銚煎成數盌。分三日服之。從此新疾除。舊疾亦除。若減一分藥味。則此時雖痊。日後再犯不治。予唯唯、乞其速送歸。薩云尚未進茶、至予嗅之味甚惡。不敢飲。旋起同行至堂下。見楹帖云。大福將至。天牖其衷。大福將至。天奪其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薩曰尚該括否。予欽佩無已。行至左廂。見中懸一額云。△德。墻壁間掛五色木牌無數。右廂亦同。不知其何用也。右廂額云知足。甫出側門。而冷風刺骨。予毛髮悚然。薩公笑而言曰。此間向來如此。不足怪也。遠睇儀仗鹵簿羅列半里餘。予叩以大局世事窮通禍福升沈生死。均不答。行至儀門。薩公駐足。予云既承厚恩送還陽。務乞略為指示一二。以開茅塞。薩云若問為官、之大者莫如宰相。此二年內六宰相皆當出缺。況其他乎。世事如白衣蒼狗。變幻不測。不過一瞬耳。老同年勉為孝子忠臣可也。他日再見。一揖而別。哭見二皂衣人來掖予出府門。不及回顧。已還室中矣。而躰痛益甚。延至天明。擬取懷中方市藥

探之杳然幸記憶未忘如法煎服甫服一盌而所患若失眠食皆安三日霍然而癒精神更健目光尤覺倍明先是諸同人來視疾者無不悽然及見予忽出門謝客告以冥中事咸為舉手稱慶第所見所聞原不敢盡洩於人獨十九日宋惠人親來看視直予甫歸即告以罕相數語遂致傳播春明予甚悔之也

夢漁又言今年元旦出門拜客途中突見二皂衣人心知不祥亟命駕返至夕甫就枕則見二皂衣人又持名刺來邀予出門至一公署詢之曰刑部也堂下先有二人俳佪佇立視之似是京朝官卻不相識皂衣人曰候大人升堂同謁見詢以行何禮節曰如司官見堂官可也俄聞傳呼曰大人升堂矣予與二人同登見堂中坐古衣冠者吾輩向之一揖渠即離坐拱立曰此間因辦二十餘年積案請三君來襄其事二人者唯唯予則心知其異因辭曰給事中由翰林轉御史不諳部務難以勝任古衣冠者笑曰此間公事皆按部就班毫無情面不比都中部務也予又辭曰上有老母年逾八旬不忍遠離鄉下乞憐閔之聞予言似為首肯曰須為君代奏次言見堂東室內復有古衣冠者掀簾而出此公即趨迎曰大人有何事見諭曰謝夢漁係我同衙門渠實有八十四齡老母煩君為之代奏以遂烏私此公曰諾予送視絕不識其為誰某也因命二人者即往治事獨告予曰吾即為君代奏如能邀準吾即遣役奉告否則以十九日為期再於此相見矣命二皂衣人復送予歸醒而悲慟從此句當身後事與戚友作書訣別至十三日果病四肢如火灼不能飲食然猶幸行動不異平時迨十八日音問寂然心則大恐以為死期將至矣十九日夜臥於牀瞥見二皂衣人來云敬喜予駭而亟問之則云王大人已為奏準遣役等來報知也予聞言病遂若失同人咸慶再生乃不意莫春痛遭先慈大故銜恤南歸復得與前輩相見於此誠不幸中之幸也夢園主人曰聞君二說使人五內怦怦孝可格天君之後福豈有艾耶

禮園言寶清閻崇川楊述臣曰鄉賢孫天士二十七喪偶終身勿娶閉戶讀書人罕得見惟敬服蔚州魏

敏果公曾往受業今寒松堂集有祭文爲幼時應童試有相者決其年過三十必死因力詩功過格勿輟凡利濟之事必勉成之後復遇前相者熟視之曰子有陰德不獨延年且獲福矣既通籍宰晉之太原縣太原爲山西大缺今此者率精明强幹之員先生以書生初仕即得是邑甫下車先裁陋規從費日用諸物給直皆浮於市價爲山西民俗强悍太原又衝繁鉅地三晉之間盜風最盛先生獲盜初訊之盜不承先生撫膺太息無以處之幕客謂先生曰以夾棍夾

之即承矣先生大喜次日升堂招前盜至謂之曰汝不承我今有以治汝矣遂大呼夾棍隸乃夾盜負痛大叫先生坐上見之大哭暈去灌救許時始醒亟放盜而謂幕客曰吾實不知夾棍是何物誤聽君言用之不令彼痛死耶終夜傍徨盜感其仁心遂自吐供自後有犯法者必實首曰吾不忍令官之哭泣徹夜也盜蹤爲之頓止宰原二年原以大治上游器之首推卓異而任內格於盜案有得逃盜藏匿之處來告者得之即可越升先生訪知其人歸田久且悔罪

惻然曰渠既自新即不得謂之盜矣欲圖升官乃忍以人之性命爲交易耶遂弗捕先生之治獄尤慎重人命按驗多所平反常曰文忠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恨矣故每一案必原情度理沈吟轉側多竟夜不交睫爲獄成後因食悉出內署冬給絮衣夏清汗穢無事時即至牢中親自檢點給諸囚飲食故無枉無縱即至臨刑猶稱孫佛爺不絕國初時民人投旗例取有司印信先生多執勿與有貴人游晉見原人女兒美强納爲妾先生率役破壁取之貴

人慚且怒嗾晉撫以他事劾先生先生掛冠歸後囊空如洗去時有有舊絮襖加補綴著之里人哂其陋先生笑曰請君視吾囊橐若有此之新者即請奉贈何如時先生兒子伯文隱於僧在吳先生作道家裝與之偕隱爲時西人來通者聞先生雲游歸告其鄉原人之士人寄詩曰萬緣空盡况浮名去國真如一葉輕竊意尚從邱壑老何期遠逐水雲行千巖花雨游蹤杳一片秋心對月明獨有門墻諸弟子他年何處訪先生先生卒於吳伯文奉命以儒衣冠歛爲伯

文亦返初服夢園主人曰如先生者以誠感人盜皆自首真可謂循吏矣

叔平為述粵東盧進之刺史言向忠武弱冠時隸楊忠武戲下為孩兒兵楊公嘗謂衆曰汝曹皆不過參副之才他日能任專閫獨當一面者其惟向某乎故平居輒教以紮營出隊之法後向公用兵壹遵公訓粵寇之變向公每戰必身先士卒楊公本脩髯臨陣則編成辮向亦如之嘗與賊戰罷歸營時自卸戎裝襟袖間砲子落地振振有聲每謂人曰我用兵不及楊公惟不怕死差堪追步耳自言少在楊營所見怕死者往往不能免死而不怕死者反多不死且能立功成名可見死生有命怕死無益也公在粵西時賊常夜中使人刺之則見楊前有黑虎守衛輒駭而遁公自以年老留意將才而苦無其人會張忠武陷賊中公嘗與戰見其用兵有法心甚愛之乃使同鄉張刺史往說之曰足下抱非常之才乃為賊所用向公見君用兵有名將風如肯反正當聞之 朝廷破格錄用千載一時機不可失願早圖之張公瞿然曰某屈身賊中非其本志煩歸報公詰朝陣前當棄甲投誠立功自贖並折箭申誓以明無貳刺史歸報向公大喜明日對壘張果棄甲來歸向公降階握手曰老夫望子來久矣自脫所着冠戴張首曰老夫此席終當屬子子其勉之張感激涕零叩首言曰某不肖悞陷迷途蒙公貸其一死自今以後如公有命湯火不辭倘有貳心天誅地殛向公大喜推心置腹相見恨晚初張之來歸也其黨歸報偽東王楊秀清笑曰詐降也張某素狡獪不圖向某老將竟受其欺汝曹識之不日必取向某首級來歸方知吾言不謬衆問何故楊笑曰爾曹何太愚張之眷屬在此而肯真降耶衆乃歎服顧或見向公待張坦白無疑寢食與共心竊慮之密諫曰張某信是有用之才但其眷屬尚在賊中不可不慮公沈吟不語少選張入帳公屏左右笑問張曰老夫固不疑子顧或有謂子詐降者張憮然曰公得勿謂小人妻子尚在賊中耶公笑曰良然此或之所以不能無疑於子也張嘆曰大丈夫欲建不世之功而顧悻悻然繫念妻孥是庸奴也詰朝賊

必請戰當痛誅之庶可白小人之心矣公笑曰子言是也詰朝賊果來請戰公遽以先鋒印畀張曰請以屬子此戰若勝衆即可知子之心而不滋疑議也子其勉之張再拜受命既與賊戰賊固謂張詐降但轟砲而不實以子張知其意故以旗招之使近遽燃大砲擊之賊軍覆沒殆盡楊遙望之詫曰噫張某果降矣乃縳其妻孥於高處以脅之曰若今投降竟不顧妻孥耶張厲聲答曰我昔不幸為若曹所汚今既歸正誓當立功報國身且不顧又何計及妻孥我楊賊大怒立命行刑張妻與二子俱被害張歸向公太息而慰之曰今日一戰衆可以諒子之心然子之妻子苦矣乃為其妻子請旌於　朝並笠日而以兄之女妻之

進之又言其同鄉張忠武公少讀書未成棄而學武身長甫及中人而氣雄萬夫在賊中時羣推胡張蔡戴謂之四虎胡忘其名別號所謂鐵公雞者是也蔡名應龍戴亦忘其名四人者意氣相投誓同生死張既歸正密招三人同降蔡與戴果接踵而至後皆佐張公屢建殊勛俱先公陣亡殉節惟胡梗頑不化自矜技出張右思欲得而甘心屢索戰向公恐張非其敵時尼止之他日胡又來索戰張大怒曰胡某猖狂太甚小子誓不與兩立矣力請戰再三阻之不可既與交綏相持良久胡忽大聲謂張曰爾我昔為兄弟今為仇敵今日之戰請各停鎗砲下馬徒手並較拳勇以決雌雄如我勝汝即不必言如汝勝我當即順首投降願供指使未知汝敢否張笑答曰甚善甚善有何不敢蓋胡身體魁偉頗有膂力張則短小精悍蹻捷過之二人乃下馬各着短衣徒手對搏十餘合後胡急欲勝張驀作雲鵰翻身勢握左拳橫從張右頰撲來張急作猛虎出穴勢低首伺腰出胡左腋下將反肱以探其脅不圖胡將身下蹲遽將張擒住猝不能脫我兵見張被擒紛紛潰竄胡得張喜甚不暇窮追挾之上馬而馳我兵歸報向公大哭失聲曰小子不聽吾言致罹此禍是天喪予也夫正悲慟間忽見張公得意揚揚手携人頭屈一膝大聲呼曰小子伏　朝廷之福我公之威特取鐵公雞首級來獻請公

驗。之。向公驚喜交集。驗之果然。笑問其故。先是張有匕首長六寸許。淬以藥。刺人見血即死。每戰藏鞾中以備不虞。今與胡搏。故今挾之上馬。乘不意悄出匕首。揕胡腹。墜馬。遽殞。乃拔胡所佩刀。決首而歸。張具述纏鬬。合營聞之。無不咋舌嘆服。自胡伏誅後。醜類均。非張敵。賊中為之語曰。不怕千隻狼。只怕一隻獐。：即謂張公也。後每戰聞張至輒不戰自潰。我兵多有。假張旗幟以敗賊者。張公折節下士。時以讀書未成為憾。軍暇輒臨池學書。尤喜作擘窠大字。得顏柳遺意。向夫人為忠武之兄女。幼讀書曉大義。于歸後。閨房書籍羅列。常取孫吳司馬法等書互相討論。並舉經史所載軍旅之事。參究機宜。商榷得失。唱隨靜好。居然有敦詩書說禮樂之風。為盧刺史在張公幕中久。述公軼事甚詳。姑錄其大略如此。夢園主人曰。非楊不能識向。非向不能識張。三忠武後先輝映。功業彪炳。雖張之以死報國。不及楊向令終。而其忠武則一也。安可以成敗論之耶。

齊王鎔為予述其同鄉友張志存仁所記四則其一云

婺源西甲之北張某年十六而卒。聘吳氏年相若。未娶。翁姑憐之。使人告吳父母。勸女他適。女曰。夫無兄弟。翁姑哀老。女既字其子。不能不代奉雙親。意欲盡婦職。三年。然後再惟父母所命。父母然之。遂歸於張。女侍奉翁姑。以鍼黹助甘旨。數年翁姑下世。竭力屏當殯葬盡禮。父母再勸之嫁。女曰。我若再嫁。何以對翁姑於地下乎。遂以死誓。吳之族叔閔其貞孝。為立嗣子德祖。市木於楚。咸豐二年。賊犯岳州。擄德祖至五年始得逭歸。人以為其母貞孝之報。母為娶婦李氏。婦亦能盡孝道。迨八年賊犯婺源。吳母率子婦避居山中。聞賊將至。母命子婦遠逃。子欲與俱。母曰。子速去。以延吳門一綫。吾老矣。毋以累汝也。子不得已。偕婦遁入深谷。賊至。母罵賊而死。年已六十。子婦倖免於難。貞孝節烈。吳母之德備已。

其二云。沈公衍慶。池州石埭人。為鄱陽令。歲大水。民之死者無算。公倡捐廉俸以振災黎。苦不足。遂勸諭四鄉紳富。竭力輸將。得免鴻嗸之歎。斷獄廉明。公正無枉。無縱。雀鼠胥平。民皆戴若二天。為粵賊犯鄱陽。公募

漁船數百為水軍屢出奇計破賊ゝ不得逞厥後賊大股麕至衆寡不敵城陷之日公以身殉之邀卹如例夢園主人曰惜不得其死事本末為之立傳也

其三云予在鄱陽陷賊中親見同邑東鄉程姓父子被擄子年十一父伺隙先遁為賊所覺將殺之其子大哭跪於賊前求代父死賊憐而宥之後皆得脫又見牛頭山村ゝ皆劉姓賊擄一少女至欲犯之女不從賊中有邵姓者怒而大呼曰殺之可亂之不可汝若行强吾即殺汝於是賊牽出殺之女至死罵不絶一孝一貞皆予所目擊者也

其四云婺邑北坑頭匠作潘某在長溪脩何公祠從屋上墮於地傷尻骨遂成殘廢行乞於市者三年一日至長林得斗米百錢遂欲還鄉行抵船槽嶺夜已四鼓見有二人先在茶亭內潘至二人匆ゝ行遺金於地潘取而藏之無何二人復返覓金不得神色慘沮潘詢其數相符即擧全還之失金者以其半贈潘潘固辭不受歸家月餘有一少年醫者至其村自言百病皆能醫人不之信適潘過其處衆指謂醫者曰若能醫否曰能遂出藥予之曰服之即瘥當以錢一貫謝我遲一月來取潘諾別去服藥果霍然而愈行動如常人因措錢二貫將以訓醫ゝ竟不至人咸以為還金遇仙云

禮園言通州丁左山先生名宿也試禮部不售相國某延之課其子先生督訓甚嚴不少寬假相國敬之未幾丁艱歸里甫逾年相國奉　命治河至揚州先生往謁之時相國尊寵用事性又簡貴驕倨江南督撫以下奔走匍匐望帆影而馳至舟側不即見屢候於岸旁喘汗相屬時ゝ刺探起居狀先生徹服從一小奚夾侍人中以半刺投入相國一見即衣冠登岸迎之諸官肅候兩岸皆滿督撫至前欲有所白相國不顧徑至先生前執手勞苦相攜入舟諸大僚目瞪心訝不知何許人也談良久家人稟督撫伺應久矣相國笑曰與君暢語竟忘此輩謂家人可傳語明日來見今日與丁先生作通宵敘不上岸矣傳語出衆大僚始轟然散去次日相國持一書謂先生曰昔日在書房服侍先生之僕今蒙恩放湖北鹽道矣茲諭

其敬先生三萬金可往取之也先生笑受其書歸而大之人問其故先生曰吾為相國客而取金於習伏侍之僕耶後先生計偕復至都居相國家其僕來叩首先生撫其頂曰汝今已作方伯乎卒不言取金事相國終不知也先生與陳文勤公世倌為同年進士未第時即過從至密陳公初不能詩先生語以唐人律法朝夕倡酬遂工詩及先生宰扶風時有邊警將軍某過境索供具不應怒甚會總督將劾奏之摺已發矣適陳公奉　命讞獄秦中過縣先生出迎握手話舊良久問至縣署幾何先生對約二里許陳公曰吾輩有公事不能常聚今宜屏騶從儀衛攜行至署以少敘契闊可耳時督撫將軍以陳公重臣出使又因巨案　天子震怒恒惴惴為是日請　聖安畢覘陳公意向所在見陳公與先生步行諸大僚悉徒步陪侍同至縣署讌飲二日而別陳公指先生謂督撫曰是吾師也亦相國某之上賓文章政事公等當亦知之督撫起應曰荐劾已發矣陳公拍手曰何如我知公等精鑒不謬耳督撫與將軍歸後星夜作荐摺專足追至良鄉易劾奏而回夢園主人曰惟其有品是以有學先生貴乎尚已凡世之有學無品者讀此能無汗下耶

禮園述王秋塍言禮部貼寫周潤齋浙江人小楷絕工傭書度日亦時間作小詩楚楚有致居虎坊橋東浙紹會館一日夜卧方伏枕忽見有皂袍者二人推門入其一年約四十許高顴廣顙濃鬚髯其一則少年也周起拱揖各通姓氏坐定後年長者謂周曰久飲香名夙欽風雅特來相訪願快觀近作一二以資眼福周因出稿相示二人並坐吟哦至得意處亦同聲贊賞間作評語俱當周意因與周極論古今體之源流得失娓娓者久之臨出謂周曰幸得知己聊慰客懷君不厭煩當頻來集也一拱而別周蹶然而醒窗紙發白喔喔雞鳴矣次夜復夢二人來晤語益狎長者手出一冊向周曰知君工楷法欲以筆墨事相煩可乎展視之乃爾雅注疏也約五十餘頁諾之復談良久而寤如是者數夜周於夢中為鈔寫二人在側或自相談藝或與周語脫略形迹若舊雨然初周以

屢夢心頗恠異至是如得良友入夜恒夢是尋矣一夜周語二人曰此間如我輩之好為冷淡生活者兄等以外尚有人否少年沈吟久之曰有明日當偕一人來次夜果見二人至所偕者則一二十許女郎也衣淡紅衫裏白領巾上繡折枝墨梅花丰態嫣然二人論詩時或參語終夕無一言近狎臨去時手紈扇一柄謂周曰乞君寫庾信屏風詩周為精作小楷畢女郎微笑稱謝者再與少年同去周出戶送之見手援西牆挾女郎一躍而過夢中駭其為盜也遂驚寤

次日為同舍述之同舍勸其遷避而夢亦頓絕越兩年周於東興居小酌突有一人來與之同席慰問殷至似曾相識而卒然不能記憶見其狀甚熟赧於通問臨行其人為之償酒值周不肯其人曰前曾奉求法書至今耿耿一餐之敬亦略表寸心耳周方追憶間而其人已瞥然去矣細思之即夢中年長者也夢園主人曰人耶鬼耶迷離惝怳吾不得而知之矣

禮園述蘇州戴植齋言吾鄉先達沈文慤公歸愚先生家素貧年逾不惑猶訓蒙餬口顧立品極高非禮勿動曾在木瀆鎮某紳家設帳訓其子弟紳之幼子最所鍾愛入館時恒令一婢抱之來即伴其讀年餘先生未與之有一語問答也後某紳以婢年長將嫁之婢痛哭覓死紳謂之曰汝雖戀主恩奈年已及笄標梅之期至矣今所擇之壻幸能自力農畝布衣蔬食足可溫飽一生為汝計亦良得如不願事農夫兒則選壻有聰肯娶汝青衣女耶婢良久始答曰自知命薄墮落此身惟嫁夫乃一生大事第一須擇人品必欲婢嫁有如沈老相公者則不敢逆主命矣老相公

吳下誇語年長之稱也先生時適喪偶聞人道此語慨然曰落拓半生不逢知已青衫塵暗布被風淒妝犢子雖欲高歌誰家紅顏女肯嫁此白髮翁乎不謂巨眼英雄乃出自屏風後立輩也欣然納聘娶為繼室焉歸先生後琴瑟和調女親操井臼兼善治生先生安坐讀書不復到處筆耕矣不數年先生捷南宮入詞林受知 純廟晉位宗伯女則 誥封一品夫人先生告歸後優游林下舉案相莊齊眉者四十年先先生歿所生子女皆貴顯吳中至今傳為佳話云

夢園主人曰何物青衣能識老相公於未遇之時無恠先生引為知己欣然納聘也

禮園言有周翁者居於泰興之青鎮家中善養蠶每春月必收買舊書本以裱糊蠶箔一年於亂書中得一帙已破碎矣細繙繹之悉勅勒之術符咒皆有具惜首尾不全惟中有召蛇法一種畫符念咒之法悉備翁勤心習之半月而成每於暇時輒召蛇為戲一年秋收已畢禾稼登場農隙人閒一無所事隣里聚談及周翁之術皆欲觀之謂翁曰君每次召蛇俱值春夏啟蟄之時未免數見不鮮今萬物蟄伏藏蛇虫絕跡子能召之俾衆人一觀始驗子術之神也翁時酒醉又為衆所慫恿乘興登壇仗桃木劍指揮呼叱少頃陡覺天地晦陰腥風大作見遠遠有白線一道約長里餘蜿蜒而至視之則大小蛇啣尾而進巨者若桶細者若箸長者及數尋短者約寸許到壇下皆俯首不動虬結成一巨堆翁仗劍赤足登其首以劍指之蛇堆轟然而倒翁復至壇上衆蛇遂四身散去翁四周巡視見一小蛇盤於壇下翁以劍觸之驟長數尺一轉瞬間已暴長丈餘仰首吐舌勢欲吞噬莊農駭然失措翁嗟曰孽矣汝輩團嬉戲致蛇妖來奈何翁口中急誦咒語以桃木劍力斫之蛇終不退翁乃使人喚其婦來令其手持廚刀跨向東屋脊授之口訣坐屋脊上以刀亂揮蛇跳擲良久化鮮血一團翁歎息曰凡戲無益今幸免安知後來不較此更惡耶遂焚其書終身不召蛇夢園主人曰諸蛇皆聽指揮小蛇獨能為厲患不在大其信然耶

研香之尊人文靜涵廉訪海昔官江右牧令有政聲因積勞引退年未五旬在京養痾終日嘔水數升醫家皆束手廉訪之長女雲姑發願誦高王觀世音經一萬卷祈父病痊終日奉持不懈一夜廉訪夢一老姥告曰汝之事業尚多吾為汝去病出紅藥三丸令吞之晨興嘔即止午後入內室定省見長女香花供奉跪拜佛前詢之衆云今日雲姑誦經數滿正訓神耳廉訪因述夜間之夢益信薩菩有靈越三年終養事畢復出山官至山東按察司壽七十二歲舊病終未發也雲姑歸張氏復因母病割臂和藥以進立瘥

其夫殁於長沙軍營侍姑至八十餘撫孫讀書尚逾六十尚強健純孝格天足為女宗之式已

禮園言泰興口岸醫者朱子惠向居常州其母自幼常夢有一短衣人執刀怒目而視以刀擬其頸追而殺之醒猶駭汗不止或謂之曰後夢中如再見之可問是何冤孽母如言問之短衣人叱之曰爾忘順治三年事乎與汝交兵汝殺我我不怨汝剝我衣使尸暴露為狗所食此仇可不報耶後常州為粵逆所陷母已出城忽忘攜簪珥數事堅欲回取行未里許見一短衣人持刀追之母大呼曰夢中短衣人至矣遂為所害復剝其衣焉

禮園言李月壺真人相傳為雷部莫賺判官也吾鄉徐道士云真人以過謫降通州幼呆憃無知出家於元玅觀為道士與道侶夏開之同往江西龍虎山學法夏學未久即歸故劣於李郡東廂灣子居民妖據其室踢擾不已延夏禁之反為妖所侮即邀李禁治李建壇作法如前俄而空中擲下一羊頭甚巨蓋老羊之魅也自是妖息西門淩家潭有鮮魚多年為妖能覆舟攻岸為人患衆遂延李治之亦平李最喜賭一日方推牌九適人以妖魅告者李即以天牌一扇與之曰汝第供於家妖即自絕其人持去果然是年通州大旱刺史使小吏延真人李呵之曰爾主人何不來耶刺史聞之親往拜謁禮請真人諾之刺史問築壇於何所所需物件若干助執事者幾人李俱不用即令人設一大几於城隍殿前香一炷淨水一杯而已用墨筆書表奏天字畫端楷文理精工倏忽之間已盡數紙就香爐焚之如是者三日時正六月下旬火傘撐空纖雲不綴衆官皆揮汗乾暍欲死直至第三日午時真人大呼曰請諸公接雨刺史及衆官皆跪真人戒曰毋輕起毋妄語犯者雨立止也呼時赤日如烘衆官跪後忽見有烏雲一片自西北隅而升少頃雷電齊作大雨滂沱矣跪者衣襦皆溼淋漓遍體頭足悉濡若為諸公洗宿垢者一吏目跪在後低聲曰也彀了應時雨止四野霑足矣

臨海陳冠峯曰天台山者吾浙之巨鎮也自孫興公一賦而後石城霞起瀑布飛流騷客詩人讀之神往

又有劉晨阮肇采藥芳踪流水桃花神仙眷屬至今恆艷稱之臨海有程姓者産僅中人性癖山水年過三十奮志出游聞人云及天台之勝輒結伴同往挾濟勝具凡可至者皆偏歷焉一日至石梁程褰裳欲渡山僧止之曰居士勿急此去約十六日程可到其間深泉叢木絶壑窮巖怪鳥駭人異獸當路居士須逢庵即住日出始行否則必無止宿處也程聞言決意欲窮其勝招同行者共去同行者皆心怯不敢前程遂孤身獨往道中朝嵐夕照異草奇花雲物獻姿

# 夢園瑣記

八

龍溪又述四則其一云廬州府署後樓五楹舊有狐居歷久扃閉無人宿者先君子守郡時老僕吳斌山東人習拳勇自負膽力欲覘其異襆被往宿四顧寂然絶無聲欬甫欲睡聞鼓聲如雷自枕中作隆隆貼耳不能成寐起坐即又不聞卧則復作凡三夕未交睫倦不能支遂不敢再往夫實偪處此勢所難堪乃不動聲色以游戲遣之狐亦黠矣哉

其二云山東濟南府某村天齊廟香火極盛每賽會百戲雜沓傾城出觀道光丙戌劇場不戒於火廟全

燬觀者盡付焚如死者以千計數月前村中一老儒夢至冥中書冊籍醒以語人或戲曰是殆天榜有子名否老儒心動及夕又夢往書潛以己名竄入冊尾於是自命桂籍有名恒向人誇詡演劇之日方携幼孫往觀甫至廟門孫忽大啼返奔至家乃言見無數奇鬼手繩索入者皆被縶頸纍纍如貫魚故怖而歸也已而火作隣里死者甚多老儒默憶皆冊中人也大為悔懼既思劫數天定自署之名或不足算置不為意會戚黨有死者皆其屬往覓骸骨至為屍氣所中暈仆焦土中眾急救之氣已絕矣

其三云淮陰邵孝廉言康熙時有相國某公善相馬侍衛某亦善相馬公常自言能知馬之所自來同列或戲之曰公非馬安知馬之來公曰子非馬又安知我不知馬之來時西陲進名馬　上皆命公相之選而後列之天閑侍衛不得與心竊不服思有以得其間而難之然公相馬無少差久之西陲又進馬公相訖一馬極神駿而不與侍衛私喜曰吾今有以難相國矣往謁私請曰公昨相馬得無小失乎公曰無之曰若某馬何以不與公笑而撚髯曰汝所言若馬乎若馬房星降精乃天馬也豈人所能羈控乎侍衛者默而笑公曰汝不信試取而於夜間觀之侍衛牽馬去置於廐馬不蹄齧而羣馬莫敢伍不食芻豆惟日飲西山泉一石夜二更馬輙於廄中仰天長嘶三四聲而止約四五日一夜纖雲四卷星月交輝馬仰天昂首長鳴四蹄跑地作蹀躞狀愈鳴愈高良久嘶聲接天吐白氣如虹一躍騰空而去明日往謝公曰馬竟何如侍衛歎服

其四云三十里馬者奇馬也臨湘許令畜一馬驪而銀鬉雙瞳夾鏡蹀躞如雲非許莫能騎他人近之蹄且齧然許亦僅能騎三十里而止過則易騎不相強也一日有隣縣巴令者過而飲酒酣言及馬巴意氣自負曰僕最善相馬請偕往射圃觀之略一審視輙請騎許與幕賓止之巴揮手曰我最善騎何懼為於是易短後衣著虎皮韡攀鞍竟跨馬殊聽從往來馳驟巴大喜於馬上揚鞭顧盼而謂許曰此天下之良馬也非僕則誰能知之既下遂以紫雲請許欣然並

圍人騰之洗蓋更酌皆為馬得主慶且賀巳曰將來風雲際會所謂與人一心成大功者非此馬也耶巳大喜滿意以去逾年許正與幕友飲前圍人忽至曰馬死矣詰其故曰巳公得馬如得龍每出必騎每騎必十餘里或二十里久之二十里餘公輒詢從者曰過三十里乎實對則怒說云四十五十則喜一日實行三十里馬止公怒鞭之不行愈鞭之馬忽人立公自後墜傷股愈怒復上而益鞭之馬前蹄跪地後尻掀空公自前仆破唇折齒而膝傷為德甚不作書而

使下走以馬還也許與幕賓皆撫掌大笑他日許與巳晤柘薮垣之外官閒言及馬巳拍案曰此天下之不良馬也許笑而謝曰馬則猶是也而公齒加少矣合座閧笑莫不智許而愚巳云

叔平言曩在四川江良臣軍門營次聞軍門談其鄉楊忠武公軼事公初在行伍苦不識字後官參將始倩人日教認三字不肯或輟久之居然將一部字典都能認識及官陝甘總督每牋奏皆必自改訂幕友無不嘆服公嘗謂凡為武將第一要不怕死第二要識將才第三要與士卒同甘苦公每出征身先士卒平張格爾時有河中阻賊營於右公營於左地係要隘賊所必爭其鋒甚銳我兵漸次不支眾稍、欲退公怒叱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如有敢少卻一步者殺無赦乃命人支胡床於河干公箕坐叱呼賊曰楊某素不怕死汝第以大砲來擊可也賊果以大砲對公齊擊砲子至河中即落悉不能及岸賊相顧失色嘆其為神眾見公如此皆奮勇百倍賊遂大潰或謂軍士皆疲請詰朝濟河公叱曰不趁勢濟河還俟一

宵聽賊養成銳氣耶時日已過晡一鼓濟河賊詐其神速氣為之奪且失要隘益無能為矣公平日之不怕死類如此人咸以福將呼之公最愛士卒如有病者必親自撫循料檢湯藥嘗挑選年輕精銳者百餘人為孩兒兵凡人餽有異味必與共饗飯時公席地而坐手招（指）長髯笑呼曰孩兒來孩兒來老子今日又得異味矣平居略分忘形直如家人父子眾為感化故每戰能得其死力為至所拔將才一時稱盛如楊軍門芳羅軍門思舉相（胡）軍門超桂軍門涵其尤著者

也夢園主人曰觀公三語治軍之道盡之矣

江軍門又言羅軍門思舉亦蜀產初為穿窬之魁飛墻走壁屢犯巨案地方官恨甚斃於杖下藁葬郊外日暮有過客溺其上杖創以溺治之輒效況得熱氣頓蘇呻吟有聲客以為走僵大駭而奔羅起坐拭目自視知係死而復甦乃趁黑夜躄躠往投其党僉詫為鬼爭前撲擊羅搖手急止之告以故僉曰固然君為官所最恨倘知之能再免乎羅恐求計時楊忠武公方督師平定滑縣或勸羅投營効力楊公素敦鄉誼當不拒卻羅嘆曰營多蜀人予平日所為誰不知之倘言於公豈能容耶或曰公素愛才或不如(加)瑕疵也羅路絕只得乞食赴中州又不敢輕(徑)往謁公復投穿窬黨盜牛馬為生屢往大營盜馬公有良馬素所極愛為其所竊怒使人四面伺緝之羅步趨捷於奔馬竟不能得或以告公公嘆曰此奇男子也當以計生致之他日羅又來盜馬公預掘深坑故虛其一面其三面命衆密圍之羅果投虛而竄蹈入坑內衆擒以見公公喜自為解其縛撫慰之曰大丈夫終當務正奈何作此生活自下正當用人之時我相汝貌非凡肯歸正為我効力當破格以提拔之汝意云何羅垂涕叩首曰蒙公貸死已出意外如賜驅策願効死力公喜為之沐浴更衣待以殊禮時賊頭營紮某山上最得形勝山上俯視一切公營虛實多能窺測山後峭壁陡聳萬仞如刀削成無路可上公患之時與賊曠日持久

朝廷嚴旨切責限日破賊公召羅問曰久闊汝有飛墻走壁之能如悄從賊後山黑夜上焚其巢吾當上汝首功拔以不次羅叩首曰小人本再生之人蒙公不棄得以再睹天日如公有命敢不效死公大喜密授以計羅果懷硫磺引火之物夜從賊後山逕達其巢懷出硫磺包燃引線悄投賊帳中須臾火發列焰殷天會風力甚猛火勢益熾賊衆大譁謂火從天降猝難撲滅面面相覷無所為計公見賊營火起知羅已得手自督大兵以巨砲連環轟擊賊衆黑夜爭欲下山逃生前為大兵所遏無地可奔自相踐踏死者幾無噍類平明公方自慶獲捷惟慮羅亦陷賊巢不得生還忽見羅昂然而至向公叩首

笑曰。小人賴公威福。幸不辱命。特來繳令。賀喜。公大喜。自下階。握羅手曰。老夫方慮玉石俱焚。不謂竟能。生還。是天以汝助我也。賊失頭營。望風而潰。公乘勝進勦。不及匝月。而大勳告集。遂上羅首功。授職參將。二三年間。即洊晉提鎮。卓然為一代名將。忠武稱為奇男子。良不虛也。夢園主人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火從天降。冒險成功。羅之杖死復生。殆有神助。然非忠武。亦烏能拔識而驅策之哉。

泰興有劉公祠劉公者名某泰興邑民有祖鄰壤牛者。祖戶竊券而逃。他日牛主人問之。則曰牛驚久矣。因訟於官。無券可質。咸置不問。劉蒞任。復想之。劉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乃名乞丐二人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祖戶於獄。乞者自詭盜牛賣於祖戶家。遺役往驗。祖戶曰。吾某氏。所租牛也。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服罪。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告之有司。咸稱冤命各持一蘆曰。盜者。當長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短二寸。乃服罪。

國初泰興張東田羽為河南方伯有政聲迎養其母李太夫人於署備極承歡值中秋佳節開筵賞月太夫人遺金釵於桂樹下。遍尋不得。後十八年其弟南溪翮復為河南方伯仍迎養太夫人於署復值中秋節太夫人設宴花下忽憶前事曰吾十八年前曾遺金釵於此。今風景猶昔。存歿殊途。言之悽惻。蓋傷東田長逝也。小婢洊戲花下。拾桂子。有光瑩然。近視。則昔所遺金釵宛然尚在。夫金釵非微物也。官舍非家宅也。以失去十八年之物。而無人遺拾。必俟其弟復任此官。仍於中秋賞月時得之。豈非造化示巧耶。南溪繪合釵圖。倩諸名士題詠焉。

黃侍御河幼時侍父居泰興北城上真殿之側與洊守轅門相近一日自塾歸早膳經犯洊守道頗為所呵。侍御憤極。次早祈籤上真殿卜進取。黎明往廟祝伺諸門曰子得毋黃姓耶。訝而詰之。廟祝曰夜半廟神示兆云詰旦黃御史來。速出迎。勿遲也。侍御因留廟中讀書同學者異之以某宅為怪物所據人不敢居邀侍御宿其中其夜見土地神舞案前既而且舞且走繞座不休熱極置憤案上侍御麾。以。劍。天將明

神取情不得露頂去侍御出偕衆人覓得土地神無
情者焚之怪遂絶赴試揚州某商女遇狐祟侍御來
輙避去侍御去怪復來因書姓名榜女室中狐不復
至商以女歸侍御既通籍奉 命巡按淮揚間歸省
父々堅卧不顧侍御跪自責父曰汝乞巡淮揚豈非
欲甘心游守輩耶汝非若輩激安能致此々應德不
應怨也侍御聞命急辭淮揚任乞他郡去後官雲南
舟泊某縣界見人紛々上岸詢知有老人一百八十
歲是日誕辰衆往稱賀耳侍御因亦往賀且謁老人

老人見其刺呼家人速治具吾將逝矣取一書示家
人并諸客蓋少年時游華山遇一道士為推算終身
此其判語也判云壽高三甲子七代五元孫黄河來
拜壽急々辦前程前知之數久已預定矣
前明錢平崖公偕毛伯温尚書征閩訪百歲老人登
其庭敘次各述姓字臨別老人命家人取湯沐更衣
問何以故曰老夫曾謁誠意伯々曰子壽頗長只遇
與我同名者即子逝期也今公之名適符其說殆將
撒手矣已而果然

通州天甯寺為州治一大古刹大殿佛座後塑觀音
像北向其間單磚牆寺僧謂初築時乃人以水刷磚
自上至下倒砌而成者其人不識姓名旁人戲謂子
毋乃魯般仙乎一笑不見牆缺三磚不滿屢補屢壞
餘則至今堅固如初又有鑄鐘時甫成冶師辭去囑
寺僧勿擊僧疑其誑擊之冶師方行至十八里河口
聞其聲曰惜乎聞止此耳殆神冶示相歟至今鐘聲
聞至十八里
天甯寺僧相傳云窮則窮內寺還有千石銅今毘盧

閣上惟中間毘盧佛與兩旁侍者各神像係泥塑東
西兩間諸佛像皆銅像也西偏地藏王坐像高可五
尺許兩肘節袖摺上各有錢紋一字一縷左肩上有
丁香環一俱未化相傳鑄象將成衆施主各以金銀
銅錫等物投爐中以助圓滿有婦人捫囊中止兩錢
投諸爐慚其少脫耳上環益之及歸夫詰而疑之以
至捶楚婦忿縊死夫悔而詢諸寺僧然鑄時人衆寺
僧不及記憶矣夫不得已拜祈銅像前見二物之跡
現存始信而悟積年久像有塵汙惟二物跡上無塵

如臯掘港場河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大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下有鼓吹聲。有守備某率軍士發之。錨幾及船。驟雨土漲。再發雨不已。守備懼而止。近為雷擊其桅。鼓吹聲亦寂。

明末盜賊蜂起。天下騷然。有金華總兵馬某掠難婦某氏ゝ色藝雙絕。尤善伺意旨。馬寵之專房。其夫吳經義烏諸生。偵知之。走尋金華。適遇通州馮某偕之官台灣。道吳過金華。哀鳴於總鎮轅下。馮復為生懇馬放還。以全破鏡。馬詢諸婦。ゝ曰吾夫死久矣。此冒認耳。馬復詢生。ゝ曰吾妻面貌。人或見之。惟左乳下有一紅痣。他人未之知也。馬入驗之果然。出謂生曰此婦淫亂不義。君何必取去。吾有侍婢亦頗嬌好。並白金五十為君歸裝。命裨將呼婦出。當。筵。斬之刀。斬。之。血濺階除。生落容駭然。生偕婢携贈鏹歸里焉。

王太守某守陳州時。飼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王勉飼之。乃食。一旦鳴繞王側。王曰爾欲去耶。果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回翔數四而去。後三年歸田。江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王仰視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下。牽。衣。旋。舞。不。釋。王撫泣曰我老無嗣。爾幸留此。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王。後。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旁。立碣署義鶴二字。以上九則皆禮園言。

承甫言楊慕周叅戎山東人。幼習拳勇。十七歲藝成。浪跡江湖為賊。其父武孝廉屢戒不悛。怒之。擯勿與同居。後其父從戎粵西向忠武營中。以戰功擢至副將。咸豐癸丑隨忠武至江南。四月在丹陽陣亡。慕周奔喪南來。扶櫬以歸。其母痛不欲生。投繯飲藥。皆以救免。遂絕粒不食三日。慕周懼跪於母前。泣。陳。悔。過。誓。為。善。良。母心稍慰。為進一餐。時有姻婭在勝帥營中書來招之。決意投營。其從父嘉其志。允為經理門戶。為易今號。命名惟孝。入營後疊著戰功。擢守備。嗣聞僧帥邸視師徽輔。又往投之。僧邸愛其才。頗加青眼。數年保至儘先叅將。加孔雀翎。無何僧邸殉難。楊遂賦閑。不得已為旅店中司會計。某於同治丙寅仲冬由京旋揚。道經晏城。適遇風雪。停車三日。得識楊君。親見其用老竹梢煮酒。以手擘之。易如拉朽。驚其神

勇詢之楊笑曰閒廢衰翁不談武事久矣偶露粗菸。幸勿見哂。因談往事。感慨係之。楊又言幼從錢師學技錢向充、某縣捕役手獲巨盜十三人縣令給以厚賞不領自陳年邁乞退役令曰賞以示信汝不必辭尚有一案。若能緝獲。准汝退。不汝強也。即日又獲七人又求退役令不能強。許之。年餘隣邑有某大紳家忽失黃金千兩白金三千兩縣令往勘門戶關閉如故一無踪跡飭捕緝獲疊次勒限不能得一日又屆限期衆捕懼責告於令曰此案非得某縣老捕錢某來不可。第錢已退役。倘可與以寵榮。必能盡躬。令即飭捕持名刺邀之來待以客禮。以前案商之。錢曰某以賤役。蒙明府優禮相加。敢不圖報。惟此案門窓不啓而能深入內室。其為飛行者可知。來者不過一人。竟能挾三百斤巨金。本地無此妙手。願寬限月日。徐圖報命。令諾之贈以朱提百兩。以資行李。錢固辭不受。自此雲遊各省遍訪無所得半年入陝西界抵某鎮見有新建房屋前後五六層均已竣工閈閎壯麗儼然大家尚有工匠百半人起造花園錢偶往觀諸

工人刻意經營無敢怠玉医詢主人姓氏工人曰是新從遠道遷來不知其姓主人係六十許老翁雙目皆瞽而心細特甚工作稍不經意彼即知之錢心異之寓於左近日往偵探主人深居簡出月餘不得一面忽聞主人將有遠行訪其舟停何處三鼓後登程錢乘夜先往度其必由之所於路中遺矢旋易一處又遺共遺七八處又到其門前伏而伺為中夜門啓一僕持燈前導一老者後行相偕而出不作一語錢潛隨其後至遺矢處老者曲折趨避絕不踐染錢恍然悟歸寓即寢次日逕造其門託言看相與諸紀綱極意周旋羣服其神於是時時往談頗為浹洽月餘主人歸錢謂其紀曰主人富而且壽。相必異人。如能一望顏色。俾開眼界。或邀厚獎。當以杯酒奉酬。幸公等一言為介。諾之。言於主人約令翌午來次日錢往等候良久傳錢進歷涉廳房數重入內堂又轉迴廊幾折至密室見老叟閉目踞坐聞錢至叱左右退錢啓問年齒叟笑曰汝非山東名捕錢某乎。何能誑我。錢聞言不禁毛髮竦忍。叟曰汝遠來大不易。既到此

當畧畫地主之儀。姑田寓以七日為期送復信可耳。隨呼從人導錢出。候至第七日跬步不離至晚杳無消息又候兩日不能耐造門仍託紀綱代問有頃出傳主人語曰復信已於前夜送去。何以不歸。若再流連。恐不得生入玉關矣。錢聞語駭然旋寓急理行裝將作歸計忽於枕下得紙裹一事。小刀一柄。鋒利無匹。啓緘得書曰僕遨遊江湖。專取不義之財。某紳歷官要津。貪賍枉法。民脂民膏。充其囊槖。此區區者僕偶與借用。不過小試其技。何至煩君遠涉秦中乎。另物一封。煩為轉呈縣令。幸勿拆視。外黃金百兩。聊壯行色。小刀一柄。藉可防身。亦寶劍贈烈士之義。無他意也。錢閱書心驚胆戰即日言旋隱其書以大畧告令隨以原緘呈上啓視之布裹十餘重。內金條脫一雙。令大驚。蓋前數日某大紳與愛姬同寢。蚤起姬兩臂條脫均失所在。而床極插利刄一。深入數寸。又復報縣查緝。所開式樣。恰與合符。令。審視之。曰。事可了矣。仍以原金給錢遣從者以金條脫送某紳紳問來由從者以實告紳大驚。不敢。再。追。緝。案。矣。楊言從錢學技時年已七十餘尚能一日夜行五百里縱步郊原快馬不能追手開三百斤硬弓百發百中楊有絕技二袖藏暗箭。能命中於八十步外。飛鏢百枝。左右手齊發。連翩不斷。可中蠅蟻。皆錢所授。曾見以竹箸試之。十餘步外擲中墻壁。深入寸許。真絕技也。夢園主人曰悖入。悖出。理所必然。盜之藉口。洵不誣也。

毛稚雲言海甯硤石鎮杜某性貪狡設肆於市販米為業以乏貲本嘗稱貸於同鎮某為轆轤轉輸計初猶書立券久之相信即以帳簿為憑焉。後某患病甚劇瀕危之際謂其妻曰杜某處貸吾六千金未還爾可取回以為撫孤度日之用但期還毋不必再索子金杜某當不致負心也。言訖而卒妻某氏即日浼居間者索償金杜某因無券遂與居間者合謀倣某筆迹偽書收付字據。一人曰此事非商之許某不可許某者硤鎮秀才工刀筆。武斷一方。人皆畏之如虎者也。衆同詣許許初難之杜某啖以重金許貪其賄遂為起草焉。某氏屢索逋杜某謂金儻未還爾夫何得有收付筆據某氏訟諸官杜某具訴狀並賄吏胥寢

其事某氏訐無所出含辛茹苦者數載。復訴於城隍廟。乞神判斷。海甯風俗城隍治獄即以陽世吏胥充其役。屆期兩造齊集廟門外。擊鼓排衙。旁列書吏。一如陽官儀。掌案吏唱名喚進某氏捧其夫之木主携孤子哭訴神前投訴狀。掌案吏接收朗讀一過。焚化香爐內。令原被各於神前設誓。誓畢魚貫而出。未及一月而杜某忽投繯。不半載而居間者三人相繼病亾。訟師許某每謂人曰。我有孤寡不可欺之語。否則神其肯恕我乎。迨至次年許亦患劇症。口喃喃如官司詰問聲。皆此事本末。又作叩頭乞憐狀。病月餘死。

當杜某往商時。許果能不貪財賄。力為戒阻。杜之謀即不成。乃游移兩可。卒為起草。此神所以始寬之而終不恕之歟。許之嗣杜子孫亦零落。冥律固甚嚴也。

稚雲言海甯郭店鎮廩生王臥山能文尤善短篇。短篇者刀筆之謂也。然於外府縣人則必揣其家之肥瘠。事之重輕。為索謝之多寡。於本州則不計較焉。城中富戶陳某性慳吝。人號為獨木水桶。以其點滴不漏也。冬日赴鄉收、有一田戶任意逼迫。聲言將鳴諸官。佃戶之妻[illegible]懼自縊死。衆憤甚。唆佃戶以威逼斃命控於官。臥山與陳素相契。出為調停。勸陳給佃戶錢壹百貫為其妻營齋(醮)。復向佃戶勸諭。謂貧人與富人爭無益。佃戶從之。遂罷訟。臥山一日早起。啖餅忽投箸而起。入室臥。瞢騰不醒。家人驚駭環視。半日始甦。謂家人曰。我冥府役拘至城隍廟。方知佃戶之妻控余私和人命。神坐堂皇。佃戶之妻及陳某先在焉。神曰。某氏控爾私和人命。有諸。余於此事幸未得陳某賄。無所用其掩飾。因對曰。陳某威逼斃命。咎實難辭。然於律無抵償之理。鄉民無財無勢。即令控告。陳某素交官吏。不難行賄免辠。必坐佃以誣告。生員所以代為調停。鄉民得貲。既可續娶。兼資事畜。實為息事甯人起見。某氏既獲禮懺超度。似亦可以無怨。神判曰。王某調停此事。尚屬平允。即行省釋。陳某平日為富不仁。不令還陽。以洩某氏冤憤。余遂一蹶而醒云。亟遣人入城至陳處探問。喪幡已挂於門矣。夢園主人曰。神斷斯獄。可謂兩得其平焉。

# 夢園瑣記

九

禮園言劉猛如都督虎臣雲南人由練勇起家狀兒英偉。孔武有力。余於辛未秋間在都友人招飲同席見其刀瘢遍體。飲啖過人。酒酣耳熱。歷叙戰功。毛髮生動。滿坐為之變色。有異事數則。記之足助談柄。劉云大軍攻順寧時某以偏裨從征總統令某帶二百人駐防距城八十里之長溪〻通怒江流水湍急其地瘴氣甚重隔溪即夷猓所居終歲無人跡嵐蒸霧結天宇凝陰窮月不能一二見日某與軍士伐木結寨間居無事以技勇消遣而已。數日後偶於夜間出營間步忽見對岸有光一縷約高丈餘色青紅不甚朗耀異之心疑有重寶潛其下。又慮為妖物所螫。乃日〻遣兵以鳥鎗轟之指光為的。數日光漸縮。又數日光僅高尺餘。乃逕射其地作標識。於天色晴明時。率軍士編筏渡溪。携畚挶諸器尋吐光處而掘焉。僅數尺諸軍弃械而奔。某親往視之。乃一極大蜒蚰。長及三丈。粗如巨桶。蠢〻然蠕動於地。刀斧砍之。毫無所傷。始悟月來放光者。是此物也。復掘土坎之。與諸兵大笑而罷。又官軍圍大理時賊於別處糾股來犯自外兜入我兵腹背受敵又值糧匱總統命某領軍士十人驀越賊營由間道晉省乞援師某等十一人晝伏夜奔。所歷皆蠶叢鳥道。詰屈崎嶇。筋力殆疲。氣息僅屬。一日正行間。忽睹有一村落。喜而就之。至則不逢一人。心殊疑訝。見一家閥閱崇閎。高遂徑入焉。乃入其門無人門焉者。登其堂無人堂焉者。堂下花木森列。堂上圖書布滿。似存紳舊族。怪其無應門人。乃於堂中大呼良久。仍寂然。某以人衆胆壯。偕入內室。則綠幰茜幔。脂盝香奩。鑪香篆煙。簾沈蒜押。圍金

闖繡戶也室中有伏案坐者倚戶立者卧於牀者眠
於地者約十許人皆瞪目張口形容槁瘠撫之氣悉
絕矣壁間倚大櫥四開之中皆金玉珠寶羅列滿中
某之從人恣意搜取俄頃忽覺衆尸一時目睫開合
口喻咂有聲某心知為走僵然恃人多且有兵刃遂
不懼立視其作何狀忽衆尸齊起舉雙手來撲衆以
刀砍之如不知者某與諸人且敵且退尸終不舍直
追至堂下其力鷙甚勢將危急某急取洋槍向之扳
機一發轟然之聲衆尸皆卻衆知其畏槍遂各取腰

間所携對之齊放霹靂震响尤勝巨霆衆尸始倒某
與諸軍退出村外相慶再生有一卒為指爪所傷深
入寸許初不覺痛無血惟流白漿至夕而斃又曰蜀省
每年協滇餉數十萬由川解黔由黔解滇某於丙寅
冬奉檄轉運協餉四萬兩赴省行至宣威州銀置州
署一夕失二鞘銀二千兩同行文委員瞿叅軍與州
刺史惶急無措某遂率隨兵並捕役出城分路探之
某乘馬由歧途進行約廿餘里見道旁有茅舍數間
餉鞘在焉銀已空矣某下馬推門入見一女子箕踞

坐於內皃奇陋黑面長身跣雙足支頤獨坐若有所
思某正欲叱問女忽厲聲謂某曰爾為尋鞘來耶銀
實我取爾既來此欲如何便如何耶銀固在此爾敢
擅動分釐耶某聞言盛怒鼓勇前直突禽之女以手
一揮曰去某仰跌於室隅方欲起立女已至前以一
足踏某胸某覺其力巨竟不能轉側某大聲曰汝既
刼餉銀戕委弁大府聞之汝難免矣女聞言笑曰我
自十四歲作賊至今未見官府敢以一矢相加今爾
既作此言暫以頭借爾傳語所謂大府者速以兵來

我在此專候也言畢以一手提某如掇嬰兒擲之門
外頭面皆損某急乘馬歸州會營兵衆同往至則茅
舍已焚鞘匣猶在地上四路追尋無獲某只得與刺
史叅軍三人分賠焉言此事時余謂之曰公百戰成
功翦薙羣醜英名所布山野悉聞今乃為一女子所
敗猶復津津言之不置得毋自損聲威耶都督笑曰
是何言也君輩書生僅識翰墨烏知爭鬥相持之際
高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即如君輩每見人有佳文字
輒吟哦不舍稱道勿衰蓋文士好文武夫愛勇有同

情耳某雖為所敗然此女膂力技藝實邁等倫今國家當多事之秋而山巔水涯猶有英雄埋沒潛身草野竄跡綠林不獲收其一長之用某實為人材惜之言畢相與慨歎久之夢園主人曰快哉都督能言人所不能言而弗自護其短誠大將材也安得相見與之訂交耶

叔平言吾鄉葉文莊公燦前明神廟時為大宗伯專以維持教化為務朝廷有大典禮公每會議必援據經史通權達變衷諸至當某孝子以割肝療親請旌有引孝經語以斥駁之者公謂身體髮膚皆親所畀無故毀傷固為不孝為療親疾以親所畀者還親與尋常毀傷不同某孝子割肝療親彼但知有親不知有身誠為人所難能君父一也事君致身親何獨不然特患為人子者類皆貪生畏死耳某孝子應旌毋庸苛議某節婦請旌中有苦守三十餘年一語或謂年數較少於例不合公曰某節婦自十八歲守志至五十歲壽終生平備嘗艱苦玉無點瑕可謂難矣向使天假以年六十七十日老一日豈尚有改操時耶如謂年不合例即將三十改為五十亦無不可應旌無庸苛議其存心忠厚大率類此又直隸某縣舉人計偕入都其父為邑皂隸同人索財不遂控於禮部公判云科名為士子發軔之始朝廷名器宜昭慎重某舉人幹父之蠱居然讀書成名其志可嘉惟其父身為邑隸聞報之後即當奉身求退方為得體乃貪戀賤役甘居下流殊屬可恥仰該縣即革除某某皂隸一名永不許復充以示懲戒某舉人既領鄉薦合觀三場諸作出自一律決無頂替代倩情弊請云芝草無根將相無種已成之名無庸異議某舉人會試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感公成全執弟子禮來謁後公罷官歸宦橐蕭條某舉人已授廬鳳巡撫歲時餽問甚厚人皆謂公平日為人忠厚之報夢園主人曰孝子節婦得文莊一語不至湮沒不彰而孝廉之父免役成全更大洵不媿為容臺領袖也

叔平言吾鄉張文端太傅予告歸處己以約待人以謙平日告誡家人壹以持盈保泰為務公與姚端恪為中表端恪之弟文燕以開化太守罷歸招公飲肆

筵設席水陸雜陳極其豐腆公笑曰足下官場習氣尚未脫耶越日公招姚飲只八簋雞豚蔬笋約而且精姚食而美之公笑曰吾力非不能具珍錯以不合鄉飲酒之禮故屛不用且飲食但期適口何必一席費中人産作豪擧哉今吾邑讌客仍用八簋遵公訓也公宅在城中而喜鄉居舊有田在西郭外直秋穫即至田家小住藉看紅葉經旬始歸江西某公以按察使服闋入都迷路投公莊上借宿但問公姓張而不知爲公也公亦展問邦族某自陳姓名門第氣象

甚傲公具雞黍款之詰旦某將就道公止之曰前途距大路尚遠無求食處請早餐再行爲便且使人召小孫來令識貴人亦幸甚也某問令孫年幾何曾讀書否公謙曰今已强仕粗識字耳既具食公陪某在席忽有僕向公耳語公笑曰可喚來令見貴人少選一少年衰服翩翩趨蹌至前公命與某爲禮少年揖之某勉荅半揖問公爲誰公荅曰此小孫若靄也乃父爲請假省祖故命來相見某大驚乃悟公爲太傅少年爲晴嵐閣學急起重與爲禮再三請罪公笑曰

君太謙下我以渠忝官閣學已二年懼其外放不知禮節乞君訓誨之無他意也某益愧謝不遑既叙及科第某蓋爲文和公小門人云閣學爲文和公子文和爲請假歸省也夢園主人曰龍眠嘉話無過於此世家大族皆當擧以爲法焉

禮園言朱秋圃自言其少時冬月患傷寒伏暑証重衾厚擁猶抖戰不止醫家誤認爲寒症桂附姜椒雜投如石沈海抖戰愈甚洪罏熾炭以手探之毫不覺熱群醫束手待斃而已忽有鄉人荐一醫來乃村中

訓蒙師也診之喈曰諸君誤以爲寒此伏暑症也陽極生陰故執熱而不覺姜桂一下壅遏其路伏而不出遂現陰症再數日陽氣飛揚必發狂而死矣急索西瓜一枚以匙取瓜水扳齒灌之未數勺已目眴少頃顏角汗出如漿瓜水服完已蹶然起汗透重衾矣張目曰危乎哉吾幾死也昨當寒熱時暈去恍惚間身已起立如釋重負振衣出門見天宇皆黃色信步而行擧止輕揚異於平日心快甚前約數里忽自念曰吾殆死乎何以所見若此也欲歸苦不識途依稀

迒奔無何睹城郭巍然至門欲入一巨人阻之向吾索錢吾無以應與之爭競間聞後有呼導聲巨人色惶懼吾遂得入城中街市繁盛百貨堆積但門首總掛紙空一二串心疑惑不鮮前進少許見衙署在焉門內外憧々來往絡繹竊入窺之堂上官蓋舅氏裴桐軒正楷方伯高坐決事吏役趨走不絕正思高呼忽一吏來前曰小主人識我乎視之乃張福也在吾家十餘年後薦舅氏處者問之曰主人現為本地城隍簽福為吏適聞已望見小主人故遣福奉迎也吾隨之由側門入內見亡母夫人坐中間姊嫂皆在相見悲喜交集問何以來此以病告姊曰無慮也舅處有回春湯飲之即愈吾甥若陽數未盡必得歸勿戚々失措為正歡敘間張福奔入曰今日決事多恐無暇見小主人矣回春湯送來速飲之遲恐屋舍壞也吾接而飲之頓覺五內清涼熱懊都盡恍若置身雪窖心骨皆爽暢極而甦初不知何以歸也蓋冥司飲藥之時即此間灌西瓜水之時也朱現官工部郎中壽園主人曰回春湯與西瓜水一耶二耶此中幻境殆心為之也謂已入幽冥恐難歸矣禮園以為然否

五羊城中有福祿壽三物人皆知之福在將軍署蓋蝙蝠也千百為羣不可以數記洋人入城居將軍署盡飛去入廣州府署栖焉李星衢同年知府事接篆之日五蝠集於印上不數年官至巡撫蝠若有前知然祿在布政司署蓋鹿也不知始於何年豢養孳生甚衆洋人居而啖之迨予兼攝藩篆僅存十四鹿而跛其一予與蔣叔起同年作跛鹿行亦無他異壽在巡撫署蓋黃腸木也本六今則存三頗著靈異叔起聞戴文節公言曩有某撫軍取其半作書櫥神附其子女為厲死之相傳撫軍涖任必焚香禮之更有奇者左都統署大門內壁上懸鴻禧二字穆午橋都統為予言乃門兩扇啓之則為佛龕中塑大腹羅漢像每月朔望必焚香禮之否則不利於官按察司署二堂後有榕樹神樹不甚大而設主以祀相傳前明按察司副使某憑之朔望必演劇敬神々常現形衣紅袍則主廉訪遷擢科頭則主去官黑袍則主罷職矣叔起權臬篆之次年一日有小吏見神著淡紅袍脫帽

置於石上未幾交卸此亦叔起親為予言者

粵東潮陽縣署祀黃老相公不獨官祀之民亦祀之凡有祈禱無不響應相傳明季黃老相公佐幕潮陽城破之日縣令不死黃老相公死之遂歆俎豆至今加替尚存道初四襲朱提兩錠於庫內無敢動者衣則每歲必為曬晾歷久如新叔起之友人宋華庭在潮陽曾目擊之以告叔起者可知忠魂毅魄雖死猶生靈爽在天為民降福洵不誣也

承甫言秀水朱氏右族也祖某明諸生好善樂施孳孳不倦有鄰人死貧無以殮其婦號泣於門前曰有能葬我夫者當以身報某聞往慰之曰汝夫雖死幸有子在汝能撫孤全節則葬殮事我當力任之婦感其義斷指以矢靡他某即為營殮並月給薪米以贍其婦其他善事不可枚舉家以中落及某卒亦貧不能葬會富室有地一區以不吉棄勿用某子以賤直得之將葬其父有遊方僧過謂之曰此地水源枯竭葬將不利其子曰父歿數年未安窀穸幸而獲地敢求利乎僧笑曰尊公積德累仁其後必昌今遇我至殆有宿緣此處背水作向可以轉禍為福其子異其言因乞相度僧為更定山向瀕行語之曰葬後當出一貴一仙一名士後皆如其言所謂貴者朱文恪公國祚也由大魁仕至宰輔未第時與南宮寺道士張某善嗣登賢書將赴禮部試道士曰今科必售第小有蹭蹬予以二物奉贈出小刀一柄方書一冊曰刀佩之吉書則可以濟世幸珍弄之文恪行至山左遭胠篋者罄其資斧不能就道適瘟疫盛行逆旅中亦有數人卧病公檢方書以藥投之皆立瘥遠近聞風而來其門如市囊橐稍裕遂以成行既而南宮報捷殿試時誤書數字懊惱間憶及小刀試刮之其字隨滅竟得高第一日遇道士於途索還二物文恪邀與偕歸道士不顧而去及旋寓啟篋二物已杳不知所之矣所謂仙者佚其名幼從某師讀師有藏書一冊甚秘之每出必扃諸篋某疑之伺師遠出竊啟篋出書觀之上卷符咒下卷皆導引術也中有召神符某仿而書之焚於中庭瞥見金甲神自天而降某驚怖神問見召何事某指庭前大樹曰林鳥聒耳不能讀

書。速。移。置。三。里。以。外。神曰諾。霹。靂。一。聲。拔。樹。飛。去。俄頃師歸不見樹異之問某惶遽不知所云嚴詰之以實告師歎曰我得此書十餘年。演之不效。汝一見即能。殆。有。宿。根。我即以贈汝。但。宜。慎。重。不。可。妄。為。也。某自此潛心修道。不復婚娶。常作風雲雷雨以為戲。當道以為左道惑人逐之。隱居鄉村。以訓蒙為業。生徒甚衆。有事他出。留一紙鳶於几上。屬門人曰。視紙鳶飛去。則出塾。有。不。從。其。言。而。先。去。者。明。日。責。之。如。目。睹。然。生徒咸服其神。不敢少忤。嘗乘舟則作紙帆寸許

插蓬背。雖。石。尤。風。亦。迅。駛。如。飛。舟子暨同舟者無不樂與偕。時或醵錢備酒醴以招致之。後有疾謂生徒曰我病不起。某日當逝。有藤杖絲履須為我入棺以殉。至期果逝。生徒如其言。越一年某生之父貿易於餘杭山中遇之於塗曰我有杖履二物乞帶回。其人忘其已故。諾之。某即去既而駭曰朱先生久下世。向之所遇殆鬼乎。攜歸示其生徒。皆駭曰此。殉。葬。物。也。相與啓棺視之。則空無一物。始。知。其。仙。去。矣。所謂名士者蓋竹垞先生也。先生幼穎悟讀書一目十行俱

下家貧向親戚家借書讀之讀至三遍。終身不忘。每日讀書以高至一尺為度。三年而畢。至今鄉人猶能道之。夢園主人曰貴。也。仙。也。名。士。也。一。穴。而。兼。斯。三。者。青。烏。家。孰。則。知。之。孰。能。擇。之。僧。其。仙。乎。

家兩人八弟言吾鄉劉君廣文文善拳勇。以興大令之族祖也。受業於徐東海盡其藝能運氣於四肢。所以刀斧無傷也。嘗使鄉人以繩束其腰作騎馬勢。俾巨。牛。曳。之。不。少。動。由是知名。族人劉誠亦善拳勇。聞廣文能。請試其技。廣文使撒荳於泥。與誠同步其上。

誠往返數四。荳。粒。猶。整。廣文則。所。至。輒。碎。為。誠悅服遂師事之。年餘亦盡其技。淮泗間罕有匹者。一日廣文詣誠曰吾輩鬱〻居鄉里。所見不廣。盍遠遊就正於有道乎。誠以為然。偕歷數郡無所遇。嗣至山東某鎮憩逆旅散步後園中見豕柵高數尺而無門竊訝豕何自出入迨暮有婦偕後生至婦躍入柵內後生立柵外婦以兩手提豕耳擲之出。後生以兩手承接之。豢飼畢復如婦狀擲入。知。其。每。日。飼。豕。皆。若。是。也。異而詢之。婦曰初飼此豕祇十餘斤耳日〻提之以

增吾加今孙下餘斤矣師弟相與駭甚俄而飯畢婦至與廣文算飯直以指畫石深入寸許乃益駭如其技過已遠甚乃廢然返天明與誠束裝至街北有水一溪略彴橫其上適一後生迎面至相遇於橋誠怙其不讓已也以手推之墮橋下後生履水如平地顧誠曰汝客也姑汝較詰朝請相見也誠不敢與角與廣文踉蹌歸夢園主人曰訪道求師有進無退二劉猶不免鄉里之見耳烏足以成大勇歟

兩人言邑諸生鄭樹堦咸豐九年賊陷定遠其姪死於難生與二子縋城出逃至北鄉王回子岡日已暮遂休焉時賊氛甚熾官軍不支鄉民築圩自保守望相助生在岡司擊柝夜半巡視圩外忽見南岡一帶燈火甚盛旌旗隱約疑為賊將避之倏忽間已及圩左審視之乃官軍也俄一少年策馬至瞥見生驚謂曰叔父胡居此此間人心陰詐干天之怒將有大禍吾叔其西往姪有山東之役軍書火急不能留矣言已徑去逾時乃滅始悟所遇固陰兵也因徧告親友之在圩者令無他徙人以為誑不之信乃與二子西奔永康鎮越三日而圩破靡有孑遺夢園主人曰觀此可知劫運乃天為之非人為之也擇地而蹈其庶幾乎

龍溪述其友胡君所記五則其一云江右趙公宜善開藩滇南時其夫人秋夜閒步瞥見碧空現巨闕朱戶金環巍峩壯麗俄而豁然洞開則見殿上設香案寶座帷幔皆赭黃罏煙裊裊寂無一人清嚴深邃自下界視之毛髮皆悚夫人急呼方伯出視聲未竟而雙扉合大聲訇然一無所見矣

其二云侯官廖鈺芙尚書家科第極盛相傳其家有樓與某寺塔渺不相涉而每於中秋夜其影恰落樓中廖氏開樽對月闔窗則塔影卓立如文峯開窗則塔影橫陳如筆架論者以為瑞影映固不奇獨何以惟中秋一夕為然斯亦奇矣

其三云麟見亭先生督南河時購得一鼉巨口鉤爪鱗甲之而狀極可怖河帥放之焦山江中年餘一日讌於焦山正凝眺間忽見江心有物突出其行如風直趨帥前不轉瞬已至從者皆失色視之則前所

放黿也依丶生側似有不捨意良久河帥乃摩其頂曰去：五百年後會與爾相見也又疾駛如風而去復入江中麟公正人定不妄語其所云相見者殆亦本佛氏因緣之說惟黿之殷丶而來聽指揮而去得不謂之靈物也歟

其四云事有其細已甚而其理極不可解者道光壬寅從家人寓皖省府署之東偏七月晦黃昏飯罷房櫳始燈忽有聲自空來如急雨如飛蝗俄頃輒止丶則滿堂滿室几上案上落白蟲殆徧取視之狀類蛾六足兩翼丶後僂鬚寸許如垂緌然丶皆軀殼若蟬蛻畧無生氣且似書籍中久壓者再尋視之則枕席下皆滿明日詢之鄰人惟府署一帶有之獨是以此蟲為生者耶何以落地輒蛻以為非生者耶又何以飛而有聲且能入枕席下乎是誠不可以理解矣

其五云錢塘許生言天目山多靈猴山下有河丶有石梁通古剎有好事者書片紙曰某日施饅頭若干粘橋柱屆期昇筐至剎則有羣猴聯臂至各取其一不相爭奪東入西出適如饅頭之數其施至數百者最後必有老猴至向內作拱謝狀其數數施者老猴或報以山茶山果置階前而去夫猴略具人形其靈於他畜也固宜至其識文字通交際則猴也而儼然人矣以視夫世之取求無厭受施不報者猴不猶加人一等也歟

叔起言曾賓谷先生年三十三歲由部郎外擢兩淮都轉在任十三年始遷廣東按察使其時淮鹺全盛供張豪奢先生於政事之暇宏獎風流大開壇坫東南人士翕然歸仰顧長次兩公子則不免揮霍過當先生之壻能介之方伯心竊非之嘗戒其公子某毋學兩舅氏官某省方伯時以朱提二萬交公子攜之還鄉置田產踰年公子書至云在南昌城內築屋一區並市田若干頃方伯大喜乃未幾調任粵東道出章門將有衣錦還鄉之樂公子聞信則張皇無措寢食俱廢蓋公子在途中已將二萬金化為烏有前信乃誑語耳有新建縣僕聞其事往見公子曰請以二百金予小人假行館鋪張之便可彌縫於目前公子從之方伯至公子導入新居朱門華屋壯麗崇閎加

伯顧而樂之當道紛紛來賀賓客滿堂罷於詶應遂無暇問田畝事不數日即登舟南下入廣管矣厥後方伯終於任所江右依然無一椽之屋也夢園主人曰公子若不遇新建僕為之畫策與兩舅氏何異人以為方伯懵懂吾以為方伯殊曠達也欺以其方能勿撚鬚一笑乎

叔平言吾鄉錢田間先生秉鐙字飲光明季諸生名隸復社幼號神童家孩白公以女字之時予八世祖少泉公官昌化縣令罷歸素精相法謂先生耳白於面異日當以文章名世骨秀神清亦是玉堂之品惟行路足後跟不能踏實恐有名無實耳孩白公笑曰得壻能以文章著名足矣他何望哉福王稱制留都從大學士姜曰廣言徵求奇才異能之士先生素精易學應聘至金陵馬阮使筮國祚並各卜終身得否卦二人不懌先生強解之曰天在地上總是順象聖人作易而歸之於否亦是警人以恐懼脩省之義耳他日或以叩先生先生嘆曰國祚非所忍言彼二人者一應天誅一應地殛吾所不解也或以告馬阮大怒謂處士橫議將羅織而寘諸法先生乃流亡至閩謁黃公石齋公素重先生時唐藩稱制桂林執事瞿公稼軒向與公善願手書為介命往依之先生固辭謂天下事已不可為又自知命薄徒勞無益公恚曰孔子生春秋時豈不知周東不可復為而猶汲栖栖不遑者亦欲以人勝天耳誠如爾言君臣之義不幾廢乎先生乃袖公書至桂林踵謁瞿公大悅為之揄揚當道會唐藩下詔求賢集多士於廷而試之以嚴公起恆為閱卷大臣列先生名第三遂以探花及第迨我朝平定勝國三藩先生遁歸鄉里以授徒餬口隱居不仕所謂玉堂之品有名無實其言果驗然吾鄉詩文一派實自先生倡始所著有藏山閣詩文集若干卷莊屈合詁若干卷詩學易學各若干卷易學采入四庫全書厥後馬遭雷擊阮過仙霞嶺失足而殞天誅地殛之言一一不爽何其神也夢園主人曰徵子言吾不知有田間先生惜不能訪其遺書而一讀之也

叔平言吾邑地當孔道明季劇賊張獻忠八次來犯

竟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衆志成城故也時邑侯為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丰姿玉暎兒如處子而折獄明決輿頌翕然善治軍事賞罰無私戰守有法兵民皆嚴憚之每出巡城着小鞾長不及六寸扶僕從肩綏、而行人多疑為女子即聊齋所誌易釵而弁之顏氏是也大約顏楊疊韻而訛傳之耳紳士為湖北巡撫方公孔昭罷官歸就住宅聽事為公所又得老諸生王公雯耀佐之遇事商推至當相傳方公初歸治第以糯米汁黃薯蕷揉作粉範甎以為墻

壁堅固異常人多議其太奢後賊圍城糧絕乃撤墻壁以給人食城中賴以不飢始服公有遠慮外援又得鳳陽巡撫史公可法廬州守將靖南伯黃公得功益有所恃而無恐史感左忠毅公之知師事之左公嘗後夫人居城中嗷嗷時來省視有警即調兵來援賊第七次圍城事甚急左夫人嚙指作血書乞援中有請速調大兵來援之語秀才邱某謂調字太緩請改率字僉稱善史果率大兵親來解圍並斬賊愛將偽無敵將軍脫非史公親至事不可為皆謂賴邱一

字之力也黃有愛姬寄居城中與疊摺扇一柄令姬藏之如有萬分緊急使人持扇為信當親自來援第七次之圍甫解獻賊在蘄州聞斬其愛將大怒謂蕞爾一邑不信如此猖狂乃自領精兵來攻聲稱為愛將復仇時史公甫去不便再請衆素聞黃公有扇存姬處為信不得已同往求姬姬、曰良有之但公曾言非萬分緊急不可此其時矣遂出扇與之衆喜星夜馳騎詣黃黃、見扇果立刻來援時賊圍城已月餘晝夜攻擊城中勢實難支忽西城外賊隊不戰自潰衆

知救兵已到守益力少選黃公大隊已至獻賊素極畏黃星夜馳遁逢次謂人曰嗒初以一邑易下不圖果如此結實遂相戒不再犯桐城故幸得瓦全亡無何邑侯楊公以御史行取入都代者為張公忘其名辦善後亦極有法今楊公張公史公黃公皆各有專祠以尸祀之黃公祠並愛姬祔焉或曰係黃所狎妓非也予兒時見王所著全桐紀畧一書言之甚詳今筆其大畧如此夢園主人曰龍眠福地楊公奇女子絕好一部傳奇君盍演之

禮園言如皋孝廉陳某恃刀筆雄於鄉家以此充裕所居為錢肆一日坐肆中有擔水者過其門手一紙陳取視之乃會券也陽謂曰此五貫錢劵汝何處得之可俾我我與汝錢五貫擔水者不識字得錢則欣然而去先是邑有富翁以訟事繫獄託主計者某為市田得錢數千貫將以營救於當道攜會券往不意中途遺失為擔水者拾取落陳手越日知之主計者詣陳伏地言狀乞其見還陳曰無有因約以半歸陳但求其半了了居停事陳怒拂衣入內主計者自揣力不足以敵陳涕泣而歸自思誤居停事無顏入獄告之遂投環死其妻見夫死已無所依亦雉經富翁在獄中以主計者久不至亦陷於辜蓋一舉而斃三命焉越年餘陳與客奕暫見主計者之鬼來索命駭而仆地舁之入室旋死數歲其幼子殤妻妾相繼死陳祀遂斬夢園主人曰律逃王法卒受冥誅果報之速若此書之可以警世

禮園言浙某翁遭亂出外逐什一之利如是者數十稔一日囊金而歸舉家歡慰某亟問女何在蓋某有一女平日最鍾愛者媼以適人對壻家即在前村某亟欲視女不暇解囊纏匆匆往壻家女見父忽至悲喜交集呼其子出拜翁見幼甥大悅又以愛女故出白金一錠予之女窺父多金心動乃呼壻至隱處謀弒父壻訝曰而父也何出此言且為此豈得為人耶女怒詈曰窮骨頭終是乞丐相父自遠方携多金以適我此天以金賜我也既遇胡不取吾父已老邁脫後死於家則金為兄嫂物安得到吾與若耶不從我即當先死夫固愚民又惑於婦言遂殺婦翁攫其金並支解其尸藏甕中埋臥榻下人無知者越日媼使其子來尋父女故作驚訝狀曰吾父數十年不歸何曾至此兄曰昨甫歸即至妹處安得云未來耶女堅云未來兄大疑亟回家白母初不料有此事或疑其至他戚友處句留耳蹤迹久之殊無影響闔家始憂媼又至女家問其究竟見父否女答如前媼無計然見女家衣食忽豐心亦稍稍異之女留媼午飯已乃提刀提鮮魚就階持刀去其鱗剖其腹遺血在地其幼子新睡甫醒起見之大聲曰今日又殺外公耶孃何其血之多耶前日殺外公亦如此女撲之女聞言色變急以他言亂

語亂之媪睹此情狀急歸呼三子並往搜之至牀下土墳起尺餘發之得甕破之則翁尸在焉一家悲慟旁觀者無不髮指執其夫妻送官究治夫與妻皆抵辠如律夢園主人曰女貪父財而弒父天即使其子發母之奸孰謂闇室中無鬼神哉

禮園言海陵陳某以筆刀起家人皆畏憚之一日過市哭有市菜男子某呼其名而詈之以狗彘衆料其必怒陳竟置若罔聞扶杖而過衆竊訝之初某雖以市菜為業而好勇鬥狠人莫敢侮或激之曰若果是豪傑侯陳某過此能面辱之吾輩始服汝當以酒肉為勞某素恃強陰計難與陳敵而以畏葸為恥遂力任之羣譁然飲之酒適陳過乘醉詈之歸後酒醒既悔且懼聞扣戶者出視之則陳所使名已者也益大恐不敢不往遂匍匐至陳所膝行而前再拜自陳辠狀乞其寬貸陳遽扶之起曰何為若此老夫在世數十年曾未有人敢挫一豪者若竟能之信是好男兒吾壯汝名汝將用汝奚云辠也某欲首謝陳又命之坐曰老夫耄矣所産懦弱不能繼吾志吾視汝頗有膽氣欲繼汝為嗣而代吾逐什一之利不知願否某大喜過望即呼陳為父陳戒之曰異日凡有人欺若々儘毆辱之脫至死有老夫在無妨也某本強橫既受命如虎生翼遂日以淩虐鄉里為事人苦之有貧民負其直不勝其辱與之鬥死某懼走告陳々曰爾至官可直任不辭吾自有法活汝也某信從之竟議抵辠在獄使人告陳々終不往至棄市日陳如前攜杖至西市觀行刑某見而號泣陳笑曰小子爾今日尚記得罵老夫狗彘時耶某聞之怳然悔已無及矣厥後有賣漿者某以捉姦殺妻而奸夫逸去大懼往求計於陳々為之謀曰爾歸家可置妻尸於牀如常貿易俟夜闌有過爾市漿者即殺之並妻尸以報官某受計歸是夜竟無人至天將明適陳某之子自署歸過其門見燈火猶明入問之某不暇辨別遽決其首取火視之乃陳子也竟以雙首報於官計本為陳所授陳知之而不敢言一邑之人皆稱快焉夢園主人曰陳之報市菜兒巧矣毒矣而不謂以子償之謀人者適自謀耳天道固不爽也

禮園云寶清聞之何悔餘丈云常州李申耆先生為
本朝巨儒博極羣書名滿天下尤精輿地之學其所
著作至今尊之記其軼事數則先生貌奇醜短身朋
腹深目勾鼻面黑如漆痘斑若錢大模糊層叠於輔
頰間幼時應童子試日未午先生已交卷矣邑宰見
先生兒陋而年最少交卷太速心訝之呼先生上問
曰汝年幾歲矣曰十二歲邑宰笑曰題目汝識其解
乎先生曰既作文豈有不解者乃引經據註條分而
縷析之邑宰大驚曰汝讀何書先生曰十三經諸子

已完史漢尚未卒業然略皆上口矣宰見其言誇乃
摘禮記爾雅問先生背誦若流又取疑義相難先生
析衷皆當宰大喜謂先生曰汝歸矣吾不招覆汝也
汝文吾已閱計通場當無出汝右者招覆非第一不
可然汝甫垂髫又初試即巍然首列非所以福汝亦
非吾所望於汝也汝歸矣吾不招覆汝也宰乃以硃
筆書楹聯贈之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得寗馨
兒今鼓吹導從以已輿送先生歸復將先生試卷刊
刻於應試者各給一本曰熟讀之此科名寶筏也先

生旋入庠甲子鄉荐領解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散館
以知縣用補吾皖之鳳台今鳳台故壽州屬縣風俗
强悍地磽瘠不事耕耘其壯者多四出摽掠亾命淮
泗間其土豪則為逋逃藪藏匿奸宄而分其所得先
生常一騎從健役以勸農為名每出不意至豪家縛
其魁又察其中有材技足取者撫而用之使署捕快
責以擒賊於是豺虎皆斂跡而鳳台大治當是時大江南
北盜風熾甚百文敏公督兩江治盜嚴適儀徵有巨
紳為盜刼而殺其全家以逸文敏振怒限所屬以一

月獲盜否則皆劾之羽檄紛馳各州縣相愁以目先
生獨陰偵知盜係蒙城人而匿於鳳台境又知容隱
宄盜之大猾勢張甚不肯受捕也乃召受撫之役至
署內室酌之酒酒竟而泣役怖問之先生曰吾官褫
矣不日將歸里故與諸君別耳役益怖固問之先生
曰儀徵之案君所知也一月不獲則官必劾然吾之
所痛者去官之後耳且宄盜匿此間孰不知之假
使後任獲之則吾之處分豈淺哉言畢又涕沾襟曰
若君能取之者吾以此事屬君矣無如吾亦識其不

能也已矣吾其終爲塞外之鬼矣執役手泣下不止役亦嗚咽良久良久奮然曰公好官也甘自得罪去官不以難事屬役輩公好官也不死於好官時吏何時死耶請公收役妻子於獄而以籤票諭役往三日必歸不歸則役死矣役妻子惟公憐之冀不絶宗嗣公之賜也公含淚拊其背許而遣之役即日至猾所居距城四十餘里至時日已莫猾家方張燈宴客役突入曰故人久別時切相思今日遠來願陪嘉會得無笑我爲不速之客耶猾熟視役笑謂之曰君久已歸正何事忽來得非儀徵案耶役乃出硃籤示之猾指左坐一客曰此即某也君與之商議行止聽其自主君以李青天命來吾不忍加害否則赤吾刀矣役乃痛哭以妻子下獄事告之左坐客大聲曰去即去耳以我一身害君一家氣誼何在起〻我即從君入城矣相將而歸猾送之至城門而返先生於役下鄉時即置極堅囚檻一具並集壯丁百許人以俟布措甫妥而役偕盜至先生升堂略詰姓名即檻解蒙城身自護送爲鳳台距蒙城八十里半道有巨鎮爲必由之路而鳳蒙分界處也至此中共乃使檻車入店內而以胡床置門外時鎮中聞獲巨盜皆來觀男婦坌擁公掀髯大笑謂衆曰此盜非我不能禽亦非我不能制也蓋此盜妖法甚大有九口飛刀人一近身必爲所殺我初與之戰時方數合此盜遂敗我追之渠放飛刀來我遂以掌心雷擊之飛刀始散我追急時渠搖身一變化爲鷄鷹直上青天孰知我已請二郎神在半空中挾彈弓等候矣渠爲一彈子打中左膀始跌下成擒否則正未易就縛也我今立此大功汝等可爲我賀矣言次以巨觥自飲指天畫地描繪神情觀者如目覩叱咤形狀爲又命僕人酌酒飲諸男婦語拉雜不休酒態夭斜始登輿行方先生入店時猾已遣其黨來劫因繼見先生在店外劇飲醉語支離愈益笑其易與雜儔人中立聽許久先生行後尾之出村而檻車不見矣猾黨追尋不得而返先生猶鞭馬作醉態狂奔至蒙城則檻因已到數刻矣蓋先生逆料猾必劫因計劫因必於交界處故檻車入店時先生即攔門而坐使外人不得入店而以荒唐

不經之說聳人聽聞延閣時刻店中壯丁飽餐後即毀店家後牆籠檻車疾馳至蒙先生在店外自飲者悉白滾水僕所持壺則好火酒也先生既至偕蒙令當堂訊兇盜詞即聯銜飛稟文敏聲明鳳台捕得遵檄解交蒙城轉解歸案並索得蒙令兇盜收監印文先生始返鳳邑次日而兇盜即越蒙城獄逃蒙令懼罪仰藥死夢園主人曰予曩但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先生之為吏精於用術若此觀解囚數語離奇惝怳直以文章行之通儒能吏兼擅其長已

# 夢園瑣記

十

研香又言查小山至海王村閱名人書畫有中意者即命將去絕不問價也一日至某骨董店甫入門聞籠內八哥呼曰查三老爺來矣心異之越數日又至八哥呼如前查喜甚問主人曰此鳥售否主人惶悚曰此乃友人之物否則即以相贈遑敢言價耶查命往詢其友良久始回曰友人不願售也查固強之再往仍不肯售查憤曰吾不計直非得此鳥吾不歸矣主人三往友人始願售索朱提百兩查欣然予之攜八哥歸則終日但能呼查三老爺不解作他語夢園主

人曰小山何其愚骨董主人何其黠歟

翁覃溪先生能於一粒芝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每逢元旦輒書以為吉慶自少至老歲歲皆然迨至八十五歲元旦兩目昏昏竟不能成字先生不樂是年即歸道山予又聞表叔祖陳補農先生自言曩在京師有某貴官以四便面索書玉茗堂四夢酬以重貲先生書至三夢覺目力腕力皆竭矣予又見有人於紈扇上以蠅頭細字書赤壁賦作東坡小像亦是絕技然字體欹斜以意為之尚非登峯造極手段也

程蘅衫篆隱園自言經營三十載始成屋宇不多布置幽雅蒔松種竹鑿沼引泉皆老翁親自料理雖半畝之區而花木繁茂臺榭玲瓏處處引人入勝予庚戌暮春曾過訪焉嗣由菊江返棹將赴白門復詣園話別蘅衫觴予於寄傲軒指一樹告予曰此洋楓也視之葉作深絳色扶疏可愛誠為目所未見席間一賓一主食止三品約而精飲越釀數甌既醉且飽以去留詩謝之迨戊辰再至皖江則蘅衫久下世兵燹之後園亦蕪沒為之悵悵秋雨連綿枯坐小吟寓偶然念及此筆記之以見園亭之不易成而舊游之難再續也

叔平言直隸某翁家小康止一子某甲嗜賭博好為狹斜遊翁以愛憐故不能禁之年老病革謂媼曰我病恐不起家有田數百畝子孫原不至凍餒惟汝子不能安分守業殊屬可憂不如就我一息尚存將遺產憑族戚分為三汝一汝子一汝婦一縱使子敗一分尚有二分或不虞終窶也媼亦以為然遂憑族戚遵翁治命而瓜分之翁卒不逾年甲果將所分之業揮霍一空每賭負歸輒與母妻牴牾二人無如之何輒為代償不數年室如懸磬母時背人垂淚婦美而且才有子八齡從師讀書婦恐傷姑心百端勸慰謂兒判十指勞亦足仰事俯畜蓋婦精於鍼黹縫紉衣工多謝不及里黨慕婦賢爭樂就之藉此具甘旨奉姑餘以啖子己則粗糲而已一日為鄰家製裘方成甲瞯婦他出攫取付諸質庫比家來索裘婦覓之不得恨將投繯忽聞門外喧呶甲率博徒數十人排闥入母與婦皆錯愕甲大聲呼婦曰裘已典質我自

償某券我憐汝終日作苦亦非長策今已憑衆將汝賣與前村某翁為妾某家道尚豐汝從之既為得所我以身價佐撐蒲誠一舉兩得也少選輿人即至矣婦大驚牽母裾哽咽不能成聲母憤極詈甲曰忤逆兒不能養母賴婦賢不致餓莩今乃忍心為此彼若去我與汝子尚能存活耶汝縱不念我寧亦不念汝子皇天有知雷霆不汝宥矣甲怒荅曰汝休絮聒婦嫁去汝亦可得少沾潤不强於苦守耶趣婦速為料理婦持母衣泣不肯行甲憤取搗衣杵當頭擊之腦裂殞命衆見婦死紛紛鳥獸散婦之母家憐婦慘死控於御史臺三法司會鞫以夫毆妻死例不問擬時吾邑姚端恪公為大司寇閱爰書乃將二人情狀分疏詳敘論擬大略先叙婦之生平斷曰此孝婦也繼叙甲之生平斷曰此逆子也以逆子殺孝婦理已難恕況復逼其改嫁忍心擊斃則夫妻之義已絕矣合依平民故殺律問擬疏入得旨俞允將甲立決以徇聞者無不稱快端恪官刑部久律例皆其手訂號為姚律公嘗言所訂爰書多於死處求生而於生處求死者惟某甲一人而已夢園主人曰原情執法不泥於律而轉得其平惟明克允吾為端恪誦之

叔平言池州老儒某翁年五十止一女年及笄美而且孝翁愛憐之不肯輕以字人女亦願守貞盡孝父女相依為命同里太學生某甲居甚近翁時與往來稱莫逆甲家素豐翁小有告貸無不慨然相允甲至翁家必命女出見呼之曰叔雖異姓如骨肉焉翁忽被穿窬誣為窩藏逮繫入獄甲聞特來省視代為不平義形於色且毅然以料理官事自任勸女勿憂女感激拜謝并求為父辨冤甲諾之久而無耗女時趣迫第漫應之倏逾半載翁竟瘐死獄中矣女聞呼天

搶地誓以身殉甲來唁慰謂徒死無益當速為父營身後事女哭曰家無男子又苦乏貲奈何甲曰容為籌畫女曰事急矣為今之計非賣兒身不可如有為父營身後事者妾賸不辭惟叔父圖之甲曰我與汝父至好後事我義不辭容如有所需問我可也女益感激甲特遣一婢一媼來伴女並給日用之需乃市美材為翁殯殮里黨皆稱其義甲自是嘗來視女閔其獨處欲令遷與同居女從之甲時尚無子浼媒嫗為覓小星悉不當意婢媼乃說女曰疇昔姑言為父

營身後事者妾賸不辭此語尚憶及否女歎曰良有之幸遇叔父我時媿粉身莫報也婢媼笑曰渠以無子覓小星皆不當意姑所知也姑盍日長終當適人與其適他姓曷若逕從叔父藉以報德計亦甚善女揣其言必甲所授脈、不語婢媼又慫恿之且曰為親屈身不失為孝況悖德不祥宜速圖之女無可如何唯、而已遂為甲簉室心雖鬱、感其德不能不隱忍也甲寵之專房一夕酒酣不禁撫掌曰卿今歸吾、願已足今相從數月料無他意願以直言相告

為我卿煞費苦心矣女以其言有因佯笑問曰妾蒙君寵實出意外不知何以煞費苦心也甲笑曰汝不知耶汝父當日係我賄賊誣扳後又賄獄卒絕食餓死故幸得汝、父若在安肯以汝與我作側室耶女復佯捋其髭曰似此煞費苦心足見多情第恐是君誑語耳甲正色矢以無欺女佯再三稱感時甲已沈醉女為解衣扶之上榻甲就枕鼾聲如雷女乃望空泣拜嘿祝父若有靈當佑女為報不共戴天之仇祝畢起身以繩縛甲足纏牀柱上又以繩縲甲首而力

搤之須臾氣絕女幼從父粗能作字遂挑燈寫訴詞平明自投邑宰邑宰見狀大駭商諸幕賓僉謂以妾謀殺家主罪應大辟今據控詞係為父報仇第甲已死無從研究真偽事情重大倘憑一面之辭則以後謀殺親夫皆可藉名報仇便免治罪國法何在況女從某甲已非一日似宜依律懲辦為是邑宰以為然遂定案詳司俱無異議時胡果泉中丞閱爰書殊不以為然謂甲死雖無可對質穿窬尚在訊其賄嗾與否便知虛實況有獄卒如果受賄絕食更為可憑但

獄卒甚多互相推諉猝難得其主名耳再四尋思不覺朦朧睡去見二豕跪地下泣且歌曰牛伸兩腳馬長雙角兔戴高冠兩犬吠躍歌畢頃滅公驚寤心知有異乃援筆於几上反復書此四語玩其字義忽恍然曰牛伸兩腳為朱長馬雙角為馮兔戴高冠為冤雙犬吠躍為獄意者獄卒中有朱馮二姓即受賄絕食之人耶亟名邑宰詢之果有朱馮二人公笑曰得之矣遂拘穿窬與朱馮二卒嚴鞫皆吐實公以甲有應得之罪已死勿論朱馮身為獄卒受賄戕生是以人命為草菅立命斃於杖下以警其餘女報仇自首其志可嘉諭令族長領回並罰邑宰輸金養贍且為請於 朝廷建坊以旌其孝遐邇聞之無不頌神明焉

馬夢園主人曰甲之謀女毒甚亦秘甚若不自吐誰知之者乃天奪其魄以成女之烈全女之孝焉非遇胡公女必死於邑宰矣凡治獄者皆宜引以為戒也

江湖之間解氏為望族其旁支入海者名郭索少無賴橫行鄉里人呼為無腸公子壯歲浮海遇島中神君與鬥勝之踞其巢穴自署為王一時元衣督郵河伯使者河伯從事咸憚其剛猛每歲仲秋十萬白八執穗以朝故子母孳生日繁而王則概奴視之遂稍引去還歸江湖有解蘊中者初任甘黃州甲仗大使以功擢曹卯常侍直帝內宴宣蘊中入賞其足杖映妙藝德充盈晉階一品封含黃伯焉爽國公甲藏用恃專盤之寵先王嘗稱為圓珍巨美功臣見蘊中進御遷秩心忌之在上前媒孽其短曰解氏以介士起家外強中餒恃其戈甲傷人無算願陛下防之帝聞甲言亦以蘊中聲價自高惡其侈靡罷勿用蘊中喟然曰同類相殘可以觀世變矣因解組隱於三泖之間撥棹擁劍以嬉適黃城侯南寵乘潮過其舍蘊中他出博帶夫人見寵至趨而避之蘊中歸夫人告曰黃城侯與爽國公交最厚忽來蹤跡君不去必有意外之憂遂徙居海陵以終其身通泰至今多解氏皆含黃伯之苗裔也別有彭其者乃彭越之後自以文章可敵長卿因冒其名蔡謨初渡江誤認為解味其言不覺嘔吐至死謝尚嘲之曰卿何不熟讀爾雅耶後唯呂太守亢十二圖攷訂支派綦詳江海判然

二族而其處稻花村者則尤為翹楚云贊曰金相玉
質明月秋江浯翁知己笑舌奚傷六不敵團一大輸
黃嗟爾出將入相之雄材云胡困於杜康縱紲步兮
無勇遭吏部而傾筐維筮易之象離兮老饕共賓此
琳琅

嘗孜水族加恩簿解氏南氏甲氏之外李本則授跨
仙君子世美公鮮于羮則授輕薄使銀絲省饔德郎
單長福則授泥蟠掾食寵倈則授添尉太監盧清臣
則授橙虀錄事守招賢使者白圭夫子則授骨鯁卿

黃薦可則授三德尉兼春縈小供奉屯江小尉則授
追風使甘鼎則封醉舌公元介卿則授通幽博士甲
圻翁則前授探甲尚書擢金九丞相九肋君長尾先
生則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玉德公李遐則進秩清
綃內相頡羮郡王田青則授具體郎獨步王江珠則
賜封流碧郡為靈淵國追號王柱仙君稱海珍元年
合州刺史仲扃則始命為含津令尋陞愨誠君加封
紫暉將軍兼甘鬆左右丞試甘圓內史杜口中郎將
白中隱則授含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兼脆尹以予

論之若李若鮮于若單若盧若季若江若仲若二白
尚已薦可之毒乃其大疵烏可列諸供奉耶屯江小
尉仗箕伯之威稱雄天塹不加驅逐反予以官誤矣
至於鼎與介卿雖宜授職猥以甲圻翁涵廁其間而
謂巧禮智仁四德俱備任為宰輔翁不過跛足從事
一流人物耳以登鼎鼐吾為波臣恥之長尾田青則
更屬自鄶以下品題未偏遺賢尚多富春之時當互
洋山之梅春來其尤著者顧不寵以金紫焉當軸者
毋乃夢夢歟

承甫言楊曉東都轉裕深由縣令起家清風亮節遺
愛在民道光二十一年公知嘉興縣事時英夷犯順
乍浦逼近海口郡城戒嚴有閩人為奸細者民間獲
之送官搜其腰纏得洋人書兩緘某太守立寘諸法
賞獲犯者自是匪民藉端滋事遇閩人即指為奸某
太守聞而愎受枉者不可勝數公力爭之太守笑曰
為民除暴某之責也君何為姑息耶公曰除暴是太
守事而審理冤枉縣令責也俟某問實再正典刑似
亦未晚太守語塞公即命從役將繫縲數十人帶至

縣署研訊分別省釋並諭居民凡獲奸細先行送縣一時全活者數百人某太守又誤聽武弁言招糧艘水手為義勇自給軍械輙以不得口糧為辭白晝刦奪勢甚洶洶太守患之公首捐廉俸不足又令紳富樂輸資既集號於衆曰繳軍器一給錢千三日不繳殺毋赦於是悉行遣散地方得以安堵未幾調任去閭人之家於禾水者扶老挈幼持香跪送者不絕於道官杭嘉湖道時紹興有富室子與對門薙髮匠之女私茍合訂終身憚其父不敢言微露其情於母母怒

亟為授室既婚子又往女家女恨爽約潛以刀斷其三指負痛奔回登榻而斃其父母往視詰新婦婦不知所云疑為報於縣即以新婦謀殺定讞婦家亦大族控於省時某廉訪病大府知公能檄治其獄公於新婦上堂問數語即命取保釋歸翁姑泣請懲治公怒曰汝子死於非命汝將殺一人以洩忿耶抑欲得仇人而甘心耶汝謂汝婦殺汝子則三指安在吾亦知汝痛苦吾必為汝雪寃也命俱出密遣其姪偕幕賓某潛往察訪得與鄰女私通情節公又派員偕某

友往逮入女室登樓啓牀下板則三指在焉逮女至一鞫而服有問公何以乍見新婦即知其寃公笑曰是在隨處留心耳婦到堂跪裙開露足婦回顧理裙覆之顏色慘沮而舉止端重是以知其寃也數日其家來報婦已仰藥死公為言於中丞如例請旌公後官至浙江鹺使夢園主人曰公之三事皆卓卓可傳而斷獄尤為明敏三指安在一語固已打破疑團矣彼為縣令者胡見不及此耶

承甫言沈蓮溪觀察由淮徐兵備解組歸田某生館其家聞觀察言官刑曹日檢舊卷得奇獄焉乾隆初年有某省孝廉入都應禮部試報罷意興索然獨行市上遇兩嫗同聲曰姑爺胡久不歸夫婦即有勃谿過即忘耳決絕如此令我主母望眼欲穿矣孝廉曰汝誤矣我與汝素不相識也兩嫗曰姑爺出門月餘主母日遣招邀今幸途遇須到家一見主母免使吾輩日遭呵責耳遂牽率以行孝廉怒兩嫗且勸且行堅不釋手旁觀皆以為夫妻反目其岳家遣人邀歸故無過問者行里許至一處曰到矣視之高門大廈

宛然閥閱世家閽者鞠躬屏息曰姑爺來乎孝廉不解所謂逡巡登堂珠簾畫棟華麗絕倫壁上皆名公巨卿書畫意主人亦顯者方將俟其出而詢之忽傳夫人命請姑爺進時已薄暮秉燭者卷幔者前導後隨越門數重入內堂見有中年婦人側身旁坐妝飾端嚴婢媼十餘輩環列左右見孝廉曰坐一別匝月胡竟不歸既往姑勿論以後總當和諧即命侍婢喚女出有頃附耳密白數語夫人怒曰母命不敢違將求死耶叱婢再促之閨房中嚶嚶細泣聲婢還報實

緣卧疾未得來夫人笑曰吾祇此一女溺愛太過致執拗如此幸姑爺亮之孝廉唯唯夫人命開筵俄而酒有羅列珍錯迭陳香氣續紛沁人欲醉又有三五小鬟殷勤把盞到此直謂桃源誤入溫柔鄉即在須臾矣飯畢夫人命至書室少坐曰吾女嬌縱非吾親往勸諭不可即有雛姬持燈引至書室明窗淨几布置幽雅上橫一榻亦頗精潔倚枕不覺睡去比醒四面黝黑不知何處用手摸之周圍皆壁無可展動悶極大呼聞間壁有人曰老七來乎少安毋躁孝廉曰

此何所汝何人何以若此呼我其人曰我輩皆被誑至此在前有五人至我而六汝非老七乎呼之果有六人皆曰我輩來時皆不自知到後大聲呼救迄無應者不如少休以覘其變孝廉曰來幾時矣何以為食六人曰最先者已年餘每日自上擲下炊餅四枚聊以充飢言次聞頂上有聲露微明有物從空墜下摸之得餅四從此日坐陷阱飢則食倦則睡或呼同囚者與談如是者三四月忽聞頂上啓板聲仰視有竹筐縋下則燈一飯籮一筯二酒一甌菜兩簋也携

出之又聞閣板而去問諸六人皆有所得不解何意來則食之耳孝廉食次覺奇香噴溢與初到時筵席相同疑之輟其半又復瞢騰睡去及醒覺周身束縛張目視之則身在菜市口法場彼六人者已身首異處矣於是大聲呼冤向例臨刑呼冤皆得停刑監斬官呼之上問何冤孝廉曰我係某省某科舉人不知何故坐大辟監斬官詢其姓氏大驚令暫緩決招其同鄉京官問之良是因奏請開釋而另緝正凶焉七人者皆巨盜不知如何更換 上怒責問被累者甚

多向孝廉根究巨室則岐路倉黃無從記憶自此臨刑皆須點名應聲然後處決夢圜主人曰天堂地獄變幻須臾奇事奇聞乃在筆轂之下孝廉竟得再生亦險之又險矣

東坡句云白菘類羔豚又與徐十二書云菰有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放翁句云烹栗煨芋魁味美敵熊蹯山膚水豢甘肥醲醴羅列滿前反有數見不鮮之歎豈若菜羹風味之足能耐久耶揚州陸海皆備獨黎祈一品最劣蓋他處用石膏菰則以鹽滷點之故味苦不腴庖丁多潤州人有南烹而無北炙亦覺未能適口予每飯輒思鄉味不置讀蘇黃二公詩文適獲我心特為拈出彼炮鳳烹龍雕蚶鏤蛤羹誇七寶鯖詡五侯者夫亦何嘗知味也哉

予少時讀書撫松草堂土壁竹窗向陽暄暖院內雜蒔花木生意盎然晨往夕歸風雨罔間斯時除定省重闈他無所事但以讀書為樂胸中一點靈機用之不竭叔姪昆季終日咿唔家計又直全盛之時遠道延師脩脯豐厚堂上望其成名督責倍至每歲小除夕始歸家正月初四即入塾率以為常端午中秋先生還鄉吾輩依然伏案也數十年來官京師擢外臺兒孫書室視草堂華麗過之而讀書者則不若當年之勤奮自媿薄領叢雜冠蓋逢迎又弗能如先人之殷殷訓誡致令後生小子入於荒嬉是予之過也夫是予之過也夫

讀書之人不善治生以其明理見義恥得非分也而亦有不然者亟於求名因之罔利欲行其諂必濟以貪上下交征舍此別無進身之具於是反其所學頓改初衷冀昏夜之無知恃寅緣之有術既恐得不償失先謀抵彼注茲外示清廉而中懷鄙瑣陽為拒絕而陰若穿窬竭萬姓之脂膏塡一人之谿壑此以賄往彼以賄來求名市名罔利獲利縱僥倖一時免於敗露而撲滿之器斷不瓦全數十年來目見耳聞者多矣誠不若守我青箱故物為子孫作久遠計也

商賈利厚田畝利薄棄薄取厚人情之常不知利薄者以勤儉起家可傳之十數世而子孫不至凍餒利厚者則因富生侈天道惡盈商賈之家從無百年不

敗者即以予家論之兵發之後質庫蕩爲無存族人流離遷徙靡有定居而其躬耕隴畔以田爲業者迄今尚能存活若懷遠洛河一族自前明至我朝未嘗商賈而務農讀書獨能享世久遠非其明證哉予在邦上勸友人之業鹺者多置田畝爲子孫計輒以予言爲迂乃其身後弱息受人欺凌曾不數年勢已岌岌嗚呼舍本逐末安足恃歟

不知節省是予一生短處不屑鄙吝又予一生長處唯不鄙吝人皆笑其任情慷慨任意揮霍徒以濟人將來自己作何歸著而予不悔也昔日我求人今日人求我我今日既助人安見異日人不能助我耶且即使人不助我而儻來之物用之果得其當不必求報而冥冥中自有鬼神知之予何悔哉矧我冠博帶變而爲布韈青鞋三鼎五烹變而爲芹藿蒲鮓處豐如此處約亦如此予之真樂自在終不忍覩飢寒而弗拯遇困乏而弗援也

劉以興明府幼時夢一青衣道人跛一足入門長揖形容慘沮問其名答曰予園中栗樹神也蒙君家培植二百餘年今遭汝叔刖予足指過半痛楚不堪乞速救予明日告其尊人南谿先生往視之樹下鑿一池寬三丈深六尺樹根狼藉即命工匠以土填池越三日復夢樹神來謝授以紅綾餅曰喫此君必貴厥後乙酉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此亦吉甫告予者予謂栗可主社固宜有神以興之科第未必因此而得神感其惠先報之耳

吉甫言農人黃某夜戽水背倚塘坂適當蛇穴不知也戽者一身隨軸俛仰蛇伸首欲出爲背所阻蛇不能出屢以舌舐其背奇癢黃疑爲蚊嚙乃以指蘸口涎塗之愈舐愈塗如是者終夕天明視一赤煉蛇死穴中始知唾涎能毒蛇也又言族弟慶元貿易南行道經吳家圩偶坐塘畔左手誤觸一刺痛如火炙旋見肩臂青黑身爲之僵從者以繩床舁歸次日半體皆青左喉下潰一孔色黑赤家人惶怖請瘍醫宮某治之一見驚曰此乃中土公蛇毒也是蛇剖腹而生其穴必擇榛莽茂密之地及孕時穴前草生一刺如針直立蛇日舐之利其鋒芒雛將出蛇母以刺剖腹出

其雛〻生而母死矣衆往視其穴果如所言歸以告醫曰速取母鼈肉切薄片貼患處俄頃肉焦黑三日全愈予詰其故曰土中有此蛇雖數尺下鼈必掘食之而後止若室中有母鼈肉藏雖密蛇必覓食之而後快物類相制故也夢園主人曰涎能毒蛇裸蟲勝物刺腹生子母亦何辜此輩殆非丹卿之族歟

曩在京師得見乾嘉諸老輩言論丰采可師可法心竊慕之十餘年來東南耆舊彫零殆盡予亦皤然老矣高材捷足投筆從戎哀〻而登一新壁壘乃以腐書生蝨其間譬諸農婦村嫗不諳時世妝雖欲塗抹效顰能勿自慚形穢耶猶幸先正典刑往日奉為圭臬者久而不忘差足以化其俗情平其躁氣優游自得與物無爭覺歆羨都消牢騷胥免蓋身歷四朝年過半百看穿世態不復再去緣竿也

虎一產三虎二豹一虎將渡河慮豹之食虎也先負虎不可然則先負豹歟先負豹次負虎尚有一虎未渡也復渡河負之而既渡之虎喪於豹口矣虎父性猛虎母性慈顧三子曰吾不顧汝兄弟相殘也有兩全之道焉負豹先渡置諸河之南復渡河負虎置諸河之南一虎一豹離母則豹將食虎母又負豹以趨渡河而北舍豹負虎渡河而南兩虎相見依〻斯時虎母棄豹於河之北兩虎皆得全其生矣虎母曰虎吾子也豹亦吾子也於是復渡河而北負豹以渡於河南而還居南山之穴乳之既長一日者虎母他出豹竟食虎兄虎弟見之而遁遇其母告曰豹食兄矣母喟然曰悔不棄諸河北也獵戶見之以語方子方子曰天不欲多生虎故生豹以食虎彼虎母者婦人之仁安能斷決也哉

鸛之食蛇夫人知之矣不知鼠亦食蛇貓之食鼠夫人知之矣不知蛇亦食鼠蛇鼠相食各以其時蛇食鼠在雷發聲之後鼠食蛇在雷收聲之後或曰蛇棲野鼠穴室蛇烏乎食鼠〻口小蛇軀長鼠烏乎食蛇而不見田亦有鼠乎而不見倉亦有蛇乎而不見齊之小蛇乎而不見魏之碩鼠乎雷發聲則蛇啓蟄而出覓鼠為糧食鼠之蛇必非吞象之蛇也雷收聲則蛇入蟄而藏供鼠作膳食蛇之鼠必非竊雞之鼠也

蛇鼠皆有王蛇其獸鼠於王耶鼠其獸蛇鼠王耶不可得而知也第知蛇食鼠鼠食蛇云

鼠於五技之外復善盜家人見其盜雞卵也必兩鼠同出一鼠在前攫雞卵以兩足捧之一鼠在後銜其尾徐徐倒行以至於穴若不驚之盜如初偶以語予予曰噫黠哉鼠也北方目善畜財者為鼠又目南人為鼠彼之善盜者北乎南乎予知相鼠見之必曰非我族類也

猶記李筱泉制軍官粵藩時為予言弋陽縣署大堂後有小穴鼠王居之官給以糧日數合吏司之冊有定額歲以為常幕賓某以為鼠子何物乃敢食天家之祿戒吏勿給制軍時宰是邑亦以幕賓之言為近理姑聽之乃未幾天寒幕賓啓笥取裘則笥中之裘自上至下皆為鼠洞穿一穴而笥固扃鑰如故也某大駭告居停復鼠糧已則親詣鼠穴焚香拜禱之後遂無恙由是觀之益信鼠雄於南方固不獨吳興有陳二公也

猬之為物蠢蠢然厥性駑鈍少犯之則毛怒張若矢不可近能狎虎入其耳虎遂死虎死於猬猬真無敵哉然而見鵲則仰腹受啄中其矢轍爛鵲之智又不若猬也猬故示怯於鵲鵲乃受制於猬京師人尊為財神見之則喜焚香送入廟中南人之居京師者亦以猬占科第予戚友家多有驗者予亦數見猬則吉祥猬一微物耳何以得重名何以能前知客問於予予無以應也或曰刺端分兩歧者蝟如棘針者蝝或曰毛順者雄逆者雌或曰蝟可以治胃疾自出國門久不見之奴子曰前年竹林中有猬惜予獨未見也安得驅而出之以證諸說

# 夢園瑣記

十一

詠華言吾鄉姚文僖公之高祖某翁業賈平日待人忠厚鄰有顯宦某終於家匶尚在堂一日其家有婢子持銅香爐至翁門前求售翁適見之市以青蚨五百數日後翁徵聞人言官家公子以靈犀前所供香爐忽失去知為婢所竊重責之拘囚於室翁乃詣公子曰聞府中失爐〻式若何公子告之翁乃取前所市爐送還公子曰婢子無知老夫先亦不識為府中物茲特完璧歸趙乞念婢子取直無多恕其既往幸甚公子義之江右王某市布常來吾鄉翁與善有年一日王某持五千金授翁曰吾將歸謀他業留此乞君代為經營翁固卻之王固予之翁欲書券王曰吾兩人乃肺腑交何必書券耶翁不得已受之權子母遂以致富數年後有江右少年踵門求見翁詢其家世則王某之子也問來何事曰吾父久下世矣翁聞之淚下曰尊公故後吾子家計如何曰小子不善生〔治〕重以食指浩繁遺產揮斥殆盡翁曰他處尚有宿逋可追否曰無之翁曰尊公彌留時有何言曰記先人曾屬小子曰湖州姚翁與吾至交汝將來倘不能自立往投之渠必見憐故今日來謁翁他無所言也翁留之家中屏當數日乃出萬金置几上告某曰尊公曩日以五千金授老夫代為經營不允書券辭之弗獲幸數年來利市三倍吾家沾潤匪淺皆尊公之惠今以一本一利俾子持歸奉母庶足報吾死友也某驚喜過望曰翁之經營良非易〻小子受五千金足矣謹以其半奉翁成先人之志願翁勿辭翁辭再三王某徑去歸告其母〻亦甚賢曰汝非姚翁何以自立大德不可不報望汝學堪輿以報翁王某遵母訓

又數年學既成復來吾鄉至翁家告以報德之意翁
歎為上賓偕之出門尋龍覓穴數月迄無當意者迨
至道場山後雲巢王某告翁曰佳城在此矣此為百
腳地貴不可言蓋吾鄉呼蜈蚣為百腳以其形似故
名之穴在兩鉗之內惜乎有屋一區某曰姑往覘之
入其門則中堂供長生牌位視之乃翁姓名大駭須
臾主人出詢其故則宦家婢即為主人妻婚之日即
告其夫感翁大德為位以祝長生夫妻朝夕焚香頂
禮翁聞言憮然其妻亦出見殷、道故具雞黍為主

人問翁何事來此王某以實告主人曰屋既是穴當
以贈翁、與議直主人曰無庸報德何敢言價敝居
之前里許尚有隙地為祖遺之產願翁為搆屋數楹
遷居於彼為兩舍鄰誠一舉兩得也王某因慫恿成
其事翁考終即葬於此厥後文僖公果以第一人及
第官至大司寇至今人呼為百腳墳云夢園主人曰
還墟還金翁本無心望報而報以吉壤昌及子姓爲
即此可知天道之不爽也

叔平言左忠毅公奉諱家居偶行市中見一兒年可
七八歲以拌盛餺飥沿街叫賣公相其貌奇之詢為
孫姓公笑問曰汝願讀書乎兒笑曰固所願也以貧
故日須求升斗養母烏得有暇讀書益奇其言乃從
兒往見其母願日資以薪米攜兒歸從師讀書母喜
諾之兒慧甚十二歲即讀完十三經作文迥不猶人
心快甚遂以兄女妻之時公有女與兄女年相若以
字貴人子嫂固孀居公素奉之如母嫂見公以己女
字孫已不慊意又見公以己女字貴人子心益不平
輒譙讓之公笑曰嫂無怨我以嫂女有貴相故字孫

若我女他日不過溫飽終身鄉者欲字孫誠恐無福
當之豈敢有私心我請識吾言異日方知不謬也後
貴人子以廕官部曹孫名晉官大司馬及公罹璫禍
誣贓二萬金受刑甚酷時孫以大司馬督師於外聞
之欲抗疏雪冤且代公償金贖罪幕客諫曰公疏徒
落閹兒手無益於左公而有損於公吉凶禍福不可
不計請止其說孫不聽疏甫具而忠毅已斃於獄赴
至孫哭失聲遂乞休歸欲為忠毅持三年服人咸曰
非禮也孫太息曰我非左公無以有今日生我者父

母成我者左公也無已服心喪可乎僉曰善乃三年
不宴客不聽樂鄉人賢之夢園主人曰忠毅能識孫
大司馬於童時而字以兄女固為人所難能而大司
馬之抗疏服心喪以報知己抑亦不可多得也二公
皆人傑哉

叔平言吾鄉孫上舍臨字武公大司馬晉之介弟湖
北巡撫方公孔昭之快壻也與妻弟密之太史皆名
隸復社方公官湖北招武公至署與太史同讀書以
時方多事復聘武師教以兵事武公與太史均能熏

龍上立屏風上行凡超距擊刺及劍槊刀棒之屬無
不精練太史既釋褐邀武公入都會闖賊陷京師懸
帝殉國在京各官俱被賊拷虐甚慘太史越城南旋
披薙為僧武公獨留後投偽軍政府詐降欲圖刺殺
闖賊以雪君父之讐機事不密為賊黨所覺闖賊聞
之震怒命閉城大索武公乃星夜越城南歸時楊龍
友為蘇松巡撫署為監軍亡河大兵南下略地至吳
中楊徘徊觀望不能自決武公大聲曰螳臂當車安
能與抗吾儕身受國恩除死別無他法必為大臣吏

不侍言臨難不才當追隨於地下耳乃自殺所乘良
馬號其革謂心腹僕甚曰族楊公與我殉節後以馬
革同裹兩人尸並瘞之幸勿忘僕泣受命大兵既薄
城下復趣楊楊乃投繯殉國武公視其氣絕乃痛哭
再拜伏刄死之我　朝定鼎後凡勝國殉節大小諸
臣分別予卹賜謚武公得謚忠節誠異數也後楊孫
兩家後裔起兩公尸遷葬於吾邑西城外並建雙忠
祠以祀之夢園主人曰有武公之烈以成龍友之忠
益其晚節不唯忠於君且忠於友矣監軍乃得易名

之典不亦宜乎

禮園自泰興歸為予言蝦蟆圩在泰興城南有僧募
化至日中枵腹傍偟田間見一女子採桑樹頭問之
曰此間何處可乞食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耿姓家
現設齋供乞必可得也僧隨所指果見一家設齋供
羣僧甫就坐即延之入耿異其及時而至也問之僧
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盍同訪此女子女仍在
桑樹上乃村中某姓女也見翁姥至走下棄籠而奔
翁姥逐之到所居父母亦識耿者招至家女則入室

以牀擋戶。牢。不。可。開。其母駭問之。耿曰某今日設齋有僧云阿姑遣來某作此事未曾告人阿姑何得知之。特來一聞耳。其母推女出。堅不肯且詈曰此。一。對。老。畜。產。厭。賠。死。人。其母怒曰鄰村翁姥好意看汝々不出反罵之耶。耿夫婦愈怪異必欲一見女隔戶大呼曰某。年。日。月。販。蘇。客。人。今。安。在。二人變色趨出不敢回顧及去其母問之答曰兒前生為湖南人。曾販蘇仁來往。皆宿耿家。一年腰纏甚重。渠醉我以酒。殺而取貨。因以致富。兒前生與之為子。聰慧異常。渠愛之極。十五患病二十而殂。前後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又每歲為此兒作齋。夫妻眼淚已過數石矣。因。僧。問。乞。處。遂。指。之。耳。亦。足。債。償。了。矣。言畢女倒地死。耿夫婦歸後不數日亦亡。夢園主人曰討債之說。信有之。吾邑顯者某由部曹外擢監司。便道歸里展墓。其三子同時病夭。仲者病革時呼其父言前生事今來索債々。完。便。去。不。得。為。汝。子。也。與此相同。因書於後。

禮園言延令之郭甲與乙幼同里長相善也甲狡而乙愚甲強而乙弱乙娶妻而美甲窺而艷之。問計於丙。丙曰是無難也。予我金。吾為汝成之。甲悅如命。丙乃摭蜚語謂乙妻在室不貞又賂婢媼得乙妻在家瑣事以為證使無賴者於茶肆中高聲言之。自承為乙妻所歡。故。令。乙。聞。之。乙愚遂被誑出妻於母家。妻之族不能甘而又嗾之鳴於官。無。賴。遂。自。承。和。姦。證。佐。確々。母之族大恚疾嫁之甲乃以重金娶為次室焉。未數年丙死。丙妻謀再適。乙尚未娶。遂。嫁。之。頃之甲又死。族無人。甲妻招乙理家事。乙。前。妻。尚。在。與。之。通。併。通。甲。妻。後遂攜貲與乙居焉。夢園主人聞而歎曰甚。哉。天。道。之。報。施。也。乙。不。出。妻。不。至。娶。丙。婦。甲。不。謀。乙。妻。不。至。反。汙。己。婦。甚。哉。天。道。之。報。施。也。

禮園言泰興有三妃墩在西門宋高宗南渡時倉卒渡江有三妃歿即葬於此傍有桃花洞每當秋深洞內有桃花流出相傳洞中通大江數百年無敢入者。國初好事者數人秉炬傴僂入初入水及胸漸進漸淺至洞底則水僅濫觴其中隱々見天光乃側身塞進行約數武豁然開朗遙望有屋數楹光明閃爍賈勇前即之金釘朱戶遍環宛然推門入視見鋪設精

麗器物悉具中設一黃龍帳幔揭之。內一棺居中。二棺旁侍。皆承以鐵几。棺之前大缸數隻。油皆滿。屋之中一缸有炬。焚然欲滅矣。衆舉所貯油投之。炬復明。照見東西尚有兩屋。趁往視之。東屋中床帳被褥鏡奩粉匣巾櫛窬器無一不備。床前有女履三雙。繡作精巧。其制竟如弓樣。不似今時之前彎後平也。衆袖之至西屋空無一物。倚壁有一大櫃。銅鎖剝蝕落地。開而眎中列三軸。黃綾褾面。裝潢精緻。旁安銀章三篆文柳葉篆法古雅。悉取之出。遵舊路歸出穴。已晝夜。

矣。未半月洞口崩水漫成一潭。三墓在水中巍然隨水長落至今不改。後遂無再入者。銀章久不存。三軸今在陸太常家。余親見之。蓋皆欽宗妃也。封號有推誠保聖功臣沈靜裕妃明慧々妃々靜德妃。妃文多班駁。不能卒讀。後有欽宗御押與癸辛雜誌所載不同。夢園主人曰。今秋賦彎頭有隋人墓。爲土民所掘。予知之。過遲。訪其碑。不得。有得棺中木屑者。取而視嗅之。作旃檀香。殆所謂陰沈木也。因記桃花洞並及之。

春明交遊之盛。實爲行省所無。舉凡窮鄉僻壤海角天涯平素不能相見者。一旦合并。而閣部院寺職守判然不相猜忌。今日訂文字飮。明日踐花月場。畸人高士可以傲睨王侯。老師宿儒可以傾動朝野。筵陳絲竹而未聞譏其侈靡。會號車輪而方且病其闊疏。沽春買夏。歡聚友朋。送抱推襟。忘形爾汝。顧又非泛濫而鮮有區別也。於數十年之內千百人之中擇其性情相近臭味相投者。得三五知己焉。同心白首。久要不忘。千里一室。離合罔間。慨五自浮沈宦海。不覺藐躬孑然矣。能無仰睇泬寥。作落月停雲之想哉。

安樂易戕。其生危苦足全其壽。宇宙間此種人極多。非天不許人安樂。甘令人危苦也。處安樂而不縱恣。原可以享大年。遭危苦而不曠達。亦難以保衰朽。安樂無損於人。乃人自損之耳。危苦無益於人。乃人自益之耳。溺於安樂者。唯其縱恣。故飮食起居在在皆違常度。而精神耗竭矣。習於危苦者。唯其曠達。故造次顚沛時時克葆天眞。而性體堅完矣。安樂弗以爲安樂。危苦弗以爲危苦。斯之謂善處境。斯之謂善治心。斯之謂善養生。斯之謂善安命。

寬大與姑息異精細與瑣屑異果決與剛愎異方正與迂拘異勤奮與輕躁異暇豫與罷玩異豐厚與豪奢異節儉與吝嗇異伉爽與麤疏異慎密與曲謹異明敏與苛刻異渾厚與糊塗異機警與狡詐異樸實與魯鈍異圓通與巧猾異鎭靜與膠執異深沈與詭譎異坦白與淺率異威重與倨傲異謙卑與諂佞異知其異則邪正以分公私以別君子小人烏能相冒歟然而辨之不易辨也

高山峻嶺層層環抱似乎無路可通然而一綫羊腸千盤鳥道曲而能達險而實夷非身歷其境者不知也凡人遇難處事當作如是觀不能徑遂直行必須迂回宛轉以赴之避其窒礙防其阻塞乘其罅隙入其奧窔彼也衆足此也騁步矣前者顚躓後者徜徉矣否則面墻而立臨崖而返半途竭蹶中道咨嗟欲舍此而奚由恐多歧之反困境不限人人自限之境不域人人自域之曷不即山行時一爲引伸其說耶

鄉人來言今年七月間壽春城內忽有人至錢肆褎元寶一作欲出不出之狀神色倉黃肆中主人詰而索觀之則銀質黝黑若埋於土中者詰其從何處得來曰掘地得之將易錢市物因向主人論直其時銀每兩可易錢一千七百餘主人欺之曰易錢五十貫其人請益曰銀色太低不能加也其人褎銀至別肆亦如前肆所言之直歷數肆皆然因復至前肆易之主人因問曰窖銀止此乎曰多矣曰尙欲易錢乎曰易錢不能欲易番銀顧携之入城殊不便無已主人至我家或商之諸肆同往何如主人曰可期諸明日其人曰白晝耳目衆多請卜夜主人然之亟至諸肆言之皆喜甚竭一日之力得番銀數千餅策羸馬候至向夕偕其人出郭行數十里夜已三鼓瞥見荒郊有屋一區其人曰至矣邀衆携銀入門則有廳有堂院落深邃非復田家景象其人曰銀在內宅諸君先後以次交易庶不至紊亂僉曰善先延一肆主人越門數重至窖銀之所若倉囷然啓席視之則白鏹纍然堆積於中肆主出袋中番銀計數互易仍以袋貯之如是者數次倉中物所去無幾也咸命從者携銀袋出門羣相耳語曰此間有此大富翁平日何以無

人。道。及。吾。輩。此。行。可。為。不。負。他。日。尚。擬。再。來。也。乃。行。不。數。武。迴。視。屋。宇。渺。然。衆大駭。入郭天甫明。亟出袋中物觀之。則。皆。碎。石。耳。相顧失色。聞有某廣文以四百金買肆中。亦。為。其。所。誑。云。夢園主人曰。市。儈。貪。利。兇。餌。宜。遭。此。劫。念。秩。也。而。以。左。道。行。之。人。耶。鬼。耶。不。可。得。而。知。矣。

禮園為述浙江譚仲脩云道光間錢唐某孝廉計偕入都過山東某邑阻雨客舍無聊散步見對門一店出入之人色甚倉黃招而問之一老僕前白曰我主人姓某名某浙江人為直隸某縣在任病故無公子僅主母與女公子扶柩歸里因雨阻雇夫不齊在此濡遲數日矣頃間夫人又得暴疾勢將不起此間既無親故殊費周章也孝廉故知同鄉有官於直者。姓名符合。心甚惻然。歸店後晚餐甫畢忽聞哀痛聲則老僕突入哭拜於地曰主。母。死。矣。店。中。只。十。餘。齡。弱。女。子。誰。為。主。持。喪。事。者。貴。人。既。屬。同。鄉。敢。乞。料。理。一。二。先。主。母。九。京。罔。不。感。德。也。孝廉以桑梓誼不能辭諾之。隨老僕入其舍見一中年婦人形容枯槁僵臥

於。牀。一女子撫牀大慟。微覘之。粉。黛。不。飾。固。絕。代。麗。姝。也。孝廉故勤幹為之料簡棺衾事、妥適。女及老僕拜謝殷、。夜間老僕詢孝廉完婚否。孝。廉。心。動。答。以。未。娶。次日正欲開車店主人阻之曰。有事奉商請少緩。孝廉問何故。店主曰昨女公子以天涯旅店孤子一身聞君未娶欲以身事託小人為媒此。天。緣。也。暫輟行旌莫小人得啜一杯喜酒可乎。孝。廉。驚。喜。欲。狂。當即許諾。擇日成禮。某公宦橐豐盈錦繡數巨箱孝廉固寠人子不意中既獲佳偶又擁厚貲。驚。喜。過。

望。女一日謂孝廉曰旅居非策。功名事重。妾此身既已屬君。且暫滯南旋。先圖北向。俟。泥。金。報。後。然。後。鹿。車。同。挽。晝。錦。榮。歸。亦。妾。之。願。也。孝廉乃寄雙棺於僧寺攜眷北行。抵都後。令。女。遍。拜。同。鄉。之。官。於。京。師。者。諸人答拜。女皆見之。衆無不羨孝廉之奇遇。許女之容華。輦下傳為佳話。為。會試畢孝廉在都候榜輕裘肥馬儼然富貴家兒矣。女一日出黃金二百令孝廉親赴西河沿珠寶肆中買珠之巨者數粒以此金質押孝廉如命取至。女一見咁曰窮。措。大。形。狀。露。矣。此。

假者何用巨金質予人謂京師欺人今遇我決不敢今見君之文弱遂以此偽物相售君安然受之渠不知閨中有巨眼鏡台萬不盲為市儈所愚耳孝廉急欲往換女曰天已午飯後再去不遲使彼欲遁者去亦不及矣孝廉匆匆飯畢携一僕同往至肆即以珠擲桌上怒曰爾以偽物相售爾謂我可欺乎我固不受欺者速易真物始罷休否則不爾怒也肆中人見其洶洶而來不解所謂取珠視之大小形狀不誤而珠則偽矣肆主亦怒曰爾以真者去以偽者來意存訛詐耶我設肆數十年未曾售一偽物豈於爾獨否耶爭辯良久孝廉跳踉如虎正喧嚷間驀然倒地口鼻流血倉卒遂死老僕大呼曰某肆殺人矣馳歸告女女奔往撫尸大哭謂肆主曰爾毒殺我夫意無他欲謀金二百耳我豈甘受爾誑耶遂至同鄉各京官處哭告曰我夫倉猝死於某肆謂非肆主所殺其誰信之妾以煢煢弱息相從千里夫之一身關係甚重仰事俯畜恃此一人倚閭二親得凶耗必應腸斷故鄉清況諸公所知何以處未亡人亦何以慰我尊覲章也言次椎胸泣血哀感路人諸京官商之肆主乃謂女曰尊夫之死肆主不得辭其咎然既未動手相毆勢不能律以抵償即使到官亦不過令其囹圄少坐耳於夫人無益也今渠願備三萬金為賢翁姑壽夫人有此貲可以承歡堂上矣脫不肯則聽自主之某等不敢豫聞女泣曰天乎人之死也乃以財釋之我何以對我夫矣諸公命我我其敢悖哉遂擇日扶柩携僕南去數月後孝廉家人有信來詢孝廉行止者諸公問之則皆不知也而女之蹤跡終不知云有老於世事者聞之曰是盜也其始也以色餌孝廉其後也以孝廉餌財餌色者色得矣則宜死餌財者財得矣則宜去其使之換珠也食中置毒為怒則毒發毒發則死肆主不幸中其機孝廉不知墮其術衽席也兵戎以之安樂也憂患伏焉故曰大盜不操戈矛又曰盜亦有道

龍溪言庚申粵匪陷蘇常有某鄉女為賊渠所獲欲犯之女度不能拒從容語賊曰父母存亡未卜弱質無依如子人才相從甚願但須治酒筵會親友合卺

成禮乃可革﹕若此有死不從賊惑之不復強以一
騎載往姑蘇女於途中故與絮語瑣﹕詢家事若甚
狎熟賊愈不疑及宿又調之女曰此間去蘇不及兩程
百年伉儷何爭此一二宵急遽乃爾耶遂各寢次日
女作腹痛狀狼狽伏鞍不任馳驟僅行三十里日已
夕呼痛愈甚道旁適有破屋亟求憩止賊無奈覓藁
藉地鮮襆令臥女呻吟宛轉不已賊繫馬坐守久亦
憊臥及中夜女忽蹴之醒曰兩人俱睡馬在門外設
有盜之奈何我思一計以束裝繩續馬韁繫子足上
馬如走逸可覺而追也賊朦朧首肯令女代繫即又
鼾齁大作女縛其兩足賊亦不覺乃引繩牢繫鞍上
抽韁縱馬拔刀力刺其股馬負痛狂奔奮迅如電曳
賊而行頃刻不見肢殘腦裂可想而知矣女乃徐檢
賊橐懷金珠覓僻徑潛行十餘里得村落扣門呼救
縷述顛末村人咸異之女憶有戚居蕩口鎮距此不
遠出金買舟倩一媼伴往至則父母已先在戚家遂得
完聚女後適人出金營運成小康為楊綬臣太守時
贊辦永昌團練閩紳耆言之鑿﹕惜逸其姓氏云夢
園主人曰此女子以智全身以計殺賊大奇

龍溪言金陵邢子尹吉甫宰平湖日有劇盜七人縱
火越獄舉城震駭嗣君小尹太守奉其尊人命率眾
出捕莫知所向忽見數燈自城隍廟出若導引者異
而尾之至郭外叢葬處獲一盜於敗棺中蓋踰城傷
踝者訊其黨則有漁人為線將由乍浦入海亟駕舟
窮追天亦漸明見水中斷髮浮沉順流而來如縷不
絕小尹心動溯流蹤跡果見漁舟掩之獲五人雉髮
尚未竟也七人尚缺一人以為漏網及回城則其一
已自歸云出城與眾相失方至浮橋見白衣長人立
不敢過返覓他途又有黑衣大袖者左右遮攔惘﹕
如夢徬徨終夜仍在城隅自知神不容故歸投首於
是羣感神佑入廟酬酹見泥塑黑白二鬼卒面有汗
涔﹕如奔馳甫息者自是香火之盛甲於浙西夢園
主人曰神道設教信乎其有徵也

才士目空千古俯視一切放言高論胸臆自逞以為
戛﹕獨造絕不拾人牙慧是直坐井觀天耳凡事都
被前人道破豈能跳出圈子之外大端莫如經史近

日說經者不屑附會好爲穿鑿說史者不欲騎牆故
作翻案方謂新奇可喜實則離經畔道背理害義謬
種流傳爲禍不小置之高閣徒以飽蠹而已聖人尚
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何況其他或曰如子之說筆
墨將廢矣曰是又不然酌古準今審時度勢真知灼
見持論名通又安在不可以自成一子乎

禮園言西湖天下勝境也承平時六橋花柳三竺煙
霞簫鼓喧闐樓臺掩映游其間者蓋不啻仙都閬苑焉
亂後荊榛瓦礫風景頓殊有心人感慨係之矣先侍
郎督浙學時幕客程君鄂樓詩人也一日獨游湖上
遵白隄而行惟見殘柳搖絲短蒲刺水沙邊鷗睡草
際蛩啼悵望歎息久之信步行入南屏兵燹之餘樹
木都燼鄂樓笑曰看山每苦樹遮今日可謂得見廬
山真面矣草花紅紫鮮豔奪目貪玩景色步屧遂深
時已夕陽貪進不已忽悟過晚尋路欲回而來徑已
忘誤入歧途愈行愈誤倏而四山嵐起遠寺鐘沉徘
徊少頃天已曛黑暗中摸索不逢一人惟聞哀澗潺
湲鳴蛩斷續夜烏遶樹夕螢乱飛中心忐忑惟怯殊

深斯時感喟之懷變而爲悔懼之念矣正躑躅間隱
隱見遠處林罅微露燈光喜而就之則一村落人家
十餘尚未閉戶鄂樓揖一老翁言曰游山失路幸免
虎狼願借半壓少憩一夜明當重報惟翁憐之翁殷
勤延入草堂慰問周至拂枕鋪榻情意拳拳鄂樓感
而且愧安枕甫息正欲交睫忽聞村外人聲譁然喧
言長毛到矣燈火照耀喊殺之音漸近老翁急挾鄂
樓出門倉皇避於蓮蕩深處遥聞村中殺掠聲搜括
聲哀號聲乞命聲雜沓洶洶有如潮湧鄂樓與翁戰
栗相對牙齒格格作響喋齘不敢發一語心念賊既
至此城中必驚皇徹夜明日欲歸無路展轉籌思頓
令心死數刻後聞人聲漸寂知賊已去遠與老翁偕
歸鄂聞東鄰西舍覓子呼娘號哭之音歷久方息鄂
樓驚懼半宵勞倦甚憊甫就枕即瞢然睡去比醒已
日上三竿矣驚顧己身乃臥蓮科中旁列一髑髏前
後骸骨甚夥疑慮恍惚不明其故然迷不識路坐待
道旁見數鄉人趁墟歸者招而問之鄉人咲曰君昨
遇鬼矣去此數里即偽天師扎營處官兵破賊聚而

熾旗陰晦之時呼嘯不絕吾輩每於日夕即閉戶不敢出然猶援攘通宵也君之所遇無乃是乎數鄉人送鄂樓歸署向同人述之蔡聽香曰戾魂强魄死猶為厲信已然獨怙彼村人生不逢辰既遭劫運夜臺冥漠猶不能獲一夕之安然則六合茫茫何處尋桃源之洞耶夢國主人曰即真即幻境自心生鄂樓詩人固宜有此奇夢也

禮園言近人說部載顧千里選元詩成夜夢古衣冠人數輩跪拜門外可見詩人好名結習至死不忘泰興潘散木先生高士也博極羣書耄猶好學為人孤癖冷介落落不與人合生平所最期許惟先侍郎一人其餘盡遭白眼曾得一古錢鼎腹大口哆重十數斤每至人家輒攜以自隨清談之暇即以此鼎烹茶一甌自享之他人不能沾一滴也所著有嘉慶江南郡縣書言水利細析毫芒先公在南齋時曾奏進御後以庚申之變失之人間無副本矣又有韵略四百卷未成其稿尚在寶清家五禮通考補三十卷詩經別義六卷皆能力闢荒榛獨標類義發前人未發之秘有功漢宋諸儒先公之經鮮發韉實於此二書折衷為詩集四卷先公刻於癸卯滇學任亂後板失矣先生晚年鬱鬱不得志先公遠官京師益侘傺無聊時咄咄獨語遂於癸卯春間遺書先公抱錢鼎自沉於揚子江是時年已七十八矣殁後有戚郁少年竊得其帖體詩百餘首署己名刻之尚未刷印少年忽發狂自撾曰老潘一生心血得吳和甫而稍傳於蠻煙瘴霧間何物小兒偷竟我著作爾謂鶴聲一一無人能辨之耶不速改政立索汝命矣喧呶不休少年一息奄奄其家人環跪哀之請換易先生名即行刷印分送求之良久始舍之並索筆墨作書與先公其詞意宛然生時未曰水底甚樂日日有中泠泉澆濯肺優游自得並不睹所謂閻王夜叉也所惜生而踽踽死亦漠漠竟無一風雅鬼可作談友殊寂寞耳其風趣如此寶清又聞先公言丁酉鄉試先公拉先生同試出場後同寓諸人評騭文藝先生在旁一言不發微笑而已衆索先生文先生於考具中取一研示衆人曰我文在此衆視之並未磨墨也其高又如此夢

園主人曰死猶好名才人結習乃爾水底之樂從無人道及惜乎騎鯨捉月者已歸天上先生不能與之把臂劇談耳

禮園言浙江某方伯之門役張某京師人奸巧善揣人意方伯喜之一日值有祀事方伯早起出門後張某與同輩閒坐忽見花廳有火光一團倏大倏小倏長倏短倏高倏下滿屋旋轉張某異之舉頭瞥睹屋脊之上有物蹲踞狀如猿猱方伯故畜數猴為玩具張心疑猴逸令同輩一人上屋擒之下而自携水煙袋與二人並機坐吸煙其上屋者見蹲踞之物毛臉肉翅大懼而呼呼聲甫發忽聞霹靂一聲從屋滾下折其足張某正談次聞呼聲方欲問時花廳火毬已至前但見紅光一掣已將同坐者提開丈許張某兩足自屈於地惟聽轟轟之聲已惛不知人矣宅門外聞雷震甚大趨入視之見一人臥地折足呻吟二人伏地抖顫張某則跪於院中頂上一穴大如碗滿院硫磺氣濃甚東壁有黃字大尺餘篆文不可識水煙袋倒插堦石上牢不可拔先扶三人起問之具以告再視張某氣尚未絕遂舁之入房睡於床上至日晡而醒視其穴已束小僅如竹箸中流黑瀋腥臭異常調治數日居然起立惟頂穴時流黑水兩月後始死此庚午七月事也其時寶清適在浙聞外間喧傳藩署雷異因遣僕孫福覘之孫故與張相識至方伯署問之得張所親述如此嘻異矣雷既擊之何以復使遲至數十日始死耶夢園主人曰雷篆明書其辠特苦無人識之耳

禮園言誦清族叔 廷芬 自言幼時患病甚劇恍惚見青衣數人半跪啓曰請大人到任叔不覺隨之出門輿馬已備儀衛整肅遂乘轎行漸升漸高似在雲霧正行間忽聞腳下殺聲洶閙停輿問之有役跪白此下界戶門也叔頷之少頃聞衆曰至矣至矣叔下輿而入見大門氣象宏敞有一白鬚老者傴僂迎接叔自顧此身已公服矣昂然竟入坐於中間白鬚者恭身曰大人入世二十餘年此間公事判官代理昨天師符下仍令大人回任小判仍聽指揮言次以簿籍呈上叔自念此身殆是已死而父母妻子斯時不知

若何悲苦興念及此不禁腸斷遂與判官商判曰此
當問天師判官不過奉行安敢自主耶叔問天師何
在曰在龍虎山距此二千里頃刻可至也叔復登輿
少時即至見高峯插天琳宮壯麗叔下輿入見天師
年甫三旬藹容可掬叔參謁案下天師命之坐聞來
意叔具陳所以天師令法官取天符置几上乃白紙
一卷毫無字跡叔茫然天師乃以手指按之隨天師
指所按即現一字去指即無上云吳某徽州休甯人
係某處城隍神降生於二十幾歲復位於某年月日

廟貌破裂魂歸天曹如不肯復位應於某年中舉某
年中進士後為某處陽官於某年月日合家殉難魂
歸天曹叔念二老年高無人侍養堅辭欲回陽天師許
之復上輿導從以歸至家而醒則暈絕一夜矣病於
次日即愈言此事時在庚申冬間叔始舉孝廉自云
鄉試已驗會試壬戌必中第不知後事如何耳壬戌
叔果中進士今現任戶部郎中叔又言少時嘗夢入
一衙署廳中列數几十餘人伏几辦公見叔至皆邀
入坐叔亦隨衆畫諾數數夢之心以為怪後筮仕農

部見屋宇棹椅悉如夢中所見同司諸人皆恍惚如
舊相識焉夢園主人曰凡訟於天師者天師皆檄城
隍治之懸牌於府門外示期某日聽審屆期天師坐
堂皇垂幔命訟者跪於幔外略問控案情由數語即
當堂發給公文一如人世封面下書右仰某處城隍
開折命訟者持之即行不得回顧歸抵城隍廟焚公
文於神前而鬼魅自去予聞諸鄉人訟於天師者言
之若此則城隍之更替固天師主之也

或問於予曰子以詩名海內而不作詩話殊為憾事
予應之曰前人詩話多矣豈果皆品題允當耶詩之
妙處在意不在詞在全篇不在一二句學詩者不可
專學漢魏亦不可專唐薄宋鄙意五七古當出入於
漢魏唐宋之間五七律及截句則宜專宗唐人而漢
魏唐宋又無專學一家之理專學一家則窠臼不脫
門徑未化矜尚標格汩沒性靈中郎虎賁衣冠優孟
奚足取為詩無他訣唯一真字足以蔽之吾說止此
無所為詩話也或曰然則前人詩話皆不足觀歟曰
非不足觀觀之而勿為所泥斯為善於言詩夫以漢

魏唐宋之詩論者先已互分優劣騁訟紛如使後人
無所適從又何況元明以後我國有先輩問予作詩
將來作底歸宿予則唯唯而已欲求歸宿是猶有門
戶之見也要之詩無定格亦無專家往者三百篇里
巷歌謠試問從何規仿耶或乃欣然改容曰今而知
子之不作詩話正子之深於詩也

予自四十以後度嶺遂抱詩癖雖簿書填委終歲不
廢吟哦如是者十餘年矣然皆以詩為文韻語之外
罕所箸錄故友朋但以詩人目予予既媿不敢當轉

念夢圃有詩無文毋乃自甘暴棄因奮然有志於簡
畢焉大去夏偶一為之尚覺所不為篇幅所窘顧習於聲
調慣愛推敲舍彼就此輒復去之計至歲臘仍屬寥
寥無幾也今年六月初旬文興勃發痼疾頓開或據
事直書或憑空設想心有所觸以筆代口言長言短
聽其自然出睟叔平禮園皆謂近古予曰此不過夢
圃叢說耳烏敢言文哉迨至九月既望已成六冊不
揣固陋妄為編次以述身世談名理者為內篇以紀
異聞傳軼事者為外篇內篇則自攄胸臆外篇則得

諸儕侶秋雨不已寒風打窗罷登坫壇仍狎翰墨老
盐官差信免於塵俗云

紙上談兵半屬鋪張揚厲太史公且曰號稱其他可知矣千古戰功信史百無一二非身親行陣者不能得其情狀捷書露布掉弄筆墨寫來有聲有色如火如荼猶之畫家加倍渲染遂覺煙雲萬狀實則真山水未必能若斯之精彩動人也然亦必有本一邱一壑方可作為藍本若彼之諱敗為勝者無將作有憑空結撰雖具形模絕少生氣細玩之則神韻索然矣此固夢園所不能錄也

應詶文字易於成篇難於制勝為人作詩文集序不問其詩文何如而概以揄揚套語填砌滿紙將換易姓名亦可移置他人集中斯謂浪廢筆墨不如不作之為愈也予看人詩文集必先看其序篇首無好序則茲集之高下已了然於胷中矣總之作序者不可率爾操觚須將全集繙閱一過知其得力命意之所在心心相印方能語語道破亦安可信手塗抹耶持此論文便得箇中三昧區區專講門徑家數者猶淺矣

郭雨三同年為翰林前輩邵蕙溪為內閣前輩兩前輩皆精於子平者聞其在京師采訪諸同人八字各有評語筆之於書裒然成冊不輕示人予出都後始知之惜未能造廬敂問終身也他如天壇之張雲徵琉璃廠之陸心鑑亦頗負重名其門如市均曾為予推算至今數十年有應有不應者命之理微矣哉更有姚某者傾動公卿非臺閣封圻之八字不屑寓目馬居松筠庵甲辰二月予因周文勤公官少宗伯恐公充知貢舉迴避不得入場攜星盤介仙嶠叔岳往就姚請為決之姚曰子今年即不迴避亦不能中也

予遂廢然返其言幸不驗然聞其預卜張石卿先生十年内便可開府則又果如所言也

承甫言嘉興張菊人善風鑑兼精大六壬課其父係道光辛巳武舉有大力能以井闌套臂上作旋風舞所用鐵鞭重二十四觔每一運動疾如風雨矯若龍蛇真絶技也偶在親戚家遇盜張潛出閉門横鞭直進盜與鬥弗勝欲遁不得出數十人長跽乞命乃縱之使去菊人生而羸弱讀書未成改習雜技有富室延之營窀穸既定山向衆地師謂宜改易他方主人惑之菊人曰姑如我言開穴五尺如無異物改向亦可乃勼工掘土果得兩龜衆地師議欲再開菊人力爭不得又尺許得松脂二已具人形主人大悔菊人曰是殆有命不可强也如向葬之亦保平安第得福須在百年後耳同時又有延請者其葬日同菊人弗及兼顧令其徒代往相度問擇何時曰視樹頭生魚即大吉時也届期工匠畢集經營甫定適有村人上市買雙魚歸直有葬事懸樹來觀其徒見之遂名工下窆其占課爲人決休咎奇中某撫軍聞其名以幣招之時方修葺官廨張爲之定方位撫軍以其略偏欲改正向曰是亦無傷惟不及百年恐燬於火耳撫軍令占課問事並射覆均無不驗者一日晨起令占今日有事否曰今夕有添丁之喜問男乎女乎曰男也撫軍笑曰室中惟老妻年將花甲尚得生男乎忽閽者入白公子夫婦同歸撫軍異之蓋公子率婦歸甯因婦翁遠調他省挈眷言旋風順潮平由金陵四晝夜遂抵杭是夕果舉一男時有杭人招菊人夜酌張躊躇再至乃雇肩輿往入座席未終佯醉潛至室隅褫其上下衣褌赤身登輿而歸主人以其醉矣他客歡飲如故二更後鄰居不戒於火延及之倉卒無有免者或以問菊人曰我亦數中人也以衣服代之幸免於厄後以洩漏太多兩耳皆聾問答以筆遂不復爲人占課夢園主人曰術數前知每爲造化所忌天下有懵懵半生反勝於聰明一世者又豈趨避之所能盡免也哉

承甫又言某鹺尹者杭州人習辰州符袁端敏公督師時招入營中令治陣傷將士頗著奇效而性情孤

癖不諧於衆遂辭歸聽鼓海陵有張某者口銜斗筆登几檢書蹈空墜地斗筆直貫入喉悶絕於地時某奉差他出急以肩輿延之來已殭臥六時許家人環守涕泣某視之曰幸未洞穿尚可拯治戟指向口畫符默誦咒良久斗筆徐徐自出又久之張目呻吟某令扶置榻上未三日平復如常又有鄉人背生瘍延醫調治已潰腐矣聞某名踵門延請某視之血肉狼藉瘡口已徑三寸許曰惜遲十日致受痛苦吾既來必為除之但須遲一宿耳戟指向瘡口畫符黏以膏藥又取淨水一杯令持歸供灶上明晨携來為汝療患可耳次早其人奉杯水至某已先起凝神而待令其人背東坐又戟指畫符吸水噴之其人毛骨凜然急以三指撮瘡擲壁上有聲仍以膏藥黏之再視瘡口全合乃取符紙黏之曰愈矣其治外證神效皆若此後補官以星誤歸其術不傳於子夢園主人曰此較予所見者為真矣相傳習此者必有缺陷宜乎不傳其子也

吉甫言咸豐辛亥三月十四夜偕友五人由朱家灣還家經灣南大塘回顧灣北宋湘蘭太守墓旁突起一火彈狀如雞子未幾而大如盌未幾而大如盆未幾而大如車輪由北而南倏至目前予心悸同五友潛身土堆之下輪越阜而過隱隱有聲窺之中碧外紅照耀如同白晝鬚眉畢現行十數里歛始息予怪之詢諸父老莫解其故先君子曰此地氣也地運將竭氣遁而之他吾鎮其有災乎迨辛丑遭土匪之厄闔鎮屋宇灰燼居民無一存者此火殆先為之兆歟

夢園主人曰地氣之說確有至理吾家河頭鄭先塋於未亂之十數年前墓柏全枯其亦地氣使然歟

吉甫言嘉慶間壽春鎮丁總戎與季亭四叔祖善言昔入都會試路經山東某鎮入旅店見室有鏡匳詢之主人答曰此予兒媳房媳歸甯君宿無礙以無他屋姑安之夜半瞥見一豔妝少婦入疑為妓也伏帳中覷其舉動婦至窗下如有所思坐少頃啟奩取鑰啟櫃取盆中遂出須臾捧水至入坐理妝畢持兩鏡對照顧盼生姿起而徘徊於室體態輕盈可作掌上舞猶不知其為鬼也少頃對鏡戲額若有不豫色然

遂雙手捧腮搖之首落置几上對鏡仍理妝焉丁君知其為鬼執佩劍伺於帳內須臾至牀畔且卻且前若有所畏又少頃猛然向帳撲攫將登床丁君持劍刺之如綿號哭而去呼店主起見妝臺狼藉力詰之始答曰新婦甫婚十日夫妻反目兒詈辱之婦自戕死今夜回然因店旅客滿屈君居此不圖其為厲也夢園主人曰見色不亂力能逐鬼丁君可謂豪傑之士矣

○吽天子栖海濱叢草之中遇天日晴朗飛鳴直上雲霄連綿不已翻身而下終朝若是一歲之中雨日少晴日多不飛不鳴之時蓋無幾也信天翁見而笑曰子之勞不如予之逸也吽天子曰子之貪不如予之廉也信天翁怒與鬥適碧海舍人偕元素先生風標公子結伴徼行過其前曰止止勿爭遂罷鬥而訴於三子先生曰翁曲矣翁之以魚為餌能避貪之名乎公子曰以予觀之吽天之勞亦殊無謂耳舍人太息曰如二子言不能弭鬥反以啓爭矣先生平日自號閒客何必雌黃乃爾公子之振振在庭翩然有序其得謂之休暇耶人以我為知機我則久已忘之豈惟忘我並亦忘物我弗責翁之貪我弗議子之勞明當遺我家婆娑兒邀翁與子拍浮於銀濤雪浪中以作逍遙遊也

○行役之人舟車輿馬四者以舟為至安亦唯舟為至危予自遭曲江之厄遂視水程為畏途故庚申由楚入粵避洞庭之險則陸行已已由粵入吳庚午由吳入粵避大江彭蠡之險則陸行在揚州六年往來白門非乘火輪船則亦無不由瓜洲渡江至潤州陸行者由冶城出朝陽門過孝陵衛陸行者然而庚午三月舟至萬安又幾占滅頂自是心愈餒膽愈怯矣人云談虎色變予則聞人航海即為之變色顧風波起於平地者防不及防默數半生閱歷亦弗為少幸所腳跟立定尚不至中道而蹶今老矣但思退步遑欲爭先心目中固覺所在皆危途也

○合肥爵相撫吳時滬上虹橋之捷實有關於東南全局贈太僕卿錢揆初舍人勗言之甚詳壬戌秋劉松崖觀察總理爵相營務舍人以門下士掌牋奏時淮

軍不過數千人爵相之介弟季荃以候補郡丞統軍駐浦東諸統領分布蘇松要隘會賊以大股犯滬上前營爵相親督五成隊出戰不利星夜飛調浦東各營密令前營堅守以拒之次日諜者探前營三壘盡為賊所困至三日再往偵探則營中軍帳皆偃賊圍數重幸未潰計浦軍東將至爵相命出三成隊賊見紅旗知為大帥也分兩翼以誘我師爵相衝其中堅直達前營登敵樓觀戰賊見大帥入營圍復四合而爵相軍之後隊不得入勢危甚瞥見賊軍東南一角旗幟忽亂爵相知援軍至親執桴鼓立於軍前諸將軍氣百倍裏外三面夾擊賊不支斬馘千餘追逐數十里仍遣各軍歸伍前營已絕糧適松崖觀察送米至日晡微雨三鼓後忽聞礮聲震天亟令出隊賊見我軍即狂奔自相踐踏死者萬餘蓋賊之初敗未甚創夜復冒雨而來滬城南門外故有西洋兵木城堵禦嚴密賊劫其營礮火齊發賊之前隊已倒戈相向進退不辨東西復為我軍所乘遂大敗之浦東一帶尸積如山自此滬上軍威大振賊勢日蹙是役也我軍以三千人破賊廿餘萬之衆誠東南一大轉機也敦之為予述塗人言謂可以補其中平寇記之所未備云

吉甫言貴定花某業捕蛇官署左偏小橋下有一青蛇長丈餘日餌雞鴨頗病民呼花捕之至即獲予獎其技對曰此小技也烏足奇若西山之蛇和尚則可謂神乎技矣蓋詳言之曰予家捕蛇傳十數世曩予祖游於滇南至龍頭山山徑千餘里界粵西山穴中有巨蛇焉常出噬人獵戶汪某兄弟一日獵於山左見蛇昂首吸日口中白氣與日光相磨盪兄顧之大驚舉鎗欲擊未及燃火身已飄飄不能自主若淩雲然心知被蛇所吸大呼弟救弟遽燃火一擊而中蛇負痛入穴兄蹶於地予祖聞之親履其地見大穴之內復有一小穴約數十圍知蛇之巨不可以力勝也遂潛向小穴中度其行止置梭刀數把鋒直立柄樹於地已則隱於山西十里廟中伺之越三日蛇驀出穴觸刀被劃北走十數里形如匹練直至平岡上翹首馳突草木披靡掉其尾聲如巨礮倏有一蛇長大

餘狀類穿山甲四足有鱗口噙一物赤如火與巨蛇唉俄焉入穴四足蛇亦去俗呼為蛇郎中是也自是三載蛇未出適粵西有客貿易來者言粵西龍山尾後忽有巨蛇食人捕之不得今龍頭山亦有蛇害相等殆一物兩穴歟時當道懸百金賞募捕者莫敢應適和尚至覩賞格遂備捕蛇之具往宿於十里廟中詢寺僧以蛇所出入之徑遍覽地勢高下情形數日後謂衆僧曰可以捕蛇矣衆詰之曰此蛇難以力制且有毒予預以皮作衣護體使毒不能侵伺蛇出持

利劍相向蛇必吸予〻順其勢而力刺之洞腹〻穿及入於地及入地蛇必躍蛇躍而腹裂腹裂則予墮地矣衆鼓掌稱善越二日夜忽見蛇出穴目光若炬趨而迎之但覺耳畔風聲習〻須臾如在熱釜中心知已入蛇腹鼓勇奮劍以刺砉然洞開身墮於地蛇躍去和尚覓路而歸血濡滿身衆皆駭然明日往覘之蛇蜿蜒頫首山麓而其尾猶在山腰也衆莫敢前越二日蛇僵衆趨視之其腹中裂寬數丈乃鳴官進蛇於大府得珠大小百餘顆建廟於其地以蛇脊骨

作梁脇骨作椽皮以蒙鼓至今蛇骨廟猶存大府賞和尚金辭弗受賞以七珠此皆予祖所親見者可謂神乎技矣予聞其言未之深信後游邑西楊寶山萬和尚之徒孫名法慶者來謁手執牟尼串其珠圓如龍眼詢之則七珠在焉始知花某之言洵不誣也夢園主人曰身入蛇腹猶能刺蛇和尚具大神通為民除害厥功甚偉吉甫聞捕蛇者說且得見蛇珠絕非調語遂援筆記之不禁神往於龍頭山下也

風磨銅一名鍮鉐可以定風其價倍於黃金金陵報恩寺塔頂相傳是風磨銅後為西洋人取去勤少仲言其母太夫人有風磨銅跳脫一重僅二兩許置燈檠上則火光凝然不動舟中携帶可避風濤曩在春明屢欲借觀因循未果又龍涎香可治百病兼能種子祝衛畦年丈曰此香不易得驗之之法須於密室不通風處預置水一盂爐中焚龍涎少許其煙一縷直上毫不外散自上而下全入水盂之內則為真香昔有至戚某丈五十無子得此香以雞湯煮食之連舉丈夫子三人適新春琉璃廠火神廟有售龍涎香

者故年丈舉此以告座客予在嶺南馬雲湖同年贈予少許藏之至今雲湖昔以龍涎香酒療疾予亦曾飲之了無他異云

洋畫之最奇者於夜間觀之擇淨室素壁滅燈燭施顯微鏡於几上燈後張畫片照以一炷之火則倒影壁間為城郭樓臺為人物仕女為牛馬雞犬行動如生維妙維肖千狀萬態不可殫述瞬後忽現月華大若車輪紅黃碧綠五色斑斕光采奪目沖瀜滉漾四座皆起索畫片視之則不過數寸紙耳曩在羊城友人招飲曾一見之云從寢海樓中借得者及來揚州於懷勺齋讀畫試以顯微鏡照唐宋人名蹟冊頁則亦有尺幅千里之勢乃知凡界畫：尺寸井然具分凹凸遠近烏得謂西人獨擅此秘耶

龍溪言癸丑粵賊陷金陵分股擾六合時大師甫抵鍾山壁壘未定不及往援溫北屏大令率民團守禦其勢岌岌賊環城占民居為久攻計城外有火神廟甚宏敞賊酋將踞之率眾往舁神像數十人舉之不動刀斫不入穴後壁以巨木撞之亦不仆懼而止是夕微雨賊眾酣卧陡然大起凡賊居之屋悉成灰燼火光燭天賊疑官兵所為大駭狂奔自相踐踏而死者無數大令乘間出師襲之大有斬獲賊千餘人逃去者十僅二三率皆焦頭爛額自是膽落兩年餘不敢犯六合迨丁卯大營兵潰賊勢蔓延大令知不可為乃縱百姓預為遷徙已則以身殉之城破之日居民已空無一罹鋒鏑者賊退月餘予適以事至六合曾詣廟瞻眺壁穴宛然神像高七尺許微有刀斫痕泥采少剥竟不入木土人指示火焚之迹延及二里餘有連燬十餘家獨存一二間者有十餘家完好獨燬一二間者復有前存後燬左存右燬者自非神靈暗中指揮烏能區別若是耶夢園主人曰神能驅寇而不能保城此其中蓋有天焉若大令之惠愛羣黎以身報國忠之至亦仁之至也不當血食千秋哉

山左臧生諸城右族也少恂謹年十五新舉茂才應秋試闈中夜見垂髫女含笑掩入撫其背生知為鬼張皇撐拒硯覆卷上女歛不見遂以污卷被黜自念幼無失德事疑為夙冤不敢告父詭以病對次科將

赴試禱於家廟。然後行。入場文思泉湧搖筆而成謄寫畢漏甫三下又見前女自號門冉冉來。復有一女尾其後。容服端整。有大家風。竊以兩鬼同至。為厲必甚。急匿卷於袋中。危坐以待。女至覓卷不得。遂現形披髮吐舌。正惶遽間。後女亦至。大叱曰婢子。不得無禮。主人偶失檢。汝自輕身。何與郎君事。今科郎君應中第幾名。天榜已定。汝何能為。俟郎君得意。為汝資冥福。可耳。不速去神且殛汝。前女俯首沈思。掩疾而去。乃謂生曰寃鬼已去。無恐也。生拜問姓氏。曰我王氏爾母也。爾幼不省。歸問爾父自知。此鬼乃爾家婢。爾父醉中偶調之。為祖母所覺。疑其誨淫。薄責之。恚而投繯。故來阻爾功名以洩忿。我雖不得享祀。然常依臧氏祠。見爾默禱。故來解釋。寄語爾父。能奉我主入祠。即所以報也。榜發果雋。名次不爽。乃為父詳述。父喟然曰我之過也。初其父聘於王氏未婚而夭。齊俗尚嫁殤。媒氏曾以為請。以其非禮。卻之。至是復延媒氏通問王氏。奉女主入廟。并遷其柩窆祖塋。為日後合葬計。大營齋奠。並附薦亡婢。禮成之夕。其父夢王女來謝。婢亦隨侍。蓋冥中已為女服役云。丁小仙為臧親串言之甚詳。此亦龍溪告予者。予謂王女多情。能為子解寃。其入家廟也。固宜。不得謂嫁殤非禮也。

今天下烈婦多矣。或夫死無後。或家貧不能存孤。遂自引決。以成其志。然未有如我旭人同年之女適陳者之以身殉夫為最烈也。烈婦盛氏幼具宿慧長明詩禮父母鍾愛之年十九歸同里陳(毅廷)倡隨靜好十七年如一日生四子二女稚者尚在襁褓中甲戌六月旭人同年患病。烈婦歸甯。曉夜侍疾。雖酷暑不少休。聞夫有恙。父命之歸。數日間夫病劇。潛出中庭。割左股。和藥以進。夫卒不起。烈婦料理喪事。揚揚如平時。其同懷弟荇孫觀察自津門回里。往唁。烈婦亦不泣。是夜鍵戶。作書二束。衣帶間。乃仰藥以死。家人斂之。易衣得書。一與弟。一與妹。書中述身後事甚悉。部署家務。井井有條。並言有夫弟侍舅姑。死可瞑目。惟父病未瘥。予殉後。萬不可與父知。從夫地下不遑他顧。古人移孝作忠。婦之殉夫。亦猶臣之死國也。里郝哀之。將請於有司聞諸 朝廷。俾得旌卹如例。陳

氏囷富室撫孤守節可為易其而烈婦獨為其難嗚
呼若烈婦者可謂勇且決矣管才叔傳烈婦曰貧賤
之家死易存孤難富貴之家存孤易死難亮哉斯言
也
以直報怨四字終身學之不盡然此中亦正有區別
怨在一人為私ゝ怨聽之可也怨在天下為公ゝ怨
聽之不可也宜任怨弗宜斂怨宜止怨弗宜修怨天
下怨之其怨大吾豈能違天下而謬與周旋乎一人
怨之其怨小吾豈能因一人而肆其攻擊乎歷觀史
冊任怨者少而斂怨者則多止怨者少而修怨者則
多雖賢人君子猶弗免焉求其判然於公私之界而
了然於恩怨之途嗚呼難已
磁鈍於鐵而磁能引鐵繩輕於石而繩能縋石以布
作帆江上兜風則剛為柔制以墨塗紙日中取火則
陽自陰生樂出於虛簫管無非空器醫惟其意溲勃
亦是良材湯百沸而轉無聲燈四照而皆有影藤麻
質麤擣紙則細狐貉皮重成裘則輕膏腴乃產於糞土
醇醪亦醞乎糟粕蠭之釀蜜采花不嫌入廁蠶之遺
矣貯枕可以登床雞毛乃化為琉璃象白且薦諸鼎
俎儒者入手工夫在於格物試舉一二端已覺端倪
莫測矣遑敢侈言象數哉
吉甫言族兄天保家業農道光辛亥五月田間刈麥
二十石貯於囷中秋後因有急需以兩衛載麥赴市
售之越日而囷麥不見減又售之囷滿如故嗣後凡
有所需皆出於麥數日間計所糶前後已逾百石而
囷中所積固未失尺寸也凡知囷中必有異戒家人
勿言次年春貿易於外數月嫂董氏欲窮其異詐言
麥已生蠹命傭曝於場麥盡而囷底果有一物蟠其
中狀如蛇長不盈尺首有一角五色斑斕兀然不動
見人亦不驚呼眾視之予亦往觀蓋頭赤脊黃尾青
領黑而腹下全白者也一時來者填塞屋宇有童誤
蹴其上童起而蛇不見歸以告先君子曰此倉龍也
天保忠厚故宜有此惜哉董氏婦性忌而多言驅
之去也夢園主人曰此與湯氏之米龍相似第大小
不同耳
吉甫又言朱家灣南鄉二十里汪家小街每夜有物

行市上錚錚然如歎錢聲眾聞驚駭不敢起視天保之弟名連保者住庄分租佃人告曰異哉昨日肩水一缸晨起即涸不解何故弟命肩水二缸次早亦涸心異之告佃曰予今夜持巨棒伏於廚下如物再來呼爾等共擊之三更後果聞門外有聲起聽之錚錚者至矣俄而入廚竊窺之巨口方額虎身金首黑頸白身黃尾俯首入水一吸而盡二缸皆然駭甚不敢呼人物甫出處復來陡起掩門悞夾其尾錚錚之聲愈厲驚呼眾起廚內外銅錢遍地悉數之得三十餘貫

先君子曰此俗呼為錢龍者是也惜不以織物厭之而任其逸去聖人云富貴在天此理信然夢園主人曰阿堵物能負幾何能以錢名殆在九種之外歟

吉甫言道光丁酉年先君宰河南召縣東鄉有鐵牛領廟廟前巍然雙角對峙高丈餘康熙年間有土人掘之數丈以下無所底止遂罷不敢掘重掩土焉相傳東漢光武與王莽戰北路經此地誤從牛口而入追者遂止定鼎後光武復至其地但見雙角並峙以為神佑因建廟立祀焉事載縣志夢園主人曰孰鑄此牛以佑中興之業者不可得而知矣

予性不喜獨飲非留客不舉杯也惟冬日嚴寒偶呷高粱酒數小甌天氣微暖即罷飲蓋恐以酒妨食也前年因右臂麻木時直三冬友人教飲虎骨酒於是每飲必飲少許迨立春後臂患漸輕覺動內熱遂不飲生平所交酒人多矣大抵魯衛之政未嘗一遭大戶也最者春明雖日日居酒國之中而去醉鄉則遠甚一入其鄉輒學武公悔過屏鞠生不與相見乃未幾而故態復萌過糟邱臺又復止步焉默計數十年來眾醉亦醉眾醒亦醒不肯獨醒亦不甘獨醉也五十以後自有詩癖反與酒疏近則酒腸既窄酒膽不豪而酒人益少雖酣欲嬉酒國其如獨行踽踽何彼以酒為性命者直以酒為友朋自少至老形影勿離方且鄙予為門外漢也

闇室之中一燈即顯華堂之上列炬不明者多弗如少也一夫當關足資禦侮萬人列陣反怯交綏者眾弗如寡也貧寒之家節儉漸致充盈富豪之子揮霍立見消敗者豈弗如約也偃蹇半生有時暮年發迹

扶搖直上忽然中道傾頹者亨弗如困也以少勝多以寡勝衆由約而豊由亨而困此固事理之常原無足怪而賢者安焉庸者昧焉愚者惑焉智者審焉抑有當局不及知之而旁觀可為預卜者夫賢智之人固寥寥無幾也

天下不公不平之事卒然相加而絕不憤懣者必非人情亦視其轉念何如耳明知不公不平須與之較量始得公平之道且難本不自我發我若甘心隱忍我尚能自立耶顧彼既以不公不平待我彼方自以為至公至平也但使人人皆以為不公不平則於我絕無所損只可一笑遣之而已否則針鋒相對戈矛又起變亂黑白闇無天日人情險詐百出不窮袖豈有終極乎逆來順受必能化險為夷古人唾面自乾其涵養工夫正不可及也

于清端公好騎驢初任粵西羅城令行數千里惟一僕從公謂長途策蹇可以眺賞山水若乘輿與坐帷車反令人生悶後督兩江仍携一僕騎驢出國門一夫擔行李無人知為貴官者一日投逆旅過遲店中客滿公向逆旅主人求一席之地時有新選江南縣令亦宿是店僕從如雲公悄命僕持刺名之令見公名刺大駭具衣冠來謁公笑曰我官總督如此儉樸汝一縣令未免奢華將來涖任能勿魚肉百姓耶令喋不敢答公笑曰汝可歸休勿勞跋涉矣令鞠躬曰下官尚有文憑公笑曰此細事速取來我可代汝繳還也未履任而先有彈劾

海內固盛稱之公既履任時易服微行訪問民間疾苦會上元某令貪酷且愛作狹斜遊公廉知之一日薄暮公携僕出署抵利涉橋適令將往曲中夜宴騶從極多公故使僕觸其輿令叱役拘僕將笞之僕曰小人信有罪乞看主人面恕之令問汝主何人曰小人之主乃兩江總督于青天也令大駭問汝主人何在曰近在咫尺益駭亟下輿走謁公笑問曰無意相逢未知汝出何為令以巡夜對公笑曰漏甫下巡何早也無已姑從我茶話可乎令唯唯公命易便衣同至一酒家命遣去騶從既至酒家見其生涯冷落公問之店主人曰客不知小店不幸在上元境內可奈上官日日科派抽釐本小利微折閱殆盡那不冷落公笑曰汝言未免太過縣官何敢乃爾主人復長歎將某令平素貪酷情狀一一縷述之公正色曰汝以小民妄論地方官便是罪過慎勿多言主人太息而去公謂令曰小民無知汝勿介意老夫亦不汝瑕疵也令跛踖不

安汗下沾衣公既出店令從行至分路處公笑曰此時天氣不早汝可迴夜矣令唯々辭公去公瞯去遠情命僕赴酒家如令遣人與店主作難汝可善為調停萬不得已汝可聽其拘至縣中如令行賄關說汝儘受之多々益善僕受計至酒家令果差役拘店主人僕前勸解役怒遂與店主人並拘至縣令見店主人叱之曰汝小民焉敢道吾短命痛癥之僕代為乞免令問汝何人僕笑曰公忘之耶小人固于青天之僕也令駭曰汝來何為僕笑曰家主恐公與店主人作難故使小人留後為之排解令亟下坐笑攜僕手曰當從尊命釋店主人歸望汝掩飾毋多言當以三千金為壽僕故不荅令知其嫌少復增至五千金僕始佯喜諾之既歸復命公翌晨召布政司至白令貪酷狀命即詳參時方籌設養濟院苦無經費即以賄僕之五千金捐入罰貪囊而行善事計亦得也布政唯々令被劾去遠近頌青天云此叔平晨在白門聞侯青甫先生言夢園主人曰朝廷得如公者十數人分任封圻天下安有不治乎然而如公者一朝能有幾人哉

張皖江大令文斌言其宰吾邑時署中舊有包孝肅祠年久將傾圯為重修落成欲撰楹聯以張之時葉華來工部毓祥為掌書記屬其捉刀相傳孝肅宰定遠有樵者死於虎其母控之公命役拘虎至令虎代樵者養母虎頷之果日銜鹿兔之屬奉母終身邑中尚有讞虎臺遺址又稽古公故實曾有貧富爭畔一事公意必富欺貧遂袒貧抑富並援左傳蹊牛語為判其實乃貧者謀占富者地公未之察為其所愚後公知之悔甚葉因以蹊牛對讞虎撰句以硬黃紙書之擲地下頗得意會午倦假寐忽見一白鬚老者拄杖來謂之曰汝袒作矣尚高臥耶葉問何謂曰汝代作聯語不檢點汝不知蹊牛事是包爺生平最恨者耶以杖叩其足曰可速起改正不則怒莫測禍將至矣葉頓驚寤方疑且駭驀起旋風將地上聯語吹入雲中莫知所之亟起向空歃禱求神恕之遂將蹊牛易為抉鱗白鬚老者蓋署中土地神也夢園主人曰孝肅斷無自護其短之理此必土地為之以警華來然亦奇矣

道光間高郵城外文游臺之左某生與市賣豆腐者比屋而居生以課徒為業設帳於家有弟子十餘人市賣豆腐者之婦操作勤苦晨起輒見一嬰兒了髻紅衣潔白可愛俯首向塾中溺桶飲焉心以為異日日伺之皆然因以告生生曰此非人必何首烏也汝明日遇之潛以紅綫繫其髻予便知其所向矣婦如生

言繫之即告生跡其所自乃在文游臺下時方嚴冬藤蔓已枯惟絨繫處有鮮葉數片掘取其根肢體皆具一成形何首烏也如法服食生與婦皆仙去土人至今猶能道之夢園主人曰聞文游臺下何首烏藤絕多人皆覓之不得生與婦之獨能沖舉也殆有宿緣歟

承甫言金陵諸生周某家貧業醫一日閒步過清涼山聞山上有人呼救聲甚哀登山見一婦人躶臥於地詢視之乃鄰婦某訝其何以至此婦呻吟而言曰前在門首遇乞丐攘鄰人雞我呼告鄰人執丐撻之今日歸甯道經山下哭逢攘雞之丐取短竹吹之嗚〻作聲羣丐紛至擁我上山先攫衣飾以竹筒插予口中自其後薰之以火筒中蛇直入我腹痛絕倒地須臾張目羣丐已去蛇其在腹中痛苦萬狀所以不即求死都欲候人來歸報我家以雪我冤乞先生幸為寄語周諾之婦即觸石死周歸語其夫〻往視又報其岳家報官檢驗衆謂丐即有蠱毒不至此是必周探婦出跟蹤而來強姦不遂威逼至死否則初遇丐繼遇周何相值之巧耶兩家合議竟以周生逼死控諸官縣令傳周訊詰立褫衣衿周極口呼冤令怒加以極刑周竟誣服將定讞幕友張君謂令曰是有可疑須再覆訊令笑曰兩家堅執不移若再舍周更從何處覓真凶耶即有冤咎在兩家與我何干張力爭不聽辭去獄遂定時周妻亦歸甯吳門聞信遄歸入獄探視周曰我躬不德遭此奇冤夫復何言善事我母撫汝子死亦瞑目矣妻曰道路傳言不足憑信試陳顛末或有挽回之法周為詳述其事妻曰果爾蛇在死者腹中足為左證我當判一死以訴君冤此中真偽君自知之勿累同死則老母孤兒又將誰恃周指天誓日其妻赴院擊鼓鳴冤時百菊谿先生督兩江勵精圖治事必親裁聞鼓聲出坐堂皇喚婦研問周妻備陳冤枉泣請開棺覆驗公曰覆驗無難恐事有不實開棺罪重將若何曰如其無蛇甘死不悔公立命提棺到堂並傳某令帶同兩造人證畢至開棺尸猶未腐破腹赫然巨蛇在焉某令在旁見之變色公曰汝為縣令不能申理冤枉何以為民父母耶命

巡捕某往摘印即權知邑事以縣令與從導送周生
夫婦歸又命城內大索丐者三日獲之一鞫而服置
諸重典周生家本清寒又遭訟事家益落饔飧不繼
仰屋而嗟忽夢鄰婦告之曰蒙君傳語累君繫獄情
實不安君本清貧妾為請於上帝賜萬金聊以報德
生由是仍理舊業應手輒效李某者富賈也患傷寒
甚劇諸醫束手延周診視周適醉誤以治瘟病之劑
治之一藥而瘉名譽日起三年積資萬金餘憶鄰婦
言慮招損杜門謝客壽終於家夢園主人曰賢哉周

生之妻為知鳴究足傳於世若某令之朦朧斷獄天
下比比皆是為民牧者安可以不慎歟
秋雨甫霽駕扁舟返茱萸灣兩岸綠樹未凋蔥蘢如
畫江潮漸小文波儼春瀲颸不寒斜日猶暎篷窗獨
坐心目爽然迴念夜間泊舟徒口與偉堂翦燭劇談
淋浪之聲不絕於耳舵樓搖曳風力正猛方慮重陽
節近未必放晴江畔句留困意中事耳三更就枕一
覺至曉仰睇天宇澄雲半開偉堂乘紅船往瓜洲予
則直趨佛感洲濠即口七將入鹽河乃以米船壅塞不得

進復折而向東昂首欣然躍馬已在頂上矣昨日之
雨不圖有今日之晴而昨日之勞更不圖有今日之逸
將作韻語嫻於構思姑援筆記之時則九月初七日
也
不登金焦已兩年矣昨午自瓜洲乘紅船冒雨作翦
江行江天寺近在咫尺而不獲上胸次彌復戀戀前
日芥航來揚州以畫餉予知予有潤州之役問至三
詔坊香渠將歸山掃榻以待予謝卻之舟抵佛感暫
睹焦巖江心踈峙如作迓客之狀捫胸輒呼負負李

與吾軍門往象山省視礮臺予既不克與之偕往仁
山則侯重九番船啓行後即赴吳中予又不能與之
結伴肥上友人約登蜀岡者至今未來亦唯有歸我
待月謬坐隱一枰而已若夫長安棋局紛更正非庸
手之所能測度也
松為君子為大夫為羅漢為容為仙而梓則稱為木王
予不謂然百木之長屬之於梓將何以處南山之喬
予曰宜王松或曰大椿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仙
不能為松屈也抑知靈椿雖壽問其能免於斫柯易

葉乎問其能如壽至萬歲者乎龍鱗虯角骨相本自不凡重以歲寒之操勁質貞心一時無兩雖瀟灑俁猶覺遜謝弗遑以為磅礴輪囷終讓徂徠獨步上以尊號誰曰不宜梗柟杞梓等鄉材耳焉得與之相抗哉然而世顧僅目為棟梁之器夫亦淺之乎視木王也

少陵詩注謂椶拂子以比李林甫夫拂子可驅塵林甫何能及之耶善乎吳匏菴之詩曰猶能為拂子敢負少陵詩可知拂子之為用不小若而人者幷拂子之不若而謂詩聖假人不於其倫有是理乎古人寓言各有寄託讀書者但明其義斯可矣不必屈曲為之解也故作書難注書尤難往在京師見友人箋注某公試帖詩以持盈保泰四字不得出處為憾心竊笑之此四字自然必有來歷注亦可不注亦可也即知其出處豈遂得謂之典博歟

太沖文成三上吾謂尚有三中蓋車中輿中舟中也車中輿中苦局促不能置筆墨但可腹中作稾投宿時再為落紙以三者較之舟中與在家何異乎曰異於在家也在家有人事之擾而舟中則無之在家無山水之樂而舟中則有之獨客孤舟屏棄塵俗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別有一番境界足以拓我心胸祛我煩悶若任其悠悠忽忽過去不肯拈弄筆墨則到家更難忙裏偷閒矣究之人忙我閒隨地隨時皆可以攄吾懷抱又奚必三中也乎

富春江上紅葉羅列兩岸彌望數里如珊瑚林襯以蒼松翠篠斑斕奪目細審之則鴉舅多而楓人少子昔年泛舟過之曾作五言三十韻詩猶覺不能形容盡致其他則吾皖之楓香驛及江右廬山之陰霜葉亦最可觀往來其間不禁心醉然視富春江上則僅百分之一二耳每到深秋見落葉辭枝即念及之而末由再攬其勝年來于役白門由潤州山行偶值霜天觀一二樹便為狂喜信乎二月春花無此豔色化工特為白藏吐氣豈偶然哉

凡論人者曰權衡度量曰規矩準繩皆以物譬人亦猶詩中比體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可見我之一身無物不有無理不賅權其輕重衡其高下度其長

短量其深淺宜方宜圓勿踰乎規矩能直能曲悉合乎準繩方寸之中泛應曲當不物於物而因物付物在在皆德器也故曰大道不器君子不器唯其不器弗能以器名之而實則舉可以器喻之夫權衡度量規矩準繩非人則祇爲虛器耳烏乎善其用哉物無人固不得爲物也

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亦不能盡如我意與其如我意而有損於人毋寧如人意而不失爲我蓋至有損於人即如我意問心能無愧乎不失爲我又如人意自反庸何傷乎人人若皆如此存心則元氣渾淪充塞宇宙天下不復有機械陷阱矣要知機械陷阱小人以之禍君子小人實以之福君子也彼蒼斷無福小人禍君子之理君子順天小人違天恕之一字終身行之不可移易爲聖爲賢基於此矣此即眞理學也

吉甫言同治壬戌袁午橋年丈督師駐臨淮檄先君子總理潁州捐輸事務予隨往局設於甯振江司馬前宅四月初旬甯之佃戶有負木刀來者視之柄長三尺頭長一尺二寸面濶七寸閃閃有光詰其故佃曰予家門前有一大椿孔深數尺黑夜發光心疑之緣木而上俯視孔內生一物長數尺手捺之不能動知根生於下遂呼工師從樹旁斷一穴斷其根取而出之小人不知休咎特負之以告主人甯聞驚異因携之以眎英西林中丞時爲潁州太守曰此所謂樹上生刀也不利於民無以惑衆遂貯諸庫迨十七日予還鄉宿潁州東四十里鋪日將夕甫入店閧門外呼曰速出視衆出予亦出見迆西有一老者凌空御風而來越屋東逝止於柳上身長三尺衣服非人間紈袴冠素冠峩峩然冠上雲烟一縷上沖霄漢篆如華蓋衆甫至老者即行追之不及遥睇之先芒若星或曰此太白也畫見則動刀兵未幾苗逆陷壽春乙丑年又陷潁上懷遠此二者殆先爲之兆歟夢園主人曰咸豐癸丑吾鄉土寇初起一夕地震予坐屋中身忽自動窗戶了鳥作聲又聞懷遠有雨豆之異無何難作聞吉甫述潁州所見因並記之

承甫言海鹽吳蘭陔先生選八銘塾鈔初二集評論

精當海內風行家絃戶誦足為後學津梁及門受業者不下數百人其最著者秀水汪雲壑如洋乾隆庚子會狀錢裴山楷己酉會元傳臚歸安孫辰東壬辰會元榜眼平湖沈文慤公初癸未榜眼瑞安孫希旦戊戌探花此外捷南宮入詞館者不可枚舉先生為諸生時評閱同里社課及學使按臨適命是題凡經筆削者皆得高選由此知名從遊日衆負笈遠來者恒百餘人購屋數十楹為諸生誦讀之所每課文字多取佳者自為評點其次者令及門高足代評之先生仍手自披閱親為講解其誨人也首重立品次讀書次文藝其收門徒也必取端方謹慤之士束脩厚薄不計也通籍後筮仕數年有政聲解組歸來仍以誘掖後進為樂事不厭不倦其有家計清貧者輒資以膏火某科秋試前先生擬題自作文十篇刊印分給及門諸子迨入闈首題即先生所擬者諸生以各有刊本皆不敢錄揭曉後有以闈墨寄先生者閱之第二名即已擬作時諸生尚未回館亟遣奴子分赴各家收取刊本板片投之火中未幾有杭州孝廉來謁閱其刺即第二名也其人叩陳過失乞為涵容並具厚贄願列門牆先生笑曰此殆定數令僕代作一文耳刊本文板均已銷毀決無後患返其贄而收為弟子焉又數年先生寢疾諸生之叨教育栽培者三十餘人與子姪奉侍湯藥依、不忍去疾革環顧侍者曰我大限已至不能再留計同學中得科名列鄉貳者均不乏人所不足者未得解元耳願諸君勉之後嘉興張叔未先生中嘉慶戊午解元惜先生不及見矣夢園主人曰焚板一事成人之名而不以為利先生真今之古人也

承甫言楚北葉開泰藥肆相傳已久聞其祖某精岐黃樂善好施貧士求醫者不索謝無力市藥者亦不取直如是者數十年偶行街市見一丐者臥於地徧體瘍瘡臭腐不可逼視某惻然令偕歸親為醫治月餘平復丐語其家人曰君等日饜粱肉而我僅以藜藿充飢何鄙我之甚也家人共笑之告於某、令餉以嘉肴有頃又語其家人曰主人廣廈百餘間閒者不少何置我於陋室中耶家人怒白於主人請逐之

某曰此亦困苦人也闢屋頗多何可慢客今即易室處之又有頃丐告主人曰瘡痂新脫布衣苦不適體願易之某曰諾為易刃繡之衣家人益笑之以主人之敬禮也戲呼為丐仙一日晨興丐請主人話別問何之曰來處來去處去耳一拱而逝主人悵然視案上有書一緘曰蒙君豢養感不去懷君篤厚長者壽福康強皆君自致無俟鄙人之報德也偶有舊畫一幀聊以留別倘遇急事可張挂之承製新衣悉留篋中如即君寒燠不時令衣之差勝服藥再僕初來時所卧之席膿血沾漬幸勿棄之令秋疾疫必多以充藥餌即佳某閱之初不以為異乃月餘東鄰不戒於火將及某屋忽憶丐言亟覓畫則墨龍也懸諸堂中焚香叩禱火頓息至秋瘟疫果作試取席草數莖投之立癒某本廉介悉以施送不取直求者踵至初予兩三莖繼恐不敷僅以一二寸煎水飲之亦愈次年某之幼子出痘甚危取丐衣衣之一夕而安自是幼稚每有驚風等證衣之即愈他人借用則不驗其畫珍藏數世屢遭回祿迄無恙丐其仙乎夢園主人曰丐仙時有而如某翁之樂善好施者則不常有仙雖示疾孰即拯之仙亦終於丐矣

吉甫言道光己酉隨其尊人自貴定解組歸里道經黃平州有山名仙人洞者因往游焉距山十餘里遊人繹絡不絕香煙繚繞直達霄漢鐘梵聲如在雲間蒼松古柏藤蘿篁篠皆千年物不可名狀洞前布瀑布兩道自山腰而下轟雷濺雪盪心駭目一童子導入洞口前為禹王殿次為關帝殿棟宇宏壯金碧輝映紆徐行曲徑數十武豁然開朗左有石室中陳仙人石牀右一石室中陳仙人石枰〻上石棋子牢不可動其後則環以二池中有五色文魚長尺許游泳甚樂池上為亞字紅橋過橋而北又有石室數楹壁間雕斲大小佛像無數面目如生室之左楣旁撐一石長不及丈中立一女子如塵世妝兩手膜拜頂上一石天然作華蓋狀覆之對面懸額云仙乎仙乎旁又有石狀如佛手涓〻滴水童子云可以明目再東則石獸紛羅奇〻怪〻皆目所未識者以日暮不敢窮其究竟遂歸先君子曾作記惜亂後遺失此其大

略也夢園主人曰重九日書此使我游興勃然安得
御風而行一探靈闕耶
吉甫又為予說鬼云朱家灣之西三十五里為繆家
囲有一縊鬼遇五月即出為祟適繆大之妻某氏一
日夫笞辱之午間入厨作羹湯器皿觸手即碎懼夫
再笞泣於房中姑過門前瞥見房中一女子負繩而
立心異之入房則婦悲啼不止姑慰之曰是何傷如
兒問即云予碎之婦拜謝姑姑入厨良久思所見反
至婦室門已閉從窗隙窺之則婦已携繩在手矣姑
大呼鄰里畢至破户而入環守一日夜次日婦談笑
如常越數日夫又笞之婦啼則鬼復潛至婦入厨作
麩鬼以兩手牽其袂婦疑兒童與戲不顧又牽之刀
誤傷指反手揮之血濺鬼面迫觀之長二尺許若猿
猴然五官微盼遍體皆毛婦驚呼夫至以索繫其背
出示鄰里觀者如堵將焚之忽一老翁至揖曰請俾
予一觀夫授索翁私以口涎拭血處鬼化旋風遁去
夫怒牽翁髮翁與夫並蹶於地夫起視則手所握者
乃土塊耳或云翁固土地神也此道光辛丑年事鄰
右任天貴同縣役蔡文親見之二人今尚在夢園主
人曰予不喜說鬼而吉甫言之鑿鑿若是宇宙之大
固無奇不有也
重九不登高不見菊花亦大憾事晨起至小吟窩獨
坐院中列洋綽約四當先華燦爛宛若翦彩而成擬
名之曰紅綃毬以西茶梅之赤玉杯焉其尤奇者瓣
瓣作匙形勻圓簇飣不解海島花神何以分外靈巧
突過中土耶第嫌其整而不疎艷而不韻較之菊譜
中所謂芙蓉秋艷紫蠏初肥伽南袈裟老僧衣老君
眉落紅萬點諸品真有上下牀之別乃東籬寂寂冷
訊遲遲對此可兒益思佳友明日當遣園丁往傍花
村一訪之也
海內富豪無過於昔年之查三膘子德研香為予言
同時吳門有沙三膘子者亦足相埒查至吳門招沙
飲肴饌豐美絕倫沙欲作東道主而苦無良庖因向
查借之查遣庖丁五十人來沙之門者詫其多以白
主人主人親至厨下視之則掌燒猪者若干人掌燒
鴨者若千人猪鴨各四用人故多製餺飥者若千人濯

滌蔬果者若干人以數計之蓋已四十有六其實主烹飪者不過四八而已沙廚太監因招屋居之經營三日始備延查至主人謙辭告客曰咄嗟而辦恐不足以適口也查笑曰予往者出門必攜庖丁百二十人以從恭逢 聖駕南巡故減去四十人僅以八十人隨予至此蒙君見招尚留三十人為賓從作午餐僅遣五十人來供刀匕誠如君言人少而時又甚迫恐未必能副主人盛意也予聞之撫掌曰是殆天下之大庖歟

〔明〕程時用撰

# 風世類編十卷

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

# 風世類編序

休陽程子際明多識古今於人若事可矜可羨可駭可愕者隨手筆之用備觀覽每遇子弟津津道不寘曰若可法若可戒能若若則為吉祥善事脫若若則貫祭梯殊聽者終日忘倦汪將樂此圖見而愛之因而進際明載籍所總見者刪刪其習也耳目所聞見者標標其罕也接籍而得者十之六七傳而聞者親而睹十之二三附焉梓成屬序於

不佞不佞手閱數四裒回廣畧嘆際明之用意遠也題而名之曰風世且為之敘其義易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起青蘋之末俄徧大野摶摶無形倪倪無象靡不暨而靡不入其入異不可知不脛而馳萬有咸被夫惟其靡不暨也世固有藉學士縉紳之談說而不能格田畯婦孺茲且可俗辭而俚諭惟其靡不入也世固有動四方于千里而不能一隙寸柄之用茲且可聞移而內破不詩書而有詩

書之勸，不刑罰而有刑罰之威。寧獨有之，而且幽之。譬若優孟抵掌，大之可以動，且以而亟現里嫗修禨祥，實因果悍夫戾婦爲之彷徨揮涕。故讀是編者，可以敦倫，可以還善，可以省愆。其事博而典，其意曲而

三

該，其類事而要，令人解頤聳聽，惰然撫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風之又何喻焉。際明故以學易出余門，是編也，邇近邇遠，他日余治海陽之風，其有聞於天下也，且以是爲際明功矣。編之類凡幾，其目具在篇中。

萬曆歲次庚子九日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前知休寧縣事豫章祝世祿拜手撰

四

邑人汪大同書

黃應詔刻

# 風世類編序

自大雅之風已而後褒貶譏刺一稟於春秋其鼓舞風厲之權亦一歸於懲勸故後有君子無論秉筆摛詞紀言書動即位在齊民亦得以耳目所覩紀載之閭史傳之其人通都大邑以風覽世世吾友程君際明幼負用世之志以制業風多士凡六大比無不在諸生甲等人人無不謂成名無疑而君竟初服宴如也其所交游鄉後先成進士則又無不謂君成名無疑而君竟循然初服晏如也既乃喟然嘆曰吾即不能風於朝獨不可風於野乎遂自攻古文詞外凡百家稗史有可為門市子鑑者輒錄之赫蹄叢叢藉藉成幀矣戊戌夏予得嘉禾陳棣塘先生見聞紀訓攜以示君君見而後喜可知也曰吾閉戶而造車出門而合轍庶幾亦以徵而益信矣於是合其同離其異自宋以上傳紀者無慮慮恐其雜也自明以來聞見者無畧畧恐其遺也

編成而類其類曰風世類編蓋以
風者動也帝王鼓舞之神機士
君子拯世之微權也淑世而不獲
於風則以形匡志內有遺衷以表
匡衷外有餘慨故使人相儆相厲
巽焉而不自知無過於風而風之入

三

人易者又無如吉祥因果之類故
首作祥使祥使者言為祥所使也
祥使而下若灾眚殃咎最易警
懼人故次咎徵言咎兆有徵也父
子兄弟天屬攸叙寧侍勸戒而後
善作孝友若君臣若朋友夫婦合

自人扎而成乎天作匡鑒交謫
壹懿夫人心何獻之有非風之以
一定喻之以先徵則蠅營物為
將昌庶止作分定夢徵至若鬼
神積養之說君子所不道然以喻
末俗則遠過漢典故以喻冥物感

四

終焉凡此十類備物具陳善惡榘
載其言簡而明其詞典而則其
旨亦若風雅之拯世春秋之行
權而左國遷固之稗史非夫余
與君交垂三十年而挹君溫和之
風政後不少故因是編之刻請而

序之以俟世之採風者
萬曆庚子八月既望古歙閭將樂
尹杜弟汪文璧頓首拜撰

歙後學金作礪拜書

五

風世類編自序

余幼好涉獵於習制舉外若都試之暇輙購稗官野史叢談幽怪諸錄讀之頋其言怪迂無當猶之山珍海錯非不可口要以風覽世教則不若倫常之梁肉家後閱世說語林諸紀該然有間矣然記載懸諸日月無容拾瀋惟出於輓近耳目之覩聞與夫小乘外記之未及嬓慝好醜錯陳臚列於以備觀刑昭勸戒使見之眙然聞之駭然感之蠢蠢然鼓舞而暨及其為風教豈淺鮮哉余懼謠俗之弟靡

沒溺于風會而不反而又娓余之闇
汤無能撫据固實蘇援世事以合三
五之風徒以生平所徵信者時出以
詔子弟歲戊戌於友人將樂汪君琳
圖所得閱紀訓一書欣然有概於中
遂旁搜四方塵譚叢說以及薦紳父
老之傳耳目見聞所習隨得隨錄不
踰月而盈篋積矣第其中龐雜棼舛
魯魚莫辨因為刪繁訂贗去其無關
倫紀鬼瑣譎誕者釐為十類類為一
卷起祥使至物感條分類析善惡具
載而要歸于懲勸故友人為題其首
曰風世誠以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
教以化之嗟咨詠歌以感發之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如風風也
發于天籟竅於人心其德巽故其入
深其用神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
舒疾遠近故其入不齊是故詩人用
以褒刺皇王用以旉猷君子用以動
物一也今是編之作即不敢上擬風
雅下垂世教然以瓠巴鼓瑟而使人
心怡神曠至游魚出聽韓娥一歌而
市人悲悲喜喜數日且不自止況動
之以自性和之以天倪有不翕然感

者乎是故觀端人脩士蓋臣肖子貞夫歎婦所為狀何異和風之時麗令人融融然追趋而逐嗜觀愉人俗士諂臣媚子悍夫戾婦所為狀何異厲風之暴烈令人颯颯然谽谺而奮擊觀吉凶善惡倏徵立現若應桴鼓而



捷影響何異萬竅之怒號激者謞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惟所自取令人凜凜然驚遽而惕慮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不踰時而風天下暨後世是編之刻不無少裨矣如曰小乘之載未必皆實輕聽之言究且謬盭扶卻則

多誣書好則溢美遂以此為是編累不知郢人之誤書燕人以成治啇丘開信偽不疑竟能蹈水赴火是編即謬譌乎何如郢書范氏而苟不後燕人啇丘開之信其鼓發當不知何若也者而安在不能風世也哉書成弟



侄暨親友録梓以行梓成漫序諸首
萬曆庚子夏日豐玉齋主人程時用
譔

門人吳正暘頓首拜書

# 風世類編目錄


卷之一
　祥使
卷之二
　咎徵
卷之三
　孝友
卷之四 上下
　臣鑑





卷之五
　交誼
卷之六
　壼懿
卷之七
　分定
卷之八
　夢徵
卷之九
　諭冥
卷之十
　物感

新安程時用明父編
程元正政伯父校

## 祥使

語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至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祥之萌也其幾甚微祥之至也其應不爽鬼神司之鬼神有莫知所使者何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土積成山豫樟生焉善積成德富貴尊顯至焉是故為善於家取償於朝為善於幽取償于明為善於身取償於子孫此感彼應陽施陰報肇祥毓慶延歷綿邈非其玄善膴德足以使鬼神而祥之也其能若是乎哉彼六籍無論矣即史傳所載彰彰人耳目者亦置弗録録輓近聞見所逮及稗官小史之散逸而有徵者以示勸云



尚書楊公翥字仲舉蘊人也厚德瓌軌卓冠一時蚤從伯兄戍武昌居人有相歐者聞公來皆束手曰待楊公過我再歐汝其為人畏服如此比鄰搆舍侵其桶溜墜公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鄰人艱嗣既舉一子公乘驢善鳴恐驚之鬻驢徒行楊文貞公多其行薦居翰林明年予告還蘊有田兒數輩推仆其祖碑守塚人來告公曰傷兒乎曰無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公之厚德多此類景泰間進礼部尚書

成化間朝廷雅好珍玩有中貴希旨言宣德間遣王三保使西洋所獲珍異無筭　上命兵部查之時項公忠為大司馬劉公大夏為車駕郎項令查舊案劉先入庫檢案匿之吏苦索不得項怒笞吏劉在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鏹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縱獲珍異何裨國家哉大臣不思毀舊案以杜病源奈何復究有無耶項瞿然再拜曰公陰果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後果為司馬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有一新進士戲乘公轎公聞之曰此有志之士也置不問無何公得暴疾幾危適松江一知縣饋

[illegible]魚公食而蘸問之即前戲乘公轎者又公居戶書時詔往蘸松治水利一詩僧晋謁時公新賑大紅羅袍隷兵捧茶誤覆公袍公談笑若不知者僧出隷懼見責邀僧于門以冀解免比入公如前無一言及僧嘆息而去僉稱公德度一萼韓魏公云

按公治水利時為葉宗行所劾公即親迎堦下謝過又薦葉于 朝授錢塘令呂公震為子乞一官公于 上前賛之人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目得罪彼何與焉平江陳恭襄公靖難時



嘗欲害公公後薦之揔理漕運又内賛其所請以濟國事其德皆此類

劉濠者誠意伯曾祖也世居處青田南田山中其東南三百餘里曰四谿山谷隘險居民相煽謀叛元遣使遉動靜且列反者名會豪民恚以仇怨家為賊黨具牘與使者株連甚衆使者道過南田天寒召父老市酒于劉家濠知其故憾然不樂曰四谿民固多反側亦豈盡然今使者持牘去必盡殲矣將何計活之時其孫爚侍側年甫十三語濠曰我能活之因命濠備供具邀使者飲二弟更迭上壽使者及侍從皆醉濠乃竊啟裝中牘凡列萬余人其一具為首者名亦二百人遂悉燒之因大呼有火使者驚起大慟曰安得牘以復命耶濠曰無故延火恐有無辜而罹禍者豈天故焚而生之耶請勿憂濠有所善在邑度四日可往還使者留四日得所取牘止論報二百人盡殺之其萬餘人皆得釋濠子庭槐博學善知數嘗曰吾家多陰功子孫必有受封者又曰吾居宅坐辛向乙丙水逆流三



十歩吾子孫當有乎乙丙命者當之庭槐生爚爚生誠意伯其生年月日適符其言以儒起家為佐命元勳累官資善大夫封誠意伯推恩二代皆追封永嘉郡公

郭叔和蘭溪巨族也樂善好施永樂癸酉山崩溪發叔和家當溪口沿溪居民尽為漂溺流屍蔽溪而下叔和倩人撈之灘上族屬認而舁歸者百數不能認者叔和積薪置屍於上焚之瘞其遺骨謂之叢塚山田亦多荒廢叔和揚言于衆曰頸布經者

助之吾不責償由是民無曠土矣後叔和子弟若仲儀仲南仲礿仲時為郎為執法為中舍者繼踵亦積善之徵也

餘姚謝公瑩為福建藩司都事南昌王公得仁為汀州經歷得仁之先亦姓謝王則從其外氏姓也瑩剛直得仁廉惠宣德間沙賊鄧茂七流刼郡邑瑩與得仁俱以才猷檄守松溪政和之役以計擒其首惡而協從者千萬人悉原之還所掠婦女若干人民獲安堵後瑩之孫遷登成化乙未狀元官至



少傅謚文正迪舉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孫丕亦以解元及第官至少宰得仁之子一夔登天順庚辰狀元官至工書復其原姓孫曾連登甲第簪黻蟬連不絕

黄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楫以財寶瘞於室地忽賊黨來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寶則許贖否則殺之楫曰我藏直二萬緡悉出以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諸楫拜謝歡聲如雷為之誦佛祈福紹興中楫為浦江令生五子皆科第

李大父者南陽李文達公祖也有地千畝歲種棉花鬻賣有臨江三商持三百金市貨盡發邸舍主人不戒于火延燒無遺三商抱哭曰某等皆假人財物頻年辛苦所致一旦隨手盡奈何因躃地號天各欲自盡李父聞而語曰貨未登舟尚為我物貨失價存我當還汝且汝失此不能歸我失此來年可復得即還其直三人感謝不已是夕其家有客假宿舍傍夜半後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所向



不利累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詰早客以實告李父異其言即移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拜首相云

沈公周者東吳義士也同鄉周玉妻王氏夫死家貧姑年七十餘患痿足不能履地弘治壬子吳中大水王氏折屋以易食〻盡負姑行乞道路多水艱難揭厲乞于人人十無一二雖有殘飡餘瀝以精潔者奉姑而以穢濁者充餒姑泣謂婦曰年荒歲歉我死垂旦夕汝少年當圖存活婦銜哀告曰假使

婦先姑死不能存姑婦命亦終豈有棄姑之理姑
婦俱飲泣而已沈公聞而傷之使人召見其姑傴
僂在負二人餒甚骨立若皆無生存之氣矣月給
斗米以助因為賦短歌云水沒田人沒食周家老
寡姑足痿不能立湖村行熟今無路新婦負姑飢
乏力東家西家水流竈南鄰北鄰浪排壁偶然殘
飲得半瓢清湯冷冷浮少粒灑粒飼姑惟啜湯腸
不能充唇畧溼夫既死屋亦折出無船住無宅膚
皮撑骨活死人但是喉中微有息姑頻勸婦勿相

卷二　七

傾晋汝一身還易給嗷嗷兩口日待餔一唯莫營
飢火急姑說罷婦飲泣生同死同誓不失流離顛
沛尚如此純孝心肝堅似石我亦移家出城邑養
親責文當捺食月分斗米助弗及不是有餘存惻
惻

盛公顒無錫人都御史也致仕家居偶至一室見數
人鐍於內出而詢之皆鄰人負息錢者公急飲之
酒而召子弟取息簿與券契子弟少难之公怒甚
乃始捧至悉取火焚于諸人之前曰幸勿見嗔更

煩轉語鄉里自今更無索矣諸人感激而散立召
子弟語之曰凡聚財正為給家用賑鄰里鄉黨貧
乏耳何利其息而苦索耶盛氏至今科第不絕
孝豐吳封君珏南山公之父也謹愿長厚一日自外
來道經別墅遥望盜栗園中者亟匿馬從他路嘱
語家人曰談彼見園主過倉皇墮地非死則傷二
栗所損幾何而致重傷其命哉即此一端封君之
仁厚可類想矣是宜後葉之崇遂也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

卷一　八

三萬遺之道出滑州見父友呂翁貧無以葬將鬻
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又
故人棄貧甚其女為婢于人道贖之嫁士族又嘗
於旅邸床下獲金釵壹束且百隻遂托故止宿其
旅俟其人至還之明年登第為龍圖閣待制進郎
中出知虢州所至有惠政
按道蚤寓毘陵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
巨衲不浣濯以育蚤虱后待制龍圖朝列服其
重德咸謂查長老而不名又嘗罷舘陶尉與程

宿寓逆旅夕有盗取其衣既覔呼宿曰衣有副
乎翌日當奉假盗聞之棄衣而去監其廉也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墮珥于盥器
其僕探而匿之行数日以告士人驚曰奈何取非
其有使彼骨肉相傷乎亟命反之僕曰試期迫矣
姑竢事而後及未晩也士人不聽親往而埽之還
因再拜謝過已果不及試㝵適棘闈不戒于火入
試者死且太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吉水羅叓泉公循念庵先生父也會試時亡一罽褐



同舍生内不自安物色其人紿公訪之比入坐故
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物耶公謝曰物固
相類生醉語耳亟趋出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
所損彼得悪聲尚復為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
及后叓泉公作宦見一寺有棺七口輙捐俸命僧
瘞之其年擧洪先公長號念庵亦縁此一念之善
而名也

廬陵彭思永始就擧時貧無餘資帷持金釧数隻同
擧者過之請出釧為玩客有墮其一鈪于袖者思
永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思永曰数止此
耳將去袖釧者揖而擧手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唐李珏世居江陽以販糴為業人来糴者授以升斗
任其自量不計時之貴賤每斗僅取息二文久而
成富時宰相李珏出鎮淮南珏避姓名之嫌更名
寛李公忽一夕夢入洞府見石壁鐫有李珏姓名
金字長尺餘公視之大喜俄有仙童出曰此華陽
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公愕然寤
旦日令人物色至府叩以生平善状寛曰愚民不



知所修第歲時平價販糴不乗時以徼利耳公擊
節者久之寛後百餘歲始卒
此與厚德録載宋張詠知成都夢西門黄承事
兼濟平糴事同濟後簪纓不絶亦與寛壽考同
豈非以食為民之命二公以編戶而属意民命
與壟断争逐者迥異故天鑒其德而厚錫之祉
扎
孔寺丞牧以文行知名歲飢鄉民貧夅敓粟听其自
取不責償民有盗伐其竹木者家僮執之公問其

所欲之、數、命僮如、數益、之、所居圍圃近水、夜有涉
水盜蔬菓者、公嘆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架
梁、盜者慚不復渡 李德録

祝
染者富室也、延平沙縣人、為人重義輕財、嘗遇歲
歉、施粥濟貧、後生子聰慧、應舉京師、忽街上人夢
捷者馳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曰、施粥之報、及開
榜其子果為特科狀元

王
公汝訓字符卿山東鄆城人、家故富、而父封君又
善綜攝朝夕持籌握計不輙、夜則募人防衛、王公

卷一 十一

甫有識、即告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
財、以自養也。大人以是財、朝營ゝ然、夕兢ゝ然、內
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為者哉、兒即至愚不肖、不能
顯揚大人、安忍大人若是、封君立悟、盡召里中諸
子錢家、焚其券、又罄廩庾所積、輕重以施族里、ゝ
人感而相依者數百家、遂成聚落、王公益得肆力
于學、登萬曆辛未進士、至今其鄉稱仁里、亦戴封
君為仁人云

王
樵雲公毓字尹成永嘉人、事父珍甚謹、日營籌而

治裘衣冠而進之、比歿、廬墓三載、公又善耕、以其
羨規為子母之息、宛轉佐歉歲、使閭里常不乏、比
鄰火數十百家皆燼、公計口而給之、其它孤寠賑
恤尤至、家世單緒、公一生七子、再傳二十八人。三
傳九十四人。若封通政鉦、贈太理鍊、訓導錫、其著
也、四傳二百有六人。其尤顯者、太僕清、叅藩澈、國
子祭酒激、中丞諍、掌教洌、序班沛、及贈公澤、與浥
是已、五傳三百五十人。而司理良弼、鴻臚良慶、署
丞叔懋、副憲叔果、叔杲、僉事德光、祿叔本、其尤著

卷一 十二

者六傳四百九十人。而孝廉壽如、珪、光蘊、錦衣千
戶如璧、其顯出者且未艾、嗟乎、王公以一人之身、
耳、而子孫之熾昌若此、揆其原、止以谷平濟閭里
使凶歉不乏、孰知其獲報若屯哉、詳具王鳳洲集

曹
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裕
一夕盜入其室、諸子擒之、乃鄰子某、令儀曰、爾素
寡過、何苦而為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欲、曰得十千
足矣、如其數與之。去復追呼、盜大懼、公曰、毋驚、若
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至旦、明使去

盜大感慚卒為善士君又擇子姪之秀者起亭館
延名師課督之子伋姪傑俱繼登進士今為曹南
令族

鄉先達唐狀元皐為諸生時豪邁倜儻不問家郡守
章庵彭公以大魁期之會歲除彭問曰何以卒歲
公曰鹽油柴米四者俱亡彭出俸金三星贈之公
持歸抵七里溪見一婦携一子一女哭奔至河公
問故婦曰吾夫以罪繫歙獄今鬻長兒得銀若干
將以為夫贖罪而銀隨手失計無所出故欲偕幼



子女赴東流耳公亟止之曰癡奈何以錙銖而併
三命遂全挈袖中金畀之而室之懸罄自若也復
回謁彭翁白適以賜金為令公子種德故復來見
具以其事告彭乃止公飯而密遣吏至歙踪跡其
事吏甫至獄門而此婦亦持銀至與夫言盛稱唐
公之德不容口於是吏还白彭翁益加禮贈焉程
生曰唐之襟度殆不可尚已迺郡守不迎師之
日而彭公知人能得士如此尤為不易易也者於
乎今也或是之亡矣

此與宗承遇見人將赴水代償子錢三百千事
畧同然遇猶解己之有而此則推人之賜尤有
難焉者后遇是歲即生孫服登熙寧榜第二人
而唐亦以甲戌狀元及第天之報二公何如哉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為活一日息于道陰客
有市糕者會暑甚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而馳馬
去遺囊焉尹氏知為重齎也伺莫夜以錫缶裝金
坎土埋之而植柳為表客故山西大賈也越數年
柳且拱始來故處欷歔慟哭尹氏詰其遺與其時



日皆合起柳下金授之客泣謝曰惟公所取與我
其餘可矣尹氏不可中分之又不可曰我誠貧也
豈其不全掇之之為快而羞取之而中分之乎客
不能強九頓首以謝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之陰
德厚矣貽汝一貴子弥月而生子旻稍長就橫塾
學一日與群兒游城隍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
神夜夢告于塾師曰救我救我天官譴我遠戍矣
何塾師晨起徧詰群兒知旻所書亟命往除之后
果登進士為吏部侍郎者九年天官者九年

嚴冢宰湞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亟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科第

雲南安陵州張碧塘素母臨娩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淬刃于石因置焉而母牛之犢跪其側竊啣刃納石罅中屠四索刃不得旁見者告之屠以為誣已因復置刃石上而隱身以伺見犢復竊刃如初屠大驚悔遂棄其屠而与牛俱上華山華亭菴日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顙肉隆隆起如瘤碧塘既生額有痕隆起如圓珠登第歷官至都御史程生曰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則趙道人之後身登第又其餘矣



尚書澹泉鄭公曉浙海塩人宦京時父封公買其鄰之產而少抑其直其鄰深憾之而不敢言但日夕思死化為蛇以螫之又命子他日為棺必闕小穴以便出入其人漸病腹漸脹无何封公卒尚書持服歸聞其事一日治具召問其人曰先大夫受君產而減君直幾何曰五十金公曰君今欲贖故產乎抑備直也其人曰券成已久亦欲如直而止耳公欣然出五十金與之其人大喜遂即席盡醉甫低首揖別忽吐一蛇於地首尾皆具但未開眼其人病尋愈程生曰觀此固見怨毒入人之深尤見君子彌怨遠害之道

太宰屠襄惠公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人勸諭而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問知公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寡將安歸公曰汝第起吾雖成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而不限汝年仍以貲佐汝子生殖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公乃出紫薪二錠重二十四兩淬其直付之嫗命子販鬻日裕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恃我公

寵靈業已成家娶婦矣擇日徙之復何待乎公曰
姬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欵以酒食惆悵而別嘆
二公淳厚如此宜其永享大祿也
宋馬涓四川人中元祐辛未狀元初父其艱嗣置一
妾見其約髮以白繒而蒙以絳綵詢之則曰妾父
本守某官不幸死無以歸葬故至鬻妾公惻然即
日遣還不責所貣且厚有資助焉是夕夢一翁謝
曰我妾之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
絕及生子因名之曰涓此與馮商袁韶之事同而



其後業之榮顯亦同
永新劉其行業瑞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
遇滏水一女子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
中皎然不涅抵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因
命人送之還家至則大川茫茫親識皆絕形迹復
載來劉命婦善視之尋為覓壻婦曰渠已無家吾
亦艱嗣君非構意室之欤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
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親友勸諭數
四久之乃處貳室即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

定之次叅議公寅之也
宋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一小女奴逃走女奴
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
民不獲遂誣其父子共殺女奴棄尸水中父子數
人俱論死上之州官公獨留其獄不決知州及錄
事交詬之若謂其受富民賄而故縱者公咲謝曰
一家數命所關奈何忽易既密購女奴送之州宋
遂出富民父子獄富民號泣奔謝公閉門不納其
人遂傾家貲為公祈福未幾事聞驟加進擢二年



為樞密副使
紀訓曰汪天與號念崖休寧山人事父南崖公孝友
于二弟分產自取瘠薄者生平退讓隻字不入公
庭年三十無子客滌寧術士相其貌類羅漢乏嗣
壽亦不永公恬然不怪愈益輕財好施嘗寓宿清
江浦有婦人夜扣門不納其婦曰君數遊妓家何
獨拒我公曰子彼則可子此則不可婦慚而去至
瓜渚既濟有遺攜囊者公坐待還之其人叩謝問
姓名不荅而去後至滌寧遇前相者訝曰君非吾

與所謂羅漢者何頓变耶必有陰功當生貴仕且高壽公亦悟然不答後果生三子少子孝廉君文璧宰將樂孫入郡庠年九十四尚善飯郡縣屢請鄉飲賓錫扁曰大節人瑞又曰清朝逸老咸謂陰功之報而風鑑亦奇矣

信州林茂先有雋才已與鄉舉家貧篤學鄰有巨富婦厭其夫無成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礼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慙而退茂先明年登第三子皆顯仕



正德初商王某吾徽人也年踰三十未有子其姑夫其善風鑑一日見王愀然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不可逃柰何王素神其術亟往蘓斂貲而歸至其處值霪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晚霽出河濱散步適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乃疾呼漁人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数償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外昨鬻一豕償租不意為假銀所紿非惟夫歸箠楚兼亦無以償租故謀死耳王更加惻憫計豕直而倍周之婦歸遇夫於途具泣且告夫疑其誑與之同詣王寓質焉至則王已閫戶就枕其夫令婦扣門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如有意之乎明日偕汝夫來未晚也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王乃披衣起方啓戶聞忽室中磚壁傾頹壓碎臥榻王可幸無恙非天所以報之乎此后王復見姑夫諦視訝曰汝滿面陰騭紋現是必曾救幾命者後福未可量也王果連舉十一子今已九十六尚康健其次子王樾商德清人稔知其事因特記之以見陰德之足以囬天續命如此 此與輟耕錄載杭相士王見眼断真州商人事絕類云



宋徐性善與楊宏窓友也赴選同寓遇高僧善相云徐當填溝壑楊當登樞要是晚楊偶思邪色欲徐偕往徐峻辭止之次日高僧途遇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騭紋滿面二士俱當大顯果同登第夫一言之微而易賤為貴有若運掌所謂人間私語天聞若雷者非耶

宋丁洪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逐之洪遂旅游京師

經營補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
一術士謂曰君氣貌極佳即書紙粘壁云今歲狀
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賭如故有同榜二蜀士多貲
好賭湜一擲贏六百萬又數日術士見之驚曰君
氣色大非前比得無設心不良有負神明乎魁選
安可得也湜竦然告之故且願悉反諸其人術士
曰果能悔過尚可占居五人之下迨唱名徐鐸居
首湜居第六吁可畏哉
吳次曾名宗儒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有室矣猶



欲其父廣衆子以繁宗祊父不可遂與母程私出
篋篚置一妾比入門則羸然一病婦也醫藥罔効
召原儈轉售甫成券而次曾自外至曰我既為人
誤安可復誤人且此妾在我所猶有生望移之他
人萬無生理吾安可重十金之費而輕一人之命
乎遂還其直妾自是病漸愈忽有身明年國彥歿
矣歿之明月而病妾舉一子子甫三歲復殤次曾
猶不以自意邇室程則益遑遑復從媒儈于同里
程某家買一婦年纔一十八次曾未之見也從程

某具告以年之踰艾與家有妻妾狀程縣反其語
以紿婦既至見有正室及妾輒色変次曾恐其不
安復以告程者告之婦泣曰妾敢懟君之吾娶第
恨某之吾紿至再至三也吾本淮陽戴氏名家女
其賣其地以繼室紿吾母而娶吾娶未期年而紿
吾歸見吾不安為人次妻而乃鬻吾為人次妾
吾何以甘因發長吁次曾曰婦第自寛吾終不以
育子故強人所不欲遂寢戴別室而中夜竟詣其
家詰責之某方猶豫間而凌晨已往送之門矣於



是邑里豔称之曰次曾晋病妾奇还生婦孕尤奇
以若所為天必篤生賢僦以昌厥後不踰年病妾
果舉一子人咸謂陰果之報云次曾吾邑朱塘人
以聲詩為邑侯丁公祝公推重且内德茂也戊戌
病泄痢數月寡媳汪氏刲股和藥以進躬親漱浣
厠襦中帬不懈邑里称其節孝因併記之
南劍林積抵京至蔡州旅邸既卧覺床簀間有物逆
其背揭席視之見囊中北珠數百顆謂主人曰前
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林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

金來上庠相訪商田探囊失珠急追尋至蔡邸既
訪林於上庠林曰珠具在幸捘牒府中取之商如
其教詣府尽以珠授商府尹命中分之不受曰什
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商不能強以數百千錢
就佛寺為林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子德新為
吏部侍郎　余按林守南劍時送張天師子于獄
具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夫張之邪
術為歷代所崇信而林獨名其為賊非其平生不
為利疚者能之乎併録之以見林之高品



余嘗覧張佛子傳則欽容嘉艶焉佛子名慶甫三歲
父母亡養于外戚趙氏趙之隣郭氏為巡院吏司
獄后郭告死佛子補其役凡飲食湯藥臥席必加
精滌嘗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若不加意罪者
無所控訴又晨夕念法華經張無子妻素瘦殘而
復甦踰五十始奔子孫亦衆盛相繼登第
程生曰張佛子一念善爾祐豈有于公高門待封
意哉乃天報之若此彼以喜慍出入或受賄枉斷
一夫在獄擧室廢業矣奈何不蒙天譴哉而何不
覩之佛子也
元楊起汶鄞人為人醇厚長者見里豪錢青欺孤子
周儒強占其子房屋力勸不從將已膏腴七畝抵
贖周房并其飄散周氏母子朝夕焚香拜祝后果
有五封君三尚書兩大叅一廉憲至今科第未絶
程生曰老氏有言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此之謂也
吾邑溪西俞光祺字世吉常宰尹一蘭公之次子也
常寧以清介殘世吉傾橐金僅二百貸新生友人



朱某後朱不能擧要約償悉折其券而白其里塾
以糊口即歲入束脩無幾然無奈性好施予字跡
扇孤還從兄產畞佃租焚券契募行縣之又嘗慕
夜受寄族人金飾基契雖妻子未有知者其人不
久外後盡挈以还其子封識如故歲甲午郡邑嚴
行鄉約命鄉各擧善士諸嘗被德者爭以世吉聞
里人又言世吉以玄善屢獲天章一日往湖亭講
山水暴漲三人從世吉過一山梁世吉足甫抵岸
而梁隨三人俱隨水溺矣其在都湖遇風也舟多

覆沒獨世吉舟出沒風濤中卒以獲免嘗至星源
遇大風拔木壞舍一綽楔石隨風墜前僅隔方寸
而免同旅嘖嘖称異又嘗遇虎不驚人咸謂厚德
之報太常游公一川侍御汪公順所及族肇慶定
齋公皆有紀贈云

杭城酒家有懸燒鵞以市客行人見毒蛇旋繞其腹
恐啗客中毒遂探囊而市之囊不足因貸諸其隣
併瘞鵞于隣隙地而得瘞金焉隣人與酒家見而
爭之共訴于僉憲巴僉憲訊得其情判曰一念之
善天報之若響若奈何欲以逆天也杖酒家與隣
人而歸金瘞鵞者○一

潼川射洪有飛石巖巖峭壁抖絶下瞰江流有巫山
士人以閼節豫瞻試目自謂得雋猶掇之耳比赴
省試騎而過岩下忽飛石自空中墜中士人士人
主從騎逆去從者駭散棄不收俄有同庠其應試
過此乃為櫝而瘞之殯于旁寺之廡下期試旋載
骨歸瘞是夜夢死者告曰其不幸以貨賄干天譴
蒙君收我骸頓奉試目助君得雋為謝是秋其人



果與解額遂返死者之櫬因號飛石巖而鐫石為
死者中石墜馬像至今存衛淇竹為余道此甚詳

吳江徐孝祥者性廉介好施予有田数畝僅足糊口
一日徐步後園見樹根一穴俯諦視之有甃石
覆金一穴亟掩之幾三十年歲丁亥大飢民不安
生孝祥曰是物可以出世賑世矣遂給散貧窶而
已錙銖無取焉後子張發解授翰林承旨孝祥壽
九十

宋吉州李明行道拾一金釵俄見一婢倉皇欲赴水
狀詢之曰主母令送金釵還人中途墮失必箠楚
至死不如先投之江明還之婢大感謝後婢嫁梅
林渡船户為妻見明承公文将渡力挽至家貰酒
為款且飲間忽報二渡皆覆而明以款留獲免程
生曰天道好還生人一命自生一命信哉

傳敞字次張宋濰州人為士子時舟過吳江見近岸
僧房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詢於僧乃前
知縣館客身故厝此敞惻然憐之是夕還舟夢一
儒冠人曰我三山陸蒼也自叙踪跡與僧言同明

旦敵復抵僧舍傾貲葬焉至七月敵赴轉運司試復夢陸生来致謝且告以舉場三日題目敵寤而精思屬草遂薦名高第

陵
公英字孟華長樂古槐人好善樂施流賊鄧茂七冦古槐居民逃匿多失所冦退公悉招而恤之人獲寧宇先世謫戍寧夏寧夏故朔方地苦寒又寇迩羌戎至者多死天順中從大父浩從父彥相繼戍死至是移牒召公補伍公曰一死〻〻耳奈子孫世〻〻難未巳何或曰法得以自廢兄子其圖之公遂用火鳳章曤其兩目示軍吏遂兇于難公有子三人次子巠贈刑部侍郎孫六人其顯者大倫贈御史大用進士知常州府大濩進士封都御史曾孫十八人大司馬公瑞少司馬公省舉人琦貢士表其最著者玄孫三十八人長祚進士官兵部郎長濬舉人長勉太學生餘頹脫膠庠者三十四人纓綏世〻不絶

宋譙令憲早年領鄉薦自湖湘抵杭省試至江鄂間覯鄰舟有柩舟上人往来卒〻令憲怪而問之曰



其郡倅死于途歸計茫然今議鬻女於巨商令憲遣人諭之曰吾亦欲議婚與其嫁商人曷若與士君子乎然不实告以名也詢價若干畀如数應之明日天未曙令憲觧纜去鄰舟恍然不測謂為神助後数年令憲登科與其侍郎家為婚其婦每夕必焚香致禱令憲潛聽其祝詞可疑白之婦翁〻曰此吾家姪女也父為其郡倅死無以歸中途将鬻此女鄰舫捐金周之始克歸葬故女誦祝不忘耳非有他也令憲因述向来並舟之故彼此感泣

舒之望江有富民陳國瑞延術葬母卜鄰張其地吉直可三四十萬錢其子與地術以起治熾炭為名遂以錢三萬成券國瑞固不知也明年墓成國瑞與子上塚詢其莫其子以智術告國瑞怒亟歸迎張其至家厚款之比告歸輦錢三百緡将以繼幣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脧公直若干敢以是為公壽其愕然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已過何敢多求國瑞固授之終不受國瑞不得已家召其子畀焉張亦不知也噫今之以地售人與

售於人者，彼此百計，恒恐不遂所欲，況有如陳之益、直張之却金者哉。紀之以警世之斷善地而先汨心地者。

杭城一長者，生平好賑施。一日鄰火延燎將及，忽見群丐擁門，爭相搬移器物，火熄交還，一無遺失。觀火者曰：何若是乎？丐曰：平日受長者恩，今聊報効耳。噫，今之受人恩紀而反面相攻者，何乞丐之不若也。

陳元植好行陰騭，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逢見，必飛鳴前後，或逼坐隅，元植悉憫而餵之。一夕夢有綠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具備，以一物與元植，且謂曰：爾有陰德及物，以屯延爾壽。及竟飲食日增，年至九十九，忽袖有一物投地，化為緋衣人，拱立于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歷茲遐齡，今數且盡矣。忽然不見，元植遂尔坐化。程生曰：世傳放生可以延年，觀此亦一徵云。



# 風世類編卷二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程道彰闇然父校

## 咎徵

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善哉乎東方生之言之也。豈惟家國，即人之休咎紛糾，與所以易休而咎，亦必有徵應焉。蓋人之臧否無常，而天有常；天之推移無定，而理有定。以有常御無常，以有定待無定，是故陽施者陰報，多藏者厚亡，倒行者逆應，隱慝者顯殃，凶咎捷于轉圜，徵應符於契券，夫孰能遠之，而孰能秘之。今取隱惡之彙，姑夲數事表而紀之，使後有君子試一披閱，固以無所為而益善，即恣睢暴戾者，耳且目，亦以有所畏而知警矣。



溧陽狄其尹雲南定遠時，有富民死，而其妻主家政，積貲數鉅萬。叔告縣，且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訐，至鉄釘釘足，滚

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而婦責
恨歿矣後狄羅歸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小團
魚掛于床上而去心稍駭異未幾徧体生疽如團
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
年乃死五子七孫俱生比團魚疽以死止一孫僅
免今亦無置錐之地矣嗚呼彼受賄者罰無赦矣
乃其叔納嫂之賄以斃嫂之命其明威顯罰不知
又當何如也
馬炳然正統間登第令嘉魚突有盜入縣發公帑焚



掠而去或窺見其渠魁為長鬣狀適報團風有過
舟載二十餘人踪跡稍詭密使偵之則有長鬣者
在而實非也馬不察遽執之而以獲盜報盡斃之
獄馬秩滿召為御史而真盜復為他邑所邏獲部
使者以同臺故竟寢前悞不究于是馬稍遷至都
御史舟泊團風夜為流賊所掠盡室殲焉妄殺之
報諒為不爽
黃鑑蔚衛人其父善舞文起滅詞訟害人甚夥晚歲
生子鑑弱冠舉進士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

與南城禁錮甚力 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
攻齋懇輩不已 英廟甚悅之陞太理少卿時有
賞賜許以大用蔚人咸曰父攻刀筆而子榮顯天
理之謂何一日 上御內閣驟風飄一本於前
上取閱之則鑑勸易儲禁錮疏也亟宣鑑至示以
疏乃稽首出血請死 上遽令出斬之噫父子濟
惡若此欲不滅亡得乎
荊州府節推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其
鎮有鄉宦徐少卿名宗者素事梓潼神謹夜夢神



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不久掌銓衡可
物色焉少卿旦灑掃幕供具謁款甚謹無何魏自
夷陵歸神復見夢曰可怪魏推府此行受賄鬻獄
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
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歎訝明年
魏罹內艱歸服闋補濟南理陟戶曹即纔一年遽
卒于京家亦尋落
雲間黃翰性貪酷為廣東按察使常以聲勢法術恐
嚇人所得不貲無論當官時枉法殺人即家庭妻

子之間亦肆為殘忍身沒之後諸子各相吞噬財產殆盡仍行告訐發棺詳檢殘辱殆不可言程生曰天之報施惡人宜哉

成化杭城隸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歆得之乃偽撰文為碑瘞沉其池久之爭訟于官謂其先世有庭舘一片後為人占奪碑誌落池中可驗竭池出碑儼然夏氏物也園遂歸夏隣坐誣占無何園遭回祿一身亦皆失所嗚呼孰謂人心可欺哉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堦墀上有眠屍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鄭為相時奪民廬舍以廣其居民不勝憤恚觸死清風堂堦下今其堂猶存過客取水噀石上其迹輙現但居復據于官豪子孫不絕如綫書脉遂斬然矣世之怙勢豪横者可不鑒哉

吉水灘頭周傑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婺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婺莫敢誰何惟旦夕爇香稽首籲天一日半空中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室其地以歸孤婺至晚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事也

陳棟塘曰正德己卯余病起謁選北上至瀏縣王家渡與同年數舟同泊會坐間忽余蒼頭與土人毆捽至余切責蒼頭而以理諭土人去坐中一同年某者新喻人也遽赫然怒詈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刼掠官舟反誣我舟人毆尒耶捽縛之送縣其人叩首哀乞良久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嘉其才而彼亦揚揚自喜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亦智畧才術耳人心天理四字無所用之矣余聞大駭后其人除紹興司理尋陞刑部主事與余同僚余瞰其所為果置此四字不用踰年遂以大察謫佐沔陽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有不忍言者吁人心天理四字果可置哉



紀訓曰予友歸安仰思忠質直閟奥精形家言聞故方伯何公為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材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為方伯擇葬地而其姻某氏迎過其宅為得一善地葬父方點穴而雨至遂下山約

以霖日往。是夕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
不。曰佳。曰佳則非其之地矣。其為考官賣三舉子
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後裔。非天意矣。思
忠覺。問其姻某之宦業于克正。對曰。先為其縣教
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聞。惟聞其為考官時
頗通關節耳。思忠惕然內警。遂託故辭歸。越三年
遇其鄉人。問及大尹。則曰因與勢家爭墳地。致死
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凋落矣。思忠每
與余道。輒相對嘆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



得如此。

元程節僉婺源金竹人。有田在福亭。與何氏山相近
程見其山可營葬地。百計置其傍田山。召何氏佃
耕。久之。誣以欠租。強取其山營葬地。宋嘉熙乙亥
何氏死。程夢何直入其房。覺而生子。既長號翠壁
以堪輿自負。堅謂福亭地不吉。舉二柩露之中野
節僉死。家業盡喪。其子亦殞。二柩竟不復葬。

宣德間蘊衛朱鎮撫希市寵倖。取促織以進。上悅
之。命內侍收取。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
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
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懼。自經而
死。夫歸傷妻。且畏法。亦經焉。一時受害者甚夥。朱
不久亦以奇禍死。

唐晉寧王嘗獵于鄠。見林莽中一櫃。扃鑰甚固。王命
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之。姓莫氏。出衣冠族。夜遇
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馳獻明皇。具奏所由。會獵
者獲生熊。因納櫃中。扃留草間如故。而賊僧固未
之知也。越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



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膈膊有聲。遲明
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突出。脫走。尋二僧已
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善處置此二賊也。

成化間吉安周彪家富。其友某庠生。貧士也。定婚女
家亦富。嘗給貧士。貧士每言于彪。彪又素聞其女
之美。遂起謀心。於貧士親迎。彪與偕行。俗謂之伴
郎。中途遣人賊殺貧士。衆皆驚散。貧士之父疑女
家嫌其貧殺之。訟于官。時南海陳公騏為江西僉
憲。按吉安之夕。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

之按問時謂貧士父曰爾子在庠與誰最厚曰周彪公因思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亟以他事召彪至屏人詢之彪錯愕戰慄具服遂併其黨抵死

宋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唾手得屢上春官不第問于葉靖逸師曰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隣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擿以他事繫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二甲及再薦橫侵其



兄基產因與成訟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及三薦在長安邸中私一婦人俱其夫知陷以罪坐此上帝削其祿籍亡在旦夕登聞言大沮尋以病卒

焦浚明為著作佐郎久不調乃上章祈禱一夕神降篆書十六字浚明不能辨問之何仙姑仙姑不荅固問之乃曰篆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有諸手浚明語塞不能對嗟我後之長民者奚止受五金又奚止枉殺一人而寧無報

扎

昔金陵賈客某歸自湘東有一老翁附舟尾賈客瞰其多金也邀與同爨親昵甚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客與僮捽翁墮水先取其金以歸是年即生一子及長悖逆不孝以博傾家賈客無聊會里中降紫姑仙從扣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客俛首喪氣聞者悚然

吉州張真元鹽商也泊舟江岸值洪水漂一婦人抱



一廚中江而下大呼求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廚中皆金帛遂復推婦人于水越四年所居為水所漂一家十數人皆溺死嗚呼殺人取財人雖未報而天報不爽也

昔鄧榮以譎狡起家鄉有宦家子不肖鄧結其親騙其家產殆盡丐而死鄧為鹽商于江湖者二十年紹定中遇寇一寇儼如官家子縛鄧父子淫其息女盡掠其貲以去鄧貧困十年而死子亦丐焉

浙人米信夫柔狡譎健里有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

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欝殍米由是致冨垂二十年至元戊寅以謀反牽連抵邑見少年吏儀如其弟柳令招承鑿其對兄馬忿而訟之郡見郡守儀如其兄柳令招承與其妻子女息八人俱斃于獄

宋有祝期生為人儇薄好詆毀人見休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冨者謗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攻其隱曲無可訾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歲害舌黃每發必須針刺出血數升乃已又發又刺痛苦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程生曰乱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其祝期生之謂乎

崇德人胡應圭陸一奇見鄰人鍾穀家冨饒日誘之賭愽傾貲將半一日穀假寐夢一道士告曰賭愽之事汝宜速改胡陸二人專一引誘良家子弟吾已降灾鍾寤驚亟往二人家探之則胡瞎一目陸跛一足矣鍾自此改行

永福薛敷為人訟師以狡致冨臨老請道士鄭法林禳禱法林伏表去久起說云上帝看表此罪難禳



批言家付火司人付水司餘如其誓一日家爇于火半年後敷過江溺水死存一子以盗誅女卒為娼一如敷言

祝磨兒碭山縣儒學膳夫也其父覇曾學事有年教諭丘君純馭以僕隷之分不少寛假盖欲更宿弊也其父深憾之一日純因事責磨兒其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箠死棄屍他所尋又於黃河畔得一支觧屍認為磨兒遂坐極刑適韓公雍按部疑之私行察訪知其寃遣人蹤跡得磨兒坐其父及招

長洲人韓全以屠賣為業每宰豬即灌以水賣魚亦碎其首而灌之水雞鵞鴨之類強填糠砂冀獲重直傷戕物命甚慘后得翻胃症不能飲食惟咽以土泥隨復吐出遍体流黃水穢臭不可當且頭疼如醉如此三月方死傷生害物之報不爽毫髮

房州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結交吏胥巧為囑托官司莫能治淳熙四年暴亡其家牝牛當日生一犢腹下白毛成保正李政四字每見妻子便流淚後為虎所噬骨肉皆盡止留牛皮一片四字宛然

建炎初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故豪橫兼併鄉
隣患苦之既病篤絶悪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
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
死歛畢棺中忽有聲若搥踢者家人以為復甦啓
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蛇脫然家縶之
隙室一日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忿
怒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称婦殺翁縣遣
人驗之備得其事出清尊録
宋徐松年家居城中為郷人攬納稅賦好食鷄諸倩
詑者咸以此投其所好前後殺傷無數一日宰一
雞將就烹忽活繞屋飛走竿終捉而烹之其子六
歳在傍共食尋失足堕火痛甚呼父曰不要把滚
水炮我奮爛而死松年後亦典刑
天聖間李轃事母孝近晩忽有客来投宿轃適臨溪
宰鷄既而以脫粟供客客大怒轃实告曰母病思
肉山居無備故烹一鷄不能饌客也客愈怒是夕
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随
滅既而隣里聚觀見一人卧火中火熄尚在手言



因主人遇我之薄故尔放火不意被人推入火中
言訖而死程生曰觀此則李不失為茅容而客去
有道霄壤矣是宜其不戢而自焚也
洞庭山消夏灣蔣槃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儒攻龍
断之行鷄鳴而起執籌握計以貲雄里閈錢神作
祟盗斯刼之鞭笞炮烙慘於官刑串而入漏盡而
出罄其所有席捲一空盗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
即以蔣氏之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断岸
數十里絶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群盗乃泊舟其下
登祭酣飲自恃邏卒莫能蹤跡不虞舟人截纜以
去比醒覔舟不得坐斃凍餒一無存者陳棣塘曰
此余得之陳旻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盗盗之祈
禳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終也螳蜋
擒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弾射復及義外之利意
外之變相尋于無窮悲夫
東郭有士人使群傭掘土為垣坎深四尺得數甕焉
封識甚密士人見之戒其傭勿發而悲嘆之家潜
啓視之故無有也乃外人則藉藉言得窖金無筭

矣一夕群盜入其家窮索堇十金而不滿意乃鞠士人至僻壤百方箠楚身無完膚憾猶未釋以土窒其鼻口而去士人忍痛匍匐抵家則非復故時形骸矣于是群傭竊咲曰主人之禍宜哉方其得甕也與衆發之有則分我以其餘無則共見于衆目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之獲鬼神猶將忌之而況人乎程生曰昔人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覆豈無意乎孰與若人覬心苟得受虐名而罥實禍哀乎召實啟寡以盜



誨盜無怪其然也

昔陳戶牖渡淮舟人賫目攝之戶牖即解衣盤礴裸而為刺船舟人始寢其念惜哉東郭生會而昧此也

湖州凌漢章以針術擅名吳浙嘗于某氏家見一丐者軀長而惡面類上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既去主人曰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為司務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携笏板怒甚掌批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臨產見前吏突入其室遂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諭之矣始能言即有報讐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為事昕夕嚴防終惧不免夫婦遂尔遠遯莫知所之其子縱酒色為非盡蕩貲產而為丐云凌感其事作詩曰平生不信有陰魂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盛明卿吳城人家富豪橫不可枚舉有庄隣張木匠者田數十畝與之毗連明卿欲謀併之乃賂心腹偽為券契共訟于公張莫能辨鬱忿而卒後二年



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媼携至庄所兒忽語曰屯吾家故地也媼急告明卿明卿問曰尔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明卿驚仆尋卒其子後酗酒博奕罄破其家而卒至今傳為口實

按醫書言人面瘡云是袁盎鼂錯之冤諸藥不効以貝母哎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棟塘公飲于神樂觀有陸道士者嘗患此疾棟塘公問之答曰某年十七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亟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

十年後足外臁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痛輒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唉以脂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疼乃稍可日流濃血或一度或二三度極受痛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以為將瘥矣亟往牛首寺避之半月忽復言曰我縱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寃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詰朝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夜半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胷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即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乱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后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比何祥也陸時擧其足其疤痕尚在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其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也錢益怒老傭曰黃家墳故為其所築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

芝園張公曰予鄉近有發張郎之墓而墓都憲者有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



朱中直為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為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内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来視之循其體而股微埶復視之陰囊已割去雙腎矣哭告于官拘丞劾治乃用道人授房中之術以嬰兒腎入藥名為求子實為藥資慘哉案成丞斃于獄

南京一富翁王冠頑鄙狠戾習房中修煉之術徧招方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侯有

娠將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
爛爲丸或購他人初生幼孩烹之極其慘烈事發
蜀刑部郎溪亭嚴公鞫訊比擬採生折割淩遲處
死咄咄梟獍殺人以求生國法天刑其可逃乎
陳棟塘先生明智士也家居見梅溪一富翁最貪而
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積公謂所親錢煥卿曰此人
當有奇禍錢曰何也曰積財不散又無一善狀欲
無殃得乎越三載復謂錢曰此人禍且至矣初惟
貪吝可鄙迺今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果爲盜所



殺擄其財
閶有莊姓者好善持齋朔望必焚香禮拜人稱莊佛
有丐者衣敝衣負一擕囊寄莊佛而去莊解囊見
斗米內有金釵一對意此釵必富家誤遺米中與
之雖丐亦不知也遂匿釵結囊如故明日丐來探
囊則釵亡矣因謂莊佛曰朝相憶暮相憶止相尋
不相識可咲世間人貪圖無暇日金釵還你燈油
錢從今一去休祈祝
穌人張將仕者富而不仁斗斛等稱有十二等一客

糴米五佰斛價定而復欲增客不允遂淩其壓契
之直客不能爭但舉手告天而已時五月十三日
天霽無雲忽大風雷雨將張氏倉庫錢米蕩掃一
空所用斛稱亦列于地若示衆者將仕震折一臂
不久而亡
成化乙未秋季竣大雨雷擊神武衛廳柱門窓有迹
殊未折損少詹徐公時用因言去夏家居時其邑
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梱縛于
船倉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篙杪篙則特豎



船頭上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
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彷彿聞擊者言汝改過否
諭德謝大韶又言天順戊寅四月中其隣邑建昌
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
楹置于廚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于梁
上尾垂繫斗時大韶親造其家及見大門尚豎立
廚屋上惟斗秤則縻謝後解去蓋舟人市利不足
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損人利己故隂譴宜矣出
謇齋瑣綴錄

貴池姜宗四貫容黄五錢三百緡父不償黄欲聞官則姜對神誓曰生尚有貫死當爲猪以償后姜病革召黄至語曰吾乃今得償所負矣言訖竟卒是日鄰有吳姓者產猪一群中一母豕后足獨甲見黄至輒搖首蹢躅若素蓄也者以四呼之即應聲至黄遂市以歸不踰年連產二十四豕一夕姜見夢曰所負本利已償今辭去矣晨起視母猪果死訃之僅獲子母之羨云

歙有劇悪朱大綬等二十餘人假以相塚為名將郡中已葬名地獻與豪悪得賄則用一畨奸人造一骸器具開塚取屍或投水火或埋他所而以新屍盜葬封樹依然絶無痕迹受害者數十百家萬曆戊戌以盜葬吳宗尭先生祖墓事露告官始寘綬等于法而新屍遂盡為人掘毀噫綬等以錙銖而造未有之奸豪悪以覬覦而動伐人之墓其罪悪已上浮於天安望地靈之佑是宜殺身亡家而祖骸隨之也表而紀之豈徒見世未有之悪實以儆世之禍人宗祖而以自禍者



[illegible]

[illegible]類編卷三

新安程[illegible]父編

程希勤學之父校

孝友

嘗謂物至虎狼暴矣鳲鳩鶺鴒微矣喬梓棠棣之屬至無知矣猶然有反顧之恩敦飛鳴之好明父子兄弟之義至令人觸類而興思焉矧子弟之于父兄一體而分同氣而異息若鳥獸之有毛衆也若草華之有華實而樹木之有根心也其疾痛疴癢精神志氣休戚哀樂曷不與共而曾禽犢草木之不若哉頋父兄之教邈矣戚以愛兄節從狎生慝哀于婚宦之遠豢疏于帷闥之近始以孺慕而繼以胡越比比然矣余有感于斯因舉耳目所逮記者詳于篇遍寰海之大孝子順孫篤天經而敦彝叙通神明而塞天地者何地蔑有而又何可盡紀也雖然夫誰無父母兄弟而又安事資藉耶噫

[illegible]

趙善應字彥遠饒之餘干人性純孝親病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恐驚母遂露立達明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其嘗之以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兔卯神也終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會僚佐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色而罷官終江西兵馬都監

高彥先登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方念無





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忽虎銜一鹿置門而去母病尋愈宋宣和中金人犯京師登為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併請復种師道李綱兵柄王時雍縱兵殲之登屹然不動金虜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不可曰君在將安之與林邁等請扈車駕隸聶山帳中欽宗擢為富川主簿愚聞人未有孝于親而不忠于君者故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又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吾于趙高二公具見之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遍求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鞫獄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媼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父墓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于屋柱烟煤下見字數行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程生曰昔天長朱壽昌誓天求母廬陵趙應祥繫髮馬鬣斬得父墓千載稱為篤孝孰與杜公兼此二變哉特紀之





余嘗讀元史載廬江羊仁建昌黃覺經高必達蜀章卿孫杭俞全池陽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以童年嬰難失其父母兄弟或身掠賣為奴或幼養于人閱三四十餘年出數百千里外終獲弃聚以孝友終亦其人之可悲可傳者附列之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為斈憲時其廳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

頤售公信其直得之告于翁翁訊其價直之倍悅
甚已忽潸然淚下公詰問故曰嘻想吾與叔聚居
以至白首一旦墮彼宅以益我居使其夫婦播越
心則何忍公矍然對曰大人幸自寬兒當以券歸
叔翁曰毋吾計其直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兒知
之兒知之固不索直也吁翁之孝友仁慈若此是
宜篤生文定為名碩歟此語蓋聞之曆竹墟公云
歸安施相之佐翊之佑伯仲俱為州守致政家居以
田產分異成隙親友日為處分同邑溪亭嚴公鳳



孝友人也一日偶遇翊之于舟中語及分產事公
顰蹙曰吾兄懦佼令得長公力量可以盡奪吾產
吾所甘心矣因揮涕不已翊之惻然感悟遂拉溪
亭同至兄宅拜泣自責相之亦涕泣慰解各以其
田相讓友愛竟身僉謂溪亭以誠感施以誠應鄉
邦誦美無已焉程生曰溪亭固賢矣一感而悟翊
之之賢豈易得哉
河東盧操事繼母張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居則命
操執役主炊出則策驢隨行三弟嗜酒縱佚抵忤

於人操輒泣拜謝罪人咸曰不謂三賊有此賢兄
繼母亡友愛三弟益至居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
狸羅列左右待旦乃去後以明經授臨渙尉設几
筵於官舍出告反面唯謹每晨冠帶讀孝經一通
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悲咽不自勝予昭雲俱有
父風程生曰古今稱虞舜為至孝豈不以孝可能
也孝奉嚚母為難處嚚母弟傲象為尤難至死而
終身慕尤難之難者而盧公皆兼而有之亦不曰
舜之徒哉



彭城劉師貞字文通蚤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
輒涕泣忽一夕夢母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
明故爾見夢覺而肖像祗事時人語曰孝通幽明
漢有丁蘭今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
貞親調則不適口一日偶臥病父輒食不安師貞
欻然彊起治具疾亦遂愈兄丕苦風經旬不瘥師貞
衣不解帶夢神謂曰若兄疾取胡王使者酒漬服
愈矣師貞求之市肆皆不諭復夢母語曰胡王使
者羌活也一服遂愈後居父喪有斐白雀飛宿戶

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悲鳴頓跽狀若號跳躃踴
久之乃去僉謂文通孝友天至
臨川小民吳二事母至孝一夕神見夢曰汝明日午
刻當雷擊死吳恐驚其母凌晨具膳以進云將他
適請母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雷聲闐
然吳益慮驚母自出原野以待罰須臾雲氣漸
開吳幸免禍亟歸捬其母猶疑神言不實未敢告
也是夕神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矣自是
孝養益至吁一念孝謹宿孽猶可消彌況其他乎



信哉孝弟之至通乎神明也
祝京兆曰吾鄉王仲光賓植操猶潔不婚不官事母
篤孝既死魂依其母家庭日間曳履行遊聲固知
為賓也少慰戒之賓遂作語呼母曰娘〻兒舍娘〻
不得父之始隱
唐伯虎兄弟居母喪于冊山時父游瀘南伯虎夜半
蹴弟庚國吾夢叔父書發之得亟来二字得無大
人有不安乎女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弟未及應
急起裹足走洪州會江漲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
虎遙見有漁艇繫港中躍入其艇叱僕夫解纜渡
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疾甚見伯虎
驚問故具以實告遂買舟侍父歸冊陵程生曰人
知伯虎才藝絕一世寧知其內行孝謹若是
詹惠明婺源人父直紹興中坐鬪殺鄰婦論死惠明
時年二十二持牒詣郡言無以報罔極恩幸有二
弟可養母乞以身代父死嚙指出血祈請甚哀太
守曾開執法不允時方盛暑惠明坐府門外以大
艾自灼其頂曾公自外禱雨歸見而哀之召入方



閱狀詞忽割左耳擲廳事上洒血淋漓一府大驚
曾公為具奏報詔下減父罪給惠明錢三萬帛二
疋米一石改其所居嘉福里為孝弟里書其事揭
于門
劉潛以淄州戢官權知鄆州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忽
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抱母一慟而絕
其妻見潛死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
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出墨客揮犀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

醫不驗二一夕忽夢神告之曰與爾藥可用人髓下之副汝父之目立明矣既寤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椎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
按古有為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耶若段簡者安知其不然也搜神祕覽

蕭山何敬者父舜賓以憲副坐枉誤論戍留家一日駕樓船渡江與蕭山尹船相值尹倉皇伏謁以為當道也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跽謝过而尹內慚甚



性復陰狠竟以逃伍罪械繫解戍陰令解者間道至餘干害之敬切齒父仇祈策于姑夫父友叅政黃其黃難之曰事何容易夜分就寢黃輒從戶外呼敬名敬輒響應如是者歲二載目不交睫黃乃嘆曰子可以報仇矣資之千金而陰為決策尹鄒姓名魯故以給舍謫日夜冀迁官去乃偽為邸報鄒陞南京某部主事鄒得報即解印渡江敬因邀之舟中毒毆之灌以溷穢令毋死獨敬瞎其雙目憲司驗尹既瞽廢而心頗憐敬為父發憤敬毋又得叅政資之京撾登聞鼓訟父冤事下所鞫竟逮前諸解人抵死鄒與敬俱論戍在繫會赦出敬終以未得手甚仇人之胸為恨蓬髮垢面身不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為孝子云
按此特自何敬復仇之孝言耳若弘治初舜賓為鎮守內臣張慶具草誣奏浙江巡按暢亨則得罪名教無足惜者抑或天之假手卸尹云

常熟歸孝子鉞字汝威少喪母父再娶太倉娘有子而憎孝子甚父撻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



徒搏傷汝手也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烟舉釜鬲間氣蒸蒸矣太倉娘輒詆詆數孝子不置父怒逐孝子出外而後母子飽食孝子因是屢困頓不敢歸父卒太倉奴即益擯斥乃孝子猶時私顧其弟問母飲食致新鮮物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因往涕泣迎母母內慙終感孝子恍戀從之孝子凡得食必先母與弟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唯見其事後母至孝若屯也孝子少飢面黃而體瘠族人因呼為菜大

人爲嘉靖壬子孝子無疾卒震川歸公傳其事君
子曰古今稱舜爲大孝者以其處異母之嚚也以
一嚚字盡繼母鼓塲虐毒情狀族稱孝子蒸大人
尊寵之矣

吾邑文昌坊程孟達儒士也幼有至性父其客外母
病閒命達尋之至鄱湖颶風覆舟人多溺死而
孟達幸救免母聞謾以爲達溺也憂憤而卒比孟
達抵家見母歿擗踊曰吾母憂兒沒溺而死今兒
在吾母安之乎朝夕號慟越二月奉母柩厝東門

卷三　十

外祖塋側躬親累石負土以壅之而架木誅茅覆
其上中懸母像朝夕供奉暮則就柩傍止焉日一
溢米夕一苫塊冬不設緼絮夏不避蚊蚋如是者
三載柩前後產芝無數靈鵲巢其上鄉人聚觀者
日十百人鄉搢紳郡都諫公王符卿公閔吳諸公
雅加問餽邑侯石林祝公躬造其廬賜以薪米服
滿命人結綵張樂迎歸錫扁曰眞孝子仍上其事
督李饒公郡守陳公旌異焉事在萬曆甲午間

孝子王君名世武義人也萬曆中父其與族某以事
相毆爲其毆死孝子方髫年即慷慨欲復讐母百
方泣諭之曰父讐固當報第家貧唯汝一子汝即
不顧而母其若後嗣何孝子不得已聽衆主和議
所得銀若田券悉坎而藏之而陰市一匕首鐫其
上曰復讐時繫之肘間入則孝奉母出則勤誦習
輒時時口念曰名世爾忘族人之殺而父乎後數
年孝子娶婦生子爲邑諸生矣遂以復讐之蒙入
白母母復泣止之孝子唯唯一日伺讐與族屬飲
遂出匕首即席刺殺之而自提首級併坎金詣縣

卷三　十一

請死縣及郡守臺監皆稱曰義士但須驗父屍以
免孝子毅然曰殺人者死國憲也手刃父讐私怨
也其不敢以私怨捍国憲又曷忍以父屍蠡解免
遂以頭觸階碎首而死郡邑咸加旌異　朝廷下
詔褒表士大夫贈言成帙程生曰柳柳州有言不
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服孝死義達理聞道王君
以之惜哉當事諸公不從風顯於生前而徒褒表
於死後也

趙廷端者雲南太理人棄諸生業以相塚術遊中州

既乃匿跡無錫山中廷端始離家有子重華僅七
齡至是妻已沒重華年二十一葬母嫁妹即請郵
于郡守而出題其壁曰少小遺親十五年思親不
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顔誓不還榜
其背曰萬里尋親而別為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
千紙遍榜之以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武
當而父廷端亦以嘉靖乙巳是月日至此書其名
于太子巖陰華讀之號慟旁一道士慰曰若父曩
以冬月其日駐此若今過之復符其期可以卜重



逢之兆矣于是華亦尾而書之曰某年月日雲南
太理趙廷端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顔壽東涉
淮泗以泝金陵無所遇登三茅峯夢玄帝謂曰汝
父猶未死竟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資
以去所遺獨請郡守路郵耳華窘甚且行且乞次
横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
百年者也前謂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當遣道人
導之往迄見廷端伏地請曰吾父遊中州故萬里
蹤訪到此君得無即吾父乎廷端笑曰吾離家已

十七年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忠
華于是前持父而哭出所囊路郵示父廷端讀之
始驚父子相攜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游
者亦相嚮助哭縉紳先生聞之者嘖嘖嘆息不已
而鹿門茅先生為作趙氏客游述余謂此事奇茅
文又奇

宋正獻公杜衍越州人前母有二子不肖其母改適
河陽錢氏祖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
引劍傷腦出血數升其小姑匿之僅免乃詣河陽



其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後
貴其長兄猶存遇之甚有恩礼二兄及錢氏姑氏
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俸祿所
入給宗族賙貧難至官歸日無室以居寓于南京
驛舍者久之

太和羅晋用字楚材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晋用尤
貧而操執如景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
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幼晋用苦奉母嫁妹婚姪養
其廢疾者終身而已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

多娶則不給也後李醫得異傳雖屢著奇効而退然不以醫自名嘗言吾愛麗遺安輕財如糞土耐事如慈母人謂晉用實似之

滎陽鄭還古性孝友初在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追而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分使別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誼為之稍節有堂



弟善嵗粟技許昌軍為健兒還古召之歸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云

温人趙彥霄父母既殁兄弟同爨十二年兄彥雲以声色壞家彥霄屢諫不听遂求析籍未及五年兄產蕩盡尚公私逋負三千餘緡彥霄因歲除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曩求分異者因兄不節故也今幸我業尚存嵗時足以供伏臘而兄所負公私息弟累嵗所積亦足以償幸歸移中堂復主家政彥雲從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荐一舉登第鄉人稱美

江州朱原虛有二弟父母亡所遺綾錦十餘篋悉以匿之逐二弟於外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在坐請曰闇仙姑善詩幸見教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蜀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即召二弟还家教之儒業俱登科典州郡事二弟事原虛如父程生曰二弟固称才子弟乃原虛始乖友道繼即改過庶幾式不遠之復矣



單光祿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鬬鬬者避逅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吾聞家有長子謂之家督家督可死乎遂往鬬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問熙安在孟陽告以故遂嘆息不想之官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而友愛弥至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貴極無為空自窮也克請呼隣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喚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吁克其聖門之徒歟

吳公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主簿父卒還家治葬事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可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不數年一宅後榆栁為之連理人以為義感云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育族人一子未几其妻得子栩弟以兄既有子求所抱子為己子嫂曰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未可保也弟請不已嫂即以新生子與



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樵次曰栩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不可尚也

王公積歙人家貧而兄不慧蚤卒有遺孤甫二歲病瘻幾殆積與妻程氏蚤起提抱極其偊旅狀不少倦怠長為娶婦又蚤客死歸葬喪遺孫在襁褓撫之猶前撫其父也拮据治生年六十時從孫猶未冠積以貲產分畀之不私其子

羅田王公徳彰兄弟六人父沼兄徳懋俱業儒不治家人產四弟年幼家食不贍公稱貸以給用出私藏以治生後致豐裕置田千餘石分兄弟積稻千餘石資養業舉者一錢尺帛不私父任崇府審理兄任廬州李正俱為廉吏亦不注謁爲自置陰地中葬父母兩傍分葬兄弟年老無嗣復娶周氏生子五俱邑庠生壽七十臨終不能言以指書孝義二字于子手中良久復書曰不聽父言終非孝一家安樂值錢多至今士人稱之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女已瞽矣家又不振廷式擇日成禮女家固辭廷式竟



娶之生二子卒哭之哀蘇子瞻慰諭之曰予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曷從生廷式曰其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于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子瞻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矣不惟今世罕見古亦無聞後二子相繼登第

按古今賢哲若叔通之娶啞孫泰之擇眇與周恭叔呂華陰之娶瞽彰矣然未有若劉公之言

有足風世警偷者故獨附之孝友之末
黄公織字國文楚羅田人剛方正直壯年喪妻人勸
其再娶則曰吾不欲吾子毒于後婦且不欲後婦
子往來吾家遂終身不娶壽八十四終其子可望
亦以壯年喪妻後以貢授承天客司訓人勸其再
娶則曰吾婦與吾共清苦今受一官而令他人享
其樂吾不忍也亦誓終身不娶時称而出義夫余
惟悪婦多出再娶幾見再娶者視前妻子若媳如
仇讐每至夫前擨唆以至父子離間骨肉参商二
公不再娶寧獨尚義良有見哉
抗城湯鎮亮徒也素不孝于母有一子三歲愛之甚
至妻抱偶跌損其顱泣謂姑曰夫歸必歐我死不
如自盡姑曰無苐言由我之誤我往避汝小姑家
俟其怒息而返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提妻欲殺
之妻以姑為解次日藏刀而往以温言誘母还至
中途欲殺母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不竟逡足
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声其罪其母
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往掘之隨掘隨陷啗以



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人諺曰養子方知父
母恩今愛子而欲殺其母逆天戾常莫此為甚宜
天之明威顯戮無赦也
船戶褚大素亮悪不孝母嘗失足墮水自坐視不救
反歐傷救母者一日撑船出行有呼搭船者載之
俱中流索錢急其人言我是天神因你不孝帝命
我擊汝褚曰你就是天神也要还了我船錢方可
去語未畢震雷一声而死神即不見
韓周德平人父子皆不知孝友家頗豊裕其弟韓用
素貧傭以供母周絶無甘旨之助諸子皆以奴視
叔欺其貧也後周新構瓦屋数楹前后環以花柳
一夕大風雨有折屋拔木之声且聞人語曰不義
之家宜盡碎之次早視屋無一完瓦花柳尽拔周
父子俱至乞丐而卒
長溪小民其出贅人家以漁為業其母念之往看其
竟不喜毋覔其意即日要回其婦畱待明日其得
魚歸知毋未去紿曰今日大風無魚毋遂行因責
妻曰適來所得皆大鰻魚你何苦畱與老媪及取

魚肴皆是大蛇一最大者昂首出咬其喉而死蛇俱不見

龍游人徐姓者兄弟二人供母各五日兄貧甚弟稍裕兄輪膳而缺二日告母曰今蔡藿不能備幸就食于弟俟措置補償母及門弟不納母以兄意曲諭之終不內且其妻取飯甑置床上以被蒙之母涕泣返有頃雷電大作一神人提出甑先震其妻于門次震其夫于堂

昔劉建德母病已亟不侍湯藥妻且忤逆送母尼寺



遣一婢随之母不肯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臨死大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司數日妻卒又数日劉卒方大殮忽震霆一声腹皆拆裂臭聞數里然則听妻言而逆父母豈無果報乎

邵武陳先生策司訓安告時對諸生曰往歲嘗督李按部時府衛官俱在門白日忽暝雷震二指揮于衆官列坐之外一擊死其右足自脛至股碎無完膚一甦遂成癈疾已而求其故死者嘗毆母甦者亦嘗詈母特未毆耳乃弘治末年事也頃近峯聞畧亦載是事而差異耳

楊成楊咸兄弟宝坻縣人成富無嗣妾生子甫三歲病篤召弟咸謂曰我疾不能起吾兒幼幸存二千金悉以付若此子也才可給其半不才汝可自取後子長告咸給婚資咸悉匿之不與妾及子訴于官咸又賂之不理聞香河邑張尹公廉妾往訴之尹廉知其狀取獄囚數人令其招入咸名乃密遣健兒捕逮至捶楚百方始具实曰咸之財非行劫所致乃亡兄托與幼姪者以咸久假不歸故天遣



群盗為报耳尹乃召妾子追还原貲併宥咸罪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程　爔惟明父校

# 臣鑑

昔　宣廟作臣鑑起周鄭子產終元帖木兒章矣碩忠義之性何人不具圭璋之士何地蔑有而　朝廷建學校以作人課殿最以磨礪亦何時不嚴且備也以故書舊之賢史不勝書奮庸之佐朝不勝舉岳牧之良民不勝誦而生何人斯碩欲以草茅之微論列朝常之貴窃隩漢之區博采方州之彥無論耳目有所不逮即醯鷄之見其與有幾而可備鑑觀之一二乎雖然亦闕之矣昔有懸千金購狐腋者其人雖進以貍狌門者叱之其人曰碩充綴紉之末今即無當於風覽儻亦可供綴紉之末乎

錢公唐字惟明浙象山人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于仲月旦丁致祭　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公言仲尼百王宗師先儒謂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不忘本也時修孟子節文併議其配饗公尤諭之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公草野不知君臣礼公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　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程生曰昔漢高過魯祀孔子史臣以為漢家四百年精神命脉在此吾于錢公屯疏亦然故特揭于首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楊公砥請黜楊雄從祀進董仲舒　太祖嘉納之後崇仁縣令羅恢永豐人上言孔廟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我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人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亦居兩廡未當奏不報時論惜之

陳僉憲公祚疏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甚麼來作　皇帝遂

下獄父母兄弟妻子姊姪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
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釋之幼女出時纔七
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後復屢諫瀕死
胡端敏公世寧浙仁和人公忠明練初膺鄉薦牌坊
路費例百金公以歲侵僅受其半其志操已迥別
矣為江西憲副覘知寧藩逆謀以其奸具奏宸濠
大懼賂兵書陸完都憲石玠坐以誹謗離間親王
必欲致之死時公已陞閩觀察乞休宸濠遍遣究
悪挟　上旨襲公西浙大巡潘鵬黨悪又尽囚其
家屬賴廉訪李公承勛使变姓名間道抵京得不
死下錦衣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乃起公
原官陟巡撫四川及歷兵侍刑書兵書後先條陳
數十事皆剴切中机宜故席文襄称其論事如結
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亦曰胡公疾悪如讐善則
猶己勉人邑邑以忠孝大節噫此足以槩公矣
世廟初登極方在冲齡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
大學士楊公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一日經筵進講顧公問臣講咸丘蒙章
至放勳徂落等語侍臣皆驚徐云堯是時已百有
二十歲矣衆心始安且服二公之敏徐公縉講曾
子有疾章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　御札下内
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
必諱明日还補進來　上之英明特達如此而當
時諸進言不諱亦見一時明良盛遇云
王忠肅公翺直隸塩山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
鎮守遼東還餽遺一無所受有某大監與同事久
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以死請公不得已受
之乃自綴于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夫人不知也後
大監死其猶子貧甚公召至自衣間解其珠與之
直可千金有餘云為吏書時仲孫以廕入監秋試
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倘可登第吾豈忍蔽
之顧汝夲尚未成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
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
火之公一女嫁畿輔某官夫人愛之甚每迎婿固
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掌銓衡獨不能遷我京職
耶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推

禁出宿朝房數旬乃歸婿竟不調有 詔營第於
西山有司承 旨多營造公悉折之曰非 詔旨
也每朝退正色獨行不與人言笑時馬公昂為兵
書崔公恭為吏侍公直以名呼之此下節槩
景泰中王公文用事忤者必死給舍林公聰抗疏劾
之王怒會林鄉人有事吏部應答為言于文選文
選出其手書王會官廷議坐以大臣專擅選官死
罪尚書胡公濙曰給舍七品官擬以大臣囑微事
擬以選法于律協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殺諫官非

五

理也遂拂衣而出臥疾不 朝數日 上使太監
興安問疾公以上聞聰得免程生曰王老無足責
矣迺文選攘臂阿附何為者哉
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商文毅公輅疏直十罪且
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爲
得危命太監懷恩詰責厲甚公曰 朝廷無大小
有罪悉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
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
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

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
日撤去西廠按文毅公此舉與張文忠公孚敬奏
罷各省鎮守內臣功同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
悉擒治不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藏 憲宗怒逮
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
衣數事 上閱之嘉嘆 詔釋公繫賜鈔万貫以
旌其廉調撫河南適巨璫汪直以事至公密疏其
多帶旗校騷擾地方竊弄威福 上嘉納之以疏

六

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夫以秦
公之廉豈第威不能屈讒不能入且動 上之知
眷如此居閒府者倘皆秦公乎其為國家生民利
賴豈淺尠哉
薛公瑄督學山東人稱薛夫子王振以同鄉故召為
太理少卿瑄至京三楊先生過之不值語其僕曰
可語若主亟謁王太監今日之擢皆其力也明日
朝退不往三楊使李公賢諭意終不往曰拜爵公
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

皆拜、薛獨。直立。振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益銜
之、會其指揮死妾有殊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嗾妾
誣其妻殺夫狀、都察院傳會成獄、大理駁還之、如
是者三、中丞王文承振風旨、劾瑄受賄、至午門會
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
文奏强囚不服理問、　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
送、薛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不預事、是日哭於
廚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
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　詔赦之、

七

繫逮錦衣獄、終不屈、
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持、正統初為吏部侍郎、時內侍
王振怙寵驕橫、每出、則部堂尊官、亦斂輿避之、一
日、公遇于崇化門、不為礼、振銜之、譖公于內、忽一
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問孰為侍郎驥、且訐以近
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足惜、可惜
者朝廷名器、　上溫旨慰之曰、尔所言者、是好官、
好官、又方伯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廉
憲、會中官汪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公不

為礼、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詰責之、公即
密疏其專擅之罪、疏入留中、及直歸、詢以河南好
官為誰、直以選對、因示以疏、夫二公砥抗權倖、風
節凜然、如出一轍、藉非聖明之知眷、幾何、不為所
中哉、
彭司冠公韶、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
家占其田土、　憲廟命公往訐、公謂未有以平民
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訴于　上、逮繫
詔獄、時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鞫公曰、差

八

失、皆自我、御史無預、如是者再三、泣　詔獄者曰、尔
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甘為小人。耶。遂直其事于
朝、得還任、噫孰謂人心無公道哉、
李祭酒時勉先生、忠直敢諫、纍在翰林、　朝廷結鰲
山一所、士女聚觀、先生行中、遠拾一墮釵、大書、揭
于門、其失釵婦、乃錦衣千戶妻也、物色至先生門、
即歸以釵、亦不問其姓氏、父之千戶歸、聞失釵事、
亟往叩謝之、將以儀物、先生悉卻不受、千戶言餘
物不敢強、第此片藥、乃海域所產、朸非傷財所得、

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
付夫人令識之既而先生以諫　仁廟怒命武士
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脅脅折舁至錦衣獄適此千
戶宰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
死因密召良醫視云傷可為第須真血竭千戶亟
取叢既公者以板夾脅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樂清章恭毅公綸景泰中為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
獄數月背生蚤虱苛癢殊不可耐苦無櫛具一日
忽有群雀共銜一牙邊新篦墜公前公感荷神貺

九

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注床哀呼
獄卒就移乾處甫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公
獲免程生曰觀此二公可見忠臣義士心貫天日
行合神明既奮不顧身以忠社稷天必為社稷以
保乂其身其周旋默相有以也特表而異之
按恭毅公毋郎畫讎兩載未成昏而守節撫孤
者書之以見毋節子忠云
兵部職方黃公鞏素有志節嘗題其壁云茅屋石田
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後江彬誘　武宗

南巡輒抗疏言彬首開邊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
權傾中外不亂不止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
詔廷跪五日杖百餘放歸杜門著述客至畱款貧
米卿里日中未舉火晏如也嘗曰人生仕宦至公
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
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勸特著世頗知之又有沙狐狸
亦衛士在彼嘗以之御膳告也先也先不解問譯
者知　皇帝飲食稱御膳嚙指称善乃與之六羊

十

令自致行在亦以占沙之強弱智愚也沙即裂其
衣聯革帶為長條二各繫其三于肩而行也先令
人尾其后則見沙始至　上前叩頭復　命復出
數里外取水又出數里外取薪槀往返復　命皆
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又問
中國如尔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而雋傑者復若
干及　駕旋沙不及從也先授士卒為酋長納婦
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
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寄輸情于　朝期以明

年来歸至期果携胡婦胡兒一家悉至入見　上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上下莫有識之者沙曰
昔　先帝嘗賜臣一繡囊　聖諭是周娘娘手製
今囊固在乞進娘娘驗之太皇太后覧畢曰此真
爺物也　上乃授以其衛千户賜宅一區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
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公正
色疾聲荅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應捷而詞
勁朝論韙之

十一

楊都憲公維宗風節才望標表天下為太守奏最時
張芳洲贈之曰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
二剛直常持之以和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
常持之以寛静今之郡守孰有如公所存者乎楊
伯起以清白著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暮夜無
一足敢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
公抵官以来遽遣妻孥獨處此非古人之所無者
哉僉称褒不過溢云
范公理天台人楊文定公溥當國其子自石首入京

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頗不為礼文
定因而知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後
陞貴州布政使或勸范宜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
廷用人非私于我及公卒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
仕終吏部侍郎程生曰世能不以迎送餽遺求人
者時有之然未有汲汲薦拔若文定之于范公者
且世莫不欲求士今求士于無書政府與不作呈
身御史者幾人哉
按宣德中魯公穆為福建僉事獨持丰采楊文

十二

敏公榮家人有犯不少貸文敏薦為僉都御史
二公真可謂薦賢為國有古大臣風哉
陳元崇仁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使一無所納國人
無以嘗之因請公譔殿記叩懇再四始為握管夷
王燕謝獻懿金瓶一枚公拂去王強之公欲毀裂
其文乃止歸　朝或謂公為太矯公曰造文潤筆
固非無處第以　天朝儒臣為彼記殿体勢重矣
受瓶則吾行為粥文也忽諸
西蜀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蜀省會試過

三原謁王公恕曰、智此行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
陽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別、抵京、見
一鄉里達官、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
耶、鄒以為同志、亟訪之、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
金、視衆擧子增幾何、鄒大恚憤、拂衣不荅而去、及
登第、授翰林庶吉士、即上扶陽抑陰疏曰、切照少
師萬安、持祿恃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
漫無可否、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
謂小人也。願 陛下罷黜之。再照兵部致仕王恕

十三

立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
寢大奸。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
謂君子也。願 陛下進用之。疏奏謫吏目、卒于嶺
南、天下惜之、
李公于鱗、視陝西學時、鄉人殷某為巡撫、刻覈倨傲
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鱗移病乞歸、
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號見屬、無不應、
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
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

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家居杜門、自臺監以下
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嘗有詩云、意氣還從我
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其亢厲守高若此、
按古称文士無行、而我 朝以文標赤幟者、稱
北地濟南二公、北地在弘正間、忠藎丕著。迺濟
南氣岸若此。孰謂文章節義為兩途哉。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嘗論巨璫曰、牛玉
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
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

十四

如牛玉者、出而禍已也、數語甚切至、談者尚之、
何公璨、字景川、以進士為主客司主政、督會同館、是
時大司馬王公瓊、與都御史彭公澤有隙、彭經畧
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土魯番復據哈密
犯肅州、王遂劾彭擅命納幣啓釁、欲殺之、併逮都
府李公昆、副使陳公九疇、彭剛毅敢行、屢討流賊
有功、時議多右彭者、數日、王遣人持牒會何曰、此
宋覆轍、事成有顯擢、何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
於外、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彭與土魯番檄、固在、豈

宋屈己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彭變起倉卒非陳李邊人且為魚肉柰何並罪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象為謝王公毋汚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彭等得釋何有力焉。

蘇城集福庵居尚書吳公匏菴之北知州施公膺菴之西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吳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施別業施曰吳公既不受吾獨不能為匏菴耶。其庵竟存二公之高古誠可法矣柰何有白手據僧舍為己有甚至詒偶其中為固蔕計者視二公何霄壤哉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相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其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遂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解纜去矣程生曰吉陽染乎嚴氏大為清議所鄙惜哉庠士之名不傳也



監生石大用蘇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會祭酒李忠文公時勉忤權璫加首木于監門三日不釋時炎蒸不能勝石忿激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銀臺懼之以法石曰先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竝釋

胡梅林公宗憲字汝真績溪人嘉靖乙卯巡按浙江會倭夷犯浙吳猖獗甚更數閫帥屢挫時公當入闈校士辭不入乃往平賊戰于平望王岡涇等處連奏奇功尋進兵部尚書總督江南七省兵馬賊首王直徐海最雄桀公謀直以弋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倭寇悉平東南賴以乂安公魁梧倜儻豪邁遇敵身先士卒臨事有成畫初議受徐海款衆議洶洶公毅然行之及海至中外戒嚴諸閫帥失色公以手摩海頭顱。諭之如擾羊豕人服其德度。以下膽畧

孔侍郎公鏞忠信弘毅事英憲孝三朝咸著懋績嘗知其州甫三日峒獠倉卒犯城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恩威耳即命

單騎出賊遮馬問故因導俱往有裸人數輩縛于樹號呼曰我庠序士也驅迫若此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刄出迎兩旁夾擁如林公至坐廬中語賊曰我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乃羅拜公曰固知尒曹本良民迫于凍餓聚此苟活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視汝猶子孫汝等能從我言矣當宥汝前罪貰汝穀帛若不從當速殺我後有官軍來問汝罪汝自當之衆復拜曰誠如公言請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我餒矣衆治具以

十七

進日晩公曰晩矣賊進牀榻請朝復語賊曰我尚倦行又宿至明日歸賊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皆良士汝旣效順可釋之賊卽解縛還其巾裾去公從數十騎抵城城上見公至驚惧公笑語賊爾等且退吾當自出犒汝賊唯唯退公入命取谷帛從城上投與之賊拜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王莊毅公竑陝西河州人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淸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淸河揮使祗候於江滸具饍致慇懃公嘉其誠受甕醬數缶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盖藉以紓夙恨云公至徐州得　旨復官單乃逃遁避方詐死發喪仇家蹤跡執而訟之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獄而遣之淮揚間至今称公不念舊惡云

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盖矯矯剛方人也乃德量又能容如此　以下德量

劉莊襄公天和麻城人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孫孫暨一孫姪來任所揃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箠門役門役膚愬于州守州守怒弗爲礼封鎖其

十八

門卽薪米不供二孫飢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走乞食于素所知交家微行抵任所環泣訴公前嗣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鼓足怒目以待公置不問後復以賢能薦于朝

同族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邑令尚德恒氏廉直不避貴勢毀言日至公所時耿楚侗先生爲御史一日謁公意爲之解而以同年故難于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則凡人有慾則不剛尚君于吾家僮僕懲抑亦不少貸其

十九

操可知己耿先生嘆賞二公休〻有容明决而能
自克若此

吳文定公忠信弘毅未達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
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不勝苛責欲公一白上官公
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潜入賄吏胥寛其事
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詬公于
車旁家人欲較公召戒弗應而已又刓去公所爲
郡學碑刻名官追捕急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
校官重刻而已縣官嘗過聽縛公家人又事公礼
多倨公恚不介意明年入計公正佐銓部冢宰欲
黜之令公曰謂之最固非若以黜則亦未至爾冢
宰從其言迁佐別郡人以故益多公長者

吳公東洲爲督學時有士人不率教懲之明年其人
狀元及第官翰苑公以述職抵　京其人設席款
之以新得古奇窑盤盛行酒且曰此器是所宝也
但俗眼不識耳盖以訕吳不知已吳曰以老夫觀
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爲宝
其心大慚悔

二十

長沙有朝士其者還鄉意氣揚詡賓至鼓吹喧闐以
迎一日有父執来謁之朝士以近時所吟咏爲問
答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即
朗吟之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帯些兒官様回若
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之默然
次日即罷鼓吹

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公紞自經于部之後堂一
妻二妾二子六奴隷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録載
而未備者今紀之此下忠烈

戶部侍郎卓公敬字惟恭浙瑞安人博學多能談論
英發十五六時讀書宝香山嘗夜歸値風雨路得
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
爲給舍嘗言諸王服飾踰制　高皇笑而納之革
除初　文廟入朝卓密奏燕王智勇絶人酷類
先帝又北平興王之地宜徙燕封南昌以絶禍萌
建文君得疏大驚袖入不報後靖難兵入有執敬
數之曰此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声對曰若
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繫之獄姚廣孝言吳

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
衍於是斬敬夷三族
時礼部尚書陳公迪同時不屈與子丹山鳳山
等六人同剮于市 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迪
口令自啖之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
底肉香美好喫若是乱臣賊子則臭穢萬世之
口矣聞者酸楚迪宣城人
監察御史曾公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為御史彈
劾無所避靖難師起議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
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
風達之亦不報 文皇繼統嘉其直以侍郎召不
赴乃刺血書犢詞于襟曰予生居忠節之邦素負
骨鯁之強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
含笑于地下而不媿吾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
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死節
遼府長史程公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
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遺子以識負遺骨
歸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 有至性動

二十一

必遵礼以縣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
墓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祖已老上書
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
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詞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
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还鄉后舉鄉試授遼
府長史從王之國靖難師起公草上封事数千言
進之後知狀 詔械詣 京師家人戍邊録其家
堇田數十畝遺書数十百卷而已
汪忠愍公一中歙人由郎署迁江西按察副使嘉靖
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薄太和公以兵備到任數月
賊至誓師而進獲俘者五明旦復進諜者謂賊張
甚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
虜張士死鼓將死綏是在今日遂鼓行而進左右
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猶闘
弓射殺二人又一人死公短脇中槍者二左臂中
刃者三配淑人程氏尋亦死烈 詔贈光祿卿廕
子世襲錦衣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春秋並祀太
函氏曰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

廿二

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官同地同以閏五月二十六
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殉難相從則又同歸于
節孝蹟哉至今令人膾炙也
兵書華容劉公大夏吏部撥送雲南一承差見之獻
點蒼石屏風一面公不納承差乃懇言二錢市之
非比重礼叩頭求受不已公取而入內承差喜甚
不數日呼之曰看是矣遂歸之承差大失望而退
此下廉介
大司馬鄘公埜初任陝西憲副有声其父家教至嚴

十三

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
不能洗冤澤物乃以不義之貨污我耶亟封還之
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聘
典文衡冀得覲省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
吾為考官何以防範貽書責之鄘一念之孝無所
伸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為兵部侍
郎益勵其操沒于土木之難士林惜之
于肅愍謙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盜
刧舟遍搜行囊更無貴于腰間金帶者盜不忍取

棄去及還　朝並無一物饋送自作一詩云手帕
麻菰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
免得閭閻話短長公之清節乜見一班云
成化間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
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斤豆腐二塊
菜一把醬醋各有劑量支取結狀再無所供其告
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惜衰
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
録其辞而焚香礼之故後居吏部署于門曰有任

十四

于　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
入　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
恥哉其始終一節如此此所以成光明俊偉之業
也近世惟嶺南海中丞公瑞廉介剛方超然塵表
與端毅公後先媲美云
都御史公軒輗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粮時冬
寒舟行忽落水衣盡濕以一綿被裹之不能起有
司急製新衣進之却不受直俟舊衣之乾後為御
史為浙廉憲俸貲之外秋毫不取自着一青袍無

問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啖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俸買肉一斤、僚佐不能堪、有載家屬還故里者、或故舊以公幹至、晋供一飯、肉一筋、蔬一盂、至厚者爲烹一鷄、在任忽報親喪、明日遂行、雖僚屬有未知者、後居臺憲、揔理南京粮儲、清操愈堅、僚佐設席會飲、獨不赴、饋卓席亦不納、人皆以爲癖、不知、狷介之士、雖或過中、而有以激貪頑勵廉恥。使四維益以不廢。豈易得哉、

鄉長老道前令以清操著者、有陳公金、嘗夜私行、至一民舍、有婦姑夜績良久出家釀一缶嚼之、對釀竊笑曰、陳金老爹。公不測所謂、旦召詰之、則曰、民間以公清德、凡釀而清者。以公名呼之、時夜闌。無他具、僅一清酒奉姑耳。公後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楚應城人、

劉公仁宅、湖廣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初爲瑞昌令、同邑人嚴其令高安、同入　覲時、其鄉人楊文定公溥執政、遺一介往瞯之、還白文定曰、嚴大富貴雅稱官也、劉大藁席、布被、瓦盆、煤灶、猶然窮人耳、文定心識之、既嚴責劉厚贄先見、文定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文定嘉納、尋擢爲御史、在京、文定還　朝、過華容、便造焉、時忠宣年幼、問曰、汝父在否、曰、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麺去矣、因起閲其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此、可稱御史職矣、後劉公回、聞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覘人于其所忽若此、劉尋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云、

成化進士董公朴、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食以麦糈飯、饌惟糟鰕一碟、無他具、公因感省、持操益勵、由大參致政家居、不以隻字千郡邑、其子三泉公爲蜀別駕、陞州守宮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葦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第蜀多美材、大人年高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詢以壽木、公曰、吾聞杉不如栢、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董公父子、

與劉忠宣公父子清操一轍
泰和尹公直曰、士君子未嘗不廉、乃有廉于公、而不廉于私、廉于少、而不廉于多、皆勉焉者也、唯何廷秀公喬新、則不然、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卻之、閻曰、吾以夀吾師、非贈公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公力辭不獲、則受而輸之公帑、及陞汀藩臬、指揮武成德、嘗受公薦



閫戎、以犀帶銀器為贈、咲曰、我知君〻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由此觀之、廉蓋天性也

杭城王公琦、永樂中以乙榜授汝州斈正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後以僉事致休、歷官二十年、清苦如一日、家居貧甚、郡守胡公濬上其事于　朝、詔賜百金、公以無功辭、竟餓死、一時藩臬長倡義為助殮云、又仁和項公麒、景泰七年、由鄉科授銓曹司務、尋陞刑部郎、　憲皇登極、應　詔陳言五事、內指宰輔阿媚、甘心屈膝、及中官擅權亂政等語、閣者咋舌、無何以病乞休、家居屢空、僦屋以居、直指吳公某高其節、授屋一椽、固請始受、今褚堂揚清祠、蓋督斈孔公天胤所建、以祀二公、云程生曰、傲霜之傑、蕭颯愈芳、歲寒之松、雪霰弥勁、觀二公風槩、有具徵矣、況施于有政、作用卓然、抗言朝政、不畏鈇鉞、寧獨廉介已耶

崔子鍾称潘司空礼之廉、司空治薪于易、潔身而貨



門塞、歲省民貲累千、暨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食、城內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只有粟數升一敝裘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位皆若公、我輩安敢為盜、又嘆吾鄉程麗川公金罷漢陽歸、僅有田七畝、課童耕之、歲獲不贍饘粥、昔人謂誠齋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麗川當之矣

國初東昌通判郭公東、清介有守、一日公出、屬吏之妻以園菜一盒饋其室人、強之再四、勉受、公回、室人告以故、公曰、汝嘗之乎、室人曰、已咲三四枚、遂

命卒市補之遣還且囑勿再如屯室人曰既還何必補之公曰所不欺者心耳非在物也噫一介取予尚爾不苟況其他乎



風世類編卷四下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程起家光遠父校

宣德間仁和陳公信以廉能刺姑蘇巖郡也俗尚侈靡公獨敦朴民甚重之任滿行李蕭然吏民沿途餽送終不受部民蘇瓊贈詩曰南還依舊一寒氈又部吳民餽贐錢任使一生貧刺骨只留清節與人傳又正統間東莞令盧公秉安蒞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不受一物惟受士民之詩乃自咏見志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剸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噫使在任皆二公也尚何貪墨之患哉 此下廉介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直道忤時歸真率如里人廉靖自持足跡不涉城市里有新登進士者公具酌邀飲屬微雨累速不至追遺以詩曰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陰雪艇是何人吁今之秉堅策肥前呵後擁以過詫閭里者視此不少愧耶

胡縣尹壽安初任信陽尹調獲鹿永樂中令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一鷄胡怒罵之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諷之胡曰吾豈無糟糠之義我第念吾輩讀聖賢書以名節自砥礪猶恐為聲色貨利隳志婦人小子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綺蠱其性而不冒昧貪取也哉露之則為禍不小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其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以家累自隨耳



學正魏公齡潮州人初至侍祭酒李時勉先生言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其地方好其地有出產不問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為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深有味乎其言語人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魏後復姓李守官清白不受諸生贄餽無負先生許可云

山陰祝公瀚字惟容知南昌日廉明有威時逆濠勢漸熾瀚屢裁抑之郡賴以稍安王府有寉帶牌者縱于道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傾奪其貲濠批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濠卒不能逞程生曰世傳批寉帶牌以為奇而未知其為祝也 見下吏治



潘雪松曰觀吾劉君自言官欽州時廉州周宗武臨川人始為惠州倅清介絕俗開府殷石汀公以廉吏称之擢守廉州性頗卞急合浦丞王世熙者太和人一日觀吾同之謁府周語王曰前牒下勾其盜父稽不解者何王曰丞固知其當係良民上誤訪為盜因寬之至屯周艴然曰丞柰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為盜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死不敢逃罪既去周語觀吾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即抗節忠義事亦能之鄉夫為我謝過焉王後陞名山知縣以耿特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轉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乃館于篤菴王君家為句讀師以自給而鄉評愈益高之君子曰人知合浦丞之難矣然非廉州守又孰能容之總之江右多賢不獨吉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公垕仲清介自律時布政薛

大方以貪暴被劾、大方詞連陶、逮至 京事白、大
方得罪、陶還任、閩人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
薛公不去地無皮、陶、寧波人、又聞黃州守盧公濬
與繼任曹濂、貪廉不同、而黜陟繆盭、亦有為之對
者曰、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併記此
以見黜陟之公私云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進士、由庶吉士累官河南大方
伯、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
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

廿二

又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
憐飢餒、喚我官車上陝州。又當夫當匠子孫忙、田
地荒蕪戶有糧、昨日拖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
羊。又弘治初、仁和多虎患、邑尹陳公崇命獵擒捕
之、搢紳多陳詩誦美、獨軍餘陳珩者、賦詩云、虎告
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去渡河。噫、永樂弘治皆極治、猶然有此
患、若今觀民風者目擊時變、其不至痛哭流涕長
太息也者幾希。

吳縣韓公雍、字永熙、巡按湖廣、有漢陽渡子霸定載
人、餘舡俱不敢搽撐至江心、百端勘勒、少相角、即
覆其舟、彼以善泅得不溺、受害者、數十年、公一日
私行過渡、勘勒仍前、公云問韓爺將到、甚是風厲、
盍慎之、渡子曰、韓公無蒸人甑、煮人鍋、必索足其
數、公至任輒置以法、民始不病涉、至今賴焉、公按
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乘歲飢劫掠、勢甚熾、公
與巡撫楊公寧、設法捕賊首二百餘人、悉置重典、
地方以寧、陞僉都御史、成化乙酉兩廣蠻兵弗靖、

廿三

命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恐遲失事、二更
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曰、萬一
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由是戰不
逾月捷聞、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績溪胡公光、字文光、由進士授廣州節推、有中貴出
鎮、勢張甚、跨市街為臺、設俳優之戲、光曰、歲方大
侵、惡得為此、立毀臺、召民訟中貴不法十數事、上
疏劾中貴、置之法、而胡亦謫白泥驛丞、陞灌令、縣
多虎患、光禱之城隍、曝神像日中三日、有虎入城

者七居民驚愕光獨出向虎虎皆伏使力士刺之自是永無虎患

胄溪徐公九思為句容令視民猶子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喉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自往主收判簿毫不得取馬簿歲視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分兩歲更番止募二伯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億公令官廠養鵞鷄官池畜魚閑地為圃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省何啻萬計陞司空郎即鮮綬歸卒祀名宦祠子貞明登辛未進士官符卿

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句曲甫入境邑中蒸黎纏屬遮道迎我漸近郊坰迎者漸夥或趨前擁後或更番輿我已而坐堂上千萬人伏墀下僉曰爺曰爺吾殆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員首方趾橫目噉吻我無以異也即皤皤黃耇亦相率呼我曰爺曰爺彼蓋謂我為父母云爾若何施乃能當茲父母稱哉為之悚息深思者累夕云

卅四

宣德中全椒章公惠為溫平陽令奉公愛民勾攝不差隸卒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遠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程公繩祖字叔武休寧人洪武中謫湖口令湖口東曰黃麻潭潭故陂田為猪蛟攻陷五百餘畝業者虛輸稅賦公齋沐禱于城隍其蛟白日為迅雷所斃屍血浮江民患以息復奏豁田稅歲徵魚課民德之

莆田林司寇公俊為雲南憲副時俗崇釋信鬼寉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寉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敗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官代償逋負者毀邊方淫祠三百六十餘區以其材新葺學宮

祁門謝公淵字德澤由進士陞浙僉憲時處州太譁寺僧千餘遇官商投宿輒殺之沉池中婦女逼令

卅五

削髮衣以伽服公行部見大蛇俯伏作泣訴狀曰得非寃耶遣吏與俱往蛇入池中不出公佯議修寺召僧徒各詣所隸郡縣密令收繫之遣人戽池水骸骨匝積瘗之婦人被掠者悉遣歸遂焚其寺時民間有妹生男姐預通生媪以女易之訟于官莫決公令抱子入後寢密取活魚襁褓之如兒狀投入池姐貌不少变妹即跳水泣救因以子歸之

臨川王公約字資愽弘治中為御史奉　命巡按湖廣有寧鄉縣行臺久為妖孽所苦部使者至不敢居邑令蓋新臺居之公按行是邑偶經舊臺問之吏白其由公即命舁入止宿惟命一卒執燭餘令守門坐待之抵三鼓俄一美姬前進持一帕置案上再拜公取其帕鎮坐于座任其體態不出一語五鼓將絕其姬哀告百出乞還原帕公執不與倏然而去天明諸司來候公取帕示之乃狐皮也即率衆踪跡其處見一枯楊掘下三尺許始得一穴見一剥皮老狐死其中公令火之其怪遂絕

廿六

樂平彭懶農公福守秦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豈愛一官不為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吏書飛稅他戶公知之招吏書飲戲贈以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吏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公曰既不飛上天飛下地但飛入百姓家安忍為此乃為詩謝之曰洪水推汚塞兩涯推来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宫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此下恬退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太岩談其為人官雖小若以為貴家雖貧若以為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為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容固宜其壽矣因憶全山對徐存老之言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

楊宗橋清江敎英同年進士也任新鄉縣質古峭直與人氣不能下時監臨悪其不遜勢危如騎虎一日桂古山過之宗橋以告古山曰譬如對局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橋然謝之因告攺校職古山桂文襄萼之兄也

廿七

景泰間、用人多容訪于于少保公謙、時缺祭酒、翰林
徐有貞圖之、屬　公内姻楊誼者為請至再至三、
于公曲意從之、一日　上朝退、召少保諭之曰、徐
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
渠用之、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不能
對、但叩頭謝而已、有貞不知聖意、竟嘶少保、天順
初、遂誣以重罪、冤矣哉、此與王敦收殺周顗事、絕
類、此下愉邪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公儼、呂文懿公原主之

卅八

太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称
屈於　上、欲罷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
二人以罪死于獄、文、人名、益起、嘉靖間翟鑾二子
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内批曰、鑾
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併二子
供削籍。噫　肅皇操柄嚴明若此。乃近日張江陵
布置諸子、連中一甲、而汰天下李蔡、大縣儒童選
僅十五人。弊政悠府。禍不旋踵。竟爾身亡家破。何
其貪而愚至此極耶。

成化間、倖幸汪直坐西廠、九卿交章奏罷、獨御史戴
縉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因得
陞副都御史、于是王億效焉、言直所行皆可為萬
世法、億得陞副使、吁一副都一副使一時之汞柢
何物乃驅縉紳為無恥至此哉
安吉樊知縣毅、王司訓輔、同時士也、二公謝政歸、樊
語人曰、吾自邻平歸、檢校囊貲、僅五千金耳、黄金
彩繒、不及一千、王公亦嘗語人曰、勿謂廣文先生
飯不足、吾在泮、積亦近六百金、觀樊之意、似以六

卅九

千為少。而王以六百為多矣。後樊以六千金買田
築室。分三子。三子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
其養。樊竟戚戚以歿。後亦零替。王四子諸孫俱兢
奕。以遐齡終、程生曰、觀樊之、貪墨、十倍于、王、、之、
休享視樊、亦、十倍、而後之賢、不肖、抑又、過之、則蠅
營、狗苟、為子孫、作馬牛者、曷益哉、吁可鑒矣、又曰
狼食不足、豹有餘、覌于此益信　此下貪墨
唐益州新昌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
幾顆、曰三顆、乃出三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

曰今未即用且寄雞母抱之遂成雞三萬頭數月
一雞三十文却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
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得筍五萬莖又謂且
寄林中養之至秋每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
不道皆此類而後卒以贓敗
按今之守令類多廉介亦有一二長吏自大戶
以至屠酤自履足以至孝帽無一人一物不橫
取即以道途丐兒亦洗沐之以市利焉不獨夏
侯之貪猥已也噫

四十

林公俊以劾維曉下獄事且不測內侍懷恩叩頭諍
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 成祖
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
之心致天下之怨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
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不中復仆其
棹恩脫帽解帶于 御前號泣不起 上命扶出
至東華門謂鎮撫司曰若等合謀傾俊、死若等
可獨生乎乃徑歸臥于家 上悟命醫調治使者
旁午于道俊獄得解時星変黜傳奉官御馬監張

敏請于 上凡馬房傳奉如故恩大言曰星之示
変專為我輩今甫欲正法而先壞法乎當擊汝首
矣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憤恚
而卒此下贒璫
童瑾以寶石得進鎮撫司命懷恩傳 旨恩曰鎮撫
掌天下之獄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貨得之 上
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
昌傳之恩念外庭力諍猶可中止亟以諷之大司
馬俞公子俊俞謝不敢遂嘆曰外廷可謂無人矣

四十一

時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于
禍每恕疏至輙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
初言路大開進言者指此輩為刀鋸之餘覃昌大
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怨焉
初內帑積金凡十窖、凡若干萬盖累朝儲之以備
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亦僅缺一角耳
英廟復辟旋即補之至成化中梁芳俞興等作奇
技淫巧禱祠諸費十窖俱罄 上以責梁芳等曰
臣為 陛下造齋天之福何謂藏空 上曰後之

人必有為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憂懼、勸昭德
萬妃也 立興王而易皇儲、時懷恩在司礼監、上
微示以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聞命、陛
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上
不懌而罷、未幾、詔徃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
昌、〻憂不知所出、内閣萬公劉公皆循默不敢言、
會泰山震、内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則
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
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為東朝

選妃、不易太子矣。
按當時有王振汪直吉祥諸奄之悪。而適有懷
恩之賢。若陰曀中倏現晴雲。又如妖魔厲鬼中
忽得一勸善大士。誰不快而覩之者、故亟書之、
以俟後之傳内竪者採取焉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傳淳安徐氏僕也、徐氏
昆弟別産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
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乗、牛則耕、踉蹌老
僕、乃費吾藜羮、阿寄嘆曰、主謂我力不牛馬若耶、

四十二

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
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歷二
十年而致産數鉅萬、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
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
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
巨細悉均分之以遺兩郎君、自遺一嫗一兒僅敝
緼掩體而已、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
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
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

書明義理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
之大忠純孝可也、程生曰、寄之事主母與李善之
報主父、何以異、余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
讀斯傳、益令人起敬、此下義僕
按阿寄之忠盛矣、近閲諧史所載、四明楊忠能
盡力扶持。以匡主伯簡之失。廣陵劉信甫出百
死一生。以脫曹氏之厄。與阿寄鼎立而三者。故
附志之。
昔有范信者、藴崑龔泰家奴也、泰後不給、乃鬻信夫

四十三

婦于常州夏雄讀其家數載正德初泰貧甚夫婦游食至常州信遇諸塗泣拜下地懇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一旦流落至此心則罔忍頋夫婦謹身力作以圖資給故主新主義而從之信每值農隙輒肩販市賣以給故主久而不懈嗚呼信一僕耳為主出鬻其身猶戀戀不忘其家視為人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與為臣而恤私貪賄及欺君賣國者視此僕當北面泚顙矣僕誠賢者哉

彙編卷五

新安程時用明父編

程子楙用中父校

## 交誼

語曰交何感而不忘此言殊有致夫王陽既登貢公彈冠蕭慶罕生奄逝國子施聰興悲言之感奮於知己者類若是寧獨羊左廝微鍾牙嗣響范張尹班諸人之死生契也追世棼澆風教邈矣庭闈睽百順之供堂陛乏一德之佐君親尚爾而況友誼歟是故五交迭興三釁繼起寓朋聚于闤闠結綢繆于醴甘娩人情於浮雲谿谷而此義泯矣翟公朱穆昌言謝絕有以矣雖然鶯燕乎飛嚶鳴相召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顧爾見刖廢棄而無同心之感乎故煩采取較近聞見足為法戒者著于篇見今之世天下尤重交誼哉

江陰焦其我　大祖高皇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

焦忽自荷雞酒由御道直入　上喜其至以狀
付光祿治具共飲懽甚出金銀角帶三条命其自
取以官之焦取其角因授以千戶數日徑出高橋
門掛冠帶于樹間而歸夫達人事固相類而帝王
恢宏之度实有曠世同符者焦之直由御道掛冠
都門與子陵加足帝腹不拜諫議何異然狂奴故
態文犿猶踵漢高嫚罵之習豈若陶德雅度如我
太祖之為戎紀以昭帝王下士之盛節而焦之高
尚自見

卷五　二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屈家屬盡
死謫戍寧夏永樂間有丁學士某為　上所重問
曰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德學　上即畬
遣使取至　京入對稱　旨欲官之徵臣曰臣于
洪武中既不受官今日義不得復受　上曰然則
若欲何如曰願還行伍曰朕既召卿何可復從戎
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唯吳中一故人曰盛景華
願依之景華乃舘之家遣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
曰吾將與君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君若不諱當

殯之先人塚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死于我殯謂將
歸之也予已無家何殯為景華謝曰我過矣當葬
君先人之傍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其塚
猶在盛先隴

吳有織屨者其姓名不傳初與姚廣孝結方外之交
暱甚既廣孝以靖難功進少師畫繡吳中屢訪織
屨之家織屨者多方辟避廣孝乃微服夜往織屨
者方草索繫腰坐機織屨廣孝曰子何拒我之深
也其人坐機不起以鄉音應之曰和尚差哉（上声）餘

卷五　三

無一語織屨如故廣孝快快而去

喬莊簡公宇年十五時以父戍方公命偕兄宗從楊
文襄公李分雖師生情若家人父子後楊登台輔
喬以進士歷官大宗伯悲喜相体道義相規如一
日楊遭逆瑾之害喬憂形於色百方排解喬轉南
兵楊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宦成自滿當益砥礪吁
若二公者真古道義交哉

李公秉巡撫宣府張鵬為巡按有武臣私役公卒公
以屬鵬親詣之鵬不可曰某非公問刑官也強之

再三亦不可乃自為奏劾之下御史鵬始寘于法
無何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　朝命
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莫必朝
夕時公巡撫南畿瑄咨鵬曰當時若少貶損今日
不當孛公一顧乎言未畢而公至見二人同梏不
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
其敢累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譴吾自當之即
訪林千戶力為請釋又自解其帶以貽二人由是
所過州縣皆以公故厚給飲食或餽贐之安然至



戍所
吳獻臣廷舉在太學日與羅景鳴玘友善景鳴病痢
一僕又先疫死獻臣親為煮粥頁之登廁晝夜十
餘反景鳴瘳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父母生我四十
年後獻臣生我也時羅以貲入監獻臣業舉于鄉
矣後同舉進士獻臣為順德令鄒智謫石城卒于
順德獻臣為治辦護喪歸蜀方伯劉公大夏至部
廉知益重獻臣獻臣後仕至尚書卒亦無以為殮
賴都御史姚鏌為治辦

陳古菴祭酒致仕與翰林脩撰梁禋同里居禋病
謂其家人曰朋遊中唯同年陳汝同心地好孫子
女可托也及病篤先生往視已不能言唯以手指
左右左右具述其語古菴垂涕諾之禋卒凡子女
嫁娶事皆先生經紀女適黃瑜瑜守肇慶府以告
葉文莊文莊曰友道彫喪久矣如陳古菴何可多
得也
吳狀元匏菴公寬長洲人未第時與友施伯煥同應
鄉薦施中式赴鹿鳴而公在寓待之施出喜曰吾



度兄策高橋之騎遵崇化之塗矣而頎尚在斯耶
公曰同行無疎伴候施公擄事畢並轡而回及登
第為脩撰時有年友解元賀思者寢疾將易簀托
于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迁及卒殮于中堂使子
縗衣以弔者家人為衣麻送櫬登舟又故人子
有事于京以書斳公為主父之子嬰疾卒公厚為
棺殮及廉知其子有輸官緡錢若干盡表于花酒
悉如數償之護送歸葬焉
嘉靖中椒山楊公繼盛劾嚴氏論死一時夙交如汪

公宗伊周公晃皆避去獨戶書繼津王公邂肝膽
相許且以幼女字楊少子受杖時西石王公之誥
饋以蚺蛇膽及酒楊只飲酒一甌曰椒山自有膽
無須此也談笑赴杖后下錦衣獄及死繼津保護
特至女卒歸楊氏
隆慶間令兵書東泉石公星為給舍上書　詔杖
一百罷為民友人穆文熙時為部郎解官調護之
歸議者以王公比范式之不負張邵穆君比左伯
桃之急難羊角云

卷五　六

何椒丘喬新故冢宰東園公仲子嘗記其庭訓曰吾
守東甌得隱君子二人焉曰虞先生原璩季先生
德基其清峻之操如東漢獨行傳中人其雅淡之
詩可與魏野林逋伯仲虞在　文皇帝時嘗兩承
徵聘號徵士一夕何公乘小艇訪之坐久索飲云
無酒話不長村落間苦無所覓公復笑雖酸醅亦
可也乃出新醞一缾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
虞醋交
前輩趙司成公永京師人一日過曾公鐸邸曰今日
為西涯先生誕辰其將往壽曾公曰吾當與公偕
公以何為贄司成曰帕二方也曾公曰吾贄亦如
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饋有枯
魚令家人取之已食其半曾公度家無餘物即載
其半與趙公俱往李所李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
甚即事倡和而罷噫二公風節高曠如此事業安
得不偉然人品安得不傑出哉
維揚秦君昭妙筆游　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俄
而舁一姝色小鬟至前曰此為其部主事某所買

卷五　七

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緋
君自得之不過二千五百緡耳秦強勉從命迨逶
至清源夜多嘬蚋可畏納之帳中同寢直抵　都
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屬來耶曰無有
主事意極不悅勉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
下長者也昨已作柬報鄧君使知足下果能不負
所托矣遂相與痛飲結交而別程生曰柳下惠坐
懷不乱顏叔子執燭達明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
于女子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與共非若二公造

次顛沛之比。而所守卒若此。其為厚德可勝道哉
後秦子孫咸至顯官
宋韓忠獻億布衣時與李靖夷若穀為友俱貧同試
京師共有一蓆一氊割而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
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韓為負一箱將至縣
謂曰縣將近矣恐長社吏卒至啓篋中只有錢六
百文將半與韓相持大哭而別後韓亦登第仕皆
至叅政韓以長女嫁李子而第七觧州君娶李女
婚姻奕世不絶

卷五　八

歐陽文忠公生平篤於友。誼。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
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
表其孤于　朝慼録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復
振
太常少卿陳公其輕財好施尤篤於友少與蜀人宋
輔游輔卒于京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
妻其孫端卒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沈同登進士
李狀元旻與王公華同庚而長三十五日李為錢塘
人王為餘姚人二公俱有時名相友善庚子大比

主司已入棘院而李尚不得應試至蹋鵲橋迎監
臨謝侍御輿呼曰鮮元尚未入場謝悉其狂言命
賦鷺鷥詩李應聲曰鷺鷥橋下鷺鷥飛。意欲窺魚
下步遲。謝不竟擊節。遂續曰。一拍不知歸何處。翻
身跳入鳳凰池。謝大称賞送應試而華亦以白衣
入場時考官取華為解首謝嫌白衣乃寘第六而
更首旻時場中有一牽中雙光之夢辛丑甲辰二
公果相継状元及第至今人艷称云
廬陵董體仁累奉不第以特恩授州助教紹興丁卯

卷五　九

秋試諸生強挽入舉過臨江謁郡守彭合鄉人也
視其刺嗤曰老榜官耳何足道是歳預鄉薦明年
廷試奏名第一時年五十三授簽書判歸次臨江
彭守遣价迎候董批紙尾曰黄榜初開墨未乾君
恩重喜拜金鑾故鄉知已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
官彭慙悔自是不敢出仕後数年董執政遂行相
事起彭為廣東使者人善其能損怨云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學長同籍杭
城吏循次録叙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處之

怡然適陳有故人携之京鼎貴交薦遷陟浙西僉憲閔適為憲掾聞陳来嘆曰何面目見之称疾不出陳下車亟問知狀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惶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遽至是耶今幸同地茍有未至方頼于君何称疾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東園友聞

吳太宰公嶽汶上人為廬陽守時與同年中丞南明王公遇於鎮江王時為姑蘇守公折柬徼王為金



山之游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與俱王公契視其具咲曰兄具刺延款我止是耶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費何為比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倚從水際盡歡竟日而還廬人又記公自廬陽宅憂歸值陰雨持公署一傘歸即寄還屬貯庫後為吏書公勤廉介意味清絕皆匪夷所及云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鞠擢第釋褐為仁和尹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冀以舊知蒙新眷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礼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鞠薦人問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始知王公為真相知也

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吳吳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將行京妻謁吳妻為別吳妻慚不出京妻坐廳事召其幹僕語曰此来既為往還



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程生曰觀此則鼎臣為反覆小人而京之夫婦不失為交誼之厚矣

泰和曾狀元鶴齡沉潛簡默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數友同舟他友皆輕任士至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咲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寄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趂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

意偶然又偶然此與鹽驢漢中狀元事絕類紀之
以為輕狂嘲謔者戒云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皤然老矣
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久不
能堪謂之曰君莫欺我老老終留與君昂曰無留
與他兒得後人又欺他也後大年果未四旬而卒
司馬氏曰大年弱冠登朝一旦盛氣犹然鮮克有
終矧後生小子青衿甫加輒尔恣溢目老成為迂
儒視業師為贅瘤乎語云多少少年人要白白不
得吾于此有重慨矣
垂容劉尚書公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 先朝
嘗欲搜致于法又同年焦芳劉宇忌嫉公甚乃以
公與潘蕃先年遷徙夷人岑猛事逮至 京欲寘
重辟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御史滽言公無
罪狀瑾怒罵屠遂發公戍肅州衛公赴肅時故舊
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之過六盤
山寄李閣老有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
時還後逆瑾敗歸自六盤和前韻云憑誰寄語中



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也
成化間羅一峰公倫以諫李文達公賢父喪奪情謫
市舶人或以彥博薦唐介事風之李曰吾妾不能
為文潞公未踰年李死其為李畫策貶羅李士陳
文者亦死時山陰薛侍御公綱挽詩曰李士先生
早蓋棺薤歌聲裡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犹在負郭
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
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噫以此為諷
覩近猶有蹈覆轍如張江陵者又有保留褒頌至
降謫言官矯 詔廷杖者噫何忍哉
新會鄺達禮恩平縣學生事母伍氏以孝聞嘉靖初
友人何希渊為流盜所虜達礼自備金三兩銀十
四兩往贖所贖之賊見達礼以為奇士也欲脇為
乱達礼不從而死提學魏公校遣人往吊僉事王
公大用扁其門程生曰鄺生不幸以贖友死然其
義自貫天日也
漳之鎮海有汪一清者嘉靖辛酉廣東張連倡乱犯
漳郡諸城汪以諸生為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

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氏請無
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若書何利
焉賊因併汪與婦人閉置一室昏夕相對凡匝月
始贖歸

王尚義芳蘊州太倉人嘗訪友小直沽適慈谿費生
廷槐病卧旅舍與之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
頓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飢飽寒煖而將護之明
春携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極之不得晨起
焚香為生祈請病漸劇便溺狼藉市瓮缶親為滌



除所需藥物菓餌無不備生感泣曰吾何以報先
生至呂城疾革涕泣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
柰何言脫而逝雙眸烱然芳枕其首而撫之曰四
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如何君有四弟
兩兒親養有托母更戚戚也目乃瞑匿尸三日抵
虎丘營棺衾手浴含殮厝半塘僧舍而訃其家逾
月而父至于時環寺門觀者咸嘖嘖嘆曰不意今
人中復得古人有蘊一一隕涕者　論者曰昔郭仲
祥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坵范巨卿夢張元伯之

喪毅然追挽彼皆久要猶然千載誦義迺王君之
于費生萍水相逢遂成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送
其艱辛骯髒雖至親猶難名為尚義豈虛也哉此
嘉靖癸亥三月間事也

萬曆丁亥歲大侵斗米至百錢新建有人窘甚家止
一木桶易錢三十文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十文糴
米十文市信石誓妻孥共食而死炊方熟會里役
及門索丁錢無有也里役遠至飢欲得一飯又無
有也既見其所炊飯怒之其人謝曰此非君所食



也里役益怒始流涕言狀里役大駭亟坎其飯而
掩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可隨我歸
取之其人感而相隨歸出穀則五十金在焉其人
亦駭曰此必里役所藏以償官者亟挈還之里役
曰吾貧人安得有此此殆天以賜若其人遜謝不
受遂各中分而別兩家從此饒益嗚呼孰謂天難
諶哉

鄒侍郎守愚誌鄭處士舟中遇賊時衆怖而避處士
獨晋不動俟賊至解橐中數金予之曰吾金盡在

是賊信而不問當是時鄉人附金百金潛匿於堂下獨得完而同舟者倉皇走遺橐金處士側處士遽以蒲席覆之亦免于賊賊去同舟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無憂也汝金固在失金者拜而謝曰此非天之賜公之賜也洎歸悉還所寄金寄者曰聞處士金業已与賊矣其柰何獨得完請中分之處士曰吾自失金君自完金若分之則吾失于賊君失于我矣其間何能以寸程生曰處士非獨有還金之義已也于解紛予賊可以觀智衆竄匿而





獨畱衆號咷而獨笑亦可以觀量

柳公仲益吳縣人僉憲副柳彥輝子也天順中父初任監察御史嘗貸嘉興陸公潞五十金父故適閩冦作朝廷坐其父以不武之罪仲益謫戍遼東遇赦歸矣而公潞已作古人矣仲益生殖僅存羸餘欲償其物或曰既無文券又無取索何固也仲益曰先君負乜吾知之矣知而不償則先君何以見公潞泉下而吾他日何以見先君乎遂覓公潞子偕詣其墓奠畢歸金其子亦力辭仲益乃訴嘉興

邵尽以金營理其墓馬士論題之

程瓊休寧人寓安吉北門外列肆宿客有歸安宗定者携百金来州市絲絲未出即賃其馬下梅溪以百金縛馬後中途金墮地為馬奴所得窖道傍竹園中宗不知也至梅溪始覔復馳至程肆且榜諸途曰得金者願平分程視馬奴色動密誘之得其實急押奴至竹園挈還之宗定以其半為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金亦不受然程之拾遺不取亦非一矣陳棟塘曰今人兢力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





弗顧況百金乳昔柳子作吏商譏官之賄者即商也迺斯人者商也而所為若是恐為士者或不及故目之曰士商而吾鄉潘公亦曰程瓊非商也直栖栖一旅肆耳行賈者且下視之況士人乎而孰知其高出士人之上如此也

都公文信吳人父賢與徐右善賢且死右使人日存問之曰若生子當妻以女已而生信右取信券之長歸以女洪武初右坐事抵死信請代右義不可曰而父以息托我柰何令不嗣事亦尋解后以他

見建信曰今幸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可信潛冒其名死于獄右感之竟弗育子

荊溪有二人髫丱交也壯而豊窶不同窶子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其妻美而晢豊子乃詭言若困甚某山其甲饒於貲乏主計史若才正應其任吾為若圖之何如窶者感謝豊子即具舟併載其妻以去將抵山乃言吾故未嘗有夙約柰何偕若夫婦突往遂止婦舟中而與窶者行登山豊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至寂極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



之隕絕豊子謂死矣哭下山謂其妻曰若夫噬于虎矣可若何婦大哭願隨豊子往覓夫屍豊子又宛轉引以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噬豊子去婦驚定心念吾夫果不免虎口矣乃轉身歸迷故途忽遇一人導至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知所為俄而山中又一人哭而來逐察之厥夫也婦疑駭其夫為鬼夫亦疑婦為賊載歸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絕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竟未淫若圖死我我固未死我尚何憾婦曰我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可不置于是更悲為喜偕歸閭里祝京兆允明為作義虎傳且曰使婦不遇虎待理于人而後報賊報且未必遂遂且未必若其快也故曰義虎

杭城某子甲機户也懦而黄婦有姿色有某子乙圖名臭臘肉者貪其色僞交于甲往來親狎與婦私有年矣其婦又私隣一少年甲絕不知而乙知之妬甚乃以其事語甲而翼甲遷居遠之實欲己之



獨專其姦也無何少年又蹤跡至乙大違所願遂以言怒甲而偕甲市一匕首伺少年至共殺之甲携匕首以事甦渡江而乙乘甲未至縱酒抵家與婦私比甲返扣扉則婦倉皇披衣起而乙醉寢矣甲疑為少年拔刃叱曰登床者誰婦急應曰某叔甲方柔刃而下忽悟乙之汲汲欲殺少年乃實自為己地今又公卧不起憤懥殊甚遂以刃斷其頸而併斷婦頸以聞官爲程生曰甚哉某子乙之無良也始為其婦而故交其夫既姦其婦而思去其

姤為謀不可謂不巧。詎意天網恢恢。謀隣之命。適以自謀其命。而所推之刄。即已所市之刄。可畏也夫可畏也夫。此余得之子弟之客武林者

張伯起記里中有丁姓者戍籍也。客遊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為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地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併述為丁所害故。同舟





人始知丁有負心事。相與跪拜。祈緩丁死。毋累我輩。鬼曰唯唯。及家甫三日。忽復大叫如前。取挺自齧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觀者塡道。予亦往觀。或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謂赦書。是隆慶改元赦書也

陳棣塘記曰。予昔叅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有白敎諭其儀觀偉儁。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墨畫者然。蓋晦色也。敎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施。徑造其衙。予銀一兩以敎諭出名題疏。仍與綵段一大練旛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本道上司抄題者。脫見之。不謂儒官與道姑來往乎。白妻亟遣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為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怏怏于心。比敎諭下第歸。取此段製衣。却又剪損。其妻益不自安。遂縊以死。予聞震悼。後撫院林二山公名大輅莆人。會議賢否冊。對予曰。公安白敎諭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勒縊死。此首宜劾去者。予





訝而告之。公沉吟問予曰。不識前言得之何等人。渠君子耶。不應造謗。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翻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考語。後白陞國子助敎。予轉官閩臬。見二山公于莆。公指隣家謂予曰。此吳姓者。向與白敎諭同官。而謗之者是已。生平狡刻。余因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敎諭。亦為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

遂昌士人劉合舉。言隣有三人臨渡。値水驟漲。而舟

在彼岸中一人素愚痴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對舟其人往來湍流間幾至滅頂僅得撑舟來渡二人三人同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發舟一發舟橫抵岸二人俱覆溺而愚者在岸自若異哉

湖湘二生一程姓一鄭姓同窓友也程先登第授咸陽令鄭貧貸錢訪之至則嚴下令戒門下勿與通狼狽而歸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隷公幹程以事調獲鹿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部程乃遠迎叙舊引蕪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荅至晚命演戲宴程酒中戲子扮二虎二虎先啣一羊自食傍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啣羊而去少選餓虎得一鹿來前虎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啣羊不採樹今朝獲鹿敢來求繼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組而歸噫程事先倨不念同窓之誼固為可罪迺鄭始貧不能自守既貴復少涵容誠所謂紛紛輕薄何足數者錄之以警末俗云

大德荆南有九人山行過雨共避一巖中忽有虎蹲踞在前僉謂虎必得其人則去共推一呆者出其人甫出而巖石忽崩八人皆斃虎亦驚逸独呆者得生噫以八人之智害一呆其用意非不險孰知天之默祐正在若人哉亦異矣　閒中野語

鎮江一商人會飲酒肆有友竊以餕餘之物戲寘帽顛商竟不覺及將渡適一鷹攫其帽而去其人沿岸覓帽舟不及待遂發發至江心風作舟覆商人竟免禍吁鷹也則商人之命實係友人之戲而又孰非冥漠以主之哉信知死生之不易也

閨世類編卷六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王道淳伯還父校

## 壼懿

妃匹之際人道之始萬化之原古之御家邦承宗祏詠既醉而賦草蟲者惟此為兢兢豈不以乾元知始尚藉坤成之功主德則天不廢翊亮之佐地道臣道且爾而況妻道乎若稽諸古劉中壘傳列女首母儀而終辨通偹



矣後有百世若淑宗若母範若婦儀女烈後先輝映疇有能越斯軌者余獨怪死生之際最重中壘詮品列女寘節義于賢智之後而班惠姬之七篇誡卑弱誡曲從而節義無聞焉豈以從容慷慨可望之烈節之丈夫而無當於中笄幃耶無亦以惟天下之至礦為能勇而捐軀致命要亦自柔順正志中得之也先正有言居常無共順自守之士臨難有直節死義之夫難矣

唐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家貧子幼雨久墻壞命僮奴脩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夫人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灾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施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問學成立他日為俸錢入吾家此未敢取乃令覆如故其子景温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夫人性嚴重訓諸子必以礼雖貴達稍怠于辭旨猶杖之景讓在浙西時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為乱太夫人坐廳



中吡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左右皆感泣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良久乃許軍中遂息　大中間公卿置酒蔣公在坐忽酌一盃而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名重于時者飲此爵衆莫敢舉李公景讓起引飲之蔣大以為然程生曰不有此母不生此子又曰母嚴則子孝諒哉

崔刑部李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

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父之復來晟曰
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
曰此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
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
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肅整貴賤皆不
許時世粧梳勛臣之家稱西平礼法
天順初陳檢討公繼幼孤母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
篤郡邑上其事 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微
行潛窺鄰家樓上則節婦方率子灌園鄰婦前行

卷六 三

檢討抱畚隨步趨整肅若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
節婦入內手取二甌來檢討遥望見遽擲畚趨前
跪捧一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上聞嘉嘆即日
旌異焉
梁清章文寶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寶嬰
疾殊死某氏聞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
不許某氏堅欲往寶一見而即逝某氏為棺斂之
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
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礼部侍郎時欲疏請復正

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母聞謂之曰吾平日教爾
何為汝能諫死哉我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
疏入忤旨謫戍其地某氏怡然後綸復官終養某
氏嘗自為詩見志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
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
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
泉下
按未成婚而撫孤守節乃章恭毅公綸母而傳奇
謬為商公輅母無奈闍黎飯後鐘乃段文昌事而

卷六 四

傳奇謬為呂蒙正事不雜人間種恐遭天上嫉乃
王狀元佐父俊彥而傳奇謬為馮狀元父商玉簫
兩世姻緣乃某帥某人而傳奇謬為川帥韋皐緣
好事者欲成人之美故掇拾其事以風世不知襲
其失于此而沒其善于彼矣世俗訛傳諸如此類
不可勝計姑舉一二以攷信云
章郇公得象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其夫
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
之夫人置酒飾美姬以進太傅容授二將使亡去

後二將為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令戒士卒無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宗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至



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于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于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訐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俱釋之事聞詔復其家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寒月黎旦躬行廚作粥遍食奴婢而後驅役曰際此隆寒忍使其枵腹供役乎其子東山先生曰夫人老矣冒為倒行逆施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東山守吳夫人嘗于郡圃茹蔬躬紡緝以為衣服時年八十餘矣一日忽小疾既愈出所積月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忽忽不樂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服不鏤金身服不絢采生四子三女躬親乳哺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初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亦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



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殮具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斂遂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來訪入門升堂目所擊見無一非可師法者亟命畫工圖之而去程生曰誠齋父子清德固自天性乃羅夫人之懿躅其所助不既多乎文伯之母恐不得專美于前矣

羅憲副公循夫人某氏念庵先生之母也幼有賢行雅為姻婭所敬式在任與諸僚闈人宴集布衣荊簪介於珠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挾念庵先生魁天下時年才弱冠聓時外父棘鄉趣報先生曰且喜贅婿乃今幹𠀋大事先生慙恧面項發赤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適一人耳是日猶自袖米偕同志論學蕭寺世咸以是為先生膾炙而不知稟之父雙泉公母夫人之賢不誣云

沈澤之年二十五即棄書営利妻石氏勸之學不听請于舅姑曰吾姑姊妹皆嫁為士人婦而沈郎獨廢學吾婦寧娓甚幸舅姑擇嚴師教之吾當解粧為贄饋舅姑大然之擇師課督五年沈果舉進士仕為部正郎吁賢矣哉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窃听之怒笞一百或勸之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惧謹默

劉氏真定新樂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迁和州挈家以行劉事姑甚謹姑在道遇疾劉刺臂血和湯以進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而太初卒矣劉種蔬以奉姑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為嚙蛆蛆不復生及姑疾篤嚙劉指與之訣劉號呼神明割股肉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事聞

太祖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為送其姑喪歸葬尋　詔復其家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囑姑為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㨆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昼瞑覿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挾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遺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至今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妻病于家婦徐割股餌之即愈后復病婦禱于玄帝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予藥一粒吞之尋愈及夫還詣之效夫

與母妻偕往至南崖宮徐始言向姑危時妾實請
捐軀代姑事姑及夫愕然方止之宛轉間徐已潛
至飛昇臺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以示夫見鞋
慟絕俄與母持香上殿遥見一人在殿下礼拜即
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
竟已在此也遂同歸

唐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狥項城縣令李侃
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禦力不
足死焉職也曰奈兵與食何楊曰倉廩皆積也府



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有
濟乃召民吏於庭哭諭之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
則遷去非若尔等父母墳墓所存盡相致死以守
衆感泣唯命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予千錢 以
兵刃中賊者予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
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須臾賊至城下
侃手悞中流矢歸楊曰君不在誰固守與其死于
家盍若死于戰侃衆傷復登城適有弱弓射中希
烈壻者賊遂散去項城得以保完程生曰婦德之

貞奉舅姑順夫子和听柔婉則賢矣守土保民忠
誠勇烈之道非公卿大臣之難事而楊氏婦優爲
之可勝羡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以之

臨川王氏婦嫁數月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
義不受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被掠千戶強使之
從婦紿曰夫在前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金
帛歸其夫又與一矢以卻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
即之婦拒罵被殺其後夫謀更娶禱告王氏忽夢
曰我死后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



妻夫如言往聘之詢其生與婦死同月日遂成兩
世姻眷

烈婦汪氏德金邑堯山人十八歸新渡方可堯娩
有婦道歸甫六月以母疾歸寧忽報夫病急昇歸
而夫死矣汪撫屍號慟欲死殉躬視殮畢遂徧拜
姑嫜併遥拜父母因絕粒不食積至旬日而卒時
萬曆戊戌中秋也邑侯魯公聞旌爲貞烈

儀真朴封湾小民妻張二妹性至孝姑患心痛醫禱
而方不効一日有道姑欵門謂曰若姑疾惟人肝

可療二娘應諾潛入室焚香祝天取刀就乳傍劃
肉剜肝不得復剖得肝一片亟以布裹所剖處而
自煮奉姑煮時肉香滿室姑食之痛良愈方二娘
割肝時朦朧見一白兔在其前初不知痛亦不出
血及持午膳餉夫田間婦始不能支痛作仆蓐
血流被体姑視知狀驚救鄰里則一道人授夫以
藥令敷患處血與痛俱止事聞 朝廷為立棹楔
曰剖腹活姑又曰愚婦行孝仍月給米另以旌異
焉時萬曆丁酉夏也



烈婦戴新孃年十八歸休寧口程道育道育患瘟居
巢殁告死者至烈婦慟絕欲自盡既寤然曰旦暮
地下人孰若待夫櫬之至竝建以為安遂稍進饘
粥後舅姑為營葬地得朱塘兆吉遂潛製厠牏竊
綘鞋裳葴之以黑綆隨曰吾當與此同命明年道
育櫬歸烈婦匍匐哭迎至夜分闔戶紉縫衣自經
以死部使者聞亟移檄旌厲賜錢幣恤其家烈婦
時年二十二詳具張洸馬春臺公傳

石瓊秀興國豐樂里人諸生石漢女自少性剛烈抗
志自好嘉靖甲辰聘州人張經世乙卯經世病革
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喪父母力挽之不可比
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拜舅姑曰不幸不及
事吾夫猶得為吾夫事舅姑因留喪次不去其後
父母屢迎之舅姑亦勸之歸竝以死誓弗听稍迫
之輙引刀自刎以見志張氏故貧甚經世父復喪
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吊即併日而食不言飢易衣
而起不言寒竟瘻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



陳壽分宜人聘其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
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三年壽念久疾負其婦不
如死乃私市砒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莫
與偕亡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亦不死夫
婦偕老連舉三子家日昌邀人咸以婦貞烈之報
安成李翰為余言之如此

吾邑月潭朱一龍婦黄氏性孝謹歸一龍踰年姑黄
寢疾婦朝夕扶持不懈姑殁殯以所遺筐篋旌新
婦勞固謝不受閱二年一龍嬰疾危烈婦使保母
告二昆顧治進櫬以待又請宗老以倫次立姪為

嗣一龍垂死輙引刀自刎保母奪刀不獲死乃以
巾裹所傷匍匐出視殮飯含必親急呼曰待我待
我殮畢以鉸橫抉刀口血淋漓濺衣衆驚扶入內
死嗚呼烈矣明年
天子允直指奏命有司賜錢幣為立棹楔以風勵
焉時萬曆壬午十月年二十三歲
安福張寅字敬立以事出亡之巽巽人憐其才館穀
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巽人欲妻
之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即南北睽阻何可有
貳明年會試不第歸則康父母先已議改適女姑
亦勉從獨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奪至是夫義婦
貞益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
僕丞而康氏封安人燁然為萬口美談矣
順德龍津婦馮氏歐公池妻其夫嫡子也而兄皆庶
男欲厚嫡子馮請曰嫡庶為父母服有差等乎男
曰無馮曰三子皆君男子服無差等柰何欲差其
產舅欣歎而從之
龍頭人婦徐氏其夫與惡少謀為盜徐聞之一日



飲食其夫夫辭醉飽徐曰斗酒隻雞之不盡何苦
舍生為夫感悟而止事覺夫獨存程生曰兩婦事
至微細而關係門戶最重
潘雪松曰癸未冬余抵杭城謁兩臺邂逅張起潛先
生談故蘇松兵憲吳公相者邢臺人為御史其父
故艱嗣妻妾同禱于泰山司香通判其行廊下見
兩婦祈禱甚懇持豆一石拜盡其豆之數口嘈嘈
對神不休使人覘之則一婦人祝曰吾夫素善獨
吾獲譴不得育子願神祚子於妾身一婦人祝曰
吾夫主母皆善人願祚主母子妾身微不敢當神
貺覘者以告通府擊節曰婦人未有不妬者兩婦
人遍相祝如此斯果夫之善報乎叩其名拜之曰
是必得神錫佳兒無疑也後吳公之生為神默相
故名吳相云
肇慶諸生程衡妻潘氏曾受寄訓導陳紀召銀二百
兩召還諭文昌五載不聞其問後召與衡皆死家
又犯盜或說之可因而為利潘曰利人之有不義
敗夫之名不仁待紀召子思忠至乃舉還之封識

如故事在隆慶庚午年程生曰非有學問之素而廉棅自其天性閨闥之內幽獨之守亦從心之[illegible]耳

京有鬻菜傭鬻豆芽菜一媍人用錢買菜求益傭不與媍人引手自取之而袖中銀一錠亦隨落其筐傭持歸謂妻曰吾今可弛負擔矣妻略不視曰尔得而喜彼失而戚矣且吾今將孕彼戚而致死詛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益夫感其言馳至其家則婦為夫所咎將自經見傭挈還喜不自勝相與勞而謝之其夕賣菜婦生一男夜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蒙之即沒次早就其處掘之得銀一錠其失銀婦是年亦產一女歸于其男世世婚姻不絕程生曰嗟嗟孰謂斯人也而有斯婦

信州周才美有子婦賢德有幹才才美令理家政授以斗斛秤尺石而諭其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其婦不悅告辭才美問故婦曰翁所為逆天罔人他日必罹禍生子必不肖故尔拜辭如必欲留請以小



斗入以大斗出小秤短尺買大秤長尺賣酧前歷年欺人之數而後可才美感悟從之後婦生二子皆登第夫周氏一婦人其識度乃爾彼富翁官豪執牙籌則昕夕不輟行借貸則預虧毋錢箕斂則鍾庚必浮更費則鍾庚必約甚且百計以謀人多方以掩取若狼虎蛇虺焉視周婦何如哉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乱知城中女子無如趙氏美致金帛聘為妻且曰不從且族滅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賊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賊妻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車自殘於輿中賊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懼為賊所魚肉或自殺或縋城走賊焰自此漸衰以至於敗程生曰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伏節死義者世皆望之士大夫而不以是望衆庶亦以是望奇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編氓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于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為丈夫者觀

之寧不有媿于心耶
東流七里灘有二烈女不詳其氏族萬曆丁酉山水驟漲居民沒溺有二女一援大木一抱一箱其援木者爲居民所出見其姿色即抱持欲犯之女撫膺嘷天曰與吾受汚辱而生孰與赴洪濤而死乎遂復躍入水沒矣一抱箱者見近岸有人疾呼曰救我者與中分篋箱岸人知箱中有實遂擠女子于水而鈎取其箱初不知女即其所聘之婦而箱即其婦之裝資也女逐水出沒不二里許爲舟人



所拯問其家則盡室而溺矣詢其所字知爲其族其人子即往送之門女見所抱箱淋漓在堂遂愕然驚既徵覗其夫即擠己之人益艴然怒而誓不與同衾裯之志已翻然决矣然猶以拯己之恩未報乃佯爲不知也者而語姑曰篋箱乃吾故物假令不信請指箱中所有啓鑰以爲驗既啓良然因語姑曰婦之身舟人所活之身也願傾篋箱謝之姑有難色女執益堅姑不得已謝以少許向晩即欲命其子成婚女復紿以擇日而醮不後夜半遂

自經以死程生曰二女一垂死人耳猶然以禮義自範一不失身于非偶一不托身于無良雖慷慨從容不同其决死生于危迫而與日月爭光一矣表而紀之所以風世之失節晏安與委身匪人者此都諫石林祝老師爲余道士林多爲詩文張侈其事

烈女方氏名勝歙北山方渭女甫二歲從母黨許聘稠墅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病女輒斷髮絶粒誓從鳳時死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女奴勞



女女謂奴曰毋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詰朝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毋父毋以也願姑送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送之比至墓姑褰帷視車中已經死矣遂合葬時隆慶改元二月也

王氏女贛縣人幼許聘於萬安陳公清後陳父母連歿家落王父母遂渝盟更聘貴室女黙指天自誓陳固無如之何也比及歸粧奩載道女謂侍從老

嫗曰此行經陳氏之門否嫗曰正經其門女即以
飾厚賂嫗約見陳郎比登輿抵陳所嫗呼陳出見
相持大哭盡出所戴金飾囑陳曰期以死報比及
貴族則女已經死車中矣衆皆驚愕景泰庚午陳
膺鄉薦終身不娶畜一妾以存嗣後為廣東四會
令始疏于　朝旌其門

汪氏永娘邑洋湖汪從事世高女幼從所善許臨溪
吳文衮從事羅岳陽歸與故所善有郤欲渝盟女
声言曰盟可渝宗廟可無享乎從事壯其言乃止
行有期矣先一月文衮病溲卒女聞訃蔬服請臨
喪父黨母黨交阻之女正色曰夫行我則死吾家
不行則死吾室等死室不賢於家遂退入于房就
漏而紉縫衣除繫組八尺為內經出徧拜母及宗
屬畢登車臨文衮柩焚香哭奠悉如禮姑持女手
就文衮故寢歷視室皇欀寮奠然自失曰吾嘗夢
及此者三兆皆不終自分死者三年矣時女信宿
絕粒夕飧至第啜匂水二杯寢至中夜屋震縊者
三声若濤起舉室驚視紅光隱隱燭天啓門視之



則自經矣時季僅十有七萬曆壬午八月也詳見
汪司馬公傳

貞女莱者閩縣林叅政允中子也與長樂陳中丞公
並仕於浙中丞因以其子長源聘焉時男女俱五
歲既叅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諸書
性又孝謹有志操母嘗病目女即不遑寢食每危
起輒抱母餂之至愈乃已後長源補邑弟子員未
幾病卒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詰家庿
斷髮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為陳氏兒捧匜盥頮以
身試蟻螘地下靈神是鑒諸林宗婦日慰解之女
正色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
乎日泣請于父幸告舅氏早治西壙以待叅政如
其旨以詒中丞中丞悲咽復曰婦志誠美頋余既
不德致天降罰吾子柰何不自悔禍而以及人之
子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
慟與父訣曰舅氏所不忍于兒者死耳乃兒初以
死誓地下人已知之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
言訖閉閤絕食七日嘔血死中丞迎其喪與子合

奚烏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女者哉
方王二貞女者吾休坑口方氏合陽王氏女也方字
晋口李宗敏未醮而宗敏歿方堅欲臨喪守制而
父母不能止遂聽舅姑迎之歸〻則哭踊如禮比
及葬即坐卧一小樓不下樓者三十年以善刺繡
文為閨中女師朝夕與俱及諸女已嫁而反一寒
暄外即辭而別舅姑歿後賓用屢空資鍼綫以衣
食所繡杏壇圖尤極工巧邑侯為詩咏之歿年五
十有　王許聘榆村程思思幼從父賈外母措



危疾強迎王視疾王善事姑姑尋愈而思之訃至
矣王竟矢志死守家奇窮辟纑以奉尊嫜歿後邑
勉褒事歲荐饑斗米數百錢王併日而食族有憐
而周之者恚謝不受年五十卒諸生後先上其事
邑侯祝公各為製贊合祠城東曰方王二貞女祠
時萬曆癸巳事也
艾姬者蜀之什邡人楚綿竹令陶弼姬也初陶娶於
黃無子而妒嘗納吳氏姬生子數歲黃復為陶納
兄之女以分吳寵陶令綿竹時二黃果酖死其子

而逐吳為農家婦陶以故納艾姬艾年才十七端
好寡言笑後陶迁姚安別駕坐事貶閩閫參軍獨
携艾姬往黃不能平唆其兄子往制之比至則艾
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廨有惡聲玷
吾夫名是時陶老無子而復為妒婦悍妾所厄鬱
〻疾歿黃姬恬不為意盡括囊中資為再適計獨
艾抱屍撫棺七日夜不食而死死時囑從者曰吾
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裹吾骨祔夫柩旁
葬焉從者如其言至家黃大罵曰婢子安得祔夫



主遂瘞其骨壞垣下而不為立冢乃黃則不待期
改適矣嗟哉悲乎艾事陶未久且非正室也乃能
慷慨以殉若是可不謂貞乎彼婦之妒不有其夫
而忍于斬其嗣又何有于一小姬後三年黃以惡
疾死又二年郡牧楊公仁甫始迁艾姬與陶合葬
而為文奠焉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乱虜
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
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琢兵掠雲

南還避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称為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蘭矣

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庙詩其事因奇考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卭女子黄氏蜀相周庠在臨卭嘏以詩上謁庠荐攝府掾吏事明敏欲妻以女嘏以詩辭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昼蛾眉立



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变作男兒庠大驚召問本末乃黄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奇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于一室紡績斗粟尺布不入私房徐婦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已物也鄭婦歸寧徐乳其子徐婦寧鄭乳其兒不問孰為已子也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已母也家畜一貓一犬貓為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閭表其門為二難程生曰昔汜毓字孤家無常子人嘗以為難乃今以娣姒而能若此難之難矣

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棄市臨刑英氣不挫俄有一婦人縞而来乃一娼也楊故狎之顧謂曰若来何為娼曰来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随至楊挺然趣行刑者既落首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針線紉接着于項



頓楊氏家人曰可收葬即自取練經于傍程生曰楊范誣逮吾無論矣乃娼一蒲柳質耳惟人攀折隨風傾倒而慷慨激烈引義以死有古貞婦烈女之所難而娼之所易始知向之鳴琴利屣目挑心招不擇老少者術使然耳乃其一念至性固自在也嗚呼孰謂倡妓無良心哉

按高郵妓有毛惜惜者為反寇李全所掠不服趍侍曰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為全所斬方秋厓為作義倡傳與此婦相頡頏因附書之

八兒者楚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李良李良亦人奴子越一歲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父之為舅姑所厭欲嫁之會有少年傭耕者求為贅婿舅姑業已納其聘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曰明日不相舂矣少選又與姒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頗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以為將受婿而喜之不虞其他無何閤室自經死矣夫八兒以



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少年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點保訓可尊也顧獨視再適為污耻死若飴可不謂烈丈夫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污泥信矣信矣

唐柳僕射仲郢鎮西川日嘗怒一婢出之鬻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見蓋臨街呼鬻縑者親揣縑厚薄與之論直婢遂失聲而仆因是送還女僧詰之曰其国無病竊念其曾為柳家婢今日寧能事此賣絹牙郎乎夫崑山餘礫玉性猶存彼市駔暴貴未忘鄙吝故不如清門臧獲猶動知礼則也程生曰婢妾賤人也猶然耻事非主彼丈夫具鬚眉稱儁傑者一當權倖遂奴顏婢膝甘心諂事如所謂于謙妾王振兒者其視柳婢果何如哉

石崇以明妃曲教緑珠而緑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緑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緑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為象死自古婢妾賤人感槩致死者非一故併紀之以礪世云



解大紳嘗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〻大利聞者絕倒以其妻悍也余因憶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惵〻畏順至怒輒跪拜起謝以冀免蓋恐傳笑於外益養成其惡崔后至冢宰李病將死猶听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妾始專房生二子豈非大吉大利之明驗耶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朋切齒謂破吾

家者此婦也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固問之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爱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我向勸君別居其實爲此非有他也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矣 遯齋閑覧

嫃人之妬有尤甚者有湖南倅某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一日有過客至倅代郡守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頋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持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



愕問其故則愛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刲肉以獻其毒忍一至此程生曰述異記并州有妬女泉段成式雜俎亦載臨濟有妬婦津則妬婦固婦人所時有然未有妬其夫于笑肹間而遽殺其子者特書之以見世有此惡孽云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復念彼愛妻至此而猶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被考掠誣服臨刑校出呼曰殺某妻者我也柰何逮及無辜遂具述所由頋賜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什之

嘉靖初浙人陳古崖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内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為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変雷神立于空中良久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述其事以



散四方

張文貴之妻葉氏素不孝公姑忤逆大小無一善狀忽一日天地黑暗風雨晦冥葉氏已化為驢三蹄惟有一手一頭未化問言無荅流涕而已不踰月卒

昔有遊人出外經商獨婦侍母于家婦每炊姑以麥飯而自食膏粱姑稍與忤輒遭唾罵併麥飯亦不進一日婦往隣家有僧至門乞飯姑曰我自不飽安得齋若僧指厨中白飯姑曰此吾兒婦之嫂膳

也。我不敢與，必欲索食，當出餉午麥飯進之。僧去。吞七嫂外歸，見僧大怒曰：「若欲得我白飯，可脫袈裟來換。」僧脫授之，忽不見，袈裟着婦身，旋化為牛，牢不可脫，肩間生牛毛，漸变頭與足，居然成全牛矣。

卷六終



# 風世類編卷七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程大期德成父校

## 分定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何後世言運命，言致命，言辨命，譊譊不一。始猶意其人負瑰瑋特秀之质，有高才而無貴位，故一歸之命，以舒其憤惋不平之氣云耳。及讀夫子有命之言，與當世窮通脩短之迹，始信分有前定，數非適然。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如孝標所云者矣。迺人碩汲汲遑遑，維日不足者，毋乃越于分而忤於命乎。是不然。人定可以勝天，人盡可以言命。自古修德格天，履錯致咎，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若糾纆也者，藉比而可曰分定乎哉。固知諉命非分，立命為分，安分非定，盡分為定。

宋嘉祐中劉幾在國學驟創怪嶮之語號太學体歐陽公主文柄刻意懲之得一卷曰此必劉幾也以硃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果幾也後三年公為御試考官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浮薄以還雅道得一怪嶮卷喜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呉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塲中鮮有當意者最后得一卷歐公大称賞擢第一及唱名乃劉幾易名劉煇公愕然久之

宋鄭獬有雋才自謂必魁天下國子試第五怏怏不



自得謝啓云李廣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及廷試主司復知貢夲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卷似獬者多遭擯斥遂獬真卷主司已定冠塲矣比登第唱名獬為第一主司憮然自失

蘇軾知貢舉先数日以封簡送其友李廌會廌他出其僕受簡置几上適章惇二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觀乃楊雄優于劉向論潛攜以去廌歸悵惋不敢言竟下第二章果登魁選蘋衸疑廌輕泄後聞故大嘆恨其母亦曰蘇君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抑鬱而卒

淳熙中起汪應辰為大宗伯以書約一友會于富陽蕭寺中屏人密語曰其或典貢夲易篆冒子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及汪知舉搜冒子用三古字者置前列既拆卷非其友人也讓之友人指天誓曰其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泄于人未幾用三古字者来謁公微詢之曰某就試時假宿富陽之某



寺閒步廡下見一柩塵埃漫漶心輒動念是夕夢一女子謂余曰官人赴省試頭塲冒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毋相忘使妾得早入土幸甚余用其言遂蒙甄録近已往寺中葬之矣

程生曰按此四事益信功名富貴各有分定有則主司雖欲關抑而不能無則親知雖欲牢籠而不得當其得則神牖其衷當其失則天奪之鑒主舉司之雖主夲亦莫自必者而可役役營營哉

已誼江浙人下第游漢南與劉太真辨難劉詞屈盡
其不遜誼擲杯中其額后太真為礼部侍郎誼應
舉太真于包侍郎家見一卷甚奇之及視其名迺
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時宰相欲有更易面問太
真以相識太真平時親識滿目至是一無所記惟
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君子曰有命
祥符壬子西蜀二奉人應試北上至劍門英顯王廟
已昏黑就寢廡下忽見廟中灯燭如晝殽俎甚盛
俄傳導岳瀆諸神至就席飲酒一神曰帝命吾儕

卷七　四

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
既而諸神撰就且刪潤確當遂朗然誦之曰召作
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為吾
二人發將曉諸神各去二子尽記其賦亟寫于篋
一無遺字至京御試二子坐東西廊果出鑄鼎象
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庙中所書一字不
能上口間闋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其來迎謂之
曰我正欲問子也于是二人交相怒詈而去各據
案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

奭也其試文與庙中所記無一字異益信魂魄之
召不虛異哉　雋永録
洪武戊辰任狀元亨泰赴試前夕問響卜木杓指北
行聞有病内热者覔醫人曰昨服第一鍾甚亨泰
即四曰吾已得兆矣果及第第一
永樂壬辰馬公鐸與林公誌俱閩長樂人誌負雋才
鐸自以為不及鄉會皆誌第一比廷試自謂必魁
天下傳臚之夕忽夢有馬奪其首心始懷疑既而
馬果第一林第二甚快快不服每欺馬為後李問

卷七　五

狀元一日互爭於廷　上曰朕面試一對佳者
即真狀元矣其對題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馬應声
曰雨打無聲鼓子花　帝大称許林竟不能對遂
魁服蓋　上夜夢至狀元家有此二句聯榜而鐸
幼時亦嘗夢雨打無声鼓子花之句若天設然誼
謂狀元可偶致哉
正統丙辰廷試狀頭未定楊文貞公士奇將進讀卷
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否其儀表何如浙人有誤
聽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問者温人周旋而所對

者則淳安周瑄也及登第唱名則面黑而侵輿論愕然天順間曹欽被逮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二星士亦名馮益同逮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矣周之不求而獲福馮之無妄而罹禍一吉一凶數之適然如此非定分也夫

臨朐渡口有人夜聞渡口鬼揶揄曰明日午時我輩得替矣可托生也其人明年伺驗之見一舟載五六十人解纜鼓枻忽一婦求渡舟子挽舟載之渡竟無他至夜復聞鬼泣曰却被馬丞相救此一船



人我輩苦也土人訪其婦乃馬某之妻正懷娠后生子曰愉宣德丁未狀元拜相

真定曹公鼐幼有遐志起諸生鄉舉第二明年以乙榜授代州學正上言年少寡學願授募職遂除泰和典史孳孳篤李邑尹常誚之曰汝欲作狀元耶鼐曰非此不了一生也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乞入省試中第二 廷試遂以典史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鐸湖廣景陵人康公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春京師有善占天文者人詰以魁所在曰文星在楚魁當出湖廣踰月復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出陝西后魯中會元康中狀元人事之上應天象如此

韓公應龍在餘姚庠為邑令丘公養浩所奇既而久不偶會推府陳解元讓與丘同邑存冠多士遂得應試連掇鄉會 廷試策題聖意以法天法祖立意惟輔臣知之而韓策冒首發其旨宗伯夏公言見卷微哂曰可用心做既而進呈果第一又公為



諸生時每醉酒昏夜步歸輒前有二燈照之而行且曰送狀元及奉於鄉有司以禮賀之有遺荔枝龍眼於地者不數日發生成樹衆咸異之

唐小漁公汝楫太宰公龍之季子也己酉鄉試卷在魁選后拆封見為太宰之子遂與其監生卷同委于地而唐卷獨懸几端監臨異之抑置榜后及會試掌科鄭廷鵠取冠本房主考有難色鄭堅執以本房寧一人不中必不可遺此卷乃填第十鄭請刻其策亦以嫌弗果唐聞笑曰零碎文字不必刻

只刻一篇大文字可矣及　廷試之前諸同年集
于其寓寫家狀唐方舉筆忽屋上有声如摧裂之
狀衆驚視則手中筆裂而為四僉称為異兆而臚
唱果首選焉程生曰吾於是益知狀元自有真也
真則以天宰之故屢欲黜抑而弗克偽則以江陵
之婚姻雖倖得而終失何益哉
儲静夫巏泰州人嘗以魁解形於夢卜而先是江北
实未有發解者成化癸卯儲聞江南時名有戴章
甫唐勉仁者紹介與交比入塲儲與戴同號第四

卷七　一八

道錢鈔策儲不省戴前一日熟誦保齋策數四且
不同經遂錄以畀之次日戴以遺式帖儲中解元
其策若為儲具者事不偶然也儲明年中會元以
二甲二名及第
三山蘊大章戊午就鄉舉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
十一名覺而喜言于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生
忌之投牒于州言蘊與主司有私預謀中式時祖
使葉公羽監試填榜至四十一卷乃出士子牒示
考官云此卷且勿填當公衆取一卷易之僉以為

然及取補恰得蘊卷衆大驚異益信得失前定云
次年大章登春榜第一
解元葉公琦祁門人初應試白下與業師同寓出街
見群兒以竹竿拽起衣裾戲曰解元拽旗解元拽
旗葉驟聞喜告師曰今日出街群兒皆言解元葉
琦人情賢于夢卜矣師遽止之曰此兒輩常戲耳
次日復聞又復言之親友其師惧以誕妄招禍遂
另僦居而葉亦他徙其所徙之邸尚年死一舉子
常出為祟而葉不之知也臨晩第見一儒生来相

卷七　一九

揖具道姓名甚悉次日葉投刺報問絶無人跡至
晩復来葉怪而問之儒生曰吾非為君禍者吾有
魁解之才而年不待今見君器宇非凡可望發解
故来報君初塲題目及意旨君幸記之勿輕洩也
葉入塲一如所言至二塲三塲皆如之試畢儒生
忽告別葉曰方思報德君何遽辭儒生曰吾與君
本陽幽明以此志未泯故思一效之君〻如不忘
鄙人柔頤撤鹿鳴宴席酹我足矣言訖竟去榜揭
葉果發解南畿悉移鹿鳴宴席酹酒奠祭仍齋礼

遺弔其家

隆慶庚午浙中式有諸葛一鳴者先是當盛暑讀書杭城外大寺偶于佛殿後蹲地斷藕自食見一金裝戎服自内出大驚以為武官其人曰其非武官乃天帝遣放秋榜者諸葛問榜有其名乎其人曰汝名在来科諸葛懇請再四其人曰今所與相較一卷本係汝親汝能遅三年更為汝福猶懇乃諾之因與約曰揭曉之朝即爇紙錢十萬以謝慎勿聞吁嗟而去其年諸葛試卷在備列與一卷正相



比忽御史耳畔有語云一鳴中一鳴中適覩諸葛名與語合因置某而録諸葛既揭榜則諸葛固忘前與神約矣晩始覺將以遅明酧愿而是夜夢前金裝戎服者被髪身血淋漓倉皇指諸葛罵曰汝何爽約害我今亦害汝憤怒而去明年諸葛會試以懐挟脊枝棘闈前而浙省来科其適中其名數實諸葛懿親也此聞之張蓮洲公天德

余初聞揭天榜之說畧不之信及觀傳記所載往往有之第天機終不盡洩故狀元本馮京而謬云馬京本梁克家而謬云梁十兄家王拱壽御改王拱辰而先是道士云王姓褋名下一字塗抹而旁復註者元豐中陳瑩中戲問僧曰我作狀元否僧曰無時可得復問對復如前而是年時彦作狀頭陳第二非無時可得之明徵耶此益知天榜不誣矣

近讀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其人竟以疾殘不及授言富貴在天者職屢陞又金宣宗聞温敦太平奏謂宰執曰朕屢



欲授太平以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章宗聞張萬公奏嘆曰朕廻將拜萬公相而遂不起命也夫觀此則操一世予奪之柄者亦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為有矣何有于主司又何有于銓部

夏桂洲公言嘉靖中為首相一日五鼓至朝房灯火儀從甚設有山東一吏員初抵京辦事問人曰此為何官答以夏閣下則趨前長揖夏怪問之則曰某州某縣辦事吏員某夏聽之掀髯大笑諸閣下

及六部問故公方言其州其縣辦事吏員名其而
忽報 上且臨御遂群起朝參不及終其語銓部
意公屬意是人遂擇一善地選之遣吏馳報夏公
又發一大笑曰前程信有定分哉終不言其意吏
還報銓部以得當夏公意益喜不半歲一擢比及
三年由府縣屬遷藩司終始具得善地雖吏員亦
莫知所以也程生曰觀此固見吏員遭際之偶而
公之厚德大度庶幾哉可稱相量矣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其



善聲詩蕭公光宇胡公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
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
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
舉非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為而為者如此
彭公時曰天順改元徐李被黜有負權寵者語人曰
我欲薦彭其入閣因未與接識未果其人傳語促
予一見予對曰往歲當諸公合謀時有沈司歷者
三來見邀予避匿不敢見即蕭郎中聰亦謂予毋
貽後悔予曰本無他望何悔之有且去年當兢進

時既能自守今可詭遇求獲耶是時李宜人亦言
曰官自來者為好不然雖登極品亦無足榮余甚
重其言及入閣之 命下始知顯晦自有時固無
假人力也
漳浦唐公文燦家食時嘗移宅左土地祠于右偏一
日齋頭獨坐忽一老者狂闖入呼唐號語之曰鑑
江吾向未知尔前程事今廼知之尔官不過某省
僉事而漫移我數十年故居耶唐方錯愕顧盼間
遂失所在既登第以員外出為雲南僉事任一年



以京考謫復由部郎轉廣西僉事無何以大察除
名官竟止僉事
龍西溪僉憲霓語陳公良謨曰往余在京師有年家
其行人一日過余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以避
湖廣差何如(凡京官俱書名簿一置長安門謂之門籍有病註病字于名下免朝參)
西溪問故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則
不得與選今且稱疾則楊子山當行(子山諱良迺次其行人者)
遂稱病註門籍越數日吏部遽開選楊子山以次
補吏科給事中其行人徒閉門嘆恨而已京師閧

然謂其行人為好從事而亟失時識者則謂宾漢
有主云
杭城朱朝宗京有聲黌校陸水村公憲副浙時延以
課子甚敬礼之后朝宗膺正德癸酉鄉薦累舉弗
第謁選銓部時陸公為冢宰得朝宗名訴曰予何
就是耶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嘆息良久復頓
左右二卿盛贊譽焉既出同選生咸称賀比榜揭
独得北地最僻陋縣衆莫測所以時同里金謨之
珞方舘于陸公之第一日共飯言及朝宗選官之



所公按筋嘆曰是余之過也夫我初実欲語文選
而偶忘之今為我謝朝宗當畱一善地調之無何
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于官咄々既為冢
宰所知而不得一廣文善地豈非命耶先正有言。
維宰。相豈。能陶。鑄。我。信哉
江浦李君某閣老西涯公裔也初為太斈生寓居維
揚閒雅能詩乃祖門生故人及貴游子往来南北
多造焉萬曆初以選授其州倅州當孔道搢紳先
生行过其地者多致声問會張江陵奪情晋京。信

使往来甚横。郡邑患苦。適二諭祭官至。州守以問
李々對以無相識。及二使至。廷叅畢。忽一使進李
至中堂。語諸大老致聲狀。蓋李本不識此兩人而
兩人亦致他官之命云爾乃州守則以李為賣己
大肆詬罵李百口訴雪終不聽竟以大察註下下
甫墜山東益府審理卒以州倅去官李罷居六七
載宴甚會錢秀峰公岱巡按山東奏言　王府官
多逃匿不赴任。檄令所屬各府。自萬曆某年起未
赴者移文督就任。已赴者屬撫按考察。與郡邑佐



同。時李名亦在取中。而実非顯為李地。亦未知李
以大察去官也。一日益府遣官某至徐府通問。夜
宿江浦道其事于逆旅主人。且促李君詣京一見。
李知狀。亟假冠帯至京訪之。其人具述其由。且假
五十金為備衣物充途費。又為作一書于典俸者。
俟至郡即支俸金俾辦礼儀以進殿下。李感謝治
装以行迄今曳裾王門云。此江浦韓洌泉鋹為余
道
正德中安吉州倅熊公佐無意及民々亦忘之后其

于北原公為冢宰州人立其以例貢將謁選乃獨
為州倅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募搨裝演所費不
貲將執此以紹介冢宰及抵京一疾遽歿而此碑
為長物矣適同鄉有施其者候選在京亟以微貲
購之持献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
乃得滇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羅歸夫為其父立
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孰不忻喜立之為計非不巧
詎意命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他人得之而竟不
能及時以選命也夫命也夫諺云落得做君子。枉

卷七　十六

了做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

莆田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君生孫雲同抱出見
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
歸休矣至嘉靖初楊以貢司訓廣西永福。時年六
十餘。林公雲同以主事典廣西試楊。以例入試獲
中式噫仕途之相遇固不偶。然一時之戲。竟爾不
爽。豈非前定歟

吾族有程山壽者天順中為縣掾嘗乘馬抵家夜至
屯市尾有乞丐數輩卧厠傍近厠數十步有塚纍
纍群鬼呼譟揶揄俄听程乘馬至一鬼戒曰勿言
山壽驛使至馬臨厠傍丐呼曰汝非山壽驛使耶
鬼伺程去遠輒以土擲諸丐曰汝何敢洩吾言后
山壽果授湖湘驛使觀此則知一命之微亦有定
分非偶而已也

歸安省祭孫邦華与姐壻某者謁選于京葉掾得山
西太原府倉官孫以選期未及乃與偕歸葉至衛
河暴卒孫固黠人也竊語甥曰若父死矣。牒無所
用。我冒汝父名。持牒赴任所得貸賄分而有之不。

卷七　十七

猶愈乎全棄乎葉子喜遂同赴任人莫識也比考
滿則得白金七百有奇乃共分之孫沾沾喜得計
及脫身入京。謁選。適。得。前。太。原。府。倉。官。遂。不。敢。赴。
棄其牒而歸鄉人知者大咲咤曰人固巧乎為謀
天却巧乎為報何物孫掾雖黠桀其能遶天乎哉

郡人王承祖說此

國朝親王未之國者例擇翰林官二員出閣講讀。后
之國遂改陞長史以從。以故人多不悅就。宣德中
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欝。欝不樂

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
講讀官東里楊公欲奔侍郎儀銘儀銘見憾遷以
故人侍講楊公翥同奔后郕王嗣大統銘翥皆從
龍起官至宮保尚書人之官職內外大小升沉固
自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

正德末湖廣石首有兩甲科一為袁公宗臯一為其
公兩人称相得且為姻婭而其陰刻人也以縣令
擢吏部郎百計害袁公于同曹授以興獻王府長
史其公欣欣為得計未幾　武宗上賓　世廟嗣



服藩府僚屬悉隨　駕入首擢袁公知翰林院事
尋入內閣典機密寵無比時其持服家居見袁
公驟躐樞要皆已沮柳所致遂懊惋愧悔而卒吾
巴練溪汪公令為石首令具語其詳如此

寧波郡庠生王録臨貢其次為李循模舞智人也以
計攘得之抵京謁選夤緣入首相之門求順天司
訓未及揭榜輒洋洋至順天府李徘徊縱觀齋夫
輩呵之遂大声罵曰吾不数日當坐于此嘂華敢
無狀耶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

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于彼明年王應
貢就選恰得順天學職程生曰二公均一廣文耳
若令當時李以夤緣而中吏王選他所而遠任亦
無足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慼樸實者無
成心而適得善地且令之所任即昔擠我者之所
謀若持左券以付焉豈非鬼神故示予奪之意以
彰善悪之報哉此聞之鄞縣士友云

知府鄧公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其曰君
方入仕切忌苟得余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



刺不可睡意恐有寃欲訴秉燭獨坐寔有一人在
前叱之曰我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余曰
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之曰
能與我送之帰乎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
帖焚之神忽不見復命時有同年其主事丁內艱
因以保舉一官為言曰謝金五百先奉二百兩為
信余辞弗獲受之帰数日辦三牲夜静將禱前事
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而余問之則曰前其
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

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云時嘉靖戊戌年也此與尉
遲公徵時書券事同

劉次公近渠鄉近事泰和郭其者為邵武巡司羅帰易廪粟得百餘金索之俄而遂亡其金因索諸雷神雷告曰此汝邵武時所多携物今復化去耳然汝有窖神尚留十金在乃夷窖掘土三尺果得金故物也鄉里競評之程生曰君子以裒多益寡多不自裒神將抑之取非其有物必去之

唐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

卷七　二十

嶠尚存母憂之以問袁天綱袁曰郎君神氣清秀壽亦不出三十一日與嶠同宿書齋嶠熟睡袁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絶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是龜息也袁起賀其母曰郎君必大貴壽第不富耳後嶠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帝幸其第見嶠卧青絁帳嘆曰國相如是乖國家之體賜御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噫氏可觀人之受用亦有定分矣

太倉陸孟昭諱杲為秋官郎時好客就邸第外隙地搆屋数楹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宴樂孟昭復益以餚酒不斷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為之傾客嘲以詩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脩築方落成遽擢閩省叅藩其居轉僦侍郎滕其滕盖白水村人也夫即一館舍一時戲語有数存焉而况大於此者乎

漢嚴遵賣卜成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衣

卷七　二十一

粮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数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慙遵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程生曰名理之言千載永鑑

劉先生者居衡款盖峰下間至縣市從人丐得錢則

市埴酪歸盡則更出一冨人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無有也問之輒顣曰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庵門不掩卽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鎻出則鎻之夜卧牢關以備營營竟日適偶衣出遇一人過前旣脫與之心方坦然不然幾爲子累矣此非益貨損神之明徵耶

南郡臨沮鄧差大冨人也道逢估人初不相識路傍相對共食鄧見其饌過侈諷之估人曰人生熈熈



穰穰止爲身口耳一旦溘先朝露卽欲食得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財虜尔也差大慚至家宰鶩食動筋斆骨哽其喉而死

天寶中相州王叟家鄴城冨財積粟而夫婦儉嗇特甚一日見庄客方食盤飡頗盛叟怪問之其人云唯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知足得常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玩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婦俱夢爲神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粮旣寤夫婦驚駭益務織嗇后數載官軍圍

安慶緖于相州盡發其廩以供馬程生曰觀氏二事豈第損神殺身且知分有前定一飮啄亦不得過矣有味哉君平之言也

安吉諸生郎士英傑劉鳴遠釗二人過鉛千廟就篘旁溺見粗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灑之已乃坐于廟門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拄杖戳所見紙処郎問故曰有小蛇蟠此故戳之耳少選見一少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探入袖中郎趨問之少年曰誰遺一荷包耳因出示之乃舊紵絲荷包



一面溺灑猶濕又有戳痕五六處其中止銀四五分耳三人相顧嗟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之爲粗絲丐者見爲蛇騎馬者爲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妄得余旣記此事適族姪一球在坐瞿然曰信然哉從姪倫員東流時以事自張家灘抵邑道經薛家灘遙於馬上見松下遺金余回顧蒼頭尙遠偶汪親家一僕名福童者在馬后命取之果得銀七錢姪思此必行道所遺囑僕曰途有認遺金者還之無則汝可自取後吾覇邑旬餘歸見僕迸首

黃臉卧于地。注曰。公知非分之不可得。而以其禍嫁之吾。吾儕小人取非其有。瘡痢交作。日尋巫覡禳祝。今金且盡矣。妊咲謂曰。金盡則疾瘳矣。越日僕果起

余因有感宋劉晋臺還遺金之言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獲実禍。且彼數年營辦。一旦失去。或不得还鄉。死于非命其害有不可言者。吾是以還之。唯安分以畢餘生耳。旨哉言乎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甚虔。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荅曰。其所欲甚微但願此生衣食稍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之神大咲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因觀古今人或躋崇顯。歸或欲歸而不得。或恋恋不能歸。朱門空宅者多矣。豈清樂上天所靳惜。反重于功名爵祿耶。達人觀此。可息念矣

浙諸楊伯侢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内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其子窺見之伺其賈外竊發之。僅清水一甕耳。以手按攪之無有也。遂封識如故。父歸啓甕出金。覆其数不減。而次置撓乱。訐其妻曰。誰為發甕中之藏耶。妻不敢言。而鄰知者則藉藉曰。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況可非分覬耶

崑山朱藩臯公觀。嘗言其家塾之父楊姓者。一日坐于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徧求不獲。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閘俄一男子過徑俯手拾之。楊乃疾声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偽。徑去。隨牽其裾不釋。其人乃取銀二星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烹魚食之可矣。楊沽酒歸。置魚釜上。家人將欲間忽隣貓突跳釜上。家人以杖撲貓。貓竟啣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瓶碎焉。人皆憐而笑之曰。楊老老簪化為蚓。已足悟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

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傈劣貧甚。其所居地價僅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贍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溫飽。宣二糴豆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闤闠。衆以鍊鎖橋柱。其妻徧謁神祠禳禱紛紛起。視狀頭所餘值、亦已罄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詰之則曰、吾不知也

鄒定四、余母黨親也、掘地得窖銀頗多、于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一日木工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



官、、知其多藏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宣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永康周實夫文光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住邑市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友來訪、余乃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出、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遠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餐方與室人道前夢、而女奴忽報其舉人來訪、已登諸生樓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再三索所戴馬尾巾、不獲、室人遂于架上取一舊紵絲帽笑覆吾首、推出見客。斯已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殺雞為黍。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與其同見邑尹。求放釋。且尹方欲他出。催促甚急不能待酒飯之至。會諸生有粥在釜。乃咲而請曰、此有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欵各啜兩盂而去。程生曰觀此則一衣一食且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蠅



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何如哉 數項出紀訓

姞其者忘其名、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反于台州、姞其實從征爲戰賊被傷而逃、自匿於于積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呵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據簿點名驗屍。至姞其曰、此人乃板閘之數。豈應死此。遂去。後十餘年、運粮至淮安板閘墮水死焉。　按此與水東日記所言軍人非此處人乃豆腐閘兒人。又博異志載李想與吳元濟戰、夜來按簿称點僵屍、一一皆符事同。迺知人之生死亦

有宿命寧獨富貴賤貧哉

錢塘八月十五日觀潮前二夕有聞空中語曰有兇人數百當死此橋下其有名未至者宜促之不與此藉膺之去次夕跨浦橋畔數家皆夢人說明日勿登橋詰朝觀潮橋上人皆滿須臾橋壞數百人盡溺死訪之皆平日兇淫為惡者空中之言良信



# 風世類編卷八

新安程[illegible]明父編
吳應瑞國賢父校

## 夢徵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如熊羆蛇虺之夢相應之徵也哭泣飲酒之夢相反之徵也臭腐富貴之夢相反而相應之徵也夫人往往能道之至如富貴榮顯事未至而夢先徵此曷以故造化權輿曰形接為事神交為夢人之神集於目見不越百里神限之也集於夢則踰萬里通百世周天壤形不得累之也故徵在數十載之後而夢在當年徵在千百里之遠而夢在瞬息或假帝以效靈或憑人以著兆若此者精有往來神者先告也彼或有肆而隱曲而中遠而近影響附合在彼而徵應符驗在此此又天帝鼓舞之玄機而亦何害於夢徵哉雖然人與人皆夢也人生之夢覺皆徵也烏知其為夢烏知其非夢烏知今

之誤夢者、非夢中之診夢耶
昔文潞公彥博、少時隨父赴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
江瀆廟、則祠官執礼甚恭、且言夜來夢神言明日、
有宰相游此、其是而公耶、潞公曰、宰相非所望、若
他日知成都、當令廟宇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
知益州、方思葺新殿宇、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章、蔽
流而下、盡取以為材、鳩工營造、以雄麗甲天下、信
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也、
蔡忠懷公確、蔡黄裳子也、少年夢有告之者曰、汝當



執政、汝父作狀元、斯其時也、覺而咲曰、兒物乃相
戲如此乎、吾父老矣、寧有作狀元之理、後確以元
豊二年參知政事、其父殁已五年、三月、確侍殿上、
聽唱進士、名南劍州黄裳居首、確始驚悟、其名與
父同、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畧、　英廟愛之、特授飭尉、郭
感激思欲立功、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什荷、
前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鄰居某某、乃不識耶、
因至岳神前叩問功名、則神目一僧下握其手、同
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恠、茶罷告曰、
公之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寤、以叩家人、則
隣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然莫解功名自此始之
說、未幾、　詔征麓川、公為叅將分駐、欲安置、則公
孱忢為巡蒞重臣所據、守臣不得已、延舘于寺、一
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
入、以功陞都指揮都督、爵列五等焉
其紉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五品大夫請汝作襴
衫、可往也、詰朝、匠伺于家、則楊怙號丹泉者、方游



泮宮、召之匠往、即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
才華、殊不以夢為意、選為某州知州、入為工副郎、
陞僉憲、荐剡且交上、不日少叅矣、偶慢一貢公、貴
公入任吏部、譎知州、仍入為刑副、至正郎、竟卒、終
身不脫五品、
豊城涂副使為諸生時、祈夢于九里湖、夢入古寺、花
木映薰、泉聲湍户、壁間有唐詩一絶云、月華星彩
坐來收、岳色江声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
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自分科目絶望矣、越數載

進士為侍御後為廣東副使巡海至古寺風景
依然如夢仰見夢詩濃墨大字書於壁惕然達旦
不寐次日遂得罷官之報
進士吳維新嘗聽選京師夢錢江樓中丞宏飯維新
於孔子家時錢公為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兗
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迨赴任過臨清適
錢公候　武宗大駕于彼駐節學宮維新入謁遂
留飯正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適符合云
昔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藉由此觀之雖一年後



飯亦先定之矣
溪亭蠶公謁選銓曹名次已在知縣推官之列但不
知何地一夕夢其家僮與其兄之僮同舟篙泥相
爭蓋湖人篙以壅桑地者公急乘一採菱圓木桶
浮至其所各量取泥一半而覺比出榜乃袁州分
宜縣也人間靈夢極多至如分宜之夢至巧而神
故特記之
湖州范藻軒洪有文名父兄以遠大期之其母一夕
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鼓吹旗纛導送一彩幃至

其家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小至如盤盂
而止其父一夕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
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而曰文官惡有是
銜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耶又與前兵字夢
相合心喜之其後累試不第由貢選南京兵馬司
指揮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定矣或曰若然
胡令人往往以智計取尊顯乎曰亦命也雖然詭
遇獲禽君子不為
吾邑臨溪有吳世珣者為諸生時臨督學試夢趣裝



至河候舟往府初遇一舟載庠友戴章甫數輩公
急呼之不應再遇一舟載同學吳成等亦不應正
徘徊間忽夢一友戴冠綠衣迎之曰君毋怒此皆
非君等輩吾當與君同濟延入其家舉首見集賢
堂三字俄南向坐門內左槐右栁植于庭相與飲
茶而寤是科吳不利于場屋而戴連舉進士吳亦
鄉舉始知非我等輩之言遂鬱鬱入南太學而戴
冠綠衣之祥則未解也後入　京選得處州府經
歷一家人負篋胠策褰而前有處州吳封五字行

至濟實過一墻院忽有幾冠綠衣者見而止之吳亟下車若目所素習者而初不詳其為夢也比延入見堂上扁與庭中二木始驚悟其人曰吾前經歷處州今見公封條有處州字故請一見因述處之民情風土及寄謝鄉士夫飲茶而別一一如夢程生曰噫嘻方吳為諸生時去此殆三十餘年而微末曲折一一不爽如此孰謂前程非分定哉吁亦異矣

東坡云予昔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



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余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陝州判官余貶夷陵令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蓋私識其事也

商閣老輅字弘載會試累不第卒業太學歲乙丑[illegible]至岳祠祈問前程神目判官閱籍云皆有商[illegible]出廊下見神吏械數人來內一人乃從遊於太[illegible]儒士餘姚潘叔榮也呼之不應而泣商遂驚寤及禮部　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二榜授陝訓導未任而卒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比會試宿彰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驛門旗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也二人竊喜而是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孫果傳臚第一班中一人譏曰前定〻〻則陝西刑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榜進士今雖



無孫遇賢名而獲遇孫賢榜非明徵耶

按孫當廷試日　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　上因誦但願子孫賢之句廷臣遂疑上注意于賢舉狀元

彭公時筆記曰丁卯冬湖廣永濟縣尹在途夢閱黃榜第一名彭時國子監生至京逝相傳聞予曰夢中事何足信又一人謂岳正曰吾昨夜夢見魁多士正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時矣其人戲曰今年有兩魁首各占其一可矣已而果然彭公為

正統戊辰狀元先是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

羅一峰公倫江西永豐人嘗讀書樓中有一處女往從之先生毅然拒絕使不得近後領鄉薦赴春闈道經蘇州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揖之坐曰子明春榜首也先生退然不敢當文正曰子不記樓上處女之事乎上帝因是以子為榜首臨别復遺之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烟霞先生覺後自念此事雖妻子亦未知今乃形之夢耶次年成化丙戌果狀元及第

吾郡唐狀元為諸生時夢人語之曰汝登第與里人鄭佐同榜徧訪里中無其人越數年里有鄭翁晚而舉子名鄭佐唐赴湯餅會聞其名私念曰嘻昔之夢豈是兒耶果爾其何能待耶後唐正德甲戌及第雙溪鄭公佐果登其榜以是益信宋人葫蘆之夢不虛云

又宋蜀人嚴儲始應舉其鄉人蘇協生子易簡甫三日宴客有日者同席儲以年月詢之日者曰君當俟蘇君之子為狀元乃成名坐客皆哄後屢舉不第太平興國五年始登易簡榜其事與唐公絕類且以見星術之驗云



泰和曾公彥少有時名每科試輒夢袖中龍頭筆一枝以手取之則筆入內弗得至成化戊戌夢取此筆出之文彩焜燿儼一龍在手果狀元及第

寧遠劉良中景泰丙子湖廣鄉薦既而十上春官不第人皆鄙之嘗自詭曰進士吾所自有第須時耳每會試必訪天下舉人費宏者久不得成化丁未聞鉛山費公名亟造之請曰今科狀元必君吾附君榜夢有先徵矣逮廷試費果首選劉登三甲八名計劉夢時費尚未生而天榜已定誰謂功名可倖致哉

按費公鄉舉時年纔一十六考官閱其卷恍惚見總角童子曰此少年狀元也及赴鹿鳴宴宛如夢中所見

王公華瑞夢堂記畧曰成化甲午秋試督學張時敏

公首以華與謝公遷同薦其年謝發解華見黜明
年謝公狀元及第華時以方伯甯公良延課其子
竑于梅庄書屋夜夢婦家如童稚時逐衆看迎春
狀衆舁白色土牛一霞以赭蓋旌纛幡節鼓吹前
導方伯昌黎杜公肩輿隨自東門入至予家而止
既寤與竑語之竑曰牛一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
試之期也狀元亦謂春元也金白色其神為辛牛
之神丑也中之歲其辛丑乎鼓吹前導者何所謂
華蓋儀從送歸第者也送歸第而以杜公從意者



是歲京兆尹其杜公乎余咲曰噫有是哉子之言
殆隍中之鹿也及歲庚子始領鄉薦辛丑傳臚第
一承制送歸私第者果杜公始信夢之不誣遂易
梅庄書屋為瑞夢堂而操觚為之記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士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聯捷鄉會皆不驗
後官膳部郎　文廟與群臣宴出對曰流連荒亡
為諸侯憂群臣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　上天悅即擢礼部侍郎夫一對之間而
官階超擢又預定如此彼勞心營營以求獲者曷
益哉

吾邑汪仁峯先生循曰余赴成化癸卯試時弟其夜
夢三貴人游里中因詭訊曰家兄前程若何曰好
太守之職因問曰竹竿上鯉魚汝曉得否弟謬應
之曰好曰可知道好也及余下第歸聞夢深以緣
木求魚為憂後戊申余見小女持一油扇繪劉文
龍拜鯉魚上竹故事傍有一婦一士人乃宋忠也
甚醜俚怪而藏之因憶宋政和間吉水士人楊其



赴舉夢神告曰汝欲求舉須待張果老撐鉄船時
楊憂甚後建炎間試士棘闈未備吉州就試能仁
寺楊坐定舉目見壁間畫有張果老撐鉄船故事
遂領鄉薦余因是竊書之已酉果鄉舉第四人以
應太守四品之賤也

閩人劉世揚會試入京夢神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
衮劉即以已名易之及揭榜劉僅取進士而狀元
乃舒芬衆以為不驗不知舒之字則国衮也事有
前定惟鬼神能知之

按狀元錄蕭侍御鳴鳳精于星命丁丑　廷試
士人雜以年月質之蕭獨揭芬八字曰此為狀
元詢以後事則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峰舒
瞿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如其言
今配享一峰祠

顧文康公鼎臣父五十餘始生鼎臣既壯每夜焚香
表祈父壽一夕夢黄雀從天飛來近視之即焚表
也末硃筆批曰自此以後田单火牛通行無滞盖
乙丑之兆也公初名仝游泮之夕即夢宗狀元衛



涇以及第篆文圖書既之後有一人假宿其祠閽
神語云明日顧鼎臣狀元來庠中実無名此者忽
見顧至語以故曰吾正欲易此名也

宋清漳楊汝南以鄉貢試臨安待榜旅邸夜夢一人
以油沃其首驚而寤被放者三最後將揭榜惧其
復夢也招同邸明燭縱酒達旦至四鼓忽僕劉五
者夢中大呼曰油沃主人頭矣楊聞大慟曰二千
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咸為嘆咤及榜揭楊儼然
登第但油漬其名上盖書榜時吏悞以燈盌覆其

上不能易也

昔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術每遇故紙必掇
拾滌以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章顯
一夕夢宣聖推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也當遣
曾參來生汝家晚年得沂公因名曾果狀元及第

正德辛巳狀元楊公惟聰順天固安人幼随父和任
長史在塾讀書每膳具輙至母張訝問之曰恒聞
耳邊呼曰狀元可食飯及長在京夢人舁一辛巳
狀元牌曰送與固安楊秀才覺而自喜但疑是歲



非試期及己卯庚辰連捷會　武宗南巡未歸至
明年辛巳楊始狀元及第非天定乎

嘉靖壬辰宗伯夏公言知貢舉申飭文体及廷試復
命受卷官徧諭諸士策對毋立異既都御史汪公
鋐得一卷大詫曰怪哉安有策對無冒語者張公
孚敬取閱一過曰是雖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備
御覽及進　呈擢無冒者第一啓之乃林大欽也
夏公大駭詰之林曰其次日方領卷実不聞此言
聞之豈敢違哉因嘆崇進有數人固莫能沮矣

嘉靖壬子福建陳公謹舉于鄉時御史曾公佩監試
揭曉后群士謁佩佩曰今早榜出吾少假寐見龔
公用卿來訪諸士中必有繼龔狀元者矣明年陳
公果　廷試第一人又陳公嘗夢有蓮花兩朶自
空中墜于庭有仙童玉女隨蓮花而下請陳及夫
人登之直入雲端豈非聯科大捷之兆乎
黃公度字師憲自莆田赴省試過建安黎山李侯廟
謁神夢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所說是已
黃至臨安與陳會詢以科場得失陳不對黃固問
之陳大聲曰讓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
黃喜謝之暨榜揭悉如其言
此與吾歙庚子科吳公守教事同吳夜夢神語
曰汝今年中之名第在其友口中次早遇諸塗
吳未及問而此友先戲之曰我昨晚夢兄中式
第十一吳亟称謝衆哄然笑之吳后果符其言
黟縣舒侍御公遷在諸生日候試郡城黃肆及案出
同寓三四人俱與選獨舒不得與鬱甚其夜店主
夢神語之曰汝楼上今年中一真武及寤不解所



夢晨登楼諸與選者咸踴躍起櫛沐獨舒公以失
意未起諸友促之則徐起擁衾而坐髮鬆然下垂
一友笑曰君好似真武坐壇主人暗識曰兆應是
公矣及別主人私慶曰君今科必中勿以小挫為
慮其年舒果以遺才中鄉舉後登進士云
沈狀元少林公未第時嘗夢朝廷召賜袍笏及狀元
扁額比入謝逕見殿上一少年黃服者既萬曆丁
丑　皇上以幼冲蒞祚非與夢協乎又公嘗夢騎
一大牛而群牛數百隨其後回首見焦從吾公亦
騎一牛而群牛隨之後果登丁丑榜首而焦為己
丑狀頭非夢有先徵哉
嘉靖中福建一士人祈夢于九里湖夢一神曰汝前
程在其僉憲口中士如其言伺其僉憲出跪告以
神言時廉憲鄭公肩輿在前僉憲拱揖曰我不足
決李鄭大人就是其人拜謝而去常以廉憲自擬
即同袍亦以是期之後累舉不第以貢授州學正
間與同僚雜坐有言九里湖夢之驗者其人不然
之且以往夢告同僚咲曰大驗　彼謂學鄭大

人今非學正大人耶正與鄭音孰別耶余拊掌一
噱
時又有三人同祈夢者夜夢神高歌曰金馬玉堂三
學士三人晨起各言夢合舉欣欣色喜其一人果
聯登彼二人益喜曰不過輸彼一籌耳後二人屢
舉不第而一人者官至玉堂學士二人心頗疑之
復禱于神則夢前歌者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
明月兩閒人二人始愕然自失曰何物造化調弄
人若此遂投書去不復應舉程生曰觀此二夢一



見玄化秘密之機一見造化鼓舞之柄
餘姚陳省斋公克宅為湖廣方伯嘗云初入學之夕
太夫人夢天降一龍於其家急呼人取盛稻之桶
盛之嗣後十七八年當弘治甲子鄉試其封公之
夢亦與尊堂合龍固奇物可喜但不識稻桶為何
祥也是年江西楊月湖先生主考發策以何黃金
許相承道統為問省齋公嘗設帳于金華閱四先
生家乘最詳因敷對備悉楊喜批曰道統一策具
見究心理學取之至是始知稻桶之應云

世廟時鄢公懋卿巡按四川主秋試卷閱已定鄢方
假寐則夢一舊皂青衣人跪門曰陰陽生報時公
遽起見時尚蚤復卧復報如前公寤曰得無滄海
有遺珠耶急起檢一落卷視之其文義粗通而七
結多用大學序鄢已疑之及觀二三場則純用序
文湊合成篇鄢怒曰此必主司閣節其卷袖中會
諸公齊至鄢出袖中卷以示憲長方欲言狀而陰
陽生忽報時至請填榜鄢未及言而諸公急持卷
出填至二十名憲長即以此卷登之意是卷為鄢



所屬意而實不知也及宴時問此卷安在對曰已
中之矣公愕然道故乃召本生至詰責之其人曰
其初赴試時祖見夢曰汝入場行文多寫大學序
可保必錄其覺且信且疑故頭場只寫于結穴二
三場祖復申命遂悉錄之鄢曰汝祖何如人曰邑
陰陽生有何善狀曰在衙門專以方便人為事不
闒取人一錢死無為殮遂自服其青皂舊服而終
鄢驚曰即向所夢報時陰陽生是已因頓諸公嗟
異良久此余得之會友曺北海云

長興臧損齋應奎少時毋舅宦閩託祈夢于九里湖其舅齋祓往夢神語之曰正去採絲瓜忽見赤羊三隻在園中喫草覺而述其言以復然莫可詳解也迨正德丙子損齋偕弟應壁赴試于杭僕舟田田墳傍有廢圃一區中有絲瓜棚瓜離下垂損齋方欲採之轉盼間忽見三羊繫藩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第不知是何祥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登進士

正德丁卯吉安王君伋元旦夢一官府門墻若掛舉





人榜者其第一名乃同學章景餘不悉記榜尾盡官士僧道各色人像青紅燦爛莫得其解及府試遺才五學共取九十人而景果第一適有相士盡圖一幅懸諸榜右相接無間始知昔夢之驗也余緣茲二事每謂臧之中章之取數固有定乃瓜之採羊之繫與其數之三色之赤榜文畫圖懸挂之處皆一一冥合真有莫可究詰者嗟異哉

毗陵許知可嘗獲鄉薦屢黜于礼闈歸及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何以及第知可曰某家故貧何能濟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寤歸踐其言果以盧扁之術全活人無數後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白衣人以詩贈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盧換六作五知可不悟後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囷上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

趙文憲者廣西舉人也常司教于常之靖江與江陰孝廉沈天麟善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沈亦夢已登第送一綠帳至家大書





一利字於上覺以相語駭甚既而已丑會試趙以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謂非定數矣乎

吾邑商山吳　儒生也娶某氏嘗令乞夕婦夢一金龍旋繞其帳詰旦聞之人僉擬為吉祥即吳某亦以此自負下帷發憤竟以勞成疾卒後婦改適某里人金龍始知其夢之徵應在彼

與與薄太后爲魏王豹姬時日者言其當有貴
徵事類故記之
業師雲岡先生程序作教蘄州四云楚中一縣尹宴
客從士夫家假銀鍾一對觴客客去失一鍾大索
累日不得邑有善爲箕下神者叩之則書久旱逢
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詩四
句餘無所言令不解其旨後夢神語之曰可問諸
廣文次日以詩質之學師、、亦不解但徐應曰
此四喜詩也尹即豁然有悟于其言歸呼女奴名


四喜者拷訊之鍾立出
退之嘗言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
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胷中如物噎狀後一遇孟郊
若素識者熟思之卽夢中傍笑人也遂爾相契又
翼城人尹知章幼愚憒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
腹若内草茹于心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
尊噫自古文章之士夢吞日夢授筆夥矣特記它
一二以見天授之不偶云


廣世類編卷九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吳允懋德卿父校

## 諭冥

常人語之以倫常則翻然忽語之以幽幻則悚
然惧與之過釁序則相率捭臂與之過梵剎
則相顧頂禮此豈古聖之彝教曾一異端之
弗若哉無亦以簡忽所見駭異所聞有生恒
常而況見且聞者又復出於鬼神之靈異徵

應之不爽與夫輪迴因果之說見謂能逃憲
網而不能逃天網可逭當世而不可逭沒世
然後怠者或以奮狠者或以惧冥者或以思
而奮且惧也余有見于此因頗採取耳目所
逮及歷歷有徵者録之其言雖若涉誕而實
兩間公共之理其事雖若不常而實報施一
定之致其道雖若不經而實無詭于害盈福
謙之訓表而紀之堂曰效顰齋諧要以風世
諭冥云爾

歡。問、一官員買靴於京師、見一靴甚大、乃其父送
葬者、問所由來、答云一官員攜來修整、少頃果見
其父下馬留錢取靴、其子拜不頓、俟乘馬去、其子
追至二三里許、父始曰、學嵩繁。問嵩何人、曰世間
人冥司閻羅及城隍、皆設像焚香礼拜之、學此人
足矣。其人時為鎮江太守。往告之、且問何以見重
冥司、答云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其次行二事。又
其次三四事、至十事。于今四十年矣。未嘗一日廢
問何以利人、嵩指坐間脚踏子云。若此物置之不
正則礙人足、予為正之、亦利人事也。人有恐懼安
慰之、有危困解救之、有謀為成全之、善則揚之、過
則掩之、隨事隨時隨分隨念、必小人而後已、上自
公卿、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最簡最便、但不要當面
蹉過耳。其子拜而退、厥後嵩以高壽坐化、子孫累
世公卿富貴不絶

楊旬唐大曆中任夔州推句、累積陰功、子年二十三
將應試、夜夢神告曰、汝陰隲有感、子后必貴、若應
試須改名楊椿、納卷場屋中助子筆也、旬子如言
遂鄉舉第六次年赴省試、椿夢神語曰、今年省題
乃行王道而王、汝可留心、及試日果如其夢、得雋
廷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聞請旬賜坐、令旬解推
司職、旬曰、其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
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
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
箇計萬餘小錢、使君不悟、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
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
有從流罪為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
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效周箎行太上感應
篇十種益利。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使年
十五、頓識認者、還歸父母。二每冬十一月初三日
為始、收六十已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
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期日。令其
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
周急乏。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適人。六
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
每遇荒歉、其糧食貴糶賤賣、賑濟貧民。八應有寺

觀損壞者、脩理之。聖像剥落者、裝飾之。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遠鄉遊宦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賑助之。使得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寃枉、必與辨明。旬之男幸叨一第。皆旬平日奉公行善所致。敢捨公庭職任、而求安逸耶。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僧祗迎甚謹、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問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曰、相公至矣、二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怪問之、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



所以、夜夢告曰、長官悞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言、長官復爲相矣、明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果三入中書、程生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文懿公之謂乎、

學士吉水解公大紳、丱角時、在庠序齋宿、夜寒甚、同舍生欲飲、無可貰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趋至糟房、叩門貰酒一罇歸、明日公歸其直、糟主謝不受、因曰、君他日當作宰相、公問何據、對曰、我妻難產三日矣、公叩門時、聞暗中語云、丞相到來、我輩可放手罷。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直。夫人之顯貴、即童稚時已定。豈偶然乎。

宋紹興狀元王佐父俊彦、任鎭江教授、娶葉氏無子、一日過獄司前、見美婦供囚飯、扣其由、則以寃告、俊彦憐之、與主刑者言獲脱罪、其夫感德、欲以妻納之爲妾、俊彦見婦入室、即避居他處、夜起寫云、不離人間種、恐遭天上殃、令妻葉遣還、方歸家。未幾、葉得孕生佐、後佐當廷對時、初以董德元爲首、



既而御筆取佐第一。時恍聞神言不離人間種、恐遭天上殃之語、帝即詢佐此語載在何典、佐備陳父事。上大悦。御書狀元坊三字賜之

土木之難、張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印馬北邊、道出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來曰、以洪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之、忽從者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暴死、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乘紅沙馬云、

張開爲荆州刺史、至郡界、風雨冥晦、不辨面目、惟聞

空中有唱唱之聲遥見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閙
問其故對曰其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
名故相率祗迎耳李杲還洛陽令大彰威信民吏
畏服時有進士劉薰赴舉上都舍于村邸至夜聞
戸外籍〻相語曰李令君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
行事咸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别求血食也薰潛
啓戸窺無所見方知乃邑之妖神也遂書贊一首
于壁曰狡吏畏威贓妖破膽好録政聲聞於御覽
程生曰觀㐂二公則知正人在位豈徒君子弾冠



小人歛迹已㦲即正神亦因以歡迎邪神且因以
以遠避矣於乎誰謂神人有二道也
毘陵胡忠安公濙未第時從姑家受徒往来道經三
官堂堂有巫師夢神告曰有宰相早晩过此我实
不安可作墻垣屏之公知之隨堂後趋走是夕巫
復夢其神曰墻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后果登
台鼎立朝有聲神之先知敬畏如此云
宋舊制沙門島有定額過三百額則取其人投之海
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

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
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允其奏詔為定制自是
多全活者未幾馬坐堂上忽見一人乘空來如世
間所畫符使左右挟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馬默
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遂置二童乘雲而去后果如其言位極品
玉華盛先生端明南海人也提學浙中通政南畿累
著政績尤精于醫自言嘗集方書一千卷家不殺
牲雖會客惟鬻諸市自奉白粥柏子湯而已茶亦



不用也嘗自云諸君不信輪迴盖忘之耳若其自
生時即能記憶前身乃廣東一軍卒也不欲言其
名父早喪獨與毋妻俱專任百戸芻牧之事今母
妻之容與繫馬之畜宛然在目又自述今生之父
以貢選苦寒邉方司訓年五十餘無子因學中缺
郷賢祠言於縣尹而畐之既得地矣期以明日啓
土夜夢一朝服者曰此吾宅也公能存之當使公
生貴子明旦破土得一碑誌曰端明殿學士某之
墓遂不動為之封而樹之逾年而得先生因以為

名云

浙廣憲周公新南海人永樂二年為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貴戚皆憚之目為冷面寒鉄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浙民咸喜曰冷面寒鉄公來吾生矣公至發姦擿伏如神務持大体恤小民嘗濬西湖以備旱潦使豪貴不得專壅湖利後竟以峭直忤權奸排擠誣死臨危呼曰其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

文皇帝尋知其枉一日臨御若有人被朱袍立庭中 上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



直命為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歲五月十七日寔公生辰杭人祀之凡祈禱皆驗云

洛中營西内門甚急宋昇以轉運使董其役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竭洛陽内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議掘漏澤園人骨以充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復甦具言冥官初追証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寔言議出韓溶冥官曰若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寔見牒下有滅門二字后三日溶與三子相繼死昇時為殿中監未幾亦死孰謂冥漠無知云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其聞其家有張三丰所畱簑笠過而求觀爲其簑重鬚已禿但餘繩半結拔之及漆笠已無箬獨篾胎耳其孫曰張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横禍絶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畱此二物急難時可披簑頂笠走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興獄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粮垂絶乃依所言呼



之俄前後園中及隙地内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逆璫時文臣被閹木之刑者不令坐臥不數日輙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来伏于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唤之還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楊州

按逆璫初懼無以懲言者大學士焦芳言文臣所懼惟杖責耳遂嚴加首木笞箠之法嗚呼孰

謂搢紳有若人哉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遷至困劇霖憐之因
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劉俸送
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為嫁其女于士族一夕夢
尉如生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為力請
於帝今得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
生子因名曰顥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丞
元周司事前輩如父母待同輩如兄弟一日過江風
浪大作船幾覆及登岸漁翁始云我昨夜夢神言



明早當覆一舟溺人二十但有周不同在上不可
壞此好人今見周司來附舟故敢行以周字少一
直不成同字也諸人始知周司之庇声謝而去又
唐客師袁天綱嘗與一書生同渡江舟將發復登
岸謂曰吾觀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
豈可從之少頃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
驅驢登舟客師乃謂侶曰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
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
驅驢人乃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

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等
率保伍追捕之擊殺張五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
于縣〻令吳邈欲邀功盡下圭等十二人于獄劾
以強盜殺人死罪圭運二人尋卒既上府〻司理
文規詳鞫得其情反罪盜牛輩而以杖决胡達等
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嘔血死文規後遷
臨川丞忽疾沉困彌月一日漸甦乃言方病時聞
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見公吏三四輩白攝官
人遂與俱往至一大官府殿上垂簾問吳邈事文



規一一以實對主者曰吾亦詳知矣然必卿至結
正方服其心遥見吳邈荷校于前而朱圭張運立
其傍吏抱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
字文規遂寤后以通直郎致仕年七十八矣夢羽
人云向增壽一紀今且盡矣冥司以公在英州嘗
權司法斷婦人曾氏斬罪降絞又添半紀果年八
十三卒此與越州楊提舉辨明保長殺賊事同詳
具為善陰隲
峽州程袁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

死可問滄海一日遇蜀慧僧名覺海者告之故僧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夷伯飲之曰今晚可得吉夢即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下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橋捨路人右是壞毀橋路人爾若求福壽可自擇取夷伯夢覺即發心凡橋梁道路損貲脩砌滄海復來云汝力行善壽可永延果享年九十有二五世京昌

蜀張文錦者都憲張公佳胤父也時父守拙翁感異



鳥之祥而生公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指家所奉像而問父曰此何像也翁曰而太王父也公唉曰何所從曰舍翁眼而不具冠帶為翁心異之泊長豪宕多大節鄉有度正侍郎者仕宋為名臣墓蝕于寺公蹤跡得之謂寺僧曰以侍郎墓故置守寺若輩乃以寺泯墓耶亟命僧立碑復墓而自祀以少牢是夕夢有冠而袍笏者謝曰微公吾鬼遂餒敢報公以白馬黃牛公不解後都憲公成進士令滑迎太恭人就養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引之傅岸以免滑大盜劫令〻自拔騈緞間卒擒賊滑古白馬地也人始知度公報德之言更以一少牢謝焉按公之先楚孝感人有張天性者避元寇入蜀舟宿黃陵廟聞有呼者曰呂奉里宜孫子三呼而以黃土投舟中天性起奉土而趨至銅梁愛其山川之勝詢之土人曰此呂奉里也以土色驗之良然遂家呂奉而生都憲人咸称奇焉

王梅溪公十朋自言幼時一鄉僧見之謂曰此即嚴伯威後身也予不諭後訪諸叔父宝印大師乃曰



嚴伯威汝祖母賈之兄也博學工詩戒行甚脩汝父母以無子禱求甚力政和壬辰正月伯威卒汝祖一夕夢伯威至其家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遺之曰君家求也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脤至十月而生汝眉目皆好多與伯威類僧言良然　王十朋集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哭之已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遂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

毘陵胡忠安公濙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覓而生公居數日有吳僧至其家索觀公見僧即笑父問之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汝家後當顯遂命我來見以一咲為記今果然也夫高僧脩行至于轉世而又自知覓則覓矣豈其意念有所注而墮此耶不然道行高妙者自成正果不落輪迴矣程生曰胡公為　國朝名臣寧須假托第記之以見世有此輪迴事耳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敬潛聽吏筭訖覆云大學士商公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見訊主者驚曰非此王敬急放回敬竊問旁人殿上主者謂誰曰閻羅王也問何姓曰蘓州參政范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臣公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爽云

江右張水部公克文與弟欽甫計偕弟患痢抵桃源同舟友人不能待乃移弟同在蕭寺奄然逝矣已卯七月二十八日也肌消骨立脊腹相貼為治具就木矣獨以暑月無尸氣為疑弗忍歛又十八日而復生言閔公差往治水諸事調攝月餘偕北上水部即以明春登第后萬曆癸未欽甫成進士尹涇縣詳具回生傳夫死而復生世亦間有至十八日更生然亘古所無者紀之以徵異云欽甫諱堯文新淦人

常德龍公德孚郡理一所公膺父也居常持斋佞佛



後起家二守寧波謁觀音大士于南海誤坐一經櫃倏忽仆死于地一時僧徒咸驚懼莫知所為中一僧亦憒地良久甦曰適佛天命我云同府公雖名好佛而信道不篤常時既食牛肉今又坐我經櫃吾是以降罰之若歸語同府速改則可不然者罪且無赦須臾龍公亦甦所言一一與僧合衆復驚異於是龍公齋祓拜表懺悔謝罪終身不復食丑仍書其事刊布四方以示勸云

新安衛揮使某者蚤艱嗣屢禱白岳山神弗應後年

艾禱甚力夢神告之曰若家世襲金紫非其人弗
克享吾為若徧訪弗獲脫有之陽數尚未盡今始
得城東一鬻屨老人當以畀若是後妾果有身揮
使微服步城東見一老者面微疤捆屨以為食詢
之則曰吾業屨有年矣諸見同業者率為二制捆
屨則以售居人濫惡則以欺行旅晴則平價而鬻
雨則倍稱而售吾之織有巨細而無精粗又天霽
則平其直雨雪則減其直以雨雪泥淖載途其屨
易敝故必減其直也揮使有味乎其言私喜而歸




至期當產命健兒覘視則老人織屨如故迨日下
舂老人忽扣屨經斷仆地而逝健兒奔告而家已
產一子矣面有微疤是其記也程生曰老人非屨
士之屨迺能當貧窶之中平心應物不因時加直
而反減之其一念之善有足採者是宜神明鑒之
誕降世冑以食厚享於無垠也彼以小善為無益
而弗為者何其無見歟哉
俞時福者廣東人也美丰容善聲律娶同郡一女相
得甚誓不再婚娶亡何妻得疾瀕死謂其夫曰始

吾以從夫子於皓齒也故為盟誓以固君乃今脩
短命矣頤蚤圖繼室以昌厥後是渝盟而賢於遵
盟也福唯唯婦遂出玉戒指二一以授福而自手
其一以殉福痛愴不欲生族人勸之娶輒唯唯踰
年友人余文教携之京薦居分宜氏門下時分宜
有友張某者窶甚來謁分宜憐之以醫薦于呂公
南渠芊一日而得萬金明年還家挈妻併一女来
京其女一日睡去夢見嫁一士人與夫甚相得臨
死不忍別帶玉戒指一枚醒來戒指仍在手大呼




其夫姓名奔家驚愕莫應時福同張在分宜門下
素相善急趨視之則見女呼之曰吾夫在此吾夫
在此福驚訝反走女即近身與福敘分隔出戒指
與福合且道疇往事甚詳福曰是也于是遍言之
分宜分宜遂為媾以女歸福時張未有子貲悉歸
福後女舉子二人後先成進士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為夫蹴死越三年
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
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往薄姬廟中

為侍婢得衰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懿
文太子自陝西還。以其事聞于 上。遣中使召
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兩家同給養之。事
在洪武廿四年八月也
吳人張伯起記孝廉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侍
試輦下。中煤毒暴死。張無子。一女曰喜姐。聘同
郷李上舍子。未行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経紀其喪
閱篋中裝。有珠一封。識而封之。因乞假護喪歸張
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為経紀事。李怪問之。張婦具



言所夢。又云我今奉上帝命為都城隍。當時帰祝
汝。歸則壁中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聞
驚異。然亦以始死魂魄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〻
有車馬鼓吹聲矣。从之。隣人亦聞其家隱〻有車
馬鼓吹聲矣。如此者五六年。一夕李夢張至。謂曰
我因數〻顧家。帝優遣我托生高唐州林秀才接
武家為子。後六年。君謁選。當貳茶邑。時則喜姐已
適君子。携之行経高唐。須遣来童訪我。来童其故
臧也。李驚寤而識之。及期謁選。果如夢所擬。已携

家過高唐。遣来童訪之。比至。兒即呼曰来童汝来
乎。来童驚曰兒何識我。兒曰我汝故主張越吾也。
来童拜且泣。聚觀者如堵。既而李夫婦與喜姐至。
兒初持李泣且謝。李婦欲提抱之。却去不可曰親
毋。無兒我〻固親家也。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毋
孤苦。今奈何。又言京師為汝購珠一封。非汝翁封
識。珠亦不可得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之。上其
事于郡伯羅。羅令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称公祖。若
猶自謂孝廉也者。林教以爺称。兒不應。強之則曰



老師。羅因叩之曰兒今日知為兒耶。為成人耶。亦
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為兒耶。為成人耶。衆皆
竦然。因問前世中其科郷試則曰達其道榜。問其
題。曰一人定國。問能記憶所作乎。曰墨卷七首尚
能成誦也。張子曰。設令張客死時。李有侵漁其間
當愧死矣。故特筆之。令世人負鬼責者知所儆太
君子曰。莫謂人不知。而鬼知之更昭〻也。
元薛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
召渠云。是冥府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

人無所見也遂沉卧若死三日後復甦云至一官府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罪否皮匠曰其平生未敢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械起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復押起入冥獄夜又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談其前世事云

惠州一娼女震死死于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僊三震之則此女子偃月公後身矣天誅三世可畏哉元和元年六月也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其妻日夕泣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為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為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陰府罰我凡三世得意即暴死前一世任久淹后忽以要官召竟卒



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至後世乃可償宿譴其事可為治獄者之戒 清尊録

唐段遷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髏骨數片將為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為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遽為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致富

吳江居民沈氏日為屠酤之業元統間有獄卒押桎梏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屯行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于汝回日共分之踰年畜豕數十口一日豕于圈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沈驚見之謂曰我是前寄金銀者汝當速殺我賣分論價必再生人世以享所寄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梏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于治家頗好讀書有子有孫為東溪稅户傳家不絕

柳〻州曰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于帝〻憫我心遂

爾龍城絶妖邪之怪而廢士亦得以寧也此子厚親記之龍城録與韓公驅鱷魚同功矣

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于竈皿服用之物悉易常度家人驚懼召巫治時尚寒有一猫卧爐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于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后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人禍也余因檢狀元考云茅見滄先生會試時家中一廚碗有聲如雷碎者居半人皆曰必有奇禍俄而狀元報至亦與此類



宋末有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京謂之曰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甫定徐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按蔡師成都時遇一婦人多髮如蓋名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后相見言訖不知所在后蔡致仕忽人來云毛女有書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莫解所謂及貶潭州至東明寺死始驗云

三蕭宅與一寺為隣有一僧每日在蕭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蕭宅骨肉絶粒此僧即以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蕭宅老幼賴之無飢 出貴耳集

至元辛巳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扭鎖揭帳如擒捕狀一人曰此非也遂過對榻揭帳曰是也夫婦魘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卒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携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而奪其金祝神切莫說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你自說小一驚走越數歲小一同所善友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具言其事後小一與友人有隙以其事訴之官小一坐死神與悪報不爽云

蘓民易裕頴與子居潜相繼逝遺妻鄭氏寡居田宅盡為姪居松盜賣鄭氏凍餒死弘治癸丑四月廿

四眖居松之妻蕭氏為鬼迷誘入嶺後塘中家人徧索不得次早見蕭氏兩手牢據塘涯樹根以自固得不溺遂扶翼以歸良久乃甦道二鬼詈曰我即居潛夫婦也為尒夫婦蕩我業致我母死于凍餒今必置汝于死相持至天明始去踰月居松夫婦相繼而亡程生曰嗟夫人死則魂散同歸無何有之鄉矣孰意居潛之夫婦乃赫然顯靈如此哉故具錄之不惟著昭應之迹实為不肖子弟蕩覆先業不顧諸母之養者戒



江陰李恭斂有坊豎于門首近世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獨坊尚存客與薛云薛君之門而存李氏之坊非其宜矣薛深然之乃以錢百緡貽李之尊行者唐卿徹其坊是夕唐卿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然耳語既暴死越明年城燬于兵薛氏屋復為瓦礫之區

嘉靖甲子關西人李良雲平日不知何似一夕忽變為婦人宋侍御按彼中形之奏牘想亦不妄蓋陰陽盭戾則有物怪人妖之異如譚景升化書云至暴者化為猛虎至淫者化為婦人荀悅申鑒亦云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吁亦詭異矣哉

新安程時用際明父編
吳 守周長文 際明應圖父 校

物感

昔楊寶飼食救雀四世三公君謨感夢於鵝累葉通顯人士至今称之然猶可曰太上好生作善致祥云耳至如所稱義虎義馬之屬讐仇相報若有深激於中而大快于人者將謂物之不必然乎則聞見所紀彰彰不謬抑



謂物之有必然者乎則人懷五常反物不若安所折衷哉嘗試思之物之異于人者形而血氣心知之靈性固自同也物得其同而不能于異而又有福善禍淫之天以牖其衷而假之手故大快于人若此耳曷足異哉至于全生者獲報多殺者罹殃史傳時亦載之要亦物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者言之而非如繹氏持齋戒殺懺悔祈福之謂也不然焚山澤而驅獸豢六畜以養人則古聖王固殘忍之尤者而何以稱焉

韋丹京兆萬年人嘗乘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鼈長數尺聚觀者皆欲市而烹之丹獨憫然易以所乘驢放水中徒步而去數日後丹問祿命于胡盧生遇一老人自称曰元濬之称謝活命之恩因授書一冊曰知君欲問命輒于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贈丹錢五千文后丹自五經及第又其年授其官日月皆無差焉終江西觀察使二子俱



貴顯

昔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自銀坑回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千歲其父仍送坑所父殁彥回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引路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君救脫之惠故奉報

歙方公廷璽嘉靖中為山陰令適漁户取一龜送縣龜見公以頭朝拜公遣人送之海灘龜不遽去復々顧岸上點頭如叩謝狀差人復送之水龜仍露頭

水面點頭三復而去其年紹興抖起洪水居民府治俱被水惟縣治獨無恙僉謂全邑之報

余過彭城見一義虎橋詢之村人謂先時有一商病且革醫謂得虎糞而後愈會村中捕一虎亟買虎得糞而食之疾遂愈因縱之去不忍殺后數年商游齊魯之墟夜歸悞墮虎穴自分必死衆虎咆哮來噬有一虎如欄阻之狀商諦視乃昔所縱之虎也虎晝則出取物飼之夜歸若為之涯護者月餘商囑之曰吾因迷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



父母思我一見而不可得君能置我于大道乎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踰其意伏虎背而出相顧悲鳴而別故後人作橋以表焉

閭一里婦寠甚一日泣于門傍忽一虎蹲踞在前婦曰來得恰當請食我貧身也虎翻曲在地見爪下剌一竹籤即與拔之而逸過數日御屍在門婦曰我貧如此尚欲害我耶虎以爪指腰縛囊金婦遂取之徐御屍去噫毒如狼虎尚知所報今人受人之恩而反害曾虎狼不若矣可慨哉

慎豫章人其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滸植開船內千百人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嘆異悉取放之不復以魚為業後鬻薪於石頭貧甚嘗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艶高尺餘就之得金數千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云此紫磨金也酬鏹數十萬由此鉅富子孫數世不乏

宋噲參奉母至孝曾有寉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后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啣明珠來謝鬻數萬緡家遂致富



吉水王公維楨以太學生除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刼入夔是時王同知受撲捕賊性懦而猾托疾不敢出公即以勤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吳山與賊戰殺渠魁三十三人賊遁歸三日復刼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棨成為王地詭辭激公曰公能為國討賊乎公即聲應奮然勒民兵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棨望塵走公陷圍中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馬逃奔至府凡三百里值府

阿闔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
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面如生
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也因售馬于王同知王
既得馬而不償直襯既行一夜馬哀鳴不已王命
秣者加莝豆亦不止因自起視櫪馬騣噬其頸不
釋口復奮首擣其胃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
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宗以法誅公贈奉議大
夫錄其子羅文恭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皆言
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
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
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危機既得自全
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

狄靈慶少從袁粲為師粲欲舉義兵誅蕭道成謀洩
被害僅遺一子甫十歲其乳母將之以投靈慶蓋
以程嬰之保趙孤期之也何慶利其購賞之厚奔
告道成殺之乳母日夕泣訴于天未幾靈慶忽見
袁兒騎一狗戲如常時狗走進其家將靈慶噬殺
于庭一門妻子皆為狗害一時共稱之曰義狗云



天長縣民戴其妻牧牛於野家有守狗隨之俄入草
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武見虎攫犬而食虎
見人至棄犬而搏戴妻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
乃仆人而應牛二物交持逾時牛輒勝虎程生曰
觀屯不惟見牛可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有仁心
為主者彼世之臧獲方主盛時則藉其勢以嚇螫
人勢衰則媒孽主失以反噬何禽獸之不若哉

南陵寡婦梅氏孀居七年以勤治麻枲致饒裕乃畜
一犬以防竊盜每食飼之亦豢養七年邑豪王爐
強欲娶之梅知不可持遂候姑卧盛服密縫其裹
繼先于室犬環室哭三日死于屍前舉家義之

表
姪吳乾夫為余言其從兄家畜一犬平日無他異
從兄有二子遇仲子視長兒過嚴慨不當意輒撻
之流血犬每見其痛楚以頭搶地為哀救之狀一
日命其子下村收責得金八錢至門而失之犬後
見金則啣而埋于其穴及父問所得金子張皇失
措不敢以实對歸与婦訣欲自盡妻曰汝死吾安
用生二人相持大慟所親及宗黨聞之嘆曰一金

之微安可使傷二命乎為遍呼得金者頤與中分
正開閘見犬齧其裾欲有所往遂之更齧不置遂
隨之去俄至其穴則以嘴啣開浮草而金出矣衆
驚義之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求渡至皂口
謝銀一錢覺而心怪之天微明船艙內忽撿得紙
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果如數而覓其人不得忽
林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
則容休後艙無驚前艙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



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艙語曰渡船者可上岸矣蛇
以頭左搖舟從之左委蛇而去舟子停棹窺偵蛇
所往時有艙船工人在水次蛇忽從左浮水過嚙
內一人至死後轉回擺叢莽中去舟子驚呀以為
前生孽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
挾有重貲遂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尸壓其上實之
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客遊賞過其寺寺
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
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
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
之少頃能言遂聞於　朝盡捕其僧置于法是
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

元至正初廬王尹荆山忽有一巨鼃登廳前兩目瞠
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
遂跳入不出卒報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
二人同出為商一人利其有而殺之擒捕究實抵
罪死者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鼃見即買放豈一



念之善造物者即已鑒之而使之雪冤耶異矣

往聞一里胥下鄉督賦鄉民苦貧謀將伏鷄為餉里
胥夜夢一小女子來前丐命因悟止之後再至索
賦則見一大雞領一群雛踴躍向前若拜謝之狀
俄忽不見里胥去未半里許遇一虎胥惶顧間忽
柴桑中飛一物出啄虎之眼虎驚而退物死于地
視之乃前所救之伏鷄也胥泣瘞之而去

湖人業蠶其事先蠶甚肅也弘治中有大族伍氏以
蠶致富偶一歲蠶多而桑少乃棄蠶十餘筐使僕

瘗之土窖中一日命三僕駕船市桑不得途中忽有大鯉躍入船三人喜載以歸舟至皂林邏者見其櫓拽迅速意其有奸捕之發艙乃見人股三人相顧駭愕繫以詣官拷掠備至遂誣服詰其瘞屍所在三人曰埋于家之隙地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即前瘞蠶之所蠶悉不見唯見一屍身首俱完特少一股其家莫能自明乃併其主抵罪

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不得怒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于其地忽為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畫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以蒺藜與之皆胃裂而死其後三子皆啞王愈忿鵲噪而生斷其舌其后竟死舌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其後忽為湯爛死然則人之于物是可以惡為能忍作殘害乎既作得免罪報乎

芝里朱某者平生最惡蜂窠梁柱間每見蜂從窠入輒以物塞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之亦然后連舉二子谷道皆塞而不通人教以稱尾燒紅鑽之俱死嗣竟絕乃問于紫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窠之故此聞之嘉禾東畦公云



武陵陳某者父某嘗遣家僮收責於後村其人急無以償而家僮恚遽批其面其心恨甚父之俱物故矣後陳某家有畜犬頗馴一日突入隣家齧其女孩頸見血陳某以犬齧人為隣所詬遂擊殺犬夜夢犬謂曰吾後村某也宿負公家谷六石業為犬守六年償矣所嚙隣女則翁之家僮以批我頰宿恨故報也今宽債業俱盡而故所貸註籍未銷願賜憐憫乃檢父故篋果得券陳某子與龍伯貞子同年舉于鄉伯貞聞而徵其事信然人有貸于伯貞者視其家無償則置勿索重戒也潘雪松曰予初入官揭柱聯云一來還債從前億萬年盡行勾銷一來放債從後億萬年永不責償

長興有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措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我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尔田價故罰為牛以償

今頌召我子來令其措置奉還主人大驚急呼其
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曰牛何在牛不即應其子
咆哮怒罵主人欲逞兇拳牛乃作人言曰頃者尔
來問牛何在吾憤且羞故不爾應爾尚不悟而毆
人耶因歷述其產付價未足仍該若干其債原契
未還今在何篋一一為我處分以脫我罪言訖即
揞地而死

棼虒城縣小民陳有福子陳忠死一夕托夢于伯父
曰我父曾欠其表伯銀三錢今閻司命我往彼家
為白豕以償之望亟語吾父早贖負幸甚伯父驚
寤語弟弟即馳至表兄家詢以曾產小豬否表兄
指田間一群羸豕視之福即向豕疾呼曰陳忠陳
忠果見一豕躑躅而來視之頭足盡白福不覺嗚
咽長號抱豕而慟其婦亦赶至相與擗踊仆地表
兄大駭不知所為福徐語償債之夢願以所戴稷
帽償之表兄不受福曰以宿負未還故為豕以償
若復受此則負將益深不知他日當何如償也
乃笑而受之福夫婦遂携豕過家食以人食踰年



問於法師曰彼已変為畜不屠戮終不能脫化遂
延僧懺悔號泣屠戮而投之河云此聞之吾族之
客應山者

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
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于像前誓曰若負心
者願死為汝家牛未幾奉先卒歲餘王牸產一騎
犢有白文于背曰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明皇二
十年也

白元通者欠東市楊筠錢伍貫四伯文未償而筠死
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為驢一日筠子乘之入
忽作人語曰我乃白元通也只欠汝父五貫四伯
遂至于是今南市賣麩家欠我錢数亦相當可賣
我于彼以償筠子如言賣之兩日驢死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公大樸分司濟寧幼子令
僮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面至流血少頃
其僕供茶于客鵲復來又聚至七鵲噪搏不已幼
子畏之還雛乃散又有施理之者嘗于園樹探取
鴉雛鴉群聚入堂中喧呌竟日施不之放後衔躪

露坐或行稠衆中鴉忽下而啄或掠鬢而飛擊焉
如是者數月噫鳥尚知報怨況于人乎
王五者京師酒工每見酒内及水中死蠅輒用乾灰
掩之俟活放焉后被誣逮罪當死官方執筆書判
有數蠅抱筆頭不能書逐去復來如是數四官疑
其冤卯以其事白之朝罪遂釋
李紀善彈射好殺生其父知巴州紀設網于廨圃登
楼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徒跣赴之忽為巨刺
所傷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王者責



我曰衆生于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
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孰謂殺生無報乎
福州儀門外夾道植樹每樹有白鷺十數巢其上守
惡其穢污欲伐木而未言是夕夢有介冑者告曰
頭明府少停數日吾當盡徙越三日群鷺悉空噫
發念未啓而禽鳥先覺是人或可欺而鬼神不可
欺如是夫
黟縣汪公明字廷瑞令湖口見群鳥哀鳴于庭疑之
命人随鳥往數里外見茂林中鳥巢數十皆未成

雛詢之則明日伐是樹也公曰吾為一邑民物之
主可不全其生乎即召其民止之舉邑頌其仁寻
陞歸德守
白龜年曾遇異人授素書一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
獸語一日過潞州方與太守坐適吏驅三十羊過
庭下一羊鞭之不行且悲鳴不已太守曰羊有説
乎白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受死太守乃
畱羊驗之果生二羔遂捨之
陳懐四家有黑白二雌鵞兩巢相䃪各哺數雛越數



日黑鵞死衆雛失怙焉其白鵞每晨必至其巢呼
雛與己雛同啄園中晚必引其雛至巢乃去以一
物之微而恤孤之仁同類之義隱然在矣宜乎義
之之愛之也
余少時見對門芮家貧甚畜一犬惟齕糠粃與吳穢
具比隣姚店有二犬犬牢中粥飯甚麤餘僅一竹
籬為限且多空竇姚犬時向籬邊低聲摇尾若有
招呼之狀而芮犬蠕曲卧地上但略昂首而已竟
不過食其餘余每見而異之吁二物尚尓芮人而

不仁不義貪饕無恥則禽獸虫豸不若矣何以為
人哉 二項出紀訓

衛敬瑜妻王氏夫死守制嘗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
燕為鷙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至秋翔王氏之臂
如告別狀王氏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至為吾侶
也明年果重至因贈以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
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後秋歸春來凡六
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
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飛至墓所亦死



近聞一丐者提一猿猢猻便捷而巧善解人意人爭
與以錢米傍有一丐睥睨久之遂以酒謀死丐而
撫有其猴猴中宵哀鳴不置一日逢達官于道丐
至引猴辟易而猴奔赴官前若訴冤狀官為感動
遣人尾其后則一二里許外有屍在焉官訊得其
情格殺丐而猴猶依屍側尋復取薪加屍上有欲
焚之意官從其請命人積薪縱火火盛熾而猴躍
入烈焰中死矣一時人咸嗟異程生曰一猿猢猻
耳猶然篤復讐之義成殺身之仁而況人乎哉

鎮江軍校范某妻患瘵瀕危遇道人授以方藥云用
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五日取其腦服之當差
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數市雀養之有死者則旋市
以充其數一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
人而殘物命至百即吾寧死不忍為此開籠悉放
之夫歸怒責不悔病尋愈且有身明年生一子兩
臂上各黑痣如雀形二飛一啄毛羽分明不減刻
畫蓋太上以此示報云

廖融宋處士也隱居南岳衡山與潘若冲為友太平



興國中若冲羅相居外任道經南岳晋寉一隻送
融併寄以詩云銷累數年同野興一官終罷共舡
歸稻粮少飼教長瘦羽翼無傷任遠飛側耳聽吟
侵靜夜啣花作舞蔕斜暉朝天萬里不將去留伴
高人坐釣磯融得鶴出入與俱飲啄惟時每吟咏
自得鶴即飛鳴旋舞若解人意後融卒寉亦哀鳴
十日不食而死若冲聞之為作一絕云南岳僧來
共嘆吁風亭月榭盡荒蕪先生去世終十日晋伴
高人鶴已殂

京兆長安張氏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患之、祝曰、
鳩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飛入我懷。鳩
應聲飛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得一金帶
鉤、焉是後子孫昌盛、蜀客聞之、厚賂婢竊其鉤、張
氏失、鉤漸〻衰耗、蜀客愈窮厄、困齎鉤以及張氏
張氏復昌、然則人之貧富豐嗇、容可智力求哉、
天寶之乱、禄山大宴胡酋、出唐舞象使拜、自誇有大
貴異類亦馴服、象怒目不動、左右教之、終不拜。
宋時瀘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十萬緡買

卷十　十七

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絶食數
日死、噫禽獸尚有知如此、彼有甘心臣虜、垂涎于
腥羶之庭、非命亡胡、照燐于沙漠之野、視二物、何
如哉、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
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
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
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黄。行
人到此断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
皇。其詩至今猶存云
五臺山有鳥名寒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
靈脂也。當陽和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
我、至嚴冬、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雛、遂自鳴曰、得過
且過、嗟乎、得意而矜。失意而屈、虫鳥不足責矣。今
之士、夫得志、即炫鶩赫爀以驕人。失志、遷若喪狗
垂首帖耳。搖尾乞憐。曾寒虫之不若矣。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仁峰日録
許尚寶公文淵論思南來、言貴州思南有山曰甑峯

卷十一　十八

居大山中、其形如甑、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
數百里、内無居人、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類獮
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
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以
次傳而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正謂先王
用以繪于衮者、取其孝也
瀛之水有二鳥、一類鶴。色蒼而嘴長。凝立水際不動。
魚過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
類鶖、奔走水上、不問腐穢泥沙。唼〻然必盡索而

後已。其名曰謾畫。以信天緣視謾畫若無能者然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畫加肥善乎滇林廷瑞有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沙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誠足以諷貪得之夫終日營營不安義命者

植物附

南大內有紅芍藥一本 仁廟為太子監國時盛開嘗召 宣宗宴賞。後 宣宗嗣位。移植 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增植二本



凡歷七年皆不華。及 英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有主也。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莖。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玄宗顧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懷二心生離間之意。足可為鑑。諸王唯唯。帝呼為竹義。

李西涯曰。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必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可謂人而無知覺耶。因附此三

事于卷末。以見物感之良能無動植一也。



十卷終